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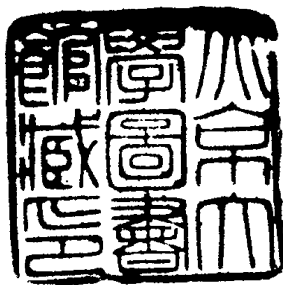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L12/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八五冊目次

經部·禮類

周禮集解□□卷(存卷一至卷二十三)

〔清〕高愈撰 華泉增訂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 一

周禮惜陰錄六卷附周禮諸儒敘一卷

〔清〕徐世沐撰
上海圖書館藏鈔本

..... 四一一

周官辨非一卷

〔清〕萬斯大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刻萬充宗先生經學五書本

..... 六四四

周禮問二卷

〔清〕毛奇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 六六九

周禮節訓六卷

〔清〕黃叔琳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 六八八

周禮集解

卷(存卷一

至卷二十三)

〔清〕高愈撰 華泉增訂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高註周禮

二十二卷》提要

以上原缺

東萊曰夫之所以
五君分相不通
故約天下之
不平者商均之
一字是宰相之
大則

正曰系本公孫謂之屋極。治典也四海之治歸于王哉
王哉之治歸于官六官之治歸于家宰。又
物之能攝握四方之根抵定故曰掌邦治。均平也天子哉
內曰邦諸侯曰國又曰邦小曰國此言邦國則兼王哉侯
國言之家宰佐均之而各安其處萬國咸寧矣

高紫超氏曰天下至大百官至散萬姓至繁萬幾至劇家宰
以一人處之無難者無他均而已矣均則官爵而爵官祿而
祿當予而予不當廢置而廢置當生殺而生殺更無有不
得其當者矣雖無此之均也始于心之均心之均者思上無
以使下思前無以使後此絮矩之道也後世宰臣濁亂朝政
其惡非一而要皆始于其心之不平故詩人刺大師尹氏之
惡而一言以蔽之曰不平其心嗚呼甚矣故宰相佐天子理
天下自平其政始平其政自平其心始。六官之首同文以
其建國設官為民不興也。吳文

治官之屬

此句總與下六十官為目貫

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
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宰即家宰也以其爵冠一官之上謂之家宰以其位居一

為之尊謂之大宰因其指曰異其名也其官在秦漢為丞相唐為中書令宋為平章事在明則為吏部而兼總內閣之權者也小宰大宰之貳旅衆也大宰卿一人有以陽統陰莫敢放之意自是而下小宰貳大宰宰夫貳小宰以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取兩相配偶同心協濟之意府治歲史掌書者胥才智之稱為其徒之什長府猶今庫官史猶今書辦胥徒則猶今之隸卒皆官長所自辟除也。立文莊曰自大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介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天官若是其衆而下吏若是其簡其所以有吏員者至矣夫官多而吏少則有以周知吏介之情繫雖微巧偽而不可得復世

不然上而閣部下而州縣每一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介吏不勝其衆一人之聰明有限衆人之錯舉難防天下何由而治哉

高棅趙氏曰大宰一人如今尚書小宰二人如今左右侍郎宰夫四人如郎中上士八人如員外中士十有六人如主事旅下士三十六人則如各部司務照唐之屬蓋周公審其體要而制為成法雖百世莫之能違者如此

增王昭禹曰以命數推之天子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則元士蓋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有歲則置府有考則置史有歸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有市賈之事則置賈

王氏詳說曰介一而徒十介一而史倍此例之常也若大御史則史多而人在府上者以所掌書之數多也角人羽人則有府而無史者以當職文書之數少也暗人之類當職事小故有徒無胥胥胥當職則府史胥徒並無以當職事絕少自為之足矣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府衛不嚴無以備其官左不不正無以謹道伯先之漢有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武帝更名光祿勳凡期門

之正人使之掌武令羽林皆屬即此宮正宮伯之官也

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小宰宰夫與大宰不另設屬者同著也宮伯與宮正另設屬者不同著也。舊說周禮設官諸言正言伯者以尊長為名

稱師者言可為師法稱人者罕之稱氏者以世其職不則或以其世族而尊之諸凡稱掌稱司稱職者皆專任其事典則出入由已守則專于其地夫則陽剛之稱也周官三百六十其命名大都倣此而其他因事命名者更不在此例

增王應旬氏曰以分職言宮正專掌官府如所謂北宮中之官府今于王宮之官府也宮伯專掌士庶于所謂掌王

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是也。以燕職言則宮正總掌王宮戒令糾禁故宮伯為中士而統于宮正。

賁疏曰凡六官序官之法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如宮正宮伯則主宮中事膳人庖人外內養同主進食如此之類皆連類序之二則以緩急為次第不以官之尊卑為先後故此宮正之第士官為前內宰等大夫官為後也。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其餘曰膳人凡品味珍者亦曰膳。夫食官之長人生莫切于飲食況天子一身六軍萬姓之所主宗廟社稷之所關其

所以養生者尤宜慎重故自宮正宮伯而下即以膳夫先之自庖人至烹人凡四官則皆膳夫之屬也何氏曰王莽之椒酒梁吳之煮餅皆用飲食以肆大忌其可怪乎。

高紫起氏曰明光祿寺古膳夫官也但古之膳夫一飯一食必與王偕比王微疾小夫皆得救正若晉如悼子卒平公飲酒宰夫杜蕢入寢而謀是也故仲允膳夫詩人以為刺以其所職之重耳若漢之光祿寺但主酒飯筵宴估具物料銀兩之費而不與天子同居則其所掌蓋末矣。

增 禮庫曰宮正宮伯之下即以膳夫掌飲食之官係之緣此事甚係利害非惟是養人主氣體事是正君之心防君之

欲此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既是人欲須防閑樽節若更無常制而供之者惟求以投其欲好則縱欲不已如唐時有荔枝置通舖至死者相屬於道豈不大為民害若周官所供各有定制又且一一問涉家宰家宰既得其人則飲食之官安得非正人雖敢以四方珍味私投人主之欲古者格君心正在此處。王應句氏曰出之內外凡可以致養者貢賦為至多而祭祀賓客之禮極于繁縟司之者尤不可以非其人膳夫者以禮制王之食以道節王之欲貴王之祭代王之欲謹其出入非知道者不能自庖人至膳人凡九職皆統于膳夫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庖宰殺烹飪之所特置賈者以市買知物價也。

內養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養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調和熟食曰養辨內養者以其高養王及后世子及供宗廟祭事也稱外養者以其供外神之祭及其他之養賜也異其內外而分任之則事不冗而人不擾矣明光祿寺有大官二胥即此庖養之職。

烹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八胥五人徒五十人。

主供煮之役蓋內外養之輔也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郊外甸師猶長也甸師掌耕耨田供養威以教孝用大宰

為治之本又以薪蒸役內外養之費于官職有辭故次于此

其徒至三百人之多者以耨田千畝即賴其徒耕之也

增黃氏曰王階在野故以甸名官有教民之義故曰師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獸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獸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貍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甸乾曰貍獸貍魚鼈皆以供王膳故四官亦次貍夫之下。

自膳夫至貍人凡十官為一屬以其皆奉王飲食之事。天

官自宰夫而下皆列官官所以擁衛王及而防肘腋之變次

列食官皆官所以保護王躬而防意外之虞三者皆官之至

要固不得以他官先之矣

增劉迎氏曰宰相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而遂萬物之

宜者一動植一虫魚皆宰相造化中物此伊尹所以一夫不

獲時予之辜而吉之于牛喘亦止車而問皆宰相責也獸人

豎人安得不屬於大宰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醫師兼醫之長調護王躬其職為重且人飲食失節則多致

疾病故自危人等官而下即以醫師建之自食醫至獸醫凡

四職皆其屬也其官明為大醫院但古之醫師兼以醫萬民

今之大醫尚以醫天子而惟院使所屬有惠民藥局大使一

人及外府州縣設醫學猶古之遺意然皆僅存其名而亡其

實矣。黃氏曰人若一起居一飲食不知致謹皆足以生疾

不統于大臣則小臣何所忌西漢以太醫太官隸少府而統

于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意至東漢則尚藥太官雖如舊而

志用全人主之唐亦隸之內侍省起居飲食之重不授于大

臣而委之全監豈有防微杜漸葆和毓德之計耶

增陳宏甫氏曰人身之用與天地同有餘則損不足則補

天之道也非達造化消息盈虛之理如何知得人身中氣偏

之所在所以成周以士大夫為之

食醫中士二人

楊氏曰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先王于食有節所以養未

病也百病多生于口腹而五味五穀係養生之本至于疾而

後用醫抑未矣

增王氏曰諸醫各藥于醫師受政今故無用府史胥徒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歡醫下士四人

歡牛馬之屬亦不思其傷病致死而設醫治之蓋王者育物之政如此。葉氏曰觀民之疾病有醫有以見先王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有以見先王愛物之心所謂民無天札物無疵厲者由此矣又曰疾醫不使之療瘍內外之證異也民醫不使之療獸民物之職殊也凡以求其精而專耳先王之謹疾重醫如此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酒官之長其徒以造酒故至八十人之多自酒正至幕人共九職亦皆主王飲食供奉之事但女酒女漿之屬皆以女人在王宮之內內外貴有別故不與膳夫庖人等官相次明光祿寺有良醖署正者水即酒正之官又內官有尚膳監掌宮內食用及酒醕醢餽即此酒人漿人蘊醢人職又有內官監掌監倉水宰者即此凌人監人之職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典三百人

鄭康成曰奄精氣剛藏者今謂之官王應璩曰奄有天官奄之異用則二者兼之蓋宮掖之內女不可出男不可入惟此可通于內外故不得不共用天奄者與稼穡修養之意同見先王無棄才之意其用官奄者與墨者守門之意同見先王無終絕人之意然要必擇其賢德與能改造自新者然

後用之初未嘗與國儀朝廷之事也則其能為福于國者亦鮮矣自後豎刁立公子無虧而奄人始預廢立勃難推趙襄

守原而奄人始預為舉抑顯領中書而奄人始操政柄魚朝思管仲策軍而奄人始握兵權而其禍乃烈矣女酒女之司酒者矣猶今之官婢下稱其而與宮女同事者倣此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典百有五十人

增漿所以解渴與酒皆飲之類故事相聯。其妾至百五十人以大會同朝覲致飲于賓客者多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凌水室也按左氏古者日在北陸而歲水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潤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夜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則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慈陽夏無伏陰春無安風秋無苦雨病疾不降民不夭札然則凌人雖職官而聖人設之所以調燮陰陽者至矣凌人廚于食官者夏月酒漿之味皆利水之寒故也

蘊人奄一人女蘊十人典二十人

蘊行若蘊人掌蘊之實者也蘊所以陳乾物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典四十人

醢豆實也豆不豔于醢而以醢為主故以醢人名之豆木器宜濡物

隨人各二人女隨二十人奚四十人

正實用隨者多故更立其職隨人所掌皆乾物易辨故女及

奚皆少隨人隨人則無主造其物故女及奚皆倍之

監人各二人女監二十人奚四十人

古者豈無賦但以供調和之味故其設官之簡如此

冢人各一人女冢十人奚二十人

以中覆物曰冢古人于飲食諸物其為則中冢之酒漿

造醴皆冢故復設冢人。自酒正至冢人共九職亦係供

王飲食之事者但其物皆藏于內宮故多以奄人主之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介八人徒八十人

自宮人至掌次凡四職為一屬皆治王宮室起居之事者凡

人自飲食外則宮室起居為切故宮人掌次等官又次之飲

食起居皆致謹則所以保護王躬益至矣。舒氏曰冢宰掌

邦治則邦治求之王身則道德為本故其官屬有膳夫酒正

以謹其飲食之節司表內司服以謹其衣服之制宮人掌舍

以慎其居處之宜宮正內宰以慎其左右侍御之選則凡所

以正人主之心術而通絕人欲之萌者有由矣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冢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新正曰舍小憩曰次幕帷覆上次舍所張者掌次獨府多而

史少以其所司既素皇邸之類煩于局貯故特以多人主之

朱子曰本朝之官自膳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前供奉官自

宮人掌舍而下盡收入內司自王府內府而下盡收入內

藏庫大抵先王所以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盡

出之于外至天子之服御起居之掌于外朝者盡歸之于內

于是內外各隔而痿痺不仁之患作矣

增 薛平仲曰大宰為人君心術處自宮正至宮伯自膳夫

至膳人自酒正至冢人所以密通于王者皆王宮內人而猶

未及于外也宮人掌六寢之終而反于四方之舍事掌舍而

下又皆為王之會同于國外者設焉則內外出入之際其為

王躬之足保者始悉使大宰能正王宮內之職而防慮猶未

周于外則周旋于寢處次舍之間者得毋有間之可末此官

人已下所以見諸此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賁十有

六人介八人徒八十人

大府治藏官之長也國家之大計莫過于財用財用之盈縮

治亂存亡所出也故特使大府高領之其官在漢為大司農

在唐宋為三司使明則其權歸之戶部矣其屬有賁人者賁

賁皆集大府當估其直也。葉文康曰同官掌財非一職而

以大府總司出入之權則利權不分向使分掌于諸府而不為總于一司則出財者惟以給辦為能用財者惟以濟事為功而不顧後之不逮矣

王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賁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王府王之內帑稱曰上者存之也內府外府王之公帑公帑而曰內府者皆斷之藏當在乎內而不可輕用也外府則為主泉之出入若令戶部實鈔提舉司也置工以能攻玉置賁以能辨玉

以能辨玉

增 鄭康成曰內府主良貨賄藏之內者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賁疏曰泉布本是外物無在內府故對內府為外。王東歲氏曰內府非天子私藏之所以其在庫門內耳與後世燬林大盛庫異矣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大計為計官之長天官自大宰大司外惟司會一官其職至重不特計財用之出納也而凡邦

國部部官府之賢否黜陟一皆司會主之蓋若漢之御史大夫唐之御史中丞明之都察院矣漢興之初張敖為計相亦猶司會之意命名曰相其事權為甚重然未幾而廢唐有天下其三司使官有度支以相會計其名甚美然以三司為官長治財而使其屬考之于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亦有所勸司以下檢上均之為夫周官之意也而後漢而唐今宰相提領似矣而內外不得以兼統則亦難防竄矣然則周官之廢勸唐之度支漢之計相而正以周官司會之法使之權尊而勢重固用其庶幾乎

增 陳君舉曰司會以中大夫為之其職甚隆凡內外府應

于財用皆計于司會漢高帝時獨蕭相國如此領天下之財以柱下史張敖為計相此近周之司會其後諸官府各自置府官以管會計其局分之人與周之司會不同如大尉之金曹自主貨幣鹽鐵倉曹自主倉庫之類是也本朝奉宸庫乃周之王府內藏庫乃周之內府左藏庫乃周之外府渡江以來又置藏寶庫今之南庫是也周之三府分為四府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奉宸山澤鹽鐵之賦皆歸內藏其他所入歸于南庫謂之宰相兼制國用至于天下戶口租入歸之戶部分散四出權不歸一

王東歲氏曰司會一官得以持法計天下之財用王后六官

世子與大宰相大臣卿大夫士其有用度不當皆得鈎考舉正之故其官甚尊只成周有自秦漢以下便無此官蓋緣先王都無毫髮之私故容得這般議論後世所以不立此官只為人主不便已耳如今內庭官者比之外庭諸給數倍若司會一官立便須理會去緣此所以不肯立大抵掌出納財用者其事至易而持法以較出入之當否者實難其人本朝時計總之三司縱有古意然司會止計其用而不治歲三司則用與歲無主之又曰度支頗有似司會遺意然不過郎曹與成周之中大夫相去遠矣又曰自大府至外府專掌貨賄自司會至職幣掌貨賄出入之簿書二者不相混淆其防閑之

意深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司書主會計之簿書丘氏曰司會掌鈎考司書掌書記二者

之職交相參伍以此所掌稽攷所錄多寡虛實昭然矣

增 鄭錫曰司會總天下之大計而鈎考之苟或無書湯然

不可得知故設司書之官專以典司簿書為職百官有司財

用之數其載于此司會得以按稽而稽考此所以為司會之

屬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內音納入也歲或云當作出納之出聲之誤也職內主每歲財入之數職歲主每歲財出之數以其入者較其出者而入者不得有餘是之隱出者亦不得有錙銖之冒蓋周公立法之善如此職內賦入以時其數簡故官吏省職歲賦出以漸其數繁故官吏多也

增 史氏曰不謂之職外而曰職歲者以家宰制國用必在歲之樞推一歲之周乃得而會計故謂之職歲。王應句氏曰歲當作出去聲呂氏反與歲音相類又歲出二字首亦相似用此而誤或曰歲猶今管年也夫管年兼出入故可謂之年今職內三入字職歲三出字可驗豈可以歲字混用乎

陳久之曰職內所掌書會計邦賦之入職歲所掌書會計邦賦之出互相稽考以防奸偽而總歸于司會鄭氏謂亦掌財用非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幣古書作弊職幣所掌即大宰所謂幣餘之賦蓋給公用有

贏餘則亦不可以妄費故更立職幣主之蓋理財之道當然

非周公故為職也

增 主會計邦賦之餘

高紫起氏曰自大府至外府共四官皆掌財之出入者自司

事以從官中時周惠
明官者雖領自此不須
外朝及侍從中
監若其內諸司使凡
主服食器用一切之
婦人之子及不取則
則成周之官之意無
違作者

制度蓋即內小臣之職無而并掌及內使人出門為辟等事
則其權益重矣。柯氏曰周禮惟內小臣有金士士四人他
未有以清辨者後世黃門常侍乃有青紫者十人至于拜
爵封侯其權乃震于宰相百僚之上而漢唐之禍不思言矣
明洪武六年曾詔禮部議考糾劾內官之制此真萬世之良
法也

增 王東藏氏曰先王之時官者不過數十人內小臣四人
寺人五人內監五人閹人四人而已不若後世之多既
總于內宰而內宰又屬于冢宰上下相統得以進退用舍之
則不皆者自不容于其間後世不然官中官則皆各人既不

為宰相所以縱橫而莫制。呂氏曰倉位極于上士先王防
患之意益微。永嘉陳氏曰成周盛時內小臣閹人寺人之
屬悉統于冢宰而漢之制猶稍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
官內監皆屬冢宰如鄧通一有細過中府若得召而斬之東
漢三公權虛位無道統領九卿之職而宦者專權非三公所
能制矣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園游亦如之

閹人司宮辰以啟閉者園師苑也游離宮也明制奉天門午
門端門承天門各有門正門副備古閹人之職也然而其官
則正四品與從四品矣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寺人若漢中常侍從入內宮禁道

內雜事者

增 黃氏曰寺人內監皆奄王之正內五人則他處尚有之

經不出不著負數蓋掌女宮職今職事為不可已者已在此
則在他處者未必有職事雖閑之可也

內監倍寺人之數

監未冠者之召若後世小黃門常侍左右受尚書事閣通內

外也

九嬪

集註李氏曰九嬪十五
氏皆為大宮先王之意
深矣故婦人女子而宮
主事者凡五人而侍
已則略矣自是無所不
至也此後之官職
內而附屬于外有職則宮
奉其法有則世
考其功奉其法則不致不
致者功則不致不致者
官中之人而無能者
有其在之故也而況乎
則則人矣蓋官世婦
官即之是皆分分
人以其內事與人
是或自相使令而官
民志者不于同而始
失其自相使令而官
妃子也蓋其法宮內之
則雖事官人何至此
大而不與同事之故
也其法以治人

嬪者婦人之義稱

增 王昭禹曰女之官從于主謂之嬪古于二女言嬪于虞

九嬪以省從于主為義故亦謂之嬪

增 王昭禹曰親其弟以事人者謂之婦之事人有唐副

之義故謂之世婦。王應句氏曰秩比于大夫故大夫妻亦

曰世婦。鄭注不言教者有婦德者先之無則闕。柯氏曰

天官世婦與九嬪女御為列天子之嬪妃也春官世婦則專

掌后宮之禮者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教有大夫士

之爵者乃女官設府于內有幽德者為之所謂女傳是也內

謂其不可以同王也。字自外而治內世婦自內而達外必如此法制乃得也。

按紫起謂世婦係先朝高德舊宮人使督宮中之事者。又

引此經曰若夫世婦以先世舊人而尊禮之康成

亦謂其有舊德也。或于舊禮經二十七世婦誤指為王之妾媵者非也。愚謂若

先朝高德舊宮人不宜叙于九嬪之下。世婦之前而所謂

也。配下文云大夫不名世臣世婦士不名家相長妻亦將指

為先世之姪婦長妻于鄭氏引經為據宮不誣也。又按九

嬪紫起引外傳稱先王內官不遇九嬪則九嬪即九卿也。外

傳註九卿亦云九嬪然按經文內官之職以陰禮教九嬪以

也。是而後于既人之道。婦職教九嬪而九嬪教之云字婦學之法以教九嬪則九嬪

非即九嬪明矣。鄭註九卿云女卿也不應外傳家王稱內官

而獨言女卿之早者又魯語曰八監九嬪使康奉梓鄉之榮

或亦不應合九嬪世婦而偏言女卿也。則九卿非即女卿明

矣。王應句則禮傳曰每一嬪統三世婦九女卿自九九三

之禮統及八何大也。九而為之九嬪曰九嬪九嬪經文云各率其屬而以時節叙

人少則卿事不可備也。九而為之九嬪曰九嬪九嬪經文云各率其屬而以時節叙

不足是民賦所以則國家于王則世婦女卿皆九嬪之屬而半以卿于王故曰九卿耳

周禮之言九卿指世婦女卿之屬于九嬪者言之也。外傳之

言九卿則通指九嬪言之也。外傳內官言九卿則九嬪以下

統此矣。外官言九品則九卿以下統此矣。周禮內宰及九嬪

之職不言教世婦言教九卿則世婦統此矣。

女卿

卿猶通也。傳也。女卿不著其數所以嚴內官之選。晉武帝平

吳天下無事娛情齊已。桓庭殆將萬人。唐玄宗際四海承平

忘歡會選宮嬪年至四萬。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

闕之。其至難至謹如此。

女祝四人。其八人。

之職不言教世婦言教九卿則世婦統此矣。

女卿

卿猶通也。傳也。女卿不著其數所以嚴內官之選。晉武帝平

吳天下無事娛情齊已。桓庭殆將萬人。唐玄宗際四海承平

忘歡會選宮嬪年至四萬。先王之制百二十人猶以無人而

闕之。其至難至謹如此。

女祝四人。其八人。

女祝。女祝祝事者。宮中有祭禱事。非外庭所與。故另設女祝

隨王之有。太祝也。明則內庭女官設六局。近百人皆以良家

女為之。獨無女祝之官。然厥勝奇矣。之術乃反求之而起矣。

女史八人。其十有六人。

女史。女史諸書。禮者。宮中有典禮簿書。文籍。故擇女之賢者。司

之以其類。天子之太史。故辨女史。若漢之班婕妤。唐之徐賢

妃。皆則誠女史之流也。

增。劉氏中曰。女史八人。蓋擇婦御之賢者為之。張氏曰

女史。今執彤管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治宮女德之善惡

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宮女俱而修德。鄭氏曰。天子

有史官。左記言。右記動。故為天子者。不敢有過舉。后與王同

體。言物不謹。則家道不齊。無以奉天下之內治。故有女史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賁四人。徒

八人。共八人。其十有六人。

女史。女史諸書。禮者。宮中有典禮簿書。文籍。故擇女之賢者。司

之以其類。天子之太史。故辨女史。若漢之班婕妤。唐之徐賢

妃。皆則誠女史之流也。

增。劉氏中曰。女史八人。蓋擇婦御之賢者為之。張氏曰

女史。今執彤管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治宮女德之善惡

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宮女俱而修德。鄭氏曰。天子

典主也婦人不親絲枲則湛于逸樂而淫邪之心起故立典婦功官以督之下文典絲枲二官其輔也

增 王應句氏曰工以修治織作之器賈以奠定布帛之直陳君舉曰三官志用士人為之先王以此人主奢儉所係國家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為之則官闕亂政必不得已與內官相聞通如內小臣嬖人之類則用官者耳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麻有子口系絲以成絲枲以成布典絲枲二官分主其事而典婦功則兼統之明制尚功局有尚功一人掌督女工即此典絲枲之職然其職止于一人而復選良家女為之則督實有所不能施矣

增 鄭氏曰布有出于麻者亦有出于草者然出于麻以衣被乎人者為多故設官止以典枲為名也。王昭禹曰典枲所掌其物非一陽以枲名官蓋麻為女功之正。史氏曰天下之絲皆出于蚕一蚕所以謂之忠五忠謂之絲則一絲之得亦不易矣後世親蚕之禮廢衣服患賸于四方之士貢故取之蠶繅珠用之如泥沙無一分顧惜由其不知所自來典枲之職亦先王恭儉節用之一助又曰觀焉章后妃志在女

功之事以其躬歷女功知其物之難成則恭儉節用服新濯

之衣因宜此葛覃之詩所以為后妃之本而典枲之官助先王崇奉之治為多也。王應句氏曰四方之奢儉勤惰皆起于后宮后夫人者法天子以理天下之內治正以其貴而勤富而儉有以率先天下耳天戈有扶匡星后妃親桑之苦也織女星者宮嬪親織之象也成列象于紫微垣故周禮特為典婦功一職以司後宮工作之事此內治之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端也且不特典婦功掌之而已九嬪教之內宰職之又佐后而賞罰之宜其女有餘布而財不可賸用也及其哀已后宮休其系織民間則紵軸其室夫一婦不織或受之寒奈何氏之不田窮也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共八人

云內司服者以其專掌王后及九嬪世婦之服非奄官不可為之故別于外而稱內不與司服同屬春官者凡后宮之事皆天官所職也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共三十人

縫聯合也女御八人蓋為八十人之長而督其女功者

增 案按鄭氏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于王廣其禮使無色過此邪說也夫安知非八十一女御中之工縫線能治后夫人之衣服者乎夫王后親織玄纁公侯之夫人加之以

結綰御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則以女御先疑人及司服之事未為過也

祭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衣服祿帛必用染故次染人

增 薛平仲曰內司服之與疑人既皆以奄人主之染人特付之命士何哉蓋疑祿雖當使于內而衣章之正蓋容使使于內哉此染人所以命下士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追師氏以為治玉石之名或云追官名也以掌王后首服故稱追師染人追師人供非奄者以其不隸宮內也

高紫起氏曰按追師為王后及九嬪世婦首服止于工二人其餘約如此若後世草創金雀之飾宮人統制妍麗其工蓋止二人而已哉

後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增 史氏曰王有升師后有追師王有司服后有內司服冠冕衣裳無非各有其司獨于服人總云者以為不足煩二官薛平仲曰當疑周官于王之正冕掌之政典之升師而追師服人掌王后之首服，兼領于大宰何哉大抵名尊之分因臣下之所易嚴而婦歸之義則人情之所易踰夫上而歸之于首追師有定式下而歸之于足服人有定制不主于奄人

女史之屬而主于外庭之命士不分属于政典禮典之官而領于大宰大宰之重威化之本所係在是，因職悉之必謹

歟

高紫起氏曰按明制女官尚服局有尚衣一人掌宮內服用即周官內司服之職內監有針工局掌成造一應衣服又女官有司製四人掌裁衣服者即此疑人之職又有內織染局掌染造上用并宮內一應染造即染人之職又有尚冠七人尚服八人即追師染人之職然多以此家女子為之不特非士人并非奄人矣

自內小臣至此凡十七官為一屬皆內宰之所隸也

夏米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龍雄名米其羽色也有虞氏以為饗後世或染鳥羽象而用之此以名官者或以其行履禮而執是以招魂也歟

增 夏氏曰夏米此招魂死事故于米宮之。鄭錡曰此事非常有之事事設一官意者有是事然後設其列于此者亦見官属于天官故耳。黃氏曰宋穆公云若以大夫之室澤保首領以沒于地人主能保其身至此家宰之責盡

高紫起氏曰按先儒言天官一職凡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密凡其布列王宮內外追進人主左右者一舉而屬之家宰夫是以慎祀使令之祿無救盡職人主而後為大臣之柄者

後世奪大官之權而授之羣臣散大官之屬而歸之百司出內廷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乎內其甚者宰相大臣及卿大夫皆思于薰席之輩豈復有綱紀名分乎周公深慮遠識洞察禍幾知後世之擾亂國政者因必皆是輩為之故一攝以大宰之權使不得以乘間竊威福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三代而下藏此意者諸葛武侯一人而已

增 陳為掾曰家宰一職惟制卿大夫身畔之人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酒膳酒漿之人三則出納財賄之人四則官中使令之人蓋以此等與天子勢渾或用內官或用女奚他卿不能誰何所以家宰盡制卿之秦漢以環衛之人分入光祿勳衛尉以供奉之人分入少府以出納財用之人分入司農而官中出入侍從使令之人分與大長秋是家宰之職分為三四矣又曰以今世之官論之自玉府內府而下今皆收入內藏庫矣自宮人掌舍而下今皆收入修內司矣自醫師舍醫而下今皆收入御藥院矣自膳人庖人以下今皆御前供奉官為之矣大抵先王所以朝夕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推出于天子所以自奉養于外朝者稍稍引入試以通典考之可得一二焉

周禮集解卷之二 大官

梁溪高愈紫超氏原藁 驚湖華采天沐氏增訂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提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典常也大宰官六典隋中庸言九經也邦國守之為常經百官修之為常法萬世由之為常道由是典則治不由是典則亂六典六官所分掌而惟大宰兼統之此周公所以隆其職也于五官之上也治正理也執持緣曰經所以使有條而不亂者稱邦國則內而邦畿外而侯甸皆兼舉之矣官所居曰府稱官府者總府史胥徒而言也紀錄別之名凡為綱者必先有紀衆曰隸焉然後設綱以舉之此亦借為整齊之意但經大而紀小耳教典司徒之職言安邦國者人無禮義則上下亂司徒教五教而邦國賴以安寧也提明順也化其頑暴使之馴順也禮典宗伯之職統言尊卑上下有所統也諧和合也萬民有禮往來交際而情相和合矣政典司馬之職平謂強大不得橫弱小賴以安而邦國平定也均平其征伐也刑典司寇之職詰責問也糾繩放也此借為督察之義事典

司官職也其言富者百工之器皆則國以富饒而萬民生之道亦略矣傳稱未百工則財用不足正謂此也三百六十之官大宰皆可治司徒皆可教故樂以官府言之禮典政典之屬可以統正他官而不可以統正大宰故但以百官言之也按國家封建列侯所撫治者邦國而邦國之所有者百官萬民也邦國得其理百官得其職萬民若其性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大宰之所以佐王執道于此哉

增 王史蘇氏曰事典乃司官之職書言司官居曰民時地利所謂事者非止如今考工記之補止止言百工之事也民各有職各有事百姓既足名執與不足邦國之富定基于

此如衡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則致國家殷富後世急于富國而不知民事者李氏之富于周公其得罪于周典深矣東萊呂氏曰則禮一部綱目盡在六典家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會要處下面雖兼把提管轄皆在者非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制之者非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又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原而有所治者也欲為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為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于立綱紀故一口邦治綱紀既立百教之以

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有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兵事與故四曰邦政大宰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刑民之違者違罪然後可求與其居故六曰邦事終為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體上下相統內外交應本末共舉則絲毫總聯無一節不相間處天下雖廣會合都在六卿上家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家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目在綱之中而首亦並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家宰之與六卿並居六職一也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官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辨邦治

八法之詳見後屬謂各有所謀即後小宰之所謂以六屬舉邦治者也職謂各有所司聯謂彼此互濟即後小宰所謂以六職辨邦治以六聯會邦治者也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即後宰夫所謂正則掌官法以治要師則掌官成以治凡者是也東萊小宰六職自六官而分之有各職已詳大八職自一官而分之有常職也然官常者已詳前指宰夫之八職也三百六十之官職不可以數計皆有常職以事于上應以察其違成謂成事品式小宰所謂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者即官成也官法之法不應重奉文法字當作叙小宰所謂以官

計則人知畏懼懷懼而無貪邪情志矣治官府之法又執過

魏莊渠曰治天下有體邦國君道也以六典治之官府

臣道也以八法治之。鄭鈞曰官府治之所由出故治官府

不可無法。不行于官府民不可得而治矣。百官所聚曰府。

人衆而事繁非事為之制曲為之防也 奉教末度各得其理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下
 去
 一
 部
 二
 部
 三
 部
 四
 部
 五
 部
 六
 部
 七
 部
 八
 部
 九
 部
 十
 部
 十一
 部
 十二
 部
 十三
 部
 十四
 部
 十五
 部
 十六
 部
 十七
 部
 十八
 部
 十九
 部
 二十
 部
 二十一
 部
 二十二
 部
 二十三
 部
 二十四
 部
 二十五
 部
 二十六
 部
 二十七
 部
 二十八
 部
 二十九
 部
 三十
 部
 三十一
 部
 三十二
 部
 三十三
 部
 三十四
 部
 三十五
 部
 三十六
 部
 三十七
 部
 三十八
 部
 三十九
 部
 四十
 部
 四十一
 部
 四十二
 部
 四十三
 部
 四十四
 部
 四十五
 部
 四十六
 部
 四十七
 部
 四十八
 部
 四十九
 部
 五十
 部
 五十一
 部
 五十二
 部
 五十三
 部
 五十四
 部
 五十五
 部
 五十六
 部
 五十七
 部
 五十八
 部
 五十九
 部
 六十
 部
 六十一
 部
 六十二
 部
 六十三
 部
 六十四
 部
 六十五
 部
 六十六
 部
 六十七
 部
 六十八
 部
 六十九
 部
 七十
 部
 七十一
 部
 七十二
 部
 七十三
 部
 七十四
 部
 七十五
 部
 七十六
 部
 七十七
 部
 七十八
 部
 七十九
 部
 八十
 部
 八十一
 部
 八十二
 部
 八十三
 部
 八十四
 部
 八十五
 部
 八十六
 部
 八十七
 部
 八十八
 部
 八十九
 部
 九十
 部
 九十一
 部
 九十二
 部
 九十三
 部
 九十四
 部
 九十五
 部
 九十六
 部
 九十七
 部
 九十八
 部
 九十九
 部
 一百
 部

奴如奴六馬之奴謂其條從進匹之雅自土出也首

以祭祀及神者神和而福降然後民可安按大宗伯頒祭義

于都家凡奉地神示非奉天子之命不得設其祀所謂假神

者如此法則馭其官之則謂兩伍之屬以王法紀之使職守

廢整不相索也人所言八法者舉廢猶遜也遜其不職者舉能而置

之曰吏太所從庶矣特月俸之位辭却之特為富辭為貴而

下者上計之責、故以地

— 10 —

直
文
寸
力
子
々
月
百
五
百
力
万
千
百
百
一
上
下

其德以公者上之于朝也原編去治部者有利實猶其佐有處死則地之法

實行于邵邵而法則施自王朝則成福不得專此所謂以其

成也。田以簡衆，侯以任衆，亦都鄙之名。農隙，得自為之，蓋都

邨達于王。失類于侯。國凡囑中之事。勢不得已。不愆其日。為然。

使無以為之節制則將有贖害自治之患故特為八則以馭

上
通
一二

王應麟曰王象十里自耕遂公邑之外有家荆縣都

分治之無不可時

其意之佳不似以不爲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台之具而
可以結
于六
不
一
二
一

則有邵家宗人法則，有邵則家則刑，有方士兵則丁。

都家司馬至若大軍之建長立而卿大夫以法憲于所則之
國春官太史送都郵之治夏官司士掌都家郵卿卿大夫士
庶子之教秋官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凡歲終之所方正歲
之所施治朝之所聽一以此八則而取之又有公邑錯綜其
則天子使吏治之此十里之內所以昭明而無後世之家之
禍也。魏非梁曰先王建都邑以封公卿大夫在五朝則世
道也以八法治在封邑則名道也故以八則治之法者從上
之令而下不自事也則昔受節制于上而下得自事也取者
節制之義。鄭氏曰則如言有典有則之則法如今之律令
則如今之格式

高棠趙氏曰後世盡廢封建為置郡縣雖有大阿衡運之使
而無枝葉相扶之義故無事易以治有變易以亡其利害蓋
當相率也居今日而言封建雖王又重于識其運然以天下
大勢言之中原之地曰肥美而民安樂無寇戎猝然之警故
守令以治之甚足易制則使于郡縣者中原也而邊隅之地
曰險確而民剽悍寇戎之警時有之而以傳舍往來之守
令為之其無繼父之謀可知矣故按天下大勢凡中原之地
不可不郡縣凡邊隅之地不可不封建中原之地不郡縣則
不能以獨握大權而高威福邊隅之地不封建則不能以控
扼外寇而固藩籬視周官都郵侯國二者並存則知後世郡

縣封建亦不宜偏廢合兩利而俱存之誠為致治保邦之至
計也。東漢都郵縣之制蓋始於此自是不廢之矣王莽篡位而都郵縣
皆廢矣不復封建矣其間自有公邑則其時都國之制亦有此意蓋都國
制猶于天下使使於諸侯也東漢始廢都郵縣之制而為縣明
以八柄歸王取厚臣一曰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
子以取其孝四曰置以取其行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奪以取
其貧七曰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過

柄所執以起事者于諸宰輔之外別有所賜也出于特恩故
曰章丘氏曰子以取其孝非人主行其私恩而答人之孝心
也蓋人之有起其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奔走
于事功月行善行也有善行者置之于位也生謂有罪當誅

而赦之章如奪爵已三百之章謂削其休已也廢職也誅
殺也道或疑當作柄此處于五刑即內史之殺也當以軍法為重故以重刑為重
柄其子柄其子作對上文生以取福而言也又或疑軍當作過
當作軍傳馬誤月八柄者天子所以威福獨運勸世虐之
大權故雖大宰不敢擅之而以詔王為自後世人主不操其
柄運政有操盤把索之奸邪而八柄之權首移于大臣矣更
有服音室其之身橫而八柄之權又移于外戚矣他若五侯
七貴則八柄移之安宜科封墨殺則八柄又移之嬖此刀殺
吏拙則八柄又移之庸小吏矣高麗冊教主道若則八柄又
移之僧道貴寵總之太府方落則人皆如蛇豕而亂亡

隨之夫則公八柄詔王之意也

增 王介甫曰六典曰依王治邦國大治王與大宰共之也

八法八則五曰治官府都鄙小治大宰得事之也于八柄八

統曰詔王取尊臣取萬民則是獨王之事大宰以其義詔之

而已。王應曰氏曰爵祿二者王所以取尊臣八柄之大者

予奪二者自其祿而施低昂之柄廢置二者自其爵而擇進

退之柄生誅二者割其死生之命也予置生皆作福之事奪

廢誅皆作威之事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威

作福故以詔王也。吳臨川氏曰按內史字王八柄之法以

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

予八曰奪觀此先後有叙則知大宰八柄其次不倫若以內

史先後之次易之則文義為順其誅殺二字：雖異而意則

同不易可也

八統詔王取萬民一曰親：二曰敬故三四曰進賢四曰使

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遠吏八曰體賓

統綱也總也言以其綱總領于上使民循而效之也保庸安

有功者遠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賓謂四方諸侯及蠻夷向

化者皆是謂之賓者尊之也親：則民興仁敬故則民不偷

進賢使能則民勉德而修藝保庸尊貴則民興功而盡忠遠

吏體賓則齊吏效忠進人無不順服矣八者上行而下效在

天子躬行而表率非大宰所能與故亦以詔王言之。葉文

康曰大宰八統雖曰取民而其所以為取者無他術惟以親

故賢能八者道其從善之路而已雖名為取實無與于取焉

則其待民之意亦厚矣豈若後世所謂取民者倚吾法令刑

罰之其繩束而箝制之哉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

作山澤之材四曰牧養禽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

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麻八曰臣妾聚斂貳材九曰閒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任隨事也僅義生于富：生于財：生于民故必為民或任

其職而後民生殷富財賦有自出故九職先之三農山農澤

農平地之農也九穀郊司農以為黍稷秬秿麻及大小豆大

小麦也後鄭不言林與夫而以梁木是共穀稼于食樹果蔬曰園其樊曰園

毓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作起也茲澤潤者牧：地皆善草

木之處也飭致力攻治也化：其形質也飭大則化之而為非非之為八

材先儒以為木金玉石骨角皮革羽毛米漆也阜賦也金玉

曰貨布帛曰賄嬪者婦人之美稱曰嬪曰婦蓋兼貴賤言之

臣妾則男女貧賤之稱也貳材百草根莖可食者或以為可

充藥材也閒民下戶不能任一夫之產者轉移執事若今僑

貨者也闕雅以為工作若今之天下財之所出盡于田疇園圃牧山

澤之地天下生財之民盡于農圃工商畜牧織染諸事先王
各以其職任之使國無廢人地無棄利而富足從可期矣厥
後管商窮富國之術莫有出于足九言者而後如周公設九
職以任為民域為萬世生財之大道也。按先王之民無不
盡力于生財其不生財者惟勤道藝習伎術服公事者而已
而後世游佚失職之民則不可勝計舉凡僧道也冗兵也冗
吏也優倡也遊惰也作無益之工也通異物之商也類皆耗
民財漁民食而為生民之大害焉宜乎民之困窮而不能以

丘氏曰民生天地間有身則必有衣有口則必有食有父母
妻子則必有養既有此身則必有所職之事然後可以共衣
食之資而相生相養以為人也足故一人有一人之職一人
失其職則一事缺其用非特其人無以為生而他人亦無以
相資以為生上之人亦將何所藉以為生民之主哉先王知
其然故分其民為九等使凡生于天地之間者若大若小若男
若女無人而失其職無一物而缺其用無一家而無其產如
此則人有以為生物者有以資生家者至以相生老者養幼
者教存有以為食殍有以為葬天下之民莫不愛其生而重
其死不游乎務外不左道以惑眾不羣聚以劫掠民安則國
安矣有天下國家者其毋使民之失其職哉

增 王東巖氏曰成周討民受田餘夫亦及之安有開民令

謂之閒民必其單丁下戶力既不能勝耕又不能從事于國

國虞衡穀牧之地與工商墳婦之業聖人難以強之受職也

先王九職任民館之任者不廢其所能不能則其地而授之隨其力而使之政有一善一缺勢不能自立於私家而為私要有卑丁墾下戶不可受田乃官為閭閻人民亦止隨其力而任之不能任之也亦列于九職之終者以八職之中不可無此等人又曰閭

民無職能補八職之有闕轉移以協佐其事以聞凡係于九

職之末以見非無職也持無常職耳豈若後世游乎浮食忘

情而不事，者乎至哉師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

職者出夫布又欲振之務本也

以九賦歛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鄰之賦三曰邦甸之賦

四曰家削之富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閭市之

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帶條之賦

上取于下曰賦此九者取于任地與餘財非取于民也

邦中者王城内外之地也四郊者六卿百里之内而外距六

遂之地也邦甸者去國二百里六遂之餘地天子使吏治之

者家劑者去國三百里大夫之采地也邦縣者去國四百里

脚之米地邦都者去國五百里公之米地也

以秦言之所以即家
閭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所在山澤者
稍解縣都爲言也

虞衡所掌山澤之財也。幣餘者職。幣所飲掌事之餘財也。自

邦中至邦鄙六者皆任地之賦以其田賦之十一取于民又

于一分之中復以十一十二三而三輪于王也即其師進部一連部二十而三句
刑縣都皆無
送十二也

葉文康曰大宰既以九職任民則師已責其貢今以九賦歛
時賄不知此賦何從出乎蓋九職之所貢者任民之稅也九
賦之所歛者任地之稅也司會曰以九賦今田野之財用以
九功今民職之財用是其所出者異也王應曰周禮傳作九賦九職相音國
指各職之民即所以出九賦其說有未當
大抵九職所貢出于農圃工商虞衡牧殖婦臣妾執事之
民以其身之所業功之所有而獻之于君故曰貢亦曰功九
賦所歛出于國郊甸稍縣都閭市山澤之地與夫官府都鄙
之餘財以其地之所出官之所贏而輸之于君故曰賦供九
職者一項人供九賦者又一項人二者本不相妨可以並行
不悖也

王東巖氏曰先儒以周之九賦為口率出泉夫漢有口賦有
其賦皆仍秦獎今民出泉原稿以賦為口賦漢之所謂口錢唐之所謂庸調明之所
謂丁徭錢也按漢錢起于漢高帝九年書初美賦記費古
不知成周制賦之法不過因地之所有而今之如邦中
之賦即賦師國廩二十而一先貢其廩里及場圃之所出四
郊之賦即賦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先貢其宅田士田
實田及官田半田實田牧田之所出邦甸家稍縣都之賦即
賦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卿大夫采地田稅之所出閭
市之賦即司門司市之所入山澤之賦即山虞澤虞之所入

幣餘之賦乃凡執事給公用而有餘幣餘財之所入然則九
賦之歛財賄除閭市之外皆非泉布之入而閭市之賦亦非
口率出泉以賦為口率出泉則是有賦而又有稅也孟子曰
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征有力役之征所謂粟米之征即成
周之田賦也布縷之征即成周山澤之農所貢綿葛茅貢之
材而或于婦嬀之化治者也山澤所貢以之當邦賦則無田
租矣至于力役之征成周只以六尺七尺之上下而為力役
之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孟子所謂力役
之征意當時起役之外又有所取矣成周之法征以粟米者
則無布縷之征以布縷者則無粟米之征至于力役之征
只因其力不取其財如山札之年則又無力征矣宜乎孟子
謂用其二而民有厚用其三而民有餘也又曰邦中有場
圃即國圃之職也四郊有牧田即蕞牧之職也邦甸之田皆
井校即三農之職也甸稍縣都之米邑與公邑之田亦皆校
于民以耕也閭市即商賈之職山澤即虞衡之職李叔寶謂
九賦隸于九職之後惟有以任之而後可以歛之是也王應曰凡國
所征者成周什一之稅迨乎天下而甸稍縣都則曰十二先
儒以地遠從簡則賦亦輕釋之不如陸佃以百畝而徵賦民
十一于一中又以十分為率取二如此則公卿大夫之受米
者自食其八以其二賦于國其說為長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養老之式四曰養賢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賜賚之式八曰進饋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武者豈盡得中用財之節度惟大宰有定式而後大府得以式法頒之司會得以式法會之人士不得踰式而濫用有司不敢違而濫供也古均節者以三十年之通制明用也又衆多蓋家省彼濟此亦為均而節之義均則通達于均而無餘不足之意節則多寡通于富而無過不及之虞九式首祭祀所以主祖宗而敬神其次賓客所以主文際其次養老所以給不虞又其次始及養賢則王者之薄于自奉可知矣工事凡後修城池及作宮室器血之屬皆是幣帛另

為一式者古人于賓客養服進饋好用幣帛無不用之其貴甚廣故另以為一式也革曰節曰練蓋養牛馬禾稼及烹飪之薪炭也區分也區領若後世郊祀有賓及今節車恩厚臣賜竭區之類非百官俸祿之謂也古者卿大夫之祿多為四以給之不煩于公帑且使為百官之俸不當在易祿之下矣好用非常賜若後世以私恩賜家戚近臣者大宰亦得以制其程式也鄭伯燕曰凡人君之失莫大于有侈心財聚于上而大臣不得傳節乎其間則一切宮室器用服食賜于卿其侈靡何所不至是故孟康心術之大原而以道人主者之宜急務也秦漢以來散無統紀世主賓客故侈而無度永泰

之則歲費百千萬漢永平中賜三公二千餘萬緡錢錙銖而取沈沙而用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按後世國用之煩莫過于軍旅九式獨不言者三代寓兵于農平日固無養兵之費至于有事徵發其多寡之數不可豫知而軍中糗餼亦非可逆為節者故周公不存軍旅之式也然考宗大祖嘗置封樁庫每歲有積不他用欲以其財或與井田公雖不存軍旅之式然安不忌危其所以預儲而為倉卒之用者亦必有道矣

增 陳君舉曰九賦歛財賄九式均節財用蓋總于家宰所謂以此收之以此用之未嘗分別秦漢以來人主私意日生創為條目字天下之財有大司農掌王之治藏則有少府掌

法入民財則有水衡都尉而大司農則供邦國經費之用少所則供上食奉養之用水衡則供王之私用日已既煩各私其勾征歛搜求富藏于官前輩嘗論王者除四夷之外不治自外薄四海閭門而視皆一家也今閭門而與子弟為市雖盡得子弟之財猶不當也又曰所謂大宰制國用者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家宰制出而司徒制入六卿三公皆兼之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為非已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丘氏曰財用供于有司所以為天子用也而其式法則掌于大宰何也蓋有司職卑不能抗尊而制衆大宰以道佐王為天子之大臣下得以制有司使之不敢踰式而擅供上之有

鄭康成注

以爲王后太子俸具不敷遵式法而適用非徒以惜民財裕
國計政所以養人主恭儉之德而致之于無逸之地昔人謂
以九式均節財用正大宰格心之業信矣此段宜奉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幣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
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珍貢九曰物貢

下供于上曰貢九貢四方諸侯所獻于王者致者定爲式法
使之奉獻也權當依故書作實祀貢實貢凡可以禮賓承祭
者無不致其致至廣非可以一物言據故官大行人則侯服
甸服之貢也器貢如器器之類男所貢也材木材杞梓楛柏
之類衛服所貢也貨金玉龜貝之屬要服所貢也服歲皮卉
服之類米服所貢也珍羽七也物貢楛柏瓊珩之屬或以爲
九州之外蕃國所獻若格文之屬也九州諸侯各食其土必
以其土所有獻之天子以盡臣子奉上之心故大宰有九貢
之制也不係九式之前者考大府凡諸侯之貢以待節用不
以供九式之費故也

增 陳祥道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九賦有
句諸縣都而九貢致邦國之用也高貢八州有貢惟異州歲
內無貢以歲內王之所食特致其賦而已

以九兩祭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
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

王長夏曰民心爲本
德合則衆
德不合則衆去
德不立則衆散
德不立則衆散
德不立則衆散

治民之官莫如德
德者民之望也
德者民之望也
德者民之望也
德者民之望也
德者民之望也
德者民之望也
德者民之望也

得民七曰治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義以富得民
兩端極也祭辨微也此段宜奉
其民則民皆親戚之長家宰司徒之屬一邦之貴民所仰也
師儒並學校之官及州里之賢者師者德爲人範此段宜奉
儒者道足化民此段宜奉
宗大宋收族者主謂公卿大夫世食米地爲民之主者也此段宜奉
之居有家此段宜奉
居同志者此段宜奉
急其土而不散此段宜奉
之兩則其情非離不相離此段宜奉
欲愛戴團結不解矣此段宜奉
無以地得民者而公卿不顯百姓不復以貴得民師儒不索
于學校不復以賢以道得民矣而卿大夫無宗法無米地則
所謂以族以利得民者又皆無聞焉此段宜奉
決揚無根抵之用一旦天下有變則其民將如散鷄焉此段宜奉
能辭燧于是知周公九兩之法誠爲萃聚合離之至計而大
宰治典十餘終之以此者示割治保邦之法必以安民爲重
也民安則四海安民固則天下固矣

王氏曰天官之職甚爲博大驟而觀之若散出無紀然有要
焉典法則治天下之道實賦式制則用之銀八柄以治之大權

爲典法則治天下之道實賦式制則用之銀八柄以治之大權

正朔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扶日而歛之

正月朔正建子之正月平陽呂朔朔日也始和謂是月一陽初動和氣始萌夫子固以布治示更新之意也象猶天無象之象今民致仰之法其餘日細件也象魏闕也魏門扶日十日也從甲至甲謂之扶日國家致治之法歲于政府百官萬民皆當悉知然久而不習則有懈怠之患故于每歲首月布而縣之今萬民羣聚觀則人心振奮而朝廷致治之法天下無不

增 葉文康曰鄭氏以正月為周正月以正歲為夏正歲謂正月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歲又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不知周以建子月歲首以十一月為正歲正月只是夏之正月正歲則令百官觀法正月則令萬民觀法先百官而後萬民考之周禮莫不皆然○吳德方曰鄭康成以正月之吉為周正建子之月以正歲為夏正建寅之月竊以為不然證中凡言歲終即建之以正歲若正歲為建寅則歲終非建寅則家自廢其正朔矣若以歲終為建亥即始終有接續無緣佳兩月已正月之吉為周正一歲之始無廷事有非朔日可行

王東原曰典法則因一
定而不易然時移事
遷王制與少康政改
修必移焉月令季冬
曰是月也天子乃與公
卿共鑄國典而時令
以符水成之宜修之
于歲終而迄布之于
正月

新從夏正春秋則新從周正派家周月解篇云夏數得天百王
所同至于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為故先儒謂周革命
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
官記事之體必言今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今趙
東山左傳補注春秋屬例引此為據或有然也

王應麟曰曰周公制禮達為一代大典復興後王率由舊章而已而六官于正月之吉皆曰和布何也宣氏曰始和者始闢和典以下之事和即節節布新法言始和者始新其事也立人之道生不息事變無窮治道與之推移必有協和之方而後可以守之無弊是故舜禹以聖紹聖而尚有作新之政復世不知此義几于先名已行之事時移勢改

有所廢缺則不敢少有損益曰變亂成法也其小人陰懷然損則更不能問故必至于大壞極弊然後英雄之名相起而振飭之此不善守成者也周公之旨深哉雖然苟無協和之道而造於更舊事以速禍敗者多矣故事有當變通偷情而不肯為非也事非有弊害事而擅改作誠前王之罪人也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捕

典六典也典雖天子所以治天下而諸侯治國亦不能外故特于始和之日重頒而訓勅之至于歲、復然而人之不警捐省寡矣牧州牧也即州官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牧猶虞

之十二牧也監如三監之監若連帥之類或云監如後世王府典貳即王制所謂監于諸侯之國、三人者然未知其是否也參伍謂卿三人大夫五人殿輔衆士也殿衆輔所建牧立監以統治于王後參蓋輔以佐治于王而邦國之政事可以無不舉矣。按後世置郡縣設守令而上之則有撫司道以臨之即建牧立監之意下之則有丞簿典以佐之即設參傳伍之意

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則八則也長謂主為都鄙者公卿大夫兩謂兩卿蓋不足于諸侯也賈氏曰數外諸侯得中而立三卿大夫公卿都鄙不設監牧者以有王朝之

官若朝大夫之屬統之故無事于監牧也

增 賈氏曰案典命云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采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彼註王六命之卿賜官使得置其臣治采邑如諸侯則此云長唯據公卿以上大夫四命不合有兩卿五大夫也

采 按觀此節云立而設伍則都鄙之長即天子之公卿大夫采采邑者都鄙不在采邑之外較然矣

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

法八法也正官之長貳官之副考成也郭氏以為佐成事者掌人卿師肆帥戎謂考與考績之考同謂官府必立課績之官司馬士師也

以核其賢否亦通

增 王應句氏曰前和布縣觀者六官各下其一官之事于邦國都鄙萬民此所言典法則者大宰總執其典要而施之也牧而曰建者不可則有所更置州牧未嘗專其任曰監曰參皆自立之設之此天下之治所以常出于一也長而曰建者有罪得而廢之都宗未嘗有其土曰兩曰伍皆自立之設之此王畿之治所以為首善之地也正而曰建者歲終則攷其事六卿未嘗世其官曰貳曰考皆自立之設之蓋歲終于百官府受會致事而詔王廢置故此若更置其人在位者所以無奸惠之可容也此皆天子之大權大宰得而佐

之若侯國之五大夫及大殷與輔皆其名長正自立之王與
大宰司不得而屑：矣夫典法則非有所變更也每歲首必
施之則為治之具燁然有日新之意故正長非必改易也而
每歲首必建之則為治之人欣然有日新之功
凡治以典侍邦國之治以則侍都鄙之治以法侍官府之治以
官成侍萬民之治以禮侍賓客之治

此總結上文也夫大宰六典通于天下故法邦之治一以此裁
之官成即上所言官成以經邦治者自此役師田以及實買
出入之事皆有所憑以決其詳見小宰之職實買官成在八法治官
中今明更之者以其公
卿大夫在官府者欲見官所執行事
侍官司若若不得則無所為民之事以禮侍賓客詳見秋官行人司儀字

客典禮法則皆有定制事至而各據舊章應之則整暇詳備
而無怠忘之患矣

增 魏莊渠曰治法立矣擇人而任之矣夫大宰清心無為候
事之至各舉舊章應之亦當作聰明為所謂無偏無黨王道
蕩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
遂戒及執事祗滌灌及餉烹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
事祀大神示祗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五帝康成以為五行之精之所主乃天帝也王肅則以五帝
為人帝謂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有德之君也二說不

同焉瑞臨曰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穀為五行之類

而在地也五帝不出于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

穀不出于地之外而謂五穀即后土則不可案瑞臨說不同之下有五
帝之說可證為人帝而

今事得成之說守而司馬氏則天令人帝王可合案瑞臨說不同之下有五
帝之說可證為人帝而

准事也其謂物所當供修飾除糞酒也前期十日者禮敬齊

七日致齋三日每以先月下旬之日卜來月上旬之日執事

凡與祭當執事者下及執事則謂將准事蓋祭前一日的也

有之凡預祭之人謂之執事向祭之辰祭事之節亦謂之執事亦祭之節也

王也納豆者納牲特告殺蓋向祭之辰也贊玉牲事者按祭

禮主人皆親視殺故大宰贊之王幣所以禮神爵不言玉案

上文鄭注不用玉幣而贊之實氏曰下多先王贊謂大宰執以授王也餘做此

在天曰神在地曰祇玉几所以依神也

大朝親會同贊玉幣王獻玉几王爵大裘贊贈王舍玉作大事

則成于百官贊王命

朝親會同見大宋伯玉幣諸侯享幣也王獻謂諸侯獻國珍

異而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也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贈

王既定而納于懷以贈先王者舍玉几者口定也贊王命者

同王有所訓勅百官而冢宰贊之也

王既治朝則贊聽治既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

宰聽之侍四方有冢之小治

治朝治事之朝在路門外贊聽治贊其是非可否之所決也
既四方之聽朝謂王巡狩在外時賓客小治謂有所爭訴待
平于王者大事贊王所以遠權威也小事聽于冢宰所以隆
寄托也而後世宰臣或以大事而欲擅權專斷或以小事而
必奏皆處分皆失則官之意者矣

增 王東萊氏曰聽朝庫門之外舉門之內乃朝士所掌之
朝王之所以朝諸侯斷疑獄者在是比治朝則為外朝以為
朝于方岳之下非是詳見司士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
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一說廢置百官雖之重者故大宰必以詔王誅賞羣
吏廢之者故大宰得自行之一說不言詔王者大廢置

高以詔王其
朱實可知

百官府合六官三百六十屬而言正猶理也治者一歲所行
之功狀會者一歲出入錢穀之簿書歲終天運一周人事告
成將除舊布新故令百官各整理之正以下言受以上言治
言正會言受互文耳致事致其事于冢宰也計審新也羣吏
即百官也一歲功罪猶微故但詔廢置三歲而功罪昭均則
誅賞行為不曰賞罰而曰誅賞者蓋罪大者或至于誅舉其
重而言也 舊注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先齊不能以治天下
故考課之法自唐虞已有之無虞廷考績于三年無陟以三
考其法近寬成周大宰廢置以歲終誅賞以三載其法近密

者蓋虞廷官簡事省不寬無以餘俟其成功成周官衆事項
不容無以資其成效蓋聖人之因時定制如此明制外官三
年一考遠者所同知以下三年六年省考九年部考而京官
五品以下六年一考四品自陳則類于虞廷之寬大有不如
周官之嚴密者矣

增 孫之宏曰周之會計惟司徒司寇先會其屬其餘惟大
宰是聽以大宰之尊而視會計之煩何也大宰以八柄詔王
取羣臣凡廢置誅賞必于會計得之詢考考言皆有紀載之
定課功計效不恭以毀譽之私然後可以勸羣工庶庶績也
史萊氏曰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

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又自考其屬
正會而致事司寇又命其屬入會政致事下至官正會其
行事而自考其職之所統內宰稽其功事自考其職之所統
雖匠事之微醫師亦于歲終稽其醫事各考于其屬上下遞
察而冢宰定提其大綱至于會計之煩又專設一司會以考
察之司會曰以道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
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
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考于一職之長而後考于一官
之長考于一官之長始盡考于司會而後達于冢宰故各考
其屬于下則察而難欺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而又俱考

子司會則精詳而偏容可以防其惡蔽矣
魏按梁曰六典而下建立治道紀綱已正月之吉奉百官典
事也歲終省其成也有事指王贊王順承天施之義也故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乾坤易簡之理
萬世之法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制以治王官之政令凡官之辨

官制王官化法者之制王官王所居凡官領御所居官也小
宰或大宰首條、才王之官制者蓋天下政教風俗必自王
官始倚御僕從官去賂無一不從以官治非憲以官制則
禁嚴安日之地必有時為邪惡者故小宰約束之嚴首在子

此且使天子知之亦將通然深省而不輕即于區要則非特
可以警官闕而且可以格君心矣然官制大宰不與而掌于
小宰者大宰位尊權重掌官制則權通上故反以小宰主之
後世有路馬不為之嫌而官制不設天子齊家之政始廢矣
增 黃文叔曰王官內外自官室危殆醫藥酒漿貨賄嬖婦
皆視于大宰而小宰建官制以治之口鄭鈞曰國家之制有
王官有后官后官則王之北官王官則路寢一小寢五是也
主尊所居故其嚴肅必有刑禁以治其政令故使小宰建之
然非特治王官而已凡官之辨集皆得治之蓋欲治其國必
先齊其家人名雖止身以齊家為不司則以戒之則既皆思

此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而無所畏然齊家用刑則傷恩故使大臣臥之以刑也法在
大臣恩在人主家其有不齊乎

則此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言小宰或大宰皆掌其藩言之訓而凡政治之得失國計
之盈虧無不詳而鈎考均節之其事繁其權重若漢之御史
中丞也

則此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之官制治所以治之

聽其情

叙次叙謂先尊後卑也凡尊先卑後者理之常若混淆無序
則將以下凌上而有此事應豫之忌故周公以六叙正之大
宰八法所謂官叙以正邪治即此也然大宰首官屬而此先
官叙者大宰統率百條故以官屬為重而居首小宰叙次序
更故以官叙為重而居先位朝守之位也治以叙進謂奏事
于王治也作振興之意情事治之情也
增 陳名舉曰尋常說六叙只作尋常玩味不知此中有事
早有先後有緩急以叙正其位是尋常治者功狀也謂如今
日朝請法且先遂諸侯奏功狀其他不在此在遂以叙作其

事者謂如今日理會朝諸侯事則朝諸侯使在前其他且後今日理會祭祀便是祭祀在前其他又後耳制其食亦有禁慢處如聽其情雖是一人聽了一人說須是有體統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此即大宰八法所謂官屬以舉邦治者也周公名官取法天

地四時治典德御衆官象天沆理萬物故曰天官教典安撫萬民象地載養萬物故曰地官禮典儀文繁縟同春發生政典典武威殫赫同夏威大利典誅責嚴厲象秋肅殺事典莫氏攸居象冬飲藏故以春夏秋冬四時名之而其取義之私命名之當固無有以易之矣每屬六十官共三百六十者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及每歲三百六十日之義也專達猶專為也大事從其長則事有所統而無十羊九牧之患小事得專達則人皆效力而無事掣肘之虞矣。吳氏曰為治莫先于教化故冢宰之後地官司這次之教化莫先于禮樂故禮典宗伯次之教之化之而猶有不率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

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政典司馬刑典司寇又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居民之事典終焉。按六官皆稱其屬六十今以其數考之天官之屬浮其一而教官之屬共浮十有九春官浮其八夏官浮其十秋官浮其六疑若其數過多者然地官自卿大夫至比長自遂大夫至隣長共十二職俱無所史胥徒之役乃即民間賢能舉而長其民者而比長每卿至二千四百六十人之多則非王朝之官也又自胥師至肆長共六職皆係市賈而命為長豈得云官則定計教官之屬亦止六十一月而春官內外宗係同異姓之女其數至多而替嫁則皆夫賤賤則細民俱非官也則定計春官之屬止六十有四夏官三司為皆關又方相氏為狂夫圉師圉人為廝養不得居官數則定計政官之屬亦六十有四而秋官五隸皆俘奴賤役不得稱官則秋官之屬亦止六十有一而與每屬六十之數固相符也而或者以為五官皆有溢額而欲控取以補冬官之闕謬之甚矣

王應句氏曰三百六十之屬固以六官為長而六官之下又有各司之長如膳夫為膳官長醫師為醫官長內宰為內官長也有大事焉則分司之屬承命于各官之長各司之長又承命于六官之長而無敢專行有小事焉則各司之長專行之而六官有弗與或分司之屬專行之而其長亦弗與在大

臣而理小事則是上從乎下而夫其大體小臣而事大事則足下從乎上而執其大權其失均矣

魏莊渠曰王舉大宰大宰舉五官五官各舉其僚屬之長而使之僚屬自以類相舉此乾坤並萌之道也漢制公卿得自舉僚屬多以辟士相高苟非其人則負知人之明而亦自失其助故漢治猶為近古後世天下之官盡選于吏部人才不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而賢不肖混清矣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

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此即大宰八法官職以辨邦治者也六職即六典也夫宰以天子所統證論天下者言之故謂之典小宰以百官所掌紀綱一事者言之故謂之職六典官治教官府統正百官而此

不言者其立言之輕重大小可見矣乎治也均各得其分教職言懷賓客者治其道達其共委積民風厚而不虐違客

則皆所以懷之也正征通謂軍旅四役之征發也聚百物者諸侯成旅各修貢賦而百物成聚也養如官室以為居未報以為耕之類是則民不得其養矣生百物者工作罷用節

此即大宰八法官職以辨邦治者也六職即六典也夫宰以天子所統證論天下者言之故謂之典小宰以百官所掌紀綱一事者言之故謂之職六典官治教官府統正百官而此

而或之有差生之也

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采芻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牧地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合者合衆職而為一也凡事必有聯者蓋以一官不能獨理必合他官而共治之如祭祀而大宰贊幣司徒贊幣宗伯贊幣是也餘倣此數者任其賦地者寬其役凡官府之聯如人月日子足各異其用而彼此共濟不可相無倘或廢其一則無以應物而或廢其此即大宰八法官職以會官治者也

大言合邦治者官聯舉而官治會官治會而邦治合故大言言之。上應句曰一事而一官為行之此亦六職也一事而合六官共行之此六聯也非高行則役非共行則國合二者而官制之善始見。葉文康曰用人聯事之意不特見于官然也其在卿也則凡別族蠻州縣之有聯其在遂也則隣里鄰縣縣都之有聯司徒之安民則曰聯兄弟聯師儒聯朋友下而至于門市亦有聯是無往而不為聯也惟聯而後管理相連聯絡相通而合天下為一人之氣象可見矣

以官府之八職辨邦治一曰聽政役以凡后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既國四曰聽稱貢以侍列五曰聽旅位以禮

恩而無所屬百官有司之政今何所秉承若依康成以建寅為正歲正月布令未幾治象方錄到得兩月之後反令以歲終致事其為顛倒悖謬更不待辯而知也若曰建寅為正歲仍以十月為歲終則經中正歲之文常與歲終相連可考也故知正月正歲決非兩時無疑矣

乃是以官刑憲禁于王宮今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律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憲謂太縣之小宰掌官刑然慮人之不知謹記故先憲禁以禁之禁之不得而後刑之也天子禁近之地而宰臣之約束藩令行焉而官制之不肅者審矣百官府兼六官之屬待猶

條也其供同謂供修其職也內事重于外故警以大刑異于

常刑也或曰五官廢署各別易滋奸弊故以大刑警之王昭曰五

中府吏治法有知五官中皆主事故官刑宜嚴于官刑

增 陳君舉曰小宰之職蓋貳冢宰以掌邦治而宰大夫所

以貳小宰也故冢宰掌其典而小宰率其職冢宰操其柄而

小宰治其糾禁凡小宰之所聽所弊所刑雖非冢宰所自為

而百官之所以警勸警傷而不教不勉者蓋曰嚴冢宰也夫

是以名宰尊嚴朝廷清明百工稱職而不教易紀律蓋本諸

此

宰大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

其禁令

小宰而下復設宰大夫者政令之地機務殷繁必人眾而始能其事宰宰相而下有叅知政事明制內閣辦事亦例有數人與設宰大同憲治朝在路門外係復官司士所掌而宰大夫復與焉者堂殿森嚴之地不可無重臣以彈攝政也

增 黃文叔曰掌治朝之法者冢宰掌邦治故王賦治朝則冢宰當聽治而宰大夫掌其法以正王及諸臣之位法謂其事當聽于治朝者皆有其法矣王位若令御坐與臨軒也公卿大夫之位其進退升降各有條節言其位司士掌為宰大察不如儀者非也司士朝儀之位蓋常朝也宰大治朝之位王

聽治當時王者位于此也群吏府吏府主歲史主吉將有所

治故亦有位王昭曰治以政其事皆謂之吏此先王三公六卿大夫而後官群吏則皆大夫以上掌其自士而下言之孫之宏曰案司

士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左南面東上大夫大

右大夫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則知皇后之重宿衛之

衆皆屬司馬而治之以軍政惟大宰之贊聽治所謂一相在

內無所不統者也使其令不行于朝廷則相權輕而朝制紊

故不盡委之司馬必使宰大掌治朝之法而申以禁令之嚴

教厚吏之治而待其命令復遂之至然後提綱振領皆歸一

相矣

教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度萬民之範

小宰所謂以教達其治者也。復白也。遂迎受王命也。臣言復
氏言遂立文耳。然人臣無以上言。必達為難。史氏尤以使命
得器為苦。故各從其重。古言之。史氏復達有夏官大僕諸官
掌之。而此復掌之者。大僕諸官主受之于外。而掌人主白之
王也。王曰。命大僕掌諸侯之復。小宰掌王之復。遂迎諸侯之復。及在民之復。所掌不同。
王曰。命大僕掌諸侯之復。小宰掌王之復。遂迎諸侯之復。及在民之復。所掌不同。
大宰治朝之法。以糾其吏之治。使傳世民。
之通。則大夫僕小僕。所陳實掌人教之也。
史之治。今百司各奏所治事。待賓客之令。即今禮。雖引見落
所及外。夫所達使諸侯萬民之復。遂即今通政司所奏事。古
今異法不同。而朝廷之典法則一。

朱子曰宰相治令漢遂日夕親近于天子所以外領章奏內
宣詔勅此即漢尚書職事也蓋漢時宰相御史大夫在外不
可至內廷故置尚書居中三公卿四方章奏自漢武帝選
內庭不出遂罷尚書官而用宦者主中書為中書謁者令以
平尚書事天下事盡歸中書舍尹之權始重其後遂有參
之禍

劉氏曰五經十六卷之書
是也師說言六官之本
七月奉六屬之長也然
奉六屬之長也奉大衆
也今假目以爲凡目終
日也取有目之知始之終
終中續言有其義也五
師之爲商司牧之治邦
七年之長身也

故宰相主南朝儀宣行禁令及受其護送所以為一體相承
後世小宰相為御史文故南朝儀之事亦散于御史丞受章
奏散于尚書中書以從宰相之職于是政出多門宰相名
存實亡矣

按正位而掌其禁令叙治以待賓客臣民之獲道凡皆實夫所掌治朝之法也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教五曰府掌官典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教以治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散官也。今令令已小宰六職自六官而分之。宰夫八職又自一官而分之。分之蓋詳則其所以治之者蓋易矣。正官之長司官之副司。該則又其下者以治官言之。正則冢宰師則小宰。夫司則上士中士。該則下士是已。黃氏說解曰。大宰為正宰。夫為該。是見六卿之為有該士該使之五。臨六官獨下士言於該。則上士中士之言之所謂除其該者已。五應曰。六官之及該官之各言可為該法。周六官各局之長。又宰之攝夫。夫為該使之即夫。夫連入宰。則夫自樂目為之。宰入自樂之。夫行人之為各所該。為各司之該也。要者事之起要凡大綱已日條件已數目之知者已藏。文古及器物已言。謂言萬若今起。又言畢已。吏知文以神為治。叙謂事先後緩急之叙。有主德率其徒使之比次以官者之官焉。供驅役也。也。人言有智之辭。後之往也。言叙者。言官所中當是當是事。如字。叙之則明。以叙叙後者。而行之不致有失。又敕令起走。給名呼也。八職所掌大車。車者。舉器。平者。治詳。以事臨。早以下奉上。

此則公建官之體統萬世不刊之要法使尊者而欲盡其
事則耳目不給而奸胥有弄法之弊使卑者無所統承則意
見乖謬而十羊九牧之害作矣。王應麟氏曰首法字與下
連當作屬王應麟曰上當法八法中八法也

王應麟曰制治未亂之法也
行法者吏也吏有知
法則治有善法則
法以治之則吏之知
法者亦以治之者也
小吏之知法者也
大吏之知法者也
小吏之知法者也
大吏之知法者也

是之謂之治未亂也
之謂之治未亂也
之謂之治未亂也
之謂之治未亂也
之謂之治未亂也
之謂之治未亂也
之謂之治未亂也
之謂之治未亂也

字治法以考百官府縣部之治未其財用之出入凡夫財
用物辟名者以官判治察軍而錄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實之
治法殿最之法辟都小都大都也縣部指邦甸之吏未猶計
也夫其所藏之貨賄謂之夫財非所用而用之謂之夫用所
失之物非貨賄也謂之夫物謂之夫物辟名謂之夫物以空
作見與實不相應也錄資治也長財謂持節不濫用財若長
而加多善物謂守規度謹而不毀壞也凡吏敗奸弄法之弊
莫逆于財用故錄資實不可以不嚴然必以治家宰者錄資大
權宰夫不敢專也
增 鄭鈔曰六官皆有考各得以考其屬天官之考非考其
屬而已又以考百官群都縣部之治與夫五官之考其一官
之屬異矣。黃文叔曰鄭康成曰群都諸采邑六遂五百家
為都五部為縣言縣部而六卿州宣亦存焉鄭說非也卿遂
皆官府也謂卿遂之官皆統縣部之地不為都者皆為都部如遂之
制遂人可考天子使吏治之故稱之曰群都縣部以同于遂
也王應麟曰亦謂縣部人曰口夫財用物有通誤有乖違其罪皆可

王應麟曰亦謂縣部人曰口夫財用物有通誤有乖違其罪皆可

凡禮事不應以小事
之小事以大事
之小事以大事
之小事以大事

識惟辟名則必行其誅。孫之宏曰周家奉治以會財財
而知治故奉大治官之考必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縣部縣部
之治而後其財用之出入使治法無所考則財用亦不可
得而求之夫司會奉為邦計設本當汲于財所掌者六典
八法八則以遂邦國都鄙官府之治為先其要亦以
同知四國之治而已自昔治之與財常若一體不可強分故
考治即所以會財也

以武法掌祭祀之成其與其為差從大宰而貶勝濯凡禮事贊
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宰禮之法掌其宰禮委
積膳飲食賓賜之珍常與其陳數

為膳也謂之膳也膳也謂之膳也膳也謂之膳也膳也謂之膳也膳也謂之膳也膳也謂之膳也膳也謂之膳也膳也謂之膳也
謂飲次之凡禮即小宰之事其事即共其財用小宰令之宰
大贊而比之較其美惡共否馬牛羊豕共為一宰一禮之法
多少之差及其特也委積謂米薪薪膳膳獻禽獸及四時珍
美新物也飲食燕享也發客始至時致小禮常生宰可宰而
行者省賜之珍宰謂中間加賜之宰與宰也陳謂致禮而陳
于賓館也其詳宰于致官掌客而小大夫多寡或恐有冒濫故
宰夫為治其數王應麟曰亦謂縣部人曰口夫財用物有通誤有乖違其罪皆可
凡邦之市事掌其成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市于者供諸也幣幣時也若所致明若幣器財用字

大府諸官然必俟宰夫之令而後大府諸官供之則所出有證而不至于妄用矣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大喪王及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也職喪春官屬三公六卿之喪喪必以宰夫之尊親為經理而諸大夫之喪亦令有司治之蓋先王恩禮于大臣群臣有如此後世于大臣賜祭葬而無經紀其喪事者則獨為憾也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

今修官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群吏兼六官之屬正令整齊之以待鈎考也旬十日也日成

詳載一日之行事而月要則總而結之月要詳載每月之行

事而歲會復總而結之法雖繁而實簡矣歲有會月有要旬

有成蓋課吏之勤而無留事如此明制州縣以月計上府以

歲計上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蓋循此法也而其闕冗官吏

文彙堆積至有經年事不決者則其壞周官之法也蓋矣官

中獨言官府小宰此官則案于三官宰夫之職或厚吏修官中之職事蓋賢小宰而今之上謂小宰與大宰也宰夫考其賢能之

吏大宰得以按其稽而行賞焉此即所謂官正治要官師治

凡者而後世宰臣皆則之古注：同則不與則惟泰績已成

吏斷紙尾請署而銓曹選遞人材亦注：大宰一人與選郎決之而左右兩堂情然不與和亦異于周官之法矣

魏莊某四百官所各有長吏得自考課條屬而上計于六官之正為之正者考課其長吏數人并覈實其所考之條屬而悉上計于大官大官總數百官所群吏之計大宰提其綱故以歲會提其大者小宰掌其紀故以月要核其次者宰夫兼理其目故以日成核其小者而吏之賢否無所遁矣又曰小宰祇大宰而宰夫又以貳小宰故大宰以寬簡為治而小宰

會什伍教道藝均秩叙嚴謀實而凡在八次八舍之州者無非端人正士矣。王應句氏曰仰觀天文中垣紫微天子之家居也上垣太微三朝也下垣天市工商之肆兼王城之內也故則公宮國中為家居前朝而後市皆取象于三垣也而宮垣之外八次八舍宿衛巡警之事則象紫微周垣十五星分布極於嚴密也

增 王應旬至宮八次舍說 宮伯云八次八舍之職事者
宸居四正四隅共為八方今士庶子居之蓋使世臣子孫平
居則與王及世子相親有事則致于太子惟所用之此事為
宿衛而設也 王長義曰天子以下為宮宇在四隅大父之子弟以人子為家宇在王宮又曰王
宮自中門以至路門宮宇也而王宮之辭自外內各有其舍屬子之宇在路寢之內

次舍之中虎賁惟陳亦室王宮宮伯長之宮正云比宮中宮府次舍之衆

宰者若內宰內小臣寺人內監酒正典婦功等職皆在右宮之旁膳夫醫師司服冢師、氏保氏太史諸史等職在路寢之旁又如司士諸子虎賁太僕等職皆在南門之旁天府大府王府職金等府皆在庫門之內各有蒞事之次有舍止之所與庶子內外夾拱不衛之衛也按膳夫內宰等職其次舍在正宮之內故不衛也其典婦功等職其次舍在正宮之東故不衛也其太史諸史等職其次舍在正宮之西故不衛也其虎賁太僕等職其次舍在正宮之南故不衛也其司士諸子等職其次舍在正宮之北故不衛也其金等府等職其次舍在正宮之東故不衛也其庫門之內各有所蒞事之次有舍止之所與庶子內外夾拱不衛之衛也

鄭伯語曰宿衛之兵有四居則有宮中之徒後公卿大夫士庶士以為環列腹心之衛宮正宮伯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所掌是也奉輿馬轡危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大僕以掌之執其兵器服其兵服以衛王門之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則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吏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里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後則以王之行而防整躬從此宿衛之別也

又曰宮正宿衛之士統于大宰而虎賁之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乃不統大宰而散之司馬者何也曰此司馬亦聽命于大宰耳必散諸司馬者內外雖不以相統而彼此不可不相持是以兵衛掌于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吏之兵則掌于虎賁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大抵皆用人道意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百物之有滋味者王至尊而

后配王世子為天下本故膳夫之養以三者為重
增 陳君舉曰自膳夫供膳酒正供酒司服供服皆以后世子與王同之此三代之良法王者以天下為家豈容一家自

為分異秦漢以後侈心太過乃以少所自主天子之食中長秋主辦房之食家令主宮中之食如是則不免有私妾用而

后世子各得以自侈矣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鹿

凡食于尊者曰饗六牲為牛羊犬豕雞也八珍見內則六清見後漢人醬百二十鹿鄭氏以為即後臨人臨人共臨物臨物各六十見者是也六穀稻黍稷粱麥苽苽黍稷也

增陳君舉曰上者石脂四海九夫八蠻畢獻方物以供服食器用所謂食用六穀至醬用百二十鹿立其常制無使此心

之或過也不如是則墨子菲薄之說行天子身衣弋絳而富民牆屋被衣繡矣反是則肆其嗜欲酒池肉林以困苦天下此皆禮分不明故也

王應曰氏曰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親月令云孟春之月其食黍與羊之類蓋四時錯共非必一日盡供之也

正如記辨四海九州之物皆以餽孝養而遠人臨人止于四遠四豆之實分之為三十二物自有薄正存焉可以類推矣

王曰一舉為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備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三礼考注曰王曰一舉則食也后與司馬曰之中食有三時為舉也膳夫供膳酒正供酒司服供服皆以后世子與王同之此三代之良法王者以天下為家豈容一家自

殺牲盛饌曰舉為十二者鄭氏以為宰為九膳為三東載十

二月之數購四時之和氣也物謂為賓俎所以載為賓者侑
猶勸也以樂侑者所以導和氣而平其心使食易化也古禮
飲食必祭示有所先不忘祭膳夫每品皆嘗而後王食者與
臣子皆養之意同敬慎之至也這同進食所展置處也置樂於
此處
增 鄭錡曰攷禮家之數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鴈胃六
豕豕音七鮮魚八鮮腊九所謂正鼎九也又有脚一一音脚臘二二音臘脫三
豕豕音七所消倍焉三也合之十二示人君之尊宜法天之大數也
觀之十二重門之十二重馬之十二閑冕之十二旒則焉
組之以十二可知也。鄭康成曰物謂宰焉之賓亦九俎實凡
四腳

昨親族尊故厝夫親敬餘則其屬敬之稍事小事如飲酒禮之屬者非時而問食也

燕飲有狀省之禮臣莫敢與右亢禮故膳夫代王為獻主

增 王應句曰稍事以脯醢為重故膳夫設薦燕飲酒一則

畿內之臣不敢當名。家禮一則不使賢者有巫邦之勞。故膳夫為獻主。元王所為恩禮曲盡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凡由修之頒賜，皆掌之。

王氏詳說曰王之饋膳夫所進也世子之饋特字之而

已儲而進之者內與之內與共王后及世子之膳羞修脯也

謂王以肉及脩脯頒賜群臣也蓋孟子所謂為肉

王齊曰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不舉與下文勢一類
王應切傳四弄之日宜沖淡以養其陰故不飲酒不茹葷不乾菜舉則飲酒茹食故齊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
大扎瘕

德也天地災若日食星變山崩川竭之類大故寇戎刑殺皆

是也 我名爲之不舉 固是四者而不爲 威 熙 益 敬 天 勤 民 衣 親 憂 國

之意可見矣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凡王之

和事設薦肺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燕食謂日中與夕食也上文曰舉部氏以爲朝食昨祖王與尸及賓相酢之祖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

致福謂諸臣祭祀歸胙于王也凡以贄見者有羔雁雉鷩之

屬二者皆以給王膳羞以起王敬神禮賢之心且令物不妄

貴也

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會計其費之多少也凡言會者有司浮費過多則必有珠賁

補續之事惟天子富有四海受天下養臣、飲膳之細不敢

以有司之定例拘之非多少出入之數總無稽核而任有司

之胃溢也。明制光祿寺凡宮中供奉宴會皆藉記度奏監以

料道糾察其奸弊得此歲終則會之法矣

增：龜山楊氏曰有司不得拘制天子固矣然而九式之職

冢宰任之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于王矣故王后不

會非為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而非有司之法故也

。東萊呂氏曰大宰以九式節財凡羞服幣帛頒好用皆

在焉而其屬所掌王之膳禽酒服裘皮皆不會制其大而

其細此所以能均節財用。葉文康曰詩稱仲允膳夫又曰

膳夫左右古人奉于膳夫者蓋以膳夫得人則可以導人

君奉養之節而室人君嗜欲之原非徒以其能供口體之奉

而已也今觀其掌膳也奉膳贊祭所以令王知報奉也品嘗

食所以謹防乎其微也樂備食所以導王之和也而止致福

則膳欲王之敬乎神群臣祭祀若歲時山川及四海五穀四清古擊見則膳

欲王知禮乎士山北不舉動王憂民之心也文慶不舉動王

畏天之志也不徒為口體之養而且以養其心此為有祥

于大人格心之學而掌於大宰也西漢太官令猶膳夫等官

也隸于少府掌于丞相御史猶有同官遺意東漢則以舍人

主晉人則屬之光祿渡江以後則隸之侍中至唐則隸之內

侍省而大臣皆無所政今于其間矣大臣無所統則小臣無

所忌養體且不足況能養心乎。高紫起氏曰按古稱辟

王食則大烹鼎養宜其隆也而膳夫之養王止于殺牲羞醬

其為賦限止于四十有二此在漢世富家或有過之者而唐

玄宗天寶時幸望春樓觀江淮運艘至上牙盤百味每味實

一二百金又以姚崇義為檢校進食使一日而進膳于命然

後知則官膳夫之供為儉而節也此段當在王日一舉載錄下

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凡生鮮莢之物以共

王之膳與其屬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六畜即六牲也養之口畜尊而用之曰牲六獸鄭司農以為

麋鹿熊羆野兔兔鹿成曰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

則六獸當有熊而熊不畜六禽司農以為雁鵠雉鴝鵒鴈

成曰于禽獸六畜六獸六禽宜為其獸特禽雖凡鳥獸未子

曰禽二說未知孰是禽獸有不可生得者則凡而致之鮮生

魚鼈乾肉也六牲取之牧人六獸取之獸人同人六禽取之

掌書鮮魚取之獸人麋肉取之膳人也

增：脩品物曰為即舊月百有二十鹿也致滋味曰羞即羞

用百有二十品也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好羞品味珍美者或云生時所嗜如文王之呂歌曾嘗之羊

豕也喪事有月朔虞祔之奠祭故供庶羞謂之庶者羞非一

種故也禽獻以禽獻于賓客也其禮詳于掌客

凡今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凡用禽獸者行羔豚脂膏者夏行脂頤脂膏豚秋行積膚脂膏
腥冬行鮮羽脂膏禮王統考注凡此而則之文行字作宜字以表通之宜爲是

行猶用也。以膏賤皆用之。故稱行香。或謂當從礼記作脚膏。香藥可焚。以為牛脂也。脂乾雄鰔乾魚也。膏豚杜氏以為犬膏。雖謂為水膏。庶成以為鵝膏也。膏鹽羊脂也。春之羔豚。物止而肥。秋之積。麋麋子物成而充。夏物易腐而脂鰔。

乾堅冬物不敗而禽魚鮮好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故各以其時用之而用牛羊鷄犬之膏煎和之也蓋牛屬土犬屬金鷄屬木羊屬火豕屬水春用牛膏和者取木土相剋之義夏用犬膏和者取火金相剋之義秋用鷄膏取金木相勝冬用羊膏取水火相濟之義或云秋用豕膏和取水泄金之義也。丘氏曰膳夫所掌食飲膳羞之類雖以養名之體而君之德亦是膳焉故用之必以其道行之必以其時苟肥甘鮮美之是耽而貪胃沈酣之弗戒則所掌之人為有罪矣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世子之膳不會而留則會者慮其耽于味故也

增王氏詳說曰王天下之父后天下之母世子天下之本
膳天子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于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而不及世子是世子之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
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為天下之本也會者所以重其繼天
下之本也又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也酒正曰惟王及后
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則會外府曰惟王及后之服不會
是世子之服則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會其酒則無酒荒
之失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此所以見周公之待世子
也

內齋堂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制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

品味之物

烹炙也。和調其五味也。體名。脊骨有脊之屬。三礼書注曰：少嘗解羊豕而休，有脊脂，後休蹄腠有五脊，以齊。
 橫脊有椎脊，有正脊，有代脊。其體凡十一也。
 肉物藏燔之屬。敬謂加肉；傳火曰燔。林氏曰：西漢人殺牛豕大燔成炙也。
 百品味庶羞之屬。

增 王昭禹曰庖人共其物饗人熟其物所以通職聯事故
饗人所掌者割烹煎和之事所用之物則共于庖人也左氏
載晏子之言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
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淺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是豈
可輕也哉

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燕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

及世子之膳羞

賓者取牲體于獲以賓焉取于焉以賓祖也選擇其中御者增俸饋侯膳夫之饋也王昭而曰后世子之羞膳亦膳夫掌之非膳夫所造內饗共之而已王之膳羞吉饋而後世吉共降于主也

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腐羊冷毛而羸羶犬赤腹而躁臊馬羶色而沙鳴羶豕盲眊而交睫騊馬黑脊而般狂疥蟻

腥臊膾香此上本皆可食其不可食則物之有疾而失其常者腐朽木也牛羶作夜息無故而夜冷毛而羸謂毛微濕而長總結也

羊白毛也長而躁跳也犬羶腥臭也白本發皆羶色沙鳴謂羽色不澤美而鳴聲悲也多細而散曰沙盲眊當為望視豕羶物不望視以望望而齊同齊肢同羶謂馬黑瘦而臂節間復有創瘍也馬齊而黑色背脊有文左氏稱味以行氣以實志臭味忠而人食之則氣志亦為之變矣故養人慎之

增吳文正曰其不可食者既辨其腥臊膾香矣其可食者亦從而辨其體名肉物之用膳夫又為之品嘗其食其致謹如此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修刑膳呼膳刊骨醢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內修則饗人共之

宗廟在王朝之左故其割烹之事內饗掌之不言煎和者祭

祀不貴氣味也刑同錮謂錮姜也以錮器大鬻曰臘半體曰胙骨牲體也據之牲體之骨有貴賤禮稱殷人貢解周人貢肩貴者當取貴賤者當取賤故皆選而待之鮪乾魚也如賜內饋謂王加恩祀而以內修賜之如後世以御食賜近臣者也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脯脩刑膳陳其尚祖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饗饗饗食之事亦如之

外祭祀謂神示之祀兆于郊外者饗賓凡將幣所致之大禮

也大饗賓口饗饋食曰食饗以酒為主食以飯為主其制

邦祭者老孤子則宰其割烹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耆老謂凡王事者之父孤子其子也撫其父而師其子則人將益勸于親上死長之義矣士庶子宿衛王宮者憫其勞而飲食之若漢時之饗衛士猶其遺制也王應句曰按吳子頌賜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廟門外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若不忘于心左傳陳成子朝投束車而馬繫五色馬召顏庚之子而賜之皆饗耆老孤子之餘意

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表記陳其尚祖而實之獻謂酌其長帥賜者其徒旅也長有奠祭故實其尚祖服虔云

有為祖小長大饗之也。按外饗所饗止于耆老孤子與士庶子而已今先祿凡大小臣是安與夫妻女貢賜降人茶飯物料下程亦皆

供之則視古人之職尤刺矣

亨人掌其為饗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脾腊羞之
物祭祀共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齊鄭氏以為多少之量亨和者水又職主也饗即今之宴饗人主為外
膳羞美志內饗既解之亨人復助之以養王及后世子不敢
不慎月太羹肉滑也不致五味鉶羹則加鹽菜矣膳為脾腊此中
鉶羹以五味咸之亨則即謂之
制羹也

增 王氏詳說曰內外饗皆祖亨人官共饗蓋初陳為于
復西故言為饗後陳為于降階下其祖皆陳其于為西而故
云為饗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粢盛祭祀共蕭茅
共野果蔬之薦表事代王受青莢王之同姓有辜則凡列馬帥
其徒薪蒸役外內饗之事

其屬謂徒三百人藉田也古者天子為藉田千畝躬秉耒
以耕收而藏于御康以共宗廟粢盛蓋取身致虔誠之義恭
授曰稌在器曰盛蕭香蒿也詩云取蕭祭脂記云煇蕭合泰
稷臭陽達于牆屋所以求神于陽也茅以藉尸所祭肺稷亦
以縮酒縮謂沃酒茅土所以求神于陰也植生曰果蔓生曰
蔬為謂為新于廟也代王受青者國遭大喪恐粢盛不潔而
致故甸人藉之今神如健責于已無降戾于王時已畢罪同

王同姓犯法凡刑于郊甸隱處凡刑為三等必在郊甸隱處
隱處有祭以為隱處故而刑焉不令
人知所謂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祖曰薪細曰蒸蓋甸地所產
之材木及藉田之榮稻也

增 葉文康曰先王設飲食之官雖曰供王膳羞而實崇祭
祀之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饗亨之官下有獸魚鹽腊之官膳
大祭祀則徹昨祖庖人祭祀則供好羞內饗則掌宰廟之割
亨外饗則掌外祭祀之割亨人祭祀共太羹鉶羹數人共
祭祀之獸獸人共祭祀之魚鱉人共庶蟻腊人祭祀共腊物
先王以事人之禮而事鬼以事存之禮而事亡一日而具祭
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況粢盛之奉詎可忘其自來故以

甸師而列于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劉執中
曰甸于宰人之次祭祀以粢盛為本故也

獸人掌六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若罔取也曰獸所當田之獸也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
涼冬取溫而夏取涼所以教時令之過春秋寒暄通中則凡
獸皆可獻矣

時田則守若及焚田今禽注于虞中

時田四時田也守若備獸觸若而取之也獸獲若則取之使不得
奔逐二以備其觸獲弊猶

殺也弊注什也什而正春大
弊是車弊於弊也注致通謂就今田取得禽者委禽于虞人
植旌之處虞人植旌之
中謂之虞中俟選擇以供賓祭凡君庖而餘以給頒賜

也

凡祭祀賓客共其凡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骨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增 王應句氏曰凡獸之生獲而可畜者可獸並入于國人

隨獸則入于版不氏以待表祀賓客用時取之國人祭祀表

祀賓客共其生獸凡獸之物服不氏祭祀共隨獸是也獸可

生共者共之而後殺不可生共者殺之而後共並主獸人共

凡此四時之田所獲生禽則國人殺之十國入其

凡獸入于腊人皆使曉乾之以為藥物也玉府大宰屬見後

皮毛筋骨入之使以給作諸物也

獻人掌以時獻古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魚鼈以共王膳羞

凡祭祀賓客共其共其魚之鮮鼈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

于玉府

時獻以時取魚也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講罟罾取

名魚而皆寢廟行諸國人及夏水至乎則禁之又禁人秋獻

龜魚則冬春與秋三時皆可取魚惟夏不取耳梁水堰也堰

水為梁引水其室以取魚者也謂值水而中其通水為梁也有室者以導

王鮪之大者獻之以為寢廟且以共王膳也魚生曰鼈魚

乾曰鼈漁征漁者之稅今所謂漁課者本諸此

增 王應句曰田之先澤梁無禁而有所謂賦征者蓋無禁

者謂虞人入澤梁之時與民公其利征者謂水族中若鱉膏

珠鱉堪飾器物者取之有定數民有得之者獻人以漸收之

而入于玉府當山澤之賦二者並行不悖也○王昭禹曰方

商之季山林川澤宜施以與民故無禁成王之時民之財用

已足為若無征則民之棄今者衆故征之所以抑末

鼈人掌取五物以時謂辨魚鼈龜鱉祭凡禮物春獻鱉秋獻

龜魚祭祀共虞謂鱉蠃謂蠃以授臘人掌凡邦之藉事

五物謂有甲蛤蚌之屬也藉郭司農以為叔判泥中特取之

魚亦言藉蓋其伏于泥沙淺水非細苦可得者也歲伏于泥中故謂

之經物主物言其祭人給也春獻秋獻避其字乳之時也虞或云細蛤或

云蚌蛭而長者蠃或以為同螺蛭或云龜龜子三者皆可以

為醢醢有醢醢醢醢醢醢故以授臘人○司應句曰藉事非一

凡有取于水中若金珠玉石或異物及有所遺失以驚人善

于藉事故無掌也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臘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豆脯為脯臘

腊凡腊物賓客表祀共脯腊凡乾肉之事

乾肉醢治而乾者曰獸皆獸人所共脯臘腊三者皆醢乾而

以之為腊以待用也日乾曰腊亦有乾乾有乾乾有乾乾大物解肆乾之曰乾

而臘曰腊田獸畢宜為數等之內當腊人治之以共于腊大一既腊有膏

為膏膏之誤也實凡田腊畢宜為數等之內當腊人治之以共于腊大一既腊有膏

增 史氏曰非謂于四時各供其品言其所宜之氣耳宜溫
脈春宜熱脈夏宜涼脈秋宜寒脈冬一日之間其此四氣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此以飲食順四時之氣也春王木而肝屬木故多酸以養肝
夏王火而心屬火故多苦以養心秋王金而肺屬金故多辛
以養肺冬王水而腎屬水故多鹹以養腎土分王于四時脾
兼得于四臟四味皆調之以甘所以養脾也兼言滑者蓋取
通利注水水土互演之義

增 史氏曰非謂四時各專一味謂之多者就五味中使一
味倍焉以養其氣也如春則肝用事用則勞則損則則四

藏勝而疾生焉曲直作酸惟酸為主可以引諸味以益肝氣
而使適平夏之苦秋之辛冬之鹹莫不皆然調以滑甘則受
和為五味之本也在五行曰土在五常曰信在五藏曰脾
養五臟土旺四季而信于四端無不用者若甘之總五味也
。王昭高曰溫熱寒涼天所造以養萬物者也酸苦辛鹹地
所化以養萬物者也人之一身常與天地流通則其氣味之
所養又安可違此溫涼寒熱之所即必在順四時之氣酸苦
辛鹹之所節必欲順四時之味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菰

凡君子食恒放焉

會猶和也稌稻也菰未詳王氏以為茭所結實也凡肉味穀
味貴其相宜不可偏勝牛稌六者或取其陰陽同氣而相宜

或取其五行生化剋制而相宜為或違其性則相反而為逆

牛稌黍稷犬豕雁黍宜為宜牛稌黍稷犬豕雁黍宜為宜微猶依也君子于王貴賤之分雖殊而

衛生之理則一故凡平時之食恒放之則不惟有以滋其榮
衛而養其體且有以和平其心而養其德矣

增 陳及之曰食醫一師之屬其職專和飲食而不治醫事
者也蓋人之疾病未有不自飲食致之能防其未病之前則

疾鮮矣

黃文叔曰泰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學其寵祿任其大節

有留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主不能
禦吾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夫師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
冢宰之事也周冢宰必兼三公使其燥濕寒暑之不戒飲食
起居之不節而疾生焉何以為師保故食醫之調適飲膳為
詳而醫師奉主之事屬于冢宰豈為而已哉。鄭師曰古
者史官樂官與醫卜之官皆世其業不兼官不貳事俱其不
精也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不兼于治病疾醫之下
有瘍醫察內證不兼于外證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
兼于治人必求其精不敢計其冗先王之仁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病疾春時有膚首疾夏時有

痺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疾腎主療病而云養者療病必因其元氣無取攻擊太甚也

史氏曰之一年也氣陰陽二氣有虧則其氣必清外邪本氣未之入

病疾四時氣不和

之疾也痛首頭痛也凡人冬傷于寒春則寒動轉陽而相戰

故有酸刺頭痛之疾史氏曰寒氣盛則春溫散之故生暑夏傷于暑秋則暑

逆持陰而相搏故有瘡寒之疾史氏曰暑氣盛則秋涼散之故生寒夏則陽

溫于肌膚而陰氣不足以制故生瘡疥之疾史氏曰陰氣盛則冬

則陰閉于臟腑而陽氣不足以達故有咳嗽之疾史氏曰陽

氣盛則冬四者皆因時令偏勝調養失宜而然也

增 魏莊渠曰春氣不正人傷于風氣升而上涼金所制酸

劑頭痛夏氣不正人傷于熱汗泄于外寒水所制生疥而癬

二者感而即病也夏傷于暑火邪乘脾土旺未病至秋火金

爭脾病乃見瘡而振寒秋傷于濕土邪侵肺金旺未病至冬

寒已熱肺病乃見氣逆而嗽二者感之逆時而後發也然亦

有感而即發者夏令金畏火而伏主秋金感陰陽爭人感之

而為寒熱交作之疾冬時寒極人身感寒皮毛先受之肺主

皮毛故為嗽上氣疾。王應曰氏曰食醫以五為主大人治

于木病也而君子之食放焉則其道通乎下疾匿以萬民為

主小人治于己病也而王之有疾同之則其治通乎上不害

藥王疾尊者敢斥也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而之以

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臟之物

五味足以養病者酸養肝苦養心辛養肺鹹養腎甘養脾也

五藥草木金石散也未開精不足補之以味形不足溫之以

氣故味養精氣養形藥療病五氣五臟所出氣也心氣熱腎

氣寒脾氣溫肺氣涼脾氣平五氣得其正則吉反其正則凶

也五聲言治官商角徵羽也及肝心火脾肺腎中

五已四季宜黃春宜青夏宜赤秋宜白冬宜黑六皆合于時

今者生反平時令者死也而參獨言証驗九竅耳目口鼻陽

竅七大小便陰竅二便謂開閉異常九竅謂正藏五心藏神

肝藏血肺藏氣腎藏精而脾兼統之脾藏意又醫家以胃為水

穀之所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膀胱為精液之

府膽為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故有五藏六府之說而同官

統言九藏蓋異名同官但不及膽與三焦耳動脈至也病在

九藏不可知但診脈至之浮沉遲數而其人之病可推矣

王應曰氏曰凡醫之視疾曰望聞問切五色望而知之五聲

聞而知之五氣問而知之九藏切而知之九竅兼望與問而

知之既察其氣聲色則其死生之候既已不可逃而復以九

竅九藏參互比並則其愈之次第死之遲速皆能得之而不

可易藥之所按可以百發百中矣

其所以爲之也古者
賦不敢改則有稅焉
曰曰上古修廢起氣
稅田而巳醫之用稅
由夫而施宜稅復
世有以氣行焉而稅
之蓋其道法稅之
不穆然復用某
之然復創之然
復稅

鄭氏以爲當作注謂附看葉也剗去其膿血也殺去其死肌也凡缺金有淺深之處故當爲

其亦之
力也

養寢

使不滯也。骨節筋骨形而在外，氣竅無形而在內，外皆

來而實流則滯滑則流通故滑以養氣也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皆得受其藥

或曰增損其祿食也計數凡亡多寡而替之無祿食之增損

皆係之則亦不敢以物命為嘗試矣。按數病皆瘵王者
育物之政也病瘵統于一職聖人經理人物之詳畧可見

酒正掌酒之政今以式法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政今謂凡釀酒之法及其用之多寡皆是也其釀之法其用之有禮上
事釀酒之法其用之有禮上事釀酒之法其用之有禮上

數法若夫齊之釀此酒蓋供宗廟祭祀王及后世子者公酒公
家之酒衆人所飲也即大夫之賓與賢大夫之會射堂正之屬氏飲酒師之春
林祭廟凡公酒所當用者以式法授之非所當用者以式法禁之

辨上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醴齊五曰沈
齊

齊杜子春謂為梁五齊宗廟所屬也鄭氏以為泛者滓滓泛

泛然醴者滓汁相將益猶翁也翁、然惠白色醴紅赤色也

沈滓沈也自醴以上尤薄益以下差清按五齊蓋因酒材厚

薄之數名之泛齊最薄醴齊次之盎齊次之醴齊次之沈齊其

最厚者禮運謂玄酒在室醴蓋在戶釀在室釀在戶釀在下玄

酒水也太古所為故尊之在室醴蓋即此醴齊也味猶淡故

在戶釀醴即此醴齊也差有味故在室釀酒即此沈齊其味

甘近後世所為故列之于下則其厚薄之數可見矣宋按五齊蓋因
此言酒之厚薄之數可見矣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三酒王及后世子所飲也下四飲同王會通曰五齊五酒五物五齊以齊
則飲之其味不同五酒以酒之厚薄不同五物以酒之厚薄不同

飲其酒者實事酒方糟流者因事而釀之其酒即
之所飲也昔酒釀久而熟猶今言

陳酒也清酒更芳而冽矣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齊三曰盎四曰醴

清鄭氏以為醴之滓者皆當依內則作醴音侍使氏以為梅

菜能生津止渴者以醴為醴菜能生津止渴者以醴為醴菜能生津止渴者

為水和米煮之去金而存其飲即今所謂米湯也鄭氏謂米湯即今之
醴也

醴鄭氏以為即今之粥內則有春醴注籍以黍為醴是也

醴又以此醴同醴即今所謂白粥湯者此五齊之
醴也

知其信否也六飲之說先鄭後鄭
已下不同酒人造酒菜人為菜而酒正惠其

醴故兼四飲辨之按後漢人六飲而酒正惟辨其四豈以水

涼二飲隨時易辨故不之司數

齊其厚薄之齊以供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

其酒

飲其飲之也四飲三酒其齊皆有序薄隨王所欲用之五齊

不言共王知其專為祭祀設矣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

五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酌量

尊酒若春官司尊彝言六尊而此言八尊者按六尊二皆有

而共十二尊故此得以八尊言之貳則也大祭天地中祭宗

廟小祭五祀之屬齊酒五齊之酒也王曰五齊專以為祀

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賓配禮皆使其士奉

神三酒則兼群臣酬酢用之齊味薄于酒而其氣味醇飲酒定其齊味厚人之所飲多其味厚神之所享多其氣味醇故特設三酒以爲祀神大祭禮隆酬獻多故三貳中祭小祭禮殺故再貳一貳至于齊酒則神有定位獻有定數故皆無副蓋也酌數把注多寡之數也器量其器大小之量也有酌數器量則人不得盜飲而和取之蓋防閑之密如此此酒之酌數好和而無自酌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賓配禮皆使其士奉

禮酒王所致賓酒也禮賓之禮禮當作醴醴不淨者皆配淨之曰清不淨曰糟王致酒后致飲陰陽之義而上下交歡不以內外依也

增 賁疏曰共賓客之禮酒謂有故不親餐燕傳人致酒于客館也。吳氏考注也曰后致飲無醴皆配不淨與王同體也

賁疏曰燕賓客有禮此酒之酌數好和而無自酌

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世子饗者老孤于皆共其酒無的數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秋酒者以書契授之

計酒正也及其獻酬多寡之數以爲節取其給足而止也饗士庶于省老孤子則期底于醉而不爲之限蓋先王不酒于飲而之盡人之教如此酌數好和而無自酌

卑而異其數也易氏曰賁疏謂于領卽是法卽是法卽是法秩常也有

秩酒者若老臣及給事禁中之類有言契以授之則無盜取之患矣此酒之酌數好和而無自酌

增 上節共賓客之禮酒使其士奉之此王之燕飲酒正奉之不以奉王之職奉賓而使士奉此以其共王故酒正自奉文正相對王氏傳謂酒正爲獻主與膳夫爲獻主語泥宜以賁疏正之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入于小宰也以小宰之尊

下聽酒正出入之細其防于流洩者嚴矣不會不及世于者防其出少就飲蓋豫教之嚴如此酒式酒美惡之式也造酒美惡有律實則酒必精良不至虛糜米穀矣

增 王應句氏曰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終則會凡百官府皆然而于此獨詳焉者天官掌財賦膳酒用財之始而用官尤嚴于酒故特爲百官之者例也酒式者造酒用酒之法並

因日成月要歲會而考之誅其不如式者實其如式者宰夫所謂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也。王東巖氏曰王及后不會非直縱之飲也王燕飲而必共其計焉嘗不計之有司嚴奉酒之吏乃所以然制人主也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後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饗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飲酒祭燕所飲者

上介有曰祭酒為祀也故謂之祀酒燕以宗憲意故燕酒謂之燕酒鄭注祀酒祭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禮

酒正之府也酒人主為酒而已其酒材則酒正授之釀成而入于酒府凡有所共用仍秉命于酒正然後奉之以佳不得擅便也漿人之主六飲也六然陳酒歸饗饌而陳于賓館之酒也

增 鄭注曰世婦謂官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

共酒人共酒目留與其美為世婦後亦官聯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酒醫配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

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配而奉之凡飲共之

水井泉水也飲主解渴故以水為重醴即酒正所謂清者涼

鄭氏以為苦今寒粥糗飯雜水者也稍禮王所問道賓客若

世賜茶者也清曰清不淨曰醴醴醴配三物皆有清有糟此

于醴言清于醫配言糟蓋互文或醴以清為貴醫配以糟者

為善也致飲不以漿涼者以薄味易辨不足以為禮也

作漿酒正四飲曰清者漿配當以正

增 王昭禹曰酒以用于祭祀為主若漿則主于飲而已故

漿但言六飲而未嘗及祭祀。賈氏曰夫人謂三人致飲于

賓客助王養賓六飲于客館。王介甫曰大人有致飲于賓

客之禮則猶家宰之有好賜予也蓋上下內外大小相成禮

之所以立也。史浩氏曰后夫人之賓客公卿之妻燕見而

飲也

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令漸水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饗

之膳羞鑑為凡酒醫之酒醴亦如之

政謂藏用之法謂之政者重其事也歲十二月以夏正言建

丑之月也凌冰室也三其凌脩消釋也鑑盛冰之器為二月

將獻羔則冰故治之酒漿酒人漿人也不言人者簡其文耳

膳羞酒漿通于溫氣則失味故置鑑冰以寒之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裘共裘漿冰

喪祭尸樂也廣八尺長丈二尺實冰于樂中置之尸牀之下

以寒尸也鄭注鑑如鏡大口以盛冰則水不消釋賈疏云即今之甕也

夏須水掌事秋刷

夏暑氣盛故王以水須賜左氏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大夫

命婦喪浴用水則其所惠者廣矣刷清也除也秋涼水不用

故刷除水室為當更納新水也陰陽二氣流行天地一氣或

過則乖戾而為疾一氣未至亦閉塞而成災故當歲夏陽盛

陰消時則出水以節陽之過而佐陰之釋其調變乎天行者

敬矣觀春秋無水必書則知同官所以設凌人者其係非輕

也

進人掌律道之賓朝事之遠其賓趙黃是白黑形監饌鮑魚
饌饋食之遠其賓栗栗桃乾榛栗加遠之賓羹炙栗脯
羹炙栗脯多遠之賓飯餅粉餐蒸

朝食晨餐也饋食午膳也加遠羞遠則加進以助養者蓋古
王者一日之間每有此四遠之饋而祭祀則一切陳之說者
以為王薦腥后豆獻于是薦朝事之遠以家事至相王薦熟后升
獻于是薦饋食之遠以家事至相王醕尸后于是乎加遠以家事至相
尸既醕后于是乎薦羞遠以家事至相此薦遠之大畧也然又曰
禮樂官曰黃熟稻曰白熟稻黍稷也黍稷曰黑黍稷而形監菜監以為

虎形或謂今寧夏有監池大小二其監皆不假人力自然成
結足即所謂形監者也應以魚肉為大饗鮑魚王氏以為即
今之鮑魚則以為即今之白首魚鮑未知是否栗同來乾
蘇乾梅也榛似栗而小羹羹也羹頭也重言之者以四物
為八遠也合蒸曰餅餅之曰餐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
增陳蘊之曰宗廟之礼有九獻分之為四節其一節曰裸
為王以至瓚酌爵也獻尸此一獻也后以璋瓚酌爵也
獻尸此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遠人所謂朝事司尊彝所謂
朝踐是也后既裸之後王出迎牲于門祝延尸向戶外尸騰
之間而向后于是薦朝事之遠王迎牲入廟薦于碑覲設

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七體為于神生王以
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
四獻也其三節曰薦熟遠人所謂饋食司尊彝所謂饋獻是
也朝踐之後乃體解其犬豕牛羊豕而熟之后于是薦饋食
之遠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以玉爵酌醴
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其四節曰醕自饋食之後尸始有飲食之礼
尸食訖后又薦加遠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八獻也后醕尸
七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九獻也后醕尸
後復獻羞遠諸臣人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九獻也謂之正獻九
獻之後遂行玉爵為旅酬矣

王應句氏曰按九獻薦羞之物朝事之豆遠饋食之豆遠及
加遠豆各八惟羞遠羞豆各二今饋食之遠以桃梅來乾燕
相間則合栗榛止于五物加遠之實以羹炙栗脯相重且栗
既見于饋食而此復重出則止于三物夫桃梅栗出各以時
豈得生者而常用之饋食缺三物無疑加遠之中惟脯則諸
肉皆可為之可重設猶臨人監臨之重其羹炙與栗黍必皆
誤文定缺四物夫北土嘉果其可珍者尚多胡不用之以為
且王者脩物孝享天下之物豈少而以兼設為哉
凡祭祀共其遠薦羞之賓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為遠羞遠為
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遠事掌之

既飲曰羞謂尸食後酌尸訖
所進者即加蓬之實是也

蘆鹿藿菲蘆桑均藿饋食之豆其實葵蘆藟藟將析鹿藟登蛇

鹽豚拍魚鹽豆之實芹蘆充鹽深蒲醃鹽落音蘆廬醃茆蘆

魚鹽羞立之賓。醢食糝。奉食。

醃肉醬也。菠酢菜也。醃之多汁者。昌本。昌蒲根也。藟醃之。

有骨者鄭氏曰凡作醃與醬必先乾其肉而莖之雜以梁麴

及鹽漬以美。河金置坑中百日則成矣。菁蔓青也。蘇亮葵成。

以為即葶菜也。麋脂通謂獐也。凡蘆藎皆以水草獸物氣味。

相成非宜醴昌本宜秦鵠也餘做此歲磨砥俱見上

龜人臨。登字上下或疑。關一字鄭司農謂解析為牛百葉讀。

拍為^{漢書}勝^七 謂落為水中魚衣皆未知其是否也 苟請見大雅

齊薊道鹽共二十四味而鹽魚鹽獨重出以其

使于食而多用也。王應句曰。酸。東之屬。要政。東之配。養也。狼膏合稻米煎為馳牛羊。

豕肉合橘之煎為豨二者俱見內則

鄭錫曰：造豆程之器，用造以載果實，必用豆，人又直造。

既到蓬人不設臣人而有盡人盡盡公成

豆與善生

新臺星七品大

產配之

祭祀共薦羞之立賓賓客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

為主客則共臨六十先以五齊七醴七菹三醢實之賓客之

共臨五十卷
凡事六臨

奇郵氏以二
高為壹五壹
謂品本一呼
祈二發三依
自四乘

清五也七
臨
謂
臨
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六
雁
七
也
七
且
謂
是
且
有
且
郭
且
冬
且
音
且
乃
且
大
且
且
上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卷五

士大夫宗乃父雖盛會家昔年五月十日丁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鄭氏曰凡鹽醬所和細切為糝食物若膠為鹽少儼曰

素充為並野承為軒肯深而不切藥為肆鴆充為充得則

而功之。郭注少依卦辭，死時皆注頤。由吐言之。靈莖之稱菜肉也。

前代、商家、明、致、養、之、益、也、案、筆、考、禮、上、公、應、

卷之二十一

一、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illegible]

人字五七三六四八之齊逆凡臨驚之求安

王季則共齊道醴將六十喪共后世子之襲齊道之

之禮共饗五十鬼凡事共饗

五、壹七、滋多、艸木之滋、須醱以成、味次醱人、職之若三、驚七

醢則皆為獸食魚之內不須醢成味後五齊不肉則則醢人掌

之上文五齊七醢七菹三醢雖皆列于醢人實則醢人所共

六十兕者皆醢醢人共六十兕皆齊菹也言醢兼言齊蓋

登進之有當用齊者醢人則兼司齊故并言之齊者進醢名介

齊者進醢名介齊者進醢名介齊者進醢名介

監人掌監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監祭祀共其苦監散監賓客共

其形監散監王之膳羞共飴監后及世子亦如之凡外之事

監古以待成令

政令謂收散給及其煎煮收貯之法也苦監監地為吐利

水沃之而成者其味嚴苦即今所謂類鹽也散監煮海煮井

煮鹹而成者其鹽散即今所謂末鹽也形監積而所結飴鹽

監之甜者生于戎地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用之並貴而不

易得也齊事和劑之事謂調其五味也監字式即監事之誤

謂調煉治之也。監供氏食不可一日無先王時人以供祭

祀賓客膳羞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

以供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自管仲以監笑致

富強中之制始密漢桑弘羊監鹽政郡國監官至三十

有九而後世都轉監使監法道及監課司提舉粟諸官皆

而不已則上之為利多矣周禮一官理財者不監獨無賦自管仲以復稅

祭人掌共中祭祭祀以疏布中祭八尊以畫布中祭六奠凡王

中皆駟

中所以覆物者六奠見春官司尊彝八尊貯酒所以獻六奠

或堂所以祿疏布尚質畫布尚文黼黻白黑之采並雖之而

不移也視後世之龍精火說其矣

增 二史以中覆物者其間既有八尊六奠故亦屬酒

正

官人掌王之六寢之備為其井使除其不潔去其臭臭共王之

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

之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也井漏

井所以受水潦匿路廁也唐成謂以豬水謂當下謁猶潔也劉氏中四井以

以室渠流脂油發散除其不潔舍事王通四方道途休舍之事也官人

雖掌王寢然其掃除服役皆在王左右而非共妃嬪媵女雖

是故不妨以士人為之明制內官有司後監掌之足將帳幔

等事又有惜薪司掌官以炭與此官人相類但非周官士

人之官也

唐司官人掌沐浴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之官

掌舍掌王之舍同之舍設櫺檻并重後半宮棘門為壇壝宮棘

門為帷宮棘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故書極為拒杜氏以為宮為極櫺檻謂行馬所以衛內而防

名館獨為家生養之資為一日巡幸
息肩之無日也



周禮集解卷之

公蒙 驚湖華泉天沐氏增訂

之歲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

十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

九功即九賦也任之事言其成故曰功賦所征稅之

三有副本也府猶庫也貨賄有精粗之異故曰

以掌之異其庫以藏之原蒙此下有舊說以內府等官誤矣之下文玉府

經會元恐屬說未可為據蓋大府為府之府王公之府

外府皆大府屬大府所屬之府三府受之事無可疑者

又自設二府無以見大府為三府之長且大府

二府受藏受用各有司存周另設官以物

皆藏以給用今于貨言藏於賄言用者以貨可

用也太府統受天下之財故凡受財用者亦必於太府今

錢糧俱輸戶部而支銷者亦必於此也

王應句氏曰受藏者內而藏焉謂王府也

旋用謂內府外府也玉以貨為多故曰頒其貨于受藏

止賜予之則才于受藏且玉府亦有文織良賄

王東巖氏曰六府兼內外府凡九賦九貢九功之入悉經

太府如此項入外府並項合入玉府內府太府皆得攝節

山新制之吏受財用于太府賈氏謂三等米地群臣

官物非也此都都之吏即宰夫所考群都縣都之

具計司出入者此謂縣都之地不為都者皆為

一

項財以式法授之開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

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與帛邦都之賦以待

以待喪紀與餘之賦以待賜予

頒財謂頒財時于各府式法謂所當給用之定也待給

也膳服即羞服也以開市之賦共之者王氏以爲日物珍異

于是乎在也若凶札則開市無征而王亦不舉而素服矣

非常賦也以此待膳服足以見先王薄于自奉入宰九式王

者經邦之道以祭祀為首此最祖宗之義大府亦有司制

用之事以膳服為首此尊六之義稍狹即易練象言稍者

或也也喪荒止言喪紀以凶荒非所

王氏曰之月賜子自好用也山澤賦多故以給喪

如喪之屬出于山澤為多幣餘賦少故以給賜子

小縣之屬事之餘周公以九賦待九式之用計所入以共

可出或多或皆足相準不足則省有餘則藏必不得已而

移用亦必旋為補償法甚善矣李泰伯曰太府以九賦之財

如是費之多少一以武法而後世大司農錢穀盈千累萬

期無一則一切得以那移借用當其用時樂從便而不顧其

之將不繼也則吏吏之官隨不免矣鄭師曰自開市之

移用掌于職內

九邦國之貢以待予九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九之餘財以

興玩好之用

邦國之貢即九貢也九貢侯國所出而以待予用則仍歸之

侯國矣蓋天子受萬方之獻而仍不私其利如此且使各國

所產相易以為禮則物益達于用矣鄭注給帛用給山檀五

禮先平禮後禮五禮皆適以財貨之奉野江曰王于諸侯

分災救患五禮五事其貴則多故邦國之貢以待用

萬民言貢者重其事非常賦也蓋若後世括地得寶勇掘井

得玉璽之類以非常器故獻之王以為府庫之計鄭氏指為

九職之財誤矣鄭注曰此九職之財充猶足也○王氏詳說

以九貢九職之賦以受三農生九穀也○宋按太府掌九

賦九貢九職之賦以受三農生九穀也○宋按太府掌九

九賦也邦國之貢九貢也則此萬民之貢即九功之所入

世獻實為玉璽之類蓋世不恒有之事周公朝得璽之典禮

以幣美萬一之貢獻而九功之所入財賄顧反不見于太府

宜然也其餘財始其玩好者不以未用而傷本計也王東農

人共天子之財而備國家之用度者皆式貢也。以此等所用之餘而共玩好之費。玩好者乃食服器用之遺焉。意非如後世珍禽奇獸以奉按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首曰祀貢次

三賓貢。則夫侯甸男衛之貢其用之以禮賓承祭與凡服物采章之用。非一而口以待乎用。非九貢祇以共乎用。而乎用必取給于九貢耳。又民之貢以充府庫。不言所用。吳文正曰。如軍旅之費。田役之費。百官有司康飢之費。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其於斯也。然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則恃此萬民之貢。三年必有一年之蓄。以充府庫耳。李時江曰。國家用度要在多蓄。日貯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

充府庫。又按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則凡珍禽奇獸貢之不以式。如越裳白雉之獻。在所必禁也。武王受旅獒而大保作書以諫。且曰。玩物喪志。為其非式貢也。今天一介之士不能無圖書彝鼎之好。貴為天子而必禁其耳目之玩心志之適。抑情太過。其究未有不謬開踰檢放縱而不可收拾者也。惟夫不絕不玩好之用。而玩好必以式貢之餘財。俾人主之心有所止。而不敢過。此周公立法之善也。曰餘財者。或其財不足以供國用。待乎用而可以共耳目之玩好者乎。鄭氏解式貢之餘財。謂先給九式及吊用充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愚按如鄭氏之說。當云式用之餘財不當云式貢

之餘財。且夫九貢以待乎用。王為諸侯分災救患。凶札死喪吊恤之費。不能愈計。而逆知其數也。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家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所以備九年七年之水旱天時不災之災。恃以無恐者也。安得有餘財。夫玩好在耳目之前。主非甚神。而心能却也。府庫之有餘財。中主以下所樂聞也。吾恐其玩好以蔽人君之敬。獻羨餘以中小人之謀。必自此說開之矣。故曰。註周禮者不可不慎也。其斯之謂歟。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國用皆取其于賦。故曰賦用。時言賦兼有九貢九功在內具猶給也。會計者掌財之重事。非會而經費無所。知出入無所。有盈絀無所。

辨而文之。緣為奸者多矣。故太府歲終之會不可已也。王應句曰。曰財者。民之心。國家之血脈也。太府治藏之長。民命國脉所係。屬之大宰者。宰相均平天下。必以理財制國用為先務。誠使賦貢皆有定式。而不得多取財用。皆有定式。而不得妄費。則天下之治裕如矣。○集說謂官立太府人主飲膳衣服及宮中一應用物皆闕由之而冢宰又從而節制為人主不得自由。故秦置少府以山澤陂池之入盡為天子禁錢。而漢光武將錢改屬大司農。內庭支用司農不盡應之。故桓靈之君常歎天子無私財。而關西卿貴官自為私庫。使宦者掌之外庭。更無錙銖積而侵蝕耗索無所不至。明制有內承

運庫掌緞匹金銀珠玉象牙等物有司鑄庫主藏鈔必有內府供應庫掌一切香燭油米等物皆以國家之財芻之奉人之手俱非周公設官之法矣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兵器蓋所寶貴者若器頂之鼓則擊之甲之類也

增補文叔曰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皆式貢之餘必取其

良者下奉上司當如此。王昭禹曰兵則若戈之戈和之弓

垂之竹矢之屬器則若赤刀弘璧琬琰之屬。鄭鐸曰金玉

良貨賄固有可玩者也兵器豈可玩之物哉玉府亦掌之與

金玉同列此如禮記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之類。五峰胡

氏曰玉府所謂玩好非曰貢賦之入必責之以玩好之獻如

其地之止產此物可以充玩好亦足以便其所貢

泉按此金玉玩好兵器皆所謂式貢之餘財也以其為侯國

之所當貢故曰式貢以其非國家之正用故曰餘財王氏曰

玉府所掌一為王之正用即九式差服之式九貢器服之貢

也一為玩好式貢之餘所共止共玩好賜予不可以混於國

家之大用也鄭康成既以式貢之餘財為九式及平用足府

庫之餘財而以此金玉玩好等物為式貢之餘財所作似為

以府庫之餘財置辦此物則與宋徽宗之米辦花石經者何

以異哉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則金玉復衣裳角枕角相掌王之燕衣服社席林第凡藝器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

服玉鄭司農以為冠飾十二玉對迎曰吉服玉者王所服之

人之事曰鎮圭長三尺天子服之若此皆服玉也先儒乃以

別飾玉為服玉蓋珠玉早則冕之飾以玉為珠以服玉為

珠玉不知未佩玉王所帶珠玉珠字疑有誤吳氏謂珠玉為

珠以飾別冕也此即鄭司農所謂別飾十二玉也今案冕之

以玉為珠皆食玉未詳鄭氏以為玉陽精食之以禦水氣鄭

司農以為王辟當食玉屑也可文神明玉者陽精之純可以

助精明之養者故王辟則共食玉王介甫曰昔北齊李預常

得食玉法米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則食玉之

所養可角枕以枕尸復招魂也以死者之衣裳升屋招魂莫

其復魄也角相角七也以楔齒令可受舍也掌筮當作共燕

衣服寢衣袍澤之屬社席卧席也第簣也藝器使身藝

用之器珠盤以盛牛耳尸盟者所執也王敦飲血器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志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

賜共其貨賄

獻于王林氏曰獻者諸侯按王府所共惟王之好賜而

所受者亦惟金玉良貨賄之物皆係式貢餘財凡惟正之共

皆不屬於此見先王貨利不私於已而出入一付之有司視

一人掌禁中服御諸物衣服貨寶珍玩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者皆屬此即王府之官而漢元帝討珠崖大農錢盡以少府錢贖之是猶以私藏為公用非判然有內外之限矣

李斯江氏曰王府掌天子燕私之物此幣藏之在宮中者然而為冢宰之屬列太府之下主以上士之官與凡治藏之官不異而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鈎考皆所必及焉若以御府金錢付之親幸之手有聞之中外人所不覩法制所不行比較所不及則傷財害民非細故矣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凡貨賄之入太府主頒之內府主藏之而內府庫藏非一貨則受藏之府受之賄則受用之府受之內府於貢賦職無不受故凡邦之大司取之內府泉按或以內府為受藏以外府為受用俱未安此只主貨賄異藏不分玉府內府外府內府並受貨賄則必無有受藏受用二府玉府之受貨賄也亦然外府則尚掌邦布之入出不言貨賄

增 李斯江曰當安平無事之時一歲之入可以支一歲之出無恙也一方有警而不貸之費將何所給哉此內府所藏之貨賄所以待邦之大用。陳及之曰王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良貨賄一也必分於二官者蓋王府所掌皆式貢餘財及獸人漁人所入之物專以共王玩好及賜于耳邦之大用

不與焉內府所掌乃九功九貢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物以待邦之大用所以分於二官又曰內府所掌起於山然却共邦之大用外府反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以此知內府不專共內外府不專共外以外內名者所掌有多寡不同耳漢以少府掌天子私藏大農掌國家經費職掌既分官守亦異而統使世修心矣

凡四方之幣服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造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幣者諸侯之幣禮獻者諸侯之貢物使者所受之物蓋玉所以遺諸侯者王氏曰遺使時則諸侯即以前受於四方之物共以遺使而奉之蓋各以其國之所有者歸而

分遺冢宰待四方賓客小治故亦有好賜予然非誅賞大法也顧得以動支王之幣藏而不嫌蓋古人于其大臣尚仕而

無所檢制如此王氏曰冢宰之賜予而得于內府又用者蓋待賓客之小治有善而應有所賜或使者至侯國應有所問遣若使者有私親之禮也此皆公事而非私惠故內府共之王氏詳說曰賜予而出於已足私交也此所以必共于內府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帛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衣服不會

布泉也即今之錢謂之錢布者取其宣布流行而無不徧也

古者交易以日至太公立九府圉法始用錢以代之至漢惟有五銖久行入出謂受之復出之也共百物者百物皆待錢而市故咸以此共之然布不可以妄費故必俟法常用者始共之也布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者布出于開市者為多開市之賦本以共王膳服故也凡國本在桑麻穀粟國用在金玉布帛而良以備百物之低昂佐國用之不足則誠國家大計所出也按明制設寶源局歸工部今外府掌邦布而不及鼓鑄之法其冬官所職而外府和布之入皆冬官鼓鑄入之也賈氏不知其旨以為止取給于市之征布它不毛之里布而外府所布止以供邦之小用誤矣夫經明言允有法

者皆共凡祭祀賓喪會同軍旅賜予皆共其幣幣財用而謂之小司可半廢或為資謂行道之財用也小司皆來受財者錢于小司便也不會止言王與后者世子衣服華侈必開黑日奢靡之漸故先為慎節之○周官掌財共四職凡天下財賦天府總領之其下王府分掌王之內幣內府外府分掌王之公幣而統之以天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天府雖總其財而財分于三府復制之以大宰則天府亦不得以行其私蓋立法之善如此

增 提莊渠曰內府主公幣之在內外府主公幣之在外王者以四海為家固有內外曰內府掌邦賦以待王之大用故

儲于內幣以慎重也外府掌邦布以待王之小用故發于外幣以從便也○黃文叔曰外府專掌邦布貨賄壘幣布輕幣布所以通貨賄賂皆在內府而布在外府○又曰祭祀賓喪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錄其財用有幣者之齋棄送之雜費也內府這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外府共幣齋大則小司可見矣○鄭氏曰祭祀賓喪軍旅所用之幣非外府掌其行通之幣賄賂所用之幣則同之幣則有共之者外府掌其用之幣賄賂財用中宜有幣齋也賄賂之財用則用幣齋以財用○東萊呂氏曰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開市之征而已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業以逆和國都鄙官府之治逆受而鈎考之也六典以逆和國之治八法以逆官府之治

八則以逆都鄙之治而天下之治無不舉矣

增 劉執中曰司會掌會計而必掌典法則之前者聖人謂

職會計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疾弊惟財是積或

傷於仁惟節是求或害於禮非所以存國休也故必知六典

八法八則為治之大本而後財用可致鄭氏曰司會鈎考之

之財與小宰掌其貳以佐大宰之治使人不敢私其已成之法其語雖同其事則異

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

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

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業以逆羣吏之

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以周知四國之治詔王及冢宰奏置

九賦言四野者以財用出于外野為多唯制市幣餘國中非皆四野被版戶籍也國地也百物財用皆有書契版圖紀多言之或為書合驗為契人民曰版土地曰圖司會欲知財用出入之數故掌其書契之可謂知夫家山林川澤所入之數故掌其版圖之數參互謂群吏簿彼此可以互相考者日成一日所行之成事也下倣此參互考日成宜從司會逆治考成而詔廢置蓋即唐虞之考績後世之大察也其于百官之治無不考而又專以財用之會計定其殿最蓋財用者國家之重寄而人之賢否係之其賢者必有足用長之財法其不善者必有侵欺詭匿之弊故司會之鈎考特廣于此此與太宰六計與吏而以廣為本

者同一轍也四司謂王畿四境六典之法通于天下而月要歲會之法則尚及于王畿

親莊渠曰平天下在用人理財宰臣當務大体而國計惟至纖至悉乃能用知此萬民錙銖之所賴也故設司會為計官之長主考天下會計以贊冢宰唐以宰相判度支是冢宰自行司會也後世理財歸于戶部是司會為大司徒漢蕭何為相國張蒼為計相其古之遺意乎

增 薛氏釋疑曰參互考日成諸說皆不通蓋天下之事合衆數而為日合衆日而為元合衆元而為要合衆要以為會日則日計謂一日之內錢穀徵收幾何總而結之曰日凡則

司計謂十日之內錢穀徵收幾何總而結之曰凡要則月計以三旬而總之會則歲計以十二月而總之司會以天下官府之職一日所辦之事有數總其數而計之有日總十日之數而結之有凡以凡考日以月考數以數考凡是之謂參凡與數相考數與日相考是之為五月成既考以月要歲成既考以歲會則日成亦當考以日計之數日日成即日計也王應麟曰司會執典法則之歲贊王及冢宰以均平天下總日成月要歲會之總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總贊天下之治會天下之歲其教下于太宰不止財用一事故其職降而位尊也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八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九正蓋兼九貢九賦言之以皆為國之正供故稱正九事即九式同財之式因乎其事故以事言之叙猶計錄也財幣用餘之財幣也職幣掌幣餘之職故皆使入之叙其財者凡財類計錄成書各有條理便于會計也受其幣者百官府掌事者有餘幣先送司書受而書之然後入于職幣司書一官當以版圖為主版者戶籍圖者地圖按其戶籍地圖而稽之則凡土地之廣狹人民之衆寡財力之盈絀圖計之豈耗無不一覽而知之而用財之餘數可識矣王氏曰凡賦貢掌之於職幣周知百官○賈氏曰此官所掌邦之六典已下至

凡上之用財用必考于司會

社者修不之萌也

六畜之教以知山林川澤之教以逆群吏之愆令

鄭國李西門則之
天有武無兵故之
數或略或計或
有制制大者有
律六者有章凡
林川澤有章國
計不詳而考其
而和之所以逆群之
尤微乎此者
吾也及是于時而
今寡則知其有
民之心民之于時
今戰則見其無
之意不卒于害
其數將何以是之

徵令賦役之徵令也凡徵令多者政必煩民必病哉逆而考之鄭伯註曰以司書視之周家會計所以為善善者未獨考其國之時凡民間四野夫家六畜器械之數無不周知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使之虧若其不足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君民為一體而無時缺取盈之患矣增王火曰歲會考歲成無歲周有會至于三歲又通計之故謂之大計太宰三載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司書掌會計之書以贊冢宰必先知其本數而後考其所徵所令故最而易舉也。李景齊曰曲風陳王業之由不出于夫媿耕鑄

唇四野之關與舌不忙也安識或用計吏之本意

凡稅飲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考焉

受法謂受其應當稅歛者之數若今戶部之有帑知由單也
司書傳知田野夫家盈虧其歛法當視民之貧富為增損故
令掌事者受之事成謂稅歛畢也入其要費則其歲入之數
可知若今州縣有徵收冊也吳氏曰要費者物數之要書之
司書以爲典則法職貢式庸不掌版圖吏治庸不知故九邦
考逆之註
治皆于是考之猶大史凡辨法者考焉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時用之物而執其經以歲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總者歲入簿書之經領若令稱某縣共徵錢糧若干者

王及叔以爲府
子府以爲府
內府以爲府
王及叔以爲府
子府以爲府
內府以爲府

增 王氏曰賦入爲九賦九貢而言恭師周師縣師之所徵
賦方行人之所致也官府若大府等掌財庫入等掌穀及泉
府賦金等賦也都都凡旬稍縣都所收之賦也辨其財用之
物某物設若干某物設若干其總數官府都都存其正賦
內存其貳于是以其所入之數考邦國九式之用合用凡何
則其有餘不足皆可得而知矣入數既定量所入之數多寡
以制一歲之用且家室制國用必于歲
之終計其內數其總何所據而爲之
凡受財者受其家令而書之及會以送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
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受財謂若外府受邦布內府受貢賦職王府受良貨賄此皆
財入之數也先以歲令書其入數後送職歲考其出數必令
出數與入數相準則凡隱漏侵欺之病無自而生矣王東農
掌入不掌出則大謂受財于內以給公用似與職歲相
和所掌此受財者意有司凡受財之入者其數令皆職掌焉
職內蓋爲掌邦賦之入以贊司會鈞考財用之出數也叙錄
其見剩之餘財也移用轉相給借也周家以九賦給九式皆
有定制而不可通移然事有緩急而膠守成法則勢將倉卒
無措而貽誤國事有移用之法以佐之則彼此相通緩急互
濟而膠柱鼓瑟之患矣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都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
考考之凡官府都都群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凡上之賜

予予叙典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式法用財多寡之定數也必使先受法于職歲然後得出之
不得擅爲支給也王氏曰出財用皆有舊法大職歲蓋專掌
邦賦之出以贊司會鈞考財用之入數也凡吏出財用或以
無爲有其用財用或以寡爲多令以其出數考其入數則出
財者不得侵漁以其入數考其出數則用財者不得乾沒矣
贊逆會贊助司會鈞改會計之事

增 賈氏曰職內云以貳官府都都之財入之數此云以貳
官府都都之財出賜之數二官一出入皆書其數共相鈞
考故職內云以逆邦之賦用此云以待會計而考之其事通

也此官所出皆由上令所出故亦書其數令編存爲案以待
會計而考之○劉執中曰其入也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其
出也非職歲之令則不授焉○黃文叔曰財出無貳賜予無叙
皆不得行此所以相副也凡家皆所以相參考太府以官
府都都當反則用之數于職歲賁授之以授式法府歲總之
以出給若今之印勘也○王氏曰叙即好用之式也雖上之
賜予亦必以叙而與職幣授之則思不至於濫矣○又曰職
內主會計邦賦之入職出主會計邦賦之出入出各司其事
而不相混雜則耳目事而鈞考明職內以每歲所入而考其
所出職出以每歲所出而考其所入出入互相考則考最詳

而存數無所容職內者賦入以時其數簡故官吏者職出者
賦出以漸其數煩故官吏多也

職幣掌式法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耶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
餘財皆辨其物而算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
則會其出入耶會事以式法替之

幣謂給公用之餘幣也振猶收也掌事若營造製器之屬始
當寬其數以予之其費或不至過多則有餘財當敘矣非予
所出之時無溢額而欲于所費之中求羨餘也王氏曰古人
有區餘使得寬裕而不急其定也錄記籍也揭懸物表識之
也辨其物使以類相從定其籍使其數可稽以書揭之使其

物可識王氏曰非此三法則紀上之小用賜予詔王而共

之大者則不出下恐當有入字或云不言會其入者以有受
時冊籍可稽也職內會其入職歲會其出職幣會其餘幣故
凡會事皆當替之會事會計用財之事職幣以式法替

增孫之宏曰九賦敘財時其經常之賦八焉而已先王乃

于八者之中敘所用之餘以當其賦之一而足成九焉蓋散
在官府者雖至寡而聚歸一職則其數亦足用彼之所損者
皆有餘之物此之所補者乃可以共賜予之頒與其沉滯而
不舉不若振刷以東歸無暴橫之政以殘民也○王昭禹曰
賜予非獨取于幣餘而已或共于王府或共于內府外府或

取于典經典兼以幣餘之餘類寡或不足以給其用故以詔
上之小用賜予而已

原按財者天下之大命國計豈耗天下治亂恒由之故周公
以大府九官隸之冢宰俾之酌盈劑虛以裕民生以充國用
其事重矣而後世宰相乃或不知一歲錢穀出入而謂當職
治粟內史又或謂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端有司豈
識周官之意耶○周家會財之官共五職凡天下財賄皆司
會會之其位尊權重與內史小宰埒而又有司書職內職歲
職幣四官佐之則其鈎考精嚴必無有能遁其情者後之人
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冢宰之

可以制司會則理財之法庶乎可得而論矣

增黃文叔曰天下財計至浩繁也國之用度至繁程也豈
惟好弊之不可改凡事之緩急先後物之精粗功苦財用之
有餘不足萃于一司雖明辨強力者猶懼不能支用之所以
為善制者其大為之九式各有節制不相踰越其小者使百
司庶府凡用財者分受之是故大府受貨賄之人以式法頒
之於府歲賦入之歲在職內賦出之歲在職歲職歲以式法
授群吏之受財者府歲無職歲式法財則不出若三司憲由
勘合也群吏既受財則以黃令于職內若三司磨勾也官府
都鄙之百物財用皆有版圖在司書其歲在司會以行會計

之政司書叙其幣餘之財歸于職幣宰夫于是詔辟名之詩
善物之賞嗚呼條經相統脉絡相貫甚煩而有至簡者存甚
博而有至要者存後之言理財者烏能若是而為善制哉
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
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大裘鄭司農以為黑裘也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
知大裘黑羔裘此裘更無未章故云皆謂志大裘之上又有
玄衣與裘同色亦無未章故云皆謂志大裘之上又有
依仿大也良裘工完善者王所服仲秋獻之脩之早也行
羽物賜群吏以膳禽也鄭康成曰良裘玉藻所謂黼裘秋
秋賜化為鳥王順殺氣衣黼裘而望獨上則得鳥數于其
羽物而禽自此始也仲春獻裘為望獨上則得鳥數于其
秋始以養國老行羽物頒禽自此止也曹氏曰仲秋所獻善
裘為八月學圃曰所用秋獻之。按仲秋秋服黼裘以尊稱
而後行羽物則黼裘必以仲秋秋獻然不曰黼裘曰良裘服
裘則秋不獨一黼裘也王孟冬始裘亦以仲秋秋獻之功裘服
勞有功所賜之裘若士庶子宿衛王官而頒其衣裘者是也
王介甫曰秋人功謂之功裘良裘良裘獻之早功裘獻之遲
殊尊卑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虎侯卿大
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大射為將祭祀擇諸侯群臣與其所貢之士助祭而射也史
曰祭義曰射中者得與于祭必以射擇人者取其內志正外
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心在焉故也祭之有求于
外陰其心能若射之取中則侯射侯書所謂侯以明之也王侯
仲秋始設祭有取于射侯射侯書所謂侯以明之也王侯

言夫之所至以此為侯故古文侯字作侯象矢集于布之形
俗傳區為指侯字遂射中者得為諸侯諸侯而下安得為
諸侯況天子習射而以射諸侯為名不祥以熊虎豹麋稱者
孰若諸侯自射侯大夫而下射諸侯為名不祥以熊虎豹麋稱者
蓋以四獸之皮飾其側示服猛之義鵠侯中的也謂之鵠者
鄭氏以為取名于鵠鵠音岸小鳥難射故以中之為鵠也天
子大射三侯豹侯王所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虎侯卿大夫以
下所射諸侯大射二侯熊侯諸侯所自射虎侯群臣所射卿
大夫大射則與其臣共射一侯侯而已王氏曰諸侯共熊侯
其禮可及及之曰司裘掌王之事而已畿
內諸侯大夫米地無限司裘豈無一共之按故書本稱諸侯
則共熊侯虎侯杜子春誤改虎為豹遂以虎侯為天子所射
豹侯為群臣所射然豹力猛而虎次之今天子反射虎而群

臣反射豹非制矣

大裘獻裘歸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
皮事不會

獻陳也陳裘以象王之生存鄭氏以為猶典也謂象似作之
功楮而小者皮車連車之革路也不會不言后者裘非后所
服也

掌皮掌秋獻皮冬獻裘(筆)獻之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共其
毳毛為毳以待和事歲終則會其財齋

皮去毛曰革鳥獸毛毳于秋故獻皮陳練治于冬故獻革按
秋官冥氏次代皆獻皮革疑掌皮者于是獻之獻謂呈于太

府使之捐書其數也。或法終作多少之故事若詔罷重諸工則皆給發之使之治其皮事也。考工記政皮之工王正而人羣人而羣。羣毛毛細綿者待耶事若旅上帝用龍紫之類

財齋疑以市皮革者蓋歛于官而不足則或市之民間也

之此以歲終不會其皮事而會其財齋者皮革既歛春已歛之司乘用之者司乘耳至于歛時之財齋則在掌皮也其曰所齋行有皮也蓋會歛不聚于城郭而處于山林掌皮之錢蓋數十里府人以輸送必使齋其財而市之其財曰財齊以明歛

增 王氏曰按案無與于天官之事而為之屬者古者以皮

為幣又與布同為百司之財齋蓋亦外府之類故附于職幣之後。舊註言掌皮而上皆為外政自此而下則皆為內政矣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公其民人以居之

內宰治王內對大宰治百官故稱內宰大宰不稱外兼統乎內也版謂宮中閭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周謂六宮與官

吏府之形象也。對執中曰官內百職之名氏皆載于其版宮室稍食吏之月俸也 史子弟

增 易氏曰鄭氏謂稍食為吏之廩祿人民為吏之子弟恐

非吏與子弟所得而至胡五峰疑官吏與妃嬪雜處以經考之自有明文秋官掌戮曰宮者使守內蓋王內之職惟內小臣奄四人為上士其餘皆非命士則知所謂官者皆人民

也以版圖之法治之如其所為宮其所為寢其所為庫舍分

以守之故曰公其人民。陳君舉曰所謂分其民人只是許多奄人女奚女御在閭宮之執事者耳。鄭弼曰均其稍食

與宮正所均者同公其民人以居之與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同宮正宮伯所均所授者王之宮此所均所分者王之北宮所以不同

王應句氏曰此正后宮地與人之法欲施政教先須叙正其地分布其人為之圖畫后宮宮室官府次舍之形象為之版

書闕寺女宮女至之錄籍由是按圖而知其所居守之地執版而可以稽其非事之業政若酒漿籩豆 醴衣服祭祀賓

客之所當供者令若閭人掌守王宮中川之禁寺入掌王之

內人及宮女之戒令唯版圖既定皆可得而治之矣稍食有事于后者不可不給其食猶王朝之冗食也人民國中婦女

執事宮中者上為祝史等下則為奚猶云庶人在官也后宮之外不可直接宿衛周書故列女宮于旁部公其居署如宿

衛之法而後總以垣墉隔限閭寺守之其外乃為官府次舍此周之內宮所以為善也

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屬

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裳展其功緒

陰禮婦人之禮王昭為曰凡內事皆陰也后祭市謂六宮謂

之無嫌如舊新
 之多子孫甚厚
 之求賢無異之
 好德乎此見矣
 得而不失也

而能正家而天下定者未之有也。○王氏曰此所謂內宰之教蓋傳其學于師傳保母而教之然亦有慈尊德卻如昭帝后之親受書于夏侯勝者矣。永嘉林氏疑宮禁之密房閨之事內宰何能教之男女之別正家所先未聞使外官治內事也蓋以此說可以止之

家事先未聞使外官治也
事也愚案此說可以止之

裸獻者禮祭宗廟之事則曰周制無王

以瑤爵亞獻之辭傳曰考之于禮既裸之後從獻之時王以玉爵而燕葬后以瑤爵酌酒自三獻以至九獻王皆服以玉爵后皆以瑤爵康成特指七獻時所用之爵恐非也謂內司服之六服位謂房中房戶內及阼所立處鄭傳曰后祭祀之服所用不同祭各有位而后之位所立各異如祭先王則當指木祭先公則當指楸祭群小祀則當闕狄是正其服也如君在阼則夫人在房居二兩禮儀謂薦徹之禮樂儀儀象則夫人東面而尊是正其位也容儀與樂相應也王介甫曰告以出入進止之節使與樂容比于禮其儀則使其樂九嬪禮事若贊后薦玉齋薦徹豆蓬初乎下詔其儀則使其樂九嬪禮事若贊后薦玉齋薦徹豆蓬之類王氏曰克從后之禮內宿客之裸后亞王禮賓獻后亞王酌賓瑤爵后亞王酬賓也古者后夫人有裸獻賓客之禮所以達內外之情王昭禹曰先王承賓猶承神祇大樂之禮

見此後使當注居
不出何天此市之
事大度量準則出
于古王所有所收也
亦難再事事見之
人事故出之其出
出處乃之相臺之
書掛矣 三

于房閭之中此漸不可畏而況宮中之秘密却與市井之事
其意安在。王東巖氏曰此特体地道以始立市耳既立則
后何預其事。劉執中曰朝以聽天下之政故若立之天道
也市以聚四方之貨故后立之地道也。王氏曰乾坤之道
乾主資始坤主化生市所以利物故后立之天文下垣市樓
斗斛帛度列肆等星即內宰佐后所立者歟

中泰詔后帥外內命婦始髽于北郊以為祭服
髽于北郊就陞位也記稱天子必有公桑室即在北郊之
地古人上農桑故王親耕后親髽為天下先至漢猶循此禮
後明世宗刻農夫桑于殿廷亦得其遺意

冬官匠人營國前朝後市見先王先義後利賤貨貴德之意
今建國而後立市者取陰陽相成之美也次市吏所治舍置
叙蓋為市地設寬閑處地官司市所謂量度刑戮各于其地
之叙是也淳化通即所以權輕重者杜氏謂布幅長短廣狹
之制蓋未必然也杜氏曰淳謂幅重制謂足長曰王火曰度
常陽帝缺之度制謂長短之陰禮婦人之祭禮或王介甫曰市
典云謂之音皆自后宮而出
陰權可也鄭司農以為祭市杜武云祭始為市者

增禮庫曰周制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皆有罰所以別朝市辨義利分貴賤今內宰却佐后立市市井之令出

增 橫渠張氏曰周自后稷列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有空家則躬織紉之勤相勉不忘乎艱難此王業之基也故葛覃之詩曰為婦為裕服之無斃而序以焉后妃之本後世幽王惑褒姒而廢中后以名犬戎之禍而詩刺之曰婦無功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衷由稼穡織紉之事不聞于耳不勤于心以至於此

歲終則曾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授獻功者比其小大
與其義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
憲禁令于王北宮而糾其守

山人謂女御及凡女子給事宮中者小大備言粗細盡備悉

也女功美惡有賞罰則無敢淫心舍力矣內宮所用內宰會之備冢宰之考核也後世奸奄用事盜竊內藏動輒千萬至有以累世珍玩游移出宮者由無內宰會時之法耳北宮后宮也王昭馬曰有謂之內宮有謂之北宮言內一宮之中小宮則和玉宮為外言北宮則知王宮在南一宮之中小宰有糾禁內宰有禁令司寇有宮禁而宮閤之不肅者寡矣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同種之種而獻之于王

六宮后六宮也先儒以為王六寢在南后六宮在北先種後獻曰種後種先獻曰種后宮有傳類蕃滋之祥故生其種而獻之于王以佐王耕籍供宗廟也史氏曰凡種後之種必藉藉之類雖不種外庭之臣宜之王應句曰內宰之官掌版司景司籍必出之于六宮之類○王應句曰內宰之官掌版

圖之法而辨內外稽人民此其大綱也教六宮之禮職憲北宮之禁令此其大職業也莫尊于后而正其服位詔其禮樂奏桑立市之事莫貴于內宮而會其財司莫貴於嬪御而正其服稽其功事王設之以治王內之政非德皆尊不足以居之親是而成周齊家之道可概見矣○鄭氏鐸曰宮中之貴椒房之寵命下大夫為之宰制以天下之公法所以杜驕侈之漸弭禍亂之源也使盡行周公之制則晉賈唐章之禍不作矣○又考秦唐事官掌皇后太子其屬有家丞率更家令等此即內宰之官之意至漢成帝省詹事并屬大長秋則僅如內小臣之屬而內宰之官廢矣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

增 鄭氏鐸曰內宰于后之服位則正之而內小臣亦正之者內宰正之于大祭祀之時內小臣正之于宮闈之中也○前驅者前訶肅眾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指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

指鄭氏以為后傳辭內人謂女御禮事于后言詔嬪言相內人言正異尊卑也俎謂受尸爵飲于房中之俎賈氏曰天禮亡業特牲薦俎乃受尸之酢次主婦酬尸主婦于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俎后之俎小臣所徹亦約與士禮主同婦俎

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好事若后問遺于其族親好令亦謂后之諸姑姊妹及內外宗之女嫁于卿大夫者以言相慰勞也而胡氏指為外通諸侯內交群下過矣胡五峰曰婦人無外事若外通諸侯內交謂王后可乎○史氏曰后之族有尊親遠在陰事鄭氏以為四方豈得怨然不與之接其饋餉問勞之禮陰事鄭氏以為群妃御見之事若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錄推當御見者也陰令王所詔于後宮者○按漢大長秋始用士人後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中宮出則從與此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則前驅同又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開通之與此好

事好令而使之往者同但于所謂正后服位詔后禮事者則
顯然無聞矣

閤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溥服賊器不入
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中門鄭氏謂于外內為中若今宮闕門雉門三門也黃氏曰
有事庫內有應路故云于內外為中○鄭氏曰王之五門皆
有禁特使閤人守中門之禁何耶以朝士之官考之外朝在
庫門之外庫吏家處嚴民官民皆在其所蓋外之二門臣民
皆可出入若夫庫門之內則處刑海門非臣民可得而入矣
故于此有禁○王昭子曰以治朝在路門之或王之宮門有
左右其中門為出入由之道故閤人掌其禁此說凶器明器
之屬也溥服鄭氏以為若夏甲者賊器賊人之器若七首之
類怪民左道惑衆者唐憲宗昇佛骨入大內則凶器入宮矣
宋徽宗設齋離于禁中紹興黃冠俱入則又奇服怪民皆入
宮矣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凡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
婦出入則為之開掌掃門庭大祭祀表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
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內人女人也帥謂有使者符節為前道也即柱內人謂宮中
之器賓客謂列國朝聘之臣三幾執案也開辟除行人也鄭
者之出入當設使者符節乃行幾執案也開辟除行人也鄭
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燄地燄也燄在地蹕止行者不得過
宮者皆什人使之起也蹕蹕止行者不得過
也按古者閤人掌門啟閉又掌掃門庭則是洒掃啟閉閤人

一職兼之明制每門既有門正門副以司啓閉開防出入而
又有直殿監掌洒掃殿庭樓閣廊廡是啓閉洒掃分為二職
矣此古之內官所以簡而後世之奄官所以繁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女宮女之給事宮中者相道謂佐之以禮糾之督其非法也
增 黃文叔曰女宮女選女酒之屬○史氏曰戒所以飭其
怠令所以趣其行○王氏曰出入謂內人以禮事出宮還宮
及女宮棄以事出入宮門者寺人相助教道其所不反違禁
糾之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禮
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吊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
相之

有司謂婦婦之司事者○按明制內官十一監六局二司三
庫公職按庭視用公所設不當百倍然如內小臣寺人替王
后嬪妃之禮事糾內人女宮戒令者職皆不足焉此永巷脫
替之風所以不常見于後世歟

增 鄭氏曰帥女宮而致于有司康成指有司為春官世婦
者鑿說也宮卿世婦以卿為之又以下大夫貴之爵位之尊
幾與大宰小宰同列謂之有司或與半輕上爵然則有司者
乃掌祭祀賓客喪紀之有司耳○黃文叔曰世婦自治禮事

而寺人佐之故其職祿也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計女宮
而濯櫬為菜盛○又曰上言女宮之戒今謂在宮有警戒之
令此人言掌內人之禁令謂將出宮吊臨于外故人有禁止
之令皇極此言掌內人之禁令謂祭祀賓客即註曰內人有宗
客喪紀時有禁止之令耳句宜連上
烟之喪而行吊臨之禮往立而詔相之不以賤廢禮也

內監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
人王后之與處于宮中則前驅及莖執藝器以從遣車

通令傳言以通外內也內外傳言易于講張為幻周公特使
小堅通之取其純一而無偽也龍後世豎牛假饋楊叔孫伊
庚偽盟我宋渚而知周公之為慮遠矣劉執中口傳曰外之通令凡小事也若大

事則非童老之可傳矣。遷于宮中謂大小斂遷尸時也。后行當蹕令尸遷亦蹕所謂事死如生且其時尸未設飾不當令宮人窺視之也。即註其遷者所葬而朝于祖廟也。作大小斂遷尸時恐世口王次曰自北宮之中而朝于祖以在四故亦內。聖澤出宮則闢入諷矣。祭器中以振飾盤匱以頌沐之類也。喪事此道使內暨執而從之亦以其便于小事如生時也。

舊註曰小臣掌后命正其服位猶王太僕內豎掌內外通令
凡小事猶王小臣王有太祝后亦有女祝王有太史后亦有
女史王有司服后亦有內司服王有并師后亦有追師其外
以士人爲之其內以奄奚爲之蓋王理陽道后理陰德內外
公理一體相成故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

以時御叙于王所凡祭祀贊王齋贊后爲像筵豆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叙哭者亦如

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柔婦容謂婉婉聽從婦功絲枲也九嬪係諸侯公卿大夫之女自其家時受所保之教比入宮內宰人以陰禮教之憚于從人之道是以教女御諫于九嬪故曰其屬御叙謂進御有次第也進御有次第則無所謂三千寵愛在一人者而宮闈和諧之榮不萌矣玉璽以照泰後如王親受贊謂奉持以授后也賓客則從者九嬪從于后猶諸臣之從于王蓋無然而不致其擁護之意叙哭以叙而初代哭帥者后先之而衆從之也

增 王氏曰鄭氏謂群妃御見之法按月紀朔後從徽向著
卑者宜先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
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居當母日十五日而徧
望後從著向徽卑者宜後自后妃以漸及于女御每以一嬪
統三世婦九女御自九：三九而居之九嬪故曰九御史氏
有九三倍之為世婦九倍之為御妻各帥其屬帥其所以此
分數者以時進御于君故曰數取者有節而不亂也
法視之大較后之進御于王每月二夕三夫人每季人二夕
九嬪世婦女御約一歲之中每人均得三進御焉豈若後世
掖庭多怨女終身不得見君王之面者哉。吳文正曰九嬪
音習于四事故以教女御以時而進也叙于王所謂其進必

女御幸于王燕寢王不就女御之宮而息詩所謂抱衾與相
者也鄭康成曰于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也功事錄臬之事女御幸承于王
恭貴矣而必獻功事畢以勞勸檢其身而使不流于佚也

內祭猶如祀竈祿無子之類祠報福也內祭祀六宮之中竈
委先畚高媒等宮中之祭事之常也內稱稱招以迎祥掃
疾病求康寧之非常也祈福曰禱賽稱曰祠招以迎祥掃
以禦癘禱以除災禳以卻變疏曰招者招取善祥禳者禦捍
禳者推卻見在之災異招禳施于去然之首禱禳施于乙然之祭或謂疾由人為殃由天降

方者儉勤情皆起于后宮用公特立典婦功一職以司後宮
工作之事此內治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失也迨後后宮喜
裂繒而休其慈織用室于是始哀矣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典其出以待典功
之時頒絲于內外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絲九賦九貢所出黃文叔曰鄭康成以絲入為九職婦所
此當是九貢克州貢漆有美惡貴賤故辨之工主織者隸天
官者為內工隸冬官者為外工蓋絲之所入至多婦不能
盡織之故以授內外工而使之織也外工為外婦謂民間
化治絲業之婦婦工則女御也然民間婦無受絲者于
官然後有布帛之事此以隸于天官冬官分外工內工未知

何本恩賜予謂王以絲物賜人也亦如之謂亦
亦非是賜予謂王以絲物賜人也亦如之謂亦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
上之賜予

獻功謂內外工良功錦綺之屬絲所化也賜予謂王以絲或
繒帛賜人上文婦婦獻功其數寡故止以供王及后之用此
為內外工所獻其數多故凡有司之支給上之賜予皆皆為
增黃文叔曰鄭康成改良為苦非也又曰其良功典婦功
受之亦非也典婦功掌授功之政令今典絲掌其出入典
婦功非府藏之官猶太府之于外內府良絲功繒帛鄭則中
下者而書絲功謂之良功府功謂之苦功良功絲之繒帛典
絲受之皆功也之布帛三年之布帛功之布帛三年之布帛

典絲掌絲之出入與其出則典婦功掌其藏典其出以待典功
之時頒絲于內外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受文織時絲組為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白黑相配曰黼象色一成曰就編綿也組文組織而成文章
者喪祭有常資采織為飾者故共之會謂其會絲所出人之
多寡及獻功所受所共之數也
增即北玉註曰祭祀之用絲者其急于冕服黼畫則其服
也組則其是也

絲為之乃後畫故畫衣畫而書之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抗之
口謂之組也口謂之組也口謂之組也口謂之組也口謂之組也
充衣稱同組之冕服之飾組士喪禮握手主紳者用器而席屏
風之屬也文織絲組所以飾之受之于典絲也

典絲掌布總縷結之衣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養及獻功受
苦功以其書揭而藏之待時頒功未暇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
則各以其物會之

八十縷為升十五升布抽其半也升曰縷白而細頭曰紵麻
草於山澤之農者而總縷結皆出于麻草之物縷而之細者

自其本質言之則曰麻與草類功款工仙以內外二言若功
總布之屬麻草所化若對出子絲時領謂以布匹按時領賜

太宰所謂匪領之式此亦其一也授之授於所領之人也

王氏曰二官職掌雖有絲系之殊然其大要不過有五入而

受之也與功而領之也款功而藏之也出而用之也歲而會

之也其時與事無不相同故其文多彼此互見合而觀之可

也按周官織經之事止于與絲典系授官其儉約如此而

後世有指抗織造府製龍鳳錦綺之屬崇廉鉅萬雖古今異

宜而奢儉之相去則遠矣王禹昭曰先王之于織婦王后

帥之以蠶而宰教之以二事九嬪又從而教之至於婦功則

絲系二物亦皆有官以典之及其款功則后受之而內宰佐

之典婦功又辨其苦良比其大小與絲之屬皆辨其物卑而

內人尊而王后皆相率以絲系之事其詳至於如此天下之

務惟本之為貴男子之務本于農耕女子之務本于絲系苟

不忘其本而先之于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邦之財用所

為足也○按周公設典婦功之官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

之事所以供王及后之用者出九嬪世婦之手而後世織造

之設所製龍鳳錦綺之屬皆下之人竭力以供上而後宮不

知有績絲之勞宜乎歲糜鉅萬而知節也嗚呼葛覃之詩為

婦為經則服之無致矣婦無公事休其翬織則小東抒枲其

室彼夫藉藉佩璫不以其長西月已然曷足怪哉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翟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

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九祭祀賓客共后之

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若喪亦如之后之喪共

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鄭氏曰褱同裳伏當為翟翟雅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

曰瑩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曰揄故王后之服畫畫者曰

褱衣畫揄者曰揄狄刻而不畫者為闕鄭注利綴為之形而

文章則狄亦刻綴為雅形但闕而不畫鄭注利綴為之形而

五已往言衣論則言狄上下之文互見此三者皆祭服從王

祭先王則服褱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狄也

天子之服九而祭服六王后無天妃一則社稷之祭故六服

而祭服止于三或九或六陰陽之美也取難象德也雅者其

衣主於伏青則狄赤婦人尚卑一德無所兼是衣不異其色

鞠衣黃衣采桑葉始生躬桑之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

之服詩所謂翟衣翟衣其之展者是也鄭注字當為禮禮之

曰事人之道誠信為主展衣色純白服以見王及賓客見其誠信是道綠儀禮作綠蓋御於王

之服亦以燕居者也王介甫曰純衣之色黑而純以紵也史

色女之往故以御沙紗通素紗白綃也六服皆袍制以白

綃為裏後世紗較之名始于此婦人以純素為本故按王后

六服與天子六冕之服差次畧相類蓋以配至尊而承宗廟

不敢苟也若詳外畧內使服歸雅氣而無章則非先王整飭

宮闈之道矣外內命婦其服自鞠衣以下不服翟然詩言玼

兮玼兮其之翟也則諸侯夫人用得服翟矣豈命婦亦如王

之孤卿出封皆加一等故王朝之命婦不服翟而諸侯之夫

人獨得服翟乎考三公之服降天子一等故裘冕不版而得

服裘冕則三公之夫人其服亦應降王后一等不服翟衣而

得服翟可知矣此不言者疑闕文也九嬪也命婦之服鞠衣

未出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翟衣其夫士也則服翟衣三夫人又公之妻其服與諸侯

伯之夫人命婦子男之夫人亦與秋惟二王後禮衣鄭則

中而諸侯有三等之服婦人以純素為本則一而已故皆

素之屬皆是也鄭則中曰或者謂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

在內之臣有公卿大夫士之殊在外之臣有公侯伯子男之

等三等之衣上不及三公之妻外不及諸侯之妻何也竊以

為諸侯之妻從其夫之命數而三公之妻不可以常制論以

次而推三公之妻宜服翟何則三公在朝屈於王則服子

男之服其妻亦宜屈而服子男之妻之制秋也出封則宜加

禮而記又有夫人副褱之文指上公之妻王次曰上公夫人

二王之後與天子三公加命為二伯者或者人謂內命婦之

服九嬪則鞠衣世婦則展衣女御則祿衣然九嬪而上有三

夫人自夫人至女御凡四等此所辨者止于三服何也竊以

為三夫人之服亦不可以常制論蓋三夫人之服自褱衣而

下凡有二等有時而褱衣亦有時而副褱也鄭禮經列九嬪

世婦女御于內官而三夫人之職蓋尊之也是故中宮有后則

夫人之禮屈而服副褱與三公之妻在朝從子男之妻之服

同中宮或謂則夫人之禮伸而服褱衣與侯伯出封其妻則

服褱衣之服同賈氏曰婦人之服六從下向上差之內命

婦三夫人當服副褱外命婦三公夫人亦當服副褱若從上向

下差之三夫人則當褱衣是以玉藻云王后褱衣夫人褱衣

註云夫人三夫人若三公之妻不得過副褱蓋三公執璧與

子男夫副褱則三公之妻當副褱然按長大記云復君以家

註云上公以家則夫人用褱衣又案隱五年公羊云諸公者

何天子三公稱公若然天子三公有功加命服家冕其妻亦

得服褱衣矣然鄭註此經直云二王後服褱衣不云三公之

內上公夫人者以其八命則龜冕夫人服副褱不定故不言

也明堂位云夫人副褱是魯之夫人亦得褱衣王次曰王

與諸侯之家名同制異則后與夫人之褱亦當有辨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

棺飾焉衣翼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棺飾龍帷黼黻之屬也詳見喪大記人見屍柩有積惡之心

故為飾以飾之以象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綉也翼柳故書

你接櫛櫛木名翼柳亦棺飾翼見前女御註賈氏曰柳之書

屋之有承雷諸侯屋口註與天子同而雷則降其間復故三
池也振客如惜以青黃錯為之長丈餘而畫以雜然于池下
為容飾車行則振動曰黼荒荒之四畔畫以黼文中間又畫
火画黼各三行列行也裝錦為楮以白錦指視處為蟬以覆
棺而加帷荒于其上傷字唯字之誤也帷荒相離故以練帛
為紐以連結之而旁各三人之有勝也朱有五色貝有五色列
周如車蓋者謂之齊如人之有勝也朱有五色貝有五色列
米連貝以為紐飾之等形如扇以木為筭衣以白布画黼画
黻画雲氣者各二兩角各戴玉銅魚懸于振容之間車行則
魚跳躍而上拂于池也載猶值也以其係于楯末之紐與紐
相值故謂之載以練帛為之楯束銜三每束而邊各屈皮為
二紐三束則六紐矣今穿練帛正值于紐以繫物骨故有六
載披亦練帛為之每載各係一條被者膏車之帶以一頭繫
所連柳幾載之中而出一頭于帷外人君旁牽之登高則引
前以防軒連下則引後以防翻轅左
則引右轅右則引左伏不傾覆也

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弁經亦如之
副婦人之首服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也編列髮為之
若今假紒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髦也追鄭司農以為冠名
者近是衆按後鄭注追猶治也王后之衛弁皆以玉為之意追師以治衛弁得名也夫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猶弁師掌王之首服不以冠名官而以治玉之工名官此無之理也但司農據夏后氏之弁追為男子之冠婦人之首服以追名于他經無所考王氏曰蓋以緩作髻如堆故以為名士冠禮所謂續長六尺以韜髮也追非冠之上而以之名官者以其常服亦猶弁師不以冕衛所以持冠弁卷髮者衛所以堆而以弁稱也未知是否弁則以鈞束其髮唯祭服有衛垂于副之而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持其冠而
副言編次追言衛弁亦互文耳副追皆宜有編有次有衛弁而鄭氏以副為從王祭祀所服編為出桑所服次為見王所

服析副編次為三恐未必然也宋後周之司服于祭祀賓客燕居必有辨也後之服人各隨其服服不同則履亦不同履亦一足之所履必有辨也至于后之首服副編次而無辨即但所謂副編次者今存其名而制則無可考未必如鄭氏之說耳笄經婦人之喪冠按王后天下母而周之制其首服止于如此後世明堂翠羽花鈿鳳翹極其靡麗直治容詠法豈有當于尊嚴之飾哉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舄黃舄青舄素舄舄屨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屨兼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屨言服屨諸服言冕服蓋古者
屨必象其裳之色故稱服屨赤舄以下七者皆屨名履下曰
舄履下曰屨屨謂以米絲縹其下句當為約約之言拘蓋屨

頭飾者之以為行戒也。九履舄皆有纁，有纁有紃，今別言之，蓋互文耳。士冠禮稱玄端黑履，青紃纁純，素積白履，緇紃纁純。爵弁纁履，黑紃纁純，則知九履舄皆常有纁有紃也。首服在土，尊故后之追師與王之弁師各別官掌之。屨在，舄下卑故王與后之服屨，屨人同官掌之，且可以驗男女之屨。古人羞無異制也。功屨功之堅緻者，命履最貴。功屨次之，散屨則通貴賤皆服矣。四時祭祀以宜服者七。屨青赤黃素黑五色，咸備疑各因其時令之色而用之也。王昭禹曰：以宜服之者，各隨其時與事之宜。若夏則葛屨，冬則皮鞋，此隨時之宜。吉祭用赤舄，黑按先王于上下尊卑，功功屨，喪祭有素履，散屨此隨時之宜。按先王于上下尊卑之制，若宮室車旗衣服之大者，春官中典命司服統辨之詳。

[illegible]

矣下至婦人冠履之飾可謂細甚然猶設官分職統統乎廣
 之所謂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者後世乃至倡優下賤得為
 后飾而僕隸之屨至表以文綦綴以朱螭鳴呼周公之典亡
 矣增陳氏禮書曰古者衣象衆色鮮象衆色而士冠禮三屨
 皆象其裳之色則王及后之皆屨各象其裳之色可知也主
 黃青白赤黑對方者為績次青赤白白黑黑青比方者為
 績次而冠禮黑屨青鈎纁純鈎纁見前白屨緇鈎纁純皆比
 方之色特爵弁纁屨黑鈎纁純蓋尊祭服之屨故飾從對方
 之色則凡舄之飾如績次屨之飾如績次可知也鈎青緇黑
 而纁純如之則纁從鈎色可知也由是推之王之吉服九而
 舄三赤舄冕服而黑鈎纁純白舄配皮弁服而青鈎纁純黑
 舄配冠弁服而赤鈎纁純后之吉服六而舄屨各三主舄配
 褱衣而黃鈎纁純青舄配揄狄而白鈎纁純赤舄配闕狄而
 黑鈎纁純黃屨配鞠衣而白鈎纁純白屨配展衣而黑鈎纁
 純黑屨配褱衣而青鈎纁純姪文官止於赤黑言纁止于
 赤黃言勾止于青有素屨而無飾屨有舊屨而無底屨鄭氏
 謂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理固然也觀弁師于王言冕之衣
 裏延紐而不及玉瑱言纁而不言弁於諸侯言玉瑱而不及
 冕之表裏延紐言纁弁而不及玉數言纁皆就而不及衆
 數大宗伯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

祭有社稷而無大示有五穀而無四寶有山林川澤而無正
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凡此類不可勝舉皆約辭以互
發之則鳥履之辨如鄭氏之說信矣。鄭康成曰命夫之命
履續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實氏曰大夫以上衣冠則有
續屨而已外命婦黃屨以下內命婦九嬪以下不得服黃屨
自鞠衣以下故云黃屨以下言者其有卿大夫妻二十七世
婦皆服衣白屨士妻功屨次命屨于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
士御皆服衣白屨功屨次命屨于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
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
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實氏曰按司服孫希冕卿大夫
有章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取卿
大夫則功屨次命屨也九嬪黃屨內子既以黃屨為命屨功
屨之中有黃衣白屨祿衣黑屨故云亦然世婦命婦以白屨
為命屨其功屨惟黑屨也士御士妻惟黑屨為命屨而已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栗車建綏復于四郊

復招魂也栗車王生前所乘綏故書為建杜子春云當為綏
旂名也孝子之心常依于祖考而大祖人為生氣之所始故
必于此復之于四郊則又恐其魂氣之無不之也史氏曰體人
魄降於地魂氣無不之以平時所服之冕服所乘之車綏呼
而服之親其魂氣之識于以招之以附于形體而復生
非受其親者能如是乎○禮記按夏采掌大喪之復宜與禮
口夏采不可強解且依註說官喪祀之類相次今乃列天官之末者示太宰輔導之職必
以有終為貴也夫太子王自起居飲食以至衣服嬪御之事
無不綜理苟有過差皆太宰之失職也而路寢正終尤為大
倘或綏君子逸如昭王之沈于淫水幽王之死于驪山則將

焉用彼相矣故周公特列夏采一官于天官之末以見升遐
之日君無過舉而宰臣輔導之職始書焉嗚呼冢宰之官顧
易任乎哉

周禮集傳卷之五 地官

梁谿高愈紫庭氏原稿 新湖華泉天沐火增訂

地官司徒第二

地官掌教養以安萬民若地之載萬物也徒眾也鄭注中口
治者理天下之土地故正名之曰地官所唐虞以后授
司徒分教養二職而此司徒之職并詳校耆樹藝之制蓋兼
虞廷后稷養民之任矣而專稱掌邦教從其重者言之也東
漢三公司徒居其一主掌教民孝弟謹讓凡養生送死皆議
其制蓋備近周官之意至唐為度支宋為三司使明為戶部
尚書專掌錢穀事蓋不過舉周官大府唐虞人二職兼而掌之

而於教民一事闕如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
司徒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據則據也養之則安教之則授即注因其性而導之曰安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卿師下大夫四
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
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三人

增 即注司徒掌六卿卿師分而三之二人共三卿之事故

下大夫四人以相左右而數其政教也

卿老二卿則公一人

三也亦泰制一王
一事亦有六卿
一卿師有二七
中事曰卿師以
唐虞之制而後
今亦對上七系
唐虞之制而後

老尊稱也卿老有其名而無其職蓋取王公卿年高望重致
任家居者為之取其足以師表平民而非可以職煩之也○
宋按漢高帝二年三月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計聚為
善置以為三老卿一人擇卿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此卿老
大別卿師以為即與王論道之三公鄭注中三公者內與王
與六卿之無異也○按三公與王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謂太
師太傅太保也而漢定三公之制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
當之宋子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用官一篇但見伏
生口授故誓立政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為三公而不
知周是時方為諸侯乃侯國制度也至後漢以太尉司徒司

空為三公亦非周官之制至後魏有大師太傅太保之置謂
之三師而于三公之名號始近矣

增 王介甫曰卿老公也尊之於卿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
稱老卿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柯氏曰卿者致事公
孤之老卿官之爵最尊者皆成王立三公三孤為王者師周
禮無其職惟此有卿老宰夫司士有三公之位○立火曰卿
大夫備有職掌卿老惟大比與賢能則與焉在朝稱公在卿
稱老

卿大夫五卿卿一人

係萬二千五百家之長六卿共有卿大夫六人其官以卿為

之而後稱卿大夫者意大夫其本職而卿特為加銜所以別于六遂耳

泉按周禮無上大夫此言卿大夫又言卿則卿即上大夫也

王東萊謂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傳之稱卿者經皆以大夫言之其意以諸侯不當有卿列國之大夫僭稱卿耳然孟子于班祿章明言君十卿祿雖子男之國亦有卿而周官中有中大夫下大夫而無上大夫雖天子之卿亦即是上大夫也呂東萊謂春秋如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見得制度壞處○先儒多以卿大夫為卿家宰以下之六卿按經文列卿大夫之職與大司徒之職並稱則司徒之與卿大夫各有其職矣卿大

夫受教法于司徒正歲令郡吏考法于司徒則司徒非即卿

大夫益可知矣且以家宰之尊為六卿之長反受教法于司徒恐亦無此事○王氏詳說曰卿大夫六人皆六命以掌六卿之事雖為地官之屬其爵位實與六卿之正同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係二千五百家之長每州五州長六卿共有州長三十人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係五百家之長每州五黨正五州二十五黨正六卿共黨正

一百五十人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係百家之長每黨五族師一州二十五族師六卿共族師七百五十人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係二十五家之長每族四閭胥一黨二十閭胥一州共百閭六卿共有閭胥三十人自卿大夫至閭胥皆佐司徒以教其民者僅有其民者僅有其官而無府史胥徒以為後蓋皆里中賢者選而舉之使各任其鄉之事與朝廷之卿大夫不同鄭氏曰司徒設官卿大夫而下有爵秩名位而無府史胥徒者皆知是之民其等正其位職其教者之無官府史胥徒故無府史胥徒之役設官府以治卿大夫之職者惟卿大夫之設六卿六遂族師閭胥司徒居是之職卿大夫居是之職司徒治民知是之中惟此三官各有府史胥徒為受命于天子孫刑政之權以治民事之正官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係五家之長六卿七萬五十家共萬五千比長比長即五家之民自閭胥而上則皆為另設之官不在齊民之列者按成周教民之法必自此閭族黨始蓋以其地相近其民相親而教化易也行八百年刑措之治其根本全在于此至管仲出以此法謀軍政商君復以此法嚴連坐則親遜之風微而先王之教息矣○按明制凡天下州縣每百一十戶為一里十戶為一甲每甲有長在城稱坊長在外稱里長其長十年輪役半力有消長則遞升降之其制若與周人類然後也而非官矣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聚土曰封司徒主民民依于土教民安土重于正四封而建

社故自鄉官而下即以封人先之徐卿曰封人掌教王之

基民為貴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增賈氏曰主教六鼓四金以是教官故在此何氏曰鼓人

鼓人金以節鼓也

○陳君舉曰鼓人舞師不隸宗伯而隸司徒蓋亦野用之也

凡野事則為之何氏曰以金鼓和軍旅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舞徒給繅役能舞者○鼓人教鼓舞師教舞皆以娛山川社

稷四方之神地官之所當職也○賈氏曰掌教野人之舞亦

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學樂必須合

于禮故入春官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牧人主養牲于野田者○賈氏曰牧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亦

是地事故在此

牛人中士三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牛人主牧公家之牛者牛重物凡祭祀賓客喪紀軍旅皆用

之其用至廣故特設牛人之官使畜之可不驚于民間而自

足載師遠郊之地有牛田即此牛人牧畜之處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人

充備肥也養繫牲而肥之也牧人充人二官皆養牲以供祭

祀故先之但牧人所養在平時充人所養在將祭時耳牛人

亦其類故并列其中其不屬之禮官者宗人所掌尊魯凡席

前屯之屬極為嚴飭不得以宰閒畜牧涖之且為數皆蓄于

地而牛尤土畜故特屬之地官也今光祿有司牧司牲局二

大使即此牧人充人之官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惟地曠載載師掌任土之法使各盡其地力故稱載師先王

設是官欲令王畿千里之內皆無曠土也

增鄭則中曰周制王畿之地不過千里可為井田者則授

之鄉遂之民不可為井田者內自國中外交至重地量土所宜

又為十二等之田田或多寡而地有廣狹因其土之所能任

而制為之法使地足以容田田足以出賦是故名官曰載師

載如舟為輕重軍載苟不量所載舟必溺如車為輕重皆任

苟不勝其任車必折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二十五家為閭閭師掌任人之力使各勤其事故稱閭師先

王設是官欲令王畿千里之內皆無游也鄭康成曰王微六

增 鄭國中曰六鄉有北閭族黨之名獨取閭以名官者康成謂征民之稅宜督其親民者其說恐未盡蓋比閭族黨之官無非親民者不獨閭為近民之官而已嘗以縣師觀之有四甸之縣有五鄙之縣有小都之縣而掌征邑之貢賦者則以縣師名之謂其在四百里之地四甸五鄙小都之縣俱可總于是故也若夫五比之家則合而為一閭閭之百家則合而為一族族之五百家則合而為一黨小而一比則未成為閭大而族黨則各同出一閭欲知民數以任其力而征其賦必當出入乎閭蓋之閭然後知之為慈名閭之意殆由此耳閭師之任既通經故疏以中士為之而命名曰師宜矣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任土任民載師閭師主之而使守之士吏奉行之復設縣師備主地域人民之數而操其廢置羣吏之權則人心始有所警

增 鄭康成曰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鄭國中曰耕牧之地有名縣者四甸為縣是也六遂之地有名縣者五鄙為縣是也采邑之地有名縣者小都之田任縣地是也此縣師之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亦名縣與上所言三縣之名則同其實則異何以言之王國百里之外為六遂又其外為小都大都尚有餘地不以封人者則

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則近而四甸之縣遠而五鄙之縣又遠而小都之縣此所謂公邑者皆總統于是鄭司農謂四百里曰縣者正謂是也。陳眉舉曰周制以載師專管墾地租賦以閭師專管農田租賦至縣師又通管軍政及野賦向祖縣都大率皆是受分地人其中閭四則領於王官示以鄉遂之法治之

道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四十人

土無曠民無游可以富足矣而凶荒艱阨民所時有故太宰制國用而外存其餘以防之特設遺人遺者物餘剩之稱此以主其積餘而人者人計五穀之數足後世州縣有積穀以給軍民之用存其餘以遺人以待用也

法本此或云遺者取饋遺意賈氏曰賸掌邦之委積以待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四十人

均人主均賦役者民各力其土而賦役不均豪強幸免貧弱受其責則民有逃亡之害故立均人以均之。自載師至均人共五官為一類皆主土地人民賦稅征役之事者宜為司徒所掌也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師教人以道之稱師氏保氏非世官稱曰氏尊之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保安也以道安人使不陷于惡也師以詔王美保氏諫王惡其功則一而列爵顧尊卑者一主六藝六儀為小學之教一主三德三行為大學之教其事不同故也他官多以二人為之而師保氏獨以一人若六卿然者蓋政不容多門教不宜歧出皆當定于一尊也○按師氏保氏二官即後世諫議官詹詹之職但古人負簡而後世員多古人二職合為一後世一職分為二然後世諫議之臣直正其君者有之至于官詹之職則止以供翰墨詞章之事而弼亮糾繩之蓋鮮矣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諫猶正也司諫導民于善與師氏詔王媿同司救救民于惡與保氏諫王惡同故二官判于師保氏之後古之所以克人屏息此戶可封者由此二官之設矣史氏曰後世師氏保氏之職為王補闕拾遺民有善惡過失不知以獻諫諫之以諷防禁之而一于司諫見王之意失矣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調和合也小民鬬毆殺傷結為仇敵楊柳蔓延無已故立調人和合之始無忿戾仇殺之患矣史氏曰凡人方其有鬬則忿戾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執執退者其身已無生路連忿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悟而恨旁人之不我救也止先王均知人情之難諷諷人以諒和于始使不至于此也忠厚之至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之官謀也謀度二姓以成婚姻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先王所以使民怨曠生聚曰蕃者由媒氏之官也薛氏曰人情無室家子孫之望以繫其志則為之無夫家者上之人實為之制禮而會合之使夫四有室○家保守之安下育子孫長久之望則家可得而致矣○自師保氏至媒氏共五官為一類主詔諫王訓國子而調和

正正會合其民司徒掌教藝切於此故以六官屬之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司市市官之長也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貨二者不可相無食以養生貨以利用故先王授民井田以足食制商市

厘以通貨食足貨通而後教化可成故司徒主稼穡貨賄之事亦屬之特置司市者古者前朝後市賈民皆聚於一處利孔所在奸欺易生先王設官督之禁其禁閑罰罰其暴亂使知後利而先義則教誨之道亦寓焉故司市以下諸官之設當屬於司徒也○王氏曰地官主教萬民士農工商四者而已六卿皆士故卿大夫而下於德行之教詳六遂皆農故遂人而下于稼穡之教詳市商也司市而下治教商人之法也工則當見之于冬官矣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質平也平定物價令民交易則彼此各得其宜而不虧故主

賢人勸訓中曰物有不齊之價人有爭利之心皆謂財也
之平主定物價既治其質
制又治其書契息多耗也

厘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厘市宅也市地有官營之宅商賈積貨其處而官稅其稅居
之直故以厘人名官王棟義曰厘人本歛厘布凡諸物邸舍
治市而設官者有十所以掌其征者僅一厘人其餘惟
在於防民之奸與治其有無相通之政輕重之意可見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
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無肆則一人
肆市器之舍也越祭也肆謂行列武主在案記市者財貨
所聚其詐爭鬪所自始故置胥師以下諸人胥之其人皆係

司市自辟除蓋即諸賈中擇其才智強敏老成篤厚者為之
比長為五家之長而有下士之稱胥師賈師為二十肆中之
長而不得稱士者市井營販錐刀逐利之人不得以士名也
○按胥賈二師二十肆則一人司賈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
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周公治賈人之法蓋亦如其治六鄉
者五家而有比長二十五家而有閭胥也

增 劉執中曰市肆設官如此之繁非以為利也市肆之民
日趨于小人之域者未必不由乎利故肆列一長五肆一司
賈二十肆一賈師一胥而提之以厘人准之以司市防乎利
之溺斯民於詐偽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泉布也即錢也泉府主以市之征布歛商之滯貨而濟民之
急需蓋利之道也徒者以其泉府宜列于天官今乃列于地官司
其名泉之意曰泉者謂出于一孔曰布者謂其布散于天下
泉府所藏者錢布不名布而名泉蓋輕重歛散之權出于公
上如泉之源也

增 薛平仲曰夫婦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次則財利之所
交先王既為設媒氏以遂人之大欲而就利之心容可不致
其規畫哉方其致民而交易人情固易謹也非有位尊權重
者以鎮之則情偽紛紛殆有不可遏者故司市必以下大夫

為之長而賈人之質其成厘人之歛其市亦各士為之其大
劉同已舉矣而何慮夫情偽之不勝窮而耳目之不足以盡
防也故其市肆之制固有深知其情偽而足為耳目之用者
于是自胥師至肆長夫皆居之厘次而詰于市道者必使司
市辟之故精於伺察者則以為胥師善於物價者則以為賈
師司賈以禁閑置司稽以執盜賊胥以習聚其不正肆長以
平其名寔凡市治之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庇其司焉彼其徒
既樂于上之用矣其有梗於厘市者曾不得為容于其間則
雖使五尺之童遠市莫之或欺矣及其市治之可行也其所
謂商賈者能無淹沮之憂乎所謂齊民者能無倉卒之須乎

學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經 85—87

皆卑一級則是不命之士為之其知之則一命之士也。○
不能以五家而有一不耕之人則一遂之中當有二十五
百人而時于四限而周者不蓋多乎以四家之民活其足
而一人而其中復有游手不依計不耕法其為也若其
仍復耕則又恐不可以士
名之貴氏之說用未可不信

旅師中士四人下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八

旅安也衆所仰給郊野之地類多窮農先王設旅師使貨種
食以恤之野氏所以得無困者惟係于此故遂大夫諸官而
下即此繼之

增 長沙馬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類皆托宿于外未安其
居新駐亦然故以旅名又曰或謂旅師之新駐繼於鄰長之

後即民之徙于他邑而為之授者然觀旅師一職言平須與
積以至使無征後始末皆荒凶補助之政大司徒之荒政十

有二不言移民若食不能人二職有非荒政所能聚者然後
庶人為之移民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或受廩為民
則謂之新駐此所以有旅師之法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稍家稍之地自四郊而外稍甸而內凡兵車甲士之數不可
無人統理故設稍人令之特稱稍人舉其地之遠者言也黃
叔口自甸而往以稍名官者句稍一法舉稍以邑甸也○案
鄭註主為縣師令都鄙止甸之政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小都
大都自稍以出云自稍人所掌止甸之政
統三軍家地之公邑皆稍掌之句稍也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委人主斂甸稍甸薪之賦以供委積蓋郊野閒田棄地之所
出也以遺人例推之當缺胥四人

增 王氏詳說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則及于年米新芻委則
止于薪芻地官有遺人又有委人遺人言鄉里門閭郊野鄰

縣都皆以委積為言委人言祭祀賓客喪祀則特曰薪芻與
夫木材至于言軍旅則又曰共其委積薪芻者謂軍旅委積

之薪芻非委積也○賈氏曰案其職云掌斂野之賦薪芻故
亦與斂穀之官連類在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縣師遺人之下既有均人而此復有土均者蓋均人所均止
于國中及四郊而土均所均則及于天下故均人係之國以
中士為之其爵反軍土均係之野以上士為之其爵反尊且
兼掌其禮俗喪紀祭祀輕重之法則是兼有表率訓民之責
固與均人所職不同矣

增 鄭康成均曰人主平土地之政令○東萊呂氏曰此所
以周道如砥其直矢○王氏詳說曰均人所掌非止于土政
有力政存焉土均所掌則止于土而已故均人云地職土均
則曰地事均人云力政土均則曰地貢詳平仲曰卿有均人

土均地地于遠近無任于此事送無任于此得
卿之理于王城會投為重用力於之所當慎選之到于四
野者耕為重尤地政府所當審此其職之所由分。李基會曰
均人所急在力政府用中士而事簡士均所中者庸故用上
士而
官矣

單人下士四人史四人徒十有二人

單人主土化之法者凡蕞種得法則能化瘠土而使之肥否
則瘠硤之地等于是田而所收薄矣故周公設單人教之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
百人

五穀之中惟稻喜水則蓄水瀉水之法宜議設稻人司之則
水利得矣而命官品下地之單水之所種水之勢不違則稻

之利不與徐華其壟之勢以致其耕種之利有難。自旅
為功者是又稻人之所以特設而必以上士居之

師至稻人其六職俱主郊野米粟兵車薪貢賦與夫糞種
作田之事次于遂人之下蓋亦猶其屬官而為之左右者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訓道也誦誦說也五方風土異宜其正陵川谷飲食嗜好種
種不同先王悉欲周知而善處之故立土誦訓二官使以四
方土地之事與其民間所誦說者告王也

增 林氏曰土訓之所訓者土地之圖誦訓之所訓者方志
之書。薛平仲曰土訓之地圖誦訓之方志凡其載九州之

所有土物之所生風氣之所宜于是為王訓之以廣其見聞
然後制其賦而各因其有施其教而不易其俗其所關甚大
也。曹氏曰當天子省方之時二官夾王車以從行予以備

顧問進諷諫覽今而思古即舊見而訂新聞涉歷愈深觀省
愈的天下之利害愈審斯其為訓也豈尋常誦說之謂乎。

易氏曰此二官為王巡狩設也且地圖掌于司徒方志掌于
史更何與于此二官之職今土訓總言天下之地圖以詔地

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事之嫩惡非巡狩
四方雖萬乘之尊儀衛嚴備無不順適其欲至于五方異氣

寒燠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苟不為之精察其利害嫩惡

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土訓于詔地事之後為之道惡以辨

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奉養為主也誦訓于
詔觀事之後為之道方愚以詔避忌以知地俗者此以次舍

居處為主也二者既詔其惡則能精察其利害嫩惡然後膳
夫庖人得以別其品嘗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二官實左右之

山虞處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八人小山下士二人

史一人徒二十人

虞度也度知其鳥獸草木所產之虞也古者山澤之地不以
賦民皆公家所有故立山澤之虞以主之其官即唐虞伯孟

之官林川之衡則亦朱虎熊羆之職也但在唐虞稱九官典司徒並命而在此則為司徒之屬僅以中下士為之由其職任大小本有不同故聖王因時變革如此其在明為虞衡司則并屬之工部而不隸于地官矣

增 賈氏曰山林皆土地之事故在此王氏曰此所掌特地之法則未陳及之曰周禮有頒田法而山澤未嘗頒之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乃有虞衡以作山澤之材則知畿內山澤皆官物也將置虞衡之官以掌之分山林川澤為上中下三等而設官有多少之異卻令山澤之農以時入山林川澤入山林者供薪蒸木材入川澤者供川澤之蓼以當邦賦然則

周制何以不頒之民而乃設官以掌之民自有之則有田不耕耨耒耨者衆矣今也設官以掌使旁近之民以時而入又俾各供所有以當邦賦則上之政令有制而下之取有節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衡平也平其巡守之任也麓山足也林衡斬木材受法于山虞則林衡者山虞之屬官而其徒反多四十人以林麓之地廣衍其巡遼防守須多人故也劉執中曰胥徒增多于山虞者求則日之者倍去民為近則其守為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中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八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川流水也廣林長川財貨所聚虞民棄本業趨末利故設川衡林衡主之漢制郡縣有水地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牧魚稅即此設川衡之制

澤虞每大澤大數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數如中川之衡小澤小數如小川之衡

蓋為舜虞兼山林數澤掌之此則山虞澤虞分為二職蓋亦因後世土地加廣而防檢日嚴故其制之不同如此。澤藪一物有水為澤無水為藪。田中士尊于川衡者以澤中所

所出之物多也

增 陳君舉曰古者金玉之所出皆掌之王官侯國不得擅而有用也周禮所禁皆歸之公上侯國不得擅而移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內不以頒祿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勉其貢賦諸侯自食稅田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予諸侯之意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開其侈心也考之周禮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邦用九州之川浸山藪職方掌收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隸焉至于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司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人謂周制山林

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屬禁若專利乎上而無通利在民
矣考之山虞令萬民時新材有期日未嘗不與民共之而有
司特禁其不使賤賤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
王府則寔為民守之王官特以其賦入于王府而推本先王
領于王官之意蓋使侯國不得以障管云爾非不知與民共
財也周禮既哀諸侯專利齊幹山海之藏晏子告之以山澤
各有所守不可為也是猶知守先王之法至于桃林之塞古
函谷也晉守之即瑕之地古解池也晉寔有之凡天子之塞
邑皆不領于王官而惟私意自取春秋之作于鄭不係虎牢
於衛不係楚立其類非一蓋所以別天下之重慮侯國擅而

煎之也自秦殫天下之財賦歸之于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
皆為天子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天子然初制疎闊
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武帝
時凡五徵盡在天子之郡而不隸諸侯而郡國亦置鹽鐵官
以隸司農湖官雲夢官凡郡有山澤之產皆置吏掌之諸侯
唯食租稅而已雖曰抑制諸侯之強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
之意蕩然無復存矣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迹之言謂迹知禽獸處也先王愛惜物命傷胎殯卵皆所
不忍恐民以非時淫獵故立迹人禁之。賈氏曰掌邦田之

政亦是地事故在此

單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單礦通金玉在地中曰礦民貪末利必棄本業故周官立礦

人與漢禁采黃金珠玉同意單地不外乎山似山虞可兼之

另設非人重其職也。賈氏曰金玉之等出于地故在此也

增 易氏曰金玉之出于石者謂之非取玉則破非而得取

金則破非而取。鄭則中曰寶貨所不在設官以守則豪族

巨室擅發地藏而利權不歸於公上後世坑冶之官原起于此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骨角毛羽產于山澤皆國家器用所需故立角人羽人徵之

今工部虞衡司凡革骨羽毛皆有徵採本此。賈氏曰角人

至掌屨亦是徵斂之官故在此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締紵之材衣服所需故立掌葛征之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八人

染草染絲帛之草今工部有類料之徵本此。鄭康成染草

藍蒨象手之屬 賈氏曰藍蒨青蒨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茶茅芳之屬以供喪用者

掌廩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官有隸人掌取五物龜蜃而此復有掌廩主飲五物屬物一物而二職司之蓋隸人所籍在國中四郊之地而外穀澤

川原之遠則掌廩之故其職之互如此

增 陳及之曰凡此皆民業以自利者也先王之時凡民于田稅之外至有趨末作者一切徵其物大意指抑末重本熙寧間京師市井凡販賣小民雖拾髮鬻薪提茶等類悉出免行錢不出者毋得販鬻市道其意亦曰抑作游手之民然不知先王之世民無不受田者雖商賈家亦受田特減于農民

抑其末作使反其本則還有可耕之田不至失業飢寒自井田既壞小民無立錫之地勢不免販賣以自資今而曰抑之歸農則豈有可耕之地哉故重稅違所以散其怨望之心飢寒之患而曰使之務本忘在其為政也

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園苑也場人治場園者場園為地官所司而典山澤為類故屬于山虞澤虞之後考明上林苑有良牧署典署署丞各一人掌牧牛羊豕即此圉人之官又有林衡署嘉蔬典署署丞各二人典果實花木及樹藝瓜菜即此場人之官人光祿寺

凡杜萊梓物取之上林苑與此合但古以中士為之而明之監正五品矣。自山虞至場人共十五職皆主山林穀澤及其徵飲之事蓋太宰九職有山澤之職皆此山虞以下諸官掌之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藏米以廩米食為國家大計欲其酌盈虛以待緩急故特設廩人一官其位尊而徒衆者倉庫重出納煩故也自舍人下至廩人皆其屬而司蒸下至廩人共五職皆于米粟之事有聯故附焉其官在漢為治粟內史明為戶部提督倉場侍郎也

也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舍人至會計米穀之官循太府用財之有司會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倉人主藏米穀者而其有餘不足亦得以時裁節漢有太倉主受郡國轉漕穀即此官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主頒祿者古者公卿大夫有采地其餘上中下士無采地典夫庶人在官者皆當給祿養之而才大者祿厚才謬者祿薄不可或毫釐亂故設司祿主之

增 劉迎氏曰司祿者司祿祿先備帳以爲算祿不然何以與倉人司稼全列耶。易氏曰司稼違篇非可考矣此猶存其官之名者以序見之不特見之序官而已夫府曰若祭天之司司祿而祿民數數則受而藏之即氏謂司祿爲文呂氏六星祿之言微也則以掌天下之數數者謂之司祿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火之職三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祿之于數數亦然蓋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其類同其義可推矣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主地稼者有司但計倉庫之實必有凶年取盈之病故周公特設司稼一官于庫人倉人之後使視稼之上下以微其穀而刻而醫瘡之苦免矣後世水旱蟲蝗災傷不行豁免而執行征比貧民至鬻子以償官賦而後知司稼之設有補于民也

春人奄二女春批孫倫二人奚五人

批杼曰也女春批女奴能春與批者

增 賈氏曰春人有奄者此與女奴同履故也。黃文叔曰春人饌人豪人皆宮中之事以用穀穀屬地官春批收糞因祭祀賓客使內人皆識其勞苦煩辱不止後唐之艱難

饌人奄二人女饌八人奚四十人

饌飯也。賈氏曰祭祀共盛共王及后六食不在天官者以其因春人又因地道之成故在此

豪人奄八人女豪每奄二人奚五人

豪人者之在奄以女豪二人奚五人爲之副則女豪當十六人奚當四十人矣春人饌人豪人三職皆以奄人給春炊于宮中而不與饌人饌人爲類而繫于庫人倉人之後米由倉庫給便也。自庫人至豪人共八職皆與米粟之事相出入故類爲一局用公以錢幣事屬天官以米粟事屬地官者錢

幣主流行米穀主蓄藏陰陽之美也且使會計之繁劇各有所分而人不得縱其奸至後世以錢穀二事總于戶部一官則莞笑之勞豈不勝言而奸胥蠹蝕之弊遂無可稽矣

增 摠論司徒官屬。陳君舉曰周禮六官地官掌教最難曉以屬官考之自鄉老至此長自遂人至隣長皆鄉遂之官自村人至富人皆壇場畜牧之官自黃師至均人皆掌財賦征後之官自司市至東府皆掌市井自司門至掌節皆掌門閭自旅師至人稱人虞衡之以至掌染草炭茶廩極于場人同人無非山林川澤田疇之官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司教訓人教人不遇六七而已其他則整頓田疇公學如里

征銀財賦掌山澤紀綱市井管鑄門閭而已當時謂之教
典何也記者謂司徒典教止五六人而已其如鄉遂關市山
澤之官益分托焉而非專于教事是以教官為後世治文墨
語言詞說者後也殊不知先王教民自經界始八為井五
五為軍市有真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于正而寓之以道德
之意俾之分定而處不舛事同而心感生厚而德優易直而
淳龐以服從上令是曰教典師保誅調媒之官則其尊嚴惡
訓權行判合婚冠者也而豈徒謂是哉蓋詩述風化之由孟
子言王道之本無非四國之事誠知本者後世政教殊軌疆
理之閭不登于朝堂往往大臣能談學博置士弟子員則曰

是有志于教化者何約民于善也。東萊呂氏曰司徒之職
皆是均土受民不見所謂掌教者蓋生養便是教既富能教
資富能訓使他不食足俗保其生方教以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之義教衆如水火而後民興于仁聖賢之論富民未有不
及于教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又曰唐虞三代學校與後世大
異不同只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胥子在周時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
故皆掌樂之官掌教欲得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其心這
一个所在不是官司自秦漢以來把做官司看了故與唐虞
三代題目自別雖是法度具舉然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

入人心道理周禮三百六十官之內並不見有設教之官蓋
元領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只緣學校不是官司非簿書期
會之事故不領于六官學者當識先王之意可也蓋先王設
教雖非六官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休無用本
末亦自備見但只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國子之外
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庶頑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
記之書用誥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條在
周人學官並不領于一屬然此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
經緯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
及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條

具至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見休用本末無窮處
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考。王東叢氏
曰司徒所掌大抵田賦等事似與太宰九貢九賦大府以下
等官相類細考之則太宰官屬所掌皆國之財賦而司徒所
掌皆教之田野之事所以謂之教官後世謂六部如六官故
謂戶部如司徒抑不知令戶部所掌乃太宰屬官太府等事
初無與于掌教之職矣

梁溪高愈紫超氏原蒙

楊湖華泉天沐氏增訂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圖謂輿地圖也人民為邦本土土地以養民掌土地之圖則足以周知穀貨所自出而可藉之為養掌人民之數則足以知生聚所由盛而有以施其教矣二者司徒之重職故首舉之增王介甫曰即天下地任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建土地之圖則土會土宜土均之法可施王國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建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賦地貢之事可令萬民之

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佐王安擾邦國。孫氏曰地圖之名一也而職掌不同圖亦異同司徒掌教則為之圖者在安擾邦國也司馬掌政則為之圖者在禁暴平亂也在安擾邦國必度疆域之廣狹計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多寡凡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如詳焉自方圖各為圖上之司徒則曰天下之圖大司徒目方圖所上而建為之圖則曰邦國小司徒用以斷地訟者此也土訓因巡守而道之于王者亦此也司書掌邦之土地之圖則不致幾外矣若夫為禁暴亂必記形勢阨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途通阻可以達退之便凡居重而取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大而職方

有天下之圖小而司陰有九州之圖與司徒所掌負不侔矣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九州見夏官職方氏楊荆豫青兗雍幽冀并也輪從也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地東西為橫廣南北為縱長輪墳水涯也衍下平處也物五地所產之物也山林最高川澤最下丘陵次高暗衍次下原隰則為高下之境中天下地形之殊與其財貨之出皆不踰于是五者今曰法有山墜澤瀉高田低田平田

之殊即此五地之遺法也鄭則中曰合則為五地分則為十則其因竹木而名之永注潘子川則流而注海澤則澗而不升詩曰涉彼阿止則止為大又曰在彼中陵則陵為小墳水涯也詩云遵彼汝墳衍下平也○左傳所謂行汝原高平之地隰下濕之地書曰原隰底墳詩云于彼原隰名不同則物不同辨其名物邦國侯國也都鄙選賢治其地而不世襲者天子畿內有都鄙而畿外九州之地有不盡封諸侯者則亦設官以主之如畿內都鄙之法此言辨其數者蓋無畿外都鄙錯處于侯國者言之也鄭則中曰畿外之地可建邦國畿內之地不可建都鄙其數則如王制畿內九十三國畿外一州二百一十國不辨其數溝封謂穿地為阻而起土以為界也潘漢上為封樹以為疆界之上故起土界者穿溝出土王者治諸侯以疆界為重各慎其疆界

然後民人可稽政令可托教養可舉故大司徒首制之曰邦
國之數辨矣然後制其教以限之制其疆以守之社稷后土
及田正之神壇壇位也樹之田主謂樹以土所宜木令田正
后土之神憑之以為主也民非穀不生穀非土不殖民依于
此不可一日無故令邦國都鄙各設其位而祀之蓋民命憑
之于此矣王社王稷人之壇者于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
外皆有壇于四而也社者五土之提神以句龍生時為后
土官有功于土死配社而食稷是稷神宜五穀種之事
有功于神死乃配稷而食名曰四正壇在壇之四面建者壘
土以為高也吳氏曰社稷不屋而壇起土以為壇樹之木以
為土之主所以依神也所宜木者松柏之類其以柏為主
者則名松社松野以柏為主使鬼神有所依民心有所歸以此
也○王東岳曰土之田主使鬼神有所依民心有所歸以此

是先王係
人心處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
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
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專
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英物其民哲而廉五
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豐而痺

會計也量高下辨肥磽計物產所謂土之會法也宜謂物性
與土性相宜皂物柞栗之屬也實氏曰柞實之皮得染皂栗雖
不潔染皂其皮亦皂耳之類
膏多液者實氏曰津潤也穀同核謂結果實者專尖削也
美木之柔樺者若榆柳之屬之也實氏曰美木之柔樺者若榆柳之屬之也

美類也皆白也羸同裸凡虫多無毛者皆得為裸物也山林
之民得木氣多故毛而方毛者木之氣方者典直之義項氏
曰方

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意也王氏曰民黑也而丘陵之民得
火氣多故專而長專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墳衍之民
得金氣多故哲而瘠白者金之色瘠者堅瘦之義也原隰之
民得土氣多故豐而痺豐由者土之体痺者姓下之義也五
行之氣運于天而其氣寓于地五地之氣既別則其民之形
亦隨地氣而變是民之常道也然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者則不以是有加損故大司徒十二教可以整齊而一之因

此五物者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增 王氏詳說曰上言五地此言五物蓋以形言曰地以地
所生言曰物鄭則申曰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
俗劉宗素重屋連異森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修其
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嘗鼓施教之意正欲移風易
俗今乃有不易之言及觀司徒因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
二教然後知所以移易者民風之薄惡所不易者土地之所
宜蓋生乎五地見乎五物習以為常俗者民也不因其所宜
而教欲移易以教之適所以擾之設教之意正不然也又曰
五地雖不同而教之條目十有二則同焉○王東岳氏曰風

土所生山川所孕割棄輕重緩急隨地之宜習俗不能不異
情性不能不偏既曰因其常則不若其俗可也又曰施十有
二教何哉自昔聖人以吾之教乘民之俗以吾之理濟俗之
偏順其所安而為之節文焉因其所性而為之導達焉若陳
楚之信巫重祀因而教之以祀禮則俗無淫祀矣秦之專尚
勇力因而教以陽禮則俗不關狠矣衡之俗溺于淫因而陰
禮教親則民自不怨親之俗簡于恩因以樂教和則民自不
乖侈詐者導之以辨等之儀輕薄者示之以教安之道推劑
者裁之以由中棄背者誓之以相恤由其奢褻之風則以度
而教節順其稼穡之風則以世事而教能王制所謂一道德

以同風者推其本寔在乎此

一曰以祀禮教親則民不怨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
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
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
不肆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
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
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祀祀神祇及祖考諸節素禮法也王氏曰人情慎慢則事皆
之祀禮祭社祭宗廟祭先皆極陽禮謂鄉射飲酒之屬也
其誠敬此止教之道故凡事不為陽禮謂鄉射飲酒之屬也
吳氏曰飲社之禮教老慈孝民臣順所陰禮婚嫁禮也王
以不器乎。王氏曰飲社在外故曰陽禮陰禮婚嫁禮也

以其為內事故謂之陰禮也樂下禮字或疑義文人心不
以正婚姻以時執有怨睦教和則非離室合樂以導儀謂衣服車旗之儀辨之使等級分
明則貴賤不相混而民不得僭越矣吳氏曰有君臣上下之
教有等而民志俗土地所安習也言語飲食令民各依故所
習則安土懷鄉而無偷薄之行矣吳氏曰有宮室嫁娶衣服
俗安于本俗人倫歸慕通恤教恤也約誓其民使知以任恤
自厚所以不偷薄歸慕通恤教恤也約誓其民使知以任恤
相高故不怠于義吳氏曰以形教中者如鄉之八刑以刑教
旅之誓使之憂患相救度如嫁子娶妻入幣無過五兩之類
而恤其事所以不怠情度如嫁子娶妻入幣無過五兩之類
教之使有節故貧富不相眩而民知足也世事世守其事上
則農工商賈下則醫巫卜筮之屬各世其事而民之失職者

寡矣吳氏曰以度教節者冠婚喪祭之度各有等殺以節其

稽其節所以知止足以世事教能者士農工商世傳厥習以
爵則不賢者莫不識于德以庸制祿則無功者莫不與于功
是二者聖人所以奔走天下之推而人心之欲初示保故不
言教而列于後。鄭則中曰十事皆言教二者不言教蓋示
以教之意非有虞之教止于五品而周公演之為十二蓋
因風氣漸開文明日啟故推而庸之要之虞廷五品之教因
已行乎其中矣。吳氏曰五教舉其經十二教詳其目五教
端其本十二教兼舉其末也鄭則中曰非五品則十二教無
實相焉表裏也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
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

種以教稼穡樹藝

土宜土性所宜也十有二土未詳疑如禹貢所言塗泥墳埴及後草人言辟剉赤緹之屬但其詳不得聞矣鄭康成謂分野上應天文十二辰未必然也相民宅相民之所宜居也利害如山多鹿水澤多魚龍高原旱下濕畏潦之類辨其土所宜知其所利所害則可以謀其阜蕃養而任土事矣此泛言辨廣土之事壤土柔宜樹植者也知其種知其土所宜種也十二土之性雖不齊而皆各有和柔之壤宜于種植故復耕而教之此專辨稼穡樹藝之土也蕃既鳥獸草木則財貨有所資教稼穡樹藝則穀粟有所出而民之富足可期矣

增 鄭則中曰余聞之師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居是故分野之占則星紀為吳越元枵為齊姬訖為衛降婁為魯大梁為趙寔沈為晉鶉首為秦鶉火為周鶉尾為楚壽星為鄭大火為宋析木為燕司徒之所辨者殆以分野而辨之耳王昭兩曰十有二土既分東南西北形有高下肥瘠之殊其性有美惡之別則土之所宜又曰物用不齊矣因而為之度數焉以計其土是謂土宜之法又曰物生于土而土性各有所宜因土所宜立為一定之法則名物皆可得而別屬物所以名所以命其土則主陵墳衍原隰之屬也楊龜山曰所謂青黎赤埴土所以居民然民之宅于此土則之屬所謂物凡利植之物土所以居民然民之宅于此土則有利害之不同所居之利如公劉遷豳民則庶孽順宣而無

永歎所居之害如晉遷新田民則沈溺重隄而有厲疾辨其名物以相其陰陽知其利使之安土而勿遷知其害使之遠害而就利以之阜人民則處其地者阜而盛以之蕃鳥獸草木則生其地者蕃而茂易氏曰鳥獸則土會所為動物草已土宜則各因其宜而後可以蕃殖之也○李景齊曰辨之若于上下草木鳥獸魚鱉咸著望澤之德及昆虫什葉之仁此意也皆以之而任土事則土地所任者得其當土事任土也載師有任土之法亦因土之所生任之以為壤所以種藝也然較之種于此壤則有宜有不宜如宛之黑墳青之白墳徐之赤埴揚荆之塗泥豫之潰墟梁之青黎雍之黃壤則有宜稻有宜麥有宜五種有宜三種不知其所宜何以教民稼穡

周人辨之以土宜之法既別其名又別其物此所以有土壤之殊也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賦以令地貢以欽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均平也五物五地所生動植之物也九等即禹貢定田賦之法以上中下各分為三等也鄭則中曰或言制天下之地征九等而何余以為草人化土而糞種也有耕則有未種有墳壤有渴澤有鹹澗有劓坡有埴埴有禮樂有輕奠皆土之號號不齊將以制地征則此九等之地民賦民九賦也地貢侯國所出財賦民所供也凡天下之地必有廣平高下瘠腴之異其利多寡倍徙不齊先王為立五物九等之法以均之地

敗則賦重而貢多地瘠則賦輕而斂少使其財之所供一隨其地所得而天下之政無有不均齊者矣鄭中曰不止于均使四方一子也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土圭長尺有五寸所以致日者測土深謂測南北東西之深也賈疏曰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日南曰北日東曰西皆以土圭測度之○王六曰土圭長尺五寸夏至日正中時樹

八尺之表以候日景景有長短偏側每一寸為若干里則地之中遠大小皆可得知然地有高卑則日景隨而異猶今步測者北極出地之度數每州多寡各不同必先景短景長謂測土之深淺然後可正以土圭故言測土深也景短景長謂日景不合土圭之尺寸而有長短也景夕謂日中而其景向西已如夕時景朝謂日中而其景向東猶若朝時也多風多陰朱子曰今海邊漳泉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蓋土地廣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方至西北邊多陰非特高山障蔽之自是陽氣至彼已衰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其多寒宜矣又蜀地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也以此証之則其多陰亦信矣故其地在地之南則近陽而多暑其地在地之北則近陰而多寒其地

在日之東東方近海故多風其地在地之西西北多山故多陰是皆土地之偏隅陰風寒暑偏而不齊不足以為王者之都矣若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至日正中時其景尺有五寸適于土圭等則地中矣地正中之處今潁川陽如磨之勝如車之轂故以是為天地四時陰陽風雨和合交會之處王地之西北高天不足東南地不滿中則天地平故曰天地之所合此以高下言之也南則多暑北則多寒四時皆偏多陰風雨不時中則風雨不時故曰風雨之會也東則多風西則多陰陽之所和四時皆合六合公言不必別為糾釋而百物居之自無不阜安矣由是而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以爲國也此言建王畿之法厥後周公營洛邑于成周即其事也○朱子曰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大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景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也

增 王東巖曰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遇也景晷相遇則有可候之理故致日必以夏冬今建國測景只于夏至而不於冬至以至至景長三尺過于土圭之制未若夏至之日晝漏之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尺有五寸正與土圭等則為地中故于此時植之以表測之以圭假如表北得尺四寸是地於日為近南為陽粵地常多暑假如表北得尺六寸是地于日為近北北為陰胡地常多寒正中時表其景已跌是地于日

為近東先夕景也東近海卑下故多颶風正中時其景未中是地于日為近西猶朝景也而則近山幽隱故多積雪多者者不得夫氣之中而偏勝之謂日南日北蓋假設之辭以証必如下文中斯無偏勝之患若如賈氏之說以四表而驗中表之正表為中表東西南北各立一表皆以千里為率一萬一與土圭不協四方相去各千里而遙必非頃刻所能取會苟失其時地中何時可求邪衆紫五表之說賈氏臆說耳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

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凡地相距千里則景差一寸百里景差一分假令國北畔立八尺之表夏至晝漏半得尺五寸景南畔得尺四寸五分其中減五分則為五百里之地以封公減四分則四百里減三分則三百里矣特依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為之制其小大廣狹之封如是而已非謂百里而別測日景之長短也葉氏曰王畿之外邦國都鄙無不以土圭求地中蓋中在天地間不容以定名一家有一家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建諸侯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亦以求其食者半謂食其租稅之半而邦國之中不言中者承上文耳以其餘貢于天子也大國功德盛故食多小國功德微故食寡或疑大國地廣而所食反多小國地隘而所食反寡廷厚

薄之不均謂諸公當食四之一而諸子諸男當食半此王鹿詳見國又或以為所言食者謂王食其稅此鄭康成註詳然未知其是否也。問封國之制孟子與周禮不合朱子曰此已難考然畢竟周禮為是古來制國土地亦廣非如孟子之說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來更相吞噬至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矣其後兼併益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其間豈不為大國所吞併蓋當時謀討伐奄得許多土地封得許多人周禮是全書經聖人子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是沒理會。黃氏澤曰孟子所言乃殷之制而周官乃周之制也周初諸侯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此當仍其舊封如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若周公太公有大勲勞不可限以百里法自當用周制矣。此言建邦國之法所以蕃衛天子也。泉按孟子云周公之封于魯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又曰今魯方里百者五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在周時說周制對魯人說魯事且又責魯君侃侃鑿鑿此豈可謂之殷制亦豈典藉散亡後理會之言故不特黃氏之說為無稽即朱子之說亦未盡然也先儒辨論紛紛今亦未有一定之說姑附錄之以俟參考。按先儒有云孟子王制所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寔封之地周官所言蕞山川附庸而言之者鄭司

農之說也王介甫呂東萊主之有云司徒舉四封言之其寔原只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薛季宣之說也陳止齋主之主山川附庸之說者以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及論語顓臾先王以為東蒙主在邦域之中是杜預之臣決非百里之地所能容為証然陳及之以為諸侯之得附庸者必其有大功若成王之于魯其次若宣王錫韓侯其追其桓奄受北國因以為伯于召公曰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而已天下有附庸諸侯多少無附庸諸侯多疑周官所說徒有附庸者言之未必五等諸侯皆受則非通論也陳止齋曰強幹弱枝之道雖聖人不廢今天于畿方千里謂之萬乘而內諸侯頗食采其中顧以方五百里封公則漢七國唐藩鎮之禍作于周久矣孟子曰周公之封于魯太公之封于齊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魯自東遷滅國不知其幾至孟子之時而後及此曾謂周公寔為之也耶自夏商歷周以土無過三等侯百里伯七十男子男五十里而司徒舉四封言之則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而又以並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損一男之地為男以待削地之罰其說本薛氏以為四方周圍共五百里而一方百二十五里是公之國方百二十五里比王制不遠推而論之則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皆可合于王

制惟男之地四方周圍共百里而一方止二十五里又少于王制所以陳止齋又謂並一男之地為公以待加地之賞與王制孟子之言終未盡合也○葉文康曰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九十五等與王制孟武子城不問漢儒紛紛或以為附庸或以為斥大土字或以為開方里數或以為夏商周異制儒者嘗辨之矣然此在王制孟子武城周禮自有明文第不察耳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故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城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侯之封雖五百里四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伯之封雖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五十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寔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則五等以食祿則三等此三以不同數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涂巷所占之地言也曰食者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國之用山師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公

之地王與公各食其半侯伯之地自食其二王食其一子男
自食其三王食其一鄭氏曰大國貢重止之也小國貢輕字
之也如司勳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氏謂王食其一二入于
臣亦此例也以其食者視之曰食者半曰食者三之一四之
一亦三等也。按葉氏之說以封建制祿分言之如近代食
邑定封之例然亦未知是否也去古既遠自孟子之時已僅
照其畧今安所考証然以理勢懸度之海內之地方千里者
九除王畿千里定八千里耳而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
虞以前之國其土地廣狹不知如何周初尚有千八百國假
使人得百里以封另亦不過八百國耳安所得五百里四百
里之公侯而封之故還意孟子之言為合而周官所稱舉四
封言之未可知也

凡造都鄙制其地城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
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以室數制之謂量其民衆寡以制都邑之大小即王制所謂
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
制邑是都鄙與建邦國不同建邦國與土圭相得邑黃文叔
侯選以制其城居其所當受之民宜必有餘地造都鄙直以
其所當授之民室數制其地山川溝涂皆除以不易之地
實地計田不使不足亦不使有餘故其下出易法不易之地
上田歲可種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種故家二百畝
再易之地下田休二歲乃種故家三百畝瘠地與田多腴地

與田腴其歲收穀數皆相等而無貧富不均之患矣陳曰此是制邑之地制非田制田則遂人掌之○王氏曰不易者人與之一夫之地一易者人與之二夫之地再易者人與之三夫之地故即其地可知室家此言造都鄙之法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須職事焉以為地法而待政令
分地職謂令各君其國奠地守謂令各保其境制地貢謂令
各獻其稅職事謂農圃山澤穀牧之職事此總承上文王畿
邦國都鄙三者言之也

增王昭禹曰凡有職于地者皆地職若三農園圃虞衡數
牧之類凡有守于地者皆地守若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
之屬而為之守禁凡有貢于地者皆地貢也若農以耕事貢

九穀園以植事貢草木鄭氏中曰地職以分地守已定地

貢已制則其法立矣乃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之長使之循此
以為地法以待王朝之政令○王文叔曰頒職事即下所頒
十二職也下文三頒職事十政令凡師役會同賓客喪紀稅

斂皆是○王氏曰已上建王國及建邦設都制其大小之法
也司徒主地故掌封國度地之事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
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背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
容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上文地制已定民各安其居然凶荒海至則亦不免遷徙逃

亡之害朱子云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于盜賊盜賊
竊發之患何嘗不起于飢餓故急以荒政十二聚之史氏曰
裂土以封諸侯度地以授萬民宜先于賦歛而散利貸種食
首及于荒政聚民之教見先王本以恤民為主散利貸種食
也與之食以濟一時之飢與薄征輕租稅也散利發已藏之
輸之緩刑因歲凶民易犯法而寬之也民迫于飢寒不辜而
民租之緩刑因歲凶民易犯法而寬之也有過失當緩其刑
以示哀弛力息徭役也平時用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舍釋
通釋禁謂釋山澤之禁與民同也平時山林街巷皆有禁
之所去幾謂去門閭之幾便民轉移也平時關防皆有禁
使天下商旅皆出于其市皆省通省禮殺吉禮也凡禮文之可省者殺
哀省凶禮也凡喪紀之節蓄樂藏樂器而不作也荒歲不樂

也多昏謂不脩禮而嫁娶也區大匹婦不能自保殺禮索鬼
神謂求廢祀而修之廢祀不祭是也除盜賊謂徹巡嚴警也
既曰緩刑而又言除盜賊者良民犯法則矜之而奸民竊發
又不可不除之也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噪萬夫皆凡
國家救荒之術未有踰此者而尤以散利薄征為急利不散
征不薄則雖有青糧蓄樂殺哀多昏諸政未必有實惠及民
矣。按宋制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
或貸以種食或直以振給之不足則遣使馳傳發倉或募
富民出錢酬以官爵若舉放出錢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為理
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捐奉宸庫金帛或留發運使東南歲

漕米數十萬石濟之此皆周人所為散利之意也凡賦租未
入八未滿者者或縱不取之或倚閭以需豐年鬻牛者免算
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水鄉則捐蒲魚果蔬之稅此皆周
官所謂薄征之意也。東萊呂氏曰古者耕三餘一諸國各
自有廩藏狔遇凶荒則賑發濟民上也他如李愷平糶法雖
非先王之政然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飢無損于國而
大便于民其次也所在蓄積有可通移使之流通又次焉設
糜粥最下也。王氏曰此下云令邦移民通財蓋天下無皆
荒之理故必為之移居以就食通財以給其不能移者又司
市職云國凶荒喪則市無征而作布益珠金為幣或賒與

民而用其力或以之而歛貨之不售二者又在荒政十二之
外後世救荒者當知此矣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
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保安而使之蕃息也慈幼若漢產子三人與之母及
康給嬰兒之類養老謂如五十異膳七十賜肉八十賜帛皆
是也司徒主為國蕃息戶口故慈幼先于養老鄭則中曰保
之可以絕其類將以養民宜自幼者始振救也窮謂鰥寡之
屬及禍災流落者寬疾若漢罷癘不笑之類上五者皆因民
所不足而養之者也安者不刻害之也富民者國家之元氣

鄭劉中曰漢武
曰東晉義興
中人之家大族皆
破而海內蕭然
不知安富之道

貧民資澤于富室猶猷濟資潤于江河彼竭則此涸自然之勢也必摧殘而剝削之將使窮民安所資乎故使安其有餘而不杜害之亦所以養之也後世糧長機坊重役俱令富民當之破家者什九而墨吏又從魚肉焉俱非安富之道矣李伯曰曰皆可耕桑皆可桑材皆可餘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勤賦與夜窮攻吾食漢以趣天時趨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任之重求之多勞必于是費必于是富者繁何其不特而費也使天下之富者皆轉而利乎否也荒政救民權宜之法使平日無生養保安之政則亦終歸于散矣故又以保息養之以本俗安之

增 李景彝曰先王之時戶口有版生齒有數其切切然計民數之多寡誠以民生或耗必其養民之政有所未備者茲所以保息之道有六蓋欲天下無一夫之不獲其所以求生民之蓄息先王盛時戶口極多者蓋皆出此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撤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俗舊俗也撤疑聯字之誤聯宮室者聚廬而處相依而不忍棄也鄭注撤謂拆毀堅風而收除各有攸字○劉執中室處也其邑居也又曰室謂于茅宮謂室廬塞向近戶入此野廬族墳墓者聚族而葬相戀而不忍舍也劉執中曰考妣墓于一處則子孫之心有所依慕不忍兄弟爾雅稱父黨為舍之以達他邦故一其志于里閭也兄弟爾雅稱父黨為宗族妻與母黨為兄弟聯兄弟謂嫁娶為婚姻也賈氏曰上族墳墓是

同宗如此兄弟施于外姓皆姻爾雅又云婦之黨為婚兄弟夫婦相名亦為兄弟故曾子問云不得嗣為兄弟兄弟聯師儒者共宗其道而情不可離也聯朋友者交相琢磨而義不可去也同衣服者五方衣服類多異制惟地近則服相同而其情亦相愛護而民德歸一則同衣服者本俗所以成終始可謂民德之成也吳文正九人父于其土墳墓宮室相為世守而又有婚姻師友以相聯屬則民益安于其故居懷其舊俗而不忍輕去其鄉矣太宰既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而司徒復因本俗之亦以安之三代之時所以民情固結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欽○葉文康曰太宰繫民之九兩司徒安萬民之六俗而皆以師儒行乎其中誠以師儒之教不立則人將不知道義為何物必無以淑人心而厚民俗雖欲聯而安之不可得矣孫氏曰先王之于民降師儒之教而不具學校之儀選皆造弓用官無明文不知果預乎其間否耶借使得與胃子並進不過已與于鄉者惟州長有所謂周序竟正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不指州而告廷虎亦自為序然皆不載制度之詳豈非州竟之闕切砥礪磨之相會以時先以禮本無法制之可言即使如後世郡縣天下之士于學廬之有食然後為教養之要則浮薄輩龍之風已壞于斯時矣莫取乎長育人才之道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家親親象族日而飲之教即上十二教也○王次曰自正月之吉而上皆司徒平日職掌之常法自正月之吉而下則每歲作新之定典也

增 李景齊曰此亦家宰垂治象之意夫先以保息養萬民
次以本俗安萬民而後繼之以垂教之法蓋所施之次第若
此此康寧教之序

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今五家為比使
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親五族為黨使
之相教五黨為州使之相親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施猶須也地遠則教不能施故邦國都鄙司徒但頒教法使
其長各自教之保愛護也謂五家之民相愛護如家人也某
呂氏曰五家為比其居甚近並門其休戚亦可察其奇某
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姓之保
此蓋受當依古書作授謂有物相移假也鄭氏曰閭二十五
言

相受寄相親謂以財物助其藝事陳止齋曰不便比閭供之
託也相親謂以財物助其藝事陳止齋曰不便比閭供之
託也也東萊呂氏曰族猶以口同黨有急難始救之陳止齋曰
為教者欲濟成百家也意難必五百家同州有既窮始明之鄭註曰二十五百家為
然後足以相親蓋二千五百家則地廣蓋地遠而情殺也至于
人衆必不皆貧賤賤者無可相通陳止齋曰水旱疾
疫使之相親蓋二千五百家則地廣蓋地遠而情殺也至于
鄉而蓋遠則第于興賢能之日使修賓主之文相為揖讓而
已此化民之根本厚俗之階基唐虞三代親進姻睦之風舍
是無由致矣故司徒始和頒教法以此先之陳詳道曰古
者什五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師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
聯其官于方伯連帥則聯其諸侯故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
為一人舍是法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即能治一鄉者亦

未之有也王昭禹曰鄉遂之制始于五家之黨而終于萬二
千五百家之鄉遂之制始于一心司徒以安之則相為
懷保焉司馬以用之則相為愛惠焉按秦法五戶為伍十
伍為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
長長有兩卒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十亭曰聚聚有番
六十聚一縣縣有令丞尉蓋總計之二百五十萬家為一縣
而其上下相監制之法亦大略如周禮云

增 鄭劉中曰凡此比閭族黨州鄉之制蓋王國之六鄉而
在近郊百里之內也余考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蓋合比閭族黨之民以為之而不見其制今觀此文乃施
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今五家為比五比

為閭乃知諸侯之邦亦用王畿六鄉之制合為比閭族黨也
蓋上言施法于邦國都鄙下文言使之又言令之則所使所
令者乃邦國都鄙之君也是親之諸侯之國六鄉之制與
王國皆同可知國語曰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二鄉二遂
一鄉一遂男一鄉一遂采一鄉一遂衛一鄉一遂公一鄉一遂
則知遂之在野言遂則知郊之為鄉魯大國故三鄉三遂大
宗伯乃頒祀于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則邦
國亦有鄉

通明矣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
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欽材
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
登成也職事民職所當任之事也王介甫曰登言進而所以
職任萬民加三事焉所以

赴而成之也。曰對執中曰登登于指也太宰主治任之以司徒主民不止任之以職又至于指焉謂能持權者登則山則登則國之指者校橋農也樹藝場師也作材虞衡也阜蕃主畜牧者飭材百工也通財商賈也化材嬪婦也斂材臣妾也生材則民轉移執事者即對中曰開民無常職宜不能生也生材則而轉移執事其材寔賴以生學藝學六藝為士者也不曰脩德而曰學藝從其可見者言也世事見上文服事謂為公家服役所謂庶人在官者此即太宰任民之九職而加以學藝世事服事三者蓋太宰任民而主生值財用故學藝以下不與蓋此三者皆非能生財利之人也而司徒兼此三者言則萬民之職業盡之蓋天生萬民必各授以職民失其職則長成驕惰而故僻邪侈之心

滋雖有教化無由以入故大司徒設比閭族黨之法使相保受而外即以頒職事先之職事既脩其心已開而不故然後可以從事于善而鄉三物之教可行矣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物猶事也三物即下文德行藝司徒教民既有十二教矣此復有鄉三物之教者蓋十二教概施于郊野窮鄉行于鄉擇俊秀者而尤加意也王東萊氏曰三物八刑皆言與猶舉也賓興擇其賢能者接以賓禮而興舉之後世科舉之法本于此得于心為德修于身曰行指于事曰藝知仁聖義即知仁

禮義性之四德也但此以禮在六藝中故變文言聖蓋禮以條理外著者言聖以其內蘊通明者言其寔一而已忠當作中觀下文所謂教中教和及大宗伯大司樂俱言中和字可見中即中庸大本之中和即達道之和蓋又本上知仁聖義之德而臻于至善者也魏莊渠曰根于心為德知全體之良知開天聰明也仁者心德之全體克己去私也聖者知通乎微神明厥德也義者心之裁制操事聖物也忠者發己自盡懇惻為善也和者發皆中節無過不及然則先王以六德教民莫非情性精微之妙克之即位天地育萬物聖人神化之極至亦無加于是固不以其鄉里細民而不以此望之但人應于是者或為一德之偏而不足語其全耳順父母曰孝善兄弟為友親九族曰睦親外親曰婣

力相佐曰任財相濟曰卹六者修而人之善行無不脩矣渠曰人生各于父母也故孝居先兄弟與吾同出于親故友次之九族同出于祖宗故睦次之五服異姓之親骨肉相親故婣次之朋友舍志同方故任次之六藝詳見下文保氏職記莊渠曰五禮以道中六樂以道和五射以六德以養其心視德五御以服事六書以攷文九數以會計六德以養其心六行以脩其身六藝以為泛應則本末具舉休用兼該國家造士之法無有踰于是者矣魏莊渠曰先王之教本末具舉俗也後世教以無用之空言是紫蘇桓公作內政寄軍令于故下無寔學上亦無由得真材正月詢其鄉長曰于子之鄉有居處為義好學不倦聰惠哲仁慈孝于父母長弟于鄉里者則以告蓋全做六德六行之制又曰有孝勇股肱之力者以告亦做六藝中射御之制至

漢立孝弟力田賢良科即此取德行之意也其茂材明經射策即此取道藝之意也至魏立九品官人制州縣舉置大小中正定所管人物為九等言行修著則升道義虧缺則降吏部憑之以授官則備周官重德行之意而其典則至上品無寒賤下品無貴族矣隋煬帝始建進士科試以律賦唐人因之蓋以明法諸科而惟進士之科以文章著者其得人尤盛于是端重周人道藝之意而德行之途絀矣宋王安石改法罷詩賦貼經墨義令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其試義須通經有文采者乃為中格雖較之詩賦為優而其趨于文也蓋甚有明仍之遂為制義八股法然其

始則重行優行劣之舉則猶以文藝兼德行其後乃至需求工于文而惟利祿之趨所謂實與者遂無真士矣

增 李景齊曰成周賓興萬民者不一而足若所謂三物者曰德曰行曰藝是也德不足則取之行行不足則取之藝其取之亦廣矣未也所謂德行者皆析而六之曰知仁聖義中和曰孝友睦婣任卹曰禮樂射御書數誠恐難以責其才之全則凡于六德六行六藝之中得其一者皆足以自進此天下所以無遺材之恨然則取士之日最廣者莫詳于周而謂其不以科目取士何哉是古非今者類敬屏去後世之科目而復還古人里選之制其所以求天下之才者正欲科目

之廣也若夫才必就于其所養而成于其所教此大司徒所以教以三物而後賓興之歟。易曰所謂六德者非曰六鄉萬民之衆皆可以為聖知為仁義為中和也取其明而不惑者謂之知公而不私者謂之仁通變能化者謂之聖制變得宜者謂之美誠寔不欺者謂之忠喜怒中節者謂之和此六德為天下之全德由是推之于六行則自孝而友自友而睦自睦而婣以至任于朋友恤于鄉里而皆得乎親疎內外遠近之序是又此德之所發現也若夫五禮六樂之見于玉帛鐘鼓者為六藝之首五射五御之見于弓矢錢策者為六藝之次六書九數之見于文字等算者為六藝之末是雖藝成而下寔有形而上者之道充之以德行則為天下全才之士然先王以全才望天下而不以全才律天下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苟有一善之可名無不撫而納之程度繩墨之中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此即大司寇之鄉刑所謂上德糾孝者鄉党以明倫為重故刑以不孝為首六德六藝不言刑而獨于六行言刑者不德難以顯指而藝則非人可強能故也鄭氏中曰人之性有孝

以皆同人之材有能有不之別則藝不可以皆能夫六行者日可見之行人人所當能者也若不能其行則害于其身禍于其家亂人倫而傷聖治王法所不容不變文言第而退列睦姻之下者第兼施于師長也鄭則中曰兄宜念親于哀終不為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造言謂訛言惑眾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凌長也造言謂訛言惑眾亂民謂植党行私也亂民者無罪犯法敗類者也即後士師所謂誣誣朋友者也史氏曰造言亂民官教之大宜大亂名敗作執左凡民之性善惡不齊善者實與而惡者不懲則無良者相率從之矣故復設八刑以糾之大司徒主教而以刑終者蓋弼教必兼之以刑刑不施則教不行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五禮見後大宗伯六樂見後大司徒樂中者性之本然也和者情之各正也禮文繁縟而無浮夸虛誕之意故足以防偽教中而復其性之本然樂音宣暢而無流蕩淫泆之失故足以防情教和而養其情於各正吳文正曰人偽日勝則偏党反側流于不中人情日滋則放僻邪侈流于不和唯以禮樂防之則其教易入也鄭則中曰惟五禮由中而制所以著誠作所以滌和心而全正性故可以防其偽惟六樂由和而與之制雖掌于春官用以教民則在司徒也上文德藝之中已言禮樂中和矣此復言之者蓋禮樂蓋藝事之精微中和極德性之粹美故又反復言之則古人六藝之所重者禮樂六德之所重者中和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不服教不循行于司徒十有二教也成罪曰獄告爭曰訟地治謂鄉遂親民之官以其地近而知其情偽故與共聽斷之麗刑而歸于士者刑非司徒職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牛能任載地類也故司徒奉之羞進也猶肆解也進所解牲也史氏曰大司徒為奉牲之長故奉牛牲也○祭祀之時大司徒奉六牲而領之五官使共奉之牛則奉以司徒

大賓客令野修道要積

要積米穀之屬皆所以給賓者少曰要多曰積

增鄭氏曰令令遣人使為之也黃文叔曰鄭云令遣人以

遣人掌委積也修道則非遣人之事矣遂師曰賓客巡其道脩充其委積司徒令遂人遂人令遂師使各于其遂行之遣人掌委積之政守在遂師

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屬為謂連屬共挽之引引車索也六卿主六引六遂主六緹六卿七萬五千家取一以旗致民謂樹旗為表令民咸會其下後至則有誅也治其政令者部署檢校之使不雜亂也王曰萬民既至則致于大司馬而司徒猶治其徒庶之政令蓋臣而卒旅之吏卒皆六卿之屬但主以司馬之法中多其人已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

大故謂寇兵致民王門一以拘衆謀一以資扞衛史氏曰致

俗非常也○鄭則中曰王宮國有宿衛之人卿是之衆且守王門之外節旌節也無節者不得

遠行則使人偵探無所施得取我之上策矣王次曰此防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大札大疫也移民謂令避灾就穰梁惠王移民之法蓋亦本

于此不言去幾以下七者此尤在所急也大司徒荒政惟通

財之道最為廣遠或以上之財利通之民或以民間之利自

相通或以遠近之利相為通得通財之術而先王救荒之道

其幾矣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

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正治謂叙其文書致事謂上其計簿共典恭供皆通用不正

不循教典之正也治官之令小宰以木鐸徇此則司徒自令

之權亞于冢宰故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橋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

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伐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

喪紀之禁令

夫家猶今言戶口必稽之者以民數核然後可以施教化也

九比謂如夫家車馬牛鼓鐸兵器與夫德行道藝飲射讀

法之類其目凡九以是九者相比則凡吏之勤惰才劣俱見

凡篇中所言大比者皆以是比之但九者之目則不可以確

指矣王氏曰凡此法先定其官當則可施故令夫家區夫區

婦受口之家也夫家有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是為九

比按下文頒比法于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卿之衆寡六事

車輦則比者校比民數及其財物耳故三年大比鄭註云使

天下之吏前聞民廢疾若跛跣盲聵者征征調後復役也

施當作弛弛者暫息之舍者永寬之也卿師文辨其可任

後為民重累故其當弛當舍者必辨之民間飲食喪祭之禮

易于僭侈而隋廢小司徒楚之令之所謂所重民食喪祭也

賈氏曰祭祀謂州祭社禘祭宗廟祭飲食謂卿大夫食

喪紀謂吉口聞為其相與之等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也

增 鄭景望氏曰言邦之教法而曰稽中國以下云者則教

實行乎其中也貴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

寬疾之意足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養生喪

死之節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陳止齋曰小司徒既

掌邦之教法矣自此以下不開設教之意大抵皆是校登民

數整頓軍賦何也先王之世寓兵于農養勇以禮以井邑正

是晉文公入教其民出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

示禮故城濮之後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衛靈公問陣孔子答

以俎豆諸葛孔明出入行陣問文中子以為可興禮樂殆是

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牛犖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此法九比之法也登猶載也言頒比法于鄉則四郊都鄙可知舉近以見遠也大比謂使天下大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邦國侯國也比要猶言比簿載其夫家六畜車犖各類之多少者也言受邦國比要則合天下之侯邦而考核之非特行于鄉遂都鄙王畿之內而已先王所以課其各鄉之吏者惟在九比一法蓋人民衆六畜多車犖倍則吏勤而善政可知其不能者反是故小司徒以稽比教頒比法受比要為說競

焉

增 王氏曰衆寡謂人民可任之多少六畜牛馬鴉羊犬豕所以為兵備守禦養老賓祭之不可缺者辨其物定其財產之多寡即所謂九比施政教即祭祀飲食喪紀之政教行徵令即征役及貢賦之徵令。黃文叔曰政教不觀其豐約而為之陰殺徵令必稽其有無而為之寬急故入其衆寡六畜車犖之數而後施行之易氏曰施政教則據其數而舉其財之類行徵令則據其數而起其田之類鄭剡中曰言邦國者指天下諸侯之國以別六鄉之所入也六鄉內也故入其數邦國外也故受其要受其要者民已分於諸侯故不責其詳歟。王氏曰比要者其詳藏于侯國其

總數則登于天府。黃文叔曰比要在司徒為民籍簡稽在司馬為軍籍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會合屬也令民興起曰作田獵也役如春秋浚洙城中止之類追胥捕寇也追者逐于後胥者要于前此先王因教民之法即推之以定軍令而行于鄉遂達于都鄙且兼及于天下者也蓋比閭族黨州鄉之制推之無往不善伍即五家之比而即二十五家閭之卒即百家之族旅即五百家之黨師

即二千五百家之州軍即萬有二千五百家之鄉部署一定則凡起軍旅由此作田役由此比進胥由此令貢賦由此凡其同里合伍之民思足相卹義足相扶服容相別音聲相識如身使臂臂使指不召而來不趨而至何事不濟何切不成哉至管仲倣之以為軌里連鄉之法而桓公以伯後世廢其法而民情渙散不可團結即以賦役一事言之式東家而與西鄙為鄰四南里而與北鄰為伍以言其地則相遠而徵召無從以言其人則異心而義同胡越無惑乎舉動乖張抵牾百出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為矣

增 陳止齋曰小司徒會萬民之卒戶而用之士不特選皆

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
無招收之役無庫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末嘗有兵也。
鄭劉中曰會卒伍以為軍法宜屬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
也蓋事不預脩不可以應卒司馬主于用兵苟非司徒教之
有素合之有法一旦欲合而用之不可得矣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
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
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上地民富饒生息多故家七人下地民彫敝生息少故家五
人或云上地猶言上戶五人七人鄭氏以為兼男女言疑女

不在數中鄭注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
者衆也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
上地家七人而所役者惟一人見先王用民力之寬也羨餘
地獨作盡行也從禽人樂趨而逐寇無容後故盡行。或疑
凡起徒役家以一人為準則丁多者役寡丁少者役多其道
有偏非也蓋丁多者輪役之丁者數休之要使一歲之中事
公旬之三日而止則先王固有必稱物平施之法矣。正氏
曰凡有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役乎民然後役有輕重繁簡遠
近久速之殊民有老少強弱貧富貴賤之異不可以概論也
是以成周之世役役乎民必先均其土地以別其寬狹疏服
必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虛實必量其人老身以知其強弱

老少必驗其畜產以知其貧富有無必有夫有婦然後謂之
一家必年富力強然後謂之可任明以察之公以處之仁以
憫之而民庶不以役為病矣

增 賈氏曰均上地地下地等使得均平故曰均土地既給土
地則據土地計考其人民可任不可任之事而周徧其人數
。鄭劉中曰將作田役必先知其可任之人將以知其可任
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家有七人者必授以上地觀其所
受者上地則知其可任者一家可出三人矣家有六人者必
授其以中地觀其所受者中地則知其可任者二家可出五
人矣家有五人者必授以下地觀其所受者下地則知其可

任者一家可出二人矣蓋因其受地之優劣足以知其有餘
不足也。泉按此上中下三等之地與孟子王制上農夫食九
不不足也人五等不同孟子王制所言以農夫之勤怠粟之多
寡為差等此以地之上中下為差等周禮言授地只此三等
鄭康成謂受田有九等此以七五六為三蓋因中以明上下
之義者
矣說見

陳及之曰竭作鄭氏謂盡行非也田獵所以教民習兵事則
不可不皆教之及其當田也今日發某甲明日發某乙亦不
一時俱起所以休民力而互教也至其追胥則不按籍起人
人其家丁男皆可行矣故曰竭作若曰盡行不勝其擾也。
王介甫曰唯田與追胥竭作獵取禽獸與眾同欲逐伺盜賊
與眾同患所役近且不久也

吳文正曰以田賦出軍古賦也而今則難行何也古者
軍役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其行速而期近
故丁夫無畏憚室家無怨思秦漢以來萬里長戍民之憚行
如往棄市于斯之時乃假周官之說以民抽丁甚可悲也況
古者君養民于田里而阜其財故堪以其身為國用後世民
自養竭于足以自贖而不足而又遠事戎行將何以為抑視
脩育乎今兵農既分制雖非古然兵受廩給雖勞而不怨民
出賦稅免于征行雖貧而不勞則亦兩利之道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詞施其賞罰誅其犯命
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誅責罰也凡大衆群集必有喧囂鬬爭及狼戾不用命者故
必有政教之尊有戒禁之設有辭訟之聽有賞罰之施有犯
命之戮而後人皆効順不敢違越矣大故冠戎非常之事也
大事特于常事為大耳大故則事萌意外志
生于不測其所以處之宜出于常理之外 餘子餘夫也致
餘夫先王必不得已為之故雖盡室以行而民不怨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正四正
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經量度也王氏曰經土地者即孟子所謂經界也井牧按左氏有井衍沃牧隰
莽葦之文見襄公二十五年楚為掩之事蓋衍沃乃肥饒之地故井之以居
民隰墜則下濕莽葦之地土閒曠而所出微故不井授而多

與于民如鄭氏二而當一之說亦良然也王東巖氏曰方里田中而私田外是之謂井其田野上地校萊視田半下地校萊視地倍中地田萊之相半是之謂牧其田野也

戴氏侗則言古人言井牧猶漢人言田畜上古畜而不田中
古田畜兼之衍沃之田宜稼故井之隰澤水草所生則牧焉
按古人郊外謂之牧而周官戴師遠郊之地有牧田則疑其
以隰澤之地倍與于民使之畜牧以代稼穡故稱井牧也田
野郊外六遂之地也上言經卒伍之法而以人為主用五之
陽數蓋圓而動者人道所尚也此言經土地之法而以地為主
用四之陰數蓋方而靜者地道所尚也九夫為一井井方
一里為田九百畝邑則方二里二里為四井受田三十六

百畝正方四里九十六井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八方里凡
六十四井受田五萬七千六百畝正氏曰甸方八里每步加
一里為一成積百井其中六十四井為田其三十六井則山
川陵衍之地也縣方四十里都方八十里每步加十里則方
百里為一同積萬井其中六十四井為田其三千六百井
則山川陵衍之地也惟有井有牧比折而行因地形之所遇
而為之計度乃制井田之活法也必欲矩而方之如畫地
如界局棋恐其無是理矣

增 王東巖氏曰周家井田之法惟小司徒見之謂八家皆
私百畝同種公田百畝此孟子之說也謂八家各耕百十畝

為公田餘二十畝為廩舍此漢志之說也三山林氏曰以班固之言考孟子九夫為井全無虧欠後世為圖亦以縱橫成列不如九夫為井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是六百畝又有一畝再畝之地三分去一則一井地止三百畝若如孟子班固所計則是一井之田皆平田其說皆不可通左傳楚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陂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潁規偃豬町原防牧限畛井衍沃今日井九百畝非必皆平土皆上地也固地之所過而為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說且知夫天下通行之理若據圖言井九百畝徒見其不同耳

黃文叔曰此治野之法康成曰造都鄙米地井田異于鄉遂

其說最誤野地農夫故為公田九一之法以出租稅為正乘四一之法以治車馬。葉文康曰此泛言經土地而井牧田野耳井牧之制通夫天下井邑正甸縣都之制無往不同鄭氏以井邑正甸縣都之制為造都鄙其說已非又云邑方二里正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里則方十里為一成葉孟子方里而井井方一里則四井為一邑邑當四里正當乘里甸當六十四里縣都皆以是推之鄭氏旁加之說則求合司馬法耳。王東巖氏曰鄭氏以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三十四夫治田四都方八十四旁加十里

乃得百里為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六十三夫治田三十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田雖橫渠亦從其說殊不知小司徒四井為邑至四縣為都皆以四數言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為通至終十為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池而言小司徒四井為甸即司馬法通十為成甸六十四井而或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為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十三六井為山川城郭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一二寔地鄭氏旁加之說其算法

則是但不必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陳君舉亦溝洫之事歲歲有之而軍賦不常有若專以某人治溝洫某人出軍賦則不均矣。鄭則中甸井邑正甸縣都之制已立乃以之授民而任以地事今之出貢賦與夫凡稅斂之事皆供上之求蓋治地有法則民可得而任民任其事則上可得而取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辨其守辨其要地當守者職稼穡樹藝之職也平其政謂稅役之均

增何氏曰分地域者分者其大者為邦國小者為都鄙也辨其守則使林麓虞衡各守其地施其職則使農工藝牧各

鄭氏中甸井邑正甸縣都之制已立乃以之授民而任以地事今之出貢賦與夫凡稅斂之事皆供上之求蓋治地有法則民可得而任民任其事則上可得而取

修其業平其政則共貢賦出車徒各有其常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其積

黃文叔曰典大司徒文相對為大小。鄭氏曰小賓客諸侯

之使臣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後治其政令

帥衆庶帥而致于大司徒也鄭氏曰大軍旅則大司徒以

大司徒

增 鄭氏曰中曰小軍旅人徒雖寡然戰危事也安得無築軍

壘修城塹之後宜有政令以齊一之

大喪帥邦後治其政教

大司徒治大喪之令但令之而已此之治其政教則小司

徒親自教之有詳畧之異也

增 陳氏曰喪從正棺引窆復土賈氏曰正棺七日而葬朝

之時引柩車自廟至塋也安下棺于坎復土者掘坎

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立陵也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

以圖正之以圖正之立社稷正畿疆蓋為度其處所而定其大小廣狹

之數其事則封人主為之賈氏曰立其社稷民訟若今聞訟

之類地比謂同伍居者以其地近人親而知其曲直故令正

正之今以四隣為干証也地訟以爭地而訟圖若今所謂魚

鱗者視其圖而彼此皆界址畫然可辨矣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

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

群吏憲禁令修法糾職以待邦治

屬官謂所隸教官六十屬治成計籍也誅賞者冢宰之事而

小司徒亦得以此施于其屬蓋以官長自考其屬則事核而

尤當矣唐陸宣公為相嘗欲使官長各自殿最其吏蓋得此

小司徒誅賞屬官意之群吏凡卿大夫州長以下皆是也要

會月要歲會也憲表縣之也糾督課之也王昭禹曰修法使

防府廢也糾職使各糾

及大比六卿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

兵器以待政令

大比之下疑當有令字平猶品也正猶理也品其教治優劣

其政事得失也夫屋猶言夫家也三山林氏曰教治者所

氏事者所主在政若土地之政之屬三山林氏曰教治者所

曰大比三為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和任



周禮集傳卷之七 地官

梁谿高愈紫超氏原藁

鵝湖華泉天沐氏增訂

卿師之職各掌其所治卿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弛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王制曰日秩則制其當聽之多寡能則其治之先後作秩叙者卿之九卿辨分之所也

天子六卿而卿師四人云各掌其卿者蓋以兩人合掌三卿也聽其治聽其所屬州長之治也國比即九比之法戒令告戒之令糾禁糾察之禁也凡夫家衆寡民生盛衰閭閻強弱皆係之故自小司徒而下卿師卿大夫莫不以稽是數爲先焉

增 賈氏曰自大夫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今卿師又聽其治者恐卿官有濫失○易氏曰稽其夫家衆寡謂其可任有辨其老幼貴賤廢疾謂其可施舍者牛以力而戴馬以力而駕不能無老壯強弱之異亦有可任可施舍者卿師皆從而辨之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今作秩敘

帥民徒而至蓋聽大司徒之號令也役要州里所遣民徒之數辟者司空所書功作章程也州里役要恐有僞冒不寔之弊更以司空工作之人數攷之則無適情矣夫民勞莫大于

力役既不可數使而過勞亦不當令詭避而脫役苟一人之倖脫則必有一人之重勞而役使不均矣故卿師兢兢焉考之逆之若惟恐奸民之漏役寔深畏乎良民重役耳事令功役之令秩敘猶言次序辨其先後繁簡而爲次叙之法則勞逸均矣王氏曰凡野民之雜統甚于軍者以其無秩敘耳大役而寓軍法則能聚萬衆如一人矣

增 東萊呂氏曰司空營國職在興功司徒治役職在登民司徒不攷興功之小大而會其民必有告病者故卿師必攷司空之辟錄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亦此意也○項氏曰司空之役州里出役即州里所遣役之本數以攷

司空治役之章程則役事可得而鉤考矣○黃文叔曰凡役皆司馬徵發唯六卿之民則司徒自致故既役則卿師受州里比要而以攷司空之辟矣以逆其役事要與法參攷之其事可逆而知○又曰凡兵政皆司馬政典凡役事皆司空事與秩叙廩食等次也官伯曰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鄭曰秩祿廉叙才等至卿師令作秩叙則曰事之常次非也功力常次在司空之辟非卿師作當作也鄭則中曰量功大小爲之報稱而已

大祭祀蓋牛牲共茅菹

菹菹同艸也尸祭黍稷之爲藉者鄭氏曰菹讀爲藉謂祭前藉也易曰藉用白茅先哲增 鄭則中曰茅可用以縮酒亦可以藉○項氏曰縮酒以

達氣故天官主之司師祭祀東祖以藉形故地官主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輦音

輦輦皆車也輦駕馬輦人輦行皆所以載任器而爲軍中蕃

衛者鄭氏曰行以載任

增 王昭禹曰大軍旅會同固有稍人作其同徒輦輦帥而

以至卿師則正治之而已○賈氏曰正治其徒役者六軍之

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于卿戮其犯命者軍旅會同事大以

肅衆志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

治役及窆執斧以蒞匠師

纛同翺羽葆幢也以持揮輓柩之役樸記所謂匠人執翺以

御匱是也纛以指度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匠師匠人也見冬官主墻隧丘

隴之事者舊同樞室窆下棺也蒞謂臨視之必執斧者所以

辟邪即方相氏入墻以戈擊四隅之意

增 王介甫曰葬而治役正其輓柩之行故執纛以爲儀已

窆而蒞匠師則以防護之傾軼使戒飭焉故執斧以爲威

九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

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卿邑而治其

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前期先期也先期而出田法則民得豫爲戒備無慢令致期

之失簡簡閱也脩其卒伍者以軍法爲田法也王昭禹曰鼓

物以度衆兵器以勝敵簡則閱而選之也軍令之法立于伍

成于卒脩其習而治之也簡之則器械有所完脩之則其行

列有所正田雖以獵取禽獸而實以考春官司常師都戰旃

教戰則簡而脩之皆軍法之所寓也

鄉遂載物而各書其號故旗物以辨卿邑而隊伍始能不亂

矣易氏曰卿即六卿邑即公邑之屬卿邑既聚則旗之相類

爲之各司常所謂州屯士卒營聚處夏官司馬平陳所謂前

後有屯百步者是也鄭注曰車徒七聚前後異古者因田以

講武其事爲重故鄉師特主治之

增 黃文叔曰鄭以陳之以旗物句絕當以致衆庶而陳之

句絕陳列之也陳列之故有先後之屯○鄭剛中曰田法掌

于司馬而預以告民則在于鄉師鼓鐸旗物久而或弊伍兩

卒旅久而或廢故于未田之前出以示民使之簡其已弊者

而去之脩其或廢者而新之則鼓鐸旗物無不可用之物伍

兩卒旅無有或闕之人及當田之日用司徒大旗以致民于

司徒既至則列而陳之慮其卿邑難辨則用旗物以別之慮

其犯命不率則治其政令刑禁以防之慮其車徒或亂則巡

其前後之屯以視之有敢犯命者必又戮以戒懼之及已得

禽或爭所獲則爲之斷其是非曲直始焉戒之有素使民無

倉卒失事之罪終焉治之有法使民無紛紜爭鬭之禍其法

如此非惟民熟于坐作進退之節而有事於軍爲司馬者亦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拘於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
調萬民之難阮以王命抱忠

難既如遭水火盜賊死喪而致困之者野謂穴遂之地鄉師
主鄉而遊行於穴遂者施惠當自近而反遠也必稱王命
者欲令善歸於上也鄭刑中曰民之惑思常在于艱既之時
量皆而以公堂收之齊平焉曰民有焉天下國家者誰可使
悉出于臣下耶以王命施惠言于鄉師又子司執言之聖人
之急按天子穴柳穴遂止于十五萬家而鄉師以下大夫四
人工士八人遊之省其艱既至易也後世大縣戶不下數十
萬縣吏止一人耳目不能遍朝廷復無調既之禮窮民乃始

增 鄭六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月令正月命脩封疆之類。鄭剛中曰四時之常事臣民習知而素曉者也不煩號令之勞但振木鐸以徇之使聞所警而自知

歲終則考六卿之治以詔廢置

詔廢置詔司徒以廢置也廢置屬冢宰之職而六卿之吏則司徒得以自專之

正歲稽其御器比共吉而二服間共祭器缺共喪器窻共射器
州共宿器鄉共吉而禮樂之器

禮非器不行故稽而今居民失之吉服茶服凶服弔服也二

上民曰成周盛時以
 禮樂爲治而行得衆
 必有其具與特簡是
 之上焉然即此簡故
 覺之間莫不有其具
 以爲行札之具其大
 者班之香櫞臺之下
 思歸其之間上焉而
 不聞成周舊制所記
 生可封而成終之德
 宣之

鄭注原稿以服爲事言立二事
即下文長祭賓射之謂者誤

祭器四閭使相藝故族共喪器州長會民射于州序故黨共

射器三歲擲大夫賓興賢能故州共賓興之器至于鄉民益

衆則其器物益無不供然吉出禮樂之器卽出于州黨正閭

族之間而不必更爲徵聚矣

增 鄭剛中曰先王之世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弁冕以爲

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非特用之朝廷又用

之間里民日從事于其間耳聞而目見之所以知禮樂之章

而成粹美之俗竊疑閭里之間何從有是器而用之及攷

師然後知六鄉之民俱合衆財以爲之觀其人所聚之衆富

門下生等皆爲之泣

各因其財力使制其器雖器異其用不足而器

脩禮樂之事廢而不講故也後世禮樂之器絳紱大夫尚絅

能知而況欲民知之而成俗哉○又曰吉立禮樂之器闢

黨州所共止于一間一族一黨一州之用非可以用于鄉

鄉大夫或有一鄉吉禮樂之事不可取諸國族州黨宜

一鄉之財爲之不惟可足鄉官之用比閭族黨州有故而

器不脩卿又爲之移用以相補則事無自而廢禮行而教

矣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罷展事以詔誅賞

教德行藝之教也器卽上文之器與九鼓鐸旗物皆是也老

實曰教法受
于司徒也
教法通于州
長以下至比
長各教其所治

其教人之法察其上計之辭稽其戒備之器列其行事之實而吏之賢否可見矣詔誅賞蓋鄉師詔司徒司徒便詔冢宰以三歲大計之法非司徒可尚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禁令政教所施之禁令也教法謂鄉三物十二教與其相保相受者皆是也鄉吏謂州長蓋頒法鄉大夫受于司徒而頒于州長州長頒于黨正黨正頒于族師自上而下以遞相承則約束有方而政不勞矣德行藝即大司徒所教六德六行六藝六藝稱道藝者藝皆本于道也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鄉大夫之職惟賓興一事爲最重故正月之吉即汲汲于是三者而考察之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征之給公上事也舍謂有復除不供差役也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外地遠役稀故早征而晚舍七尺已成丁者六尺未成丁者古人弛役以年計苟年老則息之不以筋力強健役之也其任役也以形計苟其豐壯強碩則役之欲其早肆勤勞也黃文叔曰征不言歲而言七尺六尺者歲難登而身不及則爲所謂童穉也則舍之

貴者爵祿在所尊賢者德行在所敬能者道藝在所崇服公者勤勞所恤也老者有年所安也疾者無力所矜也貴貴而賢賢尚能而憫勞優老而寬疾先王于一征役間而能盡人之紀者如此入其書入其給役復除之書也。按漢制宗室及關內侯皆復猶古舍貴者之意吏胥有復除猶古舍服公事之意八十九十復養卒疲癯不可事者復之猶古舍老疾之意而賢能之復除無聞焉至明而士之隸于學官者概與優免不充謀差則亦近于賢能之舍矣

增 王東巖曰古者兵法與役法不同兵法自外及內如有兵事先遣邦國不得已及遂又不得已及鄉若役法先內及

外此先王均內外輕重之意

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

興猶舉也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大司徒鄉三物之教惟以德行道藝爲重故于三年大比而興之蓋異日以爲公卿大夫士者皆出乎此也吏即州長以下之官衆寡民也賓之以賓禮接之也六鄉之民無衆寡皆至以鄉飲酒之禮禮爲賓蓋合衆論之公而尊寵之且使人知之勸也厥語辭明禮賓之明日也王再拜受重得賢者登于天府寶賢如寶玉也

內史藏其副蓋將詔王所當爵祿者朱子曰古者封爵命
諸侯亦以命在
廷詢其可否

增 東萊呂氏曰周禮以卿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只看賓之一字當時蓋甚尊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棘園如糊名若防寇盜然爲士者須深思其故三代時士惟進德脩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上之于士待之甚重而致之則甚詳後世乃士求上之爵祿故上之人待之甚輕致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縣役大樂正又

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以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凡經四級然後可使從政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三級其考之之詳如此成周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後世與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爲進退蓋有一日之長決取終身之富貴此後之所以異于古也

葉文康曰論成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公論三年大比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重然必有以教之于平時

斯可以興之于異日既有以書之于每歲斯可以考之于三年蓋自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嫺睦閭閻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中物以至司諫雖非六卿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疆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

道藝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爲賓興之地興之日尚何負于賓禮之隆哉後世選舉之法壞人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日所教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皆利祿教之以辭章之學則所舉皆辭章科目未足壞人才而教化先已壞人心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可復然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欲一旦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六鄉賢能既舉之矣然恐興舉有未盡故退復行鄉射之禮致其衆庶而以五物詢之言寧復有賢能者當復次第舉之也疏曰退謂歛賢能之書于王退來鄉內詢謀也問于衆庶復有賢能否和和德也容當作庸

鄭康成曰和刺
六德容已六行
主皮和容其舞
則六藝之射與
樂也

常德也主皮能貫革也和容當依杜子春讀為和頌謂善頌
詩也觀大司樂中和祗庸孝友及興道誦之文可見興奮迅
之意興舞能舞也和者六德之事庸者六行之事主皮和頌
興舞者六藝之事凡此五者不必其德行道藝之皆備但有
其一長者亦皆錄而誌之以待異日之興舉則其鼓舞人心
者深矣

增 薛氏曰五物皆以射為主則和容之類乃鄉射之五物
也○黃文叔曰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
容中不驕不中不懼也與舞其節比于樂也

葉文康曰射特六藝之一物爾而有五物之分一曰和是其

內志正也二曰容是其外體直也三曰主皮是其持弓矢審
固也四曰和容則知容止比于禮五曰興舞則知其節奏比
于樂鄭氏曰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
射與禮樂歟蓋射可以觀德州長春秋會民則以禮而射于
黨序是以射擇士也鄉大夫以射禮而詢衆庶則六鄉之民
又將因射而知自勉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出謂仕于朝以為六官之屬而長其民也入謂居其里以為
黨正族師之屬而治其民也長之治之者皆由其民所自舉
而上之人苦無與焉蓋好惡取舍一聽于斯民三代之宜道

而人之不服者寡矣○王氏曰出謂出而在野則為鄉進謂
入而在朝則為六
官吏也 按後世三歲各省一貢士猶古賓賢之法學使者

三歲一校士猶古者黨正三歲滋校比州長大考贊廢興之
法儒學每月行月課猶古者族師月言屬民讀邦法之法但
古人以德行為主而興之校之屬之則士將日夜奮迅淬厲
趨于文藝也趨于德行則富貴利達無所動其心趨于文藝
則德行日虧而鎖管勢利或將無所不至矣此古今課士之
異而士風不古遂大遠于三代故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群吏致法于司徒以
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會集合也會言政致言事互文耳 易氏曰政其要 鄉大夫本
以鄉為之而其吏會政致事不言廢置誅賞者蓋鄉大夫不
不設屬 原本有賓興為之賢 其于黜陟重事固有所不敢擅
也法教法也憲教法于其所治則人皆知所稟守而日興于
學藝脩德矣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民
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大詢之禮詳見秋官朝士職所謂謀及庶民者各帥其鄉衆
寡致于朝蓋欲公聽並觀而不遺于細民之賤如此閭里門
也各守其閭門則奸宄無由入旌節輔令即後世給符驗以

傳文書之意非是不得達則奸民亦無所之矣黃文和曰傳

無節不達卿大夫專行政察以與賢能而令民守閭之事參焉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吉日猶言穀旦不必朔日也屬聚也讀法讀教法也自州長而下始行讀法會民之禮蓋二千五百家之民人親地近而教易行矣德行道藝三者賢能所由興然必有教于平時然後可興于異日既有以書于每歲然後可以考于三年故鄉大夫州長下逮閭族之師皆必以是為先焉○王氏曰鄉大夫于正月之吉頒教法于鄉吏州長即聚其民而讀之所以警動人心使不怠也黨正于正歲書德行道藝故此因聚眾之時考其實而勸勉之使益以不怠而其有過惡者則訓戒之使之改過自新也

增 王氏曰州長中大夫所統二千五百家教之而倫理脩治之而爭奪息與夫政事微令皆有成法○李景齊氏曰古者人才之盛衰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自有道也蓋以五家之比已有下士一人為之長而有以禁其奇袤之心至于教法之所示則閭胥于聚眾庶之時族師于每月之吉黨正以孟月之吉州長以正月之吉皆屬民而讀法無非道民之知所從而使之不戾吾教所以漸摩

誘掖之者詳且至矣猶未也人才不以漸而進則真賢碩能何以責備于一旦卒然賓興之日故自比長有以禁其奇袤之心而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考悌睦嫻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則黨正書之夫所書至于黨正則是才之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有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夫然後鄉大夫三年而賓興之則其賢書之獻悉有以公天下之心先王之于人才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此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

州社者每州各有社祭之所以報神功序州學也以禮會民而射使之正齒讓習威儀而教固已行矣按州長所隸共二千五百家或三人或二人當有六十餘眾然則州長所屬會之民殆惟族師所書孝弟睦嫻閭胥所書敬敏任卹者方與而其餘固不在列狀不然以六千之眾恐非州序之所能容矣

增 王昭禹曰因祭社民之所聚而讀法亦無所勞其民矣亦如之亦并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林氏曰讀法有因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時之所在易為知有因于事者若祭祀之類事之所聚易為力○王昭禹曰序者州之學也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射以序進又以別其賢否

也○鄭剛中曰州長有射黨正有飲或飲而不射或射而不飲州黨俱未可謂之鄉至于鄉乃有飲射鄉大夫將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則有射有飲乃為鄉飲州黨之中未可行鄉飲故但言以禮會以禮屬之而已

九州之大祭大喪皆蒞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大祭祀謂州社大喪謂鄉老鄉大夫之殯王氏曰公卿大夫主故臨其事原本有恐其不諳故典而致致于鄉師也戒令賞罰施之于民者故州長主之

增黃文叔曰六鄉之軍聽于王司馬作軍六鄉不與故六

鄉微法則稱國言有天子之命獨見之于州長州長承其命也帥而致之軍旅致之于小司徒役致之于鄉師小司徒鄉師各以其事總帥之而致于大司徒○賈氏曰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鄭氏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于軍因為師帥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州里以贊卿大夫廢典令或疑當作事會其政事蓋將致大夫也司徒教法當令民歲歲漸摩之故終而復始于正歲復讀之宋按凡言正歲則正歲者健歲而言耳非有周正夏正之別也王氏曰正歲謂嗣歲正月則歲終歲故曰正歲復如前歲故曰如初興賓興也廢猶錯也州之賢能黨正既以歲時蒞比而州長復大

考之則冒濫者將無所托矣○按讀法即讀教法也古人于德行道藝冠婚喪祭諸禮與夫鄉刑國刑者必皆有成書歲歲聚而讀之使民熟于耳而習于心自將有所持循感發而進于善視後人之讀書家塾將有事半功倍者矣故自州長而下凡鄉官教民皆以讀法為先務而後賓興之典可次第舉矣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崇亦如之

邦法即教法也變文言邦法者兼司寇之鄉刑而言也鄭剛中曰邦法即教法也變文言邦法者兼司寇之鄉刑而言也

教法如初則知所請者至于教法堂正四時孟月請邦法其下文言正歲為民請法則知所請者不止邦法又請教法雖有教法堂以邦法為先故黨正請法有崇謂請于水旱之神按州長一歲再讀法黨正一歲六請法大要于民弥親則教弥數其習之也勤其成之也漸其入之也深是以當日之民口誦心維莫非先王之教典耳聞目見皆為勸戒之良言才奮興而風俗丕變有由已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

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索鬼神謂十二月大蜡索饗鬼神之時也郭特牲以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鄭剛中曰大蜡之祭亦序州序也州序寬廣故正黨謂之索謂言其為索言其義

之民皆得以禮會飲于此正齒位正其長幼貴賤之等也齒于鄉里以年與衆賓相叙也一命貴不敵長故齒于鄉里再命貴不敵親故齒于父族三命則爵之尊而親與長皆不敵故另席于尊東王氏曰三命爲大夫其爵隆矣抑于父族下故席于尊東而相之俱兩蓋推于三者之輕重而親親長貴貴三善皆得焉

增 鄭剛中曰行禮人之所難飲酒人之所樂因其所樂寓其所難尊尊之義在是貴貴之義在是孝弟之道自達于鄉黨矣因蜡祭之時飲酒以正齒位理蓋若此自周而後蜡祭雖存而爲民之禮廢矣○龜山楊氏曰禮飲酒者始乎治常

卒乎亂况大蜡一國之人皆聚皆狂而飲酒不以禮正之則其卒于亂也明矣

陸佃氏曰其屬飲則于鄉學其主人則以鄉官其實介則處士賢者其謀介則就先生先生致仕州鄉里者坐主人于東南侯于東北坐賓于西北介于西南此正位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正齒也

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一行鄉飲酒黨正一年一行鄉飲酒禮鄉大夫行此禮以賓興黨正行此禮以正齒位

朱子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雖說不序齒亦不相壓別

設一位如令之功位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禮事非奢侈而失之過則儉嗇而失之不及故黨正教而戒禁之

增 鄭剛中曰祭祀喪紀昏冠飲酒俯仰揖遜進退周旋尤貴人以禮爲主于五百家之黨立一黨正之官使民于此五事之中動必以禮從事然禮所得爲者不可以不戒禮所不得爲者不可以不禁故又掌其戒禁此所以能化民成俗也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正事

師田行役州長言賞罰黨正不言者位卑而所隸多嫻族不足行賞罰也泉按觀下文族師有掌其戒禁刑罰之文問亦有掌其比牘捷罰之文則如此說之未合增 鄭剛中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致嚴以馭之不可也

以法而治其政事又異乎平日之教以禮事矣鄭注云以什伍比聯之法

治師田行役之事 ○鄭氏曰亦于軍因爲旅師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致事謂會其五族而致之州長

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蒞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蒞校比蒞于州序而校比之也黨正近民凡人德行道藝知之爲詳故書其寔以待考則其人固將歡欣鼓舞力于其事

矣然又欲其相親而競勸也故黨正復以歲時親臨州序而校比之至三年大比則將賓興矣又恐其進銳退遠不自力者故復申行校比而驗之蓋其慎重如此此賢能之選舉所以皆拔寔而不至以賈混真故

泉按以歲時准校比及大比亦如之舊另為一節不連上文似宜從舊註○天比有一鄉大夫三年之大比當指賓興賢能而言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致夫屋及其寡衆六畜兵器以待正令又縣師三年大比則以攷群吏而詔廢置鄭註大比謂使天下更閱民數及其財物也此大比當從後小司徒縣師之大比舊注附後

增 鄭氏曰准臨也易氏曰以上臨下謂之准○鄭司農曰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之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瘵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賈氏曰校比之時黨正往准之恐其差失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蒞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孝弟睦姻六行之四有道有藝也不及六德者智仁聖義忠和之美恐族師所統百家之內未易有其人也有則必書之而升之于黨正矣酺如漢書賜天下大酺之酺謂民因祭祀

而聚會飲食也

增 王氏曰月吉每月朔日也族師預近民故讀法與書其行亦彌數○王昭禹曰使之日有所改月有所化○黃文叔曰孝弟睦姻人之姓實皆有之惟學則德進而行不學無足觀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故書其有學者勸之

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瘵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邦比邦國校比之法也吏謂閭胥夫家衆寡與其地舍可任音閭胥既辨而數之族師復合四閭胥會集其民親校登而

辨異之則其數無不核而後可以上于黨正黨正上于州長州長上于鄉大夫也○王氏曰邦比之法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于此詳言比法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五家爲比百家爲族先王之法也然後限于五家百家之法慮其自是而外情誼不復相通故復制爲十人之聯八閭之聯以合之而民無不相親愛者矣

增 王東巖氏曰先生既以五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

不謂爲白黨正皆于其黨也其黨不手州長故定其黨其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其居若伍而不什仍舊人自爲伍家自爲伍彼此歸結藩籬愈甚不止如疏所謂擬入軍時相并也○黃文叔曰比閭黨州皆以五而登惟閭四族變其中者所以爲聯法也故五家爲比有聯則閭合四閭爲族有聯則黨合如是則比閭族黨無不合者居則五家爲比十家爲聯行則五人爲伍十家爲聯五伍也十什也故士師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是也○陳祥道鄉在雖有內外之別然連之相保相廂相并不同於鄉鄰之相受相糾不異于遂鄉之田法同于遂遂之軍法同于鄉先王之于家也既以五家爲比爲隣讀而上之至于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爲遂其于人也既

以五人爲伍爲兩積而上之至于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又十家爲聯以聯其若十人爲聯以聯其人鄉則聯之以八閭遂則聯之以八里如此則居作相友戰守相衛而心同體一矣○李景齊氏曰古者聯比其民而款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愛之法而一有爲不善者則衆庶之所共棄使爲不善者亦或從而保罪之則罪必及之矣此先王匪民而之善之意故族師相及相共必繼于相保相受之後而比長有罪相及亦繼于相受相和親之後然先王之時六鄉之民相期于德行道藝之歸而一爲不善則比閭之所不齒而其身不得以自容斯民安得而不移于善哉聖人善俗之道其微權寔寓于

此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刑罰奉州長之命而刑罰也案按奉州長之命非鄭剛中曰率之長欲其帥行之有統則必合爲卒伍欲其改戰之必勝則必簡其兵器此其在軍之不肅故使掌其治令戒禁刑罰致事謂致于黨正以待校比也州長州長又致于鄉大夫鄉大夫致于司徒而行實罰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徵令徵賦役之令也史氏曰閭胥于民尤近掌其徵令數每戶數之也先王之法自下以至上自小以及大故邦畿千里

其民稽核之法不過令閭胥之賤數之自此而百而千而萬而億兆皆可按籍而稽而無後隱匿稅滿之病所謂治衆如治寡者也易氏曰閭胥掌之數其閭之衆寡而稽其施舍特以督族師之校登也

增 王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可以數計之○鄭剛中曰說者謂一閭之中不過二十五家其衆寡何難知之有必以歲時各數之蓋一閭之民有可任者亦有可施舍者彼其或老或幼苟不知其可舍而一切任之豈恤民之道哉閭胥之數惟先有以辨之則鄉大夫得以歲時入其書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記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備謹罰之事

此即族師校比之法也

此比之法即月事其比人聚則有校比之法

敬敏任

恤德行之小者閭胥必先取書之至于族師復以孝弟睦姻

有學書至于黨正復以德行道藝書則人之才德孚于鄉里

而漸可與實與之選矣

王昭禹曰敬敏任恤其事易見其行易知閭胥之賢不足于族師故書其

孝友睦姻為本故族師書其孝友睦姻問胥書其任恤然問

胥所書敬敏任恤其行小族師黨正所書孝友睦姻德行道

藝其業大蓋問胥所主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雖小而必登

族師黨正所選乃百家五百家之民故才德必全而乃錄問

胥所書者其數多而寬族師黨正所書者其數簡而核亦猶

今之秀士縣升之府府升之院其進每上而其選弥精也

黷通罰爵也撻朴也或黷或撻皆失禮之罰也任恤書而善

者知勸黷撻行而劣者知警矣

黃文叔凡事謂祭祀役政喪紀其比時有違失以黷撻罰之

增鄭剛中曰六行之教曰孝友睦姻任恤而已初未嘗教以

敬敏也今乃書其敬敏任恤者蓋世有好名之人以任恤為

能者臨事或慢侮而待人不敬赴事或遲緩而應撻不速必

視其能敬敏于任恤之事然後書之皆不足以為高行此與

族師書其睦姻有學者意同○又曰既書其行則不遺片善

又罰其過則不容小惡周家之民所以能遠善而遠罪也

原稿 訓雋云黨正族師即今之里正閭比長即今之保長

而其貴皆為大夫士漢之鄉老耆夫亦皆百石魏之州縣鄉

官悉出吏部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勲品宋以後則胥徒為之

賤而多責人無樂為者蓋黨正族師里正保長其名類也然

而古則貴之為官今則賤之為役古則有師帥耆率之尊今

則有奔走鞭笞之辱其名猶是其寔全非矣後有王者必于

今之里正保長而外更擇縉紳致仕家居者使為表帥如古

鄉大夫鄉師之所為郡縣之中各分其民而任之而課以職

業訓以禮讓其有訟獄之小者即今平治之不以煩有司則

其地近其情親得以施其優柔漸漬之為使民共狎其教而

不犯戾戾成周親遜之風猶可幾也已○按漢人于鄉里之

任三老之設俾其勸導鄉里助成風俗得與縣令丞尉以事

相教復勿繇戍嘗以十月賜以酒肉或爵給及帛任之既專

優之又厚是以士大夫皆樂為之以是知漢法之近古也而明

制于里長外每里推一年高有德行者為老人凡民間有戶

婚田土閭閻爭競小事一切付之聽決則亦猶漢任鄉亭之

意惜世久而其制隳耳比長各掌其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

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案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州則從而

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惟園土

納之

奇案如少年群聚飲博狎遊之類

楊龜山曰奇者常罪相及之反案者正之反

者惡其導引為惡而無教正之誼故并及之非商君連坐法也按之謂付彼守土之吏明其為良民而非有罪逃徙也他謂遠方為旌節以行恐道路之苛詰也國土獄城鄉中無授出卿無節則奸盜之民矣故係之國土以考群之梁氏曰比長職之至卑者也而一卿之治必始于此聖人慎焉故必其相受相和親也而後善俗可以興有罪奇豪相及也而後邪僻不敢滋無授無節而國土納之也而後盜賊奸宄之徒無所匿其于化民致治豈小補哉○按周公比閭族黨之法後世凡有所為無不倣而行者管仲為執里連鄉商君為什伍連室後秦變為郵亭聚縣其法無不因之蓋皆自少而

親多故其數精以大而觀小故其勢甚順苟得其法雖人民土地極于百千萬億之多莫不如髮之就指絲之就扣網之就網秩然各得其理而亂後世封建可亡井田可廢而是法則斷乎不可不復矣

魏莊渠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抵是故民制起于比閭鄰里制起于井邑丘甸兵制起于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起于鄉舉里選苟治無根柢而求天下太平是累九層之臺而弗為基也而可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

壇謂為壇及增培也史氏曰壇在中而外為增培故不言壇

者疑王社之下失稷之二字鄭氏則以為社之細也賈氏曰社五土

總神稷是原稷之神故云稷畿界限也畿封者王畿之四境

社之細界社則稷之界也

封土以為界限也聚土為封而職當供于社稷者記稱唯為

社田國人畢作則古人之供職于社稷者眾矣定社稷而後

可以育民人正四疆而後可以固封守故凡王畿侯國都邑

皆以此為先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豎衡置其絳服共其水桑歌舞牲及

毛炮之豚

飾謂被以繡繡如飾羔雁之以績也福衡橫福于牛角余持

弱者福衡施于牛角以防觸福以不得過人立義絳牽于者

鼻之繩也桑福結之屬以飼牛者也鄭注水桑穀時洗薦牲

薦歌舞者謂君牽牲入廟而隨歌舞之蓋言其牲肥香以歌

神也毛炮豚者燔去其毛而炮之也鄭剛中曰八珍之物炮

至故亦歌

舞以致之

凡喪記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喪有與牛賓有膳牛軍有犒牛盟有飲血之牛其皆飾者示

文也飾之者歌牛土畜而封人司土故令職之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六鼓四金見下文音聲之成文者賈氏曰鼓人專司

鼓而無教四金者以金教能和節鼓聲雖兩器而相為用故兼掌之也史氏曰鼓專于陽金為西方之物有陰之義樂聲之宏者聲樂當有節族故言軍旅貴乎同心故言和田役在整齊其行列故言正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為猶擊也鄭剛中曰教為鼓者教釋人為之為鼓者大小長此言教為鼓而用之之法鼙鼓用聲所宜用也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路鼓四面賈氏曰雷鼓八面無正文鄭以晉鼓賁鼓為靈鼓四面靈鼓鼓社祭也非祭祀之鼓皆四面則路鼓祀天神宜八面此鄭理度之而知然未盡其也鼙鼓長八尺

鼙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考鐘以奏樂也凡神祀之鼓聲宜震社祭之鼓宜靜鬼享之鼓聲宜和軍事之鼓聲宜怒役事之鼓聲宜動金奏之鼓聲宜宏所謂辨其聲用者如此

增 王氏曰雷靈二鼓舊說八面六面既無意義且制造攷擊並難施工愚謂古人制器必有法象雷鼓取法乎天靈鼓取法乎地或擇其時日如禪人所謂冒鼓以啓蟄之日或用其數如廣長幾尺今無所考不可強為之說也天神大小之祀皆用雷鼓地祇大小之祀皆用靈鼓各從其類也秋官冥氏攻猛獸亦用靈鼓路大也凡王所用皆以路名寢門車馬

皆然故王所執曰路司馬氏曰路王執路鼓而享先王用之義字以賁省盛氣之意鼙字以各舉通用舉者聲長而遠聞之意晉與進通取疾進之意攷工記釋人鼙鼓長八尺鼙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凡鼓短則聲疾而短聞長則聲舒而遠聞軍事尚戒壯故以賁戰事貴武猛故以晉司馬氏曰戰軍將執晉鼓不止于金奏也役事貴節故以鼙即詩經始勿亟之意也

以金鐃和政以金鐃節鼓以金鏡止鼓以金鐃通鼓

鄭氏曰鐃鐃于也圓如碓頭大上小下鐃鉦也形如小鐃鏡如鈴有柄執而鳴之鐃大鈴也和者謂鐃聲與鼓聲互相應和也節者鼓聲之高下疾徐以鐃為之節也止謂終歛其聲

通謂始宣其氣此四金之音聲也鄭剛中曰鼓之擊也無以和之則其聲單出而無體鐃之美必和之以金鐃鼓之鳴也無以節之則其聲太長而無節奏之必必節之以金鐃鼓有時飲其止鐃鳴則擊者必休息而不作鼓有時飲其通鐃鳴則擊者必急疾而不徐四金用于六鼓就陰之于陽水之于火相濟而相成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鼓舞者凡軍旅夜祭威軍勅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故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鄭剛中曰百物之神或能為人擇是鼓用此鼓或能為人擇是鼓用此鼓或能為人擇是鼓用此鼓

兵舞執干戚以舞也賦則五采繒為之有柄執之以舞整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整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駒所以深警軍士也鄭剛中曰軍旅所止尤以警之也其鳴之聲所以致其畏威之意軍勅行前向陳時也薛氏曰鼓軍鼓者實鼓也擊其戶也鼓其衆作士氣也二句入日月食王親鼓者蓋以聲大異令臣

民奔救詔太僕鼓者大喪王始崩太僕主以戒鼓傳達于四方也

增 王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之所辨自凡祭祀至亦如之則鼓人之所鼓自教日月至太僕則鼓人之所詔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鼓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早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羽舞折羽以為舞也四方之祀謂四望也鄭注四望之羽象解非說見後

文德于象武功舜舞千羽兩階則武舞文舞合于一時今則分而為二意山川四方之神于千羽各有所宜也王昭禹曰山川為圖

拘以大概言之則天神為陽地祇為陰人鬼為陽物鬼為陰更細分之則日當為陽月風為陰嶽鎮為陽川瀆為陰昭代之鬼為陽勝國之鬼為陰獸禽之鬼為陽草木之鬼為陰也毛之取純毛也原稿謂以米已塗其牲之毛恐非望祀四望之祀疑即春官宗伯所謂以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者牲色從其神之方以神必敬其類也時祀四時所常祀外祭若王行而用事所過山川及路祭之類也毀故書為甄按齊雅康祭謂之甄又按春官皂人凡祭祀社壇用大罍崇門用縣齋觀此則所謂甄事者安知非縣齋崇門之類狀杜氏達改甄為毀而以臨事候禋之類釋之恐非先正闕疑

之意矣鄭注公羊傳者謂諸侯之牛也之牛則中曰編縣曰事斯則中曰四時常祀牲必用縣祀既而常物可預備外祭殺牛牲或龍事出非常則物或純色雖澤然牲以縣為貴用也出于不濟已故亦僅可而已純色曰犧殺完人繫者蓋特殊其易粟牢閼使牲肥潔也其不繫者以諸小祭祀禮宜從簡也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旅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五與其盆崇以待事

公牝宮也享牛饗先王之牛所謂宗廟之牛角握者求採通

角小貌即所謂祭天地之牛角爾束者蓋祀五帝之牛也先享牛而後求牛者先親而後尊其義當然也舊說鄭康成曰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然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饗者也宗廟有澤者孝子求神非一處口文氏曰享牛教人特祀之牲求牛謂非時而須若牧人外祭殺事之牛以郊禮言之享牛所謂常牛求牛所謂禮牛周書召詔用牲于郊牛二職人猶言有司充人之屬也鄭氏說謂為犧而以繫芻之養之也凡賓客至有致積致膳之牢禮詳見秋官掌客鉤軍曰犒喪薦曰奠牽傍所以御牛者在前曰牽在旁曰傍載公任器謂載公家任用之器也互獲縲也所以繫牛足而仆之者盆以盛血簋鄭司農以為受肉籠或謂與饌同蓋屠牛者懸肉之鉤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拴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晨牲則告牲碩牲則贊牢閭積薪非所以示潔誠故易設充人養之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俾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丰君巡牲蓋其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以厯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償田任近郊之

子曰五畝之宅民曰廬士大夫曰宅通則皆曰宅鄭注士讀為
者之家所士田六鄉有德行道藝爲士者之田鄭注士讀為
受田即所爲主賈田若賈師肆長隸役公家同于庶人之在
田也未知然否官故亦有田以給之若其他賈人既超末利不得復有田惡
其兼利也官田謂王朝公卿大夫士無采邑而受祿者之田
先鄭以爲公家所耕田即藉田千畝牛田牧公家之
牛是也後鄭以爲庶人在官者之田士未耕是

牛音牛人所掌役鄭以平田牧田為畜牧皆之家所受用亦未詳孰是嘗田賞賜有功之田牧田牧馬之田校人所掌也遠郊之外曰甸以下原稿疑不可用

欽改
註之公邑之田謂在官之田未頒與人者黃文叔曰公邑劉五千家為六遂共車千乘鄭康成曰公邑六遂餘地非之甸為六遂無分地其甚居民一以隸人郡里都鄙縣漢之法托之其陵而以司徒升之此司隸都之法施之鄉亭漢比托邑之衆寡能表長屯有邑之中或相貸則所謂邑者凡亭子溫里之中而六遂之地十二同止莊家七萬五千家非若六卿有強民弱而為四都也其曰公邑以其屬于天子也○原稿云邦甸之地為天子畿內諸侯所封而有家邑大夫之采邑三不盡以封宮為公邑之田其說未核

百里曰稍小都舊說卿所食采邑大都舊說公及王親子母弟所食采邑也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蠻王元曰舊說王之于大都次親子弟子弟卿同居于小都次親子弟子弟大夫同居

世之制田者可以見其大略矣。此則理勢之自然也。○陸氏曰：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不足，蓋有通法存焉。非即或在地雖大夫或在地雖天子，使文治之而屬乎遠人，曰：以遠于畿也。○原稿以稍地為卿大夫之采邑，小都大都則屬天子所自治。若今郡縣，此與太宰九賦相表裏。廩里場圃即太宰邦中之賦，所自出。士賈官牛賞牧之田，即四郊之賦，所自出。公邑家邑之田，即甸家稍之賦，所自出也。小都大都之田，即縣邦都之賦，所自出也。王畿千里以內之土，田載師無不掌，蓋必盡知其土地之所在，物產之所宜，而後民間賦稅之利可以征之矣。此段係原稿。

按原稿以天官九賦為策錢與此段相刺謬。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國宅猶言官廨吏所居室也。園、園廩城中居民宅屋無穀而場圃利微，故稅輕。遠郊稅重者，以其役寡也。甸稍縣都去王城益遠，其任役益輕，故稅重者，或至十二。漆林有自然之厚利，其稅獨重者，蓋亦抑趨末作之意。

泉按周制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今如載師之說不通，行于近郊五十里之地耳。其餘多寡不均，遠郊百里之內已不能行什一，至甸稍縣都則盡王畿之地矣。而云皆無過十二，然則安在其為十一而稅哉？先儒以近郊役重，故賦獨輕，然則

周制取民什二乃其常特以近郊五十里內役重而減之至什一耳。何以名徹法而孟子又何以云其寔皆什一哉？原稿什而取二，魯哀公所為衰世之事也。而周公獨有什二之稅，何也？曰：周公以其什二之稅行于甸稍縣都無稅之地，家公則有若勑來公行徹法止行于魯之遠郊，其制固不同矣。然宣公稅取姑十而取二，亦獨如其說不通矣。說者以為近郊數里之賦，載此說新乎不然。其說不可通矣。說者以為此任地之賦，任民之賦，徹于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所謂九功之賦是也。此任地之稅，即太宰九賦中自邦中至邦都六等之賦，司會文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分明是而項氏民什一當在三農之貢九穀此非民田故多寡隨宜而取其說甚長然合此九等之賦而皆以為公

卿大夫所封之地亦未有以見其必然也。若夫以此為取民之法，變成周井田十一之制，而以有若孟子之言為不足信，則吾有以知其斷斷不然矣。諸說附後。

增 薛季宣釋疑曰：載師掌任土之法，則大而都鄙之長次而公邑之吏下而遠郊之所授其下而場圃廩里之所居皆所以為任土之法，苟以為任民之法，則什一之征井田之良法何至于二十而一與夫二十而五哉？○陸農師氏曰：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徹賦民什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為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大夫畧如此。泉按甸地既名公邑之田，恐不可謂封地。

此等之賦皆公卿大夫所封之地在乎邑者其所得甚薄故以二十而一歸于天子或封之以遠近之田者其所得厚乎邑故以十一而歸于天子至于封之以甸縣之都是封之以邑也其所得厚乎田故以十二歸之天子至于漆林之征是其所受之邑其中有漆林之地故利為厚則以二十而五以取之以上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取若井田則什而稅智音不能易此說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宅不毛謂宅不樹桑麻也一說里里居也故曰宅里亦曰屋

里里布以宅里得里布鄭氏謂罰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屋粟罰出三家之稅粟夫家之征者罰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士徒車輦之征俱疑其罰之太重恐非情民之所能供也里布屋粟俱以調室里之窮民觀後旅師言以閒屋粟貸民可見夫之征力役也家之征布縷也泉按以家之征為縷法有案則有調而使之出謂成周未見此法罰里布所以勸織罰屋粟所以勸耕罰夫家之征所以勸勤先王之導民以務本勤者于斯為至矣徵其賦其土所出之賦也易氏曰徵其賦者謂任地之土不當有故不立為一定之法

贈 蘇季宣氏曰學者為之詳曰抑未作也激游手也抑不

思彼無生是畜養之源而惡之以剝削之民民將何所出乎且閭師于不植者無榷而已載師則使出二十五家之布閭師于不耕者祭無盛而已載師則使出三夫之稅閭師無職者出夫而已載師則使出夫家之征何同情而異罰乎所謂宅不毛田不耕與夫民無職事者非為民而言為任地者言耳謂夫都家之長公邑之夫近郊遠郊之所授皆任地者也彼既任是地則當墾闢田野教督耕桑可也今都鄙郊甸之中猶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無職事之民則是上忘千職而忽于政故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有屋粟之罰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夫然後為君者不虐于誅欽任地者不困于供輸何者所生足以給取也孟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在諸侯如此則于郊甸都鄙者可知○陳君舉曰閭師之罰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之罰有官職及商賈也泉按薛氏之說以閭師掌任民故閭師之罰主庶民言也閭師云凡庶民不勸者云載師掌任地故載師之罰主有土地之職者言也各連上節經文為解其說似可參王氏云民之情遊者必多貧乏使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夫而出三夫之粟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雖刑罰司施何能強其所無哉

問師掌國中及四郊之民人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問師徵賦止于國中四郊餘則縣師徵之其財輸太府殺入太倉也

增 鄭劉中曰人民爲邦之本六畜爲家之資當悉知其多寡之數然後可量其力之所能任量其地然後任以事然後可以待上之政令而責其出賦以供在上者爲無愧在民者乃無怨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園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墾以女

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

國治園者牧牧人也載師主任土故自園中以至郊甸縣都之地無不任問師主任民故自農園以至工商衛虞之職無不任任以職即責以貢奉上之義然也夫布即夫家之征也以征其布縷故復稱夫布鄭則中曰所謂無職則指問民民之出夫布者蓋使出一夫美口之錢與里布夫家之征其矣○王福亦曰載師言里布者指居里之布此言夫者謂出夫丁之布○林氏曰問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所以應進情至漢始一縣爲其賦故高帝紀書云初其賦蓋說更古重賦害民也

宋 於問民轉稅事列于太宰任民之九職然則非無職也

無常職耳非漫無事事游手游食之情民如下文不畜不耕

不樹不蠶不績者比也彼其卑丁下戶傭身自給如今舟師

脚夫之類九職中亦不可無此等人以其所得傭工之值出

一夫美口之錢以當九功之貢誠未爲過若如上所云使出

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士徒車輦以彼卑丁下戶雖

日斂朴之其將何以應乎故薛季宣疑載師所言所以罰長

民之吏而所謂無職事者亦必其漫無事事如所謂不畜不

耕不樹不蠶不績之情民乎不然既已列之九職之中而徒

使按地職者蒙其重罰亦非至當之論也○又按載師言凡

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在宅不毛田不耕之下牽連言之

則其爲游手游食之情民可知也問師所言在農園工商虞

衛之下列于九功之一而下文凡庶民不畜者別爲一條則

知此爲九職中之民非游手游食之情民而轉移執事之民

也轉移執事則雖無常執不可云無事載師言無職事者問師言無職事者文

雖同而寔異故一則出夫家之征一則云出夫布其所出之

輕重亦大異原稿以無職者出夫布句連下節則上九功之

貢缺其一矣今考之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盞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

帛不績者不衣

然則不特有牲也盛衰盛也不帛不得衣帛也庶民當務勸

力故使糞績以供衣棠力耕樹畜以供喪祭此致富之本爲善之資也其怠于是者使之不能備物以耻之若命士以上有田祿以奉養不當復察祭于園夫女工之微利矣黃文叔曰工賈皆不耕豈可使祭無糞穡不耕而食孟子所謂云國得通工易事也

衆按祭不牲不盛死不禘老不帛喪不哀不得當于齊民。民之所大耻也罰之不已重乎然雖罰之重而吾法不患于不能行故民皆勉其力而作其怠若必執游惰之民使出二十五家之布三夫之粟及民無職事者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士徒車輦之征則吾法雖立而必不能行况問師既嚴其罰使之泰生送死皆不與齊民齒而載師又重徵其財強

之所以無先王之法不如是之已甚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里郊民所居萊田休不耕者

增 東萊呂氏曰先王自封建諸侯外有閒田散在諸侯之國或謂諸侯有罪則削其地以爲閒田若有功則以閒田增封之天子平時各命王官以掌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閒田以總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維之意○鄭劉中曰邦國者畿外之諸侯都鄙者畿內之小都大都稍者大夫之家邑甸者六達之井地都里則自國中以

至六鄉其地域不爲不廣其夫家人民王介甫曰人民所大之井也皆人所田萊之數不爲不多其畜車輦不爲不衆如使縣師盡得而掌之又從而辨之從而稽之非司徒而何然其所掌者止于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則不同于司徒矣羣史公邑之序史

黃文叔曰凡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內著其爲一法也調法多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專衛王司馬不得而徵發之也

苦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率伍使皆脩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五人爲伍百人爲卒車人卒伍車與人各有卒伍之法也

增 易氏曰戒者戒其豫備○王氏曰軍旅會同田役皆主用衆調法雖出於司徒其多寡遞連地分一聽司馬之戒令節制作者號召之使至車人各有卒伍族師合民之卒伍司右合車之卒伍此則總而會之旗鼓軍之耳目兵器軍所致用使無不備帥之以致于司馬皆縣師之事鄭劉中曰先儒謂縣師以旗致萬民則帥而至者致于鄉師余以爲六卿之民鄉師之所統治則宜致於鄉師公邑之民非鄉師之所統治而用民之法未受法於司馬則此帥而至者宜致于司馬若受法于此而致民於彼則謂法之多少孰從知之哉○黃文叔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於天下必有縣師關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爲兵主民之官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

行司馬之法五人為伍百人為卒離則皆伍聯則皆什百人為卒鄉為四閭野為四里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物謂地所產也量其地量其山川廣狹之地辨其物辨其桑麻穀畜之物制其域則為之立疆界大小之限也野甸稍縣都之野也閭師徵賦止于國中及郊若甸稍縣都其長類諸侯故賦而兼以貢言之鄭剛中曰載師所徵任地之賦閭師賦貢賦之出於野者必當以時征之○按縣師畫王畿千里之內凡其地域人民及治民之吏皆得簡稽鈎考之蓋小司徒之司徒之輔若天官冢宰之有司會也其爵雖止於上

士而權則重矣又凡卒伍車旗之事皆得受法於司馬而徵調遣發之則其兵權之重又可知也又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則司農筭算之事亦與焉洵乎位卑而權重矣

增 王昭禹曰縣師掌開田之地內自郊里外及邦國凡餘地皆在所掌則凡造都邑者合天下閒田言之○鄭剛中曰大司徒言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此又言造都邑辨其物而制其域何也司徒所造者畿內三等之采地縣師所造者公邑之地東按司從所造統言之縣師所造則考以公邑言之○王氏曰量入量其地造師辨其名物司造都邑將以居民地邑民營其工司徒主地故縣師與焉居必參相得惡可不量其地之廣狹五地之物所生異宜惡

可不辨其物之名色家邑之里二十五小都五十大都百惡可不制其域小之大大司言以室數制之即此所謂量其地言以土宜之法辨其名物即此所謂辨其物造之之法則同所造之地則不同所以各言之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少曰委多曰積老孤老無子幼無父之窮民也老孤謂凡事職云凡財物犯禁者不出閭者舉之以其財奉天政之者與其孤羈故書作寄謂流落寄止者天下事故不常民間財粟當留餘以防他變故太宰九職

給正供足國用而外周公留其餘以為委積恤艱阨者邦中賦所餘養老孤者門閭賦所餘待賓客者四郊家積賦所餘視後委人稱以稍聚待賓客則知家稍餘賦亦給賓而此不言者省文也野鄙謂邦甸之地其地曠野故稱野鄙視後委人稱以甸聚待羈旅則知此野鄙為邦甸矣縣謂邦縣都謂邦都出荒民困其費不貲故以邦縣邦都賦待之後世州縣有存流積穀法以備水旱恤孤貧蓋本於此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廬舍也。王莽曰：廬，小室也。漢法十里一廬，亭本此。宿言可以投宿者，室在路旁曰路室，候館言其可候望也。鄭注：林可也。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故三十里而有宿，五十里而有市，且使凡民貿易者皆資於五十里之內，亦為酌其道里之中也。○王氏曰：會同軍旅，其用莫大，而道路皆有委積者，蓋先王于平日以武法之餘，各隨道里之便，以貯其地卒，然有用即以給之，所以無餽餉勞輓之勞，嚴外邦國之法，亦當如此。是以雖千里征伐，若祗席上過兵也。剛中鄭氏曰：一宿廬，則其飲食以待之，宿有路室，則有委以待之，市有候館，則有積以待之，如是則日無飢渴之憂，夜有寢處之安，通千里者無宿者之勞，亦不至于累宿而疲，則其于從王事，豈不

增 黃文叔曰：國中賓客禮有司供，見大行人軍旅糧食，廩人供自甸而往，有廬有路室有候館，自國野達于天下。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巡比者，憲其不戒而有侵欺，頒謂頒于典守之吏，使為豫備也。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按鄭注：地政，力政之政，通作征。鄭康成曰：地征，謂地守欲制其域者均也。鄭注：地守，虞衡之職，欲任其事者均也。地職，農治其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欲其用者均也。人民以治城郭，牛馬車輦以轉輸，凡皆所以均地政也。泰用鄭別。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公旬猶言公期，謂為公家力作之日也。無年止用一日，蓋先王重愛民力而用之有節如此。

增 葉文康曰：此即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一歲以三日為斷，役三日則更一人往來，更代不亦繁乎？或者以為民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三十年，均其在官之歲，歲以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此一說也。陳止齋或者以為調役之法，使五人為伍，十人為聯，歲輪一次，祇役一日，周而復始，凡執法而在官者，則九人各于其

家償三日之役，如此則民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此亦一說也。林勛本然以均人考之，謂之力政是均用民力也，謂之公旬是均治公事也。此特一時之役，必隨遠近更遞而調發之，雖一人用一日可也。若夫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有其調發自有定制，恐非以三日為斷。東山之役，三年而歸，采薇之戍，自春徂冬，豈三日可辦之事哉？大抵力役三日為斷，謂城郭溝渠涂巷之治，牛馬車輦委輸之役也。而軍旅行役不與焉。萬一有東山之征，采薇之戍，則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下之從上如父兄子弟之衛民，亦不暇以久計也。夫三日一日用其民而民有斯千靈臺之詩，三年一年用其民而民

有東山采薇之誅周人何以得此千民哉亦以依道使民民忘其勞說道使民民忘其難耳

出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賤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無刀政即荒政所謂弛力無財賦即所謂薄征也收疑當作糾不糾地守謂不糾山澤虞衡之守即荒政所謂舍禁也出年地多曠土故不糾地職且以息民為函故不均地政曰無不均地政三年而天道變人事更富皆非其故故大均之後世田糧有五歲一除收之法亦此意

李景齊氏曰一歲之入國用所由以給今以出札而悉弛之則何以供一歲之出是以見先王之備出荒者蓄積有素矣

明崇禎解卷之八

梁裕高愈紫起原稿

驚湖華泉天沐增訂

師氏掌以敬義 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敬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道忠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

世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敬善道也 以敬詔王 所謂與之言者也 言行之善師長指其所以善

者而指之達之於廣大高明 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而王之子弟亦與

之域如所謂明德者言也 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而王之子弟亦與

馬六氏詳說曰周禮所謂國子者言太子者有不失太子者不謂師氏保其太子而

六行而為言之詳言之則六約言之則三實則六者不為加

多三者不為加少也至德即中德也有其德而天下為事焉

物之理皆由此出故曰以為道本至也敬德順德也至也忠也至也

故曰為不主德 敬德猶中庸言勇德也有其德而五常百行皆能力

行之故曰以為行本 王昭為曰不則敬德是德不敬則為不德而廢 孝德與下

文孝行重出故有誤以則師所古敬敬任恤及大司樂祇庸

之語推之思當為敬德也 東漢三德曰孝德者和順積中定有諸已孝行則見諸

全坤終其身能以無咎所生為德行之成故既曰孝德又曰孝行正聖人立教之深意孝則本有不敬

六行以孝友為首故師氏亦以此先之友行以尊賢良賢者

即而敬之畏而愛之如兄弟之無介速也順行以事師長左

右此泰無方事師如事父早以自牧事長如事兄也後刪任

恆順行之以惠之蓋本有其人其順而不和于親族者而任
恆之細蓋非其所難矣夫子曰不奉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
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定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備而德不能以
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者實之則雖其至未
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

增 王昭尚曰上則詔王下則教國之子弟皆出于師氏若
臣上下所以同德而無異道。陳房羣氏曰古者國子之教
極嚴蓋其以父兄之任為官與木命之士不同為教之無素
而一日用十朝廷宗廟之間與庸人何異漢人不知教國子
而朝廷宗廟之間又事皆以父兄保任為師其後遂欲除任
子之命不知任子之不得人由教養之本至耳元王賞延子
世未嘗以官授不才之子弟今之國子蓋正為教國子設故
大學補選先于國子其為法則優而教養異于古矣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夫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
子弟學焉

虎門路寢門也以其重虎故名師氏居左則意保氏居其右
矣司同伺、王朝者蓋將有所誘掖獎勵以成其德也鄭注司察也祭王之
視朝若有違道可中夫猶言得失名于貴多則見故凡國中得失之
事皆詔之以為法不中者教之以為戒之詞陳名譽曰教以三行以主其教今人須教以司政使之通達諸國政之中者教之
則各有其法戒而並成其德矣貴游子弟王公子弟而與官

司者鄭注國子弟謂貴而有教守而在學者貴游子弟謂貧而無教守不在學者亦謂子弟也漢二千石任職二年得任其
子若同產蓋有八九歲為郎脩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
議論執戟殿陛中郎將以典法詔屬之而光祿勳又歲為課
第而識其才之能否後或自郎選為縣令自大失選為守相
蓋本同官貴游子弟之意云

增 李景齊氏曰周自有教國子之官師氏掌以嫻詔王今
攷其職教國子者尤詳焉乃所以廣于詔王之道非二事也
何者國子所預以宿衛王宮最于王為近且蓋師氏居虎門
之左司王朝而以嫻詔王固可以格其非心然退而寒之者
則此心易搖故必教國子以善使在王所者長幼畢尊無非

薛居州王淮與為不善古之人臣所以納君于善而古之人
君所以自置其身于無過者莫急于此保氏之職掌陳王志
而養國子以道者蓋亦是意

凡祭祀賓客會同表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舉猶行也王行則從者蓋隨其所在無不欲以善道喻王也
春官曰品職陳之官無過而非從太僕注上無人之事為無志之去

增 鄭康成曰聽治謂王舉于野外以聽朝 賈氏曰上教
事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曰亦如
之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之外且辟朝在野外

則守內刊

四夷之謀見於官天子臣服四夷故使各以其本國兵服守
王門所以藩衛天子其屬謂國子弟與其廷二百人
內則蕃宮在內者按師保氏所教國子皆貴游子弟與大守
衛王宮者皆大司樂所教國子則凡民間俊秀皆與焉漢明
帝另立四姓小侯學有成周師保氏教國子之意

保氏掌三教而祭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書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
祭服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
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保者保其身之義止王意而勿納于邪則所以安其身
者大矣師氏詔王法用和婉保氏掌王法用動直和婉不
得而動直德之動直不能容而和婉隨之二者所以相濟而
相成非陳善者全不則邪而直教者全無將順也秦謂誦實
漸濡之六藝皆道所寓六客六道所發但以其二者教國子
使之得乎子而應乎心故于心而生于色而所謂養之以道
者已在其其中矣五祀六樂見春官宗伯及後大司樂職五射
五御疑古有其法鄭司農以白文為注在後而前
劉注則注謂射與御兼象又蓋其意而進井儀四矢書儀為五射以鳴和
衛王宮者皆大司樂所教國子則凡民間俊秀皆與焉漢明
帝另立四姓小侯學有成周師保氏教國子之意

國子之制本於周禮其意以爲國子者皆貴游子弟與大守
衛王宮者皆大司樂所教國子則凡民間俊秀皆與焉漢明
帝另立四姓小侯學有成周師保氏教國子之意

保氏掌三教而祭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書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
祭服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
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保者保其身之義止王意而勿納于邪則所以安其身
者大矣師氏詔王法用和婉保氏掌王法用動直和婉不
得而動直德之動直不能容而和婉隨之二者所以相濟而
相成非陳善者全不則邪而直教者全無將順也秦謂誦實
漸濡之六藝皆道所寓六客六道所發但以其二者教國子
使之得乎子而應乎心故于心而生于色而所謂養之以道
者已在其其中矣五祀六樂見春官宗伯及後大司樂職五射
五御疑古有其法鄭司農以白文為注在後而前
劉注則注謂射與御兼象又蓋其意而進井儀四矢書儀為五射以鳴和
衛王宮者皆大司樂所教國子則凡民間俊秀皆與焉漢明
帝另立四姓小侯學有成周師保氏教國子之意

教世子官疑其間略今考師氏保氏即其教世子者身然不
曰教世子而第曰教國子者教國子乃所以教世子也夫以
世子養尊處優求其欲從粹然以德行道藝教之其言必不
入今第以教國子者示之使之朝夕見聞而默然有所微
法則其薰陶漸染有不自知者此即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
之意而特示之以為後世之法也否則一傳衆味一暴十寒
導之不從言之不喻師保氏將如何哉自漢以來設官訓儲
職非不隆至唐置東宮官屬有庶事所以統衆務有左右二
春坊以領諸局又有中允中舍人及左右諭德左右贊善等
官其官屬盛矣然于養成儲德未聞有補者以無衆力觀

鄭氏謂此司教為
師氏保氏之職
此即所謂左右
春坊以領諸局
又有中允中舍
人及左右諭德
左右贊善等官
其官屬盛矣然
于養成儲德未
聞有補者以無
衆力觀

摩漸滋薰育之法也故教世子必如成周之制寓之教國子
中而可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慈治亦如之使其屬守
王國

師保二氏須臾不離王左右保氏之居虎門司王朝會與師
氏同不言者蒙上文而略之也聞宮中之卷門王介甫曰旁
出之亦門以其
屬守之蓋以腹心道義之臣典領牙爪宿衛之士而時掖之
虞殿廷之變無自而生矣

司陳宇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閱而
觀察之以時古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政卿

里之治以諸廢置以行教宥

而相親為朋三相關為友勸之朋友勸其相為儔偶而切磋
以善道也強猶勸也鄭注曰德成于朋友時其德而使之無弊反動之朋友則使之發
以善道也強猶勸也以謂其行或于道藝正其行而使之無弊反動之朋友則使之發
也德行道藝聞胥州長此古之矣然恐其徇私而不公司陳
復觀察而明辨之則無植黨徇私之弊而人益知所勉矣其
能而可任者國事者人則白而條具之儲材以待異日之用
也王氏曰人有治事之才而德不足者必不足取雖有行能可觀而無治事之才亦無所用
也之說雖有可謂之理而實非其時與卿大夫互相參酌之意也諸廢置
諸司徒廢置也教宥謂吏民賢能而有誤犯者其地多德行
道藝賢能之士則州里之善治可知其不能者反是故可以
是諸廢置而行教宥

增 王東歲曰司陳之職即今之提學官先王寄耳目于司
陳而巡閱觀察將以扶植正學而維持公論者實在乎此觀
糾正醇駁之辭便有檢察核實之意。王昭禹曰攷六卿之
治以諸廢置卿師之事先王俱卿師攷之或末盡故使司陳
巡閱而觀察之有以知其吏之教治之實所以不委以攷其
治而諸廢置也卿師言歲終司陳不言則司陳所以攷而諸
之者不必歲終也

司攷宇糾萬民之德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教之凡民之
有棄忠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後諸司空其
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後諸司空其

以節逆明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衆惡謂心術不正罪難指名者過失謂行事未方罪狀顯白

項氏曰罪惡雖未見其法然其心已害其事故不可不懲也 其詳俱見秋官大司寇先王于氏之衆夫先之

之皆使衆共知之嘉石罪人所坐國土獄城也

嘉石罪人所坐外相之內使坐焉 以三隸健之以三罰其所以訓勸其民不啻三令五申矣如

足而猶不改然後嘉石國土之辱加焉夫豈有誥戒不先輕

同斯民者哉夫患謂疫癘施惠若于之棺修濟其醫藥皆足

蓋大疫之興或國門不庭或過鄉閭或決旬不愈飲食不

給而棺歛無資非王者厚施其惠不幾元亡蓋室暴軼相望

乎故司救以王命救之則不惟救其衆夫之行而且救其羸

喘之生矣。按司救司救二職猶後世地方御史之意但其

所歷止于國中郊野為地無多耳

增 鄭則中曰易繫辭言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為小惡無

傷而弗去是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先王設司救

之官救其惡于細微使不至于滅身乃所以救之也。王氏

曰其讓其罰其役其歸國土寬柔不速不遏欲使之生其耻

心使不流于刑而已。史氏曰心之愧耻同爭而生辱之則

逆悔其已往身之犯法固因而改因之則思底于自新凡皆

所以救之。鄭崇望曰兼以救民疾為職夫為防萬民之過

惡而立官以施惠特惠之豈不以民衆惡過失重于哉官也

此亦自古皆有凡民無信不立之意

湖人掌司萬民之難而階和之凡逆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為

數亦如之

難謂殺傷而相與為仇讎也逆謂失法若今律所謂殺過

失殺者成平也謂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蓋以其本無意于

殺是人而不幸誤致其人于死在王法則情有可矜然或竟

殺不誅則孝子悌弟忠臣義士之心不能忘也故立調人之

官以成之明制鄉里人命有自能含容者事不煩告官俟累

止于老人處決斬者聽此即周官調人以民成之遺意而所

以止則爭勸親睦者至矣

增 鄭康成曰逆夫殺傷人之畜產者亦如之

王氏曰謂殺畜產者亦如之

此蓋微細之事

人而或之耶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

之讐不同國名之讐視父師長之讐視兄弟主友之讐視從父

兄弟弟辟則與之端節而以執之

此所和難皆謂以過而殺傷者也使非過誤則司寇有常刑

調人不待而和解之矣主所事者端節玉節之制主也弗逆

調人不待而和解之矣主所事者端節玉節之制主也弗逆

調人不待而和解之矣主所事者端節玉節之制主也弗逆

謂其人有父母妻子不能遠徙者與端節執之使若承王命

者然今魯家不敢擅傷之蓋以賊王命使之臣則有罪故已

鄭注和之而不言辟者是不從王命也何氏曰殺人者死為邦之大法也而過誤

者不與內必欲報而力之非其宜矣故先王立辟誓之法哉

海外或千里或不同國蓋皆按之情理而得其當矣王來蘇曰過

人有父母妻子不能遠徙者與端節執之使若承王命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誓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今勿

之則死

鄭注中曰此有以
法殺人者故執之
之者其意亦不
國之法宜天下
家。殺人而後以
之則死。無罪之

反殺也謂被殺者之子弟既報其父兄之仇而仇者之

子弟復殺其人是不報復無已時故令邦國交仇而執戮

之也賈氏謂此殺又其有子弟復殺之惡漢乃已為敵而害已故鄭

父兄之仇而殺其人也上氏曰若為好義既當殺雖其子弟不得復

仇之則為反殺而得死刑矣故第不同國以辟之項氏曰殺人而

凡有間怨者賊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勅者誅之

言謂記其事與其成之也人也誅責罰也則怨本非大故無

不可和解者而頌成之不得而敢于先發則其可誅宜矣口民

然乃仇殺之新和而平之乎之不報則書其

應記傷于史而後殺之則其殺尤勅矣蓋先王之欲弭怨惡而懲罰報者如

此
謀氏嘗為氏之刊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為令男

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當作胖者胸背之骨而形而胖為一體夫妻之合似之

依礼所稱夫妻胖合即此也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書其

年月日名則有以識其年齒初而相配合矣男娶以三十

女嫁以二十者陽貴老而陰貴少也判妻謂出妻并嫁娶判

妻而入其子猶易所謂得妻以其子者欲令別于父母自養

者故書之鄭司農以人子為嫁女康成謂嫁婦不傳之者。鄭司中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

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中春會男女者以陰陽交順天時也奔而不禁者為其有死

喪故故年已過時或則窮無歸者故先王憫其情而聽之若

無故而犯者則罰之矣蓋先王于男女會合情未嘗不恕

而法亦未嘗不嚴也鄭司中曰康成一語之得傷敗教至今不可破則官書奔

禁男女之奔及無故而犯者使有罰耳李何以為重天時權時之也又氏曰則曰聘曰妻曰女六

不勝謂之奔者不勝其殺和而或嫁也國有凶荒先室遺棄獨得禮男女夫時失此之謂故無故而

若康成之說則司馬人淫奔而不禁也女無夫男無家為貧而不能嫁

娶也鄭注云女無夫男無家嫁娶不能自存簡其礼而會合之則怨曠者免矣

增 王氏曰程子云取夫節者以配身是已夫節也此云司

無夫家而會之非放夫天下之人中止智寡而中才衆一與

之齊終身不改日女子天然之節為盡責以此事則夫所者

必多且非貞節之人徒使之不嫁以避夫節之名而其陰主

子收俗必有其故聖人子牧氏之政而開為此法凡嫁客而欲嫁娶者亦宜其才而會合之所以待中人至于婚禮用雁從一而終定萬世則常光及嫁客旅永貞婦常以為世勸定並行而不悖也

張仲春之月四陽成萬物暄和以此時而會男女其為良辰吉月莫大焉而後世感于陰陽家說大利小利率多拘牽乃遂不遵古礼其嫁娶已含陽和交泰之月而或于陰冬或于歲暮當名于喬或掩身之時而男女好合虧精氣致天折固非無故也顧不此之為利而徒之為利亦見其惑矣

凡嫁子娶妻入幣庭帛無過五兩

純康成以為同緇納幣用緇象婦人陰烈之美或謂庭帛純之之帛象婦人純一之美也五兩五尋已離此緇納幣一束束五兩一五尋八尺四尋五兩為二十丈

送子此則元王之為聘礼也節矣

送妻者與嫁馬者

送妻謂生時非夫婦元既莫遷之使相從嫁馬生年十九以下而元乃嫁之是皆禮礼倫故禁之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縣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陰訟野合之訟也亡國舊社係無人之處不聽于官府而聽之于社蓋先王不欲蕃人聞夫如此附于刑如今社祀養功

之親當在刑殺之律者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廉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實而散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實氏禁偽而除詐以利罰禁蠹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敘賒

量平斛度丈尺也次市之所治含叙肆賒餘地也

貨直則買者未失實利奉矣也信要立則市無爭訟實氏介師實師之屬以其能辨物貨賤人情故可以禁偽餘詐也

市之大綱而市之治教政刑禁令不越乎此矣。則官設司市大要在平物價通貨財絕侈靡戢閑簞簞盜竊察詐偽抑賄賂初非有利其貨財也其後劉欽輔王莽開五均設六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起日過中也大市謂市者大若後世以千金貿易者百族

所已者廣若後世盡夷市舶皆是也其貨多而實貴難于成

價故利日晨之市商賈家于市故利朝市販夫販婦朝資夕

資故利夕市先王各因其便而分之則會集有時而無擠焉

之患矣上民以爲此期者無皆作市則市道雖寒而不可行矣此所以守其生計之策也

增鄭康成曰言主者爲其多者也賈氏曰百族或在城

內或在城外容其未往故于日晨以後主之言百族爲主則

兼有商賈販夫販婦商賈爲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販夫

販婦爲主則兼有百族商賈不先言朝市夕市而先言日昃

者據向市人多而併大市故先言之交易繁多謂之大市。賈氏曰所以爲

衆據大市者以其人衆而物聚身百族百姓也

凡市入則介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莫價上旌于思

次以令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介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

小治小訟

市入市者入也鞭度謂丈而無刻丈尺之以量度長短者無方

繫稱于上則爲衡刻于下則爲度守門者執鞭以威之

介守門禁閑闔禁閑闔中其列肆使

謂介師以下者平肆正其肆之分界也中其列肆使展成者其貨

之成否也省其貨之成否使中度而不因利莫價爲定其價之爲下

也上旌者旌旌爲標識令衆望見之知其當市也思次市中

候樓也市師即司市介次市亭之屬市師聽治訟之大介師

賈師聽其小其亦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欽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錢者各于其地之教

期于市謂欲實買而相期決于市也辟故書爲辭或謂估計

其直或謂數其錢物也衆按不知其民既辟法也謂量度以粟布而求齊

也刑錢犯令而戮于市也凡此四者各于其地之教則彼此

不相凌亂矣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得賄也賄遺物者亦使各置于其教將使夫者易于求覓也

舉猶收也三日而無識認者始收其物據後秋官朝士則大

者公之小者私之蓋先王不欲利人之財如此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三者使有利者使阜官者使止靡者

使微

地所無者使之有民所利者使之多皆謂貴其價以來之也

淫巧害民之物使之無侈靡賄賁之物使之微皆謂賤其價

以抑之也

增鄭剛中曰慈遠有無雜資于商賈作法以低昂定本公

上。李景齊氏曰先王因物之盈虛善否適時而爲之低昂

不惟使之有無相通亦習俗所係不可不正

凡通貨賄以與節出入之

置節印率已出入者王國之貨出于外法國之貨入于內也

王國之貨出外法國之貨入內也

國山荒札表則市無征而作布

作布錢錢已凡窮物賈改錢錢以錢氏錢散于下而民以不
貧其事當傷冬官為之若漢世有督理京省錢法侍郎也

增 鄭則中曰川業王時錢大錢罕得公曰古者天降災戾

於是乎重資幣輕重以救民年錢大錢以動衆農賂不足

百姓蒙利焉然則山荒札表而作布乃救患之一術。陳及

之曰市既無征則物衆多物多則錢重錢重則物反輕非所

以使商賈也作布則物難多而錢不重而賈獲其利則未者

多矣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

在工者十有二

凡交易之事必以偽售則獲利多長詐益奸莫過于此故先

王重禁之在民之偽若今大秤小錢及行使低銀之類王曰若

或他物以偽代真王曰若在商賈工則以枯忘貨罷罪人財者已其數則不

可得而詳矣王曰若在商賈之類在賈者以今而歸為古以陳

指不中王法之事則偽飾之有官以民故禁之

市利小刑憲罰中刑拘罰大刑朴罰其附于利者歸于士

古罪而懲之曰憲格以示衆曰拘朴撻也罰。使出布已憲

拘撻三者既足正其罪必復罰使出布者蓋小民嗜利為奸

勢不可止雖鞭撻以辱之其心猶未已故必復罰之使彼貪

利而反以失利則其心戢矣此先王禁賄懲貪之要術也附

于刑若律犯重罪而當黜刑者

國若過市則利人救夫人過市罰一辜世于過市罰一辜命夫

過市罰一辜命婦過市罰一惟

刑人謂市氏以欺詐誣盜而犯刑者王曰若過市罰一辜命夫

利之處若子無故不遊觀達利也其或過之國若行救以明

恩王曰若而自夫人以下皆有罰所以謹淫侈之漸防賄

貨之端也王曰若過市罰一辜命夫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實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貨債之事

市司：市也會同師役大衆所聚聚聚或有強迫取民者故市

司掌其貨債而平之。按古今異宜古吏廉今吏貪古市政

貴嚴今市政貴寬使今市中度設其官則貪賈之輩其不以

市氏為魚肉者幾希矣故後人更有慎勿撻之之說也

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貨賈者賈劑馬大

市以賈小市以劑

成謂交易之也王曰若人氏故婢也其券曰賈短券曰劑賈劑

成謂交易之也王曰若人氏故婢也其券曰賈短券曰劑賈劑

成謂交易之也王曰若人氏故婢也其券曰賈短券曰劑賈劑

謂為貴債者立券書大市物多價重故用質之長小市物細

價輕故用劑之短此即市所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者也

鄭明中曰大市則明質則立見以為證小市則明劑則立文約以養之不必立見也說者曰大曰質小曰劑質則明劑則明期者遠期者近故又有大曰質小曰劑之說

字楷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宜其淳準制遞而考之犯禁者奉而

罰之
書契取于市物之契也或官取貨于民或民取貨于官皆當

有書契鄭明中曰大市則明質則立見以為證小市則明劑則立文約以養之不必立見也說者曰大曰質小曰劑質則明劑則明期者遠期者近故又有大曰質小曰劑之說淳制見內宰書契不得有詐偽度量

而罰之皆所以懲奸欺一制度也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曰郊二曰野三曰鄙三月邦國春內聽

期外不聽

分在聽治質劑謂民以券書來訟而治之也後期則不復聽

治息紛多止省又書也是春官曰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之而後辭則聽或曰凡在其事者以生陽政期外不聽所以有期設也

歷人掌紋市紋次布質布罰布歷布而入于泉府凡省者欲其

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欲而入于膳府

秋即思次之次總布謂列肆之稅若今所謂門課也紋布蓋

貿易居間而分商人之利歷人因稅之若今所謂行稅也質

布質人為立券書之布若今曰房稅契官取百分之三者已

罰布犯禁所出者若上文憲罰罰朴罰皆是也歷布謂邸

舍貯貨之稅蓋以其歷奉為官舍故凡貯貨其中則稅之若

今銀屋之直也上卷歲時曰銀布者謂其取其在市之布也方貨入于市者皆謂其取其在市之布也

物法市其間有非偽者則以布為之故布貨入于市者皆謂其取其在市之布也

則腐敗故以市布易而飲之蓋所以化其居滯而官亦不失

實也至唐有官市就民交易與此紋珍異同然取貨而不予

直與據拿同蓋先王使民之法即為後世虐民之政有非

因公之所能知者矣

附陳止齋曰先儒多疑于周禮今細考之亦誠有可疑者

且以歷人一官論之所謂紋布者鄭氏謂列肆之稅即今之

房廊錢所謂歷布者鄭氏謂諸物邸舍之稅即今之白地錢

又有罰布者實買不平之罰質布者質人巡考犯禁之罰即

今之格買錢又有總布者于春謂無肆立持之稅若然則

不係行錢又凡省者欲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即今所謂納筋

骨者欲珍異之滯者入于膳府則以供一人之玩好者德宗

官市之幣其初只教官與百姓交易後乃用官者為肆使買

之多不償其本錢照字不係行錢鄭氏泰議謂負水拾髮搭

粥提茶皆有先行然則歷人之幣乃至于此其他自山虞以

至澤虞自州人以至掌虞又有上項征稅如此其未至市肆

則有禁締絲薪炭則有禁所以取民者無一不綏與大司門

天患貴賣若因水旱而穀踊貴之類則貧民重困矣珍異價

增 王昭高曰司隸十肆一人司指五肆一人不言各掌與
齊師齊師之屬要者蓋司隸司指以肆之數制其負而所掌
則通一軍焉。王氏詳說曰二官辦事通職不有司指則何
有司隸故不言各掌

介各掌其所治之政執職度而巡其前掌其生作出入之禁令
禁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是役而罰之

生作所官行止行止出入聽秘無恒則非良民可知不正謂

若揚賜之屬謂謂司隸使出布司隸之持戕司指之拘刑市介

之是役皆司市所謂以刑罰禁戕而去盜者也

肆者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物名相近者相連也實相近者

相商也而平正之歟其懸布字其戒禁

名同而價異者連之使不混名異而價同者近之使可識此氏

貨物之字為有不齊有外現而其中則大異有外現而其中則小異則有賤

及懸皆懸於市而無所懸然矣乎正謂均平物價使之各

得其正也此即司市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者也歟總布

蓋以之入于懸人

增 王氏曰總布未詳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徵市之不告貸之滯于民用者以其實買

之物物為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鄰人從

其有司其後予之物焉為市之

征布即商人所歛之五布以其實買不令其故價有虧折也

不時而買謂停聚之振新注謂實買也以下文主有司而言主謂都鄙大夫

有司謂都鄙之吏必從主有司若今稱請用保蓋兼下文賒

貸者言之耳。龜山楊氏曰徵市之不告所以使商使無滯

貸非以其賤故買之也待不時之買所以使民使無乏用不

為其貴以買之也。王氏曰貸滯買之則市無甚賤之物而

民之有貸者不為貸貴賣之則市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

需者不用減兩利之道矣此注之旨蓋謂開市易務止於利而市法則分其利

增 陳氏之口民買物于泉府必從其主從其有司何也蓋

非時買物或置不急之務非官府為之制則害時設家若

此類其初也此注之意蓋謂民未急取貨者為所歛而民不為急也。又曰陽而取貨者

此類其初也此注之意蓋謂民未急取貨者為所歛而民不為急也。又曰陽而取貨者

凡賒者余紀無違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解而授之以因救為之息

賒賈已貸借也賒者物故故賒之速貸者物重故賒之緩國

服為息使任國家力役之事以為息也此即司市所謂泉府

同貸而徵賒者也。何氏曰以國服為息下之用物者若食

其力上之與物者實同其急以是保息貧民莫大乎是矣此氏

其力上之與物者實同其急以是保息貧民莫大乎是矣此氏

其力上之與物者實同其急以是保息貧民莫大乎是矣此氏

其說通立青苗之法春秋十十年則出息二千秋并放十

其說通立青苗之法春秋十十年則出息二千秋并放十
十年終人出息二千歲息四十天下駭然訓致堂父子以其
為氏也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意以釋經一言之悞而貽
天下之大患廢聖人之全經其失均矣。馬端臨曰泉府一
官最為便民滯則貴賈之貴則賤賈之賤先王視民如子洞
察其隱微而多方濟其缺乏仁政莫尚于此又云此與常平
賤糴青糴之意同泉府則以泉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
皆以利民其謀則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變而為和糴則第以
其所儲糴軍用之用而于利民之說亦置不講矣。又云周

禮一書信者半疑者半其可疑者特為其官冗事多煩碎繁
擾耳無自漢以來規模經制大畧如此因未嘗見為行周禮
亦未嘗見為異于周禮也陽與百姓交法之事則後世惟以
簡易法器為便苟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厲民階亂蓋周禮
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家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
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已分土而治家傳世守其於民
也不啻如祖父視子孫家主視戚屬田土則少而較老而收
而卿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為之斟
酌區畫成使均平雖其事似煩擾而不見其為繁者私上子
人商賈因周脈絡相為故也自封建變為郡縣為人主者于

氏情利樂無所聞知而為守令者率三歲而更其始蒞任也
茫然如入其境積日累月方能得其土俗而施以政令止
赤日善政遂可記而承則已久矣若其不肯之徒則方視官
府如洋金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蓋壞土
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教易則設施有所不及寬政
也王介甫當宋之季創行青苗大青苗者賒貸之法則官泉
府之所行也而當時抑配賄賂散營之苦慘然而起始之善
政今為常階其勢然矣嗚呼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
禮所載九法制之煩碎煩瑣者固可行于封建之時而不可
行于郡縣之時非通時達變為足語此哉

凡國事之財用取其為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財用謂泉布之用納其餘蓋入之外府以外府掌邦布之出

入也

凡門宇校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費凡財物
犯禁者舉之以其財奏凡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禁為監
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管鑰也鍵其壯所以啓鑰者

操挾非常器正征也

市陽歸之禁在民商賈工者十有二是也舉之謂沒其財物
入官也凡政凡王事者養其父母與其子則死者將無所憾

矣。監門司啓者司門掌大夫之其屬則有寺五以應管王城十二門十二門各有士則繫于牢元所屬監門也。實以監禁之禁則繫門。從秦之若人犯禁廟之禁歲時之門以歲時而祭門也。餘昨餘也祭門則謂受祭門之昨餘造至也。告：于有司逆之也。按司門賊役耳而

主之以下大大益凡開門之內其敢于出入犯禁財物者類皆出于豪強兼并之家為非位尊權重者必不能防閑檢責之且北門管鑰原非可輕徇寇賊橫行奸徒竊發係尤非小故周公特主以下大大之官

司開市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歷凡貨不出于開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違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凡此則無開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放開則為

之告有外內之送今則以節傳出納之

國貨之節通國貨之節也凡商貨已出稅者則以節節通之其自外來者則司則案其多寡而以節節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則司市案其多寡而以節節出之門與內外無稽也而門市之開商賈可以絕不絕矣黃叔文曰開在都改曰都則貨入司市為解凡節皆掌節之節節行之司開使通貨賄貨出入之通于市出通于其所至貨之出入必有司開之節司市無節節法家所發之司市之至節非也。案按司市文凡通貨賄以至於市出入之通皆掌黃叔文曰司市以節通之門通之市內出者司市以節通之門通之則則司市亦掌節矣黃叔文曰黃叔文曰司市以節通之門通之市內出者司市以節通之門通之則則司市亦掌節矣

征歷謂貨賄之賦及其節含停留貨物之稅蓋開下亦有節舍如市之屋也貨不出于開謂從開道私出避稅沒其財而罰其人所以重懲奸惡也律及之曰都改謂從開道私出避稅沒其財而罰其人所以重懲奸惡也

傳謂今移過而文書凡貨賄自內地他適以節傳出之則他國不見議所以使商人之遠適此即司市所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者也凡此貨賄無征所以使飢民無大司徒有去數之文而此云猶幾者蓋大司徒以貨賄出入言去幾所以使轉移此以奸宄盜賊言則不容于不識矣故同叩謂諸國人也送今猶言通今蓋以文書常事往來者鄭司中曰送今送今謂使為官者其所謂或言孟子稱開市機而不征為王政之大今周官

一則曰征其貨賄一則曰掌其征歷與文王之政何以異乎曰商之有征猶農之有稅商安能獨免于征乎况先王重本抑末與其患商毋寧患農寬商征而重農稅先王之所不為

也孟子幾而不征為戰國貪暴取商一時救時之言耳周公立法垂萬世之經農民有稅而商賈無征豈立法之平乎但後世征商一絲一毫皆有檢責其細已甚而又開吏為奸官得十一吏得十九是以開權之差為天下大患是皆後世未流之失而非周公立法之本然矣

增 葉文康曰孟子嘗謂市廛而不征又曰開市機而不征今考之廛人有歛布總布實布罰布廛布之歛泉府曰掌市之征布司門曰機出入不物者征其貨賄司開曰司貨賄出入與其廛征是市廛門開有征矣說者乃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政姑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公始增其制豈其然

予不知先王之制既稅其物則必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則必
不稅其物二者通融而行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是也
至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則司
市徧歸之禁也輕則征重則舉不亦宜乎司門司貨賄之出
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閭者舉其貨罰其人亦
其犯徧歸之禁而不敢從閭出入者輕則出征廛之稅重則
行舉沒之罰亦宜也初蓋于商賈之常物既征之于市廛又
征之于司門閭乎後人不明此意遂見周官有市廛司閭之征
遂以二者合取而並行之宜商賈之重困矣故戰國之時亦
有知其非義而請輕之此所以發孟子之論也故必有關雎

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鄭景望氏曰說者以聯門
市參相聯比檢稽商也貨不出閭謂從私道出辟稅者則沒
其財而捷其人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征稅也犯禁者舉之沒
入官凡此乃後世州縣征稅之場欄檢要通判刻商賈何以
異曰否王政之所禁為夫末勝而本益微其欺詐志而移俗
習故大檢商之政示為奉而正民志也夫負販之民貿易之
際欺者得利則信實者安得不易慮而為欺者得利則純
直者安得不相怵而為奸故門市以參聯之至節以出入之
舉其貨罰其人以懲畏之此非以為征利也設防于趨利之
心養其信實純直之心出入不物幾奇氣也財物犯禁惡逐

末也則犯禁之財物養死政之老孤示先義也先王道民非
有物以與之第室其起惡之路使欺不得設奸不得行此立
法建官之意也後世專于殖利者可同年而語哉。王氏曰
商賈專以牟利為事且暮孽、凡可利已而生息者無所不
至濫惡徧歸凡可以欺人而克利者無所不為至于天惠民
病求急踴價衆方以為禍災而彼獨以為樂幸孤寡貧窮假
典稱責此方以為困苦彼方以為孽息又大利所在則姦盜
于是乎竊窺大衆所萃則奇氣于是而聚集故可以利民者
莫如市而為民害亦莫如市也為民父母可以無處治之法
與轉移之方哉是故肆長陳其貨賄而美惡不得以混淆賈

師美其價而貴賤不得以任意司稽巡其犯禁者師察其歸
行賈惠而詐偽不得以相欺有胥以掌坐作出入則事不亂
有賈人以為之質劑則人心信服同度量一淳剝而物有所
準司就禁就亂司稽執盜賊而強暴無所容凡此皆治于未
亂之前者也其有犯禁而事覺梗化而成訟者小則胥師賈
師聽之大則市師聽之則夫民之入市者交易而退何有不
得所者哉至于市中之物有利于人而不厭其多者則使之
阜為害于人而不可有者則使之無又有軍用而不可無宜
有而不可多者故無則使之有多則使之少蓋或有無其征
廛或低昂其價宜或與奪其鹽節以示夫去取輕重之意無

非欲以利吾民而已然此不通以民間貨物為轉移之方耳
猶未見君民一體之意也民有貨物市而不售者雖賤而亦
棄輸也則以其價買之事居積者不得抑其價而取焉及市
中既之而民欲買者雖貴而亦棄從也復以其價賣之雖富
貴者不得高其直而與焉是亦市中無甚賤之物而民之有
貨者不傷亦無甚貴之物而民之有需者不困也然此猶有
交易之意也至于民有表祭大事適室之而不能卒辦聽其
從官賒用事過即還蓋民有急而無措官有餘而不用賒而
與之有益于彼而無耗于此易所謂弗損益之也至于民有
極貧者則遂貸而與之以其不可以為繼故以國服為之息

貸之者若貨其儲而不復有所責服公事者若還其直而即
無所負與之而上無所損還之而下亦無所耗以是而保
息乎貧民此即李叔市法之善莫大于是也俗儒或以時政而妄
釋經語藏人或屈聖經以便已私因有禁貴債歛滯貨之云
遂為均輸之說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
利人主乃自為商賈而牟利為國服為息之云遂有放錢
收息之舉惡豪民之取息病民人主乃自為豪民以病民為
世之人見其害不見其利遂以為周礼果若是其病民也大
小人借聖言以文經斯不足責而俗儒以小知釋經其罪亦
安得而逃諸

宰節宰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
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
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川符節皆用璽節道路用旌節
皆有期以及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
幾則不達

節謂凡守土使令之臣及行旌往來之所執者也節即玉節以下
用以為守或用以為使也總而言之皆邦節都王命憑節以為信故曰輔玉節以
氏以器之序王守澤國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
玉為節也
即注曰凡守土守
臣使于諸侯之節土國平地也英文彩貌蕩竹也蓋于蕩竹
之上鑲為文彩之飾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故其使臣

之節皆倣以為象其節則皆鑄金為之取其寒暑燥濕不能變而又以
綢繆文彩之竹輔之為飾也
輔節必以英蕩所以護其外以蕩為飾則其節而威其
符節刻竹為符者璽節若今印章
即注曰此為符又
若漢使臣所擁節也
西漢時有刻虎符是龍節之屬皆以金為
賄之交易道路之往來皆有節以為之驗又必有期日令之
歸還其節而奸宄始無所容矣
王曰凡節皆象刻文字而中分之有政則相節
而以傳輔之者節則執以為信傳則載其人
所齎操并其所
適之地者也
言凡六節皆輔之傳失但以金為者既輔之以英蕩又以傳輔之以竹為者
行者必得節傳而後達否則出無所之蓋先王慮民之深防
民之切而其所以衛民者亦周矣
孫氏曰先王制節達于

天下居邦國都鄙則守之以為交通郊野四方則執之以為
信命今既之而行貨賄待之而通而奸人不得逞其私蓋雖
一托之微而取天下之機要在是漢人符節雖近古制然奸
民得未傳以行郡縣王國得以盜焉印符而發兵視先王之
世信節最明而風行天下者固已不傳矣至後高以印章代
古人符節雖亦古今異宜然法既簡便奸偽為難刻債國
事者益多矣

增 黃文叔曰節皆邦節有守節有行節玉節角節是謂守
節使節及門則道路之節皆行節也必自掌節出鄭言則市
道路之官皆得為節如此則雜主掌節何以設專職哉

周禮集解卷之九 凡官

梁路高愈紫起原集

驚湖華永天沐增訂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王家為
都五鄙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部五部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
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校之田野
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四郊曰野經謂堂度之遂人掌四郊之地其造縣鄙形體之
法略與國中同然國中之比閭族黨州鄉聚於一處郊外之
隣里部鄉縣遂散於各區蓋農民力耕其田與居常相比近
田既散處則居亦隨之故其地域溝樹每逐者之每縣每部
每鄙亦當各亦有之蓋與後世村鎮各相類而非如六鄉之
民聚比而居者矣田所耕者野其樹畜之處也簡兵器者所
以足兵教稼穡者所以足食

增 王介甫曰凡遂之制皆放于鄉比相保則部亦相保閭
相受則里亦相受族相類則部亦相類矣黨相救則部亦相
救州相調則縣亦相調矣鄉相賓則遂亦相賓矣王昭為曰
遂以耕為主

鄭制中曰皆有地域以為之辨溝之以水樹之以木有限域
之周圍有溝樹之阻因建官設吏以治之使各掌其所治之
政令刑禁民可得而治矣。王氏曰小而部都大而縣遂皆

有地無相果限利民之官皆得自高其治此所以地無不理人無不治而無不安其所之患也

原按小司徒井牧田野之法即述人所掌四郊之地然彼言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與此言五家為隣五隣為里者其制不同蓋司徒井牧之法以地為主故四井四邑四郊四甸皆取除之極數以其方而不易也述人造縣鄙之法以人為主故五隣五鄉五都五縣皆取陽之奇數以其圓而善變也必欲以彼擬此則失矣王東萊氏曰制井田起軍賦典制保任以救遺民部自土家以下則以土起數才天下之田立則以四起此天下之田用保法也又曰以五起數以四成之四里則百家乃長之小成也陳宏甫曰周所運之法至百數無不以五起數蓋百人是二隊不百人不足以為中史調起於不得

允治野以下割致此以田里安此以業官使此以土宜教此稼稽以典勅利此以時器勅此以疆予任此以土均平政

下割猶言下課致謂台從之民戶有上中下而致之惟以下割為率若小司徒允起徒役無道家一人者所以重寬民力也此無號愛民言此與內外也里里居也民有田業里居則安土而不遷徒昏昏姻也樂于昏姻配偶則馴捷而不為非徒順也嘗氏曰男土人之大土宜土所宜教也十二土名物故存焉配以婚姻順民意也土宜土所宜教也同稼穡之所謂宜亦異民不能皆知故以土宜勸耕也與勸謂使民群起而備作則各享其利也時器未始致時之屬初民全早儲其居者詩所謂既備乃事取戴南政者也疆予謂民有餘力

未助及其轉移就事者即小雅之所謂侯疆侯以者也王東萊氏曰此言國中七尺野大人可以任土均即大司徒之法以從者各予之以田任之使不遊惰土均即大司徒之法以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者黃文叔曰政如李政使不平而均政平土均凡此八者皆安集農民之法使之懷土里遷而不變者也

辨其野之上上地中地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厘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厘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菜田亦不耕者餘夫亦如之謂凡民同居上中下地者其受田應之數皆同非孟子餘夫之說也東萊按餘夫亦如之謂

本盡善當以王應句解為正。王氏曰凡有室者為夫對婦言也凡有室者為夫對正夫言也餘夫有子孫而或家則二十五畝不足以供之乃利版以望田菜上地必及七人者得受中地必及六人者得受下地必及五人者得受皆如正夫如之凡頒野此田里之法上地中地地下地即大司徒所謂不易一易再易者然司徒不易之地止官家百畝不及菜五十畝省大耳邑必大曰遂人掌邦之野其地必廣而齊若置都遠。王氏曰易稱父子兄弟夫婦夫婦夫婦而家道正蓋必三親其而後成家故大司徒任民必上自七人下至五人而後謂之家正夫餘于七人五人外然後加以餘夫田餘夫盈于七人五人然後授以百畝田凡有單丁一夫一婦者亦止受餘夫田不當受百畝田苟凡壯而有室即受屋別居

[illegible]

之溝方十里高
或問唐人決八
人指之渚方百里
禹之閼廣二
深二徑指之渚
繞十川之以上
注以西北都鄙
井田之法也川
野外縣都陳及
曰川制井田之法
通行于天下者
內外之界大禁
水渚于渚水渚
于川其陂固同
水渚之大小以
與利故以十夫
百夫言大率十
連而通一溝

十溝而通一池十池而通一溝十溝而通大川則潦可洩早
 可蓄使無溝澮則無以高井田矣
 王氏曰自古井田而為井邑丘甸溝澮潞川之圖蓋欲知其
 大較不得不然耳然山林川澤田疇萬狀上中下地參錯不
 齊豈可拘或今擬急遽起軍竊古人之糟粕而行足必大致
 紛擾竊聞江北海南荆襄之地素壤稱多而南方地狹民稠
 之虛往之散之四方情作以謀注漢若以彼荒棄之地隸以
 客徙之民為之室廬牛粒任其趨略間墾無拘以大法俟之
 數年之間必有可觀矣
 增黃文叔曰連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為井五井一井十夫共
 中為遂而溝環之地名一夫而井實得九夫之地也蘇氏曰
連人十
 十夫有溝以溝加古之已匠人以九夫為井井間謂之溝以實
 數古之已桑司馬法一同為井九
 萬夫則雖鄉一井亦謂十夫之地為遂溝與野同不為澮澮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蓋一里十夫容九百畝于其中
 非謂方一里只得九百畝也治地鄉與野異者鄉居百里四
 同之地無多山陵林麓其地之高者為城郭廛園平者為田
 園郭之田多溝畝下者為藪狀其間水澤足以澮澮亦必為
 溝畝以行之但不為澮澮塗路經緯之形如治野耳又曰積
 方百夫溝經緯其中而澮環之域方十里十夫之地十除其
 一為百井九百夫澮經緯其中而溝環之同方百里十萬夫

之施十餘里一萬萬九萬夫澄紅輝其中而川環之遠人
言百夫有渚者謂積方百夫而渚居其外也區人言方十里
為成或間廣八尺謂之渚者間方十里而渚居其中也方十
里則為百夫者十遠人言十夫有渚者亦積方十夫有渚在
其外也區人言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謂之渚者亦間方
百里而渚居其中也方百里則為千夫者十其法一也王東
述人言百夫有渚蓋止言百夫之田始夫一渚而成間有渚
則視一成之田九百夫之田九九渚矣遠人言十夫有渚蓋
又方十夫之田始夫一渚而同間有渚則視一同九夫成不
萬夫之田九九十渚矣亦皆以方言之不可拘也康成不
悟遠人區人本一法同是遠人以十夫起數則曰此渚渚法
也區人以九夫起數則曰此半田法也而說此難乃欲合遠

司徒施放法于都郵比倒執棠州與王固同故以室割
其域不使山川渚洫妨其膏地正不為井田而康成反以丘
甸為造都郵何據哉野九一而田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數
賤文公使復先王舊法則諸侯有野與王固同矣康成知都
國同物法合于孟子而不知什一自賦亦孟子之言乃謂適
其未以什一為正又何哉。曹氏曰渚洫塗路縱橫參錯曲
折而後進不得以車意而直達以為比特定田制耳比特迫
水利耳不知先王寓兵於農藏丘米於井田而禦外侮防衛
定之意已寓寓於其間也

人于司馬法以為鄉遂皆無公田皆稅夫入欽公小司徒于
區人則以為畿內不為井田而小司徒立甸審井田也乃曰
此為造都鄙法及見立于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持兩
我公田春秋初稅畝傳言收出不道藉有若對義公孟微皆
井田也則人欽今之于周禮乃以為周制王畿用貢法邦國
效田法鄉遂公邑之吏役民以公諸侯專一國介暴無藝故
通以什一為正恰錯無統其誇証甚矣司馬法鄉法不耦不
為公田溝洫之制亦畧畧以夫庄比地而一同萬井三萬家
與小司徒夫屋為公是為鄉法遂人野法也溝澮距川與小
司徒井牧為公是為野法陸渚野異塗郵謂之同制何據哉

施則之
可以少盡其行
而文行省法如
外之地必有山
陰以溪湖之佳
難以今書其行
而文行如法如
王微意未見其
序文

今者以領賦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行
謂其主以下
 今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逐之大獫狫之其不周命者誅
 六卿言貴賤此不言者列爵之家不居於野也此與小司徒
 之以法同政征通賦事如耕桑樹畜之屬郭注賦謂九職分其農牧虞衡之職
 使民為野後如修理橋梁道路之類郭注使謂師田若有功作也
 增 魯氏曰知夫家夫家猶夫室也黎家之數則土地仕三人而舍
 其四下地仕二人而舍其三凡父祖子孫之不可舍而夫婦
 兄弟之交相養者舉在是知六畜車犖之數則老得以食肉
 祭得以用牲車得以典服米犖得以仕或器者舉在是至於

辨先切廢疾與其能舍者則敬老慈幼與夫養萬民之疾病
祿庶人之在官者人非一端而已。鄭康成曰遂之大旗熊
虎之旗。王介甫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遂人所謂
大旗亦司徒之大旗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
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奠帥而屬六緇及窆陳後凡事致
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野牲狼麋雉兔之屬野職掃陰埋蟻之屬若此曰遂人掌邦
謂之野牲曰野職以犬牲出于野共而人于致人職春於路
曰野職亦以商斯疏材木材出于野而人于致人職春於路
室情於候館致謂致於司徒給增土力役之事歸引柩索已

屬聯六緇屬使引之陳後陳列其役以待下棺封土也于事
言野役於師田言野民功役之事則同當役之人師田則衆
氏竭作事之大者掌政治禁令以寡一之則衆難給不亂矣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
辨其施舍與其可仕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
任之以徵財征以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振擣而移用其民
以故其時事

遂師以四人分統六遂猶六鄉之有鄉師也牧師小司徒并
牧之政謂高牧也經牧謂經其田而并牧其地也鄭則
牧之政謂高牧也中曰辨其田之可耕則耕之野之可畜
則牧可食地肥宜樹植者一曰之田用一歲而可食年者

之曰遂人各使其民任之則地無曠土若此曰遂人之地有
氣而可食各使其民任之則地無曠土田皆有業而遂人不
耕焉田則可以耕而食其可食而後可以田財征賦稅也
和并牧田野之教統其教然後可以治民民財賦稅也
以訟求治于上曰治治訟謂事理使事不均者若此曰其
其力為役事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征不病民財征
不傷民力征不均則有治二不服則有訟遂師聽之
時事耕獲及時之事農功有早晚故得移用以救之以其有
餘濟其不足使比交然所以為大公之道也若此曰水潦旱
所不能休故移用民民以救之亦如王虎相救之法。王此為
口稼穡之時不可讓民之理其為無常苟用于札喪而力不
遂則時事于其先之故之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帛
審詳審也誓戒頒於天官遂師審詳以告於衆也民所入貨

賄以當凡賦凡賦太府內府之所掌其中玉帛之用者則入
於玉府當此之賦曰其財本自為一官而為于遂以其有義
入玉府當此之賦曰其財本自為一官而為于遂以其有義
於玉府當此之賦曰其財本自為一官而為于遂以其有義
於玉府當此之賦曰其財本自為一官而為于遂以其有義

遂其道脩進道路之脩治與否也凡故書為凡猶理也古人
二字蓋通用道路委請遂人止令之遂師則巡而比之其職
任之詳義可見

大喪使帥其屬以啜常先道野役及窆抱磨磨共丘龍及虞車
之後
以惟常先者墓所當張神坐及賓客之次也道帥之也遂人

趙之學以爲先王之道而待後也抱磨未詳鄭注磨者通也賈氏曰天子十人分布于大時之上謂之通磨者分布於時之名字也行之而較之龍盛土之器也以其封土所用故稱丘龍土也蓋謂磨上登車或度度之車穿墻而以樂器掌磨所謂共其闕壞之原者也

軍旅曰撥平野民掌其禁令凡叙其事而賞罰

平謂平其行列部戶凡叙者校凡次叙其行伍而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四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地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訟訟三歲之凡則其吏而典此明其有功者屬其地

治者凡屬邑者以四達戎其功事而錄實食典之

遂大夫所統凡一萬二千五百家之民備卿大夫也夫家衆

寡遂師曰登遂大夫曰稽遂遂大夫主按戶核實其數遂人

遂師特據其數而登之功事凡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原稿謂其

功之為治也為邑者即下縣正都師之屬不字述之文而皆謂之邑在都師為邑邑在都師為邑邑在都師為邑

遂防之類與此舉其此蓋舉野民強幹朴誠者以為隣都

長之官非遂進之王朝也先儒或遂以為同于六卿賓與之

法誤矣鄭注舉民賢者能者有功此之有功者屬其地治謂如大卿之馬也

會聚其地所受治居民即卿大夫帥其衆寡以禮之省之意

者而升之入衆其地治都長以上敘之以職事使不致後也達謂六遂所通行四達郭氏以為夫家衆寡一也六畜車革二也稼穡田器三也旗鼓兵革四也以此四者舉其吏之功績而錄實食典若鄉之有九比也但鄉有德行道藝諸法射諸事叙其數加詳耳○考卿大夫職無誅賞食典之文而遂大夫反言之者以六遂達於王國故其權重也

增 李景齊氏曰六遂以耕為主遂大夫所掌要不通教民稼穡之事賓典何與焉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典之繼以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則教之施於六遂亦可知也田野之中莫非可取之才有遂大夫從而典之固不至老於於龍

巖深谷之下而不獲進矣○考氏曰小雅曰或耘或耔黍稷薿之攸介攸止豈我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典此之遺意

黃文叔曰七萬五千家幾二十萬人必當有樂吳聽慧者于

是乎典之

王氏傳曰田野之民多質少文故不曰典賢而曰典此漢舉孝弟力田蓋本諸此大比之時吏治有功者舉而明揚之典賢能并薦之於朝其餘凡有地治者屬聚而考之戒錄其不及誅其有罪亦摘卿師之考教察解稽器展事以詔誅賞也

縣正各字其縣之政令微以以領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通
其條事而實罰之若時用行民師田行後移執事則帥而至治
其政令既後則稽功會事而誅實

縣正統二千五百家之民與卿之州長同微微召之此稽察
也縣正與民政其民爭辨之訟則令縣正治之蓋地遠而情
易遠無後世卿應制司公反之若夫起復也野以探福為主
故縣正民之而動有責急有罰則情義和登矣移執事若東
方有警而程西民民守即夏官掌用所謂移甲與其後時用
者之是神後用其民以農事之不可緩此則以國事而不秋
民也

增 王氏傳曰遠夫大字遂之政令縣正加以微發校比視
民之官東理期會初事之曰里職事上有成法同四里即一
里百畝之類

鄭則中曰古者務農之居以勸農為先為吏者得用賞罰以
興之從事勤于三時者有賞彼安得不慕賞以致勤惰於農
事者有罰彼安得不畏罰而自慎然考其實罰無所見惟里
宰行其秩序之說意其為力力之賞如漢世力田者賜爵一
級二級之類若夫不耕之罰則出屋粟是也

鄭師各字其部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教其農
民而恭其敬也而誅實歲終則會其部之政而故事

鄭師為五百家之長視卿之黨正祭祀若民間水旱祈祝疾
疫皆豫之類作民謂起役也教者鄭師親歷其家教之五百
家之北逾道故民可親教鄭長以下止勸課督之事令鄭師
有誅賞之文蓋其權始重而應聽者勸頑梗者懲風俗且歸
於淳樸矣故事蓋教之縣正上下精
相承也

增 鄭則中曰教法行於六卿而六遂無害政德行道藝之
事三歲與此何部鄭師謂之師非有教法何以為師乎又
曰鄭師掌其祭祀則祭祀之時亦如靈正教其禮事明矣
黃文叔曰秋農庶藉其在不也敬惡其人之善民乎表之自
是師至鄭師皆行誅賞與卿不同卿之誅賞必告於王。易

或曰敬謂成于卿三物者逆謂臨于卿八制者執謂遵官事
於耕而非教部。項氏曰縣正稽功會事審其功也鄭師審
其敬惡者其行也在外則縣正誅賞之在內鄭師誅賞之茂
有容其封矣

鄭長各掌其部之政令以時教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
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教鼓其卒帥而至若歲時
簡器典有司教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赴其耕耨指其女功

鄭長為百家之長與卿族師同祭祀為民祭其先也謂若秋
祭祖之類年古會曰公是之民以東為長長公為
諸侯禮以百家之長治之則賦稅而事界
禮俗以鄭長為治之簡器謂遠大夫簡稼器與兵器也有司

里半縣江浦人不或今出於遂人聽之受而行之
也越從通越耕耨則男勤于耕耨女功則婦勤于織耕織者

衣食之本故鄧長主督之鄧長係魏氏督耕夫耨織婦

增 王氏詳說曰族師言校登其族之大家衆家鄧長亦曰

校登其衆家曰校登者登之而致其審矣慎百家然後為可

校遂惟鄧長言義紀御恒族師言整理然則四閭為族使之

相尊則四里為鄧亦使之相尊等而上之靈相救州相明鄉

相實是以為在鄧在縣在道理然也等而下之閭相受比

相保應以為在里在鄧理或然也不然鄧長何以曰宰相

相受此水所謂相受相和扼者同乎又何以曰從于他邑

則從而受之與此水所謂從于國中及鄧則從而授之者同

乎

易氏曰先王寓兵于民而其器亦出于民無事則藏之民無

不完有事則出之器無不利蓋至於百家而後兵器始修若

作民而師曰行役則族師以譙鼓其軍帥而至鄧長亦以譙

鼓其軍帥而至蓋以是帥之以是用之所謂不教而民者

無有矣

王氏傳曰鄧長猶卿之族師校登其大家比其衆家即校登

其族之大家衆家則所謂攝其責職老幼廢疾可任及其六

畜車革在其手矣作民而用之即作民而師曰行役則所謂

比任之職今其平但在其中矣族師有諸法若行學士之教
以德行為本此則治其衆記祭祀之事越其耕耨耨其女功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知也

里半字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令耦

於鋤以治稼穡越其耕耨行其秩序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飲

其賦賦

里半為二十五家之長猶卿之閭齊邑猶里也國以民為本

故以此衆寡為急而更稽其六畜兵器則民之貧富強弱俱

可知而人與耕曰耦耦杜于春耨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勸為勸

與夫起其耕耨而止字後有以盡其職正之官又有以
起其稼穡而實之官以成其勛而扶其意則如先王設官以
為衆者如此其詳而官與民日同其乎讓終未相之中其情
可為無間所謂德被南畝田畯至喜七月之風亦可想矣後
世以勸農為職者足不至田畯日不同茲者常率一進要不
適其然而已

曹氏曰里宰各耕於十抽之法尤為井田均民力之要指稱
者謂西人相助而耕皆取同力相與佐助之義方里而井井
九百故其中為公田八家皆以百畝同耕公田公事畢然後
散治私事此即十抽之意也然今耕非止一井而已蓋今百
家之衆其耕十井以之曰詩八所謂默食而後與三十里云
從商耕十井雖指言使民均其耕而之力其則復之則自
東作而西成少長相從乎秋有序雖遠東澤遠亦得是又縣宰
孤而之民

鄭則子曰今稱以治稼穡乃起其耕耨使無失時然有以起
之無以勸之無益也行其秩序所以勸之勸官猶言行其秩
序說者謂秩者疎康之常秩者遠進之次以農氏耳所謂秩
序者何也余謂以乃力田之實也漢自高后置力田官而尊
其秩欲以勸天下使之務本文帝又置力田官以是知秩
秩者官一級爵二級之數里宰推而行之則庶幾有遠進之

漸以進焉之也

按六選之民猶六卿也但有國中曰即之則耳然先王
於六卿之民則課以積法考以德行書以道藝以飲射鼓
以賓興凡所以教養成就之者詳矣而於六選無聞焉凡其
里宰卿士所轄者止於稼穡士工師田行役之事而外此固
未有所及也是豈先王獨都其野民民大夫亦以其習實登
視未非而于積法誦誦之事誠有所不暇及焉耳若其中有
樂生孝氏如管仲所謂野農不暇而能為士者先王必又有
道以處之矣

鄭氏學問糾紛受此中之政相贊於化邑則從而授之

五家不選則相對容定今有政又相容受政竭力使之事贊
助也五家之民立以則力相佐助則步步舉而民不勞矣
增王昭尚曰此言官相和親而此言相贊者相贊則欲其
相和親也鄭相贊則此亦相贊也此相和親則鄭亦相和親
矣

鄭則子曰序任之法起於五家之鄰一鄰役則一位廢鄰不
可役一必有政役于他邑則隨而行之明其人自官而役非
私選也口黃文叔曰役不惟不使其廢工于下地人多寡晚
相連則不容不役曹氏曰新建之地始至之情或打格木平
人使解衣躬至其所而役之使相信而有所從相敬而無所

故其故也者所生如斯。王氏許說曰此水言為之故節
即是不言節長之十六遂既非國中及節所以從而授之無
節即以行之

故師常紫野之相東屋東開東而用之以質制致民平傾其興
精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相東水詳九謂里官令樹于相而不立罰之出東謂之相東
也。以斯則中既屋東見載師開東開民無職事者之罰東也
質制水氏公氏以公書水條東也。平傾謂量民貧富不將偏
有所多也。然發東也積厚也。左氏所謂施取其厚者也。鄭注
故師常紫野之相東屋東開東而用之以質制致民平傾其興
精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平傾則恩極厚施則惠深
非用官之法上政公發東之政令也

增 鄭剛中曰旅師所施惠者皆為斯北之舊旅于野而有
所收之地也與遺人之待舊旅不同。遺人等即之其地其地
何以知之名官曰旅而言凡新此之治皆德之則知之也

凡用東亦領而收飲之

恭頌東民舍方官也秋飲東民飲已熟也米所以饒貸民所
以是用旅師以東貸民所以給食上不損秋產而民享其利
先王善政養民之事以獲世常平倉之所由來也而官史後
法此任莫使其注窮民始仰貸富室重祿制之貧者益貧

富者養富而于古人均平之治是如矣
增 傳序曰旅師即八云每歲旅食非也此是專貸斯北

曹氏曰其聚之也不離于常賦其用之也不離于常奉惟
新此得用之。旅傳夫曰先王之世聚既養老幼有予之不
使取惟新此則春時所頒秋時必飲亦以斯北之將使不一
易予而不取既非可久可繼之遺人未漸情之習必定為散
飲之法然復可持又下替人請亦將自起于穡業不徒仰食
官而矣。陳及之曰鄭氏以均其政令為使之出息金而肯
而之法遂收以為証大豈有補助之政而使之出息乎又以
平傾為不問其欲否而聚與之遂謂貸者必窮民否則大哉

增而富是之客則不顧取夫貸于窮民又用借則未及散出
息故為無問其所欲否而聚與之說則富是之家亦強使貸
云

凡所收之治皆德之使無征貸以地之賦焉為之等

新此新使至之民治謂有所求所無枉授者則其旁而獲之
正制所謂自諸侯未使期不以政者是也。子謂量地肥瘠以
為新氏授田多寡之數即夫通後所領上地中地下地之法
也

補人字今立東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授之事則以縣師之
法詐其司是率前舉師而以主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大衆師

全半其技以至學其政今以聽於司徒

今以命令之也東兵半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采四
采共出兵半一束故曰五采同統謂同井之使補人掌六道
之半束同有調統即帥以行而其所謂多采之政則雖師受
法於司馬而補人復受法於縣師蓋上下相承之制如此
此聽于司徒者封土開墾之事皆地官所掌故也

葉文原曰五十二井一井八家共百二十八家出半一束馬
四及成周軍賦不可得見獨商人五束一法可得而推之五
束一束則句當四束縣十六束都六十四束共得馬二百五
十六匹矣鄭氏謂束為句非也彼徒見司馬法言句云長數

一束馬四匹以為束束非五所供不知司馬法言句出半一
束謂其之數也周禮言五供一束畜兵之數也畜之多所以
有武備調之寡所以優民力選司馬法束必則制也何至于

五束而後之乎馬氏曰案上八人為一井上井之數也
餘則五十六家共出一束此五軍調統之數也如每法調
統此六卿之人各請束之數所謂萬二千五百八十五束非
之謂下地家二八皆束之口五而後一井六束數一束
公作五中林少而後束束按先儒言井地步畝之法及五
句與束之制言人人殊其可速從要以工農十思與夫大國
改國小國異地之整其統廢皆不可知其氏之聚散蓋亦
多不可得大也徒而問則固雖小而四日多地亦而莫則國

項公曰周禮政以
得適家司于備
得商於夏家司
收

雖大而田畝寡民聚而田雖少而兵日增氏聚而田則
田雖多而兵日減故古人于地有開墾之法于氏有生聚之
方而及氏成事之才所以為貴也學者生千百載之下欲執
紙上之半辭以稽田畝兵半之定數以為若干地則當得若
于田若干田則當得若干兵同皆虛說耳則法惟觀其大意
而問其義焉可矣

吾人掌牧野之賦載薪芻凡取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備聚特
資客以司聚特為孫凡其餘聚以待頒賜以式法共於祀之新
薪凡取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備聚特資客以司聚特為孫凡其
餘聚以待頒賜以式法共於祀之新薪凡取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
備聚特資客以司聚特為孫凡其餘聚以待頒賜以式法共於祀之
新薪

野賦謂野之用周小澤之賦取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備聚特
資客以司聚特為孫凡其餘聚以待頒賜以式法共於祀之新薪
凡取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備聚特資客以司聚特為孫凡其餘
聚以待頒賜以式法共於祀之新薪凡取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
備聚特資客以司聚特為孫凡其餘聚以待頒賜以式法共於祀之
新薪

者其人飲之以供賴用二養生三教其業則委人飲之以
餉牛馬虞衡作山澤之材其木材則委人飲之以為薪蒸園
圃苑草不其蓄聚之物則委人飲之以禦冬者蓄也

鄭則中曰道人以卸里委積待賓客野郵委積待為旅者未
粟之待而委人之待薪芻木材疏材而已又曰軍旅官供其
委積薪芻軍旅之所供不一此特供其委積之薪芻耳

鄭康成曰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賈氏曰委積之中有薪
芻在野故曰野委其器承貯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為賓客所
用故如是守衛賓客陳兵之器

均掌平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育以和邦國都
鄙之政令刑禁典其施令禮俗表祀祭禮皆以地蠡惡為輕重
之法而行之掌其政令

地守畿內地險之守賈氏曰卿遂才曰此或謂封之守地事
凡職任民之事地有九委侯國之貢鄭注曰地貢即此三者
皆平土地之政也功之使高下蠡惡政令刑禁施於邦國都
鄙適其有不協於人情土均調劑之使之悉均平而無不順
所謂和之也禮俗表祭土瘠民貧從其輕土沃民饒從其重
皆因地制宜不勝於一定亦為均之之法也鄭注曰政令之
指此令之可守禮俗之因革表祀之
皇均祭祀之隆殺皆從之調和也
增 賈氏曰此即周師任民之職而均之也自東周至戰收

皆謂之地守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地事自九牧至不為獸
至山澤之材皆謂之地育均之則高下蠡惡重輕適其平
賈氏曰先王雖有均平天下之政不至于和木堯一於任法
政令刑禁施令皆朝廷已定之法也法可守也而其間法之
所不能盡者得無猶有未便於人情乎猶有未盡於地方乎
猶有未宜於風俗乎是必察夫土地蠡惡之異宜者而平之
凡禮文之異同見于古先之已行者不必遽易訟繫之積久
見于習俗之使安者不必輒變凡施之于長祀祭祀者皆不
敢盡法乎朝廷之法又以此之蠡惡為其厚薄輕重之節而
後可以使人各適其適斯其所謂和也

東萊呂氏曰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人有計的損益
彌縫其闕者而考父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若論大
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焉薄肥瘠不同土
均之職其位正可以入出行陌周旋并里隨柳土均之蓋雖
說山林然山林有高下雖說川澤然川澤又有高下惟是土
均周旋行陌然後故均所謂均地守者是分民任土各守其
地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
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
酌也所謂禮俗表祀大法已有人司徒掌之以又就中觀其
蠡惡其中人有重中之輕中之中重雖有王者所頒之禮然

隨柳各有依君子行禮不求其俗若地雖廣而大者因不
出先王所頒其他細微又從其俗其厚薄之等祭祀多寡
之數皆相其地而為之輕重厚薄其俗厚法從重地惡從薄
法從輕且如大司徒施十二教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祀
禮中野酌其事莫不如此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野則用牛
赤澆用羊墳壤用康瑤澤用鹿賦澆用麋物壤用狐墳壤用豕
澆藥用黃粒受刑用犬

土化謂使土化為肥美之物地猶官度地土性有剛柔燥
濕宜穡宜播之不同相其地之所宜而為之種則無不著碩

矣糞種謂澆漬之即土化之法也野則地土色而土剛強也
牛、骨也或謂煮取其汁或謂焚骨為灰以漬種木如孰是
餘似此亦說澆之也之也一藥謂之藥墳壤土脈墳起而如
藥者謂澤故水廣潤澤之潤而地也物解衆穀墳起墳起也
胡氏曰土化曰墳下曰壟強藥堅強而墳墳首麻也受要
王八曰墳壟土之化而黑者墳強藥堅強而墳墳首麻也受要
薄之凡土之性木于五行有地惡不能生殖同于柔地矣周
公為土化之法能使地移其氣更惡為美而糞種著澆矣以
亦聖人贊化之一事非窮理而盡物之性其孰能知之

增 項氏曰糞種者積壅穢以培氣之今南方田皆然斯司
農謂以穀骨汁漬其種矣矣。王介甫曰糞種以糞、之唯

川者非以糞而亦謂之糞者其用之也亦如以糞、之。考
氏曰八物皆以糞化牛以糞以牛化之耳

福人掌稼下地以澆畜水以防止水以溝澆水以遂均水以列
金水以澆澆水以涉揚其美使作田

稼種也下地也下澆之地西北陰地多旱故種於下澆之地澆
澆澤也防築土障水者澆猶通也廣二尺深二尺曰遂列斯
氏以為田之畦畦舍停止之義也寫澆通以涉揚其美未詳
鄭氏謂行澆田中播其美而大治其田功已即澆田涉澆
之者事則可以治其田 澆水以防旱澆水以防澆皆有倚而
而後田可為也 澆水以防旱澆水以防澆皆有倚而
稼種可無慮矣。黃文叔曰草美者土則復生故以涉揚之

草死田肥故曰作田

增 王介甫曰以教民種水田之法也中澤地高水深土厚
宜於栽種故其惟逆水下地乃可以教民種稻以其不服習
故將設官掌之澆或池也主貯蓄其水使不漏洩以除旱防
堤堰也主遏止其水使不橫行以備澆澤者田有受水夫澆
引澆水以播於遂、者井田中受水小溝均平澆水以澆于
列、者即百人所謂頤又深尺之畝主居水以養苗澆者會
道澆溝之水以澆于川澆水雖足以蓄水苟無法以引之則
苗亦無以為利澆遂列三者皆取水之利以為事也防雖足
以止水苟不足有以蓄之則水終必為害澆專主除水之害

以為事也設作田句連下節解

凡稼澤夏以水珍草而美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澤膏澤也珍病也當夏之月以水病草而美之使漬濕而

腐此則足以為稼之膏澤而今農民去即月今所謂土潤澤

者大雨時行曉雖行水利以栽草者美也芒種謂種有芒刺

插之屬澤草所生之地而種之芒種則無不滋矣

增 王氏傳建王以浮揚曰以荊田之法也凡稼澤謂將以

澤地為稼也必先于長夏大雨時行水熱如湯美矣其年稼

獲上中以水浸之可以珍藏其類于是以錢幣之屬兼以人

足於陽其所美之草則其土必新莊與廢舊日澤生草之成

皆變為良田而可耕以芒刺之指矣王介甫曰夏以水珍草則以足水如治利以故

也

子睦共其害飲長紀其其事

害飲害飲所欲用者未許何物華則以之則據樂濕者

增 王凡傳曰大害所需物此專共之者以稻尤不利于

旱暵也華事亦此共之者以下地所出也華事謂新舊華辱

藉棺藉席張車藉獸

葉文康曰大年九賦之任一日三農司徒十二歲之頒一日

稼穡其重農之意可知小司徒之辨秋立田制也遂人之清

法也水利也華人辨其地之別濕墳墳耕墾莫也稻人掌其

水之蓄止均防旱潦也一稼穡也司徒既教之遂人又教

之一耕耨也鄭長既趨之里宰又赴之一種種也舍人既

之司稼又辨之一蠟息之地也旅師既等之土均又均之用

力不過三日恐其有民時也赴役無過一人慮其妨農業也

田不耕者出屋粟懼其游惰不動也民無穢者出夫布虞其

舍不趨木也旬師事屬以耕王籍所以勸天下之力田內守

事官以獻王種所以示天下之重穀需之日預卜米歲之

而為田業荒蕪之處深杜之日預卜米歲之稼而為旱乾水

澁之備立其始也祭田祖而祈年以祈農事其蠟也饗百神

而祭蜡以報農功凡可以任百姓力農者無不設官而教導

之誠以農為食本食為民天故為制之詳盡如此

土訓掌道地國以詔地事道地是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

求王巡守則又王事

道說之地用山川形勢之圖此事則津陰險設守之事地

二鄭以為地所生惡物若蠆蟻瘁蠹之類也地求謂地產可

求者如江南金錫西蜀丹青是也天王事蓋以極顧問之易

鄭剛中曰道地國以詔地事則以地物告使知地事之所宜

道地國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善原其生以

詔地求則以地利告使知地物之所產。林氏曰上有所求

各以其所有則下之所共焉故宜于青者不宜于陽宜于陰

者不宜于陽則土訓之指地求可知

訓則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志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地

守則失王事

方志謂其一方所志尚如鄭康之樂張默然趨之喜任使是也觀事猶昔言省方觀民之意鄭則中曰方志如宋有宋志方之志則凡一方之可觀者其義十書通其方志則王事可如少其之通如大庭之序如教之二後相之而立之類王事可則而方志鄭氏以為四方言語所志詳悉而不犯之蓋不違其俗也唯凡曰代古方志是方之志故使以爲人者指其如地確之地不宜修築指其地不宜築果之類指其言方是謂一方之明辨焉氣王是守則通之使工有所適是王如王俗之土訓所指蓋以使王識天下之山川險阻指訓所指蓋以使王識天下之風俗人心而者熟識于王心而後構架之緩急政教之寬嚴始有所施矣

魏莊渠曰古者左圖右書土訓國學也指訓書學也王中心無爲而二官各以其職獻納以廣王耳目故王心是而四海如指之掌千載如在目前矣

考凡曰土官爲王進守教也詳見前目錄

小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守禁仲冬新陽木竹夏新陰木凡服雜新木材以時入之

物爲之屬每物各有著界之守禁謂却其居民以守而設之禁則民無專利謀奪之意而物亦得遂其暢茂蕃殖之性矣考葉亦凡曰利之出于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用禮皆有禁焉何也蓋利之所存人所競趨官不爲之守禁則奸幸力爭何時而已雖山林川澤各置虞衡之官而有以示其禁則利亦不爭而物亦不傷矣

曰文王治岐澤無禁蓋前之木世猶山于也以氣致之而已或王周公之時皆不設法以禁之雖謂之無政可矣天時有溫潤地氣有淳濃故草木榮之亦各有陰陽之殊陽木性剛陰木性柔冬氣飲而新陽木夏氣濡而新陰木則有以順其性而不失其本然之質矣服車材指表器原稿以指之指年指季猶指也同指材尚柔韌也時即上文仲冬仲夏之時王昭爲曰大新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此氣之時以仲冬新陽木以仲夏新陰木凡服雜新木材用大直然後工之巧行焉

增 鄭康成曰陽木在山南者陰木在山北者冬新陽夏新陰堅濡調。王介甫曰考工記曰凡新穀之道必非其陰陽陽也者陰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春諸其陽則穀雖敏不蔽所謂陽木則疏理而堅寒也所謂陰木則疏理而柔者也疏理而柔宜以火養則新以仲夏使或陽暴之與火養同意陰木如此則陽木新於仲冬宜矣。王昭爲曰新陽木必以仲冬以水之盛氣養其堅則齊諸其陰也新陰木必以仲夏以火之盛氣養其柔以齊諸其陽也如此則堅者不失于強強者不失于弱矣。王介甫曰季謂木之老者謂斃材非也季者之器其用爲至皆皆須堅初之材豈以辨木而可用乎季字之美以三時所生之序言則蓋生爲長季生爲少自一物之生而言則蓋爲初生而季爲老也以時入之者既有宜陽宜陰若呼陽取桐陰竹之管及

若木堪為服指者並取之有時而入于器用之府

今萬民時新材有期日凡卯工入山林而檢材不禁春秋之新

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時新材以黃落時取材與民同利也有期日限以期日不得
盡物檢指選也選材以待用故不拘其時春秋新木非時故
不入所禁之地

增 王父傳曰大邑為國擇取良材貯之以待用有需則入
山虞不汙而禁之其新之亦元于冬夏也不時所需可斬四
野之木亦不得入所禁之中蓋不禁者國家大用與下民共
也春秋不入禁者不可以成物性法行自上以為百姓先也

若祭山林則為主而檢除且擇若夫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

田獲虞旗于中故禽而珥焉

為主一督理之 鄭注主辨獲之疏曰謂供時用初禮儀。項
為主為祭除謂治壇場及道路王介甫曰止萊除其草萊也
山田山所當田獵者弊田止也植樹也珥耳通謂樹虞人
之旗今獲者皆致其禽而致其耳以如獲數也或曰珥者祭
樣之名蓋即鉉數以祭四方之神之意 王介甫曰致禽而珥如
田畢而祭之鄭氏謂珥當為珥取其耳以助功致日解大
司馬古致禽以祀致致禽今致于即皆行祭禮于致禽之後
不應致禽之後方
致左耳以助功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新

木材則改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平其守平其居民守林麓之部分也計等也計林木之長茂
案札以為賞罰之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

增 王父曰山有虞林有衡上小虞兼言掌山林之政令以
林衡受法于山虞也所度之法即所守之屬禁。王介甫曰
林之政小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澤之政澤虞掌
之川衡掌其巡之政令而已。王昭禹曰掌其政令掌其新
木林之政令也山林之政令林衡不得掌之仲冬新陽木仲
夏新陰木新木之法也服新新季材萬民時新材新材之法
也

川衡掌其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令其守記禁者執而
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引奠

王介甫通謂釋其守禁令民得共取之劉執中曰時謂祭魚
為民漁焉平其守則謂澤不可得之以後則令其守禁以
使性不全其守則新食不可得以養民川莫川物可莫獻者
若蒲魚鱉蛤之屬王介甫曰不言
物以澤虞見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屬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
之玉則頒其餘於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菁
蒲之事若夫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

小澤則地必用其地之人守之者王若而選微使也入于王
府所以重正供頒餘萬民以明無私利黃文叔曰國澤為有

述人掌邪田之北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鹿
邪者與異尋天射者

示厥不至即虎無虞惟入于林中。王昭稱曰禁麇邪

生之以其時禁者故之以其禮

羽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屬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助其地國而救之巡其禁令

石為貢所謂怪石也地之類其類甚多金玉錫石山林之寶而為國用所必需非有屬禁則民爭採取而有棄本逐末之患且此至地天地之藏矣以時取國用有所必需而當取之也按其地國而教以取之之度也即制中曰物其地則視其土即其物也而如地林中之所生猶小師之辨其物與其利害也故之以國政之所當取之度所宜取之也其不侵之教者故其地巡行察也器民于地利所在雖有禁令而不守故巡而察之也然民以人取之而入于職全職金受之而入其

金錫丁為其民之所入其玉石為其民之所入其所以共邦之大用也所以共王之祀好者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小澤之度以當邦賦之政令以重度受之以供邦用

齒角骨物皆小澤所產大者犀象小者麋鹿之類也小澤居小澤衆休澤其治田少而取利於小澤者多故以小澤澤衆名之量度一作度量量齒角以度其長短骨物以量其多寡也

增 李景齊氏曰周自田賦之外至于羽毛齒角一草一木之徵莫不有征凡以邦國之不可闕舉事所謂小澤之賦是矣然視角人羽人典文學易之所征者皆曰取之小澤之衆

以當邦賦之征今則其所征之物即以當邦賦而不復出田稅。曹氏曰蓋以小澤所宜有者略徵十一之制以輸于公上亦如平地之衆輸穀粟十一之租於公上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物于小澤之衆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特十特為轉

羽羽之勁者審者少而易辨之名特字可持之名轉則提而束之也古者弄物每十則指其提故雖多而蓋辨前推一羽謂之歲十羽謂之轉百羽謂之輝其名音相近而不同恐故此式有傳訛耳

增 王氏清曰羽鳥之大羽羽強猛者羽翮用於旌號羽中

飾天翼即周之不可無者故征之

字萬字以時徵飾絳之材于小澤凡萬征徵草苴之材于澤衆以當邦賦之政令以稽度受之

萬之積者曰絳粗者曰絳凡萬征不止為絳絳用者草苴苴屬也已成布者受之度以度其長短未成布者則苴以稽審知其輕重而入於典婦功以藏之也。按齒角羽毛萬草先王非強取於民也曰以當邦賦之政令則民困即以是當其租入矣蓋平地之衆以穀粟為邦賦小澤之衆則以齒角羽毛草萬為邦賦不責其所無而求其所有用甚便民而可久行者也

字染草字以表秋飲染草之物以推量受之以待時而頌之

染草、物可染者藍染青、菴染紫、皂、牛、染黑、柘、染黃、之類
其物有輕重多寡故受以推量頌之于染人也後世有類科
之祖本此

增 李嘉會次曰染草不飲於染人而飲于字染草者應染
人緣色目而求多於山澤之表故或飲或用不專一官

王介甫曰字染草至字原所微亦必當即賦之政今而不言

者則以前人羽人字首見之。鄭康成曰時染夏之時。賈

次曰染天官染人本表練夏禮主秋染夏、為五色至秋染

五色故鄭云染夏之時謂秋時也王昭為曰練主之物頌以

夏染夏之物頌以秋

字炭字反物炭物之微今以時入之以推量受之以共即之用

凡炭反之事

反以給澣澣或云反物即今所用石灰也王次傳曰石灰

以共梵如澣澣之類以時入者月令季秋乃伐薪為炭計

民所入當此時王昭為曰自秋至春生或時非時則水

不有冰無時不微時明國家新炭南取洲河北取小麓置炭

微諸民則其所用者炭矣

增 鄭康成曰皆山澤之表所出也

字茶字以時聚茶以共喪事微野瓊材之物以待卯用凡嘉慶

之物

茶草名共喪事者前者常用茶也王次傳曰茶葉

下續之時用以為藉委人所飲瓊材高聚之物係田野所出

字茶所飲係山澤所出故二職各見如此鄭大則為字茶微
于山澤而入之委人也

字炭字飲主物炭物以共園囿之慶祭祀共慶器之慶共白或
之慶

互物野蛤之屬則猶寒也園囿以炭反所以禦溫也炭泥以

炭為酒器本官人所謂凡山川四方用炭是也或猶成也

爾雅稱如防者或註或音成則此所謂白炭者蓋特指使白

之慶也鄭此王注曰炭大蛤也故其飲之反之白如至其

之慶也則炭反塗填以禦溫也祭則以炭反特器取其潔白

王次傳曰凡以炭為器者其狀之白而有文采茶器

飾以炭其用非一也人職凡山川四方用炭春秋王使石

尚米歸炭公羊以為宜社之內行人職云歸炭以交諸侯之

福則主祭宗廟言及山川四方社稷宗廟皆有用炭者而或

以共是酒或以共內用各不同此復言白或之慶者蓋在

揚

國游國中游觀地狀禁其獸之閑落也天官數人晉曰獸
周人為狀之以供養祭賓客不時之需於事便矣而漢掖庭
有熊虎乳省至於旅程竟饒供備則華以供天子之嬉戲而
典周官之意不同矣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飲而藏之凡祭
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本實曰米粟生曰蔬園師所任民間場圃也場人所掌園之
場圃也祭祀賓客米蓏所必需苟取於民間必有騷擾之病
故令場人樹而共之

增 享卿注云納牲疏曰謂祭祀宗廟二道後君迎牲納之

於庭時后夫人為朝事之豆蓬豆蓬中有果蓏之物故云享
亦如之按上言祭祀共果蓏矣又以享為祭宗廟朝事之豆
蓬非也。王次傳曰享謂宗廟月享即每月之薦新及賓客
之燕享也原稿謂耆老與孤子亦未見所本

原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四頃明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即
用以知是否以詔戲用以治年之豐凶

數一歲所入之數也四頃有定明賜無常通頌家指之賦以
特區頃凡仕者之
孫也明賜王有恩稍食祿廩也上下猶豐凶也數即用以計國
惠以予其臣民
用之多寡也視歲之豐凶制國用之多寡則雖凶不害矣
凡萬民之食者人曰輔上之人三輔中七人二輔下七若食

不能人二輔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故即用

六斗四升曰輔凡民之家兼有壯老幼壯者所食多老幼所
食少既計一家之中每人皆有四輔之食可多寡相裒蓋而
免飢贏之患矣就穀就穀豈祿處七故即用節用以賑民也
按梁惠王移民移粟孟子雖以為小惠然民貧無食而令就
豐穰之地則亦王政所必資者矣。古者曰數民數穀數清
析可指按其田數以稽其穀數人按其穀數以稽其民數則
有餘不足可知而移民移粟之法可由此而施後世所可知
者田數而已若民數穀數則茫乎無聞又何以稽其豐凶而
行補苴之政乎

增 王介甫曰民之食可以輔計者校於大家貴戚老幼廢
疾之數視係者故稽此時物其法詳也

鄭康成曰六斗四升曰輔此皆謂一月食米也楊陸仲曰周
之量非後世比鼎尺為量方尺深尺其實一輔乃六斗四升
今人所用之斛深亦一尺而方幾二尺止容五斗而以古之
量少今之量幾五倍乎古矣以中歲均人月食三輔則是旬
食一輔日食六升四合矣量至漢猶然趙充國以為羊式賢
欲引萬斛出旅城一馬自負三十日糧為米二斛四斗麦八
斗則計人日食米八升王莽欲王威乃議云十萬衆濟三百
日糧十道並出嚴尤曰計一人二百日用糧十八斛則是人

凡郊有會同師旅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飭祀則去其接或
行道曰糧止居曰食今軍行者有行糧技技者有二食蓋如
此接或水詳或以為接同籍謂籍田所入藏于神倉者也王
曰祭天地祖宗用之不以貯
不用其餘餘祀共于泰人

者莫先乎此唐楊以官制全廢故所部
主領各用諸軍號改正之
凡祭祀典禮賓之陳之賓客如之夫典禮本至重本
喪祀失飯不熱飲

方曰薑黃四薑皆或表櫻梅梁之器外方內圓四薑內方外
以或表櫻梅梁祀賓客薑薑並有禮致養饌之禮也牛米薑米
官之事今人土賓而陳之禮致養饌之禮也牛米薑米
供見秋官掌客牛不以牛載之皆不以豕或之豕木以供賓
客牛馬之用飯不飯舍之米熟飯饋於棺旁者喪大記言若
熟四種八簋是也

以歲時種種之種以失王后之春賦種

王將耕籍內宰詔王后獻種穗之種令人共之預懸以迄風

最便無朽腐也
 實火口以盛時縣者從納木
 始得子即縣之以至春秋之

字不棄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辨其物辨其九數種類之殊鄭注九數六未利為害原稿有及其不邑之高下句非也故去
之政用敵多少之政也太平實財出入之數有司會職內職

戲諸官掌之其會計詳矣至米粟恒舍人一官究其出入蓋
貨財數多而用樛故其會計嚴米粟較寡而用有常故其會
計恭也

增 王氏傳曰米粟之救道字於庸人而舍人司其出納者
亦猶城內賊出之於大府有監臨之意也九穀皆別為書曰
有成月乃要歲終會之典冢宰司會相通

王昭為曰宮正月終會稍食歲終會行事內宰歲終會內人稍食舍人掌米粟之出入而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亦所以通職聯事也米按以以掌米粟之出入及會計其政皆指官中及政官其舍人掌米粟之出入及會計其政也舍人舍人米粟之會計則司司陳及之曰廩人舍人凡九穀盡掌之而不會計何也以司會考之以凡賦之法今日野之時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賦之時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則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賦以逆料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則是官府與所賦時賦無不條焉而廩人以出入之大計聽之司會矣

舍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公法

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飲行食飲之具

法用法所當用當用者猶止則其他之裁即可知王今甫曰有雖不足不可以已者有特有餘然後頒所費於民也豐而用者所謂餘法用則待有餘而後用者廩人負於民也豐而藏凶而頒先王蓋以舍廩所蓄與民共之而初非有餘自固之私也大事如會同師徒之類
增 易氏曰大府所謂式貢之途時以供玩好帶餘之賦以待賜于委人所謂凡其餘也才敏賜止餘法用止此者故黃文叔曰大事文師徒也其小者遺人委積自足供之其大者舍人共其穀積食飲之具食積積穀也

司祿 不粟者國家之大計舍人掌其藏廩人掌其款而其出入多寡又有舍人計祿之蓋舍人主藏而有司款者存則不得違為侵欺廩人主出入者為則亦不得公為冒濫而況家宰司會之會計文紀其後乎
司祿 周

司祿主班祿之官其文闕者諸侯去其籍故也
易氏說見前目錄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之種用如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辨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飲法字均萬民之食而明其意而平其典

周猶編也種典此宜則倍收與地違者反是二者民之所係故特縣示其法令農民編知之王氏曰大司農上宜之法凡而司飲法飲多寡之法也視年豐歉以為飲多寡之法則以年不至於取盈此周官稅法之最良者也後世戶部由年乃反按一歲用款之多寡以為取民之款則民之病者鮮矣均萬民之食者豐地較多稅地較少量其多少以為轉移補救之計也即注曰均民之食所與發金廩以賑貸也官則釋之意則明之大急則大明之所謂平其典者如此後世廢格無術性強弱則無獲而強則多取其為不平莫甚矣。王夫傳曰後世金廩之官但知以征

詳為事而已用公於舍康人而下特係以司探一官使之選
野視稼以年之上下主飲法則粒數不頗又示以禮地所宜

以厚其收均其典故也其賦先有以培其家而

厚恤之此周公之征稅所以異於後世也

春人掌其禾物祭祀共其盛盛之不齊家共其牢禮之禾凡饗

食共食禾掌凡米事

米珍米白粢也鄭注曰禾物春人受禾於公不之儲人

春人又受禾於春人而收之

瑞鄭則中曰祭祀共盛盛米共之儲人賓客共牢禮之

不則共之於掌家王昭禹曰穀謂之米實於簠

盛全用黍稷而總曰米者舉粟以該粟也賓少

不亦以共儲人簠簋之物乎之禾多矣共其儲人簠簋

之賓者則以賓客中米皆不自舍人所共收也

饗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

食亦如之

盛米盛之共盛蓋收而共之也先米盛而後及王與后之六

食者尊宗廟也簠簋所定亦以沃以為賓客之食者鄭康成

注天官之庖養此字一事而分屬天地二官

者膳飲應其修費故以太牢饋之司徒以地官而主稼穡則

不收春收之事同當屬之也

春人掌其外內朝凡食者之食云饗共孤子士庶共其食字奉
祭祀之天

外朝見於司司見於內朝也鄭則中曰天子有工

而不及路寢之相司見於朝也朝官更留治文書者也

宿衛之士非是實以司見於外內朝上養養之外內兩

朝官更見食必有旅賁攝養之惠使奉祭祀之天則亦不素

而大牲肥碩亦可以見經理之用矣儲人

掌其穀稌也鄭注曰春不于儲人掌其穀稌也

以春其王不



周禮集解卷之十 春官

樂官高宗超原稿

嘉湖華泉天沐增訂

春官宗伯第三

增 項平甫氏曰春官以治教之始在於禮象天地之化始於春

原稿 宗：廟也伯長也禮以宗廟為重故以宗以名官也

曰禮有五莫重乎祭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辨之宗子四時之官為長則為之伯凡典禮者皆謂之宗

增 鄭利中曰自舜命伯夷典三禮其官曰秩宗周人因名

曰宗說者謂宗尊也伯王也天下所宗者惟宗于禮此所以為尊也

原稿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曰司以其主一事也家

統六官故不言司宗伯亦不言司者天神地示人鬼非人所

可司也 上代曰禮無字不用禮字不制教非禮不行故非禮

宗典三禮此即禮官所自起至周家度 興章曰伯曰春

官尤為重職其官在漢為奉常後更太常其原有樂太祝

太史太卜太醫之屬其後或稱祠部或稱司禮太常伯而在

明則為禮部尚書小宗伯為左右侍郎而律師以下則儀制

祠祭四司之類也

惟王建國維之止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

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禮謂五禮言和邦國者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固自然之理也

司馬溫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

條用之於家則專 用之於鄉則長知有倫

而俗化美用之于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用之于天下則

諸侯賓服而紀綱正豈特凡席之上戶庭之閒得之而不亂

哉

增 明道程氏曰古者冠昏喪祭車服皆以 在分則其

踰越故財用易給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

之家莫能中禮而販之類或野王公禮制不足以檢勝人情

名教不足以推別貴賤既無定分焉非遠矣人 亦不

而後已

東萊呂氏曰禮官之長是為宗伯壇場昭穆之等聘享射御

之節費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

所以和失其禮則借亂謠妄而潰乎神 之祀而悖乎人

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成周尊禮樂于一官和者蓋亦

包樂于其間後世禮樂廢壞治人者不過簿書期會之末至

于禮典尤為不經問有一二僅存不過曰使先王文物不廢

乎吾世而已所謂 何語矣

薛平仲曰禮有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

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大司馬下大夫四人

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

有六人書十有六人

者義本者義

既明則數不可
以不共飲宗伯
之屬有辨新
之為言陳也宗
伯以明其義
師以陳其義

有二人界十有二人徒百有二人

肆備陳也主陳列祭祀之位及其牲器帶物也

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

堂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辨：金革名其根茅香而色黃也酒名古者釀黑秬黍為酒

以辨草和之芬香條暢于上下故謂之電以為灌地降神之

用也辨也本一物而分為二職者辨人三也之器而電

人主其所和之酒也郭訓中曰以秬黍電以辨和之分為二官何即蓋秬

秬也而為器之辨也其若祭一始祀之七重者故使辨人掌其器也人掌其

禮官以祭祀為重而祭祀以裸地降神為重辨人七人一恭

芳之氣以幽達于淵泉而使之來格禮官之職莫有失：是

故辨師而下即以辨人七人二官先之

增 王昭為曰掌其秬也者七人也辨人則和電用之于裸

賓客則電人以電酒入辨人辨人得之祭幣金革者之以和

電酒則謂之辨也也王氏詳說曰有秬電者辨也電用之於宗廟

以事上帝是祭天不用裸然亦用秬電人之註述用大器祭門

用秬黍是社祭等祀亦用秬電但秬電求諸陰用之于宗廟

辨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主夜呼旦以覺人者祭祀必得昧真清明之氣而後能

增 跪曰宗伯主雞牲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界二人徒二十人

尊彝皆酒器尊：也。器：也。王氏傳曰唯尸與王及后

所酢則曰爵。奠法也言其器為儀法也承爵者四奠以其為酒

後五爵三酒皆以是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筵竹席也几神所憑席神所坐尊彝几席宗廟所重特設二

官掌之而比次整齊陳設端好則凡即乎其勝者自將肅然

增 三氏傳曰古者席地而坐鋪地者為是加筵上白為

席詩所謂肆筵設席也。王氏詳說曰筵鋪于下席加于上

而几則立而設之所以待尊者養老有凡筵大賓客並凡筵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界二人徒二十人

物所藏曰府命府曰天者尊其所藏若天也然也天府主藏

先世重器及官府簿書典夫民教教賢能之書俱藏焉教

者皆先王所寶貴故特尊曰天府王氏詳說曰成周之時以政事為

增 跪曰天府在此者其職掌宗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陳

于庭故列職于此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界一人徒十人

瑞節信也五等諸侯爵命之崇卑聽之于瑞天神地示人見所名享寄之于瑞天子統令賞罰風行萬里憑之于瑞故典瑞之官為重其官在漢為符璽郎晉為符節御史明為尚寶卿也

增 疏曰在此者其職掌玉瑞玉器之藏玉瑞祭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有餘事以事神為主在此宜也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六人

命爵命也別貴賤辨尊卑而後天下治然非天子爵以取貴亦何由定之固官立典命而後民志始定不敢有越思矣增 王氏傳曰命為王命內史掌冊命謂為冊書命為詔侯

孤卿大夫士之爵也受爵之後因其命之數而命以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之制不可以毫髮僭差此則典命所掌故以名官 鄭訓中曰自一命以至九命有等降之差視命數之差則可以定隆殺之儀是則儀出于命典命所掌者儀與命而特以典命名官者蓋無是命則無是儀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更止一人而府及二人者蓋衣裘冕之屬皆在所藏不專主鐘簠故也凡人貴賤係乎爵命而尤視乎衣服衣服有章則貴賤並不可掩故周公自典命而下立司服其服自天子公卿下逮大夫士皆有差殺不同蓋所以辨名分殊等

威司服有責焉至後內官尚衣監掌天子冕冠袍帶靴履及其他賜用者僅屬一奄人之職而典先王辨名正等之意不作矣

夏官之弁師亦然。自天府至司服共四官皆國家典禮之物名器爵秩所係宜為禮官重職也

增 陳君舉曰典瑞典命凡士六人中車典路車僕司常凡大夫二人士四十二人節瑞命數服飾車旗之用所以表尊卑而寓之教皆典禮之大者秦制車乘主于大僕符璽屬于少府瑞止璽印佩止綬綬衣服車旗之章亦多依戎事務使利便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悉淵墨不講其存者非文具則

徒法也非所以為禮沒因不改于是數者分于有司而太常特為儀官不與政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後為司封則秩命歸于吏部自魏晉置駕部則車輿歸于兵部自隋置中監尚輦又別領于內省至此併漢失之矣暇治禮耶 又曰司服掌王及命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皮采絲纁皆藏于天官之屬既成而頒蓋冢宰制國用宗伯受之以共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令皆屬少府貴卷出于禁錢不以調大農而齊三服官亦主作服其後東西織室不別為令以其丞屬御府蓋稍者約晉宗御府改為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禮部大常尚無車輿與服冕之辨况制自冢宰乎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共八人

祀四郊群神之祀也掌邦社等祀遷至所藏曰祧守祧兼掌先王之廟而專言守祧者重祧則廟可知其以奄人為者古人廟近宮內故也禮官以宗廟為重故二官屬之

增 薛平仲曰天地神示之位則祀于四郊宗廟昭穆之列有祧于外廟者祀于四郊者其壇墠之地人情之所易忽祧于外廟者其世數之疎人情之所易畧有典祀以掌外祀之兆守有守祧以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外為兆守設于四郊內為廟祧設于宗廟禮之大本在是

增 王昭禹曰遠廟為祧言祧則廟可知故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 賈氏曰七廟通姜嫄為八廟：一人故奄八人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共十有六人

卿女官也世婦稱卿者從其夫之爵其下大夫中士亦然卿大夫士之妻擇其年高德邵者使之任職宮中以檢制六宮之事不嫌太宰者別內外也其有女府女史者以宮中有器物簿籍故也

增 王氏傳曰舊說以宮卿世婦為奄卿者自古及今豈有奄而可為卿者若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守實于上士

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大長秋等亦用士然大長秋止可以當內宰監臨之官豈有世婦既以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不可不察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有爵嫁于卿大夫士者

增 陳君舉曰富貴賤人自然之勢女子生于皇族秉勢以輕其家者多矣故以內女為內宗外女為外宗列于禮官之屬其職在禮親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乎舅姑親后之事

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室人親后之亞王課獻則知所以從其夫矣召南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詩彼天子所生而若此況王同姓姊妹之女乎所以為王化之基。疏曰內外宗章宗廟之祭祀並是助祭祀之人故列職于此

家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山頂曰冢封土以象山頂之高貴者之葬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冢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國人營塋之定也其徒至二百人

者地廣而巡繹難也 人死氣歸天體魄歸地聖人既立之主以定其魂復為之墓以藏其魄故廟之與墓皆有禮儀而不可忽而守祧與冢人墓大夫皆隸于禮官

增 薛平仲曰先王立禮經世使生有所養死有所藏禮而至于有所藏則禮道竭而人道畢矣故冢以藏其立封之制冢人則以施之諸侯卿大夫之貴冢以寓其哀慕之思墓大夫則以施之國人之衆禮之所重莫加于此

職表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職主也主諸侯公卿大夫表禮者喪禮係五禮之一而與墳

墓之類相近故冢人墓大夫而下即以此經之

大司樂中大夫四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司樂學官之長主國學以教國子即唐虞后夔之職也其下樂師同署提樂事凡教人者均平其氣體和暢其心志使之優柔漸漬而日和順于道德者莫善于樂故虞廷命夔典樂教胥子而周官教國子以司樂名官然虞廷典禮典樂分為二而周官則以司樂屬之大宗伯蓋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則司樂隸禮官其宜矣漢以國子為大常屬備存典樂教胥之意至隋罷設大常別為國子監今所謂祭酒者

即古大司樂之官其下有司樂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亦猶古樂師大胥小胥之意但所教端以經義而凡樂生舞生者皆不係國監而專隸太常止有神樂觀提点一人知樂二人領而教肄之蓋止以為優伶賤工之技無復有習其事者矣

增 疏曰宗伯主禮人司樂主樂禮樂相將是故列職于此樂師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

王氏傳曰拙書藝文志云六國之君親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工竇公因以其素所肄習大司樂一篇獻之註云竇公年百八十歲而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

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象技教鼓琴瑟臣導引無所服顧及至武帝時周禮始顯其大司樂一章即竇公所獻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胥相也能相助以成人德也鄭氏則以為有才智之稱大胥主合舞合聲小胥主巡舞列皆大司樂之屬也

增 疏曰大胥小胥亦別職同官 鄭剡中曰閭胥以胥名之謂其才智足以長人樂官名胥者相也惟有才智然後能相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中瞽百有六十人眡矇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

太師執樂之官之長小師其副也古人重樂以其可以格神
明則為歡故其官特以下大夫為之無目服謂之瞽有目服
而無見謂之瞽古人脩聲使瞽瞍為其視息而聽專也其別
有上中下者蓋亦以審音之優劣定其差日明日曰瞽使之扶
瞽者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同陰律也陰律上從乎陽故曰同不以陽律名官者陽待陰
之和舉其全也王介甫曰典律同而名典自大師以下諸官明皆
移錄太常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磬師主調石音鍾師主和金聲八音金石為重故先鍾磬二

師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笙師于柈土竹木四音皆教而需稱笙師者以笙之用獨多
也

鐃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鐃如鐘而大鍾師主革音而以鍾師名者以主鼓其金兼也

地官既設教人以教六鼓四金之音聲而春官又立鐃師以

教其金兼蓋學官所教與其他任用者不同耳

教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教東夷之樂也

增 鄭到中曰四夷樂東方曰教而方曰任西方曰休離北

方曰禁此特設官以掌東夷之樂竊疑三方之樂不存于祭

祀大享之時而東夷樂猶迎正孔子之所欲居且為其子之

國則其樂猶有中國之風歟 又曰作四夷之樂當從其國

不變其俗故教師所服者亦教示不變其所服施人所執者

牛尾示不變其所執也教師氏所履者革履示不變其所履

陸農師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

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蘇軾曰自司馬遷之學樂事大師之教樂事

祀燕享之用蓋非
悅遠人之極功乎

施人下士四人舞者象寡無教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施：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施人主教舞而次教師之下以

其兼舞美樂也

增 黃文叔曰教東夷之樂特置一官其徒四十人其樂亦

盛也舞者十六人則有定員施人蓋離四夷之舞：者象寡

無教或多或少皆可合四夷之舞與教樂而其徒二十人比

錄為微可知 陳君舉曰旋舞非中國之樂因得四夷之惟
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以共燕享君子所樂也豈拘于教哉

李嘉會曰無所
拘限者從之

簫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簫如篳三孔舞者所吹也

簫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簫章主吹幽簫者幽簫主吹其聲渾古與他樂不同故簫師
之外另設簫章主之

增 鄭訓中曰春秋迎寒暑為農而所有年蜡祭而息耒物
古之詩章無不可用乃常用幽人之歎幽園之簫而名官曰

簫章此周王之事也周之先公開國于幽教民稼穡與夫為
寒暑之備事載于七月之詩謂之幽風至於成王：業大脩
念其祖先務農之勤教民之急凡四時所行者皆以幽詩從
事故用幽簫而以簫名官以簫而歎幽詩之章也

鞀 鞀居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鞀讀為屨鞀鞀四夷舞者所居也王者化洽萬方故夷舞夷
歌得陳于階陛之下而鞀師鞀鞀之官立焉其以氏稱者世
傳其音而不變也

增 鄭訓中曰鞀草也鞀居也以草為屨美樂者之所履作
其樂歌之時則履是屨以為容唐之燕樂有高昌部用赤鞀

有扶而樂舞用赤皮鞋周鞀鞀之類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增 鄭氏曰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銘器銘其功春

秋傳曰以所得于春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原稿以庸器為
凡作樂應用之

器也 王介甫曰征伐所得之器而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則

征伐之功凡以為民非利其器故也

司 司于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于舞者所持為柷也凡舞器皆司于所掌而以于為重故以

司于名其官黃文叔曰舞器于威則柷皆有而獨以于為名于武王之
舞器楚之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我德也

增 鄭訓中曰記曰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周人武舞亦執

于以為容武舞雖用羽而以于為生故名官曰司于蓋用武
以自扞蔽為先于能扞蔽人身也

原稿 自典同至司于兵十二職皆大師之所而總統于大司

樂也

太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二

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問龜曰卜太卜：筮官之長太卜：師卜人三官同署而龜

人下至筮人共四官皆其屬也先王所以同民惠前民用使

人通陰陽造化之幾而避凶趨吉者莫過于卜筮觀弘範七

情而以稽疑繫之則其重可知矣故周公以大卜至筮人凡

七職之春官而占夢職授二官所以考休咎而察災祥也其類也故附焉而大卜：師卜人至三十官之多者蓋神明之事微妙而難窺當立多人以相參決也

增 王昭岳曰先王成天下之臺：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著龜名官獨曰大卜者以龜為至蓋物而後有象：而後有滋：而後有數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天官龜人主取龜：人主以其物藏之龜室其工四人則主攻龜之事者也

燕氏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燕氏木也灼龜用之故以名其官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占謂審兆卦之吉凶而斷之決之也占人主占龜而兼明乎

易故卜筮並占之以著龜之理相通也

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筮人擇著求卦者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夢者寐而神遊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人吉凶之幾時或先形于夢寐能燭其幾而預為修省則可以得禍召祥矣故

周官立占夢陳及之曰設官以占夢疑若不高于政事而先王不廢蓋六夢之隆于夢不有以占之則休咎不能知此先王為民不可得

祗授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祗陰陽氣相侵邪氣也祗授如後世所謂望氣者傳云登臺望氣稷蓋古人于陰陽邪正之氣察之詳欲占其災以自警春秋時如鄭裨竈魯梓慎蓋能傳其術者

增 鄭則中曰授者陰陽之氣曰者人君之表以大明之故能照臨下土若為陰陽之氣所侵其明矣矣明君忌之故設官以視其祗 王氏曰天人同流相應而不相遠先王于天象必立官以視災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此視祗之所由設也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祝謂明信之辭以交鬼神也先王之道理幽而治明宗伯典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其寅清之德交鬼神于上太祝亦能矢其明信之辭以輔助于下而神之不格者哀矣 王氏曰卜筮能知天明巫祝知鬼神之情狀皆理之至精而事之神妙皆非潔淨精微有以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知其道非清明正且純一不貳者不足以致其禮所以並屬之于宗伯也 下賅句詛三祝皆其屬而巫司鬼神之事則亦太祝所統也

增 薛平仲曰卜也者先王所以求諸幽以決吾心之疑祝

者先王所以告諸幽以薦吾心之信此叙官之所以為相先後歟

胡仲仲曰醫卜祝史技數也然切于人心而人理之所不能不用者先王之時世掌其事屬身于官醫以十全為上誤而殺人者誅大事訊之卜疑事決諸卜而吉凶軍實嘉凡有告于鬼神者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神而與神明交今世不然以醫者殺人者無誅妙達陰陽有十全之功者亦莫之旌用國有大事有夫疑內不及謀諸心外不謀之于士庶精不謀之于筮巫而卜道以亡噫五禮之不得其理久矣君子漫不知其義祝史豈能知其義哉故民間惟有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誑言以恐惑之民率破產祀鬼而不求醫至有收事荒夷之神驅除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可行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喪禮之祝辭者古者吉凶之禮不並行故另立喪祝

句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句祝田疇之祝也以其主兵祭不與常祭故另設官主之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祝人祝敗曰詛人有悖義亡信者則詛之亦取懲惡之義其賦于凡類造攻說撿禁一切告神之辭皆掌摺以詛祝名官從其重者言也左氏稱鄭伯使卒出大鷄以詛射頑者叔者蓋同官之遺制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增 鄭司中曰巫與祝異祝則以辭告神巫則神所降吉者民之精爽不携載者神明降之在男曰巫目現在女曰巫比是故國家用之使制神之位處次主分而言之有覲巫之異合而言之皆謂之巫：既多故立司巫以統之 陳莊之曰先王之時必有巫詛之事今特設巫祝官十餘員周公豈好詛者正

是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克命重黎相似重黎雖不足巫亦是此意到漢無此一項官淫祀誦祭無所不有遂有巫蠱之事者漢如此清雜方知周公之意思深長

男巫無敬女巫無殺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增 王昭為曰國語曰民之精爽不携載者則神降之在男

曰覲在女曰巫神降之然後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故男巫女巫皆不豫為負敬 王氏傳曰其師者鄭氏所謂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

原本 能齊肅以事神為人達其誠信者謂之巫古人交于

神而有生猶其交于人而有損相有男至復有女至者人陽而鬼陰男陽而女陰以陰求陰為得其類也

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太史掌一切國家之禮法當屬于禮官而得以鈎考邦國官府之治其類亞太宰而畧與司會相埒漢人以郡國計舊先上太史蓋猶仍周官之法至掌天時告朔之禮則又合後世欽天監職而兼之其馮相保章二人則司推算占候而為其屬官者也自後漢以至于隋惟魏明帝史職領中書其餘悉多領秘書而變為著作局國史院纂修日錄之屬矣

增 王東萊氏曰史官公道所係清議所出居相一有過舉史氏直書此所以推重宰相列之泰官雖太宰不得統攝之事。劉節卿曰太宰命太史必與焉焉之類命國籍田之事類皆可考。雜說太史掌頒告朔于邦國大祭祀則與執事卜曰大師則抱天時又藏六官之所登馮相保章皆占星象則職太史之下此職蓋掌紀錄明曆卜故凡邦國計書及天官星曆之書皆藏于此晉韓宣子達魯觀書于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象數趨告之書藏于太史明矣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周太史對曰其當王身乎則知太史兼明天象明矣

健庫曰古者史官不易業不兼官不載事如周之史佚晉之史克晉之史蘇史黯史趙史墨皆世掌之後宋亦畧有此意如太史談之後有遷班叔皮之後有孟堅劉知幾之後有劉錄進日乃百官運轉之地古人惟史官之流不易業卜官樂工亦世掌之此其所以精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馮相也相視也主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明欽天監觀象登臺：四面：四人猶其道制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也按律以十九歲七閏為一章意保章之名或取義于

此鄭康成曰保章也世守天文之變。鄭則中曰詩曰作彼雲漢為章于天蓋言星辰昭昭于天之章其著者也章可觀為國家者仰察其象為政之得失馮相保章二職一主曆法一主占候曆法司天文之常占候司天文之變此即唐虞羲和之職而周公列之為二繫之以氏蓋亦世掌其官者在漢太史令之屬有靈臺丞掌候日月星氣即此官在明為欽天監其屬保章之名猶仍其舊焉

馮氏曰隋唐以前之官所治皆天事虞夏以后之官所治多民事上古如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又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其所命之官大率為治曆時明而已蓋太古洪荒步占之法未立天道

此遠非有神聖之德者不足以知之而位天地育萬物定四時成歲功為君相職業一大事故古人重之至帝堯時則石中星置閑餘之法漸已著明然其命官猶以義和為第一義至于成周則馮相保章不遇為三百六十屬史之一而民事弥重天事弥輕矣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內史于王生殺大柄皆參與而一切詰命策令皆出其手蓋為天子最親密之臣舊稱太史友內史友而家語云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則倚任之重可知 按明制革前代中

書省而設六部罷丞相而設尚書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與周之設六官同而其後復選諸臣之能文學政事者數人入閣以修顧問咨機密又與周官設內史之意同但後世閣臣原其初用時官卑資淺如周內史為宗伯之屬居太宰之下則不患其卑其後任用益高資品益貴其權遂在太宰之上而有肅斷行私之樂故官制之設符于周禮未有如明初制之得者也

增 黃文叔曰內史掌八枋之法與冢宰同地愈親任愈重故其爵秩高而置負廣皆先王精意自漢始以尚書總朝事其後離而為中書又離而為門下而朝廷日以卑非成周建

官之意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外史于古今一應書籍皆掌而又掌書外今則天子敕文亦撰為此後世蘭臺石渠秘書弘文之權輿也其官無府史係闕文

增 陳君舉曰內史猶今內制翰林也外史猶今外制舍人也凡策命之出皆點涉予奪大小臣工爵祿之事其與人主用之者因冢宰也而以二史屬冢宰冢宰詔王太宗伯之屬得以陳誼補過于其間是故號令固不臧而賞罰公亦三公所以輯衆美昭令聞也其見于傳褒王使召武公及內史遇

賜晉惠公命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則二史從公之事觀其道天子諸侯德誼文辭甚美雖東周尚如此亦足觀史氏之典刑矣自秦變古寢失此意辭令在尚書郎則尚書重在中書舍人則中書重方漢重尚書至阮瑀古之官事歸臺閣三公失職則尚書遂擅天下魏晉重中書則並掌職務至有中書監還尚書今自謂有奪鳳池之恨而中書亦擅天下而者相傾至今並置最後開元別置學士院白麻獨在學士為天子私人稱內相笑以一辭令之官所繫輒偏重權傾君相而朝廷不覺然後知周冢以冢宰建六典實掌六卿而二史分張宗伯道揆在上權綱歸一而無專遂之私法

宇在下衆職交脩而無說隨之患所謂用如砥者以此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人四胥四人徒四十人

御備侍也其史特多且居府之上與他官異者以內外史勅令之煩與其贊書之多故也明內閣有中書舍人掌典給事及誥勅撰文其職與此官相近至秦漢以來稱御史者則蓋以司糾察之任而謂之憲臺與周禮之御史名同而實異矣。增 東萊呂氏曰御史之名見于周官以中士下士為之持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于戰國其職益親故獻書多云獻書于大王御史泥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導于號曰亦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掌記事糾察之位也至秦人主自親事以操御臣下侍御僕從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矣 王末嚴氏曰御史一官所稱者是冢宰所設者是百官大聚是簿書期會之所派出所以御史之史至百二十八人秦重刀筆見傳其

事惟稱重和子而列之于冢宰之下百官之上至漢遂與大臣爭衡並列為三公云

中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有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中猶衣也覆也以中覆車所車有旗旗容蓋之飾故稱中車係車官之長典路車僕二官其其屬也

增 王昭禹曰中設飾之物車人為車列于冬官百工之事而中車所掌則設飾為主故也。王氏詳說曰有車必有馬

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曰馬曰僕曰右皆見于夏官而五路獨見于春官蓋春官所以為禮夏官所以為兵車旗之物属于禮馬僕與右属于兵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路路通中車于車政令無不統典路但掌王車后車駕脫之事則其任為小也

增 鄭康成曰路王所乘車王昭禹曰中車謂之車則上下所通。東典路謂之路則主于王車

賈氏曰中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冬官造車訖以授中車飾以金玉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

中車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掌兵車之副者五路皆王所乘而兵車之副所係尤重故特設車僕掌之其不與夏官道僕等官同列者車僕但主其車而不駕乘也

增 鄭司中曰乘車必用僕以為御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皆僕取王之路者属于夏官而車僕獨列于此蓋戎僕取戎路此則掌戎路之萃者則載之名五路皆有載之數不遇

十有二兩戎路乘以即戎之車戎者國之大事尤事之危進而無絀則是以將卒與敵故戎車副載尤衆別設車僕不列于夏官見其不属于司馬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常太常畫日月者司常掌九旗而王之太常為重故以司常

名官。先王所以明上下列貴賤辨等威異物采者自衣服

宮室而外莫過于車旗後世名分僭差亡等冒上多自此始

故中車司常二官為禮官重職王氏傳曰車服以崇天所以命有德也車旗聯事故次于中車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宗人主都家之禮猶天子之宗伯也不敢稱伯稱宗人而已

都司馬云每都朝大夫云每國此不言者缺文也。春官有

都家宗人夏官有都家司馬秋官有都家士是祭祀兵刑大

事禮樂征伐大權俱不下移而一統于上此大都耦因之端

所以不見于先王之世也歟

增 王昭禹曰宗與祀者也掌都祭祀之禮謂之都宗人掌

家祭祀之禮謂之家宗人。易氏曰凡典禮者謂之宗在虞

氏則統宗在周人則為大小宗伯皆所以與天神人鬼地示

之三禮也天子有宗伯諸侯有宗人春秋躋僖公而憂父弗

忌為宗人此諸侯之宗人而都家謂之內諸侯亦有宗人焉

都宗人家宗人是已

孫之宗氏曰分畿內而為都家雖各有封疆之限而不得專

其政故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取其神于是有都宗人以

掌其祭祀焉曰二法則以取其官于是有都則以掌其法則

焉八曰四後以取其衆于是有都司馬家司馬以掌其甲兵

焉至于刑獄之事無不聽于王朝者都士家士雖已闕而方

士三月上獄訟于國此許士掌四方之獄訟有治于士者造

焉有亂獄斯往成之則有聞矣記曰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副

也是亦有合于先王之舊內諸侯不過祿田不容襲其地專

擅其政

凡以神士者無教以其藝之貴賤為之等

神士謂明神理而任者即前之男巫女巫也其藝則國語所

謂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藝器之量

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壝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

由舊典者有即入之不為常教其後諸巫有闕即以代之

增 鄭康成曰藝為者為上士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

。鄭則中曰周家鄉舉里選之法三歲興鄉里之賢能其次

有府史胥徒及庶人之在官入任之塗清矣今乃有以神入

仕之人何邪蓋先王之于國則憂其有凶荒于民則慮其有

札喪以為幽冥之中者神者主之神之處位非人所能知

也必有精爽不揚貳之人能齋肅中正有上下比義之知有

光明宣朗之聖有光照之明聽微之聰者或足以備鬼神示

之居而辨其名與其物由是設為入任之塗使由此以進然

後使之掌日月星辰之法

增 總論宗伯官屬 易氏曰春官設屬最有統紀所典之禮五禮為先五禮之中吉禮為本是蓋天秋天人自然之理視大宗伯其用亦傳矣實以天神人鬼地示為主然後小宗伯為之建國之神位辨師為之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自其設屬而言雖五禮之用為不同莫先于祭祀之禮於是因禮事之緩急而為賤掌之先後祭祀始于裸而告時告備之禮行為故爵人先之皂人次之鰥人次之尊彝凡筮瑞玉命服之官又次之以至內外祭祀無不畢舉而山禮為謹終之事此冢宰職喪所以居五禮之末掌禮之職俗矣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自大司樂以至司千凡二十職皆列于禮官之次蓋聖人制禮所以檢樞人心而歸之于中使之用旋鼓舞于聲容之間而至敬存焉是樂之為用皆所以輔成乎是禮者也然禮者理也所以經禮斯世者苟有一毫之不盡亦不足以為禮之至又自太卜而下皆卜筮之事太祝而下皆巫祝之事太史而下皆紀策書之事是雖文為制度之末而天秋天叙實寓其間聖人率是而行之始于宮庭達于天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復以神士者終焉寧非吉禮為五禮之本乎

陳及之曰六官惟春官典禮賤事無可疑者然司服掌外朝

之服當與內司服並建在天官典瑞玉器之職當與掌爵並建在地官司常巾車典路亦當在夏官今並列于春官者以禮儀等級隆殺升降所係故典禮者亦併掌之

梁谿高愈紫起原集

蕩湖華泉天沐增訂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建立也保安也大宗伯所掌有五禮而需言掌天神人鬼地

示之禮者蓋王者之身天地鬼神之主也必其心克繫乎天

地鬼神而後可使陰陽和風雨時萬民效順邦基永建而保

安不壞焉則大宗伯所掌莫過乎此而賓喪嘉慶之禮固皆

其次矣後世不明其義而以鬼神示之祭禮屬之初祭一司

且退處于儀制司之下與周公設官之意異矣

增 唐氏曰虞書巡守修五禮舉罔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

則曰有能典朕三禮蓋五禮兼神人三禮則事神之禮也宗

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次之以

吉山軍賓嘉則五禮也。王昭高曰合五禮而言則曰佐王

和邦國別三禮而言則曰佐王建保邦國蓋封國則頒祀此

之謂建祭則受福此之謂保黃文叔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利功配而

牲案盛既于山盜祖伊以為高士之按而其事始于事鬼神討諸祭無益我

決是則建保邦國誠有在于三禮也 賈氏曰上單言邦極王為言以

佐王建保邦國則統侯國言之矣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吉禮祭禮也古者祭而獲福故于祭稱吉禮

增 王氏詳說曰或言鬼神示或言神示鬼何曰此所以為

扶宗之官也以上下秩之則曰神也示以內外秩之則曰鬼

神示以尊卑秩之則曰神示鬼

以禮祀：是上帝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

精意以享謂之禮鄭氏則謂禮之言煙謂煙氣臭聞令神采

歆也橫渠張子曰鄭注禮祀為煙取其與臭接洛誥曰明神又周語精意

祀明在乎致其心齋以享曰禮通祀者皆言禮是精潔致祭之名。鄭則中曰謂之禮

言謂之帝實則一而已陳及之曰祀昊天上帝總言祭天耳昊天猶蒼

說無前大宰司徒皆言祀五帝而此復言昊天上帝者蓋五

帝如五行之各司一氣而昊天上帝則太極之尊也言上帝

而不復及五帝者疑五帝從上帝而祀食也王昭高曰昊天上帝

之君五精之君則指四方之諸侯有君道故皆謂實柴鄭司農以為實牛

柴上而燔之積積也燎火也鄭康成曰三祀皆積柴實牲休為有

王介甫曰柴而實牲然後燎天祀之所司司中司命者中以理言即

降衷之衆命以氣言即吉凶禍福之命二者同當有神司之

也風師雨師主風雨者風而調而後五穀昌民生民故特舉

言之重其神也鄭司農以司中為三能司命為文昌宮星風

師為箕雨師為畢以四神者皆為星而上文已有祀星辰之

語則恐其說未信矣此言祀天神也

增 鄭康成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

昂皆有司中司命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
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又云三台一名天柱上
台司命為太尉中台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二文俱
有司中司命故而載之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必揚沙是風
師箕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而師畢也。王氏傳曰
天之靈曰神天神之際莫尊于昊天上帝其次祀日月星
辰星謂木火土金水之五星辰謂日月五星所舍之十二次
也小祀曰司中而下舊解文昌第四星為司命第五星為司
中愚謂違宿下有司命星主人之壽夭名義甚正司中無攷

豈天樞北極主天之中氣故祀之歟若文昌六星自主天子
文德不啻典北混也輒師而師舊說以爲箕星好風畢星好
雨理或然也大抵祀天神皆主精意以享而以牲體燔燎上
達其誠故自牲體實于柴中書曰實柴自其焚之而言曰熬
燎熬即薪也自其煙氣之升記所謂見以蕭光假此以上達
其誠即書之明禋故曰禋祀三祀互相脩昊天獨尊故專種
名也

以血祭：社稷五祀五穀以醴沈祭山林川澤以編（編）芻辜祭四方百物

血祭取牲血以祭陰祀自血起（起）賁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土穀）陸

陳氏禮書曰左
傳家語以五祀
為重該修熙燾
句龍之五宮月令
以五祀為門戶戶
室中實白虎通
以五祀為門戶戶
室中實白虎通
以五祀為門戶戶
室中實白虎通

師曰社祭五土之主。稷祭五穀之神。祭以少牢。其金珪以養人也。祭
必有配。社配以農。配其工氏。子稷配以柱。烈山氏子高之時。又名柱。以
稟其功。利足
以障。柱
提鼓也。五岳五方之山之尊者。東曰岱。南曰衡。西曰華。北曰恒。
中曰嵩。嵩也。山林川澤用沈。驅羣與。劈剝同。謂披磔牲胸
以祭也。四方謂各主其方之神。詩所謂以社以方者。百物。

額之神如記稱迎貓迎虎是也
四方百物即蜡祭也崔氏曰伊耆氏始為蜡；案也周則十有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享之祭先焉一神農是也司
蠶二后稷是也虞三謂曰噉即表
 噉也表噉者田噉皆約有牲于井田之
處 福虎五坊六水庸七民八凡祭之
 禮以先焉為主司焉為佑貓為食田
策 虎為食田家坊庸為土水皆皆為
 田事其祭之法祀四方豈徒不成之方
缺而下祭哉 祀日年不順歲八蜡不通
 乾蜡之後舊衣而臘先祖五祀
于是勞農而休息之
 主親民所依五祀五行之佐而五岳

山川之神皆能興雲雨毓物產以利民故皆祀而報之此皆祭地示之禮也不言祭地者地示皆祭則祭地可知四渎為

五岳之區而不言者舉其概而不偏及也上文天神亦然。

按五祀之說以句芒木祝融火蓐收金元冥水后土土廟五

祀乃木火金水土之神此左氏之說也以門行戶室中雷為

五祀乃室中及道塗之神此月令召氏之說也今按五祀在

五嶽之上則其神貴矣當以左氏之言為正又禮記諸侯祭

封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則五祀又在山川之下而爲大夫所

得祭又似當以呂氏之吉為正豈古者五祀用所一焉

子者美介糸口王天所母一而人之行冬力一而行之定上

三 王伯氏女所稱一爲大夫所尊如呂氏所稱後人

以其慎稱五祀相沿而失其義遂至混而為一歟當存疑以

侯知者
五祀為門戶行憲中書白虎通范曄高堂傳以五祀為門戶書

以山禮哀邦國之憂以表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山札以吊禮哀
禍災以槍禮哀國敗以恤禮哀寇亂

山禮山災之禮表荒吊槍恤五者山禮之日也哀視人猶己
而哀念之也表禮如舍視賻賻之屬及為之服也荒禮如晉
飢而秦輸粟之類鄭注曲禮曰歲荒年救不登名勝不祭時區不食
禍災遭水火也外兵為寇內兵為亂考春秋時宗大水而晉

莊遣使吊即此哀禍災之意吊禮遣使以楚人國蔡而諸侯歸
之哀即此哀國敗之槍禮會其財魯慶父弑閔公而齊使高

子來盟即此哀寇亂之遺意也恤禮則出其人情嘉生成而畏
死亡喜安全而患危殆大君者以天下為休故于諸侯之憂

患皆有以哀矜而厚恤之則血脉聯屬痛癢相聞而休列
侯之意見矣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
曰會殷見曰問時聘曰問殷殷曰視

親相親厚也賓禮親邦國詳見秋官大小行人及司儀掌客
此時舉其義耳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易氏曰朝曰出如宗尊也

欲其知尊王易氏曰宗如萬物相見于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
易氏曰親謂物成之時過偶也欲其不期而俱至易氏曰謂開歲之時
各親其實以終乎上遇偶也欲其不期而俱至其相見是遇之遇
六服之內四方諸侯各以時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
冬各雖殊而禮則相類也鄭說云朝覲宗遇之名以別一時耳其禮

初年未以春朝曰朝未以夏朝曰宗未以秋朝曰覲未以冬朝曰遇時見者常無期
過初無四方之別稱漢書曰朝秋曰諸侯王不朝使人為終之禮是也
諸侯或不順服王將有征討則合諸侯而皆來見也殷象也

疑以王新即位而求諸侯皆來見鄭氏謂周十二歲王不巡
狩故六服盡朝者恐未必然也鄭到中日殷為盛多之義能見者本

亦如常朝之義但會同之禮則朝覲之時行之故又曰大朝覲時聘殷順謂天
子于諸侯歲徧存再歲徧順也蓋朝宗覲遇會同六者諸侯

所以享于王時聘殷順二者天子所以答其禮此其所以歡
欣愛氣而無畔疑離避之患也祀春秋時諸侯因上其患非

一而皆自不修朝覲始而後知宗伯之賓禮所係甚重矣鄭
中曰天子于諸侯以分言之則君臣以情言之則賓主故先王不待
以紀正之義而以賓禮紀之我者以紀之彼者得不得吾親哉

增 鄭到中日聘以財為禮其名曰問有問逆之意順以見
為禮其名曰視有省視之意政行人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殷順以除邦國之患此乃王見諸侯之文祭以為諸侯聘順
乎天子則與行人之文不合祭以為王者之禮則又與大宗

伯諸侯見王之文不合二官考之蓋聘順之禮王與諸侯
交用之其所以異者諸侯行之則曰問視天子行之則曰除

惡結好矣按曰問曰視亦為上施于下王昭禹曰時聘殷順王人
之所以賓于諸侯時聘施于時見之後以恩問之故時聘曰

問殷順施于殷見之後以事有所察治故殷順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象也大師之禮恤衆也大師之禮

簡之也夫從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同謂戚其不協借差者用衆謂以軍禮同之使協心而赴義也大約謂平其賦役及地守地職其詳已見地官均人及土均簡核其車徒兵甲之數也任謂使民鼓力赴事大封如石伯營謝山而城齊與凡釐正疆域者皆是合聯其情而不散也王介甫曰今衆者地有定域民有常主所以合其志也天下之法莫难于聚衆、集而無法以整齊之是亂之所由生也故大師無禮則士亂于行大均無禮則民譁于閭大田無禮則衆嚷于原大役無禮則羣譁于鍾大封無禮則衆哄于疆矣先王一以軍禮同之而後能治衆如治寡若網就綱若絲就紀井然不亂矣

增 王東原氏曰軍禮之設謂之同邦國者以見戰焉惡于
暴亂王者未嘗不與人同必若嫁客之有辭于苗而後大師
之禮同衆所共惡者以用衆必若庶民樂有靈臺而後大役
之禮同衆所共欲者以任衆賦役欲其均于是有大均以恤
乎衆車馬在所簡于是有大田以簡夫衆以至民心所恃以
為固者在邦國之封域則行大封之禮以合夫相保之心舍
此數者曷嘗勞民動衆以從一己之欲師曰師衆也能以衆
正可以王矣觀師之義則知王者之制軍禮將以合人心于
大同故每事以衆言之從衆則同不從衆則異其義可見。
馬氏曰軍禮純六師大師之禮而已大均大田大封大役何

王介甫曰川泉
者用其命恤衆
者恤其事恤衆
者恤其職任衆
者任其口合衆
者合其志用其
命而不知恤其
事恤其事而不
知恤其職任衆
能而不知任其
力任其力而不
知合其志非所
以爲軍九率凡
以用其命爲主
以合其志爲終

以亦謂之軍禮蓋制軍有常勝之道有奇勝之道
求勝在敵常勝之道求勝在我先王所以百征無戰以在我
有是五者之禮也。項氏曰出而軍師卒伍入而比閭族黨
皆一致也故大師之禮無以異于大均之禮大田之禮無以
異于大役之禮惟封亦然用田役師均封雖若不同其所以
為軍禮未始異故曰同然同之不以禮無異于不同故必以
禮同之。鄭則中曰凡此五禮天子用之侯國亦用之所以
謂之同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脰

朕勝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嘉美善也宴樂善慶之事人情之所美善也昏禮所以親之
冠禮所以成之女不言笄省文也射禮主人所以樂賓故稱
賓射賓客謂耒朝覲者服膳祭昨也兄弟有親疎故而言之
飲食者其所親歸服膳者其所疎也嘉禮亦行于邦國而言
親萬民者蓋以飲食冠昏賓射三禮因通于黎庶而傳稱鄉
人飲酒士祭歸賓俎又禮有賁取妻者則民間亦有饗燕脤
臨賀慶之禮故嘉禮獨言親萬民通上下言之也天子以此
嘉禮親其宗族賓客故舊于上庶民亦以此禮相親愛于下
觀其儀文體貌之周浹而識其恩情氣誼之懇誠而人心之

不歸于大順者亦寡矣

增 鄭到中曰言之與嘉皆美善之義祭祀之禮謂之吉以祭有受福之道也嘉則非特吉而已雖美亦未足以盡之易曰亨者嘉之會又曰嘉會足以合禮天運至于而方萬物相見無所不通然後為嘉之會人道至于亨嘉之會然後足以合禮茲嘉所以為美之至也飲食冠裳賓射享燕脩脯質虔之禮皆人心之所善安得不為美之至歟。王氏傳曰人與人自為同類而相離君臣上下勢分懸絕苟無會合之禮則情意寧無乖離乎大吉禮主歲山禮主哀軍禮主威賓禮主莊故使因人情可嘉美之事制為五禮以親之則上下交而

王澤之流沛然矣。陳氏禮書曰先王之于同姓有時燕焉有同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濫此時燕也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此同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于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于堂后率內宗之屬燕于房其物饋燕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凡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屣而坐立盥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其大率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婚禮有六細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冠禮豈日筮賓行

之于廟冠之于阼醮之于客位祝之以成德見之于母、拜之見之于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為人子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也。鄭康成曰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為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冠可職有謀故之辟議賓之辟。鄭到中曰諸侯來朝曰賓諸侯之臣曰客待以享燕之禮所以示隆厚之情事在朝燕在寢享則几設而不倚燕而不飲以訓恭儉燕則脫屣升堂行無算爵以醉為度以示慈惠上公三享三燕侯伯再享再燕子男一享一燕。王介甫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也四方賓客則有享燕之禮致其敬也

。疏曰宗廟之內曰膳社稷之內曰厭。薛氏曰膳曰厭熟曰膳大宗伯以血祭：社稷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膳故謂之厭宗廟主熟故謂之膳。疏曰厭膳賜兄弟之國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厭是已至于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宗又宣武子曰宗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鄭到中曰行人言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同姓之邦非無慶賀要以待異姓為主

原 按五禮之序首吉禮終嘉禮者王者必克饗于神示人德而後能保有其國故吉禮先之而諸侯及邦則王之股肱

屏弊也必王者先以哀矜惻怛之心通之而後四方果身來
王之情勢故由禮賓禮次然而有不率職者則與師動衆不
能已也故軍禮又次之自是而宗族兄弟故舊賓客可以優
游而飲食宴饗極太平之樂矣故以嘉禮終焉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宜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
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九儀九命之儀每命異儀貴賤別而邦國之位乃正也王氏曰
服制分有尊卑上下之等天所以命有德也王者代天壹命者王之下士
制為命數一視其德以為于奪進退而民無越思矣
列國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者王之中士列國之大夫子
男之卿也三命者王之上士及列國之卿四命者王之下大

夫列國之孤也受職始任職事也未命之士非無職然非受于王至服
祭服君所賜也受服受士冕之服一命位有列位于王朝也再命雖
王不得言位于王朝惟列國之受器受君所賜祭器也惟四命始得

始有列位于王為王之目也受器受君所賜祭器也惟四命始得
其官祭器不假非禮也則未四命雖用賜則賜以治都鄙之法則也
始賜以畿內之都鄙而治以法則也鄭注以未成
賜官謂得自置其家臣治

家邑如諸侯也王制之制六命若封于大都小都賜國賜以附庸之國

如魯之有顓臾也鄭到中曰六命之卿加以七命出為侯伯則賜以附庸

附庸獨于七命言者之子男附庸不足以謂之國作牧謂侯伯有功者加
易氏曰子男未足為國之稱至侯伯七命然後可謂之國
命得鼎征伐為一州之牧也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
伯得征王侯九伯也陸農師曰書與周礼伯常稱牧蓋自四言之則居

天子列國大夫受命之目用之則謂之嘉禮陽教止九而極洛書數九而

易之陽爻用九故周公定官制亦至九命而極焉後世九品
之法本此而復分正從者蓋亦本周官之意周官子男皆五
命而諸穀之執王不同是子為正而男為從也侯伯皆七命

而信昭之執王不同是侯為正而伯為從也他可例推矣大

宗伯五禮為外即次以九儀蓋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者莫

急于此匪是則驕驕悍之夫咸思越等而驕矣下文六摯

六摯亦九儀中事

瑞 玉昭為曰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典命掌之有加命之
數宗伯掌之加命非定命也故謂之九儀之命。薛氏因曰

凡王之臣命數三三公八命加一命卿六命加一命大夫四命加一命
上士三命加一命中士再命加一命下士一命加一命諸侯之

君命數則上公九命加一命諸侯之臣命數則公之孤四命加一命
子男五命加一命諸侯之臣命數則公之孤四命加一命
諸卿三命加一命大夫再命加一命士一命加一命子男之卿再命

加一命大夫一命加一命士不命加一命王氏傳曰自一至四始

無而有故曰受自五至七因有而加故曰賜自八至九不可

輕授必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充是任所謂官不必備惟其
人故曰作也

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

天子執其屬以執其屬

瑞備實也六瑞即虞之五瑞而加其一蓋自帝世已有之周

公亦仍其制也等者別其尊卑也以玉為之以比其德之義也瑞

等之鎮安也鎮圭蓋以四鎮之山為琢飾取鎮安四方之義

也璽植謂之植取棟梁之義所以上扶王室也崔氏曰植者柱

室棟梁之柱非柱不妄象上公方伯王瑞者所以安上明官

天下所以正諸王固為王所憑母也信與伸同信主躬圭蓋皆以

人形為之而俯仰稍異欲其慎行以保身也鄭氏曰信圭立

其後世為等者其意也穀取養人之義鄭氏曰中子有字人之德故

也穀人訓言其後世為等者其意也蒲取和柔下人之義以安人為事故其璽以蒲為飾

之義也六者定而王及五等列侯之尊卑皆有森然不容

亂者矣

增王氏詳說曰王之圭不止于鎮大圭播之以朝日冒圭

受之以朝諸侯至于鎮圭則所用廣矣小行人以見諸侯與

瑞以徵守以恤凶荒故言六瑞必特曰鎮圭。王昭禹曰此

公執桓圭而射人又謂三公執璽蓋方其在朝而為三公則

近于王而有所屈故執璽及其在外而為上則遠于王而有

所伸非其不同勢有屈伸也。鄭剛中曰邦國之君或圭或

璽時始朝則執以為合符而已後亦止于用符故記曰凡皆

天子以球王諸侯以象大夫以魚璽飾竹士用竹節所以思

對命不常執圭也

以命作六等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

人執鷩工商執鷩

擊之言致所執以自致者皮帛者束帛而以虎豹之皮為飾

取其威儀而有文采也束帛為擊飾之以皮：實于庭而執帛以見也

位六卿之上非有衣被人之德與夫多即圭圭璽之三等古人衣服所常用也

前之文者見于外者不可以當此選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類

不業跪凡而有九故卿執之雁取其候時而行雁飛則有列往來有

列道合則從不合雁取其候時而行雁飛則有列往來有

則去而之長也雖取其耿介而死雖文明而不止獲圭執之者底人

謂農氏也重稼穡故位序工商之上執鷩取其不飛遽就雞

取待時而動六擊定而孤卿大夫下逮士農工商上下尊卑

之差次亦皆秩然而不紊矣圭璽長短及纁繡多寡之數詳

見典瑞及冬官玉人

增鄭剛中曰古之始見君者必有擊：之為言至也執物

以表其至誠之心也蓋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也故用贄焉

非特見君為然下而婦人童子亦莫不有擊記口無辭不相

接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凌也。其間呂氏曰古者以

禽為擊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人也擊用禽者所以致其養

故膳夫之職以擊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摯士者膳其摯孤

執皮帛諸侯執圭璽孤與諸侯之貴執擊亦以禽則偏于下

所用其弊惟告于鬼神用之以爲執事林之謂周禮諸所執事王而己得常禽爲皆非所執也執事常備可之義雖難其可執乎臣之見君勒躬屏氣而乃手執羔雁爲禮容乎至尊之前羔雁生物不知如何拜起俯伏至于執蛇豕難以見君豈其宜哉蓋以爲處實也東萊呂氏曰左傳公會晉師于元范故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雁魯于是始制羔羊在袞裳爲周礼蓋在魯然而卿大夫羔雁之制尚且不知如此其當時之礼散在諸國不能條舉魯既衰礼且如此也夫魯之礼周公所傳想其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是帝王巡狩之礼三帛二生一死贊在虞則五載一巡行所執在周則十年二年巡守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別等差焉所以不辯羔雁亦是周未達後述守之礼久不講故耳

禮薦其物以致敬也璧圓象天琮方象地所禮四方之神康成以爲蒼精赤精白精黑精之帝或以爲蒼龍朱雀白虎玄

卽以祀天旅上帝
云者祀神之玉也

郭明中曰陰生于子子者南方之正位陽方用

事而陰已生則黃帝陰陽各居其半禮以羊士見陰功居其半也陽生于子終于午子者北方之正位陰方用事而陽已生則冬者陰陽亦各居其半禮以羊璧見陽功居其半也不言祀中央者熊氏以為中央黃帝亦用赤璋然以類求神中火正色宜用黃孔氏以為當用黃琮然則土與地一類故不言

後作字段當作飲泉石改經文作字為飲字前之興作字義全別天產地產即下所言百
物之產也凡物之聲臭屬陽者為天產地色味屬陰者為地產

人之靜而止者為陰德動而行者為陽德惟靜而止故貴以
聲臭之天庠作之使動然而大過則流制中禮以防之而陰
德適其得中矣惟動而行故貴以芑味之地庠飲之使靜按衆
如此當改經文為以地庠然陰德笑于我未母然而太過則滯制和樂以防之而陽德

適得其正矣。地翕聚天施生此天地之化也。而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氣交而形和。絢繇之氣通。生成之道脩。則天地之化合矣。百物之產如竿笠絃管。鼎俎蓬豆之屬皆是也。器物森嚴。聲歌微妙。則百物之產合矣。致百物者謂羽毛鱗甲莫不感而集。如謂玄鶴下奔。起鴈出籠者。此難作樂之所感而行禮亦在其中矣。宗

宗伯主禮而兼司乎樂故極言禮樂之妙如此。此節所辨二節之說皆未當而山真氏亦以為此義在周禮為最難通今姑以曉說解之。記稱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云天地新合陰陽相得煦燠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兮萌達羽翼奮鬚胎生羽者蠕伏毛者孕育與此書之旨亦大略相類讀者以意會之斯得矣

增 易氏曰樂記凡言禮樂者無非以天地為本如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其說正有合乎天產地產之義蓋天之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主為即樂記所謂著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于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于萬物者無非統然品節為造化至中之理聖人作是中而制為之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為主即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沉重厚或至于不中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草見于萬物者無非翕然交陽為造化至中之理聖人作是和而作為之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大宗伯之言陰陽所以明禮樂之各有其休樂記之言動靜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為

川知一動一靜于天地之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者實禮樂之本也。王東萊氏曰天產地產其說繁多此說得之

張受先疏曰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此天地生成之道也以中禮防之以和樂防之此聖人裁成天地之道也蓋陽非陰不成陰非陽不生成萬物者地也而獨陰不能以自成故必有天產以作之天陽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雪磨乎天者皆天產也百寒百暑有散有濡然後萬物以成非以天產作陰德乎生萬物者天也而獨陽不能以自生故必有地產以作之地陰也山川丘陵原隰田野屬乎地者皆地產也土敏則草木不長水順則魚鼈不大故山不童澤不竭然後動植有所容山不崩海不洩然後寶藏貨財有所聚非以地產作陽德乎此天地生成之道也然陰陽天地之氣也氣偏勝則為災為沴而贊天地化育者則有聖人天產陽也陽勝故聖人以中禮防之蓋禮由陰作也禮者有所止則陰陽得中矣地產陰也陰靜也靜之過則閉固窒塞或至于和是陽反為陰所制故聖人以和樂防之蓋樂從陽來也樂有所鼓盪則陰陽得其和矣非聖人裁成天地之道乎下云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生則知聖人之制禮樂所以全造化之不及之功而中和一理所以位天地育萬物玉帛云乎哉鍾鼓

增 易氏疏氏之說雖善然亦非此文正謂天產地產四字並無解者張氏二說其義義是皆以陰字到天產陰字則地產是但以陰陽二字為訓則其文亦最易明矣人皆多疑也

云乎哉是故地而事鬼神則天神地示人見可以感格明焉以諧萬民則自朝廷以至閭巷無不得其序而和微高以致百物則草木茂區萌達羽奮翼角觝生宇宙無一物不得以遂其生矣此感應之深妙也

天以之於地者言縣禮者蓋經禮三百由禮三千非懸象所可盡止為士民日用所習故不必懸而示之也而後世禮書缺畧莫知循習朱子謂禮之施于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為也而蓋頌之則傳習者苦其多而莫能窮故莫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錢板模印而頒行之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錢之板正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而又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使之講頌其說習其頌禮則可永久矣

凡祀大神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眠滌濯治玉帛省牲饋奉玉粢詔大祝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

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攝豆蓬徹大賓客則攝而

載果

增訂 即此王註祀天子用丘亭更以神拾祭地于方澤此皆至大者故曰大宿眠祭之前夕齊宿而解視也滋臨也玉禮神之土也老灌地之也也郊社有玉而無宅宗廟有宅而無玉省視也鑽所以烹祭牲者玉璽玉飾簋簠以薦盛盛祭則奉之大祝神是示牲蠶帶之說詔之大祝使為祝辭也王治其大禮凡禮事之大者詔相王之大禮王禮之大者以王與不祭不以宗宰攝而以宗伯攝宗宰攝祭疑于元宗伯以攝官而攝祭不嫌也王后不與而亦攝不以夫人攝攝攝者處並后之嫌也蓋徹豆蓬大賓客王后有再裸之禮有故不與亦宗伯代以行之載再通則執中曰此謂攝后耳鄭氏謂后亞王禮賓故亦有裸敵之禮。易氏曰宗者以并載之也司尊義書六英皆有并是已言載義以并而酌之以璋瓊所謂攝者如此。案按此口唐本從鄭註作宗伯攝王連王下鄭註是今改訂王氏傳

攝者處並后之嫌也蓋徹豆蓬大賓客王后有再裸之禮有故不與亦宗伯代以行之載再通則執中曰此謂攝后耳鄭氏謂后亞王禮賓故亦有裸敵之禮。易氏曰宗者以并載之也司尊義書六英皆有并是已言載義以并而酌之以璋瓊所謂攝者如此。案按此口唐本從鄭註作宗伯攝王連王下鄭註是今改訂王氏傳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償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上乃頒祭

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大喪謂王后世子若王崩而相者則嗣王笑諸侯范于國為位而哭之重屏藩之任也胡康侯之示事於祭其意謂用什帛是王吉所以使諸侯

功者為諸侯或加命為侯伯者見史記卷八、侯謂延而進之
宗伯為侯者其重禮也鄭康成曰侯進之王特出命假祖廟五侯前
策命之序再拜稽首而卿擯者進命者延之命侯爵四侯五侯以
受策以出此其大義也四望或疑即晉主白琥所擯者康成則以
為五岳四鎮四瀆也國有山災則合上帝鄭注五 四望振祭
以祈為不如常祭之備也封國先告后土若王不敢當其土
而告于神以錫之敬之至也邦國都家鄉邑各有所當祭之
神與其祭之禮宗伯以時頒之使各以禮祭其所當祭則
凡四海九州人鬼神示無有不享天子之明德者矣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祀五帝于四郊四
望四顧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位所據之位神必有所據然後禮可行故建之左右廟之左
右也右為陰地道所尚故社稷居之左為陽人道所尚故宗
廟居之位宗廟于人道之所御先王不死其親之意也神位
莫尊于五帝而先建社稷宗廟者土穀為民所依而建宗廟
則尤所以重本也其不以宗廟先稷者蓋必有上而年報
順成然後能備物以享祖考祖考順而感格然後可薦馨香
以享上帝則其遠近先後之序必不容紊矣兆為壇之營域
也五帝位于四郊者取其清肅而遠羣庶蓋青帝于東赤帝
于南白帝于西黑帝于北而黃帝亦于南郊也陳及之四所謂五
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鄭氏注大宗伯之文音
主九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鄭氏注大宗伯之文音

引五帝名見史記卷六經傳言謂以為青帝黃帝赤帝青帝黃帝赤帝
白帝白帝指黑帝計光紀者五天也于是以昊天上帝為天皇大帝北辰耀魄魄
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誤為五帝所始五帝之說世學者亦知其誤其
所據五人進祀之說則于義未審蓋本月令之書大司馬如重黎五行之官而述
祀則以五德之事配食于五行積善成者其是歟大傳于東郊祭黃帝
于南郊少皞于西郊顓頊于北郊亦帝黃帝同位者大生土也
四望五岳四鎮四瀆也四顧之神未詳鄭司農以為九皇六
十四氏之類亦未識其是否也鄭康成謂四顧日月星辰運行無常
師于西郊北郊中司命于南郊東而師于北郊以氣類為之位凡日出於東月晦
而其類正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正于南而師水也其類正于北惟風師
亦宜在東其方山陵墳衍所屬之方也順其所在而祭之則其
氣足相感矣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祫之昭穆辨吉山之五服車旗
宮室之禁常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

令

禁謂禁其僭侈令謂飭其循禮用等用禮尊卑之差等如大
夫五鼎士三鼎之類是也昭穆說見中庸其見于經始此以
其為幽明人道之大經故辨之言之五服鄭氏以為王及公
卿大夫士或云袞鷩毳絺玄也詳見後司服職山之五服新
齊大小功總也衣服車旗宮室四者先王所以辨上下而定
民志而表世則易于凌僭故辨而禁之三族謂父子孫喪服
小記稱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蓋言由父以親祖由子以
親孫是以三為五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玄二孫
是以五為九是則言三族而九族故之其親疎有一從再從

三從之引同不容不辨矣正室適子也以將代父當門故謂之門子王氏詳說古人立嫡天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嫡立三族之別亦皆有嫡子在曰則曰孫子當室是以當室名其嫡在文王世子則曰世室字太廟是以世室名其嫡此掌其政令者所以辨嫡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室嫡之意深矣宗伯禮官所掌宗法而已。鄭到中曰別親疎明嫡庶底定繼襲也此句增訂劉氏說。董氏曰諸子政官故掌從守之事使不得以孽代宗。原稿作是。按後世有宗人府之官叙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宗室親疎遠近位尊祿厚列爵書之右而周禮無其官今按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則後世所設宗人府同官小宗伯固已兼之矣

增 昭穆考 朱子曰或問昭穆之昭何義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而而明也其為而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

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而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而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為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附于其班之南廟：之主遷于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格于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北墻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于南墻下而北向而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

昭而為穆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昭之而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而廟矣昭者祧穆者不遷穆者祧昭者不動此所以祧必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即霍為文之昭邢晉應韓為武之穆雖其既遠而不易也又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昭不見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合其尊必大祫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

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于祖之西偏之下無穆而特設位于曾之東也歟 天子之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亦皆宜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一廟

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
其王時則武王親畫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
東北而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
以後則祧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
復藏于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
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祖亞祖如前通遷至于懿王而始
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
此為少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意亦意其武然也

毛六牲辨其品物而順之于五官使供奉之辨六齋之名物與
其用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辨六美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

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
序事與其禮

毛謂以采色染六牲之毛以為飾象世此鮮毛以染非奉猶進也

大宰贊王不奉牲故曰五官六牲而五官奉之鄭司農以為

司徒奉牛宗伯奉鷄司馬奉馬及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也

六齋蓋盛黍稷稻粱麥苽之器苽離胡也即今苽苽米本草如經

中所稱玉齋其一也五官奉牲六官皆奉盛陰陽之義然也

王氏曰牲必共奉于五官以五官所以續王之事而終之以戒外治潔必

共奉于六官以六官之人所以續后之事而終之以戒內治

六美以盛老而標六尊以盛酒而獻其詳見後司尊要正合用

皆以待祭祀賓客于要言標將于尊言祭祀賓客相備而已言要果將

川身助成可知也鄭氏曰標古將者將送也謂主饋所之送與尸及賓

自六牲以下有大祀以下諸官主之而小宗伯必復輔之者
蓋重祭祀之禮故不敢蓋委之有司而故漫神之漸也賞賜
有制不可僭逾如後世梁孝王賜天子旌旗蓋賢使將作治

第則非賞賜之法矣故掌之易氏曰書曰車服以庸是衣服以待

省焉詩曰王錫鞶褱鞶褱皆車馬飾也序詩者以為能命諸侯則是年標不可

以年于也詩曰王命召伯定中伯之宅序詩者以為能褒賞中伯是官主

伯之掌其標如此序事序及之事若春秋秋常冬周丘夏方

澤之類禮則省牲記祭之類也鄭到中曰四時各有祭祀于祭祀

而後序此標而後出也世世皆事之序也之時人有先從所當行之事如小日

年事之中人莫不有禮

增 王氏傳曰六牲之名如牛曰一元大武鷄曰翰音物如

陽記用時陰祀用物賈疏曰名若馬牛羊犬豕雞物色六齋名物

如黍曰香合而人食其物穀曰明梁而季夏食其物賈疏曰六

其色異故三名物鄭到中曰凡穀用以為齋者止于黍稷稻粱麥苽六者

辨之使用當其物稱其儀鄭康成曰黍稷為案五謂六牲之名物耳非

謂五黍稷六美之名若雞鳥物即謂七六尊之名若犧象物謂

五齊三酒

若國大員則奉王帛以詔視大祭祀省牲祗滌濯祭之日送齋

省饋告時于王告饒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瓊果詔相祭祀

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燕則饗小祭祀掌事如

大宗伯之禮人賓客受其將幣之齋

貞正也謂國有大疑而求決正之神也王氏傳曰古人謂卜為貞

詔曉謂詔有司以幣曉而使之莫以神禮也鄭氏曰神省牲者

其壯之此席也齊氏曰者壯壯謂有儀也 逆迎也項氏曰逆迎是

齊氏曰者壯壯謂有儀也 逆迎也項氏曰逆迎是

以盛之吉時謂當禋之時祭祀則奉以授王賓客則奉而授

宗伯也宋按鄭氏云賓客以時奉而授宗伯者以大宗伯文云大賓

此云授宗伯亦齊謂來朝聘所貢獻之物

增 鄭則中曰祭祀之盛盛其始饌人收之舍人賓之及其

祭則小宗伯逆之于廟門之外授大宗伯大宗伯授內人內

人授王后。告時告王以行禮之時告格告王以行禮之備

樂師告格則告樂事之終肆師告格則告器陳之具此言告

格當是告行禮之畢也。王氏傳曰祭祀之大禮若祭主迎

尸裸獻割牲飲福交神之太節小禮又其中之節目大禮在

大宗伯以詔相王小禮互詔相之。鄭則中曰古人賜爵者

必于廟示不敢專也將賜以爵必饋而進之使受策命于前

。王氏傳曰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鄉

所命北面而史由右執冊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此賜爵

之禮也王之賜卿大夫士爵亦當如此。王昭禹曰諸侯雖

卑如子男備饋以大宗伯以子男雖卑君道也故降之以致

其伸諸臣之尊雖如孤卿備饋以小宗伯以孤卿雖尊臣道

也故殺之以致其屈。大宗伯祀大神示帥執事而卜日以

至詔大祀小祭祀小宗伯之所掌其事亦如之。鄭則中曰

祭有人小禮之以序則一而已。疏曰小祭祀謂王不冕所

祭。王氏傳曰諸侯朝覲禮畢以玉幣致三享之禮復有庭

賓所謂齊也主璋大宗伯受之庭賓小宗伯受之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

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饗饗于郊遂頒禽

軍社者王將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還廟而以其主行社主

立于軍中謂之軍社主車還廟主之車也古者軍法用命實

于社不用命戮于社必以其主行者所以示有尊不敢自恣

也。王氏傳曰古者營軍要舍左社右社亦依在國為之用命實于社不

有軍社行合戰也祭字宜義文或云當泚祭之有司也。鄭則

謂軍社者長福軍社之屬小宗伯與其祭。鄭則中曰軍將有事則奉

祭者主帥小宗伯以祿當立之奉之故當與也小宗伯已與祭于軍中則四

望之祭必當其所居之介往往行事先鄭知此意故請與祭以上為地而康成以與

祭連有司以下讀之不成立理。黃文氏曰春秋有社于大甸有軍社也軍將有

事謂將以軍社有事于思神也祭有司主祭者也與如字祭指自有事者

小宗伯與之祭軍社重將事于四望謂將其事以社也而將事者。康成前

說主司也。說主康成謂于四望蓋祈神之佑句曰通饗饋也四

郊有群神之祀故以禽饋四方之神于郊蓋先致敬于神而

不敢私其物也。易氏曰大甸者貴氏以為四時之田獵非也夫司馬春蒐

四郊之中有五帝四望四廟之位以數推于神位謂之社。祀而後頒禽。王

氏傳曰仲春有四方百物之祭以報成功故將軍即于郊外帥司馬之屬

祭四方百物之神故曰饗饗于郊大甸頒禽賜也古者田禽雖多君

大飲小飲帥異級而位與哀冠之式于弘明之小及執事祇墓
獻器遂哭之下墓北甬義亦如之既墓詔相與祭之禮成墓而
祭墓為位

大哉王有疾也下國有禍裁則以水火荒北吉大群始陳尸
仲之瀕浴也以祖宅浴尸貴其芳潔也飲者以衣裹尸記稱
小飲衣十九稱大飲君百稱異族異姓也位：飲也異姓疎
而哀殺故可以佐其飲事小宗伯必蒞之者送終大事不敢
不慎也冠喪冠也懸哀服喪冠之式欲其色制齊同也黃文
喪服經正法若墓字宜是文或云祇墓地也獻器故明器也
此墓字或也肅如也肅字塋也獻器則變其事生之禮寧塋
則形體將歸于土故皆哭之喪祭虞祔也此奠而祭謂之虞死
也虞祭既畢明日稱于祖父故成墓丘已封也蓋天子之家非一
有祔祭祔者以指祖為一廟也日而畢故父成墓也祭墓鄭氏以為祭墓地之神以先祖形
體托于此故祀其神以安之或以為即祭其所墓者亦通位
壇位也

增 易氏曰小宗伯大喪之禮詳于大宗伯大宗伯奉官之
長大喪則為上相而已其禮文次序專属于小宗伯以建國
神位之官而掌此敬者之事則其禮嚴矣

凡王之會同軍旅旬從之禘事群儀為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群儀則儀也禮不素習必多違錯故先為位群之言氏曰言群
宗伯為位。王氏傳曰小宗伯群習其為儀及為之位也為位謂群壇
之神位。易氏曰會同軍旅旬從禘祫之禘祠乃國家不常之儀故群儀
而後為位天地大裁而類社稷類者依正禮為之而儀物則從其
宗廟則有常儀也為位而已殺也

增 鄭則中曰吉出晦各皆生乎動會同軍旅旬從之時雖
至尊之行百神受職亦必有禘祠。王昭高曰大哉若日月
食山冢崩皆非常之變則合聚社稷宗廟之神而禘祠焉故
曰類。鄭則中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蓋當變故
之際依微正禮聚一處以禘祠故以類言之
凡同之大禮位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增 鄭則中曰小禮其事雖小皆通周旋之儀則未嘗不同
故如大宗伯之儀

梁益高愈紫超原稿

驚湖華泉天沐增訂

鄭司中司師
謂官之徒所陳
者皆祭之儀
物禮官之居官
取法于是故字
大為之以師
右之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

次祀用牡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

肆陳也佐宗伯陳列祭祀之福者天地神示人鬼皆國祀也

即其祀中皆有三等之差故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則祀典

立矣王昭而曰神位既定然後用祀之禮可立大宗伯建大神人鬼地

示之祀是其意義而己必有玉帛牲牷之物遂立蓋室之器然後

其祀立焉故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

辰社稷五祀五岳小祀司中司命風師而師山川百物也祀

必以玉取陽精之純以禮神也必以帛取人功之勤以交神

也必有牲取天產之精以事神也牲之近者謂之牷上言

牷下特言牲則其色之不必純也幣第一也自其實言之

謂之帛利而用之謂之幣大祀貴精純而尚質故用玉帛牲

牷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其禮

之近乎人情者也序第次其先後大小也執事各當其時以祭之

大後新福也珥珣通或以為同珥讓裁也康成讀以為機

也謂皆樂禮之事為氏口小子賦曰珥于社稷新于五祀羊人獻曰凡以新

牲曰珥其以珥之字當從此而取其以血為養之義非謂記之書曰成

則則案之謂官祀也成則有祭其說非無據其羊人小子亦有言養種

樂而謂是軍器之事茲者皆直謂之養不應當此成之養而獨謂之

新珥况新珥見于經者三不應以三出之所蓋改為到又則社曰珥如司約言

珥而謂歲者固曰以社歲戶生山歲歲言致念而珥則又曰珥左以初言物

乃月其也一不用言致左月則與主牲曰司約珥之文自珥皆地何耶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謂于職人凡祭祀之下日宿為期詔相

其禮賂賂亦如之祭之日表案盛告案展器陳告備及果案

幣相治小極誅其侵怠者掌此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

告帝畢

展省則也職人職主祭牲者謂充人也充人職云祀五帝繫于牢

之時而展其牲必休介也宿為期者謂當卜日之特先期而

展省則也禮祭之前大宰宗伯政陳設器陳設其下之

表后案也謂去其案盛之中案者說太古欲以表其名也蓋以

以表展其成陳列之器而告俗于王上文小宗伯已言之而

此復云者蓋祭禮有小大肆師極其小者而言也泉按此說恐

日所此告小宗伯小宗伯以告于王也案者謂案對金香草者之

以和也酒也鄭司中曰白犧牡案座以至于案用之陳列案費之微知無

矣故有有不變不養此四郊之祀尊神所在也禁今者此廟之中

皆貴修治器所不宜穢雜褻慢也平時不可不潔告事畢所以

經王敬王氏曰告事畢相相也

大賓客進凡筵案幣費果將大朝親佐領其設匪燕之禮饗食

授祭與祀候讓于壘及郊

進凡筵者其已席之正否司已筵設之贊大宗伯也鄭司中

口小宗伯

言於此者蓋以時則果財而實則此
小宗伯明矣蓋小宗伯時之肆師贊之
通鑑以實幣幣實醴醴皆以饋于賓授祭授賓所祭時也
口如祭時者有虞氏祭者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也○王氏詳說曰
其說不虛也此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獻之飲福祭之所謂夕祭也而此已
候禮達及于盡者蓋強義昭祥二者皆宜及達也後者後進善
故義也肆師與小祀俱
注以行儀林之祭

大喪大漸以宅則祭樂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之女哀
不中塗者止授之杖

序哭以次代哭也貢氏曰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王氏傳 哀不
曰始死哭不絕聲故小內命婦相代而哭
中式謂還麻結縗之數及其裁制不同也上文小宗伯已
顯其式而或有違者則肆師禁止之授之杖為毀其而扶

之也上竹枝后桐枝表大祀口居之表三
子大夫杖音既續授大祀神杖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廟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
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奉主車凡四時之大甸饋祭表貉則為
位

社宗謂軍社與遷主也造備即也鄭註為祀以類祀即祭上帝也
王氏曰類造皆祭石其禮則類詳
而造者蓋或類或造也。王昭子曰祀曰類于上帝軍社造字稱小宗伯
類社禮宗廟則為位大祀之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蓋造非特稱上帝亦謂之造
類非特上帝宗廟社封者為壇以樹也鄭則中曰封者累土增為非山
後亦謂之類也
祭之 凡兵所過止之山川皆祭飲其神之佑助至師也王介
祭兵于山川若武城告所過名山山川○凡此三者非常 不功師敗也師
祭鼓皆為之位肆師主立周祀之礼也
則則大司馬當遷主之車肆師復助之者禮官宜擁衛牙

宗廟也言合日午上終詩作禘祭始造軍法者於所立表
所以安神主也
之處祭之故曰表貉其神則或以並尤或以為黃帝也
嘗之日惟卜來歲之災猶之日惟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惟卜來
歲之祿若月有大故則同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
夫之喪相其禮

災謂夏災則疑年麥之類卜之者其卜成熱與否也鄭康成
除田嘗者皆新穀此災之功也呂氏曰田 秋田曰穡或兵燹也
穀祭如卜田等故人稱知之而重力于災也
之也 社日秋祭社之日也 祭社有二春祈秋報知此非春祈者以嘗麥
未吉氏之天兵死者民之賦故以預卜而知之使得先期備
備也人故荒災也以具民困已極故索鬼神而禱之所謂禱
其歲時常祀則所以報神功者恐民慢忘不備故亦令之也
歲時祭祀如州祭社黨祭宗族祭醴之 訂謂相其適子呂氏曰非相
訂之義相而賦
表之者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
其事如宗伯之禮

但言宗伯蓋兼大小言之小事肆師專治者五禮最為繁縟
當多其人以任之也王氏曰大事則從其長故以佐宗
伯小事則專治故如宗伯之禮
器人掌探器凡祭祀賓客之禮事和鼎尊以寶彝而陳之凡裸
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大裘
之類其具肆器及算其具裸器逆經之大祭祀與亞人受舉等

之卒而飲之

裸器鄭注謂桑之器即司尊彝所掌六彝也裸玉即

詩所謂玉璫者謂玉璫即猶時也蓋所以致潔汰盟者王盟

手而水沃之也
與氏曰所以謂人
曰旋棺之次序
肆器盛皂浴
尸之器鄭
注

水經注疏等有此之謂非器天子亦用矣○黃文叔曰紫肆因祿而

戶部器用所以盛沃宅非陳器之需也

牙鄭氏以為高作服長裡主人受服卒贈以與乃遂成乙

人受教當在此時蓋以各其樂舊詩經之旨也其與董人時

者飲者而相酬也

部丁史曰：舊存石葉萬石二十員，崇文閣上。

中傳云：祭前與名，華若蘭。鄭則中曰：天地大神，至尊不祿。

此言祭祀謂祭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祿以求神而出之賓客

亦有祿事者以待神明之道待賓客尊之至也。陳祥道氏

口歆奠豆于灌以求神祀禮之所先也天地雖無道猶大

宗伯云王是秉弘以和老以事上帝則天地亦有和老至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之所往王臣用焉辭將若義靈所謂聖口辭將是也耶則

中曰嘗得陸田之說曰宗廟之祭始祫之時尸入于室王與

后既裸戲笑及教北迎尸于堂王即以肝洗其齋而燔之制

祭于王前於此之時尸既即席祝乃詔之使安坐王以玉角

酌玄酒以獻尸后以玉簞酌清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却特

牲口聚斂而詔安尸常此節也藝人焚裸量人制從獻之膳

時相及乎相成故受舉尊之卒爵而不飲之以康成之說

之州。其地。乃。大。山。之。中。無。甚。大。量。人。受。而。創。之。法。而。有。

皇曰此道所不支者以理考之而具參之於文以所不

為熟之禮而後及行而後人並人先已得歟卒當理也耶

人等生祠而飾之凡祭祀壇用大學禁門用孰齋廟用

方國安

和蒸米也。一梓二米和氣所生釀以為酒。和皂不和醬者。麴

謂設中靈之壇位也
其中為壇
大靈元學也
杜川九曾以此
合上為之也

禁校祭之名門國門也古者有祭門之禮

鄭氏謂取寸板割去根抵以爲尊也

增錦之以彩色廟

嶺南也。鍾飲酒美曰傾爵。無教。

以祭四方百物之義故山川四方之靈外饌以愛諸五穀也

次鄭氏讀禪為埋按埋所以祭川澤今上丈已有山川字

此亦清事
以朱落其提為飾稱然山林川澤材用百物之所出
心之齊宜也
其所取之而為之神者初無私為其功及物可謂平矣
故其所以奉
祭者皆以本
在神而不在
財以財為祭
財以財為祭
財以財為祭

不行史官理事矣概蓋以蒸潔為尊而朱帶絛服者

以朱落其提為飾稱然山林川澤材用百物之所出
心之齊宜也
其所取之而為之神者初無私為其功及物可謂平矣
故其所以奉
祭者皆以本
在神而不在
財以財為祭
財以財為祭
財以財為祭

增 王氏傳曰按舊說謂祭天無老親大宗伯祀神鬼示之
下總之云惟玉也司尊彞職云大旅存彞彞表記曰天子親
耕耒耜祫祀以事上帝則事天有老明矣但此老器不言祭
天與典瑞瑞器止于宗廟何也蓋祭天用陶匏其貴自然此
特文有不修耳若因此而遂以為無老則司尊彞但言宗廟
而不及地示豈祭地無酒乎

大裘之大潤說耳共其彞老凡王之壽事共其祫老凡王平臨
共介老

斗所以沃盥也即所以浴尸者鄭注王今言曰王齊共祫老

鄭氏謂以共王泝浴蓋將以芬芳之氣達之鬼神也鄭注王今言曰王齊共祫老

曰臨天子無客禮于天下而有尊禮交于鬼神故帝臨有老

謂之介也者今介致之而不親執也

增 玉昭焉曰祭禮費人所和也乃用以探聖人所共祫老

不和幣者用之以陳而已幣也之有祫老亦猶五齊三酒之
有主酒也亦反本復古不忌其初之意故

為人掌其醴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嘯且以詔呼百官凡國之大

賓客會用單旅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而祫老
共其醴牲

物毛色也陽祀用剛陰祀用柔其辨之嘯且呼將且也夫祀
賓客皆用之大事百官雖事或修或否猶人夜呼而起之則

人心警惕而執事虔奉矣期或期也如祭禮宗人請期而主
人告以贊明行事也鄭注王今言曰王齊共祫老

又先期而告之時告之如是雖惟使康之人在可安也夫口王昭焉曰
康祭宜王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東方未明之時則朝建居無而百

門矣室皆用饒鄭注王今言曰王齊共祫老
司尊彞掌六尊六彞之位詔其醴酒其用與其實

尊彞名見下位謂其所陳列之虎鄭注王今言曰王齊共祫老
注多寡之數也鄭注王今言曰王齊共祫老

所用不同而其所以實之者亦各異物也鄭注王今言曰王齊共祫老
本祠是祫祫用饒彞為彞皆有并其朝踐用而獻尊其再獻用

而象尊皆有尊諸臣之所非也秋嘗冬烝祫用饒彞彞皆有
并其朝踐用而象尊其饋獻用而象尊皆有尊諸臣之所非也

凡四時之間祀進身朝尊祫用虎彞雖彞皆有并其朝踐用而
大尊其再獻用而山尊皆有尊諸臣之所非也

祫始酌饒彞獻尸也饒彞為尊並利蓋為饒鳳凰之形再尊
下堂若今時之承梁也朝踐謂羔血腥即朝獻也朝獻猶言

用者其下所需用位者其地所當設鄭到中曰凡席之用不同天則位于廟牖之間大則位于廟之中祀先王之席在廟之室堂與受昨之席在廟之西中用不同各國和氣故設官而辨之

凡大朝祀大饗則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前而卿設莞是純純加線席是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白黑謂之黼依制如屏風以絳帛為質而黼黼于其上王見諸侯依之以立故曰黼依賈次曰黼黼之問曰底于底之處為卽卽次所云宜卽以此為依而為介形此亦以人版明宜位以類象為介之介字取其所宜之物言之此云黼依為黼黼之字取其所宜之席為席也王昭志曰莞蒲之細者。鄭瑛紛鄭司農是之也言之。莞席謂席也。曰西人呼蒲為莞。小蒲席。紛鄭司農以為白綳也。康成則以為如綳有文而使者純綳也。蓋以莞為席而

綳也。緣同緣緣席謂蒲蓐之為綳以五采如藻文蓋謂蓋為雲氣也。蓋以次席謂言重席蓋即緣席而重設之但其純則黼文耳。康成以次席為五席之一而去喪之華席失之矣。鄭註次席指杖次等之自然成文謂凡列几王所遷左右玉几杖之竹以為之原稿所云未如所本姑存之。凡王之制也。王之几左右皆設諸侯之。昨同昨下同謂王昨尸而尸昨王也。尸昨王之所受昨之席亦如上三重也。易氏曰書言席則無几也所用者席而已。

增 鄭到中曰以書考之其設席皆以較重席為言莞是地不重者也。緣席次席加于其上蓋皆重為與莞是為五重則與禮記之說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為五則下文諸侯之亦可。如東坡此則以次席為卽緣

諸侯祭祀席蒲是純純加莞席純純右形几昨席莞是純純加線席是純是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形几句後則設熊席右漆几

諸侯二字疑有訛衆按此因天子之几是而兼及諸侯以見名分之別耳。觀下文諸侯則純純則此處諸侯二字非訛也續是文也。形几形錫而有文采神所依設于右者神道尚右也。國賓或去老臣或云諸侯來朝者為布是于牖前蓋將以醴之形几亦几也。國賓所設設于左者人道尚左也。句後設熊席示服猛之義。鄭康成曰謂王用有司祭衣各所設席增 王氏傳曰按天子之是無蒲諸侯之席無次是蒲早次卑也。天子之純無續諸侯之純無黼是續卑黼尊也。又天子

昨席與鬼神同而諸侯則否亦猶天子之昨席與鬼神同而諸侯則異。天子左右几而諸侯卑設並貴賤之等也。易氏曰天子有次席黼純而不用于諸侯者以諸侯不可尚自然之文不可尚斷制之義也。諸侯有蒲是純純而不用于天子者以蒲不若莞之細續不若置之工。衆按天子之席無蒲然則前復事之宜。項氏曰不莞加緣者王之所下諸侯之所上也。王氏傳曰攻復屬軍禮席用熊皮以示威漆几設于右兵事

尚右也。鄭氏謂祭衣各所設席經言句後不言絲鄭氏之說果如言乎。

凡喪事設蓐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舊黼純諸侯則純上几喪事謂凡奠也素几神所依不雕飾者哀戚而不為文也。王

傳曰天子居宮故用此山也之席者凡者柏席鄭司農以為迫地之

席或以為藉棺所用也荏如草而細者王氏傳曰柏席謂藉棺也

以為藉棺之用席用蒲敦未詳或云敦者盛泰稷之器儀禮主

婦設而敦于俎而蓋一盛黍一盛稷今喪事有泰稷之奠不

知神之所在故而敦則而几置之惟神之所歆也王氏傳曰敦

蓋所用不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每設一几惟神所居

增鄭司農曰柏席柏地之席草居其上泉按迫地之席當云

不宜蒲純及紵宜項氏曰敦以承泰稷或謂柏席載泰稷之席

此說似通

几吉事處几山事仍几

吉事謂祭事變几者深于室饋食于堂釋于坊皆每事易几

事神文示新之也喪事几朝夕之奠其几相因不更易使神

有所依而不散也純觀五几五席六尊六彝之制陳設端嚴

製作工周家尚文之治可見矣

天府掌祖廟之宇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龜藏焉若有

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守藏謂其先世所遺器物子孫當世守珍藏者玉鎮美玉可

為國鎮如天球弘璧之屬也大寶器如斧戈和弓之類大祭

陳之示能守也大喪陳之示能傳也

凡官府卿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治中謂官吏考成上計及刑罰之中也省之則人之賢否政

美惡刑之得失俱可見故藏之

增易氏曰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玉鎮大寶器同藏于天

府者民亦國之寶也吏尤親于民者也先王蓋深致意焉如

登賢能之書于天府而教得其中登民教之教于天府而政

得其中計獄辨訟登中于天府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治中

之需天府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則吏道益謹民心

益固然後可以永保天命而玉鎮大寶器為可守矣劉執

中曰治中者治典也建天下之中故謂六典為治中在顧令

曰大訓蓋與河圖共為寶鎮矣

上春釐寶鎮及寶器凡吉山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

玉以貢來歲之美惡若違寶則奉之

鎮器皆用釐者蓋欲得其性血之氣以新之也王氏傳曰玉石

器物不用又則乾無歲上春上春釐牲取血歲之豐山民命國計所係

以貢之所以往續其生氣以神之也

故于季冬貢之使得祿焉之備陳玉蓋以禮範神王氏傳曰此

府主陳玉故

五見之

增鄭康成曰吉事四時祭山事王喪朝于祖廟之奠

賈氏曰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之

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執燭為明若士師云祀五帝

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王氏傳曰王連國以寶從

示世守也天府從而奉之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穀穀則受而藏之

司民司祿皆天神之貴者固非民不守民非穀不生司民主民生之息耗故同獻民穀而祀司民司祿主民食之盛虧故同獻穀數而祀司祿民穀之數既可稽而後太宰制國用之法可因之為量縮矣。林氏曰獻民穀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管子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六士農之鄉十五三公其制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士而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為此者非他故等其民穀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為平歲之經制至于水旱不虞則必有儲蓄以待之此自古在昔所以經綸

調劑以富邦國而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也。按卿大夫實能之書司寇之大盟約皆登于天府而不言者省文也

增 孫氏曰知所當守而不知守之、道則猶不足以守曰

賢蓋能書曰民穀穀數曰治中曰盟約皆所以守是器也不

知任賢使能孰與先治其國不知愛民及食孰與翼戴厥位

官位卿州都鄙之治中所以挈持是器之法邦之大盟約所

以維持是器之具皆天子府登之使與玉鎮大寶並藏庶乎

維體守成之君知所守在此不徒據虛器以為安矣。孫氏

漢時有武庫藏策代寶器有高祖斬蛇劍及孔子履之類又

宋真宗朝置龍圖閣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書寶貴之

物與宗正所進屬籍皆藏焉置待制學士官掌之蓋即周官

設天府之意而民穀之數及州縣之計簿乃反不知所寶而

闕焉豈足語于先王之制哉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凡玉天子諸侯所執曰瑞其餘禮神聘問曰器飾服綬藉也

。增 鄭則中曰或圭或璧其名不同其色亦異故當辨其

名物及其用之也或祀天或祭地或朝日或擯聘或治德或

結好或和難故又當辨其用事設綬藉以為之飾者必有實

以俸之外有文以章之然後禮可觀

王晉大主執鎮圭綬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使執信圭

伯執躬圭綬皆三采三就于執綬璧男執蒲璧綬皆二采再就

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珪圭璋璧琮綬皆二

采一就以視聘

晉摺通神也謂持之紳帶之間賈氏曰凡等有大帶大夫以上用

玉之等今特節者持于紳之素子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

外帶之內故曰紳帶之間 綬藉所以薦玉有五采文木為中幹

用常衣畫之五就五匝也日為衆陽之宗照臨天下故古者

天子常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玉瑞皆天子所命五等諸侯

所以履土食毛貴為民上者皆憑天子玉瑞以為信又古者

有輯瑞考驗之法故見于王必執之其朝于隣亦以是相見

者豈天子之命亦憑之以為信也琅玕通刻也圭璋璧琮四

者之王皆琢刻而有文采也大夫象來曰璜象來曰聘據聘
禮則圭璧以聘享諸侯而璋璜以聘享夫人也其方圓長短
大小之制詳見冬官玉人職

增 陳氏禮書曰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公侯伯皆三采三
就降殺以兩子男大夫聘玉皆二采者禮窮則同縹或作縹
織縹為之則圭縹亦然鄭氏杜預皆謂以韋為之無縹也縹
可圭可屈則應于玉矣鄭氏謂各賦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
圭縹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圭縹繫長尺絢組是也璧
縹亦然春秋傳楚平王再拜皆獻璧組是也○賈氏曰五就
五采也一采為一就者下又有三采者亦一采為一行二采

共為一就凡言就者或而行名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
一采二行為二就、即等也故聘禮云縹三采六等朱白蒼
注曰三色、為再就即六等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以朱
白蒼墨之再行、為一等是等為一行、亦為就據單行言
之各有所據故其文異○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則
中曰二采一就二采所以成文一就所以見統一之義○王
氏傳也曰且不得執君之守圭璧故琢圭璋璧璜以為禮也
若本君親自執所執上文杜預之等是若違目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杜
杜則杜預之文五采而已○即注琢者圭璋璧璜上起若篆文之類也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而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祿圭有瓚
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即射以祀山川以

造贈賓客圭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琿圭以徵守以
恤山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邸本也四圭各出而同一本象四時之運行乎一氣鄭則中
邸以象天之休四圭即于璧以象天由休以致用必用
四圭者象天道運行用徧四方神無不在之意 言天復言上帝者
天舉其渾淪全體言之而凡天神皆在內上帝則特指其主
宰也 王昭子曰祀天謂圓丘之祀天神也旅上帝則五帝在焉以其及象
也 神故謂之旅○劉道原曰天以一氣為四時生萬物五帝四時之宰
也 易曰帝出乎震是也四圭有邸象四時本 兩圭所以象地之偶對
出于一氣五帝而本自于一天也 原曰以琿為邸而有邸法坤之義○王昭曰
曰祀地謂方澤之祭人亦也故四圭則五帝在焉琿者圭頭為器可以挹
裸祭詩所謂瑤鬯圭瓚者即此鄭注瑤如然其用圭有流前注
圭琿猶獻也 肆陳 一圭而邸以璧故謂圭璧射刻也璋即射

璋有邸而刻其上也日月星辰麗于天皆陽類故祀以圭璧
山川麗于地皆陰類故祀以璋即射 半圭之璋即于琿而從下而
泉按此二句係用諸家之註原係謂 造贈謂造于館而贈之○李善
曰月祀以圭星辰祀以璧未見所本 造贈謂造于館而贈之○李善
之制休方而軒外也休方則守而不交軒外則即射而 上圭見大司徒職
有威山川為國阻固賓客為國軒蔽其用同物宜矣 四時日月之景有長短不同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觀其
景之合否而治曆之得失可推矣土地猶言度地其詳亦見
大司徒珍故書作鎮徵守謂以徵召守國諸侯若漢徵郡守
以竹使符也恤謂以其圭發倉庫以賑貸也鄭則中曰若玉人之
珍當為鎮圭者人君守之以鎮安天下亦可付之使者執以出使身珍圭
其尺寸不傳今無所考非鎮圭所可知矣杜子春言琿係為一國之鎮山荒民
有違志欲鎮安之其說則然改 牙璋琿齒牙為璋牙利有兵象故
字以琿已意不可也

天子發兵征討則用之若漢以銅虎符發兵也兵符謂兵符其地有蠢動思變者則天子以牙璋鎮撫之鄭曰牙璋兵符不事紀作若執此以治之

增 禮庫曰古者五侯九伯二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義兵不輕出也以周禮司馬法恭攷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徵師于四方曰某國不道征之以某月某日師至于某國小宰掌其戒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義兵不違出也在易未濟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則雖天子親征亦用諸侯之師詩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在皆成六師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則雖王人

淮師無過十乘以為先行宣王復古北伐其制如此平王東遷以王人代中前楊之水始利之然春秋之時桓王伐鄭猶有陳蔡衛人二百四十年間王人會代屢矣左氏未嘗見車之出唯敗績平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訾焉

壁美以起度昭主璋壁琮琬琰之渠眉疏壁琮以飲尸殺主以和難以聘女琬主以治德以結好琬主以易行以除惡

美長也壁長徑尺故以起尋丈尺之度之之長短或差可以壁美合之則天子之五度倍矣鄭康成曰美者不圓之貌美度徑九寸今言美則減旁一寸以蓋上下則上下長一尺也。疏曰璧休圓本徑九寸而美餘一寸故度天下之度不一者則以此用之也。

組紐同中沕為渠而畔稍高為眉玉飾之溝埒也疏壁琮三

字疑美文或曰疏猶粗也主璋壁琮琬琰六者皆有組以繫之而為之溝埒而其制則粗疏也飲尸于大飲時加之也王氣純和可以養尸故孝子用之六玉乃天地四方之象於首

于足于腹背左右用之象俯仰與作全解之義也鄭曰四組謂聯六玉以飲尸主在右璋在首琮在右瑱在足璧在背琬在腹美在左明神之也疏壁琮者通于天地。疏曰渠眉者六玉而頭皆有孔又于兩孔之間為溝渠而畔稍高為眉疎以組穿聯六玉清琬之中以飲尸也。王介甫曰六物皆為渠眉壁琮又疏焉。象按王介甫曰疏壁琮者通于天地則未設善也康成以為刺飾若秉文投性善能養人故和難聘女皆用之。王昭為曰數主亦王使之瑞節如敬璧之文和難用之取其信善之義也男女之合取主不棄之義故天子之聘女用琬主無飾治德結好謂以美主禮表諸侯之有德而聯結其友好也。治德有德如嘉之琬主有鋒傷害誅伐之象凡諸

侯之有惡行凶惡者則以此圭告諭而今改易之行在外而惠在心也易行者使之從義除惡者使之改過諸侯不道未加以刑姑惟教之使之者執此以往也。二者亦王使之瑞節。丘文莊曰觀厥周之世所以為玉瑞玉器者無非為祭神行禮致四時贈賓客卹凶荒起軍旅而作後世則以為服飾玩好甚者以為戲具而已夫以古者所以祀天享帝之具而用之為戲其不甚甚矣

增 李嘉會曰璧圓九寸好三寸而倍之羨而長之則十寸而倍之為八寸十寸尺也八寸亦尺也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如是則九寸之璧一縱一橫皆可以為尺蓋通安之權也必因

九寸而美之九天教也可以變通矣。王介甫曰度之在樂則起于黃鍾之長在禮則起于璧羨先王以爲度之存不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攷。鄭到中日黃鍾之度起于九寸自九寸而積之所謂律呂以作樂者有所璧羨之度起于一尺自一尺而廣之所謂器用以行禮者有所考樂之數必起于九以九者陽數而樂由陽未禮之數必起于十以十者陰數而禮由陰作也。

劉道原曰王者之孝莫大于嚴父配天故其飲也以禮天地四方之玉器爲之。賈氏曰後鄭云疏璧琮者通于天地天地爲陰陽之主人之服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按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以背爲陽腹爲陰也。林少穎氏曰琮圭圓而宛之仁故以治德以結好

琮圭制而有鉞義故以易行以除惡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裘共飯玉合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飯玉糝米和之如生時之食玉贈玉葬贈死者之玉也。按玉純陽之精脩天地之全德聖人以之制爲圭璧琮璋之器而上自郊天祭地下至和難聘女無不用之蓋皆于玉比德故爲天下信寶也唐置少府監掌其郊祀圭璧與此典瑞同意而又掌天子器玩百工技巧彤文錯雜之飾則文其倫美至明尚寶司其職亦做典瑞之官其掌天子信寶之類凡十

四與此掌王人圭鎮圭無異其掌令牌之號以警夜巡金牌

之號以嚴守衛銅牌之號以稽士卒與此牙璋起兵治守亦相類過唐少府之設遠矣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目五等之命

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及不命也不命者其儀未備如今所謂未入流者故大宗伯

止言九儀也鄭注或言儀或言命五文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

車旗衣服之制見巾車司常司服以五七九爲節畧見秋官

大行人其國家宮室之差次當見于冬官而今缺焉故不可考也此五七九止分三等而上云五儀蓋主命圭五等之異而言禮儀雖分三等而實有五儀猶後世官品雖同而實分正從也

增 鄭氏曰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王氏詳說曰爲伯者稱公則終其身而二王之後稱公者則及其子孫周公太公稱而其後世不遇曰齊侯魯侯而已宗終春秋之世未嘗不曰宗公蓋二王之後及其子孫稱公者所以備三統三公之後不得稱公者所以推有德。王昭禹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上公九命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則國之域方九里宮之步方九百載車九東建常九旂冕服九章執圭九寸樊纆九就介九人禮九宰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凡皆以九為節也自上公而下降殺以兩故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亦以七五為節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四與六八皆陰數臣道也故以命王朝之三公卿大夫以其近王而尊不得伸五與七九皆陽數君道也故以命在外五等之諸侯以其遠王而尊得伸也後世京官極重而秩卑外

官權輕而爵貴本此出封加一等者伸其尊也大夫三命亦從陽數爵微而無嫌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誓猶命也天子命為諸侯副所謂樹子是也攝云者其君以疾病他故不能朝會故使適子攝之若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也其下君禮一等者謂公從侯禮侯從伯禮伯降而下也未誓則皆以次居子男之後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然亦不令屈大夫之下重侯攝也春秋書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則以世子屈大夫之下非周官之法矣

增王昭高曰古者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則諸侯之適子雖有繼立之義而謂之象賢則非徒立之也謂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誓而命之也誓于天子則已成其為君之副故攝其君以行禮則降一等為避國君之正也未誓則未有為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同于孤之禮也雖上公之子未誓亦然所以正名分而尊天子之命也。王氏傳曰世子攝君行禮則降一等而執君之玉但其攝介朝位賓主之間降一等以避國君之正如公之子則用八侯之子則用六子男之子則用四焉說公之子如侯伯之圭侯伯之子如子男之璧吳降二等且以侯伯而執璧失其世守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祗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

祗小國之君者列于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傳稱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蓋周制同如此孤卿以下無封土故不言國

增鄭則中曰上公為至尊其國得以立孤諸侯之卿三命故孤四命。蓋比天子之大夫名同天子之孤位比天子之大夫名雖同而位不同執皮帛者見其德足以衣被乎人

而文足以炳蔚乎外其禮儀則如子男者天子之大夫出封則為子男公之孤比天子之大夫故得以視子男之君。易氏曰天子之孤執帛而加虎皮大國之孤執帛而加豹皮此其辨。王昭亦曰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隆者亦不等其君命之半故孤四命而已侯伯七命故其卿三命子男五命故其卿五命

原夫民之性好凌其上者也先王所以統馭萬民而使秩然不亂者惟尊卑上下之辨而已故自諸侯五儀諸臣五等之命定而後上者安上下者安下雖一旒一縷之細如重閭天塹之不可踰焉故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後世有倡優下賤

得為后歸者是衣服無章也有屠沽市臭張蓋肩輿者是車旗無等也有皂圓所養高門大廈者是宮室無度也三者恃而國之不亂亡者或寡矣

司服掌王之吉山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

冕則也其制見夏官弁師或古者衣冠相配故衣冕同稱大裘黑裘也衮蒼龍衣也曰衮冕者謂身衣蒼龍之衣而首戴冕也餘倣此六服皆戴冕者冕為周制所重也先公自后稷

以下至祖組也饗射饗賓而因與為射也先公非早于先王特以祭則各以其服授尸服鷩冕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為敬也饗射用鷩冕者以其殺于朝覲也鷩畫以雉畫虎雖希則粉米玄則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羣小祀林澤壇衍四方百物之屬皆是也

增 易氏曰王之吉服六自衮冕而下皆有章數惟大裘無章以黑羔皮為之冕即元冠無旒之冕黃東萊氏曰此乃註疏曰無。陳祥道曰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衮又服之本故取其質言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特稱羔裘未嘗無衣也宋神宗問陸佃大裘何對以記曰裘之福也見美也服

之製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製裘可知又郊特牲曰郊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纁十有二旒則天教也是則大裘製裘可知大裘製裘則戴冕纁十有二旒可知神宗稱善詔有司制黑羔為裘而被以裘由此觀之大裘之冕無旒非也。鄭則中曰大裘之上製之以裘故記裘謂之被言被之于其上祀天宜尚質而反被以裘蓋附乾葉結負丘掃地雖主乎質鎮圭之纁以藉龍旗之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樂又主乎文內畫質外畫文以盡事天之道。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倍之前負後方後仰前佻飾之以布上五下

朱實氏曰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

鄭康成曰古者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旗旌
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
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華蟲四曰火五曰宗
彝皆續之于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續之于
裳。楊炯曰衣之衣五章裳四章九也衣法天數奇裳法
地數偶也陳祥道曰九章以法陽數左傳臧僇伯曰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色止于九文則
周之衮冕止于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紫謂華蟲也其
衣三章裳四章九七以華蟲大宗彝藻四者畫于衣。陸農師曰
雜之為物五色備而成章故謂之夏翟亦曰華蟲猶中國謂

之夏亦謂之華一名裳也。鄭則中曰享射揖以袞然之文
所以取乎華蟲。○冕謂宗彝其衣三章裳二章九五以宗彝
于衣綳繡。王代傳曰宗彝宗廟重器取其德馨致孝鬼神或
宗彝象孝義取于虎雖文公曰虎義也雖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
後可以保宗廟故取象虎雖。鄭則中曰虎冕虎雖二物不可偏言以其皆
毛物故曰虎冕虎而方之義義雖過而則以其虎義。王代詳說曰
數之有知者二者皆山林之物故服之以祭四望山川
四望山川國之阻固以扞禦于外者故以虎雖之服。○布刺
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粉米不可畫今雖在衣亦刺然則
冕冕之粉米。鄭則中曰布冕三章其章為罕故其字用布粉
亦刺之也。○末養人之物社稷者土穀之養人者也五祀之神則能平五
行之政亦有功利以生人者也故祭則用服五祀。○夏戶是也

凡冕服五衣總裳五冕惟有龍之一章刺于裳而已其衣

章但見其五色

黃東嚴氏曰四望等祀以下其服若是分辨者蓋王者不以

尊服臨早將故神以安其心也

凡兵事尊弁服視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山事服弁服凡

平事服經弁服

弁亦冠也其制從簡與冕異章弁服者以韎韐為弁而弁以

為衣裳如詩所謂韎韐有奭者也。鄭則中曰韎韐赤色兵服也

或絲或布以赤為服也韎韐之已熟者其性柔順師衆以順為武也以皮

赤色之韎韐弁亦服赤色之衣裳兵不可受故上下之色如一

弁以白虎皮為弁也其服則白布之衣。鄭則中曰十五斤白布積

之質天子視朝之服也諸侯則皮弁以聽朝于太廟以五冠弁皮冠之

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即五冠服也。○弁其服則緇布之衣。鄭則中曰冠弁服成以五冠視朝也

以五冠此即諸侯視朝之服。服弁服冠也其服則齊斬之衣弁經

如爵弁而素更加環紐也其服則總綈之衣弁經素弁而加環

紐以木為之廣八寸但不用紵

色之布用素為之

增。陳祥道也凡帛事弁經服弁經亦皮弁而加環紐

小記曰諸侯子必皮弁錫衣弁師曰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紐

此弁經服皮弁而加環紐之證也鄭氏謂弁經如爵弁而加

環紐非是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緇衰

衣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戴素服

斬不緝也視君如父故斬衰既後如母故齊衰天子之為父

母在其中矣錫麻之謂易者記稱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

加反錫也則總錫之制可推矣王氏傳曰總與錫皆十五升去其半其布曰總無事其縗有事其布曰錫蓋先澣治其麻得則其工精止澣治其布則其工粗以是為差也疑猶擬也擬

于山服而同于吉也以十四升布為之凡吉服十五升首服必加弁所祖者一升似于吉故曰疑也

經者喪服以首為重故必變其常服也荒札大戴素服者畏

天矜民而不故安也

公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

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

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毳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山服加以大

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山服亦如之其齊

服有五端素端

服祀命數上公九命故得服九章之衣其與王異者王之龍

一升一降公則有降龍而無升龍也衣之降殺自天子適至

于士惟一等諸侯施功服故卿大夫始加大功小功端正也

衣領袖袪皆方正也吉祭之齊用圭端衰祭之齊用素端鄭

中曰其齊服白公。按後世大臣之服無章數唐人但以紫緋綠

青四色為品官差等而明制文官用飛鳥武官用走獸其別

有仙鶴錦雞鸞鷟鸂鶒及麒麟白澤然罷海馬諸異等猶衰

驚之遺意凡品官常服用紵絲綾羅麻民止用紬絹紗布則

亦等威有辨也

增鄭則中曰日月星辰登于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衣

其說出于鄭康成六經無見也自後諸儒莫敢辨正劉執中曰

月星辰登于旌旗如冕服九章非也且交龍為袞之衣不去其龍美

無虎為袞之衣不去其虎雖美何獨日月為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

典命之疏上公九命以九章鄭則其衣裳九章推而上之天子有二

章明矣天子代天以施德生物故衣裳常服有十二章今以

經文實之其理自明且子男之服自三章之鷩冕而下如侯

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五章之鷩冕而下如公

則上不服鷩冕可知公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之服則其上

不眼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衾冕而下如王之服則衾冕

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有日月星辰則王服十二章明

矣若同服九章非惟君臣無別又且與經文之言不合且天

子之尊國十二門旗十二旂萬十二閭圭尺二寸冕十二旒

禮物十二牢其所以取法于天之數者非一何獨于祭則

執尺二寸之圭垂十二旒之玉而衣九章之服以臨之必不

然矣

云不用十二章車之從尸服周之先王追王也其說然耶否
即若享武王當服即其升龍降龍之說亦不見于經誠所未
詳姑誌之

凡大祭祀大賓客其其衣服而奉之人喪其其復衣服啟衣服
其衣服衣服皆掌其陳序

奉猶進也凡服之等威于賓祭為重故于二者供之其餘則
多便服也其衣服今坐上說衣也衣服謂與明器共藏樽
中者陳序陳設之次序也

周禮集解卷之十三 春官

梁竊高愈紫起氏原稿

登湖華泉天沐氏增訂

典祀掌外祀之祀守皆有城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率其屬
而脩除微復于司隸而後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屬禁而蹕之
外祀即小定宗伯兆于四郊者五帝及四望四嶽丘陵墳衍
之屬也城謂此外之壘城也脩除謂芟掃司隸秋官之屬其
屬有五該主任勞瘁之事故微而後之守屬禁而蹕蹕蹕者
之蹕蹕也劉道原曰原則連列之不使
人化蹕則蹕蹕不使人行
增 王昭禹曰特祭之前帥其屬而脩除之以致其潔及祭
之日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嚴此先王所以事天神地示之

義也

守祀掌守先王先公之廟視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
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祀則守祀煎壺之既祭則
藏其膚與其服

廟先祖之廟及三昭三穆也視則達主先公則視于后稷之
廟先王先公所遺衣服林澤存焉寶而藏之使後世子孫如
見其祖考其為教遠矣以服授尸者古者祭祀尸服卒者之
上服蓋使亡者視氣有所憑依而孝亦如將見之也煎黑壺
白也清鄭司農以為神前沃灌器名康成則以尸祭所時著
春禮之屬藏之以依神也疏曰此與祭
地埋之義同。按鄭氏謂先公達主

藏于后稷之廟先王成康以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是祧即在廟中也今按周禮廟祧並陳稱而廟曰備除祧曰黜重則廟與祧當各為一處而不必如康成夾室之云也吳氏稱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其說近是

泉按遷主所藏曰祧周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則后稷之廟為祧成康以下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故文武之廟亦為祧此周所以有二祧非元王者三昭三穆之外必當有二祧廟也諸侯遷主藏于太廟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蓋指太廟為祧言祧則足以統群廟也周官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而當以守祧名官亦舉祧以該廟也廟曰備除祧曰

黜重康成曰五言之其寔廟之昭穆遷則有毀壞：則則當有備除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據可也改遷可也備除之謂也祧廟不毀但當黜重之使常新而已

增 王昭禹曰尸服享先王則衾冕享先公則鷩冕所謂各以其服授尸蓋以其服各有所稱也。鄭康成曰尸當服身者之上服以象生即

泉按尸服當以生時之服然如周之太王王季文王其生時之服當如先公之鷩冕而經文享先王以衾冕則尸亦服衾冕恐是周追王而用王者之服非其生時之服矣不然太王非有上公之命何以獨自異于先公而服衾即當不其然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意人之魂氣既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既各心齊潔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事之後世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案盛相内外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操事于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宿戒先期豫饗之也其謂宮中所具如庶羞之屬王昭禹曰比祭所具之物若禮事薦徹之事哭不敬而苛罰者重哀死之礼謂此及宿戒之類

也內事盡內之事非政典所係如下吊臨于卿大夫之類也王氏詳說曰婦人不與外政然不能無好事于四方好令于卿大夫但先王之時女歸不行耳。○按宮宿燕私之地內宰政令并不能及故更立春官世婦以督之觀其詔王后以禮事若與天子凝丞師保同命婦哭不敬者有苛罰若與冢宰長六官同內事達于外官則掌典大僕出入王命同降其爵而冠以卿名非過矣後世惟春官世婦不設始有扶邪媚道之為始有巫蠱厭勝之事始有乳母弄權之害始有公主糾封之失使皆得如春官之坤妙選賢德以檢押救正之寧有此患乎

增 鄭訓中曰外內宗皆佐后于奉祭之時世婦相之使無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蓬及以樂徹則佐倅立蓬賓客之
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
大夫之掌喪具吊臨

傳謠遠相傳授徽之也。后哭諸侯者，諸侯為王后齊衰事之。猶母誼用不得而恕也。且或係后之親族，如紀季、姜為紀侯之女，則尤當哭之矣。王昭高曰：內宗亦為之序哭。其掌予臨者，內宗王同姓之。女則尤當哭之矣。王昭高曰：內宗亦為之序哭。宜吊臨于卿大夫之異姓也。王介甫曰：卿大夫之喪，掌其吊臨亦用族故也。賈氏曰：王后予臨，諸侯亦當予臨之事，明為后掌之。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醢豆蓬及以樂徵亦如之
王后以樂羞盞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小祭祀掌其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儀諸亦
如之

王豆之貴者豆蓬敬多王后所躬薦者玉豆而已其餘后但省視之若王之省牲然也泉按此說玉豆亦未知所本所本不云玉者文略賦豆蓬者謂在東堂未設之時賦其實也云及以樂徹亦如之者亦佑后也蓬蓋進菜簋也進菜簋所以隆孝養特樂崇以導之敬神之樂而款其味也泉按此說樂亦獻于尸也劉執中曰謂朝踐饋食宗伯攝后以獻故外非宗亦贊之贊之如贊古人誠于事神故不嫌于男女相接如此

賈氏曰王相卿大
夫士死者居先王
前後之左右各以

小祭祀：之在宮中者，實氏曰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外神而不與，惟者門戶處而已。

事謂豆蓬之事，外宗係異姓之女，故不言予臨于鄉大夫也。

宗廟之祭，蠶豆蓬餅皆以玉薦。徹皆以樂，或言玉蠶豆玉蠶豆蓬，差以樂舉此以例彼也。凡王后之祫，豆蓬薦玉豆薦加豆蓬以樂。差蠶王后之獻及以樂徹，或佐或贊，世婦與內外宗皆與。而文有詳畧者，亦彼此互見也。賓客饗食之事，內外宗掌其薦加豆蓬。差蠶王后之獻以樂徹之事，皆如祭祀之禮。內宗言王后有事，則從外宗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亦互文也。王

后哭諸侯謂畿內公卿視諸侯及畿外采朝而堯王后哭之亦取其應哭者

畝人章公墓之地域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公蒙王所葬也王葬魯公於之必葬於其地屬于公而非私有之北城也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葬于此地家人則掌焉

丘塹之界域也王昭禹曰其尊卑貴賤左右前後各有北城之不可相侵其地形及丘塹所處皆有圖

必為國

者丘壘易湮今後世可掩而考也先王謂營其地而始葬者其後昭居左穆居右亦如宗廟之次也賈氏說曰若文王在武王為昭居左武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王氏傳以子孫昭穆附葬即下諸侯大夫士廟序為昭則居墓左廟序為穆即居墓右則王崩則諸侯謂上文先王子孫居畿內有封國者各別卜吉地以葬

其族者謂次弟假
今則神兄皆近
王墓其則遠王墓
諸侯皆居於大
大夫各以其族立
相通也

以其族謂諸侯公卿大夫之子孫各從其祖祔葬也鄭康成曰
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王代傳曰如王之孫葬法先王居中昭居
非武王之子不入武王之兆也此即兆域之法
左穆居右諸侯拱于前卿大夫士衛于後而又各以其子孫
環列焉蓋雖丘隴之間儼然屏翰藩垣之象矣

增 呂氏曰君臣分守雖嚴義均休戚故葬同兆域。東萊
呂氏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耕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

王昭高曰先王制為合族之禮非特施于生者至于死皆使
之以類相從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
其樹數

死兵不入兆域者侍王左右以令終為善也王代傳曰死于兵
歸為善刑人惡其有功居前鄭氏以為處昭穆之中矣蓋即銘
經傳故不入兆域
書太常之意以所示勸也王代傳曰在應葬之域起其列而居前以
于祀兵死于兵其將不入兆域此是不然此死于等爵級也爵級有尊
社稷謂之有功可也豈復答其毀傷

早則丘壟有大小樹數有多寡雖死而名器不輕假也漢律
列侯墳墓四丈明制勳戚文武官凡墳墓堂碑碣數各有差

蓋即其遺制

增 王介甫曰以昭穆為左右各以其族而親也凡死于兵
者不入兆域而德也凡有功者居前而功也以爵列為丘封
之度與其樹數而貴也蓋先王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既有日請度而寢遂為之尸及寢以度為丘隧其喪之定
器及葬言當車象人及室執紼以泣遂入藏山器正寢位躡簾
城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為之
躡均其禁

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度謂經營其地界也穿塋曰寢始穿塋
時當祭以告后土故象人為之尸丘隊墓中義道也其廣袤
有定數故以度制之王代傳曰陳穿塋以行棺也室器下棺
之器豐碑之屬也言當作共王代傳曰共于中當車象人即所謂
塗車司靈皆以從葬者象人未葬為之略似人形則當車當
亦似之也賈氏曰為車中車所飾遠執紼以泣蓋以助方相氏
中車亦設為旗故曰當車

驅題題山器明器也位謂丘封所居前後左右之位祭墓為
尸者象人守墓地其氣類足以相召也禁謂禁墓地不得相
侵占也泉按凡諸侯及諸臣即上諸侯卿大夫士之葬于公墓者也賈氏
總見之豈以下文墓大夫掌邦葬為
萬氏葬地而不及諸侯及諸臣耶

增 程子曰嘉禮不野合宴享祭禮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
廢禮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象人為墓祭之尸亦時
有之非經禮也。張南軒曰墓祭非古也休鬼則降知氣在
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休鬼以竭其
深長之思此古之人明于鬼神之情狀而篤于孝友之誠者
也然考之周禮則有象人之官凡祭于墓為尸是則成周盛

時周亦有祭于其墓者。王氏傳曰古人每事必祭如行則祭車射則祭侯豈有先人休魄所藏而不為之祭其地者哉。甫訖而祭以享土告也。又言凡祭墓者蓋或將葬而告期或既葬而為新祭也。人主其地故為之尸。舊以為墓祭祖考非也。祭先當以子孫為尸。人主其地故為之尸。舊以為墓祭祖考為之尸。豈止親南義遂為之尸。則未猶葬其非祖考明矣。良按祭之有尸。祭祖考之生存將以事祖考者事之。故必以子孫為之尸。以其與我同受祖考之氣也。家人者非我族類豈有取非我族類之人而可以祖考事之哉。故知周禮祭墓決非祭祖考斷然矣。祭墓者祭其地也。墓祭祖考也。祭墓者祭其地也。墓祭祖考也。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今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葬墓地者聽其欲訟。帥其屬而巡墓。屬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邦墓。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也。地域者彼此大小故為之圖。族葬者今之各從其親也。古人則族居死則族葬。蓋仁之至而義之盡矣。位謂為昭穆也。度數地域長短廣狹之數。古者萬民墓地同處。以度數分其域。使各有私地。則可以各安其處。不相侵奪矣。屬墓界也。欲其便于巡徼。故擇邦墓之中土而居之。蓋聖王視民墳墓猶已而為保護者如此。○梁氏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既以其昭穆而葬矣。而諸

侯群臣又各以其族而附焉。至于萬民之衆亦令族葬而治以王官。蓋其生也為君臣為親屬而卒也葬以類。從有以見昭穆之序焉。有以嚴尊卑之分焉。有以褒崇其功德焉。有以不廢其拜掃焉。其視疎如戚。禮遠如近。孝敬以存人心。以革由是也。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葬既各異處。而山陵營治修費不貲。至王公以下多惑陰陽物忌。甲乙否此是彼。非庶民之衆亦紛然。貪墓富貴。或父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發掘頻數。爭訟不已。思所以杜僭踰崇孝敬。厚風俗。息爭訟。為人上者安可縱其自為而不嚴其禁令哉。
增 王介甫曰。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域禁

令度數皆掌焉。帥其屬而巡墓。屬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與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當則借而不忌。貧則窘而無所葬。極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絕于有司。利害煩者異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圖之。喪禮。准其禁。今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疏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禁者。制其僭踰。令者。詔其闕失。序如敘。奠虞祔之事。皆令次。等。舉行之。因有司王所遣將事者。攝下言。公有司也。有事謂含。送。賻。贈之。屬。恐主人未嫻。其禮故詔贊之。詔贊主人以既喪。祭用物之名。若銘。旌。明器。牲。醢。醢。醢之屬也。趣促也。天子恤

止之喪故令有司共其物而多怠緩從事故既喪令之而且促共其事也。按諸侯卿大夫士為王耳日股肱不幸喪止非意所及故先王設既喪之官殷：然為之序其事詔其既治其禮趣其共贊其主人不啻家人父子相為扶救者然則亦不待錫衰麻經三臨其表而先王待臣之厚見矣

周禮集解卷之十四 春官

梁穀高愈榮超原本

鷺湖華泉天沐增訂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瞽宗

成均古學名言成均者取其成育天下之人材而均平如一也國之子弟謂王之同族及公卿大夫之子弟與凡民之俊秀升之學者皆是也鄭康成曰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元士之子適子國之後秀皆適焉鄭不言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之子及後進者引文不具此云子弟者則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梁穀高謂擇其屬之有道德者使教之蓋按王之同族四字非使教謂擇其屬之有道德者使教之蓋國之子弟非一國當多擇其人而分教之也東萊呂氏曰凡

教焉是延請有道有德者使之教國子也瞽宗既衆工人合樂習之之處死而祭之者以其有造育人材之德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教思無窮也瞽宗設學名其於學宮中

增 陳氏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

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太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記曰天子設四學孟周制也辟雍則成均也東膠則東序也瞽宗則右學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右瞽宗北太學也虞庠在國之西却則小學也蓋辟明也雍和也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

曰辟雍以其成其新均其道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射德行則曰勝以樂祖在焉則曰瞽瞍以居右肅則曰右學。鄭則中曰成均不見為何代之學獨並仲舒謂五帝樂成從之他無所見。王氏詳說曰今變典樂教習子其制詳於有虞此周之學名必取於虞氏之序所謂序也總名必取於五帝之成均得無意乎五帝之學名失其傳。易氏曰成其行之虧均其習之偏五帝即此名學成均因之以為教國子身之法有虞之世命夔典樂教習子而溫室而栗剛而無室簡而無散即所以為成均之義詩言永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即所以為成均之教今大司樂言掌成均之法則

於規矩之中寓性命之理是乃所以勉其為成均者又言治建國之學政於防檢之中寓激勸之術是乃所以糾其不為成均者又命有德有德者表儀於上訓迪於下如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無非所以示其成均焉然則成均者教人之名先之為道德者教人之實非於道德之外別有所謂成均也。鄭則中曰凡建國必立學學必有政政者教之養之初之沮之之術以掌成均之法以治之者蓋大司樂所掌者樂也周人於成均之中教樂德樂舞樂語則成均乃習樂之所大司樂所掌者樂官之法以治學政則於仁學之法無預可知。東萊呂氏曰自齊命夔典樂教習子以此

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勸懲教養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與與周皆是以典樂之官秉教導之事漢太興典樂兼教育之任亦此意歟禮庫曰延一官司泰漢以後錯把做官司看了難。祭於瞽瞍不特是明是法度其舉却無深入人心道理。身師教長之義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入自不能忘與身段教已立者不同。鄭則中曰謂之樂祖者謂其通達樂德樂語樂舞之意以覺從覺如人之祖赫礪樂官之屬明乎樂者然後為瞽瞍之所崇瞽瞍之中而祭之使後世知其為明樂之師儒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中和孝友即大司徒教民六德六行之事六德言中和六行言孝友各取其重者言之也祗敬也敬者德之聚庸者理之平常而不易者也智仁聖義敬德足致之堦訓任恤庸德足盡之則所謂樂德教國子蓋兼大德六行之言之矣曰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之物而已樂之德非有道德者不能知之中知祗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於樂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混然則樂以中為志才改一字便看不得中和分明一箇中字其義無窮祇教之謂庸流通用常行之謂孝友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若論中和固是樂之本所謂祗庸孝友祇樂中說其端亦可見一箇節泰各有條理使之肅然祇教祇之端餘暢流通庸之端易至子諒之心使人人事親從兄之際與者假物以喻志道者油然而生孝友之端此謂樂之德

言古以現今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鄭節卿曰樂語非特節樂者歌詩率凡是教道言語之間以
樂之語教便謂之樂語。東萊曰從容和緩優游感發所謂
樂之語。易氏曰此六者使之涵泳浸漬自然感發而中和
祇庸孝友之念有不可禦者與后夔與樂所謂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出又能卷而藏之而
不居黃帝樂也大成咸池言其德無所不浸潤充樂也大誓
言其德足以點亮舜樂也大夏言其德大教於中國禹樂也
大蕤言其德能庇天下湯樂也大武言其德成武功武王樂
也。東萊曰武王自初成王象古之教人非獨若於口
也。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舞時然神樂此曰文百體發揚
皆是人德之門此王之所以深感發之何故曰文百體發揚
舞之德也仲然此也王不言之教在其中矣。大司徒卿三物六藝
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益指微矣。

之教更有射御書禮五者然大司樂皆不及而專以樂言以
其感人之深也。樂德所以淑其心樂語所以和其聲樂舞所
以善其形使之漸涵浸漬優柔乎中而自得之而不化於苦
者或寡矣夫以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弟居高指勢怡侈失德
亦因其所苟無教養之素以移其氣質則異日之濯官墻面
又何待言乎此周人所以致詳於國子之教也。從世侯王兩
世準多騎慕法侈而底於滅亡良由成均之法不修耳。
增 王昭尚曰國子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賢將進之以位貴
將授之以職德不足則不可與有為言不足則不可與有應
容不足則不可與有接則大司樂之教其可緩以樂成其德

謂之樂德以樂達其語謂之樂語以樂節其舞謂之樂舞
陳氏禮書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經誦典禮在瞽瞍書
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於書立於禮成於樂而舞又學之
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
而終於樂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
記曰詩言志歌永言而終於舞動容春秋時季札歷觀樂歌
然後及於象武韶夏之舞舞之始也發於所樂之極其用也
常在諸樂之後此舞所以樂之成也由小學之吉以進於瞽
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咸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
可知矣。

薛平仲曰周所以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三恪謂黃
帝堯舜之後二代謂夏商之後周人既法其法故兼用其樂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
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六同所以節五聲八音之高下其詳見後太師職大合
樂者合六代之樂而咸奏也遠人謂蠻夷動物則毛鱗介之
屬也按書言祖考來格即致鬼神示之意虞賓在位羣后德
諒即和邦國安賓客之意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即作動物之
意蓋樂聲之妙感動神速如此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

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或祀以祭池示乃奏姑洗歌而呂
舞皆以祀四望乃奏鍾省歌而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
則歌小呂舞大夏以享先妣乃奏舞射歌夫鍾舞大夏以享
先祖

今謂奏六代之樂而合用之也黃鍾陽聲之音而以大呂
陰聲之音為之合蓋陽陽陰和之義也奏者播之於聲歌
者咏之於聲舞者動之於容三者合而作之是倫矣黃鍾
字奏大呂字歌陽聲宜金奏之洪朗陰聲宜歌音之呼號
也薛平仲曰以大代之集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之樂則
月二調者選一陰一陽相對為之今奏者堂下四縣
鐘皆之胡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也一祭之中皆自為二調
庭奏者當以陽律為調升歌者當以陰呂為聲故其相配

此蓋以祀昊天上帝而祝言天神以祀上帝必兼及在天
之神也函鍾一名旅鍾小呂一名仲呂大呂一名固鍾或
池即大咸也祀天神必合四望祭地示必兼山川然天地
之祭既四望山川之祭數故自祀天地而外更有專祀四
望山川之禮也先妣先世之祖妣族國之樂已往而屬陰
故以享先妣昭代之樂方典而屬陽故以享先祖先言妣
而後言祖者以律呂樂舞後先之次序而言鄭氏以先妣
為善源而有特立廟祭之始帝嘗無廟而善源立廟恐古
無此訓安之禮也詩為言耳按善源為帝嘗之妣是生后
稷后稷生而神室生民詩所稱誕置之祖是也故生后
稷稷之生必反善源非謂善源也夫或問主法莫善於此

神廟有善源廟公同
明大祀祀年節禮有司
以時養治以善禮儀
十聖后稷教民稼穡
故為世公同建此祀
之業有乃十氏之祀矣

故凡要母不世祭要母後稷之生母與契之母簡狄同為帝
母之次祀育不聞為簡狄立廟而周頌為善源立廟皆謂為
世尊崇要母之禮大夏其然况周宮嘗之廟也詩人美備萬
之新廟宮而頌之因推本其先世而張大夏耳周立善源廟
已為非禮况魯以強國而祀善源於義何居而春秋分六代
二百四十年亦不聞祭善源之廟之事其為祖要可知
也樂六律六同之調以分祭天地神示祖妣蓋周公思康三

王監五帝故立為定制如此

增 五介甫曰分律而序之自黃鍾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
大呂至夷則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武。為氏曰六律以
左旋為序六同以右轉為序六舞以歷代之先後為序。鄭
剛中曰黃鍾建子之律大呂其位丑子與丑相合之辰也故
奏黃鍾必歌大呂太簇建寅之律應鍾其位在亥寅與亥相

合之辰也故奏太簇必歌應鍾姑洗建辰之律南呂其位在
酉辰與酉合故奏姑洗必歌南呂蕤賓建午之律函鍾其位
在未午與未合故奏蕤賓必歌函鍾夷則建申之律小呂其
位在巳申與巳合故奏夷則必歌小呂無射建戌之律夾
鍾其位在卯戌與卯合故奏無射必歌夾鍾取其合也

王氏詳說曰自以六律六同六舞大合樂以下為一節天地
人之大祭祀薦祀之時也自乃分樂而序之以下為一節天
地人之小祭祀也自凡六樂者以下為一節謂四方百物之
小祭祀也自凡樂圖鐘為宮以下謂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祀
神之樂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財物
反川澤之示升變而致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歸物以陵
之示四變而致七物反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反土示六變
而致象物及天神

六樂工文黃鍾以下六者之樂也六者之樂皆待五聲八音
而後成蓋文以五聲則宮角徵羽有高中抑揚之妙播以八
音則金石絲竹有翕純繼之善矣劉勰中曰六代之樂雖不
咸其文也假此八物之音以播說相之文則樂成矣○鄭則
中曰六樂之奏其類稱其德因其教著其義至于作樂則
必順五聲八音以文之播變猶史也凡樂一成則更遷其節
以奏故謂之變節奏供備謂之成萬物之中明物最宜藏物
備而更謂之變

次之歸物人次之七物則多泰介物人甚為致其感之有先
後又川澤流通山陵高降皆與人聲相接故感之甚上陵下
於山陵皆衍望於川澤故感之難至至於示則又厚重深
藏之至而象物天神則人在空虛縹緲之際與人遠絕之甚
故其致之為最後焉象物若有象而無形蓋物鬼之靈者難
樂音感被之妙神物之靈通變化亦有所不拘然而後先之
序大概如此也鄭則中曰致者使之自至樂作于此物應于
而乙使雖聖人亦不能限其必至哉亦示其求格

凡樂因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鼓
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春之

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雷鍾即交鍾也凡五聲六律十二管有旋相為宮之道故以
圓鍾陰之第六聲為宮則以黃鍾陽之第一聲為角而太簇
為徵聲應鍾為羽聲矣此蓋陰陽相生變化自然之次序如
非有假於人為也餘倣此雷鼓雷鼓見地官鼓人鼓也鼓亦
有物曰鼓有特生者取陽數雲和山名冬日至于取其一
陽始生天神之氣所由感而伸也鄭則中曰樂用圓鍾鼓取
和聲取雲門而丘之體又象天之圓祭之日用冬至一陽始
生之日以祈求願所謂天神之屬乎陽者安得不降此所以
可得而禮

增王氏詳說曰此一節合下天地人三大祭祀下神之樂

也下神之樂用一代為神之樂用六代所謂大合祭○陳氏
禮書曰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程禮之然後祀前分樂一
節求之之樂也此一節下神之樂也鄭注先義是必以致鬼
神禮之以玉而裸焉然後合樂而祭之明祭時始用六代之
樂也○鄭氏曰樂無商者祭尚柔商陰剛也

鄭康成曰圓鍾夾鍾也。陳陽樂書曰天圓覆為體不曰夾
而曰圓與易乾為圓同義。王介甫曰圓鍾正東方之律帝
與萬物相見之方求天神故其樂之宮以圓鍾

凡樂因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雷鼓雷鼓
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

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室桑山名夏日至方取其一陰始萌地示之指所由感而合也
鄭剛中曰樂用林鍾宮地為萬物之居於南呂象其作
成萬物之狀故黃宮其德之靈管取象主之枝象其正之
象宮象其運無所不容或地宮其澤無不周而五之體又
象地之方象之日用是至一陰之始生以顯求顯如此地示
不出上言五變而致介物及上示此言八變而地示乃出者
蓋工之言五變乃合六律之始終而言所謂一大成也此言
八變乃就黃鍾為宮之始終而言所謂一小成者也凡樂變
之不同乃其音節自然之次第固鍾為宮者其音六變而終
黃鍾為宮者其音以八變而終黃鍾為宮者其音以九變而
終變多者不可促而使短變少者不可引而使長非謂天神

易格止頂六變地人鬼雜通至頂八變九變也
其宮之本數為終黃鍾為宮者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
終黃鍾為宮者黃鍾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終黃鍾為宮
者黃鍾在辰辰數八故八變而終黃鍾為宮者黃鍾在巳巳數
十二調而作者本用本數為終非謂本數為三也
增 陳氏樂書曰地以合洪為德不曰黃鍾而曰出以見其
洪之意○王介甫曰黃鍾而南方之律萬物於是致養乎地
求地示其樂之宮宜萬物致養之方故以黃鍾○鄭剛中曰
故黃鍾

休庵書曰四時為
宮者地為大辰
為地也此為地
律之相次者也
為宮者地為大
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律呂相生之數
為宮者地為大辰
為地也此為地
律之相次者也
為宮者地為大
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除竹竹生山北者故竹堅剛其音清越於天神宜律竹葉
其音和平於地示宜陰竹生山北其音閑淡於人鬼宜也龍
門山名 鄭剛中曰龍門之山故鍾為九德之歌即所謂九
歌惟歌者蓋律所作樂律之歌也雲門或地之樂亦凡有歌
而不方者其最聲之不傳也○黃氏曰樂廟用九德之歌者
地之神○鄭剛中曰天神在工故曰降地示在下故曰出人
言先祖之功德及民 天神在工故曰降地示在下故曰出人
凡則與人同類顯明一氣不相離而宗廟為人所接故聲
音之妙感而遂通也○葉氏曰大抵樂之至和則無所不通
清心之至誠則無所不格增 王介甫曰黃鍾正北方之律
萬物於是藏焉死者之所首也求人鬼其樂之宮宜以黃鍾

○薛氏曰人道終乎北玄武虛危宗廟之象故享人鬼用去
五子之律黃鍾大呂應鍾是已大呂為人鬼故黃鍾東方之
律○易氏曰享人鬼者以路鼓鼗作之於也○鄭剛中曰路大
先不之功人也○堂 然後以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間歌於
堂上人以九德之歌律九德之舞節樂於堂下蓋以陰而
人道之大九德九德言后稷基於舜為之世而奏之宗廟者
所以象王業之始也

雖說大樂天地之和也鍾鼓管絃明為于或蓋其器耳屈仲
蝦此疾徐蓋其又耳以天地之和寓諸器形諸文以是而祭
天則天神可使降以是而祭地則地示可使出以是而祭宗

廟則人先可禮吾豈聞其聲見其形哉得於想像之如在其次如在其左右然後禮形焉易慢之心不起鄙詐之心不作而鬼神享之矣所謂一變致羽物之類亦言其可以感動凡走血氣之類無不應猶其言百獸率舞鳥獸賡吟鶴鳴可術而况之類耳或者疑之過矣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送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師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

他皆如祭祀
宿縣前月而縣樂器也祭前之夕列於筭簾以聲展之者恐其人器不調故先肄之明制大常祭先期演樂大和殿即其道制

三要蓋明人君潔誠奉祭之意以敬神也鄭剛中曰二探之

告牲乃出而殺之皆奏昭明也明大饗不入牲者不敢以主祖先有碩大之禮故是是牲也

人之肥者自謂也鄭剛中曰拾祭先王饗五帝於明堂饗來朝之諸侯也祭有入牲之禮者皆博碩肥腍又以告幽全

也賓客之來隨命數以致禮在主人不當告於賓客鄭剛中曰奏夏之時又帥國子而舞以形容之○鄭成

成曰不入牲故不奏昭夏其他王出入亦奏王夏肆夏見師

大新王出入今奏王夏及射今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騶備皆全奏騶鼓王師大獻則全奏饗樂

天以習其揖讓進退之儀有若舞然也王昭禹曰王以六耦必謂以弓矢舞則以天子之射其節比於樂而諸侯之舞亦所以應王故也大司樂則詔其升降揖遜之儀高儀禮大射

命三耦射弓矢有升降大食謂朔望天子每食皆備以樂惟之儀高者亦以此也鄭剛中曰加牲而用大牢謂之大食

朔望則三備不加隆也奏牲鼓用樂之盛○項氏曰鐘鼓樂器之大備大獻謂告捷於廟如詩所謂獻曰獻誠者惟悅也

冠龍既平人心悅豫故作惟樂以宣揚其和氣也王昭禹曰

屬南風謂之惟風者天地之德散焉王師大獻奏惟樂者人之德氣釋焉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大傀范異教諸侯亮全去樂大札大山大

我及喪皆美也去樂者暫撤之祀縣則釋而不作蓋以國憂

民病大臣死亡哀痛尤切於王心故也

凡建國祭其溫聲過聲山聲慢聲

過聲聲過高疾者鄭注過聲失慢聲過弱之聲慢不恭也

山聲慢伐之聲也於過聲者其心蕩於過聲者其心儀於凶

聲者其人亡貽慢聲者其人病四者皆失其中和而建國之

初則尤當慎之也李嘉會曰四者之聲何獨於諸侯新封而

中正四者必禁求禁之樂感人深矣肌藏髓立國之初當高

增 廣典也謂作之也樂器明器也大司樂准之敬其事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龍舞有干舞有人舞

有龍舞有干舞有人舞

凡此諸神壽考時宜
祀之曰壽星宮
祀之曰壽星廟
其祀所
皆用石爲之
有出于石則曰石
者之外者或曰大
則實門以下皆香
臂也蓋山階下至
平則則實門以下
必有入焉之使小
如馬牛在則小
無知于衆生也
五夫先王人之
以觀小童焉乎

小童初所習如內訓所謂十三歲习者樂師及國子幼年而
教故先教小童實門以下六大母曰李嘉會曰教國子以弄
仗之委蛇曲折動容貌習武儀就其抑揚進退之節以積其
搖盪徐徐之習此教國子之善法小童既習而後大代之母
可習姬州望母見池官每師藏軒折玉來跨明折白則皇則
年
師子母共母已龍壽者用梵牛之尾祈之以每人毋無所托
第以手袖為戒後耳地官壽師所教乃四部祭祀所用舞徒
德民問子弟給事公家者與樂師所教因于不損彼不言教

龍舞人舞者蓋二舞以供賓客宴樂非祭祀所用故舞師不
復載之七

增 鄭剛中曰社稷之舜執恆有收陰之意言社稷主養斗
人而除其災害四方之舜執明有明翼之意早暵之舜以皇
望際之雉也為祥陰之喪早則陽略陰母以皇所以召陰而

北宮之屬所用者止繁於民事舞師言兵舞比言千舞變千
言兵皆一而已○曹氏曰周則十三舞勾勾即周頌酌序云
吾武大武已成童舞更即周頌序文維清泰象舞也此皆持節

為樂章與舞人為師故以詩為舞

敬案儀行以辟夏起以來齊車亦知之環拜以鍾是為節

桑音張者以周旋遲延比於桑歌之節而有容儀也肆美來
 齊桑篇名或曰皆肆美桑節徐來齊桑節從故起行者以是
 為節而車有如鸞則亦與桑聲相應也王西昌曰桑節所教
 而肆是作門外之趨而水齊作一行一起有其儀與桑節相
 應之不可不豫教為王之行趨然車之疾徐亦如桑節相
 步亦如之○鄭明中曰此上之教則子人象之來無以故為王
 行步之儀○劉執中曰車亦如之方則王御之法有緩急和
 肅之聲如環耳猶旋也古者主省欲酬賓先拜受爵而主人
 拜送爵雖對拜而一先一後如環之說故曰環拜而皆於禮
 旋之聲以為節則不疾不徐而成儀中適可觀矣易九曰行
 起者非省

期曰朔使有執土瑞
于時雖環珞曰斯也
外則諸璽曰斯也
四璽曰璽之義其璽
外品天子者方東安
臣所奉璽也
此璽以爲瑞故爲制璽璽
七刻且皆左角以隨凡內
宗貴不可必據璽非中
亦當亦當也天祥璽後
列於瑞此璽當行中
府璽明矣王三璽則
符璽爲節者璽是說
法論焉子陸氏序子
之璽即璽也此璽與
者或爲璽之數數之人
周知此璽開璽去玉
人字璽何如乎璽
子璽者欽州之記耳
用此璽之時璽不獨
子璽天子之所璽也

之儀服外者省邦之儀采師於是殷國子之衆儀欲名位上下
無非禮已而推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起王出至堂而非更
作出公門而未齊作王者有車出此省之禮未因車之行起尚之
軟耳更以此王者接賓之位至於朝省諸侯於外朝之位與夫
八諸侯于國門外方明壇之位則有環拜之禮雖不詳見而實
中於方明壇之位則曰公美玉於工晉律科于十等使伯美玉於
中等律科于下等子若美玉于下等律科于地
此禮之久者必以鐘鼓爲作立之節也

增 王氏詳說曰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北又
行以肆夏不奏王夏何也蓋司樂出入謂廟中時此謂出迎賓
客及升車時○王昭禹曰盛德之至非特勅容周旋中於禮而
其節又比於樂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則王之進退有
可觀之容可則之象夫大行則緩緩則有正而自返之義故秦
肆夏起則度疾刑殿齊而整肅焉故秦米舞玉藻曰起以永齊

增 王氏詳說曰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此又
行以肆夏不奏王夏何也蓋司樂出入謂廟中時此謂出迎賓
客及升車時○王昭南曰盛德之王非將動容周旋中於禮而
其節又比於樂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則王之進退有
可觀之容可則之象夫大行則峻峻則有直而自返之義故奏
肆夏起則疾疾則收齊而整肅焉故奏采芾玉藻曰起以采芾

[illegible]

行則肆夏先起而後行者擬以外而入內也賈氏曰行是門
事先言行後言起人云係拜從內向外而言
是出玉藻先言起後言行從外向內是入時也○黃文叔曰王
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視有視聽有聽言
有記勅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為之樂儀以符其肆使施
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願其禮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
非進揖退揚而後辨鳴之佩在中角徵石中宮羽若此士物
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師甸封
建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節有大取為王路之上王安佚矣
然而領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猶吾於堂中領車之趨而
聞朱齊之聲則猶吾於門外造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
取之所取於有力焉○王昭尚曰環拜謂旋行而拜以拜者
非一也作止應於踵趾則其儀不惑矣

經言采菊采桑皆樂篇名諸侯大夫士之射亦皆取其樂歌以為於天之節也

增 王昭禹曰射所以視德也禮樂皆得謂之德其容必比於禮其節必比於樂此王與諸侯卿大夫之射所以有樂章為之節也○鄭康成曰騶虞采菊采桑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惟經言在樂記○王介甫曰以騶虞為節者樂仁而致以

時。朱萊昌曰。王者之仁。及於天下。萬物皆如翔慶。則王道成也。以此為節。言天子說天雷推天地好生之德也。禮記射義。載程伯之詩曰。會茲後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射。則燕則孝。鄭剛中曰。米芾詩。言于泊于汴于澗之中。無以異於米芾之詩。序言可以奉祀。不失厥亦。無以異於米芾之循法度之語。詩人列米芾於米芾。後氏之射。即元朱芾投米芾士之歌。用前大夫之歌。用後余生疑所采之義。惡此二篇歌裏之時有違連不同。故分為大夫士之射節。

凡樂掌其序而司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姜鍾鼓凡樂成則告饗詔來饗尊彝及撤帥學士而歌撤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姜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率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姜鍾鼓

序事如升歌間歌合樂三終之類既曰堂中房事謂限列樂器及作樂之次第治其樂
政謂治理樂聲得小當作祭蓋以字之虐減其平而設也
其正不淫故也鄭
小事小祭祀之事○易六曰舞師言小於祀不與舞此下文注
言章舞則非舞師所謂小祭祀也謂大神示大鬼之外皆小
事之樂今奏鍾鼓成樂奏一終也告備者提燕禮合樂畢太
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蓋將以行也禮政必告之以為鄭氏
曰樂每一成樂師皆為之告○注其樂師告者使樂師請樂此告備之禮而
其備皆有舞以節其樂○注
鄉通謂舞以舞也○注
詔來獻者蓋將賜新敗之也○注
祝勝於尊者未入也○注
學士即國

己獲此曰先師諸孫繼志承學之學凡其門人皆稱爲先師之孫
爲死則以爲梁祖終於尋常所謂知衆者也若有讀書之
德者亦各發於其所教之學漢時程有萬堂生○疏曰願分
衆有別比書有伏生詩有毛公此之謂先師也
也○王介甫曰以春始入學未知其分藝之所宜至秋而可
知也於是分授以所學宜學程者龜之藝梁丘學書者成龜
山楊氏曰領學只是秋將入學分此學者齊舍爲一冬習業
居陝風寒之地與春時入學不同故吳英文謂之碩學按尚
書大傳耄耋已歲新穀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正冬至
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是一冬十九日當在學之人數多
非一學所容須分在諸處若四時在學者惟國子與國之俊
造其春誦夏經秋學禮冬讀書皆有常處禮樂皆在瞽宗書

在上座不應至秋時方始分舞位
 向第圖說成第二至第三為二成第三至第四為三成舞
 人復轉身向南於北燕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第二至
 第三為五成第三至南第一表為六成更從南頭北向第二表
 為七成又從第三表為八成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此
 約周之大舞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夫武始而北出并成而滅
 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弦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
 成復綴以崇其餘大麓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
 亦庶立四表以爲舞人為四別也
 小舞掌學士之職今而比之編舞不歌者也舞列而提其怠慢者

正王樂縣之位王宮縣諸郎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幹其聲凡縣縣體器半為堵全為肆

觸符薪也堵戲無度小子之常致於平居不敬則觸之於舞
列而怠慢則捷之凡以收其放心而使之齊肅所謂養正之
功也宮縣四面縣也四面皆縣如宮軒縣去其南面以避列
縣又去其北面將縣則縣於東方或於階間縣一面而已辨
其聲者務以中和為貴不令凶濁慢迅之聲作於縣而亂聽
也鄭州中曰辨別其聲半為堵者編鐘八枚編磬八枚共縣
一簾也如見宮堵全為肆者鐘十六枚磬十枚各縣一簾也
四面皆鼓傳稱歌鐘二肆木此

太師云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除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攝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六律陽律六同陰律即六呂也六呂言同者陰從乎陽也陽聲主倡陰聲主和陽聲弘亮陰聲柔和二者必合之而後樂聲之妙可得也黃鍾子之氣太簇寅之氣姑洗辰之氣蕤賓午之氣夷則申之氣無射戌之氣也大呂丑之氣應鍾亥之氣南呂酉之氣函鍾未之氣小呂己之氣夾鍾卯之氣也陳禮書曰合者子合於丑寅合於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戌合於卯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高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析水姑洗辰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營室應鍾未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青宮

二月之氣卦之六五即六律陽聲所自出卦之六耦即六呂陰聲所自出而十二月陰陽之氣互有虧盈其氣既有虧盈

則發於聲者其長短高下清濁之節亦皆有自然而然而然莫知其然之次序豈不必聽鳳凰之鳴而始能截管為之矣五聲喉音為宮商音為角舌音為徵唇音為明而宮音最濁商次之角又次之徵音清明者則清之極矣八音之中金石為金以始條理石以終條理故先之上質大率聲洪故次焉絲聲靜好故先於木竹音清細故後於匏土以五聲者故每律無呂皆可以五聲文之如前所云黃鐘為宮太簇為角者此指以八音者每聲皆可以八器宣之如管絃之奏皆有宮調商調也王昭雨曰聲非十二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豈不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五變五聲之本生於黃鐘黃鐘為宮管九十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而六十二分徵其

一而上下生明其數四十八三分羽蓋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一
 四多者濁少者清大不踰宮細不踰羽攬之聲又清於角角
 之聲又清於商其配則土火木金水其象則君臣民事物十
 鄭則中曰文之以五聲足以相宣未足以為樂必以八音播
 之則樂成而可施播言播而散之也金石以助之絲竹以行
 之輿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此衆之所以成也按八音者出於五行水火無
 質不可以成聲除則金也木也土也居其三焉石出於土匏
 竹出於木猶之五行之物也惟絲出於史黃出於獸爲五行
 之所化者焉余是八者而欲更求天下之聲則無聲矣先王
 知天下之聲立於八者乃羅而製之以為鐘磬柷敔鼗鼓琴
 瑟蕭管頌枹而又和之以五聲節之十二律而並奏於一堂
 之上亦安能不動天地而感鬼神乎○附郭氏論十二律相

生之次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
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
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
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
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仲呂之上六
同位者象夫妻之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
鍾管長九寸其實一俞下生者三分損一如黃鍾下生林鍾
則管長六寸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上生太簇則管長八
寸餘可類推矣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

為之音

歌教替職也風十五國風也樂按今詩自即風以皆家風口
化也○王明為曰一國之風歌者教陳其事而直言之此者以
投物此此物也與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言風而
即能之以賦此與三者以風之中具有此三體故也雅二雅
也頌三頌也然更風更雅及周頌魯頌之詞多周公以撰所
作即康成曰雅言今之王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康也
賦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太師所教蓋猶未若今之全詩
也六通即大司樂所謂中和祇庸孝友者教替職而必以六
德為本並非心氣和平而從容自得則無以盡其味歌唱歌

抑揚變化之妙矣王昭為曰王者之學詩宜徒誦其空言哉
中亦律指之度數所以正於外而不使本於性情所以至於
止乎禮義以六律為之者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
大蔭祀帥登歌奏琴瑟下管播樂品今奏鼓陳引大饗亦如
之

登歌謂升歌堂上貴人聲也指以帝為之其形似鼓擊之以為
奏樂之節或又作持柝之柝即司農以初樂或當琴或當柝
也宋按小師職云登歌擊柝下管擊也應鼓柝為樂器可知當如康成說下堂下管如篪不空播
振動之也賈氏曰聲出曰柝小鼓曰懷鼓之亦所以節樂也
太師帥登歌於堂上今奏工奏樂以和之復令擊柝以節
之康成曰擊柝堂上之歌虎畢則堂下以管聲相繼遂

古今律呂考
卷之四
樂器考
樂器考

動其樂器今工大奏樂而復效陳以節之康成曰此
奏也與漢廷所謂持柝琴瑟以詠下管鼓者亦器相似也
增易曰奏擊柝以節歌而後奏者歌為奏鼓陳以導管
而後樂品播焉樂之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
奏此即奏之序○黃文叔曰播樂器指詩也樂器鼓柝項
箭管也○即康成曰特言管者貴人氣也
大射帥而歌射帥大師執罔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
射帥射以樂詩為節也見上樂師職軍聲可以知吉凶者蓋
三軍勝負為命所關其吉凶必有先兆凡軍中高鳴鼓發鼓
角震動皆足以察之若師鳴鼓而風雨知其多死聲不競者
亦其一也而兵書稱王出軍之日發將弓矢大呼太師吹律
合聲前則戰勝兵強角則軍擾多吏官則軍和微則將急鼓
微則則兵弱此又其術之淺者矣康成也陳樂器也作匿謚
蓋述死者止時行述以為諒詞正如就正有道之正謂從其
教令也

小師掌鼓鼓柝鼓項箭管弦歌大蔭祀登歌擊柝下管擊鹿
鼓微歌大饗亦如之大喪典虞凡祭祀小樂事鼓陳掌六樂聲
音之節與其和
出音曰鼓鼓口鼓而小者柝如漆桶中有椎撞之致書作圓

木虎也項曉上為之六孔簫編小竹管為之如黃姑陽所吹者上見瑟琴瑟也應聲也微樂半收也與厥者從太師而為之初也鄭者高下疾徐之和和者宮商金石之和鄭則餘理不奈所謂微如者也如列澤合無間所謂純如聲如者也增王昭尚曰發頃簫蕭堂下之樂也瑟歌堂上之樂也祝以合樂故以止樂上下各有之以樂不可無作止之節故也書曰應聲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憂聲祝也此用之於堂上也又曰下管鼓鼓合止祝鼓此用之於堂下也。鄭康成曰應與陳又別皆小鼓所用別未聞。陳祥道曰曰大射禮有制瑟應聲琴瑟乃所謂陳也。黃文叔曰小樂記不當聲雷

鼓堂鼓則擊陳

擊陳掌擗鼓祝鼓頃簫蕭堂下之樂也瑟歌堂上之樂也

六持之鼓以從大師

播謂發揚其音風謂詩如風七月之詩朝夕誦於王側以啓其善心傳所謂陳賦陳讀音即此也世世本也美當依故古作帝謂帝樂也古者諸侯卿大夫有世本天子有帝樂謂之是以知其此之所自出則亦尊祖敬宗教族之道也則鄭中曰凡備以美為帝謂世帝樂者乃古言之也世帝王之本樂又皆考國語曰鼓之春秋而為之聲若而抑惡以戒初之教之也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宮為以休懼其心以春秋對世言則知世如世本之類使之誦讀乎詩與世入定其所傳之樂以誦讀使人名知古之傳世者有德則子鼓琴瑟者所陳然也而世樂不長無德則子孫之傳不遠

以平和王心使之不傷於疎厲王昭尚曰誦詩及世帝樂之即則中曰備誦讀之時則鼓琴瑟所以和平人之心也。九德之心也和平則國規戒之言不惟不怨且樂而無怨。歌即大司樂廟中所歌者增黃東巖氏曰應按誦詩而及於世美樂者如商頌五篇作於高宗之世周頌風雅九十篇作於成王之世既知世之所尚則美樂以樂焉定即樂章係之記以清定清廟樂係之記文王誦詠之以五聲弦歌之以琴瑟將以歌之播於樂章而奏之祭享之時又曰若小史其其所出之世樂非誦詩之世樂也。歌即掌九樂節格鼓琴頌落瑟琴掌大師之樂凡樂事相替大表成樂器大鼓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琴瑟惟獻亦如之

居在東方曰瑟

東生也之方也。在西方曰頌。頌之功之方也。薛氏曰瑟者大射禮所謂樂人宿縣於作階東坐瑟西面又曰西

陪之西頌落東面者即此也縣縣其樂器也相扶工也鼓聲疾曰瑟蓋夜戎守而鼓也王代詳說曰鼓單者鼓也瑟大瑟夜平三通為鼓或旦明五通為瑟此三樂也惟獻惟歌以獻捷也

增賈氏曰大表成樂器謂明器時乃造之大表非常樂

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王昭尚曰大鼓大鼓而祭亦如大表陳樂器而不作也。按上二說賈氏謂王與諸侯射奏鍾鼓以為之節焉黃文叔曰凡射王奏鍾鼓

與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

陽聲屬天陰聲屬地東方少陽陽聲之次南方太陽陽聲之
盛西方少陰陰聲之次北方太陰陰聲之盛也凡聲不通乎
陰陽而陰陽復有四方之異猶兩儀之分而為四象也六律
六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皆出焉與同辨之取其中聲以為
樂器則無不盡善者矣。此代曰太師主於和聲與同主於
制器並樂非聲不取而所以需其聲者器也故與同之制器
為要器正而聲無不正矣

增 劉執中代曰律同之和謂其長短厚薄所容中度得陰
陽之和氣故律同中度則中氣之至而反飛氣至則聲和所
以日月會於十二次而不差則天之陽聲順於二陰陽合於
十二辰而不謬則地之陰聲順於下故黃鍾之長用之以起
五度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黃鍾之容用之以起五量則樂器
深闊之所賴黃鍾之重用以起五推則樂器輕重之所出
黃鍾之積用以起五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鍾之氣用
之以起五聲則樂器宮商之所祖是以為樂器者必以律同
為之本故曰凡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以十二律為之齊
量此代曰古人本同律以作樂又配審聲而知樂律之數度
豈為從聲之高下難辨使不能辨其聲而知其如是為宮商
如是為角徵雖有同律之數何自而知故不能審聲和樂而
徒較數度之短長此從世之議樂者常如聚訟存美能辨其
是非

凡聲高聲低正聲緩下聲肆度聲散陰聲收連聲藏微聲歸

聲衍聲律 余聲得聲聲既 聲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
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凡聲止於形形異則聲異金石匏土竹木之物皆然非專
指一器而言也鄭氏專以鍾言誤矣鄭剛中曰器莫大於
鍾者器形太高則聲必上藏震然而不發也王昭為曰高則
而聲小而其形正聲隨者器形方正則聲緩而無所動也
其聲藏矣然如東正聲隨者器形方正則聲緩而無所動也
王昭為曰正則上下宜其形不高下聲肆者形低下而聲放
不下而通於正其聲緩而不連下聲肆者形低下而聲放
曰此也王昭為曰鄭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則
形偏而聲散也鄭氏曰下則聲出夫此律 聲散者形時險而聲散
藏之則聲收不連也連聲藏者形散而聲有餘謂其形微
大。疏曰凡物大則疏遠故為微大對高
為上大數此遠為微大。按鄭注以高為上大微聲者形微小而
聲合則微為微小矣此對遠遠為微大則曰曲也衍者形曲而
聲衍也。鄭氏曰凡鍾依龜氏所作為於不圓 律作
通既當作攝按冬官龜氏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攝律則非余
則鬱與此文義正相類修聲者形侈大而聲震作也曰此
非偏修謂鍾口總寬中夾約 余聲鬱者形余欲而聲曲鬱也
則聲通管出去疾由口寬故也。余聲鬱者形余欲而聲曲鬱也
曾氏曰此與修相對修既口總寬則余是中播謂其聲播越
夫寬口總使也聲鬱初不出者由口籠故也。數度長高下
石則叩之無聲也則聲肆鍾太厚則聲石 數度長高下
之制也齊同則以十二律為度數則無高下陰陽十二形之
失以十二聲為制則無低昂故十二音之病失和樂謂

調其衆器之聲使之諧和也賈六曰凡樂凡新造者其樂是依法度也典同之官不主奏樂而主和樂為樂器凡樂音之得失皆於典同係之則其職之所司亦重矣

諸師掌教琴瑟擗強字發樂燕樂之鍾者凡祭祀奏緩樂

編註小鍾編次成列者社六曰編讀為編言
之編十六枚在一簾鍾銘者有編有

不瞞於君不言謫而彈言者五文也殺諛聲之和樂者也賈氏

曰雜聲和樂謂雜美調和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性燕樂

燕樂之樂按下列節祭祀饗食皆奏之節則鄭氏以房中

樂者未信矣貴六曰即闕雅二南房中謂婦人后妃○黃

祀矣殺樂者殺樂聲出細足以感鬼神故也

九經身法要訣

也。○易曰

劉通源曰宮縣有特磬十二鐃十二皆張氏火東

之以意其方之律也。編纂編種各十有六。以爲一。薩塔師之

我輩生於家塾時猶與編諸而又散脫家塾編連也口王伯

力日不聲而聖則聖之不角首聖即日奉之

言學識鈞且鈞之乃旗未鈞師自學之

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友八舞王要長要舞要絃要歌要

毋放五神要禁五凡禁祀祭食禁然銀凡村王亥驍虞諸侯

捏首却大夫
來頻士
來葉掌華鼓
綬繫

金奏擊鐘以為奏樂之節夏大也九夏皆樂章名祇當作詩

其詞今皆亡訖者以時造詩有肆于時夏之語遂以時造

肆我謀夫夢遺原云曰肆我謀夫三秋文王之三憂之金匱文王曰
工秋則憂非頌篇名矣然則按大司樂王出入則奏王夏尸
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
出入則奏肆夏牲出入則奏昭夏又按儀禮客辟而出奏陔

夏公出入美蘄夏比皆考於經而可信者美蘄中曰王出入秦王夏以明人臣

不得用尸出入矣神夏而享諸侯亦矣黑尸以象行而子行也恐其不安於位矣肆夏所以安之也諸侯亦用者名尊臣

早不致安肆乃名元後受享於王可以與之安肆美牲出入
美福夏昭列神德之大政得以用此牲也客醉而出奏被夏

飲酒者始於治常卒乎亂故秦穢夏以戒加之公出入套驚
夏者上公位尊而勢重其因大而散慢故以驚夏謹防之

也其謂四方賓來莫如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王

燕族奏族我則恐鄭代之德就也

四方朝聘之賓也。章五推人臣有大功得塞所以章表而別

卷之八

習以致精明之德故特以齊名也次人侍燕奏秋夏者

言王者之族之興也。董文叔曰諸侯附會之說亦可信。蓋

祭則鍾師

琴瑟和之

鄭氏曰祭祀饗食奏燕樂以鍾鼓奏之也。○

射太師則卽落而歌射節強師乃掌此四詩之奏蓋歌則人

聲也奏則鍾鼓也鍾師言奏不言節主其節者樂師也

工師掌教欲字堊墁簫簫篴篴笛管春牘應雅以教極樂凡

北與饗射共其鍾筦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廬其樂器及葬

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笙枹背也字三十六簧座十三簧竈如遊三孔篴七孔篴

孔竹筵也俗籥之也籥以竹為之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
有兩孔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一推雅狀如漆桶而帶口大二
圍長五尺六寸以春冠於籥應雅三器之上者蓋三器皆須
籥之以起其聲也三器在夏皆春於地以爲聲故械通作陳
賓醉而出所作之樂也即剛中曰籥之爲言演也賓醉恐有
其不應禮飲其行與樂聲相應也曰推雅與鐘聲相應之
者賓醉而出恐其失禮故其雅正也

笙大族陳樂器者以將作樂以娛神也
增 王昭禹曰笙笙墳蕭蕭蕭管管樂之所用而春籥應
雅三音特用於教械樂以爲行節

鍾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藝皆鼓之守藝亦如之大喪
獻其樂本而藏之

金奏用鼓者謂以鼓聲爲金聲之節即地官鼓人所謂以晉
鼓鼓金奏者也即注云主聲者鼓以爲鐘守藝者國有大故
擊守擊藝聲衆以爲戒備也愷樂用鼓所以宣其豫軍守用
鼓所以震其志即注曰軍已發行國猶不廢守此所以又有
增 鄭剛中曰鍾師掌鑄而守掌金奏之鼓鼓金奏之樂鼓
愷樂以至於鼓藝守藝豈爲鑄師又擊鼓乎視鼓人言晉鼓
鼓金奏則此所謂鼓者考擊以作之之義也當金奏之時鼓
人以鼓作之傳師則以傳作之故皆以鼓言軍旅之夜三藝

之有以爲之也
金奏用鼓者謂以鼓聲爲金聲之節即地官鼓人所謂以晉鼓鼓金奏者也
守藝者國有大故擊守擊藝聲衆以爲戒備也愷樂用鼓所以宣其豫軍守用鼓所以震其志
即注曰軍已發行國猶不廢守此所以又有

皆鼓之是鍾師皆擊鑄而鼓之也鍾師固宜掌鑄今各共擊
鑄之文皆言擊鼓則鼓爲鼓作之義明矣若如康成之說全
非鍾師之本意○即此王註鑄如鍾而大考擊以作之也終
祀鼓其金奏所以生鏜以問也饗食爲之所謂金奏肆夏也
賓射則擊鑄以歌射即大獻則擊鑄以奏愷歌
鍾師掌教棘樂祭祀則率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棘樂東夷之樂棘者赤色茅棘樂舞者之服也祭祀大饗皆
舞者之服四夷來王之盛而昭先王之德也
施人掌教舞散樂舞美樂凡四方之以舞者爲屬凡祭祀賓
客舞其燕樂

散樂非賓祭所常用者即剛中曰散樂野人之樂即秦鼓
舞凡夷樂之聲歌詠僕僕大掌之施人掌其樂舞耳
增 賈氏曰四方之舞者即野人能舞者爲施人選舞者當
於中取之樂燕作樂時使四方舞者以夷樂○黃文叔
曰棘樂祭祀賓饗必舞者之散樂美樂祭祀賓客則舞其燕樂
不用燕樂則不舞
增 師掌國子舞羽歌蕭祭祀則鼓羽蕭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
之大喪戚其樂器本而藏之
舞羽歌蕭者執羽以爲舞而吹簫以爲聲蓋以一人持兩器
持所謂左手執簫右手執鼓是也舞必以鼓者舞者之疾速

當視鼓聲之緩急以爲節也

增 易曰日新有文者有武舞文舞謂舊師掌之武舞于

戈司于掌之然文舞亦嘗無干故齊東野語云干羽武舞亦嘗

無羽故詩言萬舞及於執籥秉翟又知文舞于不勝羽武舞

干不勝羽此舊師之故國子所以專言舞羽歌籥歟

舊章掌上鼓曲箏中春宜舞上鼓歌曲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

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飲曲雅舞上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

飲曲頌聲上鼓以息老物

上鼓杜子春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者曲箏曲人飲箏

之聲也曲箏曲人飲箏曲箏者以曲吹其詩也逆暑迎也迎

者以盡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至山楊氏曰陽生於子冬

至日在東井聖人向明而治於中春逆暑背其所向寒暑往

來實開天時之消長民事之始然故先其敬而迎之使之不

失其節也其於中春秋者仲春陽通中仲秋陰通中則寒暑

之氣當至其按石代黑牡拒泰以享司寒則此所謂迎寒者

豈迎司寒之神歟司寒有神則司暑亦必有神矣或曰寒暑

氣也而以爲有神焉可乎曰神與氣不相離也者氣斯有神

本有氣至而神不屬者則暑往寒來氣也而神憑之矣祈年

祈豐年也田祖始耕者謂神農也曲雅曲頌蓋取曲風之詩

而旋爲雅頌之音節以飲之也鄭氏釋七月之詩八年以始

詩經卷之四
曲雅曲頌
曲雅曲頌
曲雅曲頌

曲雅曲頌
曲雅曲頌
曲雅曲頌

凡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爲曲風以十月獲稻爲曲風以介

眉壽以上四章爲曲雅以捕魚爲曲雅以捕魚爲曲雅

○王介甫曰曲雅曲頌之雅頌則非也七月之詩蓋若九

夏亡之矣○李景奭曰詩之小雅曰采芣苢以御田祖

以祈年兩所謂祈年而吹曲雅好乃在是周頌豐年之詩日

爲酒爲醴燕并社祀以洽百神所謂祭蜡吹曲頌者母乃在

是田畯蓋當時田大夫以其庸於初農故因祈年而祭之陳

之曰田畯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成諸者歲十二月合衆

萬物而索饗之名其詳見禮記老物猶言勞氏也以其終歲

勩勩勞而近老故曰歲終饗祭是之即記所謂既備不典功

息田夫之意○王氏曰曲詩抑祝星晨露霜之靈術察昆蟲

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文服事牛內男服事牛外上

以誠天下下以志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

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視此知周家王業基始

宜於曲風一篇故周公特以其詩播之樂歌於迎寒迎暑祈

年祭蜡皆使箏箏歌之蓋欲使田夫婦女盡有以識其風俗

之淳性情之厚而農桑衣食爲國根本世世不失其道意也

王介甫曰王業之起本於曲樂之作本於箏始於上鼓逆暑

始故所聲者上鼓所吹

曲雅其章用曲詩篇

觀魏氏學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歌而歌之燕亦如之

燕字之下疑當有饗字白虎通曰王者推行道德和調陰陽

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而得其樂與聲歌之節鄭

氏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祭祀燕享飲而歌之者

示王者威德及遠方以安祖考懷賓客也。舊註昧師掌教
棘樂旄人掌教舞夷樂舞樂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是以
夷狄之樂舞與中國之樂舞並陳於祭享之時矣又司隸卿
璽夷閭路之隸使執兵以衛王宮是又夷狄之兵衛與中國
之兵衛並列階除也昔漢安帝作西南夷樂而陳祿爭之唐
玄宗作潑寒胡戲而張說爭之誠以夷聲之不可以亂華也
而周公曾不念此何哉蓋成周盛時澤潤生民太和洋溢凡
八蠻九夷在函覆之下者莫不延頸舉踵願為臣妾此誠越
一家之氣象也故周公洽四海以為和作夷樂以燕享所以
悅遠人帥夷兵而守衛所以柔遠人而非必有推而遠之嚴

以防之之慮也至宣王時蠻荆叛而猷抗侵於是履霜之陰
始有漸凌陽氣之害而君子內憂外夷之防始不得不嚴
增 鄭氏曰四夷之樂東方曰棘南方曰任西方曰柝離北

方曰禁

與庸器掌藏曰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簋陳庸器饗食
賓射亦如之大喪厥筍簋

庸器注見前錄下筍簋簠鍾之架也橫者為筍植者為簋易
曰上設振謂之業亦所以明先王
之業未有無其業而可以作業者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
之大喪厥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舞器干羽之屬凡五舞皆有舞器惟人舞無之舞器不止於
干特以干為重耳既陳謂各就其列就列始授舞器則人皆
整而不亂矣受謂受其舞器並將以藏之也

增 鄭剛中曰舞器謂干楯耳先儒以為羽籥之屬非矣安
有籥即鼓舞羽以籥而所執之物乃掌於武舞之司干乎

梁駱高念慈起原蒙

慈湖萃泉天沐增訂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於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類皆千有二百

此灼龜裂之紋可以占事古山者曰玉曰瓦曰原謂其象如玉瓦原之象也
即此玉曰玉兆謂如王屬陽瓦此象裂如玉屬陰原此象裂如瓦屬陽
建不新陰 杜子春以玉兆謂帝顓頊之兆瓦兆為帝堯之兆原兆為有周之兆或又疑玉兆言瓦兆以原兆介言之間或又以下文連山歸藏創之疑三兆皆為書篇名其體若今龜書所載山川人物之形者皆要必其信然也
易曰即此

致其義不通陰陽奇耦與夫象之上下左右而已詩以乃生男子為載弄之璋則凡以玉名者皆陽也故卜得陽數之奇而其象在上在左者曰玉兆詩以乃生女子為載弄之瓦凡以瓦名者皆陰也故卜得陰數之耦而其象在下在右者曰瓦兆易之化曰此兆原蓋原之為言再也或陽陰奇耦謂占之錯列上下左右之未定再以其象故之曰原此項謂占此之辭辭也每體十條故其類至千有二百之多合三兆而言當為三千六百之類矣古人卜書之業蓋如此

連山夏易歸藏商易也連山首天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首艮者取艮為東北方之卦萬物以之成終而復成始也首坤者取陰能定陽靜能動能助陽之成有乾則取大或乾元萬

物資始而說天也其卦與其卦卦名互皆同但其後先之序異耳易曰曰傳記載文王重易為六十四卦今此三易或疑三兆亦然其體雖皆百二十而要不通從先諸辭如八卦之體非其體不相謀有三書之異也

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衡夢三曰咸夢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致夢者心有所感而得夢即占夢之審夢是夢喜夢已衡夢者奇怪不祥而得夢即占夢之重夢懼夢也咸夢者無心感物其神上升自然成夢即占夢之正夢也從古之則三折言之則六大小王其畧占夢掌其詳耳運或為輝經緯者占夢

王其義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類皆千有二百

書之綱領其別則其餘目也
鄭則中曰十輝者日之光輝也心術之動然從見於夢占者名之曰夢之運也精神之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次也鄭注運當為輝是說所掌十輝也王其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散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其術今七也劉道原次曰王者之心天地萬物之心也故其心之有太卜掌卜而策及占夢之夢則日為之輝是以與日同占焉太卜掌卜而策及占夢之法者鬼神幽渺夢寐恍惚其事相類其誠能通於鬼神則亦通於夢寐矣二者咸掌之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巫比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比六曰巫比七曰巫比八曰巫比

此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若龜以所占曰命作作其命龜之詞也征謂卜征討象謂天象之災或也
鄭康成曰征亦言此身象謂有所與謂國所與

其書曰：「大司馬之職，辨九職之別，辨九比之法，辨九比之法，辨九比之法。」

共事者君卿佐衛齊魯以伐許也。則司馬曰：「謂予人物。」謀者卜其事之成否。下文卜五君卜大封之類也。則司馬曰：「謀以大事也。」則執中曰：「果至未詳或謂或實曰果至古未據之有執至者卜禍患之至若肆師云：『未歲之戒也。』」則司馬曰：「果者通未歲之際而求其火。」黃文叔曰：「其事疑信下其果否也。」則執中曰：「至者卜所候之至否也。」則司馬曰：「至者為南者早而折而康者病而折。」則八者皆國之大事人不能知待着龜而決故特作命以命之。

以八命皆贊三兆三為三夢之占以視國家之吉凶以謂救政贊助也。決也凡國家有故見乎著龜形乎夢寐其有司之占因不奏矣而大卜以其彰往察來之智助而決之有以豫知

其吉凶而詔以救挽之政其為國家之利大矣

增 王昭禹曰：「作八命非特占之於龜亦驗之於筮叶之於夢而後已故決乾大疑謀及卜筮而祇其從違以斷吉凶而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者此也。』如是則國家之吉凶可以前知則詔王正厥事以救之也。」

凡國大賁卜五君卜大封則祇高作龜大祭祀則祇高命龜凡小事征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大賁大事求正於龜卜也卜五君無家廟卜可立者卜大封封建諸侯也祇高作龜謂視龜背之高處舉火灼之以作其兆也王昭禹曰：「高處高處有數可灼者作謂立君則社稷兆也。」

大司馬之職，辨九職之別，辨九比之法，辨九比之法，辨九比之法。

係其安危大封則子孫世食其土故皆重之而大卜視作龜若大祭祀差輕則但為詞以命之而已如祀所稱假爾大龜有常者即其命龜之詞也。注：「則但臨之并不命龜。」大遷大師存亡與滅所係故祇高作龜亦同於大賁。注：「貞龜而不命亦不輕於大祭祀。」大遷旅旅祭也。易文曰：「凡旅非大旅。」陳則輕喪事命龜者卜葬北也。皇喪禮故其命龜如祭祀於貞龜。王代傳曰：「凡卜在補廟門闕外闕西南北面其叔先陳龜於廟門外西塾即此陳龜也。」注：「東禮曰卜人抱龜。」於闕外席上北之貞龜也。注：「東禮曰卜人抱龜。」士喪禮曰：「東人即然後祇高而作其兆。」士喪禮曰：「復有之。」

尊卑但臨事而不執事者蓋有祇陳貞命作五節之叔大卜祇作龜則命之者小宗伯而貞之者大宰伯陳之者大宰伯注之者王也。視高命龜則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宰伯注之者太宰太宰祇執事而卜日矣也。貞龜則命之者卜師陳之者小宗伯注之者大司馬大司馬也。陳龜則注之者小宗伯也。小事注下則大卜但臨視之陳貞命作寄卜師以下自為之也。此固事之大小而尊卑相次之叙如此然以小司寇三詢之例推之則大遷大師當立君一類此在祇祭下或有誤文且若周公之下參成王之下天變皆身親為之豈必於有司執事者又不可不一詢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北一曰方北二曰功北三曰義北四曰弓北
凡卜事收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
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開龜者既灼而開之以致其兆也太卜掌三北保卜之全書
卜師掌四北則准卜時所主吉凶之大概耳其占書也既兆
百二十體此言四北者分爲之四部若
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審見言兆謂狀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未達已云未聞後人何用強爲之說耶揚火謂揚動其火運
轉於龜之上所以作龜之靈也其注揚發也或致其墨者蓋
先以墨塗龜灼之而食其墨則吉也上下指言前後龜背爲
陽龜腹爲陰必辨以授命龜者蓋慎之至而不敢棄也傳曰

其體辨之

上下謂龜之者尾左右謂龜之兩旁如今之下者亦曰其
上下左右而別水火金木之兆也陰陽象便火炎陽龜
故兼視兆命龜者既命以下之事又必命以灼於
何兆故卜師必辨而授命卜者又詔相其辭及其體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其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繇屬東龜曰
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
其體辨之

屬猶類也靈繇等名未詳其色則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
龜白南龜赤北龜黑也然則中曰非謂其身之色記曰青黑
龜以爲龜甲類者也十萬之龜者然則其體則天龜黃地龜
大龜之色玄黃青白赤黑者蓋以其類屬其體則天龜黃地龜
仰東龜左翼西龜右翼然則中曰非謂其身之色記曰青黑
北龜也從也賁代曰不類即雷也不若即若也與此不同。郭

州中曰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
言之四前後者以其甲背之
之法亦從可決矣

王代傳曰按開雅云龜俯者靈行頭低仰者辟行頭仰
前余聲孟也宋甲前長後命繇甲後長左視不類行頭左
右視不若行頭右視此言龜之體也但果獵類若字微有差
誤蓋得天氣多者形下覆而俯靈者神靈之意得地氣多者
形向上而仰繇者土氣而下相因之意得南方氣者甲前長
內向前命繇者獵而居前也得北方氣者甲後長而向後命
右若類而在後也得東方氣者目左視而頭向左果木也得
西方氣者目右視而頭向右當主聲謂金也或以其體或以

其色辨之而使之各有所屬因之各有所取用也。項代曰
前云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不同即此六龜辨其各物各從其
所當用下術者左左視右右視陰陽從命繇前余
凡取龜用杖時或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蒙龜祭
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牲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取龜以秋孕字成也郭則中曰龜以甲爲
解可勝治也其文與取龜使徒四十人及工爲之龜室藏
龜之室王代曰六龜分其體色藏於龜室所宜而用之。
時小事之下類時而各蒙者殺血以血之神之也王代曰大
一恐久而枯朽殺牲取血以塗之使潤澤兼以生龜之非
用龜也。郭

或易於祀先卜祭字疑義文先卜始為卜筮者用其術而因祀祀之不敢忘本也末者敬而持之也

筮氏掌其辨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焚蕢遂飲其燄契以授卜師遂投之

蕢蕢火灼龜之木也王代曰蕢燒木存性者以木契者開龜之鑿詩所謂爰契我龜者也王代曰契刻龜之刀刻去其明中之火陽燧所取者燄然火也燄契火然之契燄燄契者謂以契柱燄火而飲之而因授卜師以灼龜也宋按此以燄契以灼龜則契非開龜之鑿契開龜之鑿鑿字從金即王代所云刻龜之刀也此謂火然契以灼龜即康成之說引士喪禮楚燄置於燄在龜東楚燄即契楚燄燄荆燄也則契當以荆木為之非刻龜之刀之謂矣

泉按顧麟士詩莊說約是契我龜解云契毛云開也說文云刻也左定九年蓋惜邑人之車契其軸杜註亦云契為刻郭璞云今江東呼刻斷物斷是也契我龜者當如朱子云或人之說謂以刀刻龜中欲鑽之處前漢書注亦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舊說因周禮筮氏職有掌其辨契之文而士喪禮有楚燄置於燄在龜東之語遂謂楚燄即契非也無論楚燄名契於義無取即擬以解此詩曰楚燄我龜有此文理否今按筮氏職云掌其辨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焚蕢遂飲其燄契以授卜師所謂筮者荆筮也即楚燄也必取荆木者凡木心圓則心方外之德方以知故於利為取之也燄鄭玄謂炬

也所用以然楚燄者契杜子春謂契龜之鑿也蓋刻其外甲以視此者而後用楚燄以灼之也曰供燄契者灼龜之火得之於燄故以燄言不及楚燄者畧之也又官既以筮為名則楚燄不言可也以陽燧取明火於日用以焚蕢燄然以荆筮柱燄火吹之於是向龜甲所刻之處灼之謂之燄契燄說文以為然火也其契處既燄則有墨可驗故以投卜使辨之○如上解以契為刻本杜子春契龜之鑿而推明之謂契非楚燄其辭析精矣然於經文遂飲其燄契以安卜師遂投之兩句殊難解康成謂燄讀如戈鐫之鐫鐫戈柄底銳者曰鐫其意以契即灼龜所用之荆燄而銳其頭用明火以燒燄炬

遂以楚燄之木燒之於燄炬之火飲之使然授卜師以灼龜而筮氏不通投之耳其祇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乃卜師之事如前解似皆筮氏為之既灼有墨可辨而授卜師使辨之亦未的○王代傳以燄為筮木遂飲其燄句讀契以授卜師作一句謂筮氏先以燄焚明火然燄吹之於筮并契其龜以授卜師其以燄為筮木亦杜撰無本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頤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占言凶凡卜簪君占體大夫占邑史占墨卜人占圻凡卜簪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占人掌占龜而兼占簪者蓋卜筮必止三人以相參考而更

有從從筮者故占人筮人兩官得筮五為職也
字占筮者八筮筮古筮名八頤即筮之條目若今易之文
以名為主八筮筮古筮名八頤即筮之條目若今易之文
解也筮者八故之筮也八頤即上經八命之頤頤者占北之
辭王化傳曰凡稽筮筮筮長必見筮而後卜故古人之占
筮以八筮占之八頤必以八卦占之八故因兩視其
從從以所筮也八故即八命也八命即八卦也八卦之
而即以八頤占之更以八卦之象為斷則其吉凶可見矣
戴氏曰古者國大事先筮後卜即卜之八筮後來已筮之
新之以色則曰頤既得之於龜復來色所處之卦筮初
占之筮此筮下文筮人言九筮而此止言八筮者言雖有九
筮通占之說下文筮人言九筮而此止言八筮者言雖有九
而用以占者止於八也八筮之名體北象也賈氏曰謂北
而體象以金木水火土也八筮之名體北象也賈氏曰謂北
四時而約之其北五上向背者為木北五下向背者為水北

邪向背者為火北邪向背者為金北橫者為土北是北象也
。約筮以火灼之發使象析凡灼筮者為土北是北象也
灼前右冬灼後右王言山可知色北氣也賈氏曰就北中視
之時相止相灼者王言山可知色北氣也賈氏曰就北中視
其色氣似有而反止之謂是謂色北氣也賈氏曰就北中視
日蒙曰卦曰克之類是謂是謂色北氣也賈氏曰就北中視
行相為是北廣也折北也賈氏曰就北中視
與廣有言山色有善惡是有大小折有微明凡下象言色善惡
有老視其單單者以次詳其餘鄭剛中曰君古其大臣古其
周公為武王下曰體王其同官是也漢文自代來視其大體
其體大體高土文帝有土之象然則若古體亦君之吉凶大
於其體也則北之氣色大夫次君臣視之也文次大夫次
大夫次其下人又次次大夫次君臣視之也文次大夫次
又次之次占而後君占體事之序也則鬼神之所告者若可
月理先言君占體則以君占之序也

得而知矣既事猶言卒事也此猶聯也繫繫此以謂以筮
其占而繫之於龜鄭氏則以為言其命龜之事以此於筮繫
其精神之帶而合藏蓋未知孰是計其中否則占之若不
善可知而龜筮之官亦不得以情被矣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比
筮之名一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比四曰巫比五曰巫比
曰巫比七曰巫比八曰巫比九曰巫比以辨吉凶
正更巫成九者皆筮書篇名其言蓋詳於筮法以為三易之
輔翼者與連山歸藏一例也其言皆以巫名者考世本云巫
成作筮蓋其後子孫代有傳述行而為九故其言皆以巫為

號也今按左氏所載筮辭最多不知何本意皆出於九筮
之書也秋 象按此本筮士降釋與與
鄭康成曰此九筮皆當為筮字之誤也又謂筮迷却已
也鄭剛中曰史謂凡國成猶於也謂筮來心歎否也式謂
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悅
筮所改焉也史者更舊也此謂筮與民和此也鄭剛中曰
相親此為日外此於賢又曰九之匪人 祠謂筮性與日也
不如其人來可於此否此所以筮也 祠謂筮性與日也
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否
薛士隆釋疑曰鄭氏改巫為筮不可考自巫更以至巫環
其意不可知又以意而附會其說蓋失故當謂占筮之名

謂之巫也本曰巫咸作筮世有神巫季咸蓋祖其名生人
九筮之名自巫更巫咸以至巫環或以其人名書或以其法
名書非若龜之八命。黃文叔曰九筮古法也如康成說與
太卜八命何異太卜以八命贊筮之占古人以八筮占八
頌國之占卜不出此八事太卜通掌之其筮人不應並出耳
其職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則九筮出於三易其為筮法
無疑矣著法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為一爻三三九變為內
卦又九變為外卦此所謂九筮但每變置名當有其義雖然
亦不取謂必如此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先筮後卜者筮短龜長龜從筮逆則行筮從龜逆則止相謂
選擇其著共筮以著共筮也。王應句氏曰人與天地氣化
流通程子嘗言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言合天人已到一合字
但常人神氣昏塞故若有間隔而不能通聖人生而神聖故
能通神明之故其次有得氣清明者亦與天地陰陽見神之
氣不相殊絕故能明與昭合而知其與此卜筮占夢取祿萬
相保章太祝司筮等官所由設也蓋惟王之左右皆通於天
道故王心一動鬼神與知一若一應纖微可與造化相參驗
細則微形於夢寐大則垂象於三辰而莫不有轉移補救之
方此其所以有於國家之治而不可廢也自聖學不明

大人道陽而卜祝師巫為相等官俱流為妖誕機祥之小術
而周官之義隱矣

占夢掌其歲時視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

其歲時其夢之歲時也天地之會鄭氏以為建辰所處之日
辰說曰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遷於天厭謂日前一
辰火謂之陰建故右遷於天似今正月建陽於寅陰建在戌
干支也陰陽之氣五行王相休囚死之異氣而生者休後
王生者相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如木王則火之精爽通
於天地故以建辰所處之日辰而辨其陰陽氣旺之氣與其
干支星曜之所臨而六夢之吉凶可占矣鄭氏曰日月星辰

辰所

增 辨士陰曰天地之會即日月之會日行週一日行一度
則一月而三十度月行速日行十三度有奇計二十七日後
而周天又以二日餘而行十三度則與日合宿而為日月會
故月建子則日月會於玄枵月建丑則日月會於星紀之類
是也占夢者以日月所會之辰因其升降往來之度而合其
吉凶休咎之證春秋昭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是夜也晉趙盾子夢童子保而將以敬旦古之史墨曰六年
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
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譴火將食故弗克尾也謂庚辰也所以

陰陽氣相使也。氣聚成象如所稱赤鳥、白鳥、之類也。鴉
黑氣如鴉，橫刺日也。監冠珥也。謂抱日之氣如冠珥也。郭云
監，氣也。彌故書作迷，闕音送如天地。監晦日精無光黃霧
四塞之類。叙，降未詳。或云叙者雲如山叙聚。日旁劉氏曰叙
叙也。降者白虹竟天成貫日也。劉氏曰：降，降也。升，升也。成
雜氣有形，似可想。王曰：象有形而無形，想按十輝字法
多難解。今以天官所載輝之狀畧言之。有日出無光者有
四萬濛濛有濁氣者有赤如諸者有日暈五重者有日旁青
尺氣長四丈餘者有黑帶者有赤白虹貫日者有黑覆輿日
如問者有白虹貫日如玉環者有中黑氣如鷄卵者有兩日

而問者有白虹貫日如黃金者有紅蜺背瑠璃者有暈中赤白
虹長百餘丈者有蒼黑雲夾日更狀如人如馬者若此之類
不可殫述。以此推祲，十輝大畧可觀矣。史記叙降未詳，鄭
氏以爲人見妖祥，則不安祲。後王安而宅之，史叙其凶禍所
下，據移之也。鄭則中曰：凡主降者皆自天而下，十輝以觀妖
者矣。王氏傳曰：古人於災異之生必有豫却之法。如日食
則有救日之鼓，以助陽氣有救日之鼓，天以射陰邪。聖宅者
女史之而使之得其時，日而不言叙降者叙正而降却之自
邪氣言也。然此就人臣受命無已之心，故有此術耳。若人君
所以彌災之道，惟修德法天則，即思自不能行，行事謂行安
而所以安宅叙降者固在此而不在此也。行，事謂行安
宅叙降之事，舉斯也。計也。謂計其災後多寡與計其吉凶之
餘否也。人事處於下，則天感動於上，人君德政下修，舉小

劉氏所一十輝，後世和
同此說，而極人降中家
大體，亦皆未之詳也。
外人志，亦皆未之詳也。
所降，亦皆未之詳也。
所降，亦皆未之詳也。
所降，亦皆未之詳也。
所降，亦皆未之詳也。
所降，亦皆未之詳也。

攝煥災祲之兆祲，慢暴之於南北，而有以潛施其救正之方
於國事，豈云小補哉。

太祝掌六祝之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
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災祝。

以謂告神曰：祝永長也。貞，正也。謂求康年長遠而得正命也。
必以得正命爲本，則與後世趨非分之福者殊。順祝，求雨陽
之時者也。劉氏中曰：謂祈三才協順曰年祝，求五穀之豐登
也。謂祈五氣時吉祝，則祈疾病瘳矣。之不，謂祈穀底化
也。名，大者有年。吉祝，則祈疾病瘳矣。之不，謂祈穀底化
祝，則欲兵戎水火之不被。六極，以爲災。瑞祝，則祈百物蕃
昌考終壽命。齊，下露也。曰：醒泉。災祝，則祈若龜協應人鬼效

聖也。謂祈鬼神靈，蓋不遠於人大同而達吉也。六者，皆王者
有其詞，以祈諸應，先協成以小事。
小祭，祀後德之事，以解六禍，非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
曰說。

同猶和也。神示人鬼不和，則六屬作見，故用祈禮以同之。昭
高曰：鬼神示之於人，幽明共誓，若不同也。然鬼神雖直，株
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則同之。其有道矣。大祝之六
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示而已。劉氏中曰：六類，造，禴，禋，攻，說
祝，因祭享而祀之，六祈，特爲因祭而祈之。類，造，禴，禋，攻，說
六者，皆祭名。記稱天子將出，仁類乎上帝，造乎禴，類猶微也。
微，即祀之禮，而簡其文類而祭之曰類。造，至也。至，祖廟以告
行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禘后土。

山海經云山川之神乃以時祭之見天官子注介甫曰
造於先王此類造之列禮以除疾殃見天官子注介甫曰
山龍氏之祀表之屬。鄭則曰日月星辰之神雲霧風雨
之中則祭之而會之祭。祭則曰日月星辰之神雲霧風雨
之不特及山川之神有水旱屬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攻以法
除之也。王昭子曰攻以法去其害。說以辭責之也。若虞氏以
之。若秋官司寇以壯捍象雷殺神靈。見秋官蓋亦攻之一事
使世如韓公驅蠶魚以文則亦祝之類也。按周鬼神亦有
二通正直之神則以類造禮祭四者折之山耶之神則以攻
說二者禮之然皆所以同之也。項氏曰類造禮祭皆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詞二曰命三曰誓四曰會五
曰辭六曰誅

六辭皆所以告於鬼神者上謂天神下謂地祇承親有祖考疏
者古者聖賢之屬近者社稷五祀遠者四海九州之神也祠
四時常祠之祀辭命如後世秋封山川城隍土地之神者諸
故書作告與祀告於彌之告同會通作禮如後世所言禮圖
凶荒之禮也。諸若春秋中行獻子代齊攝於河之禱誅謂累
其生時德行以氣之若魯哀公之謀孔子也鄭司農改詞為
辭改告為誅而以尚書命諸釋之則為內史外史御史諸官
之所掌而與太祝無與矣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靈號六

號猶名也神號之若若司中司命之類鬼號之若王祖考會
王考之屬餘倣此鄭氏則謂尊其名而更為美稱若稱天為
皇天上帝為高皇祖伯其未為右土地祇及承曰剛鬣稱曰
嘉號之類也。曰剛鬣曰牛曰一元大武承曰剛鬣牛曰黍毛鷄
玉曰嘉王天神地示人鬼其類非一六牲六靈六幣亦各有
不同以其名號稱之使各從其禮則無錯雜混淆之失先鬼
號而從示號者祭祀以崇廟為重故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折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
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餘祭九曰安祭

當先辨之也。鄭則中曰食必有祭示不忘先宗廟之中尸祭
賓主之食以命祭祝命尸祭也。劉氏曰命祭為要尸生祝
言不可不辨。命祭祝命尸祭也。劉氏曰命祭為要尸生祝
祭於豆。折祭尸取黍稷也。折祭謂尸受而登於豆間賓尸所
謂兼祭以其折多故云折也。鄭則中曰折祭也尸受而登於
下祭食取尸祭之餘以投上俎食上俎食以投主人主人以
祭是謂炮祭取所炮之豚祭也。炮祭謂火燔之也。周祭依穀
之序擗祭也。周祭謂尸依穀祭之也。周祭謂尸依穀祭之
脂振之而祭。振祭謂尸依穀祭之也。周祭謂尸依穀祭之
振擗祭取肺肝擗而祭。鄭則中曰振祭擗祭二祭本同所
祭是為振祭尸將食之時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絕祭刻
右取肝擗於鹽振祭之加於所俎是為振祭。鄭則中
節也木而祭於祭刻肺之大本祭之以祭餘值也。鄭則中

祭二拜者謂與者祭祭以手從胸下節之以祭 共祭謂凡
至於末乃能以祭之能者不指其本五祀以祭 共祭謂凡
尸所祭皆依食共之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然此章序
食二祀天之所以尊之祭共之所以尊之也 然此章序
義多難曉先儒所解亦多附會經傳而曲為之說耳○王氏
傳曰此解未融姑存以俟

辨九操 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操
六曰凶操七曰奇操八曰褒操九曰肅操以享石祭祀

九操之法多未詳鄭氏以為稽首首至地也頓首頓叩地也
空首首至手所謂拜首也賈氏曰稽為稽留之指頓至地多
屈之拜頓首頓地叩舉平舉自相拜之拜頭振動戰栗
不至地故名空首各各臣下尊者皆叩之拜頭振動戰栗
動之拜或云以兩手相擊也黃文叔曰振動在吉禮若今拜
而也說雖曲踊三百其類歟

禮飛動 吉操四時常祭之操凶操居喪奠祭之拜鄭氏曰吉
指頓首齊衰不杖以下者山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
二者皆喪拜也徐注禮記拜而後稽顙謂先以兩手伏地如
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也稽顙而後拜者 奇操止一拜也褒
操再拜也肅操但俯下手若今之揖右臂謂肅勸尸食也
神有尊卑敬有小大時有凶吉各因其所當然而拜之則繁
簡得其宜矣

增 鄭氏曰拜而後稽顙言吉拜者以其近於頓首賈疏曰
云吉者對王氏曰九操專以祭祀為言者以大祝主鬼神之
凶拜為難王氏曰九操專以祭祀為言者以大祝主鬼神之
事也

凡大禮祀尊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跪祝隋樂呈牲逆尸令饗

鼓鼓亦如之未替令舞尸禮此祭令撤

疏猶告也明水火司烜所共得日月陰陽之氣執之以告於
神所以明其潔也王介甫曰疏六祝祀六祝也○王氏傳曰
執之而掌 隋樂謂薦血也右當為備 初尸食也○王昭禹曰
其疏祀 隋樂謂薦血也右當為備 隋樂謂薦血也右當為備
食亦令饗故曰亦如之未替令舞尸禮此祭令撤
祭而太祝乃未之令之

增 馬氏曰隋謂尸祭之餘樂謂薦血之事二者以誠為主
故亦取乎明水火之用隋樂在逆尸之前既未逆尸安得有
尸祭之餘既未逆牲安得有薦血之事是知隋樂雖疏祝之

文逆牲逆尸以後方言祭祀之禮

劉氏曰大禮祀祭天國丘肆享宗廟大禮祭示祭地方澤三
者禮最大故特言○鄭剛中曰太祝祀明水火而疏祝既為
之美名又從而告之蓋言主人之明潔若此水火者也○王
昭禹曰三者皆禮之大其事特嚴先期於致鬼神示後以祝
通其意故先疏後祝小祝掌儀儀衛祀之祝疏句祝掌未路
之祝疏句祝掌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
祝疏句祝掌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進
後祝

大禮祀尊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跪祝隋樂呈牲逆尸令饗

國事固有天哉。類祀社稷。神祠。

飯飯舍也。冀朝夕期望之莫也。言代曰此文承大喪之下故其為始死之莫小飲大飲莫

並太祝。言猶語也。句人喪事代王受背載故太祝為禱辭。今

諸之辭。代曰此文承贊獻之下足既殯之事既殯太祝作禱

王今王已崩為付當為禱謂始葬而相主於廟也。後謂則易

之彌拜通矣其拜止凶災故祀社稷而諸神亦復禱祠之也

鄭剛中曰國有戎故祀社稷之神以

非息之始禱祈終報相太祝皆掌之

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

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

行舍奠

師行祭社曰宜土神人無往而不依故立軍社宜社所以告

后土造祖所以告祖考類帝所以告上天於天地祖宗無不

告蓋古人於大師之行其慎重如此用事謂行祭禮冬官玉

人職有樂祝以黃金夕而焉者即此舍奠謂釋幣其廟以告

歸猶人子出告反而之義也

增 鄭剛中曰大師必載社主與還廟之主以行故有宜社

造祖之祭此二者國內之禮軍之所在必設軍社於其地以

事類而告上帝此二者國外之禮國有事於四望則將戰地

之四望與大軍有功歸而獻於社凡此二者事太祝處前告

神故曰前祝言氏曰此社六禮祀天子出征類於上帝宜於

社造乎彌是先類上帝而後宜社彌祖也諸神惟上帝為尊

豈有師行出境而始告上帝之理乎此類上帝者後者主其

禮故最後言之如今迎春而以平官居前尊官居後之意非

謂立軍社而始類上帝也剛中二者國外之禮之說恐未可

信此說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祭晉送祀命者頒祀號於邦國都鄙

皆猶責也王制言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即送祀命之謂王昭

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祀號神示人鬼所當祭及牲幣祭

之祀而弗祀則在所罰祀號神示人鬼所當祭及牲幣祭

而太祝率而行之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禱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

雨學風旱彌散兵遠罪疾

將事謂行祀事望嘉慶曰侯鄒山災曰禱禱者先事而求祠

者後時而報順猶迎也福祥至而豐年臻時雨行而風旱息

或安彌而罪疾遠則可以康樂壽考永享太平矣蓋所謂神

和而降之福者如此

增 王昭禹曰言小祭祀將事而繼之以候禱禱祠之祝號

則小祭所奉祀者亦祝號而已故并候禱禱祠言之。賈氏

曰祈福祥順豐年逆時而三者皆是候學風旱彌散兵遠罪

疾三者即是樣。黃文叔曰所謂祈禱逆事強遠與太祝大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王昭禹曰祝者陳信於鬼神而無愧辭者也於是六者豈尚虛拘之文哉

大祭祀逆盤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階贊徹贊奠凡事佐太祝大喪贊泚設蒸置銘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樂祈禱祝有冠戎之事則保却祀於社

真莫爵也祭禮先奠後徹此先言徹者舉其重者先之也王傳曰徹先奠誤文也當太祝不言逆盤盛與沃尸盥此不言以太祝為祭令徹為據太祝不言逆盤盛與沃尸盥此不言逆牲及有互文也王昭禹曰五官奉牲而六官之人奉盤則盛。易曰太祝相尸禮小祝焚香也據喪大記君蒸四種祝沃尸盥沃盥小手相禮也

八簋設於壇中蓋亦以為地下之養康成以為為惡此理者報笑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書其名號於旌曰某氏之柩以為旌識若天子則亦當如記所云天王某甫也蓋猶送也道齋之真謂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孟若生時飲饌之禮五祀之處非一故分遣有司以祭不以告故止五祀蓋告以王將去此宮中而祈神之陰佑也蒙如蒙教蒙兵器之屬祈如祭通塗所過山川之類鄭則中曰後社靈鼓以除不祥祈軍有功謂之蒙祈之祝掌蒙保却謂保守却此諸神位恐為蘇所掠祀于社者莫后土之神據除兵禍也代曰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前祭以並柩于臨祭於豆間小祝贊尸授之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祀小軍旅掌事焉

掌事尚任其事也謂號祝之事按先王事神如事人人必得介紹以傳命而後賓主之情鬼神亦然故先王止大小祝之官使之詳其名號潔其牲幣恭其拜跪善其祠祝以順道鬼神之欲惡則神無所怨恫而幽明之際渙然融洽足以召福祥臻和氣而永旱蟲螟札瘥天昏之禍俱於是免矣後世人多昏德闇於幽明人鬼之理奉常之官鮮寅清之德牲幣薦享其文而已欲求天神之降格而貽福其得乎

祭祝號王帛則與巫前掌賂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為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飲餽棺焉

初倡率引棺也防謂執披防傾欹也易曰初執蠱居道前披君旁以防辟故棺也今秋令除葢空樹也檀弓天子之通之傾側也葢塗用木葢棺象柳之形而曰朝謂將葬而以面塗之也至葬時命後人開之所謂辟也

柩朝於祖考之廟象孝子生時出必告行之意記稱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得經義矣進柩通奠朝廟奠也既朝而設奠若上食之意王介甫曰朝則既奠而祖於庭亦象生時祖道而出行也載以車載棺也王介甫曰既御柩出從祝代與更也。一說出宮乃代脫載下棺也除歸去棺容髮之飾者至於外則期是師代之

布三尺。中當禮曰。以。莊茅屬尸祭。祭後而以之為藉。館則所以承。菹者考士禮則當以筮也。鄭注共主以臣共菹以筮也。則還。守。菹謂守祭祀所埋之牲玉降者下神之禮凡死者菹升於天故巫主以其禮降神而下之。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美春招珥以除疾病王手則與祝前。

望祀望而祀也凡四方上下之神不繫於一處故咸通望而祀之。王昭禹曰巫所以佐祝凡祝衍鄭氏讀為延謂神之進即望衍而進之。王氏傳曰謂祀神之時男授號謂傳神之號望而留其神使之而速進衍若童子之九歌授號謂傳神之號若今所稱某府神若者王昭禹曰授號授祭者以祭號太祝所辨六號是也。

而又束茅以鹿而廣招之名其神之來格也。鄭則中曰神來一方故曰旁招茅之物柔順潔白惟潔白無方其招亦非可以見誠敬之心惟柔順可以致懷柔之禮。堂贈謂後於堂復以禮送不祥無方者東西南北惟其所往無筭者道里無數遠並善也。冬者歲之窮萬物將更始故行此禮以見除舊布新之意。鄭則中曰冬則贈送不祥與季冬贈惡夢之贈同以贈招珥亦祭禮之名春時陽氣方生宜善祥之應故王后女祝主招梗以除疾病此則男巫招珥以除疾病蓋畏者以祈神之佑者人道當然也。鄭康成曰招招福也珥珥為救救鄭則中曰冬則日星宿歲終故行堂贈之禮春則歲事之方新福福所由始行招珥之事。

女巫掌歲時祓除糞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手則與祝前凡邦

之大災則歌哭而請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曰一月有三巳祓之事。王昭禹曰求神以去凶禍謂之祓若社之祭浴謂今類除舊以故新謂之祓若以廣病之類是也。鄭則中曰每歲宮人皆以香草薰浴使之芳潔而不染惡厲以時祓除糞浴其宮中之事乎。李嘉會曰既曰歲時非止上巳。賤乾也早也。賤而雪使女巫舞之崇陰也大歲如瘟疫之屬歌哭而請者歌以求神悅而復奠以桑音慈思感神靈也。丘氏曰雪之為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為壇以祈雨者當孟夏之月萬物昌茂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故三代盛時當龍見之月為大雩之祭備盛樂集群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至於曉畢之甚則或舞而辨踊或歌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上達於天庶其或有所霽憫而降雨澤以蘇民困也。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往往假異端之術令方士用符咒指斥惡罵甚至殺害物命耗斂民財竟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制之可乎。

何氏曰或謂先王之世王道明邪說息安有巫史祝祖之事而周公設之若是其死者蓋古之巫史非後世之巫史也史乃冊祝見於書史巫紛若見於易國語稱民之精爽不貳而又能齊肅中正者則神降之是豈若後世淫巫左道禳禬告斗治符水厭勝之術哉況於大旱則用之大災則用之歲時

被除則用之又非若後世神憲冠裳相誦祭無所不至者也
或者以後歷史之繁而疑周公之建官亦過矣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
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政焉不信者刑之

法則八法八則也與法則三者家宰所掌以治邦國官府都
鄙而政本奸欺之繁恐太宰亦有所不及防太史復為鈎考
之則奸欺之繁絕矣漢郡國上計先上太史公本此唐三省
之制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尚書受成頒之有司其意亦猶
此也辨法謂以法爭訟而求正者不信謂有所欺冒而其辭
不實也以其懷奸罔上欺刑之王氏傳曰與法一定永為道
守其政法不信者與守法者

爭是非則政正於太史而
刑其不信者以正焉

增 王昭禹曰建者作而立之也太宰所建者法之所自出

太史所建者書之所自成史以掌官書為事所謂建特作而
立其書。王氏傳曰經世大法家宰執而行之至其為書以
成一代制作太史執而藏之故太宰者通撰所出太史者禮
法所宗也且太史非治事之官何以逆邦國都鄙之治蓋史
臣提事實錄漢郡國上計亦先送太史公也

九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二字之
所登若約劑則辨法不信者刑之

約劑與約之貳辭又其末書也貳猶副也藏其約劑之書以

為六官之副若有抵冒而為不信者則啓其故所藏之書以
証之也辨開也開法而刑其不信者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
君門終月

中氣匝為歲朔氣匝為年既曰即氣一名朔氣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
閏漢太史令九歲將終主泰新年曆即此正歲年之意太史
蓋兼掌歲和曆算之職也歲年既正則序其一歲所當為之
事頒于官府都鄙使以次奉而行之則無失時復時之失矣
告朔註見論語天子頒朔于天下而天下諸侯奉行之不敢
有異蓋春秋大一統之義也門路寢門也王者奉若天道故

月令青陽明堂臨章玄堂天子必隨斗柄所建而分居之閏
者天數之奇零斗柄指而辰之間故天子亦不敢居其正處
而特居于門蓋法天之義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礼書而協事祭
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誅之

執事太卜之屬太卜主卜事協祭之前一日也協合也祭之

礼節其載于書故讀書以協事浸其事之所共一如書之所
載也王氏傳曰七日或曰戒三日齊曰宿群執事凡與恭位
常者凡貴職親疎長幼所當居之處執書以叙之則不至於
凌祿錯矣矣尊卑昭穆有常位存乎書冊故執書以次叙之辨事猶言問事不信太

時與太師同車入遷國抱法以前

單聲辨吉凶太史知天道二官同車則天時人事俱不爽矣

秋毫矣疏曰天出師則太史抱天時揆當時古文也與太師
鄭氏曰史官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替史焉知天道替即
太師也。王昭鼎曰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以聲而知天道
也太史抱天時以 法國之典籍舊章也遼國則先抱以行蓋
書而知天道也

猶漢蕭何入秦先取丞相府律令圖書之意蓋國家典禮不可一日而失也

王代傳曰若商之五遷周遷東都是也太史公國典法挹之先往恐有散亡且以爲立國

大喪執法以涖勅防違之日讀誅凡喪事考高小喪賜謚凡射事歸中舍筭執其禮事

法書之載喪禮者易代曰法者六引六經之法太史常侍王丘極以誨勸防遺謂祖於廟廷大莫將行時也人道終於此故累其行而讀之鄭康成曰太史累其行而讀之太師又帥瞽矇之而作謚替師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謚謚成於天道。賈氏曰曾子問云惟天子稱天以誅之後註引公羊制謚於南郊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制天子之謚稱天以誅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然則先于南郊制孟乃于遺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小喪謂卿大夫也子原之喪

世當改從鄭氏。賈氏曰：小史職卿大夫之喪，賜諡請葬。卿大夫將作諡其子，請于君，君親為之別，諡使太史特往賜之。至遭之日，小史為請之。

盛筭以待射時取之中則釋筭以識之也賈氏曰飾中飾治射皆設八筭於中內耦介得射太史取中之八筭執之持射中則更設于中持第二耦得射太史取中之八筭執之持射釋也太史釋之者雖當記法故以記其中之數也執其禮事凡射時之升降揖遜皆禮事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法以戒史以書叙昭穆之祖筮大表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太史凡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諡

志傳記也
即北王註志謂諸侯之國誌其土地風俗物產貢賦之書也
 莫當依政古為帝

帝繫世即替疎之所誦者父子相繼為世世所自出為繫
有註繫世之書重矣天子有帝繫諸侯有世本繫世不定
則親疎何由而別昭穆何由而叙同姓異姓庶姓何由而
辨乎商之祖以契周之祖以稷是可定其世繫之所從出
也太伯後為吳胡蒲後為陳是可定其世本之所自來也
後世繫世不明獨有氏族志存焉夫樂樂其所自生禮不
忘其本故使替疎誦而誦之則人知有生之可樂小史莫
而叙之則人知其本之不可忘先王習民於根本之教而
陶民於忠厚之風繫世之功大矣忌人所惡聞當避者曰說
先王死節名諱也史謂祭之百執事恐其泄事而錯謬故

程書以戒之蓋故書作几假之者謂明其位置行列及其品物多寡之數也案按大祭祀禮法史以書假物之類蓋小史讀祀其事相成。鄭則中曰祀者祭祀之與故禮法者祭祀之戒今既讀法則今其官八人以祀者故次禮法之蓋蓋以盛器假以敬之。黃文叔曰大史之屬文八人史書以書假物之類蓋故書作几假之者謂明其位置行列及其品物多寡之數也。鄭則中曰祀者祭祀之與故禮法者祭祀之戒今既讀法則今其官八人以祀者故次禮法之蓋蓋以盛器假以敬之。黃文叔曰大史之屬文八人史書以書假物之類蓋故書作几假之者謂明其位置行列及其品物多寡之數也。

之攝者按魏制九王公以下庶造攝今博士議定蓋取斯凡直道無作好惡意鄭康成曰小史讀法以太史為攝為鄭事師大夫之喪也賜謚是太史之事非小史也。小史於太史賜謚之時須謀列生時行述而讀之故云以太史賜謚為鄭增。鄭則中曰或謂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司果謂邦國之志乃春秋所謂周志國語鄭書之屬康成謂四

方之志若魯之春秋晉之乘邦國典四方初無以美分二官之所掌二鄭亦分為二說何耶曰不然四方之志乃周志鄭志之類若夫邦國之志非雜記邦國之事乃志諸侯所出之世繫典其廟祀昭穆之志如魯出於周公鄭出于桓公晉出於叔虞世繫昭穆連傳序履多昭穆久而或亂王朝亦有志以記之小史掌其志莫其本禁之所出典世教之達近又辨其昭穆若其有事則詔告之王朝之志辨使無犯焉所謂邦國之志如此說者疑所真之禁世所辨之志穆非侯國之事殊不知王之禁世典昭穆非小史之所能掌以經考之小宗伯辨廟祀之昭穆又掌三枝之別以辨親疎則王朝屬籍所付

不難矣後世立宋正一司以掌玉牒此豈小史事乎云掌邦國之志又云詔王忌諱王並庸不知有事之時始以詔王此何理哉

馮相代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歲謂歲星所在每歲移一舍凡歷十二舍為一紀即今曆言大歲在庚者也月謂斗柄所建每月移一辰凡歷十二月為一歲即今曆言月建也辰者每月日月所會之次如星紀玄枵之名也現曰十有二辰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中曰謂所舍之火在天為火在地為辰十日者天干之數即今曆所言日某甲也二十八星角亢氐房之屬叙

事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方度之一其日月星辰運行進退盈縮俱有自然之次第也會猶合也天行本有定位在人辨而合之推算日月星辰之行俱不違其度則天位合矣即曰辨其敘事春東作夏而訖秋西成冬物易事有先後之序也。會天位者星為以正仲春星火以正仲夏星虛以正仲秋星斗以正致日致月立來而候其景也冬至日在牽牛景長北有二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觀其景合則知其氣至春分日在奎而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在角而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亦以其景知之之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四時之敘正矣由是推其節氣之早晚而時事之與作可知也
陸農師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奎夏至日在東井而北

保

保

以

其

۷۲

以

增 王來歲氏曰歲星逆行於每月日月所會於天之十二
次自丑而子自子而戌交者也。大歲則順行於每月斗柄所
建在地之十二辰自子而丑自丑而寅卯者也。賈氏曰太
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與太歲雖右行左行不
同要行度不異。史記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東出東方
在卯歲星二月東出東方詳見天官書註
鄭剛中曰歲星之行十二歲而周天色欲明光潤澤亦而角
其國則昌赤黃而沉其野大穰故其占色相色相變異則天
下之妖祥可得而知。王昭禹曰占其所見之相有逆順盈
縮伏見進退之不同而妖祥著于天下矣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候象

雲分五色故曰五雲古者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白為
喪赤為兵旱黑為水黃為豐年故傳稱九分至則教必書雲
物為倫故也即此辨吉凶之謂也
增 鄭康成曰降下也知水旱所下降之國。李嘉會曰氣
為後形為象。王昭禹曰蓋下其說於國使民知之為政謂
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惠未生而使之先王所以仁民也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季別之妖祥

十二風生于十二月之天氣與十二方之地氣蓋子曰太平
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矣此可以觀天地之和矣風
經曰風者天地之氣也得慈氣則暴得喜氣則和得金氣則

涼得木氣則和溫得火氣則炎得水氣則冽其或有暴不殺
屋揚砂之異則天命以幸雖別災之災可知矣

增 王昭禹曰十有二風風之生于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天
地六氣合以生風良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其為清明風離為
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闕闕風謂此也四維之風兼于其月故
良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吳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
風坤為涼風而立秋亦涼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
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曰十二氣也風生于天地之和氣以
風察天地之和則無事矣不和則命季別之妖祥以告人
而使知所備焉季別在人而妖祥先見于風則人與天地相
流通萬物一氣故也

凡此五物者以部救政訪序事

五物總承上文而言救政救災之政序事所當次第舉行之
事也部救政于王則人君知修省之道訪序事于下則人臣
得放忠于上矣據世因災異以求直言近之。葉氏曰星見
大辰擇慎知衆之將失此以星土觀妖祥也歲紀玄枵祥電
知楚子之將死此以歲相觀妖祥也梓慎望氣而知宋鄭之
多喪此以雲氣辨妖祥矣師曠觀風而知楚師之無功則以
風而辨妖祥矣觀楚昭王不葬赤烏之異而楚國復寧宋景
公有居人之言而災患退舍則人事之為補救也豈少哉

內史掌王之八枋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人君取天下莫大乎八柄入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者欲使斟酌調劑解于盡善也太宰之職重所執者其權實王以行之內史之職親所論者其理而匡正補救之功大矣。魏莊渠曰格王正厥事冢宰八臣之任也獻可替否內史近臣之任也得難意矣

增 鄭剛中曰太宰權之所在內史言之所在用其權可以取群臣案其言可以詔王治詔王雖同推典言不併矣。劉道原曰聖人獨執以治天下者八柄也太宰掌八柄以詔王

取群臣者不敢擅其輕重也內史掌其法以詔王治者又以察其中否也以法令政之有失其中則弗言其命也期協于中然後方罔行焉內外相維以制其失雖貴為天子富有八柄亦不得作奸作惡以遂其私而況其下者乎

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文政治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國法即太宰之六典八法八則也國令即九貢九賦九式執與法則之貳以攷天下之政事而贊否無所消執貢賦式之貳以逆國家之會計而計用無所耗矣序事謂以次序而受

其事如訪諸人有所詰訪于外而欲納之于王也李嘉會曰

事而訪問由已見而論奏與臣民獲達之有常者不同然曰掌敘事之法者蓋所納訪者非一事但其序不可使紊亂而難耳人君以明目達聰為貴內史受天下之納訪以詔王而王且明見萬里矣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策命謂以簡策書王命而以爵秩命之若傳稱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也事書凡四方諸侯及其臣民奏事之書內史讀之鄭氏以為若今尚書入省事因而為王決擇其可否則可以盡其忠告之益矣制祿大則分土授田小則稍食皆是賞賜大則司勳賞地小則王之好賜予皆是贊為

之者蓋為酌其厚薄多寡之差也鄭氏曰贊為以方出之謂以方版書而出之于一時之意喜出以方見其公義然授子命猶後學士知制誥所謂絲綸之職也必存其詞者所以倫簡稽防偽冒也項氏曰凡有王命既書以出。按古之內史即後世講讀侍從之官與天子最親近所以倫顧問資謀畫

者故政事財用皆得攷稽生殺廢置皆得參與而且章奏可閱王言可伐則其奏贊惟惟禪益良多矣後之設官未嘗不與古同然但以司翰墨文章之事而他務皆不及焉則其格心之化幾何哉唐白中葉以授學士之權垂于宰相如陸宣公之在奉天朱泚迫李絳在元和之初皆預軍國機密大計用

人行政惟所獻替蓋得周官內史贊王之意夫天子以大權
異眾宰于外而其變化合宜之法則內史與內史商之而外相
制之通應然也明制廢宰相以學士入閣辦事與周官設內
史之意同迨後內閣並疎而掌內閣之手者反出于東莞之
卷人笑而能不至于亂乎

外史掌書外个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
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外个卿代以爲王个下于畿外者四方之志蓋若晉梁魯秦
秋之屬即注四方之志即即國之記九丘之篇是也。孔安
氣所宜皆序此書三皇五帝之書疑即在氏所謂三墳五典
其此之類歟

者以其制作行事足爲天下大法故責之贊文教曰漢御史
也書名即字名也達書名者欲个天下審同文也王九傳曰
之法也贊帝正名百物遂以制序故謂序爲名台是而後帝
王代作皆有制人無所適從或遠方之國及四夷亦不文
序莫相統一外史達書名于四方使書同文也。即則中曰
大行人九歲輪書名處其不一又使行人達書之
以書使于四方若漢賜侯王以璽書也制書教書。五福焉
曰外史書其个掌外个也个猶个制教也使者。按外史
未語合以使于諸侯外史書其指个以教之。按外史
掌志掌書與後世弘文館秘書監按某國者相類但古所藏
書皆帝王之大經大法而後世所藏書僅爲子史詩歌之類
其所尚有不同耳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最年九治者更法令屬

掌贊書九教從政者

治个治事之个名个部寺性來移文及張掛榜文曉諭之類
受法个者若个官府赴任受教書之意創氏曰九曰治者皆
之即國都鄙者也御史則以治个考其從違而糾之必
如其法所以贊眾等也。即則中曰出治个者王也推王命
而行之者眾等也掌書治个為最年之功者御史也所掌如
此故九即國都鄙嘉氏有所當治之事皆于此受法个為最
本于此也九教從政者未詳鄭氏謂上自公卿下至胥徒九
教或謂九從事于政治也御史主贊勸其書以御史習于法
全故也或謂凡從政者皆計數之因以知其賢否而行糾舉
之法也

增 王昭禹曰九則如師掌官成以治九之九則教則如旅

掌官常以治教之教同謂以九以教而從政者御史掌學而
考教之。李嘉會曰曰九曰教則師旅之從政者御史皆以
史而贊書之則國之法个治个斯無邪徑而雜出者矣
王氏曰御史典由史職皆近王故戰國獻書者多言大玉御
史繩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李于說亦云御史在前執法
在後則其近王可知而後世御史大夫侍御史監察御史之
名推與于此矣

中車掌公車之政个辨其用典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
公猶官也用謂下祀賓封同姓之屬旗物亦見下文有車必
有旗等叙之者以其貴賤吉凶之等叙之也出入謂冬官工

人入之中車出而共用之即注當用則出而共之已用則入而藏之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陽樊盤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祝以礼

路路同玉路以玉飾路也錫而面雷盧刻金為之詩所謂纓

錫者也賈氏曰肩上有錫如雷盧虛肆

鞅也所以為馬也。說曰以鞅為馬。以五采眉飾之就也

陳氏曰五采一匹為一就太常旗畫日月者就則屬焉鄭則

二曰金路鈎樊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也封

金路以金飾路也鈎要領之鈎亦以金為之無錫有鈎殺其

飾也說曰詩鈎用錫建古庸明鈎在肩前故知為要領

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象路以象為飾朱朱樊也詩所謂朱旗纓纓者象路無鈎以

四曰革路龍纓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我以封四衛

革路無飾纓之以革而漆之說曰上三路皆以革纓但象路

用革纓無他物飾龍通雜色也說曰龍為馬之轡飾而則

在面革路不以朱以雜色飾勒也條讀為條條纓者其纓以

方諸侯守衛者蓋要服以內也

五曰木路前青樊鵠解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木路不鞅以革但漆之而已劉氏曰五路美非木而成之者

而已示其前霸通淺黑色也木路無龍勒但以淺黑色飾常

為鞅也鵠故書或為結蓋圓結之義而無就也

不說曰木路以封

氏以為黑色之旗夏后氏所蓄國九州之外蠻夷鎮藩之國

也此王之五路其等威之異制如此

增 李嘉會曰玉路一曰大路金路一曰先路象路次金路

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微于諸路之微故曰

微路凡車上之材皆飾其末革路無他飾故正名曰革木路

則木上無革故正名曰木。陳君舉曰却特牲大路紫纓一

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又升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象此言

商制也所謂大路即素車而周官所謂木路也商以大路為

尊次路為下其紫纓自一推至于五則為礼之鼓蓋尊其朴

貴其質而已周以玉路為先木路為後其紫纓十二損而至

于五則為礼之鼓蓋尊其飾貴其文而已。李嘉會曰異姓

封爵有公侯之貴亦不可不以金路。大常之旗非獨祀則

祭服五色夏葛冬絮制以五采而夏葛亦
畫以五采而不畫先日鄭云畫讀為主祭之祭墨車則
不畫笑棧車不革鞅而漆之者棧車素之而不漆項氏我
車惟質役車方箱取其足載任器以共役而已此孤卿大夫
而無帑士庶人之五采以貴職而為其制如此精製曰良粗制曰散
不在等謂不係尊卑爵秩之等級其用無常者人皆可以服
乘也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于職帶大喪歸
遣車遂廢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鳴啓闕陳車小喪
共應路與其飾歲時共續其共幣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鸛人
出入會之者巾車所出之數當車冬官所入之數且復計其

完敗多寡也疏曰出謂出給官用賜人之車既會則盡除其
數以其非復有司之所與序也王代曰命車賜人出齋資財
也凡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五也一說毀敗關折
玉等于職帶遣車遣贈之車持旌而祭曰遣真既祭乃包旌
以備他用遣車遣贈之車持旌而祭曰遣真既祭乃包旌
以備他用鄭氏曰遣車一日當車
休載之以車隨柩而行謂之遣車鄭氏曰遣車一日當車
休載之以車隨柩而行謂之遣車疏曰遣車言節送以金象
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粗小為之耳三遣車一日當車者按
象人云及葬言駕車象人自右遣車謂駕車以遣車亦有寓
於故廠之陳之也蓋車蓋也從車隨柩車也旌銘旌也蓋持
旌蓋以表王之所在無蓋故執而隨之象生存也闕墓門也
陳車陳載車以為營衛也疏曰鄭如車是載車者以其遣車
東西面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載車可知一說陳車在道
車即上遣車三六陣曰遣車用以從葬吉故將葬則廠之于

宮行之于道及葬則鳴鸛人開柩路載柩車也飾官飾也疏
墓門而陳之。象按此說亦通柩路載柩車也飾官飾也
更故書作受受續謂受工人續新之車則以故車之轡壞
者還之使選其材以供他用也鸛人主才旦以叫百官者巾
車鳴鈴以應之欲使與祭之臣夙興以供其職也王代傳曰
以王將啟行之意亦所以警王無得晏安也
與路堂王及后之五路詳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
路贊駕月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于四方以啓
從

用說二字係美文因下文有駕說之說設書耳鄭剛中曰辨
金玉者不可以象木當用
以祀賓者不可用以朝以田贊謂贊僕與趣馬也說息車也

傳稱鸛鳴而駕日中而說是也大喪與賓客亦出路陳之蓋
以為儀衛若成王歿而陳大路于賓階漢朝工計律而陳屬
車于庭是也王昭禹曰
亦贊駕說路從王行蓋以為儀觀之盛而亦不
失戒備耳

車僕掌戎路之萃傳
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
凡師共萃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葬廠萃車大射共三之
萃萃作通猶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以即戎故曰戎路。李嘉
會曰戎路多以倉
卒欲倫殿折也廣車其形闊廣載糗糧之車也鄭氏曰廣
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左氏所謂潘黨帥游車四十乘者即
闕車也陳從游軍所乘萃斬通猶屏也謂對敵自隱蔽

之車孫子八陳有軍車之乘輕車用以馳敵致師漢所謂輕
車將軍者也即注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五軍旅會同
皆必有副者所以防傾壞喪厥車象王生時之有武衛也
之獲者所藏共三之者蓋王太尉三侯每侯一之以蔽持旌
告獲者其物為車工所造故今車僕共之王氏曰九營陳之
之亦草蔽之事故以其類兼掌之
增 王昭禹曰九師共軍車則師之所用者其車皆以革鞣
之。黃文叔曰車僕掌革車共革車者與路之職革則車僕
共之五戎制度雖異皆革車也。王氏傳曰會同用金路猶
以革路從故曰亦如之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折通
帛為禮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旐全則為旌折
羽為旌

各有屬者如下文王侯孤卿所建各有定屬而不容紊也交
龍一上升一下降也通帛純色之帛從周正色則大赤也雜
帛以帛素飾其側也熊虎取其威猛鳥隼取其警疾龜蛇取
其杆衛而不犯雖全羽折羽皆五采繫之于旗干之上也
反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折羽卿建龍大
夫建建物師建旗州建旗縣建旐通車載旌游車載旌
皆蓋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大閱司馬大閱軍實以留戰陳也建樹也日月照臨故天子
建之龍與雲兩故諸侯建之即注諸侯畫文龍一象孤卿有
純德故建通帛之旗大夫士有文章故建雜帛之物師却即
都部也以其為民衆所聚故曰師却建熊虎之旗象雜帛為
王杆衛也王閭通州長閭胥者在卿之官建鳥隼之旗以象
州人迅疾之意縣正部師皆在遂之官建龜蛇之旗以象野
人遷重之意東漢鄭注州里縣部師遂之官五約言之。李
行衛牙王之義。王氏曰舊說九有軍旅則畫師部師遂
兵將皆統衆也。王氏曰舊說九有軍旅則畫師部師遂
車營壘屯結之車有行列以自守者遊車往來巡視之車如
後世所謂遊騎者也道車屯聚故羽全遊車分散故羽折

此通車游車之說未見所本。舊解通車象路也游車木路
也于首全明析明象文德也。賈氏曰此九旗從為大閱而
言其道車游車非為軍事也。鄭則中曰大閱之時王乘戎
路而建大常象路木路從高宮是之時王路全路不出于此
但言道車以此九者辨尊卑明上下別隊伍整行而軍容之
不肅者察其畫其象畫其可表象者以為識別也官府象事
如今書程部工部之類州里象名如今書某部某國之類家
各象號如今書某府某衙之類王代傳曰孤卿大夫師却
其相混官府即孤卿而下各書其六官所執事如大師太
州即卿大夫各書其地之名如云某州某里某縣某師某
部各書其主之號如云某公九伯三者皆有所識別則三軍
遠望而相識而無左右前後不相顧之患矣
增 鄭則中日軍旅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也春官之

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或頒之或輯之所以一軍旅之目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大常與旂至于權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卿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旅又載之旗則州里又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旒則縣都建之矣郊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耶余以為司常所頒冬之大閱也司馬所輯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蓋兵事多變應變不一則教之術不可以不多變使民于秋已知其一于冬又知其一秋冬所用冬不同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于上有徽識被亂憂患不知所從乎素文康曰司常主大閱而言司馬主治兵而言大閱大禮也孤卿大夫

大夫與卿遂采地之大夫咸在師都將都鄙之兵州里縣都將卿遂之兵此師都所以有旂州里所以有旗縣都所以有旒孤卿大夫士則從王所以建旒物也治兵常禮也孤卿大夫士未必盡出其所從王者百官也命卿之為軍吏者也采地卿遂之兵皆屬于命卿故雖師都不過載旒卿遂不過載物至于郊野載旒特以采邑大夫將采邑之兵不屬于命卿故也此其所載之旗所以不同故剛中又曰九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攷其寔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命為軍將所謂軍將非軍吏乎在朝為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之軍吏又司馬謂之師都故所王建者旗也旒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旒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如其孤卿豈不易知哉卿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

者不同名考其寔皆大夫士耳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卿則有州遂則有里曰卿遂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寔則卿遂也卿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為大夫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王建者物也旗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旗也或曰卿遂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夫士耳人習知其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郊野也縣都也二者不同名攷其寔皆公邑之吏而已卿遂餘地與大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名曰縣都夫公邑閒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都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六遂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

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者謂此地耳故所王建者旒也所迭載者亦旒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都不過皆公邑之吏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止夫周禮王畿之四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卿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群吏耳民于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旗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王介甫曰旒雖言載在車故也所謂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自旒以上言建不必在車觀祀于官皆就其旂而王是也

九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虞車之旗疏傳亦如之九軍事建旌旗及旌民置旗旂之制亦如之九射共獲旌威時共更旌

莊門推推高門見天常常舍以未為末所在今人不取葉也
常舍職曰為惟官致推門會同賓客在國外及方岳之下五
為惟官以惟止為則呈推為門以未王所莊之者常舍去
其推以高門廢車之推朝祖時致于遠車者王氏曰結推致
者司常也其物廢車之推致于遠車者王氏曰結推致
車及齊明器中所用並司常共之置推也弊仆也推旗以致
民民至仆之既仆而有致至者則推之也王氏曰軍旅則司
掌建之及大司馬建大常卿建獲推獲者所持以告中者更
大旗致民亦司常推之野之也獲推獲者所持以告中者更
莊更代之推更司也並司常共之置推也弊仆也推旗以致
不曰旗曰推推
旗一而巳矣

都宋人掌都祭祀之禮九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
有冠戎之事則保群神之禮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

國

都有五祀社稷山川及五聖賢在其地者皆當祭必致胙于
王者欲王攝享群神之福也正謂應示其法并禁督其道失
者以下胃上自禮儀未服始故宋人正之不言宮室車旗者
有文也保神壇恐為敵所掠祭必反命者欲王知神之已右
享也賈氏曰此言祭報賽而言
也凡祈禱曰禱至于得福曰

家宋人掌家祭祀之禮九祭祀致福於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
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眾宋人所職與都略同非大故而常祭亦必復命于王者重
神之祠故也衆按此祭亦指報祭而言○鄭康成曰以王命
祭之祠故也衆按此祭亦指報祭而言○鄭康成曰以王命

祭以神士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

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以禮國之凶荒氏之
札喪

三辰日月星也天神之類著美大于三者故特言之猶誅也
若謂鬼神亦所位坐蓋其尊卑大小位次陳列各有上下前
後左右四方向背之不同如日當位東月當位西炎帝位南
玄冥位北當位東華嚴位西之類是皆當國其位供其
祭時當依其次以為陳設也辨其名如辨師而師司民師標
之類如辨房為兩角為蒼龍之類也三辰謂日月星也
及祀物國語神降于室內文通所謂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
亦其物也凡名物亦以三辰之法內攝之若月令所載孟春
之月日在室室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之類也百物之精曰鬼若傳所稱鬼
句芒其祀戶祭先脾是矣治也百物之精曰鬼若傳所稱鬼

禮記集傳卷之十六 夏官
梁谿高愈紫起原稿
增 薛平仲曰春官掌禮所以為天下之仁禮不足而後政
及之所以正天下之義仁以起天下不忍不由禮之心義以
制天下不敢不由禮之心政典所以有法于夏 賈氏曰夏
整萬物天子立司馬安掌邦政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
師平邦國

周禮集傳卷之十六 夏官
梁谿高愈紫起原稿
增 薛平仲曰春官掌禮所以為天下之仁禮不足而後政
及之所以正天下之義仁以起天下不忍不由禮之心義以
制天下不敢不由禮之心政典所以有法于夏 賈氏曰夏
整萬物天子立司馬安掌邦政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統六
師平邦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
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正也以征伐而正天下之不正乃王政之大者故稱邦政
平謂戡定之也其官在漢為太尉宋為樞密使明沿唐制為
兵部尚書而所隸有五軍都督府以供征伐調遣之令也
增 東萊呂氏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
則邦政之掌于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者非政獨或政謂之
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于農然從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政
之所從出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
之大又不待論此我政所以獨謂之政統六師而謂之平邦
國王者用師之本旨特謂邦國之不平者設耳。劉道原氏
曰先之以治典次之以教典又次之以政典者一兵民于

教而安于禮樂也九州之諸侯四海之夷狄莫不稱乎治教而安于禮樂不曰佐王平邦國乎。鄭剛中曰太宰平邦國平之以通乎于順治之前司馬平邦國平之以政平于叛遠之後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興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吏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才軍司馬視大司徒之卿師師以四人主六卿則軍司馬亦以四人主六軍卿師以二人而共主三卿則軍司馬亦以二人而共主三軍矣與車也行軍行列也或疑與司馬主兵車

行司馬主步夏官胥徒視他官獨多者以軍興孔孟則使令繁也其下言每軍有徒百人疑即以此三百之徒共之

增 黃文叔曰司馬置屬與五官稍異小司馬而下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與司馬掌車行司馬掌卒軍司馬兼掌之軍司馬如天官宰夫地官卿師以軍名官其職可知

九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吏胥十人

天子六軍六卿六遂之民所出也大國三軍三卿三遂之民所出也軍將皆命卿不特再選也自師帥以下則平日之州長黨正皆可使為之矣立文莊曰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特選皆吾民將不改置皆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六卿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卿之民皆敵愾伐叛之士有事則驅之于行陳事已則歸之于田里父兄而子無招攷之煩而數不關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糧兵之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內足衛中國外足威四夷豈非制

軍之得其道歟。按兵制之善莫過於成周後此惟管仲內政寄軍令之法足繼之然亦由成周比閭族黨之法餘風猶在民間故管子得以修而整之無難耳

增 薛平仲曰周官序之例未嘗有序事之法惟司馬所載制軍之事為詳豈非兵者國之大事政典所用以平邦國者其規畫固當早正歟。軍將命卿其來而失政于日之戰乃召六卿常武之詩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望父整我六師皆以卿而帥軍也經謂軍將命卿說者以為天地四時六官之六卿今考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五官亦皆然特為治事條目云耳初非為軍將卿大夫掌

六卿之政教禁今序官則曰每卿卿一人則卿大夫亦謂之卿先王于六卿之中設為士卿亦于六卿之中設為六將無事之時總萬二千五百家為之長有事之際又總萬二千五百人為之將則六卿之卿也且以六卿言之自五家之比積而至千萬二千五百家之卿以六卿言之自五人之伍積而至于萬二千五百人之軍亦猶是耳五家比長以下士為之五人之伍其長亦下士則伍者即向之比長二十五家闕胥以中士為之二十五人之兩其司為亦中士則兩司為即向之閭胥百家之旅師以上士百人之卒其長亦上士百家之黨正為下大夫五百人之族師亦下大夫二千五百家之州

長為中大夫二千五百人之師師亦中大夫然則軍將之命卿即向之卿大夫明矣案按六卿若以六官之六卿分之主則司馬無權若司馬為之主而冢宰受命為地官之六卿皆受法于司徒而先儒以為冢宰六卿恐未必然前氏之說似

雜說曰周官之所謂將則命卿也所謂帥則皆大夫也所謂卒長司馬則皆士也蓋以書詩禮樂謀元帥無非偏者之事而六卿大夫士皆可以任將帥之事方其奉璋載義執士仗道皆卿大夫之才及其得被徑舟燕徒楫之其能潛難者皆將帥之職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北所以為將為帥為卒長伍長之居皆取于卿大夫士而足矣案按古之選將必以

言詩禮樂為先觀傳稱晉文公作三軍蘇元帥趙衰曰卿較可臣亞聞其語矣說禮樂而教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卿較將中軍城濮之役晉侯登有莘之風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故一戰而伯詩書禮樂之效也故伯主且然況王者之選將命帥材東實至清是河可與今之為公卿大夫者同類而共語之也

黃文叔曰凡刑軍謂有征行之事則制之或取于卿或取于遂或取于都鄙或徵兵于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多則增設孟津之會諸侯八百猶六師耳案按王乃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平居民籍足充其數非天子命伐有司為之法未嘗作軍也又曰古法自軍將以下爵秩與卿官同諸儒皆六卿之吏非也

○王氏傳曰大司馬所授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調遣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號名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以見矣豈有專以六卿為六軍之理苟此即為戶人人盡用歲歲無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遂並用而千里則若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況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曠然無人胡以居守一旦事變紛沓如天子巡守于方岳夷狄交侵姦寇竊發王城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選用將何以為備耶案按此說與前篇及諸解要師軍典比周族黨州卿之法同而六軍不必皆六卿之人其任而六軍之官不必皆六卿之吏始而終之以待恭考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勳功也司勳掌凡賞功之法不專主軍功而司馬主征伐軍

無賞不往則激勵之法尤以賞為重故特以司勳列夏官之

首明制給封司掌封爵襲底褒贈諸恭進階貤封之事蓋與

此司勳為類然以屬之吏部與周制不同矣

增 陳君舉曰六功散居一而司勳職政官何也軍政實不

踰時屬之他官則司存散隔文告回復而瘡底之志生況有

害功者乎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質平也軍政莫急于馬而馬有萬良價直不等故立為質平

之夏官本以馬名官故為質次司勳之下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量猶度也量人主度地廣狹管軍壘合葬城郭宮室市朝皆

在所掌而要以軍事為重故為質之下即以量人繼之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小子掌祭祀羔羊騂羊屬南方火故與羊人同屬於夏官又

小子掌蒙軍器及新牲狗陳皆夏官之事

增 薛平仲曰大司馬曰羣吏聽誓于陳前新牲以左右相

小子亦曰九卿曰新牲以左右相誓羣吏者司馬斬其牲者

則小子共其牲者則羊人是也小子羊人火

司燿下士二人徒六人

舉火曰燿又火神之名燿為物者莫燿乎火司燿掌行火之

政今于節宣陽氣有功為夏官屬火其義相配故司燿屬之

○司司勳至司燿共六官各有司存而不相親攝然司勳以

下三官夏官所重而司燿羊人協于大夏南方之火故周公

先列之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固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固者人所為若城池之屬險者天所設若山河之類先王不

恃險固以立國而永常不因險固以守國勇夫重閉而況

固乎故掌固司險為夏官之要職也

增 王東巖氏曰掌固司險不列于地官而屬于司馬不

純于職方特專于一職者蓋司馬統軍旅之重而要害之

地皆攻守之大計必有所守則連境無空虛之患

掌固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疆界也王畿都鄙四方諸侯皆有疆疆界者所以正封守

禁侵奪王政之大也先王知後世無道強梁相凌必自棄

其疆界始故特設官掌之至春秋時大國棄地款所則疆

域大原掌疆之說已為虛名矣故至今而其官遂闕

增 賈氏曰守疆界亦禁戒之事故在此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候視候也候人主視候四方之情即後世所謂斥候者以其視候非一方故其徒至百有二十人鄭氏誤以為候迎賓客則固有秋官掌訝環人在于夏官之主兵政者無與矣增王東萊曰掌訝候之候使役持多古人于邊備嚴矣

賈氏曰亦是武事故在此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環周察也周巡微察四方之事若環相尋而不窮故稱環人其職與候人相候類但候人各守其方有常所環人環四方

之故無常所耳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持也壺盛水器以為漏先王于一晝一夜之間分十二時又以為漏箭率十二時而為百刻以定晝夜長短而立挈壺氏職焉先王設是官非專為軍旅而軍事之縣壺夜戒為重故為司馬為官。自掌國至環人共五官皆主封疆防禦巡徼之事禦奸宄而察非常宜在所先矣挈壺氏縣壺夜戒令舍全體亦軍務所重故附焉按明欽天監有挈壺正一人蓋猶用此名但周官以縣壺警夜為重故屬之司馬而後世以定夜刻分晝為重故屬之欽天監耳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射人主治射儀以詔王而爵下大夫亦侍從之官也但軍事以射為重故射人屬于司馬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舊註服不氏之獸者象王者伐叛秦服之義故在此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以絲罟鳥曰羅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畜飲而養之也掌畜主養鳥高者雁鶩之屬明上林苑有蓄育署典署署丞各一人主蓄育鶩鶩而課孽卵高與此掌畜相類。自服不氏至掌畜凡四官或養獸或養鳥或射羅高其職相類而服不射高二官皆有取于射者故次于射人之下王氏傳則以為天文南方為朱高故掌畜屬之夏官也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士掌群臣之版有德則詔有爵有功則詔祿又閱三歲可以考其任之賢否而進退其祿爵其職第今吏部文選司主官吏是余升遷改調之事者而其正朝儀之位則又與今鴻

歷代之職相近然司士九卿大夫之籍皆掌而將以司士名
官者九以道藝仕于國不以資貳總謂之士始附于版者士
也故曰司士。按王制大樂正論述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
升諸司馬曰述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則古之與賢能者司徒主大計者
冢宰而據選賢論士之權者司馬也故將以司士職之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諸當依禮經作虎鄭司農曰燕義曰古者天子之官以其主
教治公卿大夫之庶子故其官即攝庶子其屬之夏官者以
其授車甲令卒伍固與戎事相表裏也

增 王制焉曰掌國子之倅而名官謂之諸子蓋公卿大夫
士之子自其衆而古之。陳君舉曰諸子隸于司馬何也古
者大夫士國子皆從金華之事而不任于司馬然非其官之
長素衆命爲一旦用之將有不如今者捨之則不能以正衆
選用法亦難乎爲工失序之屬以傳軍政用之則其官自爲
帥其徒自爲伍所以整衆亦所以全恩也

司右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右車右也九勇力之士在車右以主擊刺者曰車右此係軍
政所急宜皆選儲以待用故立司右統之。按戎右齊右係
中下大夫而司右爲上士者蓋司右所掌但國中勇力之士

能能用五兵而爲擊車之右者耳若戎右齊右皆于群右之
中選其德力之尤者而又積日累勞功績顯著始居其官則
其爵已尊迨超乎群右之上而非復司右之屬矣故其官另
立而不次于其下。以上司士諸子司右共三職一掌群臣
之版一掌國子之倅一掌群右之政其職相類而各不相統
也。按司右統勇士之士亦係王扞衛之職故與虎賁氏相
次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
虎士八百人

肅通以其雄猛若虎之奔故號虎賁氏其官係天子宿衛之

職若漢之衛尉唐之驍騎大將軍宋之左右統衛將軍明之
錦衣衛都指揮也周家六軍之外禁衛重者惟有此職不曰
徒而曰虎士則非徒壯武赴拒之選可知矣而漢季衛尉之
職往往以中官任之唐季神策之禁軍亦多命中人典領王之
爪牙統于腐身薰子之手遂以驟成何進之亂甘露之變矣
增 陳及之曰虎賁八百人蓋天子親兵六軍之外禁衛惟
此而已王不出則虎士不出及其獎也以此從軍旅賜諸侯
非舊制矣。胡康侯曰自古盛王雖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
宿衛周公指虎賁典常伯同戒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
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與命齊侯呂級以虎賁百人逆

于而門呂汲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與親軍猶今殿前步軍
都帥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處
深遠矣。鄭卿氏曰宮正宿衛之士統于太宰而虎賁之
虎士八百人亦王之親兵而屬于司馬此司馬亦聽于太宰
耳必兼之司馬者內外雖不可以不相親而彼此之勢則不
可以不相待是故兵衛掌于宮正而王之親兵與四夷之兵
掌于虎賁以司隸漢以南北軍相制國朝以王城司殿司相
維持太抵皆周人之遺意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旅猶次也以其取次虎賁曰旅賁氏東按此解杜撰

增 鄭剛中曰旅如旅力方剛之旅旅有力之意人之背旅
謂之脊以其有力故也有虎賁氏八百人矣又有旅賁氏十
六人何耶八百人分為卒伍而趨于王之前後則既衛其前
又衛其後也旅賁氏之十六人則夾王車而趨或防其左或
防其右此其所以異。王氏傳曰蓋即虎賁氏之絕有力者
擇其賢故命之爵中士二人領之史以掌其出入之數徒以
給其使令之役也

鄭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鄭猶飾也以祭祀朝覲被王袞冕以表威儀之盛故曰鄭服
氏黃文叔曰名之曰鄭以著別也。鄭剛中曰王之袞冕非
臣下所可服然有時而非之以行祀故耳行祀則服事已

則止其服也國有節其次于此者以其執干從尸與旅賁執
戈從王類也賈氏曰二人執戈送迎尸從事亦是武事故在此也

別解 王氏傳曰舊說于經文袞冕六人袞冕二人司絕達
謂六人袞冕為服王之服二人袞冕為從尸服袞冕王之盛
服乃衣之以雖大常袞冕至尊雖祀先王猶不得服乃衣之
以執戈省何其褻褻之甚至此即大所謂節者掌其服而有
品節之云耳春官司服掌王吉凶之服詳而又設此官者蓋
春官主禮掌其制度與夫收藏供奉夏官司與服法駕且主
侍御于王故復有鄭服氏一職專掌為王服之凡其厚薄之
宜加減之節與夫應用之服應服之時皆在于此官無所史

之屬者不掌其藏也

方相氏狂夫四人

方放通相貌也言放肆形貌今可畏怖也或以為能于四方
上下相察幽神故曰方相狂夫不自檢飾者以謹厚之士不
恤為故令狂夫為之其職主逐疫而屬夏官者陽謀殘賊陰
驅疫厲其道一也賈氏曰執戈揚旂自旅賁至方相皆當為
虎賁氏之屬亦武事故在此

增 鄭剛中曰三時皆有儺見于月令夏則無之而方相氏
乃為夏官之屬何耶蓋方相氏以狂夫為之康成謂方相猶
放想可畏怖之貌義無所攷殆倡狂之意也陽勝則為狂陰

是則為廢狂夫陽之太過者也。是則陽盛而大主陽盛而太
過則為狂矣。使之乘陰。惡之克亦厥疎之術。

太僕下大夫二人。小臣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
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僕侍御于尊者之名。太僕主正服。佐傳王。大命可以止。承
輔王者。務王命。伯同為太僕。而絕絕料。謀格其非。心望之。蓋
僕于君德之重如此。小臣祭僕御僕。皆其屬。皆太僕所得自
辟除。同命所謂慎簡。乃徐者如此。其官則唐虞之制。言漢之
之公事。今唐之門下省。宋之樞密院。而明之通政使也。
其以屬之。夏官者。軍政機密。尤宜速達于王。故也。後世以太

僕之官。與牧馬之政。列名存而實非矣。薛平仲曰。上而正
之間。下而通人情。于勢分難通之際。太僕以之事其德。庶勿
以之任其長。上下交孚。內外無壅。天下之政。此其本也。陳
名。亦曰。屬之司馬。不惟官中。却看肅穆。亦以
通達令也。不然。則有延留。怠于傳命之患。

增 賈氏曰。四官別職。司官故共府史胥徒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隸僕亦太僕之屬。僕以隸稱者。以主王寢掃除其事。聚也。此
與天官官人主掃除其類。各異說見後。

升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升冠名也。升下于冕。然可常服。自天子而下。皆用之。故冕雖
尊而獨以升稱。其隸夏官者。以升冕有文明之象也。鄭則中

升冕。豈在禮。序今乃列之。夏官隸太僕。畢僕。升師下士。司甲
之從。在司戎。有司乃大之。前非其類。其失矣。又
下大夫。然不以彼先。此重元首。而尊天子也。而其隸王等。故
尊上下之辭。莫嚴焉。後世天子之冠。但以卷人主之取其足
以供服用而已。其于周官。辨名正分之意。蔑如矣。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甲。禮也。象物。郭甲以自禦也。我必先自衛。始可以攻人。故凡
兵器之官。以司甲為首。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戎有下士十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戎。句戰也。黃文叔曰。司兵掌五兵。五者。戈者。用稍多。故別設

官。其掌司兵之吏屬。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十人。

弓矢。能殺人于百步之外。隸兵者。之尤利者。而辱甲之價實

貴。故其官皆以下大夫為之。

王代傳曰。天之靈。生萬有不齊。有人類。必有猛獸。有中國。必
有夷狄。有言人。必有凶人。彼方奮其牙爪。糾傑以吞噬。攫奪
而吾無物以勝之。苦類不及為。孟耶先王。不忍斯人之殄于
不善。而假西方之金。制為兵器。以驅猛獸。兼夷狄。伐無道。誅
不義。戡不有。濟此。司甲司兵。以下六官。不容已于設矣。○我
陳所資。惟馬及兵而已。戰之用。在焉。故有馬質。牧人牧師。諸

戰戰之利在兵故有司甲司兵司弓矢之職二者皆大司馬所應典顧而下可以他屬者也

膳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繕修治也掌王所用弓弩矢箠當繕修完好故名曰膳人而其詔王射而贊工弓矢則亦係王同起居之近臣矣後世內監有兵仗局掌御用弓矢兵器即此膳人官也然皆以卷人司之則為寵遇內臣之過而與周官之主以上士者不同矣

橐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箭幹謂之橐以其官主弓弩矢箠之良惡故即以橐人名之○中兵弓矢供軍需之重器故設司甲主橐人六官而其官

之尊者或至于下大夫其慎重如此與後世以武庫兵器賜

弄臣者殊矣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戎右主為兵車之右以繫刺者致果克敵供在此官故其爵

視齊右高一等易氏曰戎車革路也王于軍事乘革路則用

增賈氏曰戎右并下僕取皆防衛之官故在此。李嘉會

曰自戎右而下止設大夫士而無府史胥徒等人是皆臨時

差攝無特置胥徒也

齊齊右下大夫二人

齊右先王路金路之右以保衛王躬雖同一右也然與戎右

之乘危履險不同矣故其爵次戎右

增賈氏曰案巾車王路有五下文僕亦有五此戎右以下

有三不見王路以祀之右又不見木路以田之右故以田戎

相類齊祀相因以祀則相兼戎右兼田右齊右兼祀右也。鄭

剛中曰祀天之時不特置王路之右以金路之右兼之。王

介甫曰金路以賓而謂之齊車者王敬賓如祭故也

道右上士二人

道右但先王象路之右以朝夕燕出入而已故其爵止上士

薛平仲曰金路以承賓而右曰齊右因設齊之無不在也象

路以朝而曰道右因出入之無非道也。鄭剛中曰使人右

其名以求。齊右道右俱二人戎右獨四人者蓋軍中更故

不測故須多人以隆不虞也不以齊右居前而以戎右居前

者戰陳之時死生存亡之所寄固不得不重其人也取則先

太取而後戎僕此又國家尊祖敬宗之常道

大取中大夫二人

掌取王路以祀取之最尊故曰太取

增王氏詳說曰不以僕名而以取名所以重王路也孔安

國傳書以太僕正為太取得之矣然下而視則曰取登而左

執轡則曰僕僕與取亦通稱矣。薛平仲曰右者在車之右

以用五兵僕者在車之左以節馬力蓋乘車之礼君居車左

右居車右僕居車中而寔以侍王焉所謂取者即僕也。王

大傳曰大取不稱僕以前有太傅之名不相混也玉路于五路為尊故取玉路者謂之大取取之與石與天子同車臣之至親且近者非賢而善取賢而勇力者不可以充是選故周禮設官皆以中大夫之爵設有不格則其刑重此條張氏所以警車右曰殺誓取曰車環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

戎僕掌取戎車與戎右俱為三軍所繫命故其爵亦中大夫

齊僕下大夫二人

齊僕主取金路者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重大祀故稱齊侯

增 王昭禹曰僕以御車不可兼取故齊右兼祭祀賓客之事而取則要官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道僕主御象路與道右為類然道右止二人而道僕至十二人賈氏曰朝夕在朝往來駕稅難而且煩故人最多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取車之僕也賈氏曰人亦多者王有四時之田兼有園囿遊獵及取鮮獸之等事項故也

取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取夫掌取載車從車使車其車既多非多員不給故中士下士

共至六十人。自戎右至取夫共九取皆僕車右取車之官與夏官戎政正相當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用木相交制而出入謂之校或云校視其肥瘠當是也校人馬官之長自趣馬下至圉人皆其屬夏官掌其兵而兵政其患于馬故校人主以中大夫。舊注圉人牧馬之職以中大夫二人為之趣馬而下皆上中下士非若彼世一付之典蓬之手也故趣馬得人用政以正驅惟趣馬詩人刺之或周士大夫皆德行通藝之選以德行通藝之人而治師趣取僕之取

吾知其蓄牧必苦矣不然衛又美駟牝之富何必本淵塞之心魯人頌桐牧之職何必歸之無邪之思也

增 薛平仲曰自戎右至取夫九九取掌五路之車自校人至圉人九之取掌五路之馬。陳氏礼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周礼卿師以時辨其馬中之物人均而中之力政殊使逐人逐大夫等皆辨其六畜或登之或稽之而牛馬不與焉及其用之則為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蓋周制六軍出于民校人所掌特給公家之用而已

趣馬下士年一人徒四人

越時其能也良馬十二匹為卓

增 鄭剛中曰越馬以下士為之馬十二匹為卓每年一起

馬而爵之卑則下士其職之微則養馬而已周公立政以戒

成王與士人準人狀夫惜言之大夫之制與王與司徒卿士

師氏內史連言之其微如此而所係凡重以其近王故也

正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注正知馬索則祭之骨知馬府則察之有實者治馬死生須

知馬遺故有賈人也

牧師下士四人齊四人徒四十人

主牧馬之牧地若今所謂草場者也

增 鄭剛中曰地官有牧人掌牧六牲則馬亦在牧又有牧

師者蓋牧人所牧以共祭祀之牲捨非以備駕車之用此牧

師正掌牧馬之地不與牧人之官相通

度人下士閭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度房馬廐也廐此度見越馬廐又閭馬之數說見後天子共

十二閭度人為一閭之長九養馬政教度人皆主之

增 度字之義未詳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

圉師曰圉圉師人之長乘四匹也圉人為圉也麗偶也

以教圉人養馬故以圉師名官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

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人

職主也職方主備知天下阨塞險要戶口多少強弱貧富以

不虞者蓋政官之重職也明兵部有職方司蓋猶仍此名其

取掌諸遠腹疆界遠近險易地理亦即此字地圖之意自職

方至擇人共十一官職方為共官而以下十官皆職方之屬

增 雜說量人掌國司險及職方氏上方據方合方形方山

師川師石此一項官典司徒虞衡土訓重訓頗相關涉宜屬

地官今乃屬夏官司馬職專主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也

所以不屬司徒司徒却至邦國不得而山林川澤之官司徒

乃是會其財物。李嘉會曰職方無上士下士所掌五夷八

蠻與天下侯國之衆職大耳尊如漢典屬國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土度也制畿封以正邦國係大司馬職此則度地相宅知其

陰陽而建邦國都鄙故以為職方氏之屬他官士數必以二

四六人而此獨以五與十者以五五方故也

增 賈氏曰主四方邦國之事與職方連類在此以下至司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懷來也主來遠方之氏及其物明有招撫大使其遺意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同也主合同四方之事使天下之情如一也

增 鄭剛中曰命官曰合方氏合其不合者賈人云同其度

量一其淳制則所同者一市之中行人云同度量同數器則

同于十一歲也合方氏來天下而皆同之王者大一統于天下
下定不諸此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猶告也王以善言訓諸四方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猶休也主治四方侯國之地如人形休聯屬而不相凌犯也。自取方氏以下六官皆以氏為名第世修其職者蓋以四方山川險阻與夫風俗土地所宜非久于其任而世修其職者不能習故也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達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達同原地之廣平者山川達師皆取方之輔蓋取方總掌天下之地圖最為煥瑣故分山林川澤原隰三者立三師分掌之則親記各有所司而取方氏為不煩擾矣原師官府胥徒獨稱者以平原之地多于山林川澤故也

增陳及之曰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其物利于人其物害于人其版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口取其利避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則不得歛其土矣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匡正也處諸侯有反側背上者故設匡人正之王制曰匡匡邦國使之考祀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擇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擇探通擇人掌以善言招來邦國援世宣慰使之名蓋近之即注其取掌輪王志通國之政事以是天下之邦國而語之蓋擇序王意以告戒天下也。擇地邦及

却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都之一職名固然但不世襲耳苟尾大不掉則有田沃京城之患故將以都司為主雜說都家皆畿內采地地既

非王制制了兵柄則將抗衡于

家司馬今人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正猶稷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采地王不特置司馬使各自以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政令杜稷政于王之司馬則家臣國不得自擅其甲兵矣

增 總論司馬官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平不

與軍政者平自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蒙人自校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國至疆則司疆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畜則掌畜者也自漢至僕隸則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

職方氏主擇人堂以八四方諸侯外夷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焉。司雄掌行火則係焉。僕人掌賓客則係焉。掌靈氏掌司夜則係焉。司士掌朝儀則係焉。并師掌冠弁則係焉。典犬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焉。大既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先王設官分職不必期聚散此聯事互相關係不特是也。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掌職咸有職事。冢軍旅師於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今大宋相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徒蒞戰於社自今觀之凡設師元致民元軍禮自後皆軍之大政也。軍皆司馬之事而今之四官掌焉此先王深恩。

侯曰昔武王將翦命大臣相

康王方是時掌

之子位也。掌世與命。計祖南

宮毛收。干戈脫賁百人於以逆制子以難掌兵非掌臣之命不敢賁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時命而往依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專屬於一人可知矣。此周官之制見諸行事者也。

人曰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卒七十二人宜以稍人縣師等官領之而厲司馬今屬於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大教簡其兵器治其車輦宜以鄉遂官領之而厲司馬今亦領之教官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無將輪幸情之。藏於民帛謂之兵將藏於士大夫

弗謂之將以蒐苗。以蓄其習戰之名以此閱訣曉而易其行陣之名。泰身以禮耕成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天下者如此。

邦之道哉故比小國大國為比九法者皆天下之大政邦國所以均平而大司馬所以佐王者如此。孫氏曰司馬統六師則九伐之法莫先焉先王始後之皆欲建邦之九法九法常明諸侯守歸于康樂和親之域莫以九伐為武九伐特不得已而用之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焉弱犯憲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凌外則墮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殲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焉戮行則滅之

聲罪致討曰伐。馬九法以治平天下之邦國而無事

于兵革矣然猶有暴戾不恭敢違王命者則大司馬復以九伐之法之皆稱罪也。李嘉會曰皆之謂宣揚辭令以明其罪命刑之土地若人之有喪。或疑皆即責字之誤焉弱犯憲謂虐害民之無苦者其罪稍輕。鄭注謂犯憲害民則禍及君子矣。王曰賊賢如道老失贊賊虐害民謂之暴內而又凌外則禍及鄰邦矣墮未許鄭氏謂置之空澤之地以困苦之也。王霸紀曰置之空澤之地。削者削其地鄭曰不治民不附削。便則輕兵掩其不備若李愬之雪夜擒吳元濟也。王氏曰時其險阻不暇王朝政投賊殺放秋如春秋蔡般楚虔齊高之屬正疑當作焚秋官掌戮所謂殺其

親者焚之是也殘其文體。康成曰賊殺其親若母人執之者執而治其罪。或疑殺已伐也。犯令以作威陵政而後虐若後世操懿之屬罪與賊殺若親同。東漢此引証亦非其類。命也。陵政者殺政法不備也。鄭注杜絕也廢絕其後不得干上之令。上之政廢法壞紀。即注杜絕也廢絕其後不得奉祭祀吏立賢者主之滅則毀其廟社而斬其祀矣。鄭氏曰杜絕不得其隣國交通。王昭尚曰外內亂則滅國官以人道也滅之者此滅其身人存其祀無人道也。周官以九伐之法制諸侯如御馬之有銜策鞭有驚驚無敢貽街延駕者自九伐之職一順而列侯放恣無忌遂如豺狼般野吞噬攫捫一度可制而成春秋戰國之勢可慨也已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陳政象之法于象祀仗萬

民觀政象扶日而飲之

政象九法九伐之屬也正月縣而示之使天下之民皆知天子則法刑不可犯用諸侯亦將有所顧忌而不求非矣。乃以九畿之皆建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甸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人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蠻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蠻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蠻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蠻

高奇言五服而同官言九畿者蓋自唐虞而後中國土地日以加拓故司公擬定都于洛宅天下之中而據其規模之制

如此然自衛服而外即為蠻夷開格戎狄之地第以受正朔
奉朝請而已非國家疆域真有萬里之廣也後世玄菟樂浪
之開桂林象郡之置其即國家蠻夷鎮蕃之設地雖多而
五百里則以方言之非言而也其西二百五十里而西而
為五百里自漢至晉漢為二二二百里而西而西而西而
通為四百五十里而西而西而西而西而西而西而西而
者五百里之蕃服其西而西而西而西而西而西而西而
即其國蕃服之域是為國之蕃服其西而西而西而西而
增之其國乃水曰九畿九服周制已要之法度所及止于六
服而止其外則曰不承德其朝貢主藩者記其山川險塞
及其人民貢賦多少之書也職謂貢賦致力國畿邦畿也九
畿但自侯甸以下數之侯甸也以其為王所服也甸甸也取
其為王治田出稅也男任也男其為王任職也采事也取其

為王治事也衛捍衛也
取肩藩之義為藩其在外以邊徽萬里之遠而曰鎮曰蕃周家
中在四夷之意可見矣
王制為曰自侯甸至藩之中國
所謂疆以甸采也自侯甸至藩之中國
之口要所謂
侯甸采衛也

凡今賦以地與民制之土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
中也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失之一其民可
用者家二人

賦兵也上地中地下地即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者按籍民
為兵當計丁之多寡不計田之美惡然必上地之民可用者
多下地之民可用者蓋必田肥美而民殷富然後生聚

始多可以准上任使若土瘠民貧則民饑餓之不給而地勤
力者鮮矣李富會曰司馬全賦必無食言之數。按左氏
稱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今考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
為畝畝百為大、三為屋、三為井、十為通、十為成則
一成者百井之地八百家之民也而有衆一旅共得五百人
大率因其三之二為正卒選其三之一為羨卒也意成周制
軍之法大旨不出乎此由此十成為終十終為日其兵制可
推矣

增 劉進賢氏曰小司徒均土地籍人民固知其可任之數
蓋以此司而曰凡起徒役毋適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
進賢劉作司馬全賦以地與民制之者竭其義于四時
之田也或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皆所以教之戰已
伍而卒旅師軍為止兵者卿遂十有五萬人而羨卒在外邦
野都鄙之兵又在其外莫不軍制其師、制其旅、制其卒
卒制其兩、制其伍而大司馬提其軍而律以為用也既習
之以田獵人試之以進胥能將之而隊伍周差發刺之而進
退用命為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強
可獲矣半無國數戰無敗軍田教之者衆而用之者寡焉豈
人之愚精家如此、司馬之所以肅諸侯而止邦國乃曰四
時之田以教戰也

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王氏傳擊鼓之尤早者王祐尚曰
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難以非旗不足以指麾也自旅而上
然後有鼓以非鼓不足以令衆也黃文叔曰進則悲怯退
則進勇軍將執晉鼓以銳其進辛長執號以肅其退。王介
甫曰鼓陽也尊者執之金陰也卑者執之號以止鼓與陽更
用事焉聲以通鼓號以節鼓使陽而已。王氏曰旗米則作
外引望今鼓則進鳴號則退鼓急則疾行慢則緩行旗居卒
間遠則疏近則數並見下大開法。項氏曰春日謂之蒐
振也春恐害物澤而不之不用澤不殺胎不夭妖不覆巢不
取畜婦。王祐尚曰攻闢而月矢石人情之所不欲馳將而

逐禽獸人情之所同欲以情之所不欲者寓于同欲之間此
人情樂為之用而四時教戰所以寄寓于四
仲夏教蒐舍如振旅之陳孝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師
以門名縣師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
象其事以辨軍之夜市其他時如振旅以苗田如蒐之法車與
獻禽以享納

蒐舍草宿之名軍行至夜而草宿當防範敵禦研究故大司
馬復教其法也孫則中曰軍行而草止本有營壘之所防患
蒐也撰選通數也詩所謂選徒置是也王氏曰解吏師帥
讀書契以簿古校錄軍實也孫則中曰簿中之書如後

或謂名或謂號名謂軍中夜呼以號名相識別敵人雖聞
而不知其何指所謂軍中時號者也孫則中曰號名為夜市
不稱其姓如魯之哀仲宋之公師稱相門也縣都素
稱之名家之號名鄉之州名野之邑名與夫百官象事之名
但非散人所能識者夜市夜息之下其時痛火而寂無聞無
已尚以號名相呼而號名又皆外假敵不能測其所以防奸
禦也者深矣夏田為苗古其為苗除害也車與以車圍犯而
殺也夏草長茂故車與為宜孫則中曰四時之享皆用孟仲
供之之初祭蓋以教孝也孫則中曰四時之享皆用孟仲

也口時之日春秋於此與於此冬夏何也春曰為
民所教口為民教口以民下為民也民而後此力于神
增 鄭則中曰教蒐舍獨于仲夏以月令考之孟春草木萌
動季春生氣方成惟夏之時生于春者至是益長、于春者
至是益茂軍也其中滋生不虞又况暮夜之時
王祐尚曰若平列陳無失作以進作退疾徐疏數之節皆
如振旅表格誓民中軍令鼓圍禁之類皆如蒐也

王氏傳曰右仲夏蒐舍之法以辨號名為主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號物之用王載太常謂侯載新軍
更載旗師都載旗師遂載物郊野載旅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
其龍馬其他皆如振旅遂以備田如蒐日之法羅樂致會以祀

仲秋教治兵順秋金之氣而講教也辨旗物之用者三軍耳
 日在于旗故開鼓聲而綴周金聲而止竟之左而左麾之右
 而右麾係乎此故仲春之教使之耳側金鼓而什秋之教又
 使之目習旗旗而三軍可以指麾如意矣哉旗旗考司常
 之文則旗常作旗而旗常作旗蓋軍吏即軍帥即司常之所
 謂旗帥其載旗宜矣泉按辨旗又司常言大夫士建物而此
 言始遂載物者蓋卿大夫遂師遂人固皆大夫為之也郊野
 即其部但候大井百官即州長靈止之屬亦與司常州里建
 初之久合書其事如今識禮部兵部之類欲使觀者易于識

別也夜游龍名貴敵人不知其旗物貴三軍皆見稱教也
 秋曰得稱順秋氣之清教也羅網也仲秋王以羽物賜群臣
 故以羅網羅網即羅網也秋曰王以羽物賜群臣初當為方秋曰王祭
 四方報成萬物也註以方。按蒐苗之制雖以天子之貴亦
 與焉其載太常執路鼓以鼓三軍則于戰陣行列之事習之
 素矣故能聞烽火而不驚交鋒而不懼春秋時若魯莊之
 鼓長勺齊頃之三周華不注皆以人君之貴身履行間而不
 聞其畏懼者由習之有素也後世士大夫寬衣緩帶不矜兵
 革况天子乎宜其一聞邊警而聲嘶股栗茫然無策議和議
 走避路之不暇也可說已

增 王氏傳曰右仲秋教治兵之法以辨旗物為主。崔氏
 曰仲秋陰氣始萌在于殺物故用治兵為稱

孫劉中曰九旗曰常曰旗曰幢曰物之類其義不一自王而
 下以至于百官分而載之各寓意義于其間非苛然也得天
 而之載者日月之常治兵載太常所以見王者有常統而立
 武事之意凡旗之畫皆二物旗獨龍相交非也文與武同諸
 侯于國有召道龍之象也入朝有召道蛟之象也所以載蛟
 龍之旗龍虎之旗有載龍之軍吏者六軍之帥當以威武為
 先載龍虎之旗使將卒畏威而趨令也通帛則不畫他物純
 而不雜也師帥則公卿王子弟之在都師者也爾身在外乃

心固不在王軍所以載通帛之旗雖帛為物則雜而不一也
 如之分而為六其民散而為此國族當之名遂之分而為六
 其民散而為六其民散而為此國族當之名遂之分而為六
 之物龜有甲以自衛蛇有鱗以毒人皆北方之屬天地之氣
 始于北方然隱之所聚而龜蛇者主出陰之物畫之于旗以
 示大威氣之所始也先能自衛者然後可以殺敵所以載龜
 蛇之旗耳之物為孝官而貪殘之為也說者所以為耳為鳳
 及耳龍常為鷹耳與耳心之非鳳明矣交龍取其能變化龍
 虎取其有威龜蛇取其能自衛則鷹耳取其勁疾矣百官者
 六卿之屬故其臨事之動安所以載鳥耳之旗此行左青龍

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謂此四者然軍法正成于鄉遂而鄉
遂大夫乃不預四旗之列而載物者說者謂其象已属于軍
吏已無所將故也說同常案

仲冬教大閱前則群吏咸聚麻櫛戲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
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
之中群吏以其物數鉦鉦各帥其民而致質明旗舉誅拔至
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時群吏聽誓于陳前新拉以左右徇
陳口不用命者斬之

大閱冬農隙之時大閱兵而習戰也春辨鼓鉦夏辨旆名秋
辨旗物至冬乃總教之三時各專其一則習之精至冬總肄

其三則期之教王氏說曰春秋辨鼓鉦旆名秋辨旗物至冬乃總教之
其子位之期是也案芟除草萊以便馳驟也立表以為三
軍進退之標識後表在北之表最後所立者也致者致于大
司馬以待散閱也曾止也天正曉時也繫什也皆令坐者為
常聽者也左右徇蓋以新拉月應徇示之所以警其怠而作
其勇敢之氣也

增 鄭列中曰此策野立表外旗聽誓教行以至于擊刺

如戰之陳時四時教戰之常法獨詳其于此蓋以明其為大
閱故也。王氏傳曰立高木為表示人進止之處五十步表
乃司馬所居，李嘉會曰四表止于三百五十步坐作進退
步行馳驟為力不勞難範易習民之左右顧瞻皆其卿黨隣
里自無情親勢一敵不可示此古人結陳堅固也。鄭列中
曰坐作進退不踰乎四表三鼓而皆作在此也兵法所謂人
既高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易氏曰武備三表相距各百步每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閱
之衆若以閭方論其勢誠窄若後虞人萊所田之野則迥野
左右何有紀極鄭氏謂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此指一旁而言

若左右兩旁當容六軍又云步數未聞言人口但南北二
數故云則六軍分行左右閭張取其容六軍之衆不以步數
拘也如此則地勢廣袤豈止容六軍而已

中軍以繫金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
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振鐸群吏解旗車徒皆坐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徒皆起及表乃止坐
作如初乃鼓車徒皆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閭車三發徒三刺乃
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此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法也大閱所教蓋三時皆習之
特于仲冬詳之者以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其所重者尤在

第二表縣趨至第三表而止坐作亦如第二表之法王氏曰
進車腰挽趨者以湖北敵也自後表至進鼓人又擊鼓車疾
中表鼓慢則緩行疾則急行以疾徐之節
驅捷速行此古勇于赴敵也自第三表馳走至第四表而止
王氏曰乃鼓者鼓急疾不暇鳴鉦以節之也
車馳走者對敵行並疾自中表進至前表
以三為節每鼓一闋則車一發使一刺至三而止車一發謂
向前一轉也王氏曰疾雷擊鼓曰戒者作氣使戰聞者不
服衆已勝敵故鳴鼓而退卒長鳴鉦以止鼓而退兵自第四
表退至第一表而止坐作一如前法王氏曰及表乃止自前
旗則則坐舉則作退軍亦有節度如前易氏曰軍又士卒
四身而南而立復行至表皆為之止坐作如如此又謂自北
之四表以至三表二表而復于西而之一表作如上文之坐
作其異者廢獨出鉦而已鄭康成曰習戰之礼出入一也

正其布置之行也。即注曰或出而充或出而石鄉所居門
 陳也。百人為卒以旗居其間而表識其所分地以調其部曲之
 疏數。若今軍中百戶以提旗當一隊也。屯：駐也。前後皆有
 餘地百步可為屯駐也。泉按當云前後之屯相去百步也。
 聚于旗下可以知其部曲所屬司而分其所屯之地。險地利
 凡提調之屯前後錯居相去百步以疎數之節也。
 步進退左右惟所使故以人為主而蔽車于地利車長驅直
 捷無所礙故以車為主而併人。古人車車蔽而此或主人或
 主車則同。當于地利之宜而不膠于一定矣。則上言布陳之
 事。驅送者驅禽以出而復送要不得令走也。鄭則中曰驅車
 送車則自前迎之使入驅其後則數無自後驅之使出
 所送是其前則驅送出防心不才得枚如箸有標都上繫

于項軍法衛之以止語為相也而而衛教者欲令先引軍中
法也公言教和言禽五又耳取先耳特以驗所擬之多也
及所獎及所田殺之虞也前注王所獎之處田所當止也
孫謀也象政敵克勝而喜也王九曰田獵宜其樂之也
上與步卒皆大時後獎後殺也冬田草木黃落利牙人之馳
逐故以徒獎郭注徒獎殺止也王稱焉曰凡田用火用車
多可取者宋用履非不用也特神止者有耳冬物成而
故以徒為王徒饋也以會饋祭四方之神于郊也冬田獲數
多于三時故特入享燕以行威禮

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
也故因蒐苗備神而教焉鳥獸魚鼈皆血氣若無故而殺
是暴天物也故因方社祈禱而行焉以事神而殺物因殺物
而教戰聖人之動其順如此

增 而軒張氏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或善為戰大罪
也戰陳君子所不取而大司馬有戰陳之法何也先王之制
兵以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衛民之生也有兵斯有
用兵之法非若後世說講之為也蓋明其節制一其號令使
之服習而其本則出于仁義是以無敵于天下若弛兵撤禁
以召後侮而曰吾好仁而已是愚知所謂仁者哉。王氏傳
曰聖王之於祭祀也必有資于物故其于禽獸也非獨去其
害亦所以資其用故田之後必終之以祭四時皆有宗廟之

祭禮是以迎來燕冬以送往贈樂其武者也春秋皆祭社獨
于春言者土方施功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也聖人之
于禽獸不得不除也而必有其名不得不用也而必以其禮
實教戰也而不以為名若無形也而實藏其用此即田之政
所以為仁善曲盡也

及師大合軍必行禁令以教無辜代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治太卜帥執事滋養主及軍器及致遠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及戰巡陳恤車而賞罰

大合軍者內而卿遂甸稍外而方伯連帥皆令簡兵來會戰
也故五章者仁以恤小伐有罪者義以禁暴先王之世兵不
數舉必不得已而用大者在于二者而已外此則為貪情勝
爭之兵而不可訓矣大師王親征也下其出兵吉山故大司
馬治之主謂近廟主及社主在軍者凡用兵必先卜既受甲
則祀迎主于內及社奉以如軍旗鼓戈兵之屬皆殺牲取血
塗之以神之也王親視師故建太常若王不親視則司馬此或
作亢若令軍士黥名也誅殺也司之大事莫過于兵而敢于
後至其常誅也必矣史記廉頗趙奢傳軍事將息十成常和机宜
為指揮故大司馬親巡陳而有不有不用命冒功者故又服其
戰事旁怯以為賞罰宋太祖督陳視諸將戰不力者親以劍
欲其皮蓋戰已驗其皮蓋碎者殺之得此服事而行賞罰之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王車王車勞士庶于則相

律所以勸軍聲者先備道也愷樂也自軍者謀無幸者恤則人心消其憤戚而欣喜和平故作愷樂以象之非徒粉飾捷之謂也獻于社獻功于社若詩所得獻因獻職者也厭喪也也師敗則以喪禮歸蓋深痛其軍死亡若泰伯素服郊次之意主車而社主之車重則大司馬親奉奠之師不敢棄棄也士庶于士與卿大夫子從軍者弟其死而勞其傷所以致其哀恤也鄭則中曰士庶于前王宮王親其則從王在軍而居司馬有死者王親其之則司馬則

其弟之禮以。按大司馬位列六卿官尊祿厚可謂榮矣其在軍故也而有事則親臨行陳蒙矢石則其官未嘗不危也後世任戎政者不然平居則行青袍熟高拱堂皇一旦危戎務發則以非常重責一委之經畧之臣或遙疆之吏行間危險不一與知而反吹毛索瘢從容以議其後平居則享其安有事不罹其患因之謀封疆釀亂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必如周官之法凡遠徵有警則使大司馬親為帥委以重任而責其成功則其平日既不取有玩愒之心而一切易難兵器又皆得以自為調度而不至有所排沮庶乎克敵制勝之有期也夫大役與慮事屬其極受其要以待攻而謀賞大會同則帥士庶

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卿大祭祀饗食羞牲豕授其祿大喪平士大夫共然奉詔馬牲

大役若築城浚川皆是屬執置也植巡役之官傳所稱華元為植是也黃文叔曰植要者記功之簿蓋略載其程作之斯與其財用工人之數以待鉤致者大役本司空之事而城邑川渠當思慎固封守故大司馬相與共計慮其事而且與其誅賞也王介甫曰大司馬與處于未與功之前欲知其功之實事也之可否屬其植欲知人之多寡文其要欲知其功之實事也士庶子隸于司士及諸子大會同之時則屬于司馬而掌其政令故大司馬則司馬掌其政令大射合耦皆用諸侯合其耦者司馬以其掌九法以收諸侯也泉按原

之孤卿與諸侯為耦而射者蓋之射用卿大夫為耦惟大射則諸侯大夫皆全諸侯之六卿則非孤卿為耦明矣杜預今杜魚、杜也按祭授尸賓以祭也賈氏曰大祭祀授尸賓以祭也王喪以馬祭蓋遺奠之屬也鄭則中曰馬是官所掌故喪祭未其牲以馬也小司馬之職掌

鄭氏曰此下札爛文闕漢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凡小祭祀會同賀射師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此特小司馬之結語以小宗伯小祝諸官文法推之可見軍司馬闕

王氏曰軍司馬軍中執法之官凡一軍士卒之徵發資糧之

謂遺與凡功罪得失靡不同之備後世都虞候也昔王儀為
司馬昭司馬得以指上將之罪既秀實為白孝德都虞候得
以焉驛卒之戮則軍司馬之職可推矣

與司馬同

行司馬同

按四司馬無其文鄭氏以為札嘲文成而閭武謂兵事尚神
密故隱其詞而閭武又以為三司馬本無專官特當與師時
量財辟置故其官不許三批未知孰是考小司馬以下語則
康成之說為優又觀漢將軍名號衆多第一大將軍次驃騎
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派多不常

置往、征伐用之事說皆然則三司馬其職亦非無故矣

增 王本名氏曰三代同官不入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山

軍府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稱職于司馬司馬法若固有師
口之事雖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其家庶小司馬之職掌不
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不倫官有事斯置其不
欲觀與蓋如此。薛平仲曰致周官之例凡建其正立其未
設其改自大司馬至軍司馬而已若上士中士初未嘗命官
也今惟大司馬之上士曰與司馬中士曰行司馬二者不見
于經先儒概以文簡殘缺而委之夫以例而求小司馬軍司
馬謂之殘缺可也與司馬行司馬不見于經亦謂之殘缺可

平意者行師之時凡領于大司馬之屬者必各有職以淑其
事是以左官命制曰上士中士在軍旅則曰與司馬行司
馬同事而制名非有掌守不可缺者不然制軍之法二十五
人之為而兩司馬亦未嘗列之官為也謂之缺可乎

梁穀高愈紫趙原稿

萬湖華泉天沐增訂

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勞

賞地事言六卿卿氏謂賞地在遠郊之內也不楊又謂或周賞地事言六卿卿氏謂賞地在遠郊之內也不楊又謂或周賞地事言六卿卿氏謂賞地在遠郊之內也不楊又謂或周

治功力治功力故也孔子言盡力于澤也
殫精成治盡力一方故曰力戰功則其攻城陷陳者而已
新或王業謂之戰保合國家謂之功治施于民謂之庸以勞
之功勉勵出之勞
其藏掌賞地之政令

銘記也太常王族也古于王族以銘銘記也太常王族也古于王族以銘銘記也太常王族也古于王族以銘

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

無常無限制也賞當視功大小而為之輕重若先有限式則
功大賞小而人無自奮者矣王介甫曰事勞若一時有創易功大賞小而人無自奮者矣王介甫曰事勞若一時有創易

十二井人計衛疆域田東衛西鄭氏無孫氏注謂取田六
十井此賞田之明證梁穀高謂此賞地非實田也鄭則中十井此賞田之明證梁穀高謂此賞地非實田也鄭則中

地多則富不必鹽利以自益官高猶窮不免黷貨以求潤故後世有官愈高而貧愈甚者以失周官賞地之法也封建不可復行計可旣其逆者其惟賞田乎詩其宦久勞深者賞之以田而除其稅使得為子孫之計則官邪庶其少戢矣

馬質掌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價綱忌馬九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實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贊補正也。謂賤其能良乎其價直也。量猶等也。按後校人職。馬有六種。而此止言王物者。蓋種馬不常有。齊馬道馬王所乘。其以給官府之使。唯王馬而已。物賈謂毛色賈直。綱御也。蓋以縻索制勒之。以制其蹄齧之性也。更償也。謂買馬償之。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賈。謂如所受馬之齒毛。與其賈三者。皆用也。任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卑償以毛色。不償以齒。償任之過。

其任也謂之任也。外或任其過多非其意也。此止以
二十日元不任用非用者罪故不償也。以其行使二十日以外馬力既弱雖亦其
任養之善家得我死故不償以任齊行謂子能行之初用物以齊之曰其
所任之輕重以別識其強弱蓋不先以任而齊其行則駕車
之強強弱不等矣。馬之駕車欲其如一或可強其齊力固事
此車與解多未清故禁周化以任齊其行者齊力有足也。聖人量材而使蓋亦于馬見之無再也鄭氏
以為天文辰為馬而蠶古言蠶為龍精是蠶與馬同氣物莫
能兩大蠶盛則傷馬故禁再蠶也或云禁于原野蠶桑恐害
馬之芻牧亦通

聖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宮室市朝道

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要合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
里邦國之地典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
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亮之俎實凡軍祭燕饗人受竿濕而
皆飲之

建國之法建立一國之法式也九州獨言九區即冬官所謂匠人營國方九里者是也東按此本王氏韓說營經營瓶立之也營城郭以為衛營後宮以為居市以阜財朝以出治道巷以通往來門以防奸渠以通水此皆所謂建國之法式也

宜有其書也。凡獻尸賓以脯燔從故曰從獻。數量其多寡。大小之式也。曰從獻者以所獻牲牢為正。而以脯燔為從。物之所共則有數。其器穿墻曰竄。造竄俱有祭。皆有祖實。以穿竄而奠。祭曰奠。量人以制度。數量長短為事故。祖寔脯燔之數。量皆合酌而行之。宰祭冢宰佐王祭也。歷滌通弊。滌謂王人受福之卒爵也。鄭則十曰受舉。卒之餘滌而皆飲之。以制脯燔之量數。故得受飲之。王氏傳曰。攝字字當作大。大。人職而飲之。與以同。宰字疑誤。鄭說太宰攝祭非也。舉字年爵者。謂尸親王而二官於飲。其卒爵也。應謂更歷飲之。非一人小子掌祭祀。羞羊豕。牛醢。牛醢。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

羞進也羊非體薦金烝也鄭則中曰羊非解牲體而進之也宗廟之祭不得有金烝列遺原曰
羊非謂翦頭祇取心羊解體解節折也謂燂食獻庶體解骨取其壯為敬解也
也由豆以羊肉為主也耳當作弼謂弼災之祭祈者祈福也
社稷言弼五祀吉祈五文耳鄭氏則讀弼為岬折為刳用毛
牲曰刳羽牲曰岬二者皆象禮之事社稷五祀用黍稷謂始
成其宮兆時也葉易氏有辨見肆師沈韋說見大宗伯侯禔者侯四時
惡氣禳去之也王孫高口沈謂禳沈事謂禘幸侯謂侯福祿謂郊新好小子子飾其牲板之以文編也
魯邦器若絃言簞簠寶鎮之屬軍器亦同魯者以其將行
殺戮故魯之以板不祥

增 賈氏曰贊羞若司馬羞魚牲之等此官贊之受徹謂諸宰及婦廢徹之時此官受之。王昭禹曰七使小子以所掌牛羊之小故也

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羊羞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析珋共其半壯賓客共其法羊凡沈辜侯禴釐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賣買牲而共之

飾謂以繪飾之記稱飾羞雁者以繪是也王昭禹曰羊人于祭祀飾羞亦若封

人之飾登升也登其首升首于飾室報陽也賈氏曰升牲首于北墻下報陽

牛牲登升也登其首升首于飾室報陽也賈氏曰升牲首于北墻下報陽

者言為陽也三牲之首俱法羊謂牢禮之法有定式積漬通

謂此羊人所升歟此言羊也

謂潔清軍器也積善未辟康成謂積無牲祀按禮祀大祭不牲在二牲後之亦人共養子同又

增 王氏傳曰牧人無壯者或朝會之年用羊之多或羊遭
疾疫而喪耗也羊人之屬有實二人使買于民間而充之。
鄭司中曰或謂雖時繫于牢芻之三月終于國門然後可用
使買之何以致其誠耶不思牧于牧人者共大祭祀固有
國之常典實壯而共特沈辜使獲養積之事他則不可也
司燒掌行火之政令四時燒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
季秋納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燧凡國共火野
焚萊則有刑罰焉

行猶用也幾國火即傳所言燧燧改火者凡火氣泄而太過
則民有燥厲之疾火氣鬱而不宣則民有沉滯之疾榆柳色

青得東方木氣之盛赤得南方火氣之盛白得西方金氣之盛
黑得北方水氣之盛黃色得中央土氣之盛四時
或國火順五行旺衰之宜則可以救時疾也出火謂用以陶
冶內火謂息其鼓鑄古人出火內火皆觀心星伏見以為節
順天時也鄭司中曰東方之大火出于夏之三月其
星為火出在辰戌子夏之九月其星在戌為火伏之位
之方也左氏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則其
後有災蓋陰陽感召神速不爽如此時季春秋之時令即出
內火之令燧火神謂祝融而祝或謂始鑄燧出火者凡民非
火不活故祭而報其功鄭司中曰先王于有功之人未嘗忘
火出火以焚萊民故繼火者春曰用火之枝種
火人者子焚萊民故繼火者春曰用火之枝種

王氏傳曰萬物所以得生者陰陽二氣而已陽之盛為火之
熱而物資之以暢茂陰之盛則萎而不榮陰之極為水之寒
而物資之以縮聚堅凝否則散而不收然火有出入當出而
大旱則過盛而為災當伏而不伏則銷行而傷陰此春秋所
以出火內火也水有藏故藏之以抑伏藏之火伴之休息啟
之以發伏之陰伴得制火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夫天
地之災禍人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太過則陰血不及
而百疾皆作故治疾者以滋陰降火為主天地之氣亦惟
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故胡元者亦以宣陰助陽為貴司燧
之人時此道也

掌用掌備城郭溝池樹柵之固鎮其士無子及其衆庶之守故
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蓄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法
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無國有司帥之以
贊其不足者書三廵之夜亦如之夜三警以觀戒若造都邑則
治其國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郭亦如之民皆有
職焉若有山川則司之

掌用主封疆之固者浹溝之土以為城鑿池之土以為郭渠
以通水而植木其上凡此皆所以為固也古稱制道中樞也
得以為險而又以資良鎮士庶子所守之地使董衆庶以為
材限戎馬蓋三善備焉鄭大夫之通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周子
守之津而木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是守者也。鄭司

應其首尾呼吸不相策應故大道其守攻應于緩急相顧聲勢相依而彼此相聯絡矣。王陽明曰國有司甲兵射用之官也又通國有司師之則鑿戒守之鼓擊鼓夜行號呼而使其勢而通之無私事也。鑿戒守之鼓擊鼓夜行號呼而使之戒守易氏曰無此必鼓鑿即鼓軍事之鼓也此掌固設法于所守之處也。民職民各任其守險之職也。鄭制中曰國固鄰之免也。近地之民各有職于所守之地。非惟各愛護其固亦不患其力之不給。劉執中曰遠境之民則交田以養之。分地以徃之使治其溝墾樹山川曰之險阻以為固也。此達道者吏田以治溝墾也。山川曰之險阻以為固也。

司險主山谿之險者在國曰國在野曰險山林川澤有阻塞
 不通者觀于地圖可以徧知之也山林之阻則開鑿川澤之
 阻則橋梁之使道路通達也王氏傳曰有事則守之以為國
 無事則達之以為
路所以
 便行旅五溝遂溝洫濟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植林木作
 藩落于溝涂之上用為阻固既有守禁而達其道路聽民往
 來也賈氏曰此五溝五涂而古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
 非造人田間五溝五涂也此溝涂所作隨大小為之皆
非約田間五溝五涂溝上必有道路以相安之故以五溝
 五涂言之守禁者溝涂草木皆有守者而有屬禁不得伐損
 也此其道諸謂於塗則林取五楊保使無阻塞不通也。項
氏曰守有禁而達其道路則人不得以妄喻而有常行之
道也
 所以偷奸究也。此章亦改用即注原稿立道奇道奇詒非

世則卿大夫不得聽處侯人各掌其方之道治無其禁令以設侯人系補以設侯人字建下文讀杜撰無本
以冠而與渠不得若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侯人主侯迎賓客者四方賓客之來則掌其道路之治王補為曰

侯人主候迎賓客者四方賓客之來則掌其道路之治王祐
治謂出入迎所以備奸究也鄭列中曰凡計棚防問四方各
道治其事也禁其侵掠之職皆掌之
設其人以候賓客蓋選卒技為之也四方有來治國事者候
人則率其人而達于王朝及其治事竣而歸侯人復送之出
境也。按原稿以候為覲候作嶽之候非本文意故改用張
氏疏義

殲人掌致師察軍患殲四方之故巡邦國持謀賊松敵國揚軍
振降國邑

致師犯敵以誘其出也軍患軍有異志將為變者察其情而預備之鄭康成曰應陰奸也規環四面周察也故變故也明鄭

中曰發華患所以消奸惡于內環四方之故所以防夷生
 于外環華患是案其在戰者環一方之故是環其在人者
 賊反間為賊者此謂暴敵所短揚謂示已所長俾謂兩相
 敵此宜務矜見所長者也降謂招諭降之若魯仲連射者以
 下聊城也案據此引証非是仲連射者戰國時處士偶一為
 受敵斯亦當察就環人字之以觀是也

增 鄭綱中曰夏官環人掌軍中徇環往來無所不察之事
有戰攻之事則置之。王氏傳曰候人雖主迎賓客而亦主
禁其不當入者環人雖主戰事而亦主環四方之故。並屬
之掌固。

按古人行師變化多端而最要者莫先于審敵情偽察其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甕以令舍挈菽以令糧凡軍事
縣壺以序聚擣拆凡夜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
夜及冬則以火爇壺水而沸之而汰之

井軍人汲水處舍軍休處也。若者或糧之器。糧給軍糧也。軍行人衆其汲水止舍給糧之所。或難徧知。故皆懸物以表之。則衆共知其處矣。王八曰。壘所以汲水故令井以壘行。以井為止。則即車解密。故令舍以壘表。以壘求故令。難以壘皆。壘于竿首而表之。三者壘。字壘之職。取壘壘之義。同。其令軍者而壘以令之。聚操聚而擊。

樣以警夜也視漏刻以爲之代則勞逸均矣喪事亦懸壺代
 哭節其哀也守壺以水火爲以沃漏及夜視刻數也今以日
 夜蓋欲驗其晝夜長短之差以知節候也賈氏曰漢法以器
 盛四十八箭：各有刻以並盛水懸于箭上節而下之水：
 淹箭之一刻則時亦極一刻矣四十八箭者蓋取倍二十四
 氣凡七日有奇而更一箭而晝夜長短之數可驗矣取水沸
 以沃漏者爲冬水凝而漏不下也薛氏曰以火覆漏使之不
 凝以水字淹伏之不凝孰
 之軍事以履守警衛之長事以嚴山製刻是朝夕之祀亦常
 以是爲節焉然春官然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有詩特
 置警夜之符蓋天子極官警壺者漏銘人
 爲則清後則壺漏當時一子警壺氏而已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

而其掌三公執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也王昭曰王與諸侯賓射之禮則王其位也孤謂三孤即吉所稱少師少傅少保戴公

弘化者三公未有封國故從子男之禮而執璧北面以對君也東面所以左右王也諸侯北面從三公位尊之也

禮法也賈氏曰謂東面而西之已治則諸侯北面臣之已法禮法也賈氏曰謂國政無天子有國事當使諸侯者射人戒詔之有祭祀之事則諸侯當助其恭獻戒令告以齊與期黃又執曰諸侯有治事故告天子者射人主達之皆以其近王也

增黃又執曰此即司士朝儀之位射人掌公卿大夫其初命見于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故知其為初命始見也司士掌擯士者稽其摯是則士初命始見亦有摯矣此日視朝之朝所謂治朝也聽治于此則曰治朝射于此則曰射朝康成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將射始入見君或當如此而何用摯哉往文自此以上未有射事是其設職不為射也諸侯來朝國有言山慶吊之事亦即之此朝觀法見畢有所請治亦于此故摯稱之曰諸侯在朝使射人專詔相之異于諸臣也大抵射人本掌選擇卿大夫故在國則使正其位等其摯會同朝觀則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賓客則作卿

大夫從戒太史及大夫介大師則于此選將焉將在車則王射故使治射儀以射名官此選官之本意也鄭從見其以射名官遂謂其職時射事然則扶君射人師扶左僕人師扶右是亦謂射乎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蠲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鯉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米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軒侯一獲一容樂以米繫五節二正

射法謂射者尊卑制度美次之法如下文所云也射儀謂登降迎及周旋揖遜之儀王昭曰先王因度數而制之以為降迎及周旋揖遜之儀法因其數而制之以為儀自王以下

下尊卑之差次如下文所云者此射之法也以是法而治之其見于內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快失必周揖遜有序升降有節此射三侯二侯一侯俱見天官司裘職按此大射之儀也三獲謂執獲旌而告中者三人也每侯用一人故容之也其制如屏風一各之大夫耦于此告獲容身于此待獲者所以為隱蔽故曰容每侯同一容故三侯而三容待獲者所以自蔽也九節者樂歌之節有九以為射者發矢之節餘微此賈氏曰九節九者九節先以聽七節三節先以五正未詳鄭氏則以為五五米之雲氣以為正鵠也蓋布曰正用之賓大射此賓射常用正五紆胡犬也古者射有三一曰大射正即五米之侯射見後紆胡犬也古者射有三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燕射大射者天子將祭擇諸侯之貢士與祭而射也擇諸侯及群臣與卿國所有賓射者天子同諸侯之

朝會與之射射謂侯未射上與燕射者天子燕勞及臣而射也上與射並射以講武而後可親德內志正外體直容比禮節比樂失諸正鵠及求諸身非細故也故古者教人之禮則有射射存焉射老五物之禮而射行焉射大夫保氏六藝之教而射寓焉州長州序之會民之會以射諸子國子之考藝必合諸射蓋射之重如此後世射法不脩冠帶僭紳之士類以張弓拔矢為武夫之事雖有射圃澤官之名其文而已無以觀文德更無以備武格矣

增 黃文叔曰自此以下則射事也此下始言射事明

王氏詳說曰則公以司表之无侯無侯物侯即射人之

二侯司表之無侯物侯即射人之二侯司表之廣侯即射人之一侯陸農師謂王射三侯于侯內以五采畫正諸侯二侯以三采畫正卿大夫一侯以二采畫正其說皆失之司表所言大射也射人所言賓射也梓人曰張皮侯而棲鵠則大射之侯也又曰張五采之侯則賓射之侯也又曰張獸侯則燕射之侯也司表言侯而及鵠射人言侯而及正正氏曰正與鵠一而正有五采二采二采之不同數侯射人所謂三侯當如用無正鵠以鵠為鵠及鵠即為中射人所謂三侯當如康成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諸侯二侯即三正二正之侯卿大夫一侯則二正而已若以司表之無侯物侯而降殺之則梓人所謂皮侯五采之侯何別乎若謂天子之侯皆五正

則是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射而同其侯失臣下與天子角勝角可乎當從康成之說。鄭康成曰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五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主居外三正指主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采之一中二尺鄭則中曰大射梓士故取已之志人君中之可以為君為人父中之可以為父也所以主其志為君射取于西而德以懷賓客故以五采為之而西者又而己故曰版五士與士射則以紆皮飾侯下大夫也大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朱各如其正疏曰士有射正侯則于兩畔以紆皮飾之大夫以上皆畫雲氣于兩畔以飾之其用之諸侯之數亦如止之多少也其大射之鵠兩畔飾以

疏曰案梓人職或云大射賓射之侯其制皆以

禮也

王氏傳曰諸侯而下因王禮而併及之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皮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若率令求矢祭侯則為位與太史教射中位司馬治射正

狸步象狸為步也狸善搏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若獲是以量侯道者法之而為張侯遠近之差李嘉會曰狸步梓人職九寸者七寸五分者五寸五分者三寸五分者一寸五分者為人也率即能侯也于射侯侯也然七十寸者康成言去侯令負侯者去侯想矢發而誤傷之也疏曰侯之人立于後射人

立于王後也以矢行告謂以矢行高下左右告王也大射禮
正立寸分後以矢行告于下曰射畢則令射為氏取矢祭
也正立寸分後以矢行告于下射畢則令射為氏取矢祭
侯祭射侯也祭侯之禮以脯醢許見冬官梓人職鄭注祭侯
不以祭侯為恒為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中數射者中侯
射口服不侯西北三黃北而莊受爵鄭氏曰射之法
之其也大史數實射射正射之正鹄也鄭氏曰射之法
也司馬主張侯故射人佐之

增 王氏傳曰以上大射所掌事。黃文叔曰自若王大射
至依司馬治射止皆崇大射多嘉會曰賓射大射

祭然則射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介
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秉王之俸車有大客則作卿大夫從

成大史及大夫介大夫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虛不
敬者皆罰之

射牲王親叔也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有射其牲蓋與藉
田躬耕之意同鄭則中曰射人贊之謂贊之以射札也當射
其射侯所謂以射諸侯會朝公卿有事則宜以大夫為介凡
有爵者為衆介射人主作起其人而用之象按作字義未詳
焉有云作者數舞之謂使其人歡欣俸車戎車之副令有爵
者乘之所以柳衛王也易氏曰王乘戎路其廣闊華壯之俸
作大賓客選卿大夫從王見諸侯或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
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大史主協禮事故射人戒太史及大夫

為介于諸公也山既恭用王氏傳僕人太僕也王前小大飲
還尸于室堂僕人主扶右射人主扶左以二人常左右乎王
也鄭康成曰僕人與射人俱掌禮見檀弓

增 黃文叔曰自作大夫介以下至王喪作卿大夫掌事皆
因事定其材等以待進退。李嘉會曰凡此數端掌之射人
為之司馬所以辯論官材。鄭則中曰此言作大夫介作卿
大夫從作卿大夫掌事皆以作為言蓋命之使行者王也射
人則作之謂作而起之也。鄭注作請如作止爵之作疏曰
射牲少牢三獻作止爵謂作起前所止之爵也古者天子以
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人主射事熟于人材之能否故使射

人作而起之而後王使之歟作猶選舉之謂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授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執皮
射則贊張侯以往居之而待獲

授馴也教習猛獸使之馴服象王者之教無不服也祭共猛
獸二取王者威能服遠之危抗舉也侯國朝聘布皮幣服不
氏主舉藏之聘禮所謂有司二人舉皮以束是也之即客也
制如屏風待獲者所蔽射者中則舉旌以唱獲也

增 王昭禹曰凡射侯供于司裘張子射人服不氏贊射人
張之也

射為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政鳥焉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射則取矢、在侯高則以并矢取之

射鳥蓋以供膳羞也雁鴈鴈之屬也祭祀賓客會同軍旅俱

用靜肅焉鳥噉膳故殿之在侯高矢著侯高處人不能取也

并矢誠箭耳王氏曰制如箭長柄用以鐵箭司子矢所共并矢是也

羅氏掌羅鳥焉端則作羅橋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

物

羅網取也捕細密之網鄭注作羅網也端是末之月此時大

春鳥始而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國老卿大夫之

老者是時應化焉鳩與春鳥皆變舊而為新故宜以養老

助生氣行謂饋賜群臣也養國老者邦之重禮賜群臣者王

之殊恩親一鳩一鳥之細而先王之恩禮周寓于斯矣賈氏

陳祥道氏曰老有三有國老有庶老有死政之老羅氏獻鳩

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六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

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外棄酒正素人所謂耆老者提三者

言之也

掌畜掌養鳥而年蕃教養之於祀共郊焉歲時貢鳥物共膳獻

之鳥

鳥謂鷩鷩之屬阜盛也蕃之息也郊焉方哺穀之鳥如祭天

地之角牛滿栗也東漢以雞木加何本鄭注郊鳥其郊可若

之鳥

此其土物者以神也鄭注鳥以四時來而不常有則以

歲時共之鄭注其曰貢者重其辭也膳獻謂膳王獻賓之

鳥如危人所稱六禽以其王膳及秋官行人上公之禮乘禽

日五十雙者也。按先王設掌畜以養鳥非以為玩也凡以

供祭祀膳王獻賓而已而後世有鴈鴈鴈之設又元時于

外夷所獻獅豹鸞鶴日食肉十斤則不知其何說矣。鄭制

中曰先王制官飲其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四官疑若一

人可無提者然設官以備物備而禮舉凡以肅團體而尊

天王不得謂冗且濫矣

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

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

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與食惟賜無常

版名籍也任有遺餘休無元亡故官歲有損益鄭注歲登

年利知其歲之損益則知其任之失也鄭注王治

詔王以治群臣之法即詔爵祿之屬詔謂予之田邑食積

食也以其任事久暫為庸給厚薄若後世之按月給俸也賜

無常者以其出于天子之殊恩凡姻戚小臣皆可昇而不必

肩焉焉考其功德核其才猷矣東漢以給有封爵去之

無常者無不通取之事餘之賦而節之以好月之式則亦不

常則得無以持福。按論德詔爵則爵不濫而人勉于德計

增 王氏傳曰縣鄙之數之數二字衍文按諸侯二字蓋有
邦國則有諸侯也當云邦國都家縣鄙諸侯卿大夫士庶子
之數並載外諸侯畿內都鄙之君之子皆在士籍故稱邦國
都家縣鄙諸侯卿大夫士凡其庶子之數虛不周知之以訖
王治

陳惠之氏曰爵祿事皆稱詔惟奠食不言詔則知爵祿事皆

有去取進退唯上之命而真食乃其常俸所當得之稍食故不言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所當食之俸

項氏曰詔王治詔其任用進退也其有德者則試之以爵待其有功乃授之以正祿此以待賢者也。能者先試之以事待其久而事成乃返其稍食此以待能者也。易氏曰以久莫食而不言詔則未為祿也當時一命以上謂之祿庶人在官稍食而已如宮正月以會其稍食醫師既終稽其醫事制其食彙人試其多斡而上下其食凡此皆實其食于任事既久之後者也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

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此王曰視朝之位在路門之外所謂治朝者是也而嚮者凡
嚮則而治之意北而北嚮以答王也東上者謂所立之位以
東為尊也餘倣此賈氏曰所謂上者時據近孤卿大夫皆左
玉為上不懷陰陽左右也右子王故東而西而王族故士與王同族而故為士留宿衛
者左嘉會門王族故為士者留以備衛必有年勞者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
僕之屬其人皆從王之後故南面

司士擯孤卿持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時退

擯謂導王降揖之禮特獨也孤卿位尊故人時特揖大夫則
 以其位職相等者放揖之士卑而有上中下則止旁三揖而
 已黃文叔曰士字三揖則士亦有位于此矣士不
 著位而以揖見疑可知也三揖者此以其等 揖門左右
 以太僕太右在門之左故士虎士在門之右故王還揖之鄭
 中其位皆面南而在王之後故還大僕前者前而正王視
 而揖之還者謂回面而向之乃揖也
 朝之位也其禮詳見後太僕職內朝謂燕朝也王氏許說曰天子有三朝
 外朝治朝燕朝是也庫門之外為外朝則路寢門外與路寢
 門內之朝皆為內朝矣但以日視事則曰治朝是也燕朝之
 庭臨政則曰燕朝內外之朝各無定名以燕朝為內朝則
 治朝為外朝矣以庫門之朝為外朝則治朝又為內朝
 退者反其官府治處也。按司士朝儀王于孤卿皆揖之躬
 與之為禮士雖賤猶三揖焉初不以其位未名卑而忽之于

此見古王者居上不驕恭禮於其臣如此其至也至後世
朝儀盡廢泰故惟取尊卑抑臣者行之天子親臨于上群臣
相向焉呼于下尊卑同絕無忠告之心禮節森嚴無比附之
意而古者臣恭父之誼失矣欲使君臣之際一德一心上行
下濟而無其間必得周官司士之朝儀乎

增 鄭則中曰觀周人之詩于天保之序曰君能下以成
其政政此特攝旅攝三攝之儀則周之盛王可謂能下矣
漢諸侯群臣朝十月漢初以十月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
中陳車馬時或平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傳聲教入者皆令
殿下即中伏陛、數百人後與扶同其而功臣列侯諸將

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
設九賓禮門傳上侍者下為階下皆上為階也大行 于是皇
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侍警而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
敬帝乃知皇帝之貴亦異于周人之禮矣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捕士者膳其挈凡祭祀掌士之戒
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時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士治士所訴理者黃文叔曰治有所謂治也國中自邦國以
之治者謂邦之臣及六卿之臣皆有所謂治也黃氏曰云國中
功者與治者之臣無異也治者大士也治者大士也治者大士也
為士者皆見于王也黃氏曰此云士小是邦大夫士起見謂
相國使即以其挈共王之信所以動王敬士之心鄭康成

人賜爵神惠及下賜福爵也其賜先及同姓故呼昭穆進
之鄭則中曰此所賜王之子也兄弟亦賜也曰兄

增 鄭康成曰割牲制牲體也。劉執中曰謂朝踐獻腥則

豚解為七體饋食獻熟則為二十一體犬豕羊牛其骨肉

之貴賤以為眾寡焉。易氏曰此雖宗廟祭祀而言當在賜

爵之前今乃于後重其事故持言之鄭氏以其言子賜爵之

助祭之人共食皆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大夫喪作士掌

事作六軍之士執被凡士之有守者令幾無去守國有故則致

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級

作謂鼓舞振興之辭也蓋司士掌群臣之版不惟知其年齒

貴賤其子材能優劣亦必有以常試考驗之故凡國家有事

皆使司士作興之使之惟飲踴躍以供其職也故所以持稽

者如天子則旁十二也大喪大故皆宜備非常故士皆有守

若禮所謂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

下室也三歲考績之期進退祿爵蓋所以贊冢宰之大計而

司士之權甚重矣

增 賈氏曰此一職士者皆臣從胤惟有作士適四方使為

介是單士不兼卿大夫故鄭引石尚證又作軍之士是甲士

其餘皆臣之從胤耳。王氏詳說曰鄭氏既以攝士、從之

類為執羔雁卿大夫矣而子作士適四方引春秋石尚歸服為證意謂天子使大夫適四方而元士為介也曾不謂天王使宰嚭伯來聘宰嚭周公來聘上卿聘則大夫為介矣王氏傳曰變故之際奸盜易乘致士于宮止宮伯而領其守呂氏曰上經言士者提公卿大夫言之此言邦國則諸侯之卿大夫士亦提曰士也。黃東巖曰此是稽諸侯貢士之貴否以行賞罰周禮諸侯貢士一項不見他官想司士得兼其稽致進退之權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倅故書作倅謂以倅位之法聯屬之也易氏曰故書倅為倅鄭氏以下文有倅倅

故改為倅職末言稽德學道國子之倅此下文位所列兵甲之事謂免戎倅度當為警備不得以貴遊而忽故以軍之位也公卿大夫士爵有尊卑則其子亦以次而有貴賤而又有年歲長幼不同故當辨其等而正其位也

泉按國子之倅本文為倅鄭註改為倅倅倅副貳也或以為卿大夫士之庶子以其副貳適子故曰國子之倅師氏掌其正諸子掌其倅而已然征文自帥國子而下皆言國子而不及倅安得云諸子獨掌其倅而不掌適子耶鄭司農雖改倅為倅然云國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不言庶子後鄭增成其義云國子者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實氏釋曰倅謂副貳父亦不言庶子大釋燕義稱天子有庶子之官無此諸子職同

大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公卿大夫之適子不言適子之副也故不如依本文為倅王氏傳曰國子未仕者備用以為仕之副貳故曰國子之倅國子已仕者司士掌之未仕者諸子掌之下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以下皆指未仕之國子也其曰國子存將倅于未仕國子中知而未可用者耳此說合之經文上下及二節之說皆可通

增 鄭康成曰戒令謂致于太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倅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不及

致于太子以國子與太子少同學長同遊恩義素相孚契也兵甲之事謂免戎倅度當為警備不得以貴遊而忽故以軍法治之國子用于太子故司馬不得征為軍又凡稅役之征皆不及倅所以優異之也。李氏曰王者之師非直與于閭里而又取諸世族以彼父祖受國家之養宜有報上之心況乎倅之情德學道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以金革則與取屠屠狗接功要賞之徒殊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則雖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相決矣則安知異日于城心贊之任不即出于其中乎

增 東萊呂氏曰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

餐之類。賈氏曰下有甲兵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鄭制中曰公卿大夫王所用也公卿大夫之子太子所用也王用其父太子用其子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推太子之令是推則太子之令行而權有所歸矣。呂氏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若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呼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于外其子弟使太子守官于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叛之理人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來諸侯之子立為諸侯時市太子為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平日在學時必擇其能為諸侯則他日立為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史記楚世家曰周當成王時楚子熊繆與魯公伯

禽樹康叔子年晉侯懷齊太公子似俱事成王可以見太子素與諸侯子弟相親其意可以概見。易氏曰治之以軍法與司馬之所以用其民者同不以貴者而廢乎法公其法也不正于司馬之威亦不與司馬之力擬不以有司之法而律責者重其事也。王介甫曰司馬弗正國正非及則是諸子正之太子用之而已。鄭制中曰此與為後進之士升于司徒者不升于卿升于學者不升于司徒事異而意同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群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群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倖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校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群子國子之教未成者以其著籍數多故稱群子遊倖猶古餘子蓋年幼而未可用者也學太學也或以為當作操射之官也。王氏曰公族之子並有民社之寄非大不肖不至見遺然生習倖非有出群之才亦不免沉溺故其教之也特坐于上庸人而共成也亦倍難于士庶人此地官之師氏保氏春官之大司樂、師夏官之諸子凡教國子之職不厭其詳且備也

增 王氏傳曰正牲體謂祀載之司士制之諸位舞列也此使未仕者周于禮樂也。大喪服位群子有親疎貴賤不同會同賓客群子亦有從王而執事者。政事即國之七事國

子之未仕而長者既用之其幼而未可用者則存于學校遊暇無事之倖中使之在彼情德學道也。鄭制中曰遊如進遊。鄭制中曰學謂東序在王宮之左者射謂射宮度庠之在西郊者其為學則一也以其合之以政道藝故以學言之以致射故以射言之道藝文事也屬于陽故春合之射武事也屬于陰故秋合之先王于國子教之以文欲其德行道藝足以成人教之以武欲其有事之際能任甲兵之事

王昭禹曰正宮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教之于宿衛之時諸子春秋合之于方學之時攷其藝而進退之則能者在所進不肖者在所退也

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此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群右群車之右即國中勇力之士選為車右者車亦有卒伍蓋步卒之從車者此其未謂次第列之如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百二十五乘為伍使之部分不亂也屬猶置也車必置其右使之主擊刺而備非常勇力之士屬焉蓋豫擇而教養之以為異日車右之選也

增 李嘉會曰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守中大夫下大夫非司右之屬也司右之右乃兵車之右用以征行侵伐故凡國中之勇力者皆屬焉一旦有事則取之以為右

王氏傳曰凡車十五乘為偏三五也九乘為小偏三也二十五乘為大偏謂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五偏為伍一百二十五乘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左傳宣二年其軍之戎分為二廣有一卒偏之而蓋而偏為卒為車五十乘故曰卒偏之而廣亦五十乘故曰廣有一卒二廣者車百乘也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即大偏也百二十五乘為伍五大偏也五兵戈戈戟矛矢予掌其政令掌其衍習選擇賞罰之政令也。步卒之五兵無夷予而有弓矢

原按管子稱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眾者有則以告古人于勇力之士備之有素一旦有事可以備馳驅資軒衛而彼

亦不至有奸勇強貧之患後世廢其法而勇武者失其養往往聚為匪博流為盜賊而所召募軍士或反疲弱無以制之猝有不虞望其摧鋒陷陳難矣王時為曰唐之興也一旦有警而宿衛之士皆不足以援

中又為如成周之法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守王閭王在同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葵謨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微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

先後王或前或後所以才衛王也趨而以卒伍者蓋以軍法治之雖常行亦有行列不尚亂也鄭則中曰秋嚴以肅故時趨其趨也也以卒伍如軍

法不特國中為然王宮閭以止出入即天官掌舍所謂柱柱有軍旅會同之事時止王宮閭以止出入即天官掌舍所謂柱柱再重者遣車王親與所依虎賁朝夕近王故從而哭之適四方使謂使者遠行若漢蘇武使匈奴之類虎士從之護王命也王氏曰士大夫仗于四道路不通謂寇戎為梗有微事若後世以密詔機勤王師也。搜虎賁一職為王衣牙心脅故立政重之王閭則守王宮則守府所以慮舍卒而極非常蓋周公于萬乘之防護謹嚴如此使後世虎賁氏掌得職則唐昭宗必無少陽院之因而宋高宗可無苗劉之變矣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凡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裹葛執戈盾車旅則介而趨

節服氏常祭祀朝覲冕冕六人離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惠冕二人執戈送進尸從車

維持也。天子旌其地凡十二貌。離之以饒旁三人持之而皆元冕以徑王服。蓋以表威儀之威明肅敬之心也。從車從尸車也。郊祀之尸所以象帝尊之至者。故以裘冕二人執戈從。

車而送之竟冕裘冕保王祀帝祭先王之服而使下士服之不嫌也今按書傳大輅周王在輅上從旁六人皆冕服則節服氏所言信矣王氏別解詳見目錄。或云吳天上帝尊之至也而誰敢爲尸曰人當纖毫無缺域一不二時人心即帝心也太虛之體渾然無間而上帝式憑之矣謂不可以爲尸者特自後人形穢神昏而論耳然則人非其人而強以爲尸不幾于褻乎曰褻矣仰愧于天而象天其心必不敢安也此後人所以并廢尸禮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護金四日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
讙以索室殺疫大喪先薦及墓入殯以戈擊四隅辟方良而

厲尼為災曰疫蒙胃也冒能度者示其猛黃金四日示其明以驚駭疫癘之鬼也後漢志有儼神十二以連山惡本此時儼者按月令季春仲秋季冬皆有儼故也索投也先驅而行亦取辟易山邪之意方良典與西岡即春官所謂物魑者驅之以安養者之說也。然明之理一也在明而有奇邪不正之人則在幽亦必有其鬼然神之正立者不畏乎人而鬼之身畏者見能度四月之說異能無賴而遊散年故周公使狂大飾是狀以駭之其燭于幽明之故者深矣然哀晚之世人心邪意上千天和上帝震怒而降之灾則妖神邪魅並憑之以為淫厲人非方相之所能駭矣。按漢志遂疫選中黃門子弟百二十人為侏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鼓持炬火逐惡鬼于禁中詭呼周遍前後省逐疫出瑞門以火傳火葉雖水中蓋猶循此方相氏之制後世此法不傳然它中遂密陰氣偏盛不能無黑弩之疑則假外道以駭除之而无人至違西番僧入宮持咒抑又陋矣

太僕掌正王之服佐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旼朝則前正位而退人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遽逆御僕與御廄子

但主處也衣服起居皆宜中理人君失道多自此始太僕主
正之則無非僻之于矣項氏曰王之古服有六太僕正之則
物各歸其類無不中理王之威嚴有柱

命令者王所以動天下之具太僕主出入之
蓋必有以審其是非權其利害常執奏者無違忌當敢正者
無阿隨非若徒後世宣傳詔旨而已命出而無言入者以必
有所從命于王也曰事于上謂之復即今奏事之謂候命于
上謂之逆即今候奏下之謂前正位司士所謂太僕前也退
是立于路門之左也入亦如之燕朝之位如外朝也三司恭
奉陽之亦如之謂王已
而正上之座位非大寢路寢也窮謂究抑無告者遠急
也漢時有上寢事及驛馬軍書當急問者皆擊此鼓蓋猶存
此意御僕御庶子皆直事鼓所者故太僕聞鼓聲則速逆此
二官當受其事以聞于王也。按朝廷之官非一而莫大于

應臨奏長史吹奏事司馬門而留三日不見則同隨以亡今
太僕聞鼓聲不惟其逆而惟其速則知先王所以欲通民情
而防壅隔者深矣。按此所言朝謂治朝也大寢之門謂路
寢門也考天子之居其最在外者為皋門皋之言高也乃王
宮外垣之門也其次為雉門雉取天明之意雉有兩觀即所
謂象魏者雉門內外朝故官朝士掌外朝之政九棘三槐所
在也又其內為庫門以其內有庫藏故名又稱中門以五門
之中也又進為應門書稱王出在應門之內是也又進為路
門亦曰寢門以其路寢之門也治朝在路門外天子日視朝
于此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正朝儀之位皆在此又諸虎以

為威稱虎門地官師氏居凡門之左是也五門至此而畢故
人曰畢門書稱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是也其內即
路寢稱內朝又稱燕朝天子視朝畢則退居于此太僕王視
燕朝則止位司士入內朝皆退是也又其內則有北宮門以
隔內外始為后之六宮外則萬民皆得至而治朝建路鼓窮
民得達焉燕朝則六群臣嘉會所及萬民復逆所通也此可
以觀其內外之開通戶庭之無壅矣李氏曰閭人掌王宮中
禁火而路鼓在路門外東門外安得入也蓋朝上之職以勝石
門外門之外而朝士乃為之達于路
門北太僕所待乃待朝士之所達也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

取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放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
傳達于四方室亦如之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
吊勞

牲事殺割七載之屬王親射牲親割
及七載之屬前驅為王道引也居左
自取不來未辟王也軍旅田役王親鼓所以勸民心而作士
氣日月之故二鼓者以驅陰陽抑勝陽也戒故書為駉與大
司馬鼓以戰之職同謂疾雷擊鼓也定葬下棺也天子始崩
及下棺封土皆非常之變故皆駉鼓警眾以傳之首服之法
謂外內命婦整齊廣狹長短之制縣其武使共制皆齊一也
首服婦人之服象冠男子之服象
公卿有喪則吊有勞則勞

而特遣太僕近臣則恩禮倍矣

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王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眠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贊弓矢謂攝執授受之職朝猶令言御止殿眠燕朝猶令言御使殿也王不眠朝恐公卿之失野立故特辭之蓋不敢失禮于大臣者如此

增 鄭劍中曰王有燕飲臣下之禮以示慈惠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其燕皆在寢如主人酌賓三酬主人之類皆有法燕而有法則無廢禮之愆。射有執弓執矢之法天承燕飲之下則和同燕而射也先儒以為大射恐不然。王有

三朝而燕朝乃安燕之地親族所聚立其位而且擯之相之則王之見之也以禮而宗人不取特恩以犯分。王賜馬曰擯則相賓相則助王皆太僕贊之

李嘉會曰太僕與王最親無一事不正于王燕一動不贊其禮不惟正眠朝之服位至入于燕朝亦如之不惟正賓祭喪紀之服位而位在燕朝者止之王有牲事則贊法儀王有燕飲則相其法師曰則贊王鼓射則贊弓矢穆王以命伯冏謂其出入起居周有不飲其闕于王身者如此其重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盥小祭祀

賓客饗餼賓射掌事如太僕之法掌士大夫之吊勞凡事佐太僕

燕謂燕居鄭劍中曰王自野後而進建燕出入若範圍遊觀之類小臣太僕之副其佐太僕如小宗伯之位大宗伯小祝之佐太祝也蓋王命復逆及服位儀法自非一人所能理故令太僕主其大而又令小臣治其小雖其燕居服位及尋常小命令皆有以正之信乎王之出入起居同有不飲而發號施令固有不戒失

增 鄭劍中曰諸侯之復逆太僕掌之為其入朝則有賓道也三公孤卿日以事乎王以其亟也故小臣掌之非有所輕

重也。王氏曰諸侯于王為賓客故太僕掌之三公孤卿在朝之臣故小臣掌之群吏府史之屬與庶民皆卑故御僕掌之不啻大夫士者統于小臣也凡此皆當眠朝之時小宰以叙進其治者。前驅前王車而驅以為屏蔽也太僕于王出入右卻祀車旅則為前驅祀虛王位故居左擬于王故不用御者唯其車右而已燕出入小臣為之前驅凡出入無不從也。王氏詳說曰贊人九祿事沃盥贊人之沃盥但于祿獻事耳其朝覲饋獻卒食之祿所以沃盥者小臣也。賓射小臣贊弓矢則太僕贊弓矢當為大射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服祭祀而贊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其

此祭群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部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從而受之

祭僕祇祭謂王有故而親祭者祭以交神王不親祭則心有所不安故遣祭僕視之所以達其如在之誠也疏曰知此祭僕受命以往於凡與祭有司則警戒之于百官所當供具之事則料計之其祀事肅矣故既祭而反命如見其奏假之勤而王心以安復王命祭僕勞其群有司而于不敬者復責之蓋古人于鬼神之事其盡心如此小廟高祖以下也復禮行

于此者恐孝子之重依于祖考也賈氏曰王生時所有事之復太廟祭僕視非郊廟重祭則王不與然必賜之禽者所以致其禮神之意黃文叔曰祭王之所不與者山川在畿內地王不行然皆國之命祀故賜之禽部家祭展謂錄視其牲體祀中命于周王不親祭各使其土者祭之按祭僕掌祇祭祀之命無他職業小臣等官似可兼之然必設是職者寅清以格神特為重也非崇掌其事則不恪不虔故不敢以他官調之也

增劉執中曰王之于祭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主其職六官之屬各祇其事先期警戒擇賢執事齊戒除濯可謂盡其誠

敬備乎禮大矣然而百官之敬意與其誓戒其終王不得以躬祇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祇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祇其事也按此說王代王祇祭僕視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祇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祇其事也

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勞大祭祀相逆而登大喪持晏掌王之燕令以叙守路鼓

史官逆民言復五又也然小民每以工書自達為難小吏恒以候命留留為苦故各役其重者言之特使御僕掌之者御僕下士耳群吏庶民得相儕偶閑白無壅隔之患若使號呼

于大吏則難以達自達矣天官大宰掌民之政令以辨九比之法以通四方之志以辨九比之法以通四方之志史氏哀勞困苦天子亦加吊勞無所不致其體恤初不以萬乘自尊也相盟謂奉祭授巾登謂登牲體于俎也祭祀以七登牲體于俎登之琴棺歸也燕令燕居之令今之小者路鼓以御僕十二人輪遞守之以達窮民與遠令疏曰燕令御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五當為王鄭氏以為五廟之寢非也疏僕與上御僕為類保王近侍之人非典宗廟之官也劉道原曰疏僕乃掌洗乘石若典職宗廟何緣與廟寢已自有守蹕掌之疏曰守蹕掌之

以朱衣而居於此之先居者無所更設且天子之廟亦
無五寢之理於祀備寢者王常祭時則齊戒所處宜廣肅則
故御僕主掃洒潔清之鄭氏以有於祀之語故遂誤以王寢
為廟寢耳東石王所上車石也碑宮中事應詳者亦謂祭
祀時也以寢王燕居之寢大寢王止寢也未知王之神所在
故于小寢大寢皆行復禮。或疑王之內寢既有天官宮人
掌王六寢之備矣隸僕乃復掌其掃除不幾贅乎曰隸僕所
掌者重祭祀之時潔清廣肅與上設祭僕之官同意而古者
齊必易其常處故更以隸僕司之況大喪之行復禮更有端
司乎

增 王東巖曰注疏引爾雅有東西廂為廟無曰寢必曰寢
者祭在廟薦在寢也但此字之隸僕廟于僕從之後必非寢
廟之寢

并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裳延紐五米縹十有二就皆五米
玉有十二玉并朱縹諸侯之縹九就玉三米其餘如王之
事縹皆就玉璫玉弁

五冕見春官司服冕服有六而古五冕者王氏曰五冕五服
之冕王之大裘亦服裘故止稱五冕下述其制皆同則五服
皆一冕而已非果冕之有五也黃文叔曰天子五冕皆玄冕
十二玉并朱縹是一冕耳而曰五冕者正延冕之覆冕服
以者其月之大裘之冕不似自先其為其延冕之覆冕服

寢者冕以板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小鼻并所貫者縹絲雜文朱
之各就巾也每一巾而貫五米玉十二前後各十二巾而下
垂于目示不顯其目也并替也該見之系自領下屈而上屬
于兩旁之并其垂絲者為縹也陳氏曰縹絲于冕之內旁垂
以貫其耳用也二實代曰縹以一縹先為一縹于左旁并
上以一縹繞于頤下向上于右相并上縹之縹氏曰朱縹
上縹并之而縹其固也。上為縹下為縹當為公游
朱縹之以武設之以縹縹之縹縹之縹縹之縹縹之縹
音田縹之末垂者縹縹為縹縹之縹縹之縹縹之縹縹之縹
見其玉也玉也縹縹皆就四字疑或有誤當闕縹縹
耳者示不顯其縹縹謂先耳縹縹即其物也諸公之冕
于王者十二就為九就五米縹為三米五米朱白蒼黃玄及

王為珉玉而已除刑規刑皆同也朱氏延紐并朱
縹之縹皆同

皮并冠名會縹中也縹素通縹也朱氏延紐并朱
縹之縹皆同以玉飾皮并之縹
中者謂之縹即詩所謂會并如星者朱氏延紐并朱
縹之縹皆同即抵也凡并
以皮六方為之即其上項湊合處象即以象骨為之即也并
經王帛所服似縹而素所素也朱氏延紐并朱
縹之縹皆同環經大如總之麻經
經而不糾者也朱氏延紐并朱
縹之縹皆同

增 易氏曰王之吉服其并三皮并周之于服朝常并周之
于兵車冠并周之于田獵兵田之并自時而用之者也皮并
以日服朝其用致矣此并師所以特言皮并之制

常并所并并即
九就五米并朱縹
縹素通縹也
朱氏延紐并朱
縹之縹皆同

帝并元春官司服等者命數之高下禁令各如其制不得相借喻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領之又其受兵輸六如之及其月兵亦如之祭祀殺舞者兵大興歲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等謂制有良拙人兵長短輕重各依人力大小強弱為之則

人器相適而用之便利如冬官弓人所謂上制上士服之下制下士服之者亦有其等也司馬頌法益量其能以授兵士

又計其卒之衆寘以爲給兵之數也多則中一狹之弊其後其後也兵盾與能也

勛之籍驗而愛之用兵謂出給守衛鄭中曰上古給兵後司馬法此又言用兵時

從威儀之威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也。會同建五兵蓋以文事必有武備其為不虞之戒深矣。

增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凡兵中盾戈旌物鼓饒
先備焉其調發則各以其行而官府不與知同兵所領之諸

那天夫子從軍旅會同者也足以見當時之方民兵自衛之民間耳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旅賁及故士戈自授舞者
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敝車戈盾建棄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
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歛之

戈以克敵盾以衛身二者允五兵之急故司戈盾為主之別如
 中司司兵掌五盾又有司戈盾之官者
 是司兵掌盾之司戈盾掌其物而領之
 車而趨又祭祀則但執是戈水兵有司又故士王族故士也
 以其從王故授之戈盾以為衛也祭祀之時王親出舞者執
 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如授故士以戈盾也貳車副車也

乘車王所乘車戴車授戈盾則授之于其人乘車特建之
車較及輿而已張賁虎士趨而衛王故故亦授之舍止也王
之所舍設櫜櫜耳重以為藩又于櫜櫜之外設藩盾以為禦
行則歛而藏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
入中春獻弓弩秋獻天旅及其頌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
質者夾弓皮弓以授射新侯為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
使者勞者其矢箠皆從其弓

法造作之式也弓弩矢三者冬官造之以入于司弓矢守之
之有當授者則出以給之也法曰互長短之數掌其出入

鼎唐書曰昔者
 鼎常教民壯體火
 者役之不虞路
 凡多州報臨不同
 州臨臨與州同
 不同一之役
 在或六者服臨大
 孤注器以使之
 服臨則更不
 州

攻守謂攻敵與自守也。弱弩發矢疾，故攻人無自守皆利用之。鄭注：中曰守，城以近自保，攻城以近遠。車戰、野戰、地廣、速人難近，延後發，故用其弱者利也。非強則不及，故利弩之唐大也。中戰利速而強，非戰則望而退，退推遠而發，故用其強者也。八矢者，弩矢二射矢六枉矢，繫矢二首皆弩矢也。枉矢以配弩之夷庾利，以攻守繫矢以配弩之唐大，用以車戰野戰也。鄭注：八矢者，弩各四枉矢，疑矢，枉矢者所用也。王氏：孫觀曰：上文云四弩之用，乃攻守與戰下文以枉矢繫矢，同指守城車戰是以二矢而當四弩之用，則其二矢既當四弩，其餘六矢當六弩之用。六矢之制俱見冬官，天人殺矢，鐵矢，鐵最重，能深入也。

傳
失
百
一

弓可知矣
即此弓虛弓

入故近射曰獵周之以配弓之王孤王氏詳說曰經曰王弓
者曰王弓質軍射也故矢誤失周子月親之射也軍射曰質
一也也故方士記矢人之無矢曰失亦月共射則以此二矢
而當二增矢第矢鏃彙彙故弋射利用之以配弓之矢庾氏
弓射矢增矢第矢鏃彙彙故弋射利用之以配弓之矢庾氏
前說曰經曰矢弓庾弓以授射射侯為數首而弓士記曰是
矢之屬射射侯無弋今增矢第矢同諸弋射則此二矢而當
二矢恒矢庫矢鏃彙彙中故散射利用之以配弓之唐大
王氏詳說曰唐大之弓校學射者使有勞者即散射蓋矢稱
也今恒矢庫矢周子展射則此二矢而當二弓明矣蓋矢稱
 其弓釋其人三者相調習周不待羿基之巧而舍矢如破
李嘉會曰矢鏃在箭多者則天重中有必深而不可以及
遠矢鏃在箭中者其射疾而中者必淺矢鏃在前者小
其行則低而中者亦難射勢強者周重矢弱周輕矢逆者
周先失之則不待不害其
矢先失之則不待不害其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樂弓

九之弓也規猶圓也句也句曲也樂猶惡也往體少而近直

則合多而成圓往體多而近曲則合少而成圓往在曲也往在直也

此則王張時四謂之往體少句者謂之樂弓則天子之弓為

善而士之弓為惡矣

增 李嘉會曰此皆角弓反張不被弦而合之者也大抵天

子不當勢屈故其體直諸侯不得屈故其體倪大夫與士其

勢雖卑則仍屈而從宜也

凡於其射壯之弓矢澤其射壯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其弓矢如

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從兵

甲之儀甲戈充龍龍夫共矜矢凡亡矢者中則更

射壯王親殺也澤、宮也王所習射之士之處士或有力貴

革首故其射樞質之弓矢如數如所當用之數并夾取箭之

其明弓矢象生存所用制短而小其曰明者神明之也物者

弓弩矢箠之儀儀謂振甲執兵之儀王氏傳口善弓者授以

兵甲之儀一以司龍龍竹箠也夫滿其體曰充王氏傳曰四

龍龍竹箠之法也龍龍竹箠也夫滿其體曰充王氏傳曰四

龍龍竹箠之法也龍龍竹箠也夫滿其體曰充王氏傳曰四

龍龍竹箠之法也龍龍竹箠也夫滿其體曰充王氏傳曰四

龍龍竹箠之法也龍龍竹箠也夫滿其體曰充王氏傳曰四

凡乘車充其龍龍載其弓弩既射則飲之無會計

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韋為之著

于左臂以逆弦凡王乘車必載弓弩龍龍者道塗之中以嚴

武備或不虞也亡失無會計者以矢時王所親射有定數故

也射時王所親射有定數故

樂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齊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幣工采其

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

齋財與其出入皆在樂人以待會而致之亡者闕之

職金見秋官職齋其工者給以市材用之且也三等即弓人

上中下制之三等也弩之于人猶矢弓而矢之于弓弩箠之

于矢時不可不相稱故並如其弓而以三等制之矢時記于

矢時記于

矢時記于

矢時記于

矢時記于

矢時記于

矢時記于

矢時記于

矢時記于

于繕人王所親用也齊財謂弓矢財用及其物料也出入者
凡工人所獻與頒用之數在案人謂其簿籍皆案人所掌關
除也除其數不入會也李富會曰亡者關之此
論只亡此官以失為重

周禮集傳卷之十九

梁溪高愈紫超原案

驚湖華泉天沐增訂

戎右掌我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

盟則以王教辟盟逆殺之贊牛耳桃茢

兵革使謂兵革役使之事王介甫曰戎右與右同車在車之
右執戈盾鉞非常并充兵中殺使

掌之于陳傳王命則是天子身親我馬指揮不以戰陳危險

而有所畏怯然與後世好大喜功自恃待遠之意固不同也

鄭注為王天官之。易氏充猶併也會同王秉金路照必以
田傳子司馬而連于軍中

革車從行為副而充其車右所以戒不虞也王東慶曰鄭以
之車不取賸左遂以

之者為居左失之王教器名辟猶召也舊說辟開也辟盟
者辟故其義音亦

使衆心開辟盟盟以珠槃盛牛耳以王教盛血尸盟者以桃茢排

之戎右皆當贊助之也桃者五木之精敵厭服邪氣鬼所畏

也前帝也以桃為帚所以掃不祥鄭注有盟約之事則以玉
器陳戴書之辭以開衆心謂之辟盟從之謂持教血以授當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姓

事則前馬

齊車蓋兼金玉二路言之前者卻立馬前以為拉衛也王未
則

執策主于持馬傳驚奔也方未則持馬陪乘參乘也車行則
以前以執持馬傳驚奔也

以為牲事謂王見牲而成也國居下未顯武齊牛王見牲而

陪乘王未升而前車將升而持馬車行而陪乘式拉復前馬

好為王未升而前車將升而持馬車行而陪乘式拉復前馬

蓋皆所以保護至尊而慎重如此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道車象路也以其往來常行于道故稱道車諭命從車者車右在王之右傳王命為易也車儀如預不過轅下宗廟武齊牛之類以蓋從者表至尊所在令人生肅敬之心也

大取掌取王路以祀及祀取王自左取之下祝登受轡祀取遂驅之及祭而僕左執轡右祭而取祭執乃飲凡取路行以肆夏起以采齊凡取路儀以鸞和為節

行山曰轅鄭中曰乘王路以祀天則祀之者封土為山象

以苦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自左

取王自車左執轡以制馬下祝人取下車而祝神也之當祀取

王所自執之轡而執之乃祀所祭之轡也之轡車而行也

謂太取祭之酒也祀取王當飲福而祭遂命酌僕亦令飲神

惠也而取而轅之末也轅車轅前也鄭中曰其祭轅之時使人酌酒以飲僕一併

應執于左子以右手持酒而祭而轅與轅所以祈肆夏未齊

車神既祭乃飲受神之福也之轅此當在轅車前

皆樂章鸞和皆鈴也鸞在轡和在轡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

應取其聲以為車節君子聞之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矣

增 薛氏曰先言取路後言取路之儀蓋和鸞為儀肆夏來齊不謂之儀乎蓋儀必上下相應前後相成周旋進退無不

中節今肆夏以節其行何由而知車之行來齊以節其行何

由而知車之趨未足為儀也故儀必見于和鸞之節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鸞在轡而鳴于先和在轡而

應于後一唱一應一疾一徐秩然而不紊取路之儀始見于

此故和鸞之聲舒緩而不迫吾知其車之行歌肆夏則有以

節其舒緩之儀和鸞之聲齊肅而不亂吾知其車之趨歌采

齊則有以節其齊肅之儀車之行趨視肆夏來齊為之正肆

夏來齊視鸞和為之節而鸞和之聲又目車之行趨以為之

應鸞和不聞雖有肆夏來齊何足以為儀乎故鸞和言儀而

肆夏來齊不言儀鸞和言節而肆夏來齊不言節也

戎僕掌取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祀轅如玉路之儀凡巡

序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戎車羊路王以即兵車者倅副也乘王副車而服有脩擬則

偏上蓋甚故正之易氏曰王于軍中服常升而有爵者之乘

祭之威然有等故存焉戎僕從而正之此亦倅車之政也

王東若曰王服常升而下同副東將以隨敵于境外則乘常

以倅于軍中巡守會盟亦以戎車先後者道途險遠戒不

虞也戎車以整齊威武為上其儀如前朱鳥後玄武及出先

刃後刃之類也

增 鄭中曰戎路之義謂之倅象路謂之戴四路之義謂之

佐。劉執中曰倅副之也戰陳之事不以王當先其辭王有

所行則停車副之以致其勇所以推鋒而衛護于戎路也貳
陪貳之也禮樂之事以王居先王之所行從而隨之所以陪
貳之以成其道為佐佑之也從禽之事致王于必獲則佐佑
羽翼之政段駟逆之車以圖背已之禽佑王獲也。黃文叔
曰王路金路無副表尊也。鄭制中曰出國門則踴履山川
故行犯叛之祭乘王路以祀天則出却即戎則遠遠臨危巡
守則遠四方兵車之會雖非戰伐然提兵于外危道也故犯
輒以求助于神其儀則一而已王昭禹曰刀路不言犯輒則
以戎路見之

齊僕掌取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

等為車送逆之節

朝覲宗遇饗食諸禮皆所以接賓故皆乘金路金路即注奔僕主所以乘金路也以爵命崇卑之等為車送迎遠近之節所謂尊賢之等禮所由生也齊人所謂上九十九步也

道僕掌取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如儀齊車掌取車之政令

九燕出入王于故舊如族亦或有送逆之禮故其法儀如齊
車王以傳曰象路以朝有路寢至于治朝外朝及至于離宮
周逆故曰以朝夕燕出入有諸侯齊者其度數動容亦
為之節也齊車道車之副也五路惟金玉路無副其他皆有
副車故道車之副則道僕掌之
增 鄭制中曰早朝曰朝暮朝曰夕王之早晚朝見群臣皆

乘此路間取燕遊而出入亦乘是路以道名之使人若知所
尊也

田僕掌取田路以田以鄒掌依車之政故駟逆之車令獲者植
旌及獻北禽九曰王提馬而左諸侯晉大夫馳

田路末路也田謂田獵鄒循行縣鄒也鄒到田王者行縣
田而巳然則或曰田于二田之地或曰田于縣都之地狀。王
而田王行在鄒則去縣故亦不路。疏曰上此六連縣鄒則
六縣則連于知依車依王田獵之車駟逆見大司馬職自提
駟逆以則連也依車依王田獵之車駟逆見大司馬職自提
是禽使不出田田逆車植樹也植旌所以告獲也此禽謂以
所獻之禽以類相從次數之則其禽數可稽而獲禽之能否
亦見矣提簡米也晉指通簡抑也皆以取馬使不得勝也

取夫掌取取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取車王副車從車卿大夫從王之車使車出使臣之車也
治調習也公馬惠于調習則無御極傾軋之患矣王昭禹曰
車政分公馬而駕治之伴調習
齊一安于五御而去其整齊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
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
種馬良馬可為種者王路用之一物謂以一類相從也戎馬

駕戎路者齊馬駕金路者道馬駕象路者田馬駕田路者五者皆良馬也辨其德力足毛使各以類相從駕馬德與能俱

無取祇可以給役車之用而已

朱用

凡領良馬而養之者一師四司三乘為一趣馬三阜為一聚一聚夫六聚為一師一師八聚一趣馬八趣馬一聚夫天良馬之數麗馬一團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聚夫天子十有二團馬六種邦國六團馬四種家二團馬二種

養束謂置其勞粟以壯其力時其乘駕以習其勞也乘四匹也師四師也團一人也麗耦也良馬每匹而一團駕馬二匹而一團因其馬之駕良而為習養之異法猶目人之賢否而

養之有異數也凡馬四匹為乘十二匹為阜三十六匹為聚二百六十四匹為麗至六麗而成校則為一十二百九十六匹矣又分左右二校則為二十五百九十二匹是天子良馬之數也駕馬十六匹而一團師一百二十八匹而一趣馬一千二十四匹而一聚夫其數三倍于良馬當得七千七百七十六匹良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三良馬若七聚夫或八聚夫六匹之數當得七千七百七十六匹若七聚夫或八聚夫則與其數畧相當駕馬止于其夫而不屬于僕夫者以然則合天子之良馬駕總計之蓋在萬騎之外而民間之馬不與以共六軍之用有餘矣凡馬每廐為一閑家謂天子公卿所謂千乘之家者邦國非無種馬戎馬而但分四種降于天子

也家則但分駕良二種而已

增王氏傳曰駕馬以充役車與天賓祭馬牲其用為多故三倍于良馬之數當為七千七百七十六匹舊說謂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是駕馬為良馬三之一非三良馬之數矣舊說駕馬三良馬之數則二廐之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故六種十二閑而其數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蓋以良馬一種之在二廐者四百三十二匹之數而三之則其數當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也鄭注于八麗八師八趣馬皆謂宜為六正應此數王傳以良馬五種十廐合二千一百六十匹而三之故其數多也合良馬二千一百六十匹三其數當為六千四百八十

匹云七千七百七十六匹者以六種十二廐之數而三之也

亦誤

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減僕冬祭馬步獻馬講取夫

特社也四之一者三牝一牡欲孽息蕃也馬祖天駟房星之神執猶拘也仲春馬通淫駒弱血氣未定故拘之無使近牝恐傷之也馬始生二先牧始養馬者夏祭方養皆出就牧故祭社為其蹄齧故攻治之如馬質所謂網惡馬者鄭氏則以攻特為指馬謂割其勢也馬社謂開牧地之神廐中之祭之恐其為災害馬也減僕謂簡練御者令守善僕取五路之

戰後簡取者簡其馬步始末御馬者王制曰馬步為其精
戰也簡其武不戰則大閱之非故也
馬一歲之中四馬而四食蓋其止此狀馬是成馬于王示

一歲蓄息之盛也講猶簡習曰獻馬而令取夫簡習取馬之

事相曰也王氏傳曰先或漢而後簡取夫是光輝其大略而後可便與馬官之選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七馬而頌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

受其幣馬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曰獵則設驅逆之車九

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

馬而頌之等取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七馬齊其色也頌謂以授當乘者幣馬所以獻神及賓飾謂

整其鞍轡纓錫之類朴策也遺車之馬蓋束革為之若芻靈

之類俱為從莖之物也帥備統也飾黃駒者黃為中色九四

方山川之神皆可同之也劉氏曰黃地之色駒地之使若幣馬以獻所建國之君
王制曰或以物馬齊其力也等猶

均也謂按其人數而均給之稍食給師國府史以下者項氏

庫衍近王宮故曰官中一云馬有養子曰非也

增陳及之曰周制甸出革車一乘馬四匹則馬民自備也

而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頌之頌卿大夫共軍事者不然校

人六鹿九三千四百匹安得及庶民乎

原按漢與民間養馬一匹復卒三人其優卹最厚故其民願

養馬阡陌成群而邊郡尤富後數出師馬大乏乃令封君而

下至三百石吏以差出馬而內郡有馬者始授美又令民畜

遺者從官以馬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有馬者亦援而無

補國時之空乏也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

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張巡寧開地廣千里以

給易牧天下至以一驢易一馬自萬歲失職馬政頽廢開元

初命王七仲領內外閑廐馬稍復其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

乃四十三萬其後安祿山陰遜善馬歸范陽遂資以反而

馬、樞胡種乃並北安祿山陰遜善馬歸范陽遂資以反而

肅宗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群得馬數當萬軍遂振振吐蕃臨

隴右苑牧畜馬浸盈朝恩請大蒐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下

制禁馬出城民大擾然官吏所輸馬定不足充國用也其後

隴西金城平涼天水所置監牧俱廢而地或以賜佛寺道

觀而馬政益廢矣宋熙寧王安石行保馬法其條約凡五路

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者二匹皆以監牧見馬

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

十戶為一社保戶馬斃獨償之社戶馬斃半償之而盡廢畜

陽真定太原大名諸牧監牧其地租給市易木錢職者以為

不出十年天下當之馬已而果然由是觀之大率馬養于官

則蕃養于民則耗養于民而民用之則蕃養于民而官用之

則耗蓋養馬之貴厚矣計其一歲芻粟視人而倍飢寒之民

則耗蓋養馬之貴厚矣計其一歲芻粟視人而倍飢寒之民

則耗蓋養馬之貴厚矣計其一歲芻粟視人而倍飢寒之民

則耗蓋養馬之貴厚矣計其一歲芻粟視人而倍飢寒之民

則耗蓋養馬之貴厚矣計其一歲芻粟視人而倍飢寒之民

則耗蓋養馬之貴厚矣計其一歲芻粟視人而倍飢寒之民

則耗蓋養馬之貴厚矣計其一歲芻粟視人而倍飢寒之民

則耗蓋養馬之貴厚矣計其一歲芻粟視人而倍飢寒之民

則耗蓋養馬之貴厚矣計其一歲芻粟視人而倍飢寒之民

按西養于民而牝而成周未嘗不養于民也養于民而官用之則耗而成周未嘗不用于官也遂人登其夫家六畜馬牛車輦此馬之養于民者也甸出牧數一乘馬四匹此養于民而用之于官者也計周馬之養于官者不過十二閑良馬祇以其五路之用駕馬祇以共賓祭以充役車而已其軍興所用皆養之于民其民間所養皆用之于官上下一體何嘗有獎蓋周制司徒井牧其田野官井必無言牧予田必無

予策予之策所以牧也則芻秣自所出矣官第歲時登其數稽其可任因而不私其有為有事曰徭征伐臨時徵召而為不惠不給民焉雖自養而寔為官養也事畢仍歸之于民而官無所與民焉雖為官用而寔自用也夫足以成周無不養焉之民其視養焉與養牛羊犬豕無以異此焉之所以蓄庶而成周之焉政所為不可及者全在于此後世井田既廢民無田萊芻秣無所自出而責之以養焉其養之也又以輸之于官而民無所與焉加以政令之繁急官吏之侵漁而天下騷然病矣故夫養于民而耗養于民而官用之則耗此在三代以後誠然非所語于成周也

正循定也審也良馬難于誠故贊枚人審定之齊謂同時以
飼六節未詳或云自朝至暮六時調養之節也鄭注是擇王馬以爲六等
一劉執中曰月以知其體之不驚口以知其性之不悖斗以
知力之不殫鬣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質之不恭蹄以
知此行之不踣六者簡馬之大節也節同然後可信爲良馬
說不使偏于勞逸也故以居謂閑廐牧序之所治則執駒
攻特之屬蓋四時有寒熱溫涼之異而其所事亦不同故趣
馬時當辨之使之調適得宜而無廢事也鄭劉中曰四時所居日中而入之徒
以言者月晝日中而出之後所居者牧房執駒攻特之事則
本更治之威僕獻馬之事則秋冬治之皆不可不辨。賈氏

曰牧師者牧牧之虛皆有屋蔽以爲馬二月以前八
月以後在苑二月以後八月以前在牧政云口時
增王祐馬日以聽取夫則惟取夫之所復使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兼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拔人馬死
則使其賣粥之入其布于拔人

乘治則驅步以發其疾因以知其疾厥治之也郭則中曰馬有疾必養之
乃求之治之養以足其食求以發其病養醫按醫療馬者
而不求無以知其疾之所在不可治也
而人寄二人與匠官雖請焉要止止
用藥乃治疾之本匠將相助之而已受財技人蓋以供醫藥
之用弼賣也醫馬之財宜有所自使藥物之資常足用而無
窮故馬死使賣人弼之其財入于技人則所以醫馬者其財
蓋全諸此

牧師掌牧地計有屬禁而煩之孟春焚牧仲春通溝掌其政令
凡田事皆焚禁

牧地水草繁多之地其地若今官馬場屬禁者燕蘊畜牧不
得入其界也焚牧地以草始勾萌常除宿而生新也中春陰
陽交萬物生故合而之北牡並順天時以孳息也

增 鄭康成曰焚禁者山澤之虞劉執中曰牧師贊之所以
護牧地也盡焚之也

度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駢及祭馬祖祭
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閑以正牧人負選馬八尺以上為龍
七尺以上為騊六尺以上為馬

阜草息或壯也佚特即遊牧于牧令通涵之義或以為未用
有時不令通勞也馬三歲曰騊二歲曰駢駢駢始乘習之也

攻駒猶言攻特蓋為蓋雖釋而性已惡方固當攻治之也
前日攻駒攻其不可教者及其未就牧之也駢駢謂括馬耳
閑中口駢駢此未馴馴以治其神蓋之性駢駢謂括馬耳

抑之也今善驚也中物後送中皆不復驚本詳是百 閑同御
蓋閑習使就驚勤中十二閑之政教 貢師閑之負也為以

上蓋上官非 蓋雖所養之賤必得善良不以駢駢充之也李
虎人所止 會曰閑馬而通其負馬八尺而稱龍貴之甚也又以上天子
數閑人而別其養能馬八尺而稱龍貴之甚也又以上天子
以駢駢充之也 上駢駢之上知所所駢駢也三十也

國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瘡蒙虎始牧夏序馬冬獻馬射則充

樞贊設墻則剪闔

馬所藉草曰蔀冬寒以藉馬、出牧而除之避溫氣也馬久

群聚瘟疫生焉故鑿之以辟邪沴始牧始出牧放也春秋傳

凡馬日中而出春日中而入秋是也序無也所以庇馬使涼

也夏暑而馬已足樞贊練草為之以習射所以茂蓋也茂

也茂也為無以涼之樞贊練草為之以習射所以茂蓋也茂

馬亦如之 國師掌養馬易牧之事以役國師凡賓客夜紀率馬而入陳虞

賓客有贈馬喪紀有薦馬率而入陳以明重禮虞馬則遺車

之馬事此同于事生故亦入陳之也陳于館也之馬大司

馬喪祭如馬牲祭而陳于廟虞馬遺車如室之馬陳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

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

其利害

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

曰狄絡狄之分也閩蠻之別也其數多寡各異者所分之種

類然也數要紀數之冊籍也數則別而計之天下地祇有險

易人民有強弱財用有多寡職方氏掌其圖籍一辨而知

之則九中國外夷一切利鈍堅瑕之勢無不洞然胸中矣漢

祖得泰相府圖書具知天下阨塞險要戶口多少強弱之處

卒以天下然則職方氏之所掌所係豈淺哉。或疑天下地
國民數大司徒既掌之職方復何事焉大司徒掌地圖在周
知其高下肥瘠將以任稼穡施教化教官之職也職方氏掌
之則在周知其山川阻塞將以既塞要隘非常政官之職也
二者所掌雖同而其所以掌之之意則各有主矣其辨邦國
都鄙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也亦然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而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數
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貫通也九州物產各有不同彼贏此詘俱足為病故必公其

所產而通之使有無相濟則人咸享其利矣劉氏中曰四方
同利其風俗有善惡矣四方財用有餘之不足則其衣食有
厚薄矣七月知惠利害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善惡之相
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山曰鎮者名山安地德能
興雲雨以利民也會稽在山陰其區三江見禹貢所謂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者其區即震澤也五湖在吳而史記稱上始
蘓而望五湖是也凡一州之中莫先于審地勢辨其會稽其
區三江五湖之勝而一州之地勢得矣其次莫大乎人民辨
其二男五女多寡之分而一州之民數得矣民依財以生則
所急者莫大于財利辨其金錫竹箭之產而財用之數得矣
民之本富在米粟辨其穀之宜稻而米粟之數得矣民之未

富在畜產辨其畜之宜鳥獸而畜產之數得矣由是而一州
之險要可識戶口可稽強弱可辨貧富可推凡一州之利與
害亦無有不盡其情者此職方氏隸于夏官司馬所以特為
重職也餘八州倣此

增 黃文叔曰五湖多異說。常昭曰五湖今大湖易氏曰
其區是澤五湖是浸。澤豈可混而為一嘗攷經意既謂五
湖則不止一湖今如丹陽彭蠡以湖名者甚眾皆在古揚州
總引有五湖之名但經無明文不可臆說

賈氏曰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為三道先從南起周改禹
貢以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并東南曰揚

州次正向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
豫州為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
州為二道也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次正北曰并
州為三道也。易氏曰周人建國東南先服王化之始故以

東南為首稱

王昭禹曰九州之山皆曰鎮者蓋國主山川而保之山之太
者可以鎮安其地也。薛氏曰充之岱荆之衡雍之岳并之
恒豫之華所謂五岳青之沂山岷之腎無閭冀之霍山揚之
會稽所謂四鎮提言之皆山鎮也。鄭康成曰大澤曰數。
黃文叔曰其地自高而下水之所流行者謂之川地勢平行

水之所停滯者為之浸。王昭禹曰以水浸田謂之浸自揚之五湖以至并之沫易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也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賴澨其利平銀蕞革其民一男一女其畜宜為獸其穀宜稻

衡山南岳也雲跨江北夢跨江南今江夏安陸華容枝江皆其地江出岷山漢出嶓冢合流于荊賴出陽城湛或為淮丹并砂也荊州人民言穀略與揚相類以其地之相近也

增 易氏曰在氏元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賴杜氏謂賴水出陽城縣案漢志縣屬潁川郡即今河南府潁陽縣又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氏謂襄城昆陽

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按地志襄城即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葉縣已上二者皆古豫州之地經以為荊州之浸必有脫誤處。黃文叔曰周人書地當有所更革是則司荊州界自道邑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分界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樊雒其浸波澨其利漆絲桑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華山西岳也圃田在中年即詩所謂圃草宣王之所田者也樊雒作樊雒與洛通樊波洛俱見禹貢為別河惟豫州伊洛既澨見左氏有除道梁澨之文則澨宜屬荊而此屬豫者或水源之長始于豫而終及于荊也林竹木也六擾謂馬牛

羊犬豕雞五種黍稷麻麥稻也豫州得地氣之中故畜之六擾穀之五種皆宜

增 易氏曰在傳莊四年楚令尹聞析莫敖屈重除道梁澨營軍臨澨杜氏以為澨水在義陽縣西東南入鄧水義陽即今信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隨州隨縣澨水出縣西四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鄭康成乃謂澨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為荊州不知古荊在荊山之南康成拘漢地之說誤矣。黃文叔曰澨為荆浸波為豫浸則二州分今臨汝為界澨為豫浸則豫西界抵今漢東故樂史寰宇記隨州廣周為荊豫二州之域鄭以澨宜在荊者或未考也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沂山沂水所出望諸在睢陽易氏曰書謂之五諸漢志謂之五諸沂水出望諸淮沂泗見禹貢為海岱及淮惟徐州又為青故也淮出桐柏泗出桐柏沂出艾山禹貢沐出東莞縣易氏曰唐志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地沐水所出蒲水出南山下即亦與泗合而入淮。東莞縣屬兗州即郡。蒲水其地多水故多蒲魚物之生同地氣而異黃白宜木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青州宜稻麥蓋兼黑墳下泉之地有之也

增黃文叔曰淮沂沐皆屬徐州周廢徐入青故皆屬青五諸

屬豫州青又斗入豫界矣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汴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岱大野俱見禹貢岱山即泰山東岳也。禹貢 兗州屬徐州

盧維鄭氏以為當作雷離禹貢稱雷夏既澤離沮會同

盧即雷夏離即離也宜四種者其地與荆揚殊不宜稻也注鄭

四種黍稷麥稻

增 易氏曰禹貢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是青州在

岱山東北徐州在岱山東南周并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兗在西北寔無其地。禹貢徐州言大野既豬周無徐州故

以屬兗。泲水在經及漢志皆以此字從水從中按說文從

水從中注出兗州之川惟禹貢從水從齊又按從水從齊其

水出常山即房子縣贊皇山乃別是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

寔異後世雖例以從水從齊者為兗州之川其寔乃字之誤

當以古文為正。類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

非也。黃文叔曰灘水出密州莒縣灘山北至濰州昌邑縣

入海注水經盧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父台水也西北入

濰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盧縣今屬東平府

非盧水所經其說誤

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嵒吳嶽也爾雅稱河南華河西嶽郭璞註以嶽為吳嶽又中

庸載華嶽而不重則嶽山為雍州之山鎮不誣矣弦蒲或為

汧蒲鄭氏則以為弦蒲在汧也汧汧渭洛俱見禹貢禹貢

汧汧出汧陽縣汧水出汧州土厚水深畜宜牛馬穀宜黍

稷與荆揚之土性大殊矣

增 易氏曰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為正西而雍為西北周省

梁入雍故雍為正西。漢志安定郡涇陽縣開頭山在西涇

水所出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汧水所出右扶風汧縣之

西北東入涇之源泉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于渭以為

歸而汧東入為涇上屬於汧而下屬於渭故禹貢言涇屬渭

汧汧汧要皆雍州之川也

易氏曰洛水別是雍州一沒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鄭

康成曰洛出懷德縣者引詩之瞻彼洛矣為證案漢志左馮

翊懷德縣即鹽池源之洛水懷德即京兆府之富平縣今縣

屬耀州即漢馮翊之地北條荆山在縣西正漢志洛水之源

也類師古曰注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 孔安國注禹貢東會

于漆沮之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孔穎達引

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正與漢志合。詩瞻彼洛

矣傳云洛宗周既浸水也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

河西曰雍州其後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與東都伊洛
別矣。易氏曰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其源而下流同入
于渭故皆以洛水名之。黃文叔曰洛水出慶州洛源縣今名
之懷德亦甚遠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鎮養其川河沛其浸
藪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種其穀宜三種

鄭氏曰醫無閭在遼東鎮養在長廣。易氏曰鎮志謂郡長
州馬陽縣在漢屬屬東萊郡今為萊陽縣鎮養澤在西店萊
縣東北四十里蓋此澤介乎東萊郡而兩郡之間也舊出萊
蕪漢志泰山郡萊蕪時出般陽北至縣處縣入馬車道乃今
青州之境青州臨淄縣有特四捷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也
水本漢十卷即之地

增 易氏曰舜十有二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以蓼為帝都
省幽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亳復辟幽州之名周人入以幽
州為殷之營州寔為青州隔海東北之境。幽州雖跨有
遼水為東北而寔西南越海無有青州之東北境所以卿瑯
郡之鎮養澤泰山郡之淄水十卷郡之時水皆在幽州之域
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遷屬幽州是知幽州
實可以有青州營州東西分界故其州同于河沛。王昭禹
曰幽之川亦與充同者蓋充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沛
之膏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道沈水東流為沛
則幽充皆河沛所經之地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
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冀州三面距河故稱河內豫在河南充在河東而雍則在河
西也霍山爾雅稱為南岳註以為即天柱山潛水所出也。霍
山在東唐及今晉州霍邑本漢屬楊紆爾雅稱黍有楊陽疑
縣霍山一名太岳在縣東三十里楊紆爾雅稱黍有楊陽疑
即其地郭注以為在扶風折縣西易氏曰鄭康成曰陽陽所
泰有陽陽字通入以為在扶風而漳下疑或有脫字其水見
此乃以為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漳下疑或有脫字其水見
禹貢所謂至于衡漳者是也汾見詩之魏風潞出歸德牛羊

或疑亦宜作牛馬以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天下倒悍之氣
俱鍾于雍冀二州故其地獨多男而少女而青次之而并充
豫又次之至荆揚幽州則皆澤國而柔氣所鍾也故其女或
多于男或加倍或倍而又半甚或至于并倍焉揔天下女數
計之則女多于男者蓋十之三矣周公觀陰陽之異辨則未
之定分而又以天下之民數計之故能得其詳如此

增 易氏曰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
陰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唐嵐州靜樂縣今屬澤州
即漢汾陽之地。黃文叔曰康成云潞出歸德縣今慶州華
池縣無潞水杜佑曰潞出密雲郡密雲縣密雲今檀州水經

絕正水從塞外來經密雲氏過幽州潞縣西郡道元絕正水入潞通潞潞稱俗曰東潞此殆所謂密雲之路也是在幽界非冀邊矣按關駟十三州記曰上黨潞縣有潞水為冀浸即潞水也鄭道元曰他大川無可為浸者巨浪長湍惟潞水耳潞水至潞為川王維與慕容井相逆于潞川可以灌溉或當是也。易氏曰唐志潞潞水出潞州長子縣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黨縣又東北流至本州之路城縣潞水一名潞水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祈其川庫池嘔夷其浸深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恒山北嶽也在今真定府昭餘祈爾雅稱燕有昭餘祈郭註

以為今太原郭陵縣北九澤是也漢志太原郭陵縣北九澤在潞池與澤池同在今東鹿縣潞池出南城漢志代郡至大女嘔夷鄭氏以為出平舒漢志代郡平舒縣有新夷水入海潞水屬今保定府易水在今安州漢志代郡廣昌縣出故安南至容城入河漢志涿郡故安縣潞水屬今保定府易水在今安州漢志代郡廣昌縣出故安柳易水所出并州漢志東流至范陽入涿五擾馬牛羊犬豕燕高燥宜黍稷荆揚旱濕宜稻稼居天下之中故五種皆宜而并與之同者蓋其地之形勢高下不一故也增 易氏曰并州高貢以并入冀州殷目之周復分冀復并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州在西河之西并州介乎雍冀之間故曰正北

按以職方較禹貢增幽并而缺梁徐則九州疆域周公蓋有重更定者王文莊曰周都雍京師之地不可不廣梁多山險阻故合梁雍為一州徐地狹隘故青冀之充僻都冀地壤某濶故折冀正地曰并州東北曰幽州此沿革之大較也

增 王氏詳說曰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而為幽并分青而為營至夏則復為禹貢之九州矣爾雅九州則徐無青梁郭璞云商制也職方九州周制也則地域之沿革判合同不常矣禹貢職方九州之界間有相侵入者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是徐州之南及淮也又曰大野既豬徐州之大野也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汭兗州之澤大野

是以徐而入青兗明矣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是梁州之南據華山之南也又曰厥貢球鐵咎磬是梁州之有玉石也今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明矣禹貢豫州曰被孟猶今職方青州有其澤望諸望諸即孟諸也此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今職方兗州有其利蒲魚蒲魚即海物也此非兗之入青乎冀州其澤揚紆爾雅謂秦有揚隆李巡以為在扶風此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夏之一冀州為三以餘八州為六其勢不能如禹貢之舊杜輿二鄭不改職方之字則必改職方之意後鄭以顧在陽城且屬豫今屬荆非也以漢在楚隨之間宜屬荆今屬豫非

也不知青嶽梁雍豫兗尚多侯人況荆豫相距之州是改職
方之意而注之也先鄭以青州淮字當為淮沔字當為沔
謂宋有次非魯有洙泗耳殊不知青之已徐也先鄭又以雍
之弦字當為汧字當為汧直謂雍有汧水耳殊不知吳山
在汧西有強藩之義是改職方之字而注之也漢志北自蒲
柳有強中
公雍州數

凡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
人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藩服

九服即九畿也取其以疆域各正封守而言則曰九畿取其
以職貢服事天子而言則曰九服鄭制中曰職方氏掌邦國
以辨九服之制其貢諸侯供貢以服
事天子故。蘇氏疑周之西都為閭中之地其地距北虜僅
二百里安得王畿之外四方各有五十里不知司官所謂王
畿蓋以洛邑言之而大司徒所謂日土之景尺有寸謂之
地中者亦非以閭中言也而遠以疑周官之文誤矣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
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
下

此約記所分邦國多少之數也七伯當作十一伯按周之地
界夷夷鎮藩四服不在數中其餘地界約方七千里各七其
七則方千里者共四十有九其一為畿內此外方千里者蓋
尚有四十二鄭注曰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四十九方每
十里者四十九共一萬幾內餘四十八
千里約計封大國一次國二小國四十餘則雖名山大澤不
以頒以封十八百國之君有餘矣。又按方千里之地九五
等諸侯大小之國皆犬牙錯處其中大國統于前小國屬於
後此所以能大庇小。事大交相維而不叛也四公百男但
約其定數如此耳非謂以一州當封大國今四公割壤而居
一州當封小國今百男攢簇以處也且其方百里方五百里

者亦不可以拘蓋山河限隔之地有必不可以方為封域者
當更有因融之法必欲矩而方之如棋局蹊蹢蹙不與則
隨處皆成室礙矣

增 鄭康成曰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方千
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
奇七自者字之誤。黃文叔曰凡邦國千里據一州之地而
言也一州十里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猶曰封公足五百里
則可容其四也方四百里則六侯猶曰封侯足四百里則可
容其六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猶曰封伯足三百里則可容
十一也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猶曰封子足二百里則可容

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猶曰封男足百里則可容百男也

泉按此所謂五百里四公以至方百里則百男皆以千里之地開方數之而得萬里也公五百里五之則二千五百里四公則萬里矣故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也侯四百里四則一千六百里六侯則九千六百百里止餘四百里矣故曰方四百里則六侯也伯三百里三之則九百里十一伯則九千九百里萬里僅餘一百里矣故曰方三百里則十一伯也子二百里二之得四百里二十五子則亦萬里故曰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適足萬里之數矣愚嗜

求之而不得其說大司馬制軍之法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故大國三郊三遂次國則二郊二遂小國則一郊一遂大國之于小國率多三之一此其大較也孟子言大國地方百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故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則小國適半于大國周禮經文公侯五百四百里子男二百三百里亦為不甚相遠今公五百里開方計之得二千五百里一公而當二十五男何其懸絕之甚耶未詳其說始闢之以俟參考。薛氏曰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之四十九為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為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失之矣鄭

氏之見以開方言之殊不知井田之地畫為井形四圍左右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若夫先王定九州之制分疆析壤各以千里為州非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方計之若曰成周之制為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斥地之廣耶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之方千里豈復開而為千里之六耶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知此則知鄭氏之失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責各以其所有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致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

亦如之

相維謂大庇小之事大而相維固也設其牧者立之長以統之也項氏曰諸侯皆世職謂侯職所當為者鄭注制其職牧制職以所能而不求備則人勸功制貢以所有而不求多則人勸義戒先期戒勅也守謂境內修平者修平其國中道路以待王之臨幸也王制高曰守謂侯所守之地也守者巡所治之類先道謂為前驅也王將巡守戒令已達于四方而起其或不奉行故帥其屬而巡之鄭制中曰因巡守之年歲戒業以侯王之時巡不戒不戒而巡也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巡其前日所戒之令預致其率與不率也。東坡將平道路以待王之臨幸等語非本文意又引漢武殷猶衆也王行幸即因守令多以不辭自便大舉故去之

十二歲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版圖其戒四方與巡守同也

宋按王不巡守而戒四方與巡守同則前之戒令非為特王臨幸之例其可知矣

增 陳及之曰三代時收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于上如周公若陳畢公迭居東郊初周公為東伯周公既沒君陳不為東伯止行東伯之事至康王命畢公曰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則是為東伯也按成王崩畢公率東方諸侯則已為東伯。宣王中其只是理會收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中伯在荆方叔在齊。易氏曰最要是建牧一事周制九牧寔舜之舊十有二牧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考禮正刑以尊天子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致日景者立八尺之表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長丈三尺

此所謂土中也其制中日景一寸是千里一分則百里建邦國又取其分以為小都一分百里建國也亦大都也二分二百里建國也若小都五里則為小分五分夫二十五里則為小分二分半所建邦國都鄙也又曰土他所謂土圭專建諸侯之國不過度其地之遠近廣狹而已其所則五有長短矣土地猶吉度地宅居也相國名民居之所宅也蓋宅里所居不陰陽納藏風氣土宜謂種植所宜如雍冀宜黍稷荆揚宜稻也土化謂糞種以化其土性使肥美其法見地官草人任地者掌以土地任民如載師之官也王氏曰以此二者授

任土地之職者樹王舍者審其川原高下而背定其樹舍之使以教其民也樹王舍者審其川原高下而背定其樹舍之地也其餘則舍人掌之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政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遠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遠方之民謂其君長不親至而遣使來者非有命于王朝故曰民來者待之以禮也使之感悅思慕自以其遠方貢物來賓非誘而致之以送逆之以為之禮達之以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以適其居處而遠人之不悅者鮮矣此所以懷之也。或謂召公言不實遠物而周公設懷方氏致遠物二者不同何也曰召公所言遠物謂珍禽奇獸後耳目之

類耳若有貢于國用者亦安能不貴之況召公所言明王慎德之事也懷方所掌王者化洽萬方之事也其言固有不同矣不然肅慎之矢不集于庭越裳之雉不來于海夫豈王者之政哉明禮部有提督四夷館生客主事一人掌蕃夷朝貢往來宴賜之事與此治其委積館舍飲食者相類

增 陳及之曰鄭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論德延譽以來之若然則是漢武使張騫輩說諭西域之比當時設官之意謂遠方之民苟其歸附者懷方氏為之如大小行人之待諸侯也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非設官為之主則言語不知其故飲食不知其好遠人失其所矣豈所以來遠方

之民乎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達道路謂津梁相接而無阻絕也通財利如晉飢而秦輸粟之類王氏曰通其財利者達有無及無用財無曲防之類數器度數之器如宮室車旗以九以七為節者鄭中曰數同則以九以七為節者數天下同而不數者數天下不同而不數者數天下同而不數者數天下不同而不數者一也王氏曰數同則以九以七為節者數天下同而不數者數天下不同而不數者數天下同而不數者數天下不同而不數者怨惡謂有仇同好善謂相好相善王氏曰怨惡謂有仇同好善謂相好相善扈國皆同而無相捍問者若春秋魯與宋善而鄭人輸平以間之則非同好善之謂矣一此同其好善風俗所尚而也。能。易氏曰達道路謂其好善所以一通德而用風俗。易氏曰達道路

路通財利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也同數器壹度量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于除怨惡而同好善則辨伯修睦無有志而四海一家之象可見合方之為教也大矣。王氏曰封疆之限設險其感之常道而通天下為一家則覆載無我之公心也

執方氏掌達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道言也四方君臣所行政事與其志皆為王言之欲以廣王聰明周知四國之情也而其有善政善志為四方所欣慕傳道者則并王誦之而又慮侯國相距千里彼此所為各不相

聞故于正歲布訓四方使觀之欲令有所感動而相則傲也新物猶言新政黃文叔曰布而訓四方使述其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止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庇小國

離故書或為離華離謂其疆界不均齊猶言犬牙相錯也地形交錯離亂則經界混淆而兵爭易起故止之一說華猶分也如為天子司人者華之華謂其地遠不屬如春秋時宋鄭之間有莒戈錫之棄地而後至于相爭者比庇通覆也侯國之亂始于大凌小國大而怨仇相尋兵爭以起今使大以思庇小以禮事大則小大各安其分而萬國咸寧矣

增鄭中曰地域掌于大司徒版圖掌于職方特其名數也形方氏則司之如制衣之制司形裁割使各得其宜也。

王氏傳曰凡建國固貴犬牙相入然必合聚聯屬則可以守

治筆者分析才才辨也離者斷絕不聯屬也王安石曰華與

之華同義華謂中裂橫斷之亦為絕而不屬之意謂華離二字同一義矣然為新絕不相聯也則小國無

以心以為大國所無矣無有華離之地于是各安土宇不至

交爭大比小之事大各盡其道矣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

物部山澤所產害如虎豹蟲蛇蛟鱉風波之類珍異如岱嶽

故石以瀆浮磬皆是也。夫建地官既有川衡林衡掌山澤

之。而此復有山師川師何也。盖川衡林衡係天子王

之官各居其地而掌一方之政山川之師則掌天下

諸侯山川之地而使貢其珍異其職固不同也

遵師掌四方之三以辨其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

者

五地自山和，降而外其曠衍之地多產桑，人桑足以封

國建邑故遠師解之鄉劉中曰先儒墳物之才以是邑者為
向其說謂物之者相其土之物色也余

謂其立陵實村遺隄之名物之可以為
於邑者常為一云。思惟此似同郭中坑
其他如陰阻鬼毒

故不言利害。凡奇靡麗之物故不言珍異。

增 鄭氏曰地名果石之陸王屬，此曰遼師雖以原為主

除山林川澤外餘丘陵墳衍原隰六者皆主之。王介甫

曰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溢辨其物以知其化疏嫩惡

法則匡邦國而觀其德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八則之法則也。匡正也。懲奸惡也。如漢吳楚淮南陰

謀不之類九法治已然不如禁將然使諸侯反刑已露而

撤。一、晚矣。故匡人主違法則以正之。有以預窺其惡而潛

消息反側之心其為利大矣後世王敦掘石頭祿山叛范陽

卒于大戮而國受其惠由無有預窺其幾而止之者耳

增 引執中曰如是則諸侯之祀政陵令者暴內陵外者不

代矣

f. B.

王面

而猶抑也。凡民心畔上非果盡無良。多由未知上旨。使果盡

知王志之善，上政事，民以欣慕愛悅，傾心朝廷矣。唐

為鎮撫抗命民
二為死守不無捍人之職宣天子之

德意故也。

何以治天下其五綱陳弘。吾無隱不

微如人之鼻，血處之聯屬完固然一孔之通，筋骸之

1

不束或以致
之疾視形方合方匡人擇人

值穴以通車
始其骨者然

都司馬寧都之士庶工
農士之六甲之戒令以國法

其政學以聽聞曰家司法曰之

政軍旅之政學：宮也。王者士庶子皆養于學而出。軍旅

之體謂從征調受節制也

張其永麻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令以聽于

一書其說。按石曰：馬蓋以王朝之官而握兵柄，

子才者立國莫大乎兵才元卻之遠而其車馬兵甲

以主朝之心統之則無太阿倒持之患唐室藩鎮得擅其

王敦畏節貶危數世而後知周公不假都家以兵柄

王敦曰王家有子後兵于米地都都則都司馬以

度計有此來無車馬兵甲之成令士子受而行

。子綱中曰所以會其車甲卒伍財賦者皆政也所以教

其士庶子修德學道此學也。項氏曰國法依諸子教國

子之法。王象巖氏曰子綱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燕不

有學退在學校也。程大昌云子進在王所受教子

師保氏入而。自崇其在版者而教之。守禦有

都司馬掌之。入進退教未嘗不。同非

若楊世之者。八序之教又為具文

李嘉會曰司。而馬家有司馬自。家。甲戎

今欲其如一不。八。之學術此所以無

異政無殊依也。



二十秋官

起原稿



五

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以仁育萬物肅之

之威也教勸情勝不止則威滅無倫焉故唐虞之世

不能廢刑而命皋陶為。官史名司寇者群行攻。司寇

天下禍亂多治。此。防之而以名其官其職在漢

稱廷尉宋為審判。高書及大理寺諸官

也。增。易氏曰。其收其教之成者故。月之

司寇後世。司寇是刑所以懲敗類。李。心說曰

寇害也蒙上。上下順也司寇元大。魏宋之

此秋官體上天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辨國。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

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王利邦國

八官掌邦刑而此曰禁者法貴制于未然也禁之不

禁之仁刑之義

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

中士十有八。下士三十有二人所六人

二人各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士巧之謂能察其曲直之理也自古卑陶稱士師不此意故
用分 今獄有皆以士名之 一曰士官長故稱師其下卿
士主 之獄遂士掌六 之獄遂士掌外野之獄都之獄
方 之獄遂士掌四方諸侯之代隨其地以設獄官
外主事以主其獄訟蓋亦同此意然周官之士係各三六地
而明止遂獄一京師則但 其美善而不得盡其執判
之實矣

增 鄭康成曰 魯中一薛平仲曰事周病于 者准判
則者十加蓋此士師所以為司龜之考又以執判之之此察
也美以內自國中之以過于四郊之遂自遂以過于公邑
之遂自遂以過于四方之郊家以詩於四方之 其地各
置其官其官各名曰之凡內外之有獄訟者皆非地治之所
可而一歸之王朝之士凡及能而聽之于朝士之外朝王
與公卿大夫以議於上卿史與眾庶之卑以參于下判于是

遂士曰 有二人所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人

六遂之為三千家而以中 有二人治其獄訟其案牘
意者可稽後世大縣之民何止數十萬而以縣令一人聽之

宜其耳目不給而出入反覆是實切于吏胥之身矣
縣士中 二十有二人所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
有六十八人

增 鄭康成曰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
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縣野
之地非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士六之獄
原稿以縣為野句王云
非野國之此其說誤

王氏詳說曰縣之名不一而足大司徒四句為縣是二十里
之縣也遂人五句為縣是二十五里之縣也縣師小都之
曰任縣地是四百里之縣也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甸里之
地城夫外而邦國內而都鄙縣之縣師中而都鄙稍甸縣之
縣師者縣師掌公邑也是公邑謂之縣夫卿士掌縣獄遂士
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如縣士掌甸等公邑之獄惟大
卿無公邑之田自遂遂費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
在是矣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八人主一等公邑是四小治
公邑之數明矣後鄭卿遂縣方之說最合經意但以距王城
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為都縣野之獄止于三等公邑其意
以二百里之甸所有公邑之獄遂士兼之也其說失之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所八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
六十八

王畿四面皆有都家故曰方士都家在王畿之四方故也

增疏曰如上文縣士掌公邑祇親自掌之與方士掌三等

米地之獄遂掌之米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祇有事于方士

耳

計士中十八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計逆也計士掌四方之獄訟而兼逆其賓客故稱計士凡四

方之因各守土者司之不隸于計士

增黃文叔曰案其祇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故鄭遂

以為逆逆之通與掌逆同掌逆因為逆賓客也計士祇官而

送逆賓客者蓋有前車辟蹕與司寇以下分其事賓客自外

至則使計士主之至其稱計士者本為逆受四方之獄云尔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朝士主外朝之儀者朝儀不肅則百廢皆弛而紀法者衆謹

法度肅朝儀刑官之事也故卿遂五士官而外即以朝士充

之

增賈氏曰以外朝主詢衆庶職祇故屬秋官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民主民數者天之立君一之設官無非為生民計故自朝

士而下即以司民次之民數掌于司徒而司民隸于刑官者

蓋使刑官多殺一人則司民之數少一人如其生之難而北

之易則司寇之刑自不敢濫矣故以司民隸之刑皆民者

也如所以愛其民則知所以謹其

刑此司民所以司刑之上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定萬民之罪若今掌案都吏其職至重

故自司民而下即以司刑繼之鄭制中曰司刑掌五刑之書

司判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判謂探判以求其情也先王于五刑之用惟恐有誤是之誤

故特立司判以深探其情而行赦宥焉而氏即于判者始審

矣名官書止判取人情之當否而後施上下所服之刑雖曰下士二人府一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約、於人也盟要于神也凡民要忘言信義不立則陷于

利益易先王故使舍父要敦信義故立司盟司約

增薛平仲曰或以司約司盟非盛世之事遂以疑同官之

者風氣之開久矣使天下式相相為約私相為盟以紛、于

下執若故官于上以司之使不可逾于盟約不逾則獄訟可

息獄訟可息則刑法可措甚矣先王之不得已也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金屬西方主刑故職金隸秋官且其職受上之全罰貨罰

庶幾刑官為便也

司馬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犯政為惡曰屬司馬主以其要繫貨賄沒入之國制官之本

職也鄭制中曰屬司馬之名司馬所以恭山惡暴虐之人

大司馬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大司馬也古者以祭祭祀故設大司馬牛屬主錄此官屬屬木

錄春官牛屬火錄夏官火屬金錄秋官且守征伐盜有結奸

之意聖人十一牲之職必使錄之各得其當如此

增黃文叔曰大司馬盜故以火火司馬屬六牲之官皆以美

類相送如春官雞人掌雞牲而以序三序才帶也之讓

司馬中士六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

百有六十八

圖一土賦成也鄭制中曰地屬土乃屬東方視之屬屬木

則司馬職司獄司即此司馬之職但古之司馬主于

教而今之司獄主于拘而殺之其官猶是而意不同矣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因拘也謂桎梏之戰殺也凡有罪者方獄則因罪定刑戰故

設掌囚掌戮二官

司獄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

百人

錄給勞辱之役或之善者左氏稱樂卻齊原降為吏肆即此

之下文錄蓋有五司錄為長以督之漢始置司錄使將徒治

道清渠之役與周官同至後設司錄校尉以持禁暴左亦勅

大臣則名雖同而非其舊矣

增鄭制中曰群錄之制有五罪則索夷貉也除罪錄之外

四夷皆夷翟之人故又謂之四錄有益賊則將之國中有辱

事則校之百官所任之器則積之因執人之事則因之執之

祭祀賓客喪紀有煩辱之事則校之無乃後世廟軍之類歟

古者取之罪人夷狄以用之惡其聚群而無統也故設司錄

之官以掌其法辨其服色之物而掌其政令以統治之宜矣

然王宮之嚴則使之守王舍于野外則守其屬禁又使之各

服其邦之服而執其邦之兵以為守衛則其人雖賤而所用

為甚重矣此司錄之權所以尤重焉五錄各百二十人此其

正負也

罪錄百有二十人蠻錄百有二十人閩錄百有二十人夷錄百

有二十人貉錄百有二十人

罪錄蓋賊之孽七父蓋子錄于情為當故周公役之蠻夷閩

貉亦有錄者或謂其侵擾中國故執而役之或謂動順降服

者漢有胡騎校尉越騎校尉典州越之騎以為天子選衛蓋

即周官校四隸之意。梁氏曰諸隸皆官百二十人以其設法大概言耳或所得數太多不使便他屬式不及數亦不使以他人補之也。鄭氏曰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為役自其餘則謂之隸氏

市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憲水也市以教民之謂以利禁未懸示人也先王欲使國家刑禁家喻戶曉故設其官

禁戒下士二十八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禁後戒禁民相斬殺也禁暴氏禁民肆惡為暴也民之無良至于賊殺而更造暴于鄉里大亂之道也故立二職以禁之

增 王朱巖曰自禁殺戮至靖閭閻八職皆禁防盜賊姦究者幾防嚴則姦究無清刑之原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廬賓客行道所舍也先王張行旅之艱而又慮有暴民為梗故立野廬氏以稽恤之

增 黃文叔曰野廬氏字通通道路其下蜡氏至廬氏皆通途事類次第相從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蠶骨蠶指曰蜡氏主除之者通途之間穢辱狼藉非仁人所忍非王政所宜故設職以除之月令掩骼埋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廬通鄉氏以為隄防止水也或謂滌清池宜通利惡其壅塞故設職禁之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義未詳鄭氏以為萍氏主水禁取萍草上浮不沉溺之義增劉遵原曰神農書曰萍能勝酒其為物又不沉溺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名官曰萍氏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寤覺也晝作夜寢人道之常而小民或違其節故立司寤氏以詔夜禁

增 王昭為曰寤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寤者安能定其漏刻之早晚哉所以名官謂之司寤氏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烜光明貌鄭注烜火也司烜掌明水火而獨以烜名官者陰統于陽也王昭為曰取火易日以烜之義夏官有司燭而

秋官復有司烜者蓋司燭掌出入納火屬南方之事司烜主火禁係利官之守而又共明水火取秋掩清明之象則司烜所主也

條張氏下士六人齊六人徒六十人

條利條也為其執鞭辟人推獲如張稱條張氏杜子春則謂

條為除言張、尾道上而除除之也或曰張尾就今言張指

明判職官出入有錄人引路傳呼即條張氏之遺意

增 鄭則中曰張之為物貪且張故世有不平故化不遵檢

抑之人謂之張度條張氏字執鞭以禦不平之人故名曰條

張

條則氏下士二人又一人徒十有二人

則、門也其職主逐捕盜賊使閉門清肅故稱修則

即則中曰六卿之法二十五家為閭一門而入自有閭者主

之又設條則氏之官者蓋總其治之事使無廢疎也

原 自布憲至條則氏共十有一職其官不盡相類然或

憲則禁武禁政戰武禁暴武凡道路宿息并禁或陰道路之

春武則清清塞障獲武禁川游武防夜游武禁火武辟行人

武凡違者賊而禁拒踰者則皆刑官之事也故俱以類列之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冥音亮稍覆也為障蔽以備戰者必以物覆其上故稱冥武

謂掩蔽也使冥然不覺然淺可獲故稱冥

增 薛平仲曰自條則氏而上達于布憲之官凡十有一人

皆先王所以盡乎人也自冥氏以下至于庭氏之官凡十有

二人又先王所以盡乎物夫大而人之為民害者既畢概而

物之為民害者亦消則先王之用刑通乎天地之心矣

庭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庭本許鄭氏以為讀如煮謂煮藥草以攻蠱毒也

增 鄭則中曰武謂庶民姓同字乃解庶何耶嘗聞南方之

人養蠱毒之家合衆蠱之有毒者合為一處使自相啗食已

盡其一存者乃為蠱毒能殺人故人有漸陰食其肉以然後

死如姓物之蠱能姓味物也故其音則與姓同或謂人所以

不繁庶者蠱為之害也故名官曰庭氏豈其然乎○則則中

曰毒蠱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掌其方書陰禁之法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蟄獸所藏以其攻猛獸于穴中故稱穴氏

增 王昭禹曰冥氏攻猛獸之趨走而害人者至于藏伏而

害人者未去非仁政之用故字攻蟄獸者謂之穴氏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冥為翳也猛鳥害群故故冥氏以攻之而取其翳以俱用

增 王昭禹曰為所以飛者在冥攻猛鳥者先攻其冥然淺

可獲故名官謂之冥氏

作 庭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者詩云載芣載芣
采芣采芣

離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離氏作芣芣草也芣草可以薰田疇故離氏

芣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芣氏為芣芣果也芣之為芣故芣氏為民害故主芣芣氏以

毀其業

芣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芣氏之也茲茲當斯滅之故稱芣氏

未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未氏拔通除也茲茲之色多未氏主除端屋裡故名未氏

氏 爾雅釋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蟻 王氏曰天地有獲烈

爾雅釋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蟻 王氏曰天地有獲烈

爾雅釋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蟻 王氏曰天地有獲烈

爾雅釋蟲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蟻 王氏曰天地有獲烈

精其技也

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烟氏也煙通龍人聽故立烟氏除之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涿擊之也主以瓦鼓擊鼓水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庭氏主射故為庭氏者故令國中潔清如庭也

行人主大賓大客之禮儀者周封建列侯親聘享歲，有之故行人為重職然不列之禮官而屬之秋官者賓客天地嚴肅之義典禮官之象春生者有異焉故不屬之春官也

增 雖說大行人一項為掌賓客之禮乃屬秋官與亦見朝儀之嚴其意自深遠。唐氏曰伯夷降典而繼以折民惟刑司儀行人之官必屬司寇此古者禮刑相未束之意。陳及之曰六服諸侯之朝貢王之所以撫存親省巡守亦邦禁所係也

詳平仲曰大行人以中大夫二人掌禮之綱小行人以下大夫四人掌禮之籍威儀煩縟屬之司儀小掌禮達之行大衛

其行季以送送之責之環人及夫五服之外若蕃國之入見雖不能盡同于中國之禮先王特之人特達夫象季之官無所往而不接于禮天下亦何事于刑禁之防哉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環人之名與夏官重出王昭禹曰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取周巡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任若取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也立名雖同意則異矣

象季每置士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通天子者曰象季者才智之稱也翟璜美我秋閣格之振名其官在漢為典屬國在明為大常寺提督四夷館少卿

增 鄭氏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秋親北方曰詳今總名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王昭禹曰化自西而南以言其所致者遠也

掌客士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客掌客之珍饈餼字饗食之等者明禮部精膳司掌宴饗牲牢膳羞酒醴之事其牲酒珍膳皆取之光祿而辨其隆殺等級則精膳司實主之又有主客司郎中主掌華夷朝貢宴賜差其送迎賓客皆與此掌客我相類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訝通通也主迎賓客左右先後之猶今所謂伴客也

增 王昭禹曰秋官有訝士人有掌訝者蓋訝士刑官也兼掌獄訟掌訝惟以迎賓客為主所掌者訝而已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交猶通也天子與諸侯得其交則合夫其交則離焉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此掌交之所由以設職

增 鄭氏曰邦國北連勢隔故設官以掌交通之事導達

其間隔之情使無疑阻則天子諸侯情相得矣

掌客每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二人

賓客往來恐有挾詐為非常者故立掌客之掌客掌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元帝客之來必有貨賄相遺故特設官以主其出納。自大行人至掌貨賄共十一官皆掌賓客之事而大行人為之長以下十官皆其屬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所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朝大夫王朝所立主贊率都家之事若後世王府之有典載也都家非國而以國言者見都家之藩屏王室與侯國同也但不世襲則朝大夫上士而曰大夫者自王朝言之則為上士自都家言之則尊而曰大夫矣其隸之于司寇者司寇掌刑都家治有不反則誅朝大夫故以司寇領之也

增 賈氏曰云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庶子今在府史之下蓋亦官長所自辟除也。黃文叔曰庶子未有位故叙于府史之下

宋按每國庶子八人未詳其義原稿云欲令王朝庶子識都都之情恐不然

都則中士二人下士二人所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其職未詳

增 鄭康成曰都則主都家之八則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所二人史四人庶四人徒四十人宋上亦如之

都士家士掌都家獄訟凡刑殺之罪都家之士止其成于方士方士上于司寇而聽之然後得刑殺蓋天討大柄不敢擅也

增 總論司寇官屬 賈氏曰秋官刑官也司寇掌刑而士師則掌禁自卿士以至司隸言其用刑者也自布憲至御杖凡言其用禁者也言用刑而掌殺必在其後言用禁而禁殺必居其先是為政尤急于用殺也若夫大行人掌客之類則疑于春官之掌禮者也朝士掌交之類則疑于夏官之掌政者也聖人不列于春夏二官必列于司寇刑官之屬者蓋刑非所以為刑也止其利于禮文之始制其利于政治之後設官之意如此其聖人折民惟刑之義歟

以去則為德亡康
之說未可遽信後
國之文不非改而
不周土者我雖出
年不為而改字人
聲勢相承而以上
為金則於人日
不則其未改字人
神理人而用改其
出入之去耳

所謂始終賊利者則其當誅也必矣且使罷民如其出而此
哉則將畏死而意圖自新先王所以化誘奸頑之法莫良于
此也鄭氏則以出為逃亡亦通蓋其意如鄭氏逃亡之說
增 昔氏曰柳里謂之中國者周以國土代五流之法有統
于中國之義于是及于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為善未敢
保其必善當是時州長屬民而讀法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
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序年遷而往亦
既久矣昔之不嘗用將自化然後處之倫類不為幸氏
鄭劉中曰既不遷善又逃避而出于國土不民善矣如斯人
者殺之而已

以西達禁民訟入未失于朝然後聽之以而制禁民獄入鈞金
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造至七謂兩爭者皆至也未失十失也古者謂十取為未則
未失為十失可知 鄭康成曰古者一弓 兩劑兩爭者各有
所齎獄詞也爭小故曰訟爭大罪曰獄金鈞也古者謂銅為
金鈞三十斤也入天所以自明其直入金所以自明其剛凡
訟者必有一曲而使之俱入其金天則理曲者必且內自慎
而不欺輸以息訟之善術也立氏曰鈞金未失民所愛也取
民所喜愛使民因惜物以敬思不即聽而待三日使民因違
滯而自省先王不輕愛民訟非將全民生害以厚民俗也。

武王來失鈞金非貧民可憐 古上學口鈞金未失非刑也
刑相侵而後獄訟生焉故元惡者多貧弱之故于勢而不
我自非者色為得鈞金與未失乎苟不飲之而後聽其辭
則富與強者常勝而貧然必其理曲方沒入于官苟理直者
則富以金失還之先王非利其財也然則貧民困未遠困矣
況其必不能致者又有財石路數以達之歟

增 王東巖曰井田之民財入有限倘非理直而靜堅必不
肯發財以好爭聽民獄訟先使入未失鈞金此亦禁止之一
端至于不可得禁而甘入于官必其情之大不得已然後上
之人不容不聽其情至齊威惠無兵器管仲使民之訟者入
未失以為其始失先王之意王氏傳曰此將立法之始歟

以止人爭訟之心耳若訟結之後或令之 謂逐其
人其主于戒其不直而達其困窮在于聽訟者權之而已
金失鈞金未失之制人所以聽者恐貧弱者不得金失則困

抑不得伸耳然周制以解石達窮民其長吏達則罪之未僕
聞路鼓則達達之為有困抑不伸者我此殆為而達而獄勢
均力敵者鼓耳直則舍之由則舉而入之官以罰之貧由者
必內自慎而不致輕訟以亦止訟之一法未可盡非也雖然
君門萬里倘解石之達或道于長吏路鼓之傳不得以上聞
而金失之令徒存則困窮者無由伸矣以方正學之疑誠亦
不可不慮及也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末應于法而害于州里者
極情而坐諸嘉石後諸司宜重罪司有三日坐暮後其次九日
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三
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嘉石文石也註之外謂之嘉者取變惡從善之意乎成也謂
成之使善也疏附之未附于法者蓋其檢惡多端而罪狀不
可以指名裁也黃文叔曰未應于法則刑不當施害本在是
曰極在于曰極後諸司宜使給百工之役也任保也保其後
日不復為惡也宥寬也必使州里任而後寬之方其極情用
辱之餘不免號呼望救于其所相與則將有所愧悔而後日

不敢復肆志于州里矣此亦先王化導奸民之善術也
增易氏曰上經罷民害人而廢于法者此則未廢于法而
不可以法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實園土若舍而弗治亦有害
于州里之善俗于是乎之以嘉石：雖嘉而抑之于外朝之
左所以耻之

上今甫曰先王著是法以為刑人也不虧休罰人也不虧財
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刑平民而苦之孰
若使北以安州里之為利

以歸石達窮民凡達近悖獨老幼之數有獲于上而其長弗達
者立于歸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歸石亦石也取赤心相示之意悖獨謂用罪孤窮之民也上
當作王長莊氏之官若卿達大夫之屬之以其違抑下情哉
罪之按若門萬里民隱不聞此後世之所以多亂亡也周
官有大僕之職鼓司地之歸石以達之而後窮抑下邑飢寒
冤抑之民無不得上暴其情于天子而壅塞之患除矣

增劉氏曰立于歸石三日者審究考核得其情實然後以
其辭告于上罪其長焉。鄭則中曰不俟三日之久則非誠
實無告者或妄得以清朝廷宋按立于歸石不達之三日之
而得其情實則路又者欲審其情實也若士聽之
其之達達于達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聽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

民觀刑象視日而飲之

觀刑象者先王之法若日星然貴乎易避而難犯故于正月
更新之日使共曉然如所畏而不至誤入其為利大夫後世
律今裁于刑官：司就不能盡如其條例而況無知之民乎
無惑乎交于閭不臨法者之衆矣

凡邦之大事盟約惟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
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載盟誓神曰盟書契結信曰約賈氏曰大盟約者指工與諸
之誼臨也為盟書之辭司寇臨之也王今甫曰惟其盟書刑
之正過焉則刑之九官皆藏其副本者條夫亡防攬易也今

刑之九命是謂之九刑
刑之九命是謂之九刑
刑之九命是謂之九刑
刑之九命是謂之九刑
刑之九命是謂之九刑
刑之九命是謂之九刑
刑之九命是謂之九刑
刑之九命是謂之九刑
刑之九命是謂之九刑
刑之九命是謂之九刑

言先其所憂其所以詢民者蓋詢衆人之言以衆人之所
是而輔吾意然則今衆人之言以新其謀是衆人之所
爲上而輔之以衆人之言以衆人之言以衆人之言以衆人之言
增 王今父曰三公卿老也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
則卿官皆在于此矣百姓北而答者也三公及州長北而平
民也舉臣而西舉吏東而刑左右其事而已。鄭則中曰物
民正以民爲主

以正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物之至于旬乃禁之讀吉
則用法元命天命婦不刑重獄元工之用該有罪不即市

情猶誠之謂以立誠則恒之意取之使因得盡其辭也 鄭則
聽其辭也如其言之所義可附于某等之刑人應事本 必旬
也然之入用其情以取之以情及情之入可以得其情也 必旬

日乃折其罪即大易所謂緩獄廉誥所謂服金既以致其詳
慎而不立失之苟且亦不使罪人淹緩而以失之稽遲此爲
新獄得中之期之吉獄科之法條律也讀其新獄之科則以
律條相比擬必其核以符合然後用之不欺以已意爲出入
也或謂先請鞠獄之者使同心服其罪然後加刑則度刑典
用刑者兩無所憾矣說新理曰坐不窮坐者蓋使其屬若于
革代之不全獄更得使悔不即市者刑之旬師也不物坐者
所以責、不即市者所以親、

以正刑聽獄訟求民情一曰靜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
聽審察之色氣耳目非聲而云正聲者四者皆以聲而見故

之何氏曰人情之傷本易察然有不可掩者蓋有諸內形諸
外彼其心果無惡則其辭直其氣舒其視聽不亂心果有愧
則其辭繁其色動其氣喘其耳目皆惑故以此察之民無適
情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或以鈞鉅巧探盡人之情其意強則
其術乃強疎耳

以八辟麗刑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
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
勤之辟八曰議宥之辟

辟就罪之八辟謂雖處于刑而于法有可議者邦法律條之
常人犯法則直刑之苟合于八辟如下文所謂親故賢能之

可議則當深原其所犯其或罪于不赦者則所必誅若罪未
過極則所以附刑罰者必從其輕而曲宥之也 鄭則中曰先
不易有罪者此處于刑而犯刑之入或有不加刑則一
以八辟之議候其議之已處于刑法乃附之十刑罰
親謂王宗室及外姻勳勳勞于王下者宥或三怙之宥也
親親王宗室及外姻勳勳勞于王下者宥或三怙之宥也
議賢者教天下慕其賢議能者教天下慕其能議功者教天
下慕其功議勤者教天下勸其勤議貴者教天下忠其君也
議宥者教天下存亡謹詔而不棄先王之德也八者天下之
大教非天子不親親而親其法之後世若淮南後蜀則不議
親望之仰慕則不議故王嘉贊獄則不議賢廣漢賡新則不

議能將彭薩離則不議功倍倍能則不議者利官惟逆天
子責成逐日之意喜悲情生哉自慈豈復有人理哉

以三判所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

民聽民之所判審以施上服下順之利

判謂深判以求其情民所判審之判則訓故也中謂撥于情

理之至當上服從重判也下服從輕判也三訊之中尤以民

為主者蓋以斯民無毀無譽直道而行故于羣臣羣吏之議

有不從而于民之判審無不聽使後世能行是法則何至以

英須有之獄枉殺忠良者乎

及大比登民獄自生燕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掌審獄之以

判國用

生齒者男以八月女以七月生齒而休倍故登其數必以此

制國用者民數寡則食者少而國用可量民數多則食者衆

而國用宜審 案按此二語意謂而治澤不如工天傳云食澤

古者民數故數同登天用度相準以制國用視食澤于人

澤于食以爲進退者食不敷人二語則治工故非用益

至澤處之道如此一所以成君民一體之治也又民數

主則生齒繁賦賦三而國用視民數少則生齒耗上地是而

國用是故鄰民于下大則國用而進退之注云 故國公制國

用民衆則益民少則損典此二語正相反 故國公制國

用有二一則視年上下制國用此量入爲出之道人之所易

知也一則視民生齒制國用此酌盈濟虛之道人之所不易

如者也

增 陳及之曰必知民數則可以制國用何其蓋先王之世

士業工商不可闕一而衆爲主以三分率之農居三分之二

則農粟始可齊不然工商與農相干則野有曠土農粟寡乏

四民俱病矣是以王者之制業民必三分之二也以九職任

民九職草木者作小澤之材者泰爲戰者化八材者通貨賄

者飲攻討者化治絲枲者轉移執事者常不過農民三分之

一而庸人每歲以歲工下數邦用人以三福爲準司民賦氏

後庸人獻數故大史書之司會之三年制必有一年之食

九年耕況有三年之食以是而制國用雖有旱旱民無菜色

以民數收教養定故也

小於祀奉天牲九禮祀五帝賓饗水納亨亦如之文賓客前王

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惟賦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辟

賓饗亦賓水于獲所以證牲也納烹亦賓其水煮牲也 大未

納牲而賓饗水爲王夫司寇郭之大事使其屬辟言郭則通

謂也然賦法用郭注 國野爲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辟則事在國中而已 楊

邦大事王國之大事國大事侯 國之大事思慎故用郭公說

增 王昭爲曰前王而辟非特前王又爲王開道也 賈氏

曰后世子之喪王出入亦爲王辟 鄭康成曰小師王不自

出之師

蓋冬祀司民賦民數于王王升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司氏在天之神主民生死壽夭者遲遲猶言損益大比參氏
數數三歲之民數也蓋不數民數數一歲之民數也工升受
以國國用計一歲之民數而節國用之案字式以判國用統
三歲之民數而節國用也

事物成之時使司寇祀之祿以剛者所以收民而民之

皆有乎和之繁清故也司氏已祀則默民教于王見其奉天

國用則以民之登耗知飲之豐薄由是而進退所用之物

以是則進之而備禮民少賦之則退而敦禮。是不揚

民田家半雖割國用而迫逐則在王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賦辭訟登中于天府

計獄弊訟提計一歲所繫之獄訟若復世計秦南北同提者
中者弊獄之憂害登天兩蔽之所以慎刑罰且慮復罪有類

增 王氏傳曰帝王之治惟其中而已刑罰之事尤不可以

中也登中于天府九民皆天所生之子九刑故皆天討必登

之于天所庶幾愚民不敢以玩法有司不敢以擅用王者亦

美得而私好惡哉

士乃宣布于四方逐利禁

羣士士師以下卿士之屬宣稱之憲者未聽之欲令萬姓咸

如共凜一王之法也

不之及也
偏小
現故
命群士
宜市
十口
萬州
王代
傳曰
邦國
都都

千四百五十七

乃命其屬八會乃致事

王得其所之計故之大司寇而大司寇之於王也

入會故事不于

歲終而十歲首者歲終刑殺之案式多未定歲首則無不定

矣故以此時入遊之

士師之職掌刑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官禁二曰官禁

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吉而縣于

州
府

左右猶助之士 師五禁即大司寇五刑成言利而此言禁者

禁典刑相未集士師先設禁之禁之不止而後大司寇刑

之禁止于先刑死者少是禁為能佐助刑罰而後不犯之官

王宮也園禁施于城中者即大司寇之卿制亦在其中矣先

宮禁而次官府次國中次外野禁自內而及外也軍禁非所

帝用此居末，立文莊曰三代未有得之名而有所謂桀者

則律之意已具然本條約之使耳有所聞聞則聽之使目有所見聞見于耳目之前警深于心思之內自然知所禁忌而不敢犯矣

增 鄭則中曰大司寇無官刑竊以為小宰掌邦之官刑則王官之事大司寇之非大司寇所倚預也○以本條約之于朝所以示貴者書而縣于閭巷之門所以示賤者

以五我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警用之于軍旅二曰詰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曰後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戒錫之使知所守也先後相準也以五我助刑罰之用戒之

既詳則民無犯法而麗于罪者警以言折之也若湯誓恭誓之類皆以言詰之也若湯誥洛誥之類禁止使勿為也若遂人曰後宰其禁今之類糾察其有犯之若刑典以糾萬民之類是未而聽之若布憲字憲抑之刑禁之類以上政用軍旅即先王注

有警則人惧而用命矣會同有詰則人警而作有矣曰後有禁則人敬于事而不致乎國中其糾則人與于行而不致暴都鄙有憲則人皆識舊章而共凜王期之法度此所以能先後刑罰而民不陷于辟也

增 王凡傳曰此典上文之某相似而有辨某者施于嚴者之時主剛說其非心戒者于作事之時常戒提撕使之勤

事或水至于刑而先丁寧之或不幸而有刑罰復申救之期氏之不犯故曰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也○按此五我大畧自其重者言之然祭祀曰後亦有誓封國有誥大司寇五刑兼糾而言凡整法象觀皆憲蓋亦有通用之辭不可執一論也

增 葉氏曰詳觀司寇救官大抵恤刑之意多而用刑之意少施刑之語畧而免刑之意詳蓋刑期無刑辟以止辟者三代聖人用刑之心皆然也

字訓今州黨族閭比之類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愛以此進齊之事以施刑罰度實

見言卿而後言合者得與什伍之人皆卿所令也卿即族師所稱十八為聯八閭為族者捕獲盜賊刑官之事故聯合其衆什伍其民而用之而此使之相安相愛者蓋民不相親順則捕盜亦必無功也捕而有功則加賞捕而不獲則加刑而後之能容匿者寡矣

既言合民之什伍者此即前文之什伍也今之什伍當為此解一任之任為什伍什伍比連各為

增 王昭禹曰六卿之內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比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夫聯比其居什伍其人卿官之事也而士紳人掌之使之相安相愛故也去其害入者則使之相安使州里比而舍之則使之相愛以居處則相安而不相度以

官制之變遷
官制之變遷
官制之變遷

官制之變遷
官制之變遷
官制之變遷

往來則相受而不相拒則可以無事矣無事而相安相安然
後有事而可以同其憂患焉此達達之術也事之是也
作矣。鄭制中曰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政乃使士師掌之
者蓋司徒官屬治其事而利官之屬以刑罰之教以誘之
于先利以報之于後則人知所畏而六卿之政成矣王九時
使族師比其特官相受而不當有相安之
又云相安者王所以治民而安民也
○易氏曰此士師
所以掌卿而制六卿之教蓋或為言其理不全

掌官中之政今案族師之辭以能司也新族師故知本

官當作官、中政今謂王官中刑罰之政本也蓋士師掌官

禁而王官中閭寺與之屬家有相聞而相繼故者則詔司

也新之而族師之制焉不曰刑而曰今者以王官中之人

而不序言也。或疑掌建邦之官利小字之職也利官何與

焉不知小等雖掌官刑然不過其條教疏令而已至于用罰

而行法固非利官不任也故士師掌其政本

案按此案起創先典舊辭全別然未免有政字之嫌今存其

說而附書辭于後

鄭注大司寇之官中七、劉執中曰官中政今謂族

官之屬所行政令。易九曰家獄訟之辭謂刑官之屬若卿

士連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决者而致其辭于士師

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新族師故族師者今于邦

今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于卿士連士縣士方士上下
聯事稽察如此獄所以得其鄭注族師本者以族報之
與中官指
既曰中即所舉族師北故
之外邦令。季嘉會曰必察族訟之詞情理若何詔請司寇
而詳酌之然後方可以致邦令。王昭為曰政令邦令必使
士師掌而致之以達令則刑之所取也。案按此士師所以
為司寇之考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刑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邦誅

五曰邦盜六曰邦盜七曰為邦罪八曰為邦誅

或謂法之一定不移者鄭制中曰或者品制修或前
世所立可依據以為此者也
八成制治之成法也士師言八成則正亂之成法也治亂水

聲文邦治謂奸民求上之陳而激衆倡亂如水之激而逆行

也故言亂兵召亂後召亂為有奸民激之耳邦賊如後世黃

巾張角故政術而將為亂者謀反聞也三代之時侯陳相錯

多用間以相傾滅若春秋禮至于之邦犯子之於鄭者有矣

故周公于邦謀嚴焉犯謂于上之教令也榜誅通者詐為文

移偽造印章之類明故書作備預警徒結黨害人也為邦誅

若違違名大者及受受罰訟之類即注連犯言
以威衆者
九此八者皆

獄或共罪皆必誅之而不赦者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穢之法治之今移民通財耕守護利

耕當為收荒收謂連凶荒則凡刑罰司事皆有所嚴慎作據

時法也糾守所以修盜賊護利所以紓民心其各移民通財者以民窮易于為盜而救其本也此周禮之刑官所以異于後世歟

增 劉迎氏曰荒辨之法所以刑其荒歲之輕重而知其中年凶年無年孰為移民通財糾守護利之備使凶札而無辨安如食二鬴與不飽人二鬴者我康成改為既而援刑既為證則荒辨豈特護利之一乎。劉執中曰不辨其荒而樂施救政則僥倖之民出矣故士師治以荒辨之法。王氏傳曰按以閭亭伍乃地官夏官之職而秋官亦掌其合聯之事荒政通財乃天官計邦用地官聚萬民之職而秋官亦治荒辨

之法蓋為治荒法其本有不教訓之而可以相安者未有不教其饑寒而祇止盜者故秋官掌除盜賊而必兼大保任荒辨之法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不至于為盜也苟徒執刑罰以待有事之至不同于聚羅網辨獲以取禽戮戮以同禮之司地所以異于後世之刑而六聯之相戒不可以一戒拘也。移民以就教通財以給其不能移者糾守督察其要害及時救聚處以杜奸盜窺覷之心即司徒之除盜賊也護利莊罪出之使自食其力

元以時獄訟者正之以傳刑罰制
傳刑罰制皆養書也 傳所通之民以為之保刑罰書以為之

元氏微訟多起于時非以未審證之則曲直將無所判矣
增 王介甫曰民知無傳刑罰制之不可治皆無敢苟簡于其始訟之所由省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勝國亡國也以刑官為尸取秋除遺教之意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增 易氏曰自始朝而退居于內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于寢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賈氏曰謂官荒皆是。王氏曰與大僕小臣同刑官人所兼倖故復字其辟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

增 鄭剛中曰祀五帝必有尸：之尊如天帝然因無就洗之理其入門也以盥盥盥水則士師沃之王有獻尸之事必就洗以教潔士師亦沃之

酒寄獲水

酒謂贈其沃水

增 王昭禹曰小司寇實獲水土師饋司寇之事而終之也。象按賈氏曰饋在門外之果亨牲之饗小司寇實之士師增之所以為洗解牲体及亨牲之用饋水豈有可以沃盥之理鄭注于小司寇實獲水土言洗解牲体是也于此注曰增其

凡到北平或到平大牲

按經言到珥獨見于此餘多言新珥或言發珥耶注皆改為

創編而以尚蒙禮之事為大辨之詳矣見宋官非所載或言新編
或言到科或言幾辨或分言新辨或高言辨或曰裁即創也

或曰哉即新也或以為一事或以為二事未知然否。王氏

傳曰鄭注毛柱曰劉羽性曰罇非也毛柱則有耳故罇者鼓
毛柱之名

諸侯爲省則率其屬而彈于王宮夫表法如之大師仲連屬而
某送軍旅者典祀師業者而戰之歲終則令正妻會正歲帥其
屬而寘某于國及郊野

神聖後漢書卷之四
建武中興功臣列傳
第五十七卷之三

遂軍旅謂于犯行陳若禾秋晉侯之華揚于亂行十由梁者

紀師葉如盜竊軍糧去惡之屬賊徒辱也王元傳曰鄒氏曰即平新以鞫此逆軍旅之賊也紀師葉于行陳也晉侯之華

楊于殺行十由梁起外賊要會刑官所用戮敵之薄者鄭注

會工討薄也則葉之事亦有制禁執使小民家喻而戶曉故

有安大令士師王而上之

子願學之乎
學哉今我乃過學報明
既有行于竹石有花柳
望之望林無年古為自
士屬其說亦可通

正歲小引勉令之士師又親幸漢屬西序之其慎重如此
增 鄭制中曰武謂諸侯為賓行燕享然之理王宮何耶蓋

有廳舍之居亦皆環宮以備非常。王今甫聞大小司屯使
其屬則亦提環七士師言帥其屬則提環兵六司屯環軍事
小司屯環軍事士師環王宮而已。

曹氏曰正要會定計簿年終將考之技也○方氏曰小司記命其屬八會乃致事八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原稿以要會爲州官所明

柳士掌國中各字其柳之民歎而耕戎之德其德訟察其耕

其獄訟其死刑之罪而量之旬而職聽于朝可免楚之鞭其
獄訟其訟于朝尊士司刑皆在左麓其法以議獄訟獄訟士
師受中傷曰刑我野之三日若欲免之則正會其期

國中六卿之卿士共八人云各掌其卿者蓋以四人分主之卿也糾督察之戒勅也各以其所屬生民為念惟恐其有偏于惠故無時而不督察戒勅之察其靜察其內直憲實之辨其獄按辨其罪狀輕重也於死刑之軍則稱其之者求捨之至不令混于他獄也即注重要獄拘也如今略節指情事之王今首由定其死刑之事而又要之者今責成辨矣也注疏曰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也子所謂要囚也疏謂九職屬刑官者皆聽之如今刑曹之會審然況後句自

此公與外朝之臣
其情與外朝之臣
其情與外朝之臣
其情與外朝之臣

而始聽者慮其有所不當而將改也。以新制之或聽新于外朝恐因違承其罪。即其其意然則向外朝求更始可與之罪。各以已意附合于法而議之蓋公聽並觀不執泰一人之見。況其情于中者然復用之。其所謂聽于朝也。司馬遷之以。亦已特于士官典司刑之官皆在朝各出所見而議之。或明。或初議或再議者以重而輕者以輕而重。故中。京師或霜降重則會五府九卿科道慮之蓋本指以中謂。則書謂之中者蓋惟乎人情情乎天理而無纖毫之不當者。也。情釋之。則刑中曰擇其可殺之日然後行刑。罪陳尸也。卿。士于朝底人于市今萬眾共觀以為我王所欲免如親故賢。能之預會其期謂王親會司馬聽獄之期今以八議之之可。

故則故亦不敢以已意廢天討之公也

增 易氏曰外朝之位尊且群士而面諸侯羣吏東面三公。北由州長衆底在其後職聽于此則時以盡人之情。謂王全。其期。王東巖曰各麗其澤以讀獄謀之如何王制曰九聽。五刑之法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刑之志其聽明故其忠愛以盡之此。以想見當時之所議。王治為曰獄訟成謂獄訟之漸成而。無斷而不成也。易氏曰獄書謂之中若書所謂成中有。度小司犯所謂登中于天府蓋獄訟至于中則無不當。大祭祀大長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卿之禁令神其屬矣。

道而詳三公若有抑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表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執其紀命者。

抑事若令官府以公事出前驅而辟若漢世三公出城督卿。

為導者。既曰三公有抑事八卿則卿士為公作前驅引道。命而戰則官之所當職也。大事杜氏曰環之大事。卿則。口氏錄卿官所治刑則在卿士。推時之法。

增 曾氏曰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于四郊大表祀當。臺所經道大軍旅王出行所經道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方而至並通六卿路以是故各掌其卿之禁令。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逆之民敢而糾其我今聽其獄訟察其辭。

辨其獄訟其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司而職聽于朝司馬聽之。新其獄辨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澤以讀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傷日就卿而刑故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四郊六遂之地遂士十二人各掌其民敢則二人而主一逆。矣其獄二司而上者遂地王城稍遠也。既曰王城稍遠二。司者其刑殺必于郊六遂故在郊陳尸必于其逆者九人耳。墓柳里必戰尸其地使父老子弟人司擊陳說不忌則可。以知所微矣。既曰卿士職在國中不預言此去即遂地。故分在四郊之外故謂之。若後世東方之盜謀而聽首西。

大事即表於軍省之事以上鄉士言之故省文
外無文於祀
大長親惟有大事於大賓客出入所經
有聚衆底之事於總云大事聚衆底

即此縣士主四等公邑之祿官四等公邑縣士三十有二人
 各主其縣之民蓋四等公邑每八人而主一个也縣去王城
 尤遠故又增一句之期就其縣非之國民為縣之祿故于其
 縣而陳尸也命六卿性議之亦不敢以己意而擬之也
 原田即之外謂之野其地皆公邑之田即大字之所謂邦內

其有欲觀者請到本館派司
 司馬官處候候一相下州
 其欲待者請到本館派司
 司馬官處候候一相下州
 其欲待者請到本館派司
 司馬官處候候一相下州

之其地故都里鄆都縣一如四都六達之法但其制減于京師至二十五百家之縣而立故立以縣名之然經不言者六達以該其格也句在王城二百里之內都康戎以爲六達之格也達置六萬三千家其格地以爲公邑天子侯天夫治之內句生慎縣都皆有公邑所謂四等公邑也口縣士掌公邑之田而公邑不獨在都身而以邦甸爲之詳見前目錄不言就縣制故蓋故之王城之內達民就都制故而縣不然者自王城至縣其地曠遠恐其因如故死而爲達故先故之而後移尸于縣以備全卒也折無叶理六國中其制其詳不須言就不須言各六達之故在四即我之言即移尸于達故言就言本縣各有就縣士凡之于縣不須言就各非之其縣故須言本安有本縣之因也故之王城之內而又移尸于其縣者乎

若邦有大故聚衆展制各掌其縣之葉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北命者

○黃文叔曰自精以往惟吳郭徒
方士掌都察捷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
獄訟于國司兇徒其成于朝孝士司刑皆在春夏其議以議獄
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捷獄訟者

小都曰邳縣大都曰邳邳卿大夫朱也田家則方士所字都

家蓋兼太宰所謂家指邦都三者而言也曾九口此士
之賦方士字三不言其民數者都家之民不隸于王官指
等米地之賦以王賦于王之大賦也
諸侯之民不隸于天子故不言其民數也其地賦訟都家
士已葬之方士時聽其葬之當否而已都家地在邦甸之外
其去王城遠近各異但以三月為新則其賦訟之詞無有不
服違者矣王城內曰王官而後上于國者則聽其成者美書
已定司兇第以其所賦訟辭審其當否非親鞠其因而聽之
也不言赦者都家之吏自視日而刑殺之也必責獄之成集
與治獄吏姓名者慮其失實反覆以備異日之稽核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字其方之集令以時脩其縣隸若

夫士官之制則縣則省之而誅賞為元都家之士所主治則主之
縣法謂中縣大家人民田萊所當脩之法也獨縣者意都
家之地其設都里都鄉都縣之制一如六遂之法然至二十五
百家之縣而止而無萬二千五百家之遂故程中稱縣師縣
士多以縣言之而不小都之地止稱鄉縣考先王之制大都下
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則其地之民當至千縣而
止也宋按北魏方士以時脩縣法而又將以誅賞其縣吏
之功罪則方士非徒聽都家之獄辭而兼司其考課之法矣
治罰凡獄訟之小者為氏曰都士家士工所治
增 都康成曰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刑司都

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
方士以四時脩以法歲終又省之則典掌民數亦相逆
許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
為四方有亂獄刑殺而戒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
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彈詠戰
暴客者客出入則逆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警聚衆庶則讀
其誓禁

四方侯國也謂侯國而相訟或人訟諸侯于王則七古人無
律書其麗罪附刑之意侯邦或多采曉故許士為告論之中曰論其人所生之罪與王制刑之意于邦國有治于士
○廣文賦曰華廷千重輕法起于逆逆則皆論之

謂四方有疑獄求正于士師如漢郡國遺吏詣廷尉議是也
許士為之亂獄逆無道者成平也其獄必待親行勘驗而後
通于士師決政許士特牲而平之都則十口亂獄其國之臣下奸名犯
奉王命以往而戒之○都康成暴客暴害其客主賓客者行人
成曰猶呂步衍使治淮南獄暴客暴害其客主賓客者行人
之事而出入逆逆許士亦與者刑官之威足以攝伏強暴故
也

增 鄭列中曰客之出入恐人得而犯故逆而引之有事當
治于王朝則贊而相之○賈氏曰大事在國極成之等非諸
侯之事許士讀其誓命之辭及其五禁之法
朝士掌是邦外朝之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左

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尊又在其次後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
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爲右辟石達窮民爲師其屬而以鞭
呼起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外朝詢衆庶聽獄訟之朝其位有左右有前後不得以相踰
越所謂法也天子三朝治朝內朝之法不言達獨朝士言掌
建邦外朝之法者外朝衆庶九厥臣民咸達王庭事非常
有尤慮其體之不嚴故特諸之建焉九棘者取其赤心事上
無隱而能制御于外者也孤卿大夫諸侯之職焉棘之爲物
其心赤其
刺外 三槐者取其黃中通理暢于四支臣德之至也三公之
職焉棘之爲物其花
黃其文在中孤卿大夫臣道也此諸侯爲卑故位左

公侯伯子男若道也此諸臣爲尊故位右三孤六卿其位九
九公侯伯子男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三公位止于三故
而三槐棘之數各標其位之多寡也嘉石所以平罷民之
不能自強以禮在左者卑之以禁其辱辟石所以達窮民之
不能自伸其情在右者佑之而欲其伸也以鞭呼起且辟者
以鞭行呼而辟也執鞭所以爲威高聲而呼使人聞之起且
辟者大衆所聚恐有賊者墮塞貴者故往來循行而爲之辟
也慢朝若立中門行履闕之類錯立不遵班位而雜立族談
羣聚而談也卿制中曰野衆庶尊至于外朝之地則有路塞
生長于四野之則不知避所尊者矣此示以威乃如畏也故其
之立不如此所當立之也則錯而不定矣未嘗識朝見之人則

就其族類相與相語而談時事矣所以辨其
屬執鞭以威之又從而辟之又從而禁之也
故改註

鄭制中曰羣士上士中士下士之總名羣吏則府史也衆庶
則六卿之民也三公而王爲最尊乃使州長卿大夫之民在
其後亦得同三公何耶蓋外朝之設正爲詢衆庶也王將詢
之則三公引之以前而正王面王得以親問焉其在三公之
後宜矣以卿老親之二卿則公一人公在前而衆庶從其後
亦宜也州長卿之蓋其平日屬民讀法勸戒有衆民所聽從
而不故呼者也。易氏曰諸侯羣臣之並列于位者外朝之
法斷獄辨訟于九棘之下者外朝之位初不必諸侯羣臣之

成集而後聽之也 黃文叔曰外朝詢民訊獄諸侯通來朝
則典馬小司寇羣臣西面不必備諸侯通來朝則其位在此
詢訊及之典羣臣爲一等故

陳氏之曰朝士司寇之屬蓋法官也而掌朝儀位者蓋法官
佐司寇議獄訟詰非國刑四方其風未足以肅百僚振紀綱
以之典朝儀則可以儀刑百辟矣漢侍御史中丞外總部判
又領侍御史舉劾百官自丞相以下舉法無所避每朝會則
禁彈不肅者亦先王舊制哉

凡諸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去者公之
小者庶民松之凡士之治有朝日國中一句都二句野三句都

三月朔國界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

增 黃文叔曰：凡士謂自鄉士已下皆謂職有過誤，各以其

期理于朝則聽之 鄭剡中曰國中一句謂鄉士也 剡二句謂達士也 野三句謂縣士也 都三月謂方士也 邢國期謂誘士也 此有遠近故期有寬迫過期則不為受理所以省煩息訟也 或謂外朝正以聽訟踰期而不聽無乃不能使凡仲其枉乎 不知事之抑而不直者被問不能久安也 若過期然後反覆是其變詐或生于意外又為之聽則其撻達所及擾民多矣 此其所以不聽歟

元有責者有刑書以治刑聽元民同貸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
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辯

舊、續也。刊、高到秀也。

情思之落空何也
其兩度其作此言不
者而可謂之于其乎
其心之不以言而
其則其利其之其
未信也

者謂以貨財相抵借國法利無過什一犯令者刑罰若律加
債取息坐贓論也鄭司農曰同貨財合財共賣者也鄭康
時以國脈之法出之雖有略理其氣不濟過以通川者則罰
之王氏傳曰同貨財民相取于之出入而不平不得達法者
亦什其否屬責轉責也蓋貸債者已亡而轉責償其子孫
雖有奏書難為誣佐則以其比地居人誣之而其真偽可識
矣漢文曰屬責以貨財相貸屬而不達達後貨訟于官者
北齊書王人皆時為得利者若金牙保也鄭則中曰屬
責當為親屬以財相貸蓋有不則利害而與之者及其有責
而相訟以其地相謝送之人誣之如北傳之人不如其事實
則王寔云二說元氏爭訟多起于財故先王之法于此特詳
亦本和散反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

罪若抑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今邦國都察院都憲司職
軍猶攻也鄭則中曰軍謂此為軍旅以攻國人也 希氏曰
蘇集德黨已成軍伍而官及卿已及家人者
凡清口謂凡盜賊駐紮既明在軍者任而之長在卿已若此
間之長在家人者立親知而赦之皆不得專任盜無所容也
按土疏書于士謂以其罪狀情節白之官若今所言存案卷
也然士師不即治之者或其子幼不能即報或其人已匿不
能捕或為官吏所誣而不能辨也盜賊頻行攻劫則法在先
課報仇已書于士則不為擅殺故無罪 按禮言君父之仇
不共戴天所以立臣子之大義也彼有君父之讎而不知復
則人遺滅天理亡矣故周官特立報仇書士設無罪之文然
後世之相仇非一而莫大于父之枉殺人若縣尉趙師報之

枉殺徐元慶父柳又楊江之枉殺張瑄張瑄父見于史者非
一使必害于士而後殺之則孝子仁人得伸其志者寡矣故
三代盛時公道昭明報仇而害于士可也後世公道不明報
仇而害于士不可也處故書作冤賊猶戒之民當危苦易犯
法故皆降等從輕以恤之而復未而縣之令民共知之後世
朝廷大赦九有罪者皆當釋然更猶必受錄而錄之使從周
官憲刑賊之文則吏不得蔽隱為奸矣鄭大曰處謀之既猶
且賊國用為民困也 則迎大曰山麓札衣起我之陰法不
寬賊則民滿不安而生賊之變起正朝士所當慮也先儒以
滅用為處此朝士
何與于滅用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
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大比以萬民之數始
司祀、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并受之登于天
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版戶籍也男女各異書者陰陽對待之義且以為媒氏配合
之方也宋某品氏曰周官媒氏男七歲名以上皆書年月
日名為成名于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男
婦各籍以見于父、名之字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歲之
年皆周也、書其二其一歲之間所書其一歲之州文、
歲諸州伯、命歲諸州所其制詳審如此重民之生也
始至今男子書年以時記民過征伐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
下除夫也登其生下其死而民數瞭然矣司民所登蓋本閭
史所書各鄉各遂例有成書司民提舉而編之不況家至而
戶數之也司民登利則民日孔故以民數治之使不敢殘刑

以送也司民主民生死壽夭故祀之以祈繁衍王并受者天
地之性人為貴且以為邦本故也贊王治謂以民數登祀制
國用且熟陳主民之吏而為生聚教訓之方也疏曰內史字
天下大封軍軍賦王治事皆掌大事故皆為 按王之所并受
一通則或民數聚之所以贊王之治民也
者有貳一則司徒贊能之書一則司民萬民之數也國非民
不立民非賢不治民為萬物之靈而賢能者尤萬民之秀也
故王特拜受而以其惠登于天府是先王之所寶貴唯斯二
者而已矣後世黃冊之造偽害其卿某里戶口姓名籍古登
民數之意然天子曾無并受之文司地不聞司民之祀冢宰
不聞王治之贊而欺誑隱漏其數亦非真也則典司民所掌

者異矣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剕罪五百宮罪五
百則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刑斬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
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墨然面也剕截鼻也宮者男子割勢婦人幽閉也則斬足也
古者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法開梁喻城郭而略盜者其
刑則劓易君命卒與服制度無軌盜掠傷人者其刑剕非事
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呼死賊
叔率奪據播度者其刑死以法詔者五刑所施貴各當其罪
使有職責之過差則無以令眾人心服而刑官之禍亦有不

錄言者矣 其說云墨制刑宮死古之五刑也皆杖徒流死
今之五刑也然聖王制內刑達有深理非徒想以刑制之痛
使畏而不敢為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奸人無所復肆其志也
亡者則足無用復亡淫者則勢無所援淫除惡塞源莫善于
此自漢文帝除肉刑後世因之大辟之法廢以流刑凶殺之
民寧以罪卿士為賊且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法亦輕矣刑輕
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況至于殺戮是孰輕而反重
也今天辟之日至多取其情輕可貸者廢以內刑則獲生者
衆若軍士逃亡應斬盜賊滿應絞則其足犯良人于法
應死而情輕者廢以官刑至于罰墨則用刑配之法降此而
後始為流徒杖笞之罪則廢乎刑利有差等而人知所畏不
敢肆為奸惡矣 按五刑之法自唐虞時已有之蓋聖人因
民犯罪之輕重判為差次之法而初無纖毫之過差者也其
數每條多至五百者蓋後世犯法之民日新月盛先王不濟
已多為條例以防之故至詳密如此至呂刑所言五刑之屬
三十者其制又不同豈榜王之世又增減周公之法歟嗣後
李唐作法照六篇篇何加以三篇為九章凡作律者本以為
宗唐典擇可行者復定著為十二篇而明之律文一本于唐
而又較省約其條止二百二十又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類
蓋自有法律以承斯為休要矣

司判掌三刑三審三裁之法以替司聽聽獄訟一判曰訊科且
再判曰訊奉吏三判曰訊萬民

判猶審也察也謂窮驗以求其情窮者寬其罪若今所云減
等也裁則直釋之去訊問也編問于羣臣羣吏與萬民必皆
以為可哉然後裁之則信乎天討之公安 按明制刑部新
獄成必移大理寺獄而評高因服乃已理寺其成獄上諸朝
及將廢法獲集文武大臣會審于外廷即此訊羣臣之意然
終不若周官之法今羣吏萬民眾口共議之為公也況一時
承行官吏憚于中反一從成案宣讀犯由摘紙疾聲造次而
畢呼因書字然則引去指日聽刑則亦何責此會審之名也

我

一審曰不職再審曰過失三審曰遺忘一裁曰初弱再裁曰老
龍三裁曰蒸惡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新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
罪然後刑殺

不職謂不職律條而誤犯 鄭氏曰職審也下職若今既當過
失若今過誤殺人不至死 若奉不職改代 遺忘若宋中書者
移文樞密而堂吏忘用印記是也初弱初而微弱也龍者道
老老也而昏老也蒸惡無知之貌初弱老龍皆若漢律年
未滿八歲及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 按周官所
言三裁只于此則凡所謂強悍而奸惡者固在不赦之列

唐虞時刑之屬三十者其制又不同豈榜王之世又增減周公之法歟
李唐作法照六篇篇何加以三篇為九章凡作律者本以為宗唐典
擇可行者復定著為十二篇而明之律文一本于唐而又較省約其
條止二百二十又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類蓋自有法律以承斯為
休要矣

矣而後世載文乃至獨載天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
正罪無大小成敗除之凶人害而善人憂亦大異乎周官之
載矣三法判載窮之三法也上服洗重典下服從輕典也罪
已定矣猶不忍遽刑故以此三法者求其情理之至當而
擬議于上服下服之間務使無纖毫之不備而後刑載之所
捐因其我保無憾者蓋慎之至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制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
北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罷之約次之治勢之約次之九
大約制書于宗矣小約制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
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約制謂初要約之恭書也約以結其信制以用其約因約
而制故稱約制治謂平理之使不亂神約如魯祀泰山是祀
江漢淮淶也劉述曰神約蓋盟也載華天也。魯氏曰宗廟
其所以祀而命之祀則書其所以命之民約若懷姓九族在晉
者以為約若來用即神之類是也。民約若懷姓九族在晉
民氏七族在衛也。劉述曰民約蓋誓也。誓則執之也。誓以執
所當有而今以執之則書其所以今之者以為約若分衛地
以政民之族也。魯氏曰族分唐叔以懷姓九族是也。地
約若成王以許田為魯朝宿地宣王以恭山之防為鄭湯沐
邑也。劉述曰地約則傳到與奉之屬斯以經不曰某之此馬
邑也。地約非。劉述曰中曰謂公侯伯子男所封之土各有定
利而封疆之存不可以大而後功約如魏仲觀叔魚在王室
小用強以凌弱不傳其地也。約如魏仲觀叔魚在王室
載于盟府者。劉述曰功約則約書于盟府之屬。約如武王封

伯禽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成王封唐叔以大路祭須
之鼓者。鄭康成曰器約謂禮樂言山車馬所傳用也。鄭則
謂約或謂與周鄭交贊之贊同或謂以王事會高相約贊如
傳所稱公孫里強委禽者凡此六者民間亦有之但有小大
之差耳宋要宗廟之重器若鐘鼎之屬是也丹圖未詳擬若
春秋傳所稱丹書者。宋公二十三年春秋傳有重姓故其
約亦有大小而所書不同如此。鄭康成曰大約制邦國約
制既明而後有訟者事交違約而後為非義若周甘人與晉
閻嘉事四也。年傳。年傳者彙錄之禮辟聞也。聞者視所藏之約
書也。故辟藏而先書者重其事也。鄭康成曰珥讀曰珥。珥
謂平約不法者則以血

塗戶乃聞辟其戶以出中約不信謂其辭偽冒不如舊所藏
之約書也。大亂謂以事約制至于相仇聞殺者六官辟藏示
公也不信者殺以懲奸偽為後戒也。王指為田有松則辟其
先王之政刑為已。女不可不殺也。

司盟掌盟戒之法凡邦國有政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
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載之盟萬民之允命者祖其不信者亦
如之凡民之有約制者其武在司盟有執訟者則使之盟祖允
盟祖各以其地城之表展其牲而致為既盟則為司盟共祈
酒脯

載盟辭也故牲載血而以其盟辭加于牲上而坎埋之謂之

我書有疑不協也。詔告也。讀其載書以告之也。明神，之明
察者左氏所稱司馬司盟名山名川奉祀先王先公七
姓十二國之祖蓋所謂告明神者如此。祀命祀上帝也。傳曰
祀命事在不欺而有所謂盟者。盟惡也。凡誓神大者用盟
謂之不許盟于來使不容之。凡誓神大者用盟
小者用盟盟之祖之欲人相與共加惡疾若春秋傳魯人盟
滅龍之祀門新開鄭伯以狼藉祖射顓考叔者是也。盟祖雖
皆北面以昭明副在司盟者慮其後有違約得以此而檢責
神此口亦如之。
之也。獄訟使盟盟者事無枉撓而由直無由辨故令各誓于
神以自信其言也。鄭則中曰竊疑周家之于獄訟者先使盟
之受理而聽之然則性謂盟載之性況令衆庶共之而使相
別指之術有諸此乎。

與共知之則後雖欲渝盟而有所不欺矣。新疑當作其酒脯
蓋以司盟而飲食之。宋按以說恐不然。鄭注曰使出酒
。鄭則中曰已盟又與司盟共酒脯以新神新其盟之
此也。七神之小者用酒脯故祭後之祀以酒脯醴也。既共
其牲又共其酒脯欲衆庶惜費而寢其爭亦春秋不責盟之
意。鄭則中曰氏有盟則都里共其牲既使衆庶共其牲之
而都里共其牲之人必能共其牲之者彼將知愧而自悔也。
王氏傳曰有言而焉忘也于是乎有約、則刻之于書而不
忘矣。約而不相托也於是乎有盟、則鬼神司之不可欺矣。
大業萬世陰陽、如在人心所向鬼神臨焉彼寧無畏乎故
盟約一定教世類之可以輔政省刑此周公所以不廢也至
于德人下哀民傷、滋味鬼神之理直視盟祖為戲而人蓋

不信之故君子屢盟詩人以為長亂小國爭盟左氏如其
亡而先王盟祖之法于是乎廢矣。

增 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貴而諸侯賤而萬民皆有盟祖之
法豈徒為是聽于神之虛拘哉蓋世之治也人心相與以誠
知畏于神而不欺欺知欽于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有畏欽
鬼神之心而將畏以先之而因以獲盟祖為大義則盟邦國
之不協與萬民之祀命而祖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祖
弭札息爭豈小補哉。呂利以民典齊新沚、蒙、周中于信
以覆祖盟以為苗民之罪則盟祖之設帝者之世已然矣而
作記者以為盟祖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有本末本之不

固無事于不後世仁義不足以勝之欽畏不足以臨之慢神
于上誣人于下臣、之性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之衆矣此
君子屢盟詩人謂之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必亡耶陵之
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武文之盟君子曰信之不
能盟無益也豈盟之不足恃哉失之卒求之末茲其所以滋
亂也。

職金字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
與其數量揭而盟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所入其玉石丹青
于守藏之所入其要字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工帝
則共其金版幣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政而用金石則字其令

任器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貨物謂其所盜財物也不以入
 凡所者以其物不義不可混于公帑也入于司兵者以其為
 亂之具而運以禦亂于義為濟也凡盜賊妻子徙徙沒入官
 者謂之以秦業吞人業人也漢法有城旦舂及鬼薪白粲輸
 作左校者皆北吞秦罪隸之餘意亂音毀音齒音也有爵不奴而
 廉恥也七十不奴憐寡老之不亂不奴憫無知也先王貴
 老、幼之禮雖至厠徒僕吏之間亦無往而不在焉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特物伏瘞亦如之凡歲珥沉辜
 用醢可也凡相犬犂犬者屬高堂其政治
 特就色也凡物氣起者色起氣穰者色穰故特色以祀為貴

伏未詳展成謂伏犬而專隸之即報祭也瘞謂地祭祀報祭地皆祀
之或者故之者祀全幾珥當為到蚺沈事見春官宗伯疏報也以皆祭
祀之小者故得用其雜也音凡曰幾新也珥也沈以祭
則用純相犬謂識其善惡賈氏曰犬有二種一曰犬二曰犬
亦可也二食犬曰犬吠犬現其善惡食犬
現其肥瘠故皆相之率犬謂呈見之少儀去犬則執說走也
○王昭禹曰相犬者虜馬以其虜有賈曰人率謂用則係而
導之以其虜有
徒四十人也
司圉掌牧教羣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
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
舍其不能改而出國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國土之利人也
不斷休其罰人也不虧軍財

弗使冠飾不得加冠而為容飾也後世祀罪之去冠不此任之以事若漢時有罰作也立氏同先王之于惡人不徒威之以利而又愧之以礼去冠衣之恥之加明刑以儆之明書其使人如其以是罪任事役以勞之其皆欲其者已懲創以與而至于如此也善念也又按其罪之重輕而為後之遠近之期不使輕罪而罪于重後至已出國土而猶三年不齒于平民則其懲艾益深矣後世後罪有年限滿即出為平民無復古人三年不齒之教此民之所以易犯法也凡黜削之刑則虧體罰錄之贖則虧財今但加明刑故體不虧而得復為完人也但主罰作故財不虧而得全其家業也蓋先王于強梗并惡之人而

所以保全之者猶如此仁意之至也

增劉執中曰嘉石平罷民其累輕不入國土也國土收教罷民其罪重其後之日月深日則後之夜則收之俾民改情而復性然後舍之為教大矣故曰收教焉。鄭則中曰拘之國土而後之所以收之也勞之苦之使其善心自生所以教之也

字同字守盜賊凡同者上罪結拳結而桎中罪桎桎下罪桎王之同族奉有爵者桎以待罪罪及刑故告利于王奉而通朝士加明桎以通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通句師氏以待刑殺

琴兩手共一木也在頸曰桎在足曰桎易言重牛之桎謂以橫木施于牛角則桎字之義可見鄭則中曰凡同有上下罪有輕重故三木或不備上桎猶斷也告利于王告王以刑罪三者皆全中罪二下罪一桎猶斷也告利于王告王以刑行之期及受刑者姓名也奉謂周防之或云奉當作奉必奉而通朝者見天討之出于朝廷也康成以為應王有所赦宥亦通士謂柳遂諸士鄭則中曰注謂奉而通朝然後柳士加明桎以士字屬下讀以文考之通朝士與通句師之文相新則疑其不當下屬通朝士者蓋以朝士掌外朝與公卿聽獄訟之所或又得以詳審為朝士以為無可聽然後加明加明桎者書其姓名顯正其罪與天下共棄之也同族與有爵者不以通朝不加明桎又不即市而利于句師為尊親者諱也。李親氏曰先王之時雖同族雖有爵

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異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臣皆自私則三刑之屬三千止為民設度賞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悅于下下不平于上豈通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欵于法然所以不直肆之市朝而設句師氏者為其人媿恥無使入見之且恭揚其親戚貴臣之惡于心固有不安也聖人處刑其仁義無盡如此夫

字戰字新故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陪諸市肆諸三日利盜于市凡罪之屬于法者亦如

之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曰伐新殺利
戰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刺者使守閭官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國
既者使守積

賊謀即士師所謂邦賊邦謀者將將通聚尸懸示曰勝左氏
所謂將諸城上是也鄭注新以奔殺為本要斬也殺以刀不
去衣親五服之親焚若今所謂揚灰者事利同謂利順之
曰謂之聚焚者不存其形事者不全其體以其滅絕大理故
其曰殺殺其親者忘本無親故人如今謀殺故殺之類結
處以極刑故王曰親不義無上故人如今謀殺故殺之類結
僂尸也利適于市凡罪之麗于法者亦如之所謂利人于市
與衆棄之也貴大田襄附也北田軍多而利五工附下附美
也亦如之者今人凡者亦結之今八四刑者

雖不結亦利之于市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謂不
結者除尸使人見之既利于隨處故不結也。黃文孫曰
軍旅殺于社而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棄之於地使墨刺
爵者亦于屏處故曰亦如之。門閭人衆性柔之地使墨刺
者守之則人共知其罪以為戒而彼亦知有愧矣官者人道
紀故于守內宜別者驅衛禽獸無怠行故于同宜見謂見錯
去髮居作三年其利視墨殺輕者積委積也先王和一大之
不獲雖以利棄之人亦必使之有所養故門閭園內各隨其
宜而用之利之所以為義養之所以為仁也。王昭守曰先王
者則法之說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利之則有役作祀者
言公室不害利人亦損矣。王太傳曰先王之于軍人易不
入于死必有可生之道故指隨才而
用之其不終後人真大地之元戎也
或謂成周政治太和人、有士君子之行宜無事乎利矣

而周公于司死一官詳、為新殺利戰至于指奉之法其事
之刑無不詳盡若情刑為治者何哉刑者輔治之法聖人所
不廢也故人者死而人猶相敬傷人者刑而人猶相傷苟非
明法則嚴禁今使之畏而不敢犯何以導民于善哉故起于
用刑者聖人仁民之本心而嚴于立法者聖人憂世之大慮
也

司隸掌五刑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神其民而將盜賊役因
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同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
之事則從其煩辱之事掌神曰若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
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

五隸見下物謂衣服兵器之屬民即其徒二百人與凡隸所
屬者皆是也。王元得曰神其辱事掃除之屬以其為盜賊之
子固當服職役也今民罪有犯後者法司計其歲月俾之終
役于諸司本以積積藏之守也任器若諸徒散蓋之屬蓋備
以待用也四翟謂重刑閭閻也服其服以其所素安執其兵
以其所素習野舍王行所止舍罪隸亦守王宮與野舍而為
言四翟之隸者天子警教訖四夷為以四翟為重故也。王元
以惟四翟之隸為之罪隸不。按四翟之隸執兵被服以衛
與故時于掌神四翟之隸也。王門天子守在四夷之象宛然可見然要皆先王神威德
有以攝服而鎮撫之故能如此

罪隸字後百官府典凡有守者字使今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
助為幸傍其守王宮典其屬禁者如重隸之事

有守謂有所典守蓋任之平者以罪隸至賊故皆得役之牛
助謂以牛助聘使也在前者曰幸在旁曰傍皆御牛之物

王氏傳曰其守王宮以下十四字宜屬闕隸誤衍于此按司
隸止言字四翟之隸守王宮典野舍之屬禁未有及于罪隸
者蓋罪隸乃盜賊之餘種必不可使守禁密之地且宮正官
尚所字士庶子及虎賁氏之虎士司隸四翟之隸其于正官
之守衛固自已足亦何假于罪隸而用之乎又以文勢推之
豈有本言重隸而遽言如重隸之事闕隸正脫此簡故愚直

以為誤衍于此也

重隸字後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
外則守屬禁

闕隸字後為養馬而幸者救援之字于則取隸焉

後下當有字字字後于夏官之字當養馬也以前後校人收
人文推之可見字于句疑有闕文或疑于字上當有典馬言

三字于則取隸者謂闕隸生子則取而收養之使之復為隸

以供役也

永按此句
不詳其義

重隸字後校人養牛馬典馬言其守王宮者典其守屬禁者如
重隸之事

為疑馬字之誤更秋之人所以能通為戰之言者為其類之
相近故如春秋傳介葛盧是也左傳介葛盧開牛鳴曰是生
不遠哉○振執兵以衛王宮凡四夷八蠻七閩九貉成在其
威德亦遠矣而我狄不典焉蓋以我狄之性獷悍難馴置之
近衛恐生意外之變故周公慎防之且以示來不拒亦不逆
之美見覆載之寬也

增王東義四夷四翟之民南方之蠻而闕乃東南之荆蠻
方之夷而貉乃東北之聚落獨不見西戎北狄之隸者蓋周
自文王時而有昆夷之患北有獯豸之難而道化先被于南
雖海隅日出之地德亦至冒至武王通道于九夷八蠻其效
順有素故帥而為隸其在王宮之守衛則宮正字之其在野
舍則師氏字之不特此爾南方曰蠻則有象胥以待蕃國之
使東夷之樂曰隸則有隸師以薦宗廟之樂皆此意也

隸字後服不衣而養戰而救援之字典戰言其守王宮者典
守屬禁者如重隸之事

註典馬言者欲其為之狎習也典戰言者欲其戰之馴服也
與後世之難為營隊象作鼓吹以助為戰玩者其情異矣豈
以為戰之異類周公猶欲狎習而馴服之況乎更貉之隸令
生戰鬪與人為類者乎宜周公隸之虞下朝夕撫循使進化
為王朝干城捍衛之士也

布憲字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詔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既令

表而懸示曰憲刑禁即大司寇所謂五刑士師所謂五禁也
刑禁者王者所以整齊天下之大法故大司寇象親示之士
師門閭縣之而又使布憲四方宣布之欲使家喻戶曉不少
犯也過于四海既謂布憲達之州伯連帥州伯連帥以達于
四方諸侯自此而要服自此而荒服是也觀此一言可以見

成周利禁之嚴漢汗之大與夫同軌同文之氣象矣後世張掛榜文本此其法亦自却而督撫而司道而府州縣也

增
劉執中氏司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而行四

方達四海獄正月必開其禁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憲
于民者以達于州伯州伯以達于辛正辛正以達于連帥連
帥以達于屬長屬長以達于諸侯諸侯則以達于其國之都
鄙而要服以達于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四方詰其違
于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久也○賈氏曰征伐巡狩田獵皆大
事合衆庶也以其是布刑禁之官故使以刑禁號令○王介
甫曰謂卿合州黨族閭比之族與其民人之什伍則以刑禁

號令焉

禁杖戕掌司斬杖戕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據狀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期明也司司者之特
以告而誅之
司猶察也新故戮者今聞敵相殺及挾仇謀財皆是也不以
告蓋以勢盛而匿罪其事黃文叔曰傷人不告尤至于殺失
相扣也漢約注三章傷人又盜抵罪不以據讎通謂獄本可息而不據讎成之若今所謂唆訟也
道訟道立冤押款訟之人役不得直也四者皆為害于州里
而令良民無以安其生故皆以告于司免而罪之李嘉會曰
人上所以慈惠也或以財賄吏結而寬之王氏曰先王之
枉不伸有如下四者皆告于司免而誅之
世皆為齊民以共相款睦有款獨強自逞弄智禦人以雄長

力正如言武斷卿曲也王昭高曰達理言治謂之亂情強虐
 王長正以強力撻撻詎犯禁如傷刻符璽之類即士師所
 次入者即武斷也
 謂撻邦令者作不信若詛言惑衆之類即所謂為邦詛者此
 典上文所言疑即司牧所謂不忠過失其言以告而誅即所

捐三讓而罰者其坐諸嘉石納諸圜土皆即此類之人也聚
衆底而犯禁若愆期後至及喧擣之類莫諫王氏傳以為莫
民閭婦女服校于后宮者諫夫諫之守王官者出入捐出入
于王官也司牧者謂料察統治之不得非為有犯禁則戮之
也原稿以莫諫為諫之小者無不致用
王氏說曰劉氏曰莫士奴諫男奴
增王氏傳曰先王之有政令禁戒期民之不犯也而免頑之
民視刑憲如飲食明知而故犯之又有奸巧之徒或違言跟
律執左道以亂政則王法不許行民皆相率而入于表惡此
禁暴氏之設為司民之犯禁者也又周禮設官王之官寢六
官必置其司故秋官雖若無與王官之事而司諫掌四翟之

守莫以主恭柔之奴者皆秋官之所有事夫莫諫在內則有
內宰師氏以統之矣其出入則司牧才禁暴氏先王于給事
官室內外之人防禦之嚴所以為瑞本清源之道而刑官亦
有王官之責故雖有大奸雄亦無敢恣行違亂也

陳及之曰考比閭族黨之法凡所以為政之道藏卷篇矣二
官所禁大抵暴橫是以侮上陵下卿官或未能禁止之也于
是王朝為之主官以道統之庶幾鄉遂之官長得以從政焉
然周公之時天下亦安有此是亦先事為備也

野廬氏掌達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若
有賓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則誅之語曰刑而

而視同則有獄
集而為巡邏之意

達謂巡行修葺使不陷絕也四畿猶言四境堯王城四面五
百里而止也宿息廬與路室之屬也王今甫曰三十里有宿
里有廬有飲食所人廬宿旁氏也聚櫟聚而擊柝以衛宿
謂息也此猶校也也相翔謂為窺竊者宿以旁暮息以想勞并以飲渴樹以陰
喝柝以禦盜先王之為行旅賓客計者如此後世長塗百里
或曠無官舍而有飢疲頓渴為盜攫財者則由野廬氏之失
職故也

增道人千夫有滄，王有道萬夫有川，上有路達之者刊
剝林修橋梁自國都以至于四垂千里之內四達而無陷絕

也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一廬，有飲食行人禁止之處所
謂息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軍行之所止五十里有市，
有候館吉行之所止皆所謂宿也并以供食用樹以為蔽蔽
皆行旅之所須者備而比之自國中至于郊野使常飭治而
無頽廢二事皆屬地官此特達之比之以便行人也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
之辟禁野之橫行者控跡者凡國之大事比修治道路者掌凡
道禁邦之大師則令擇道路且以禁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擊互謂舟車迫于陰隘而交錯抵拒不能行也審其先後以
叙而行則無開爭之患矣有節有爵者皆為辟所以尊王命

張王官也橫行徑路小民逐却避疾而不顧其傷不極故禁之禁行其由口中徑路不時謂農行與在遊也不物若懷秋

其伐之屬亦裁而禁者大師慮有奸人為偵謀故也

增王昭兩曰道禁若情開大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

國中者是也然野廬人所禁者在野之道修開大所禁者在

國之道王大夫傳曰野廬大主遠畿內之道路蓋侯國皆有

是職國語單襄公使過陳道華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

寓如陳之將止野廬大之職其可息乎

靖氏字陰翫造凡國之大祭祀今州里陰不獨禁刑者任人及

山服者以及郊野大帥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

埋而置棺焉書其日月為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

其人字凡國之軌禁

軌死骨也括骨曰軌凡人狀之骨皆是除者屏埋之也獨

色利者謂蹤刺之屬任人謂有雙倚人而行者舊說任人坐

外眼明利而執役司官者山服：衣經也三者皆既是不科

人所藏惡故禁之以木衣藏謂之棺有地之官主其地之吏

也其人死者之家人也有日月可稽有衣服任器可刑所執

持之俟其家人至可認携以歸蓋先王澤及枯骨之仁如此

後世河濱野岸浮屍暴骸性、多有、司不之問至有資信

人為殯埋者而後如先王靖氏之設不容已也軌禁謂禁民

間以死物狼藉道工忌其失敬共之意而傷仁愛之心也

增鄭到中曰蜡與蜡祭之蜡字同昭為謂蜡祭百物皆之

羽蟲鮮毛介之物畢致為蜡祭所致者神蜡以所治者形、

神相聚而為生相離而為死二者實相待為故其字同然蜡

者索也無乃索朽腐之骨而陰之者乎

張氏字清濟清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冬為耕獲清濟之利

于氏者秋冬塞阱杜獲禁山之為苑澤之說者

清濟清池早以資蓄潯以資潤其有禁者恐人墮塞或盜決

之也鄭則中曰池以止水清濟清以行水皆有禁為行者不

大則字于國小則字于檢以所以設官以掌其禁也。則執

十日通清濟清池之禁塞而水凍道派害國之出律者。米

按原稿以字標為孫父曰坎地陷默曰耕技機按默曰獲杜

龍也當春農事方興民資清漑故為清濟以利之而慮默出

害蓄故今為耕獲以禦默至秋農功已成則杜塞之恐或陷

害人畜也不言秋塞清漑清苑固也沈沈藥物以毒魚也樊

小以為苑則高利于已沈澤以毒物則非害于人故皆禁之

增王大夫傳曰按此莊氏主凡曰野聞鑿開塞之事而以莊

命官者民害莫大于壅塞水利也

薛氏字國之水禁裁酒釐酒禁川游者

水禁若今私占官河為亭及棄穢陳塞官河之類雍氏所字

清濟之水禁在郊野薛氏所字水禁在國中按二職雖相似

而寔不同也

蓋以水雖有清濁之利而水之則沉溺故有禁

說似合一云禁其非時而漁者文

此曰非禁捕魚也漁禁數人掌之

我酒謹酒未詳鄭氏則謂

苛察其民非時多費而後節用也

洋氏主水禁而忽以酒

為言文意不相屬此又以為酒之為物起風波于樽罍之

中其沉溺乎人更有甚于水故水禁酒禁洋氏蓋掌之川遊

謂故舟遂水而流連或謂裸而泗水防沉溺也

增王元傳曰洋氏水禁若盜決堤防阻絕有利溝渠私渡

閭閻典鄭氏所謂水中害人之虞

釋曰水十害人之虞或有

及非時入水捕魚之類

洋氏掌水禁而兼酒者酒亦水類

也夫水所以載亦所以覆酒所以為人合飲而溺則生禍命

官曰洋取其浮水面而不沉且本草著其能勝酒則載于水

而不為害用于酒而不能溺周公之取類也何其深切哉

鄭則中曰古川之逝雖為覆之力有所不能止又況可游乎

游為游浮而行禁之宜哉

司馬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招夜士夜禁禦暴行者禁宵行者

夜游者

夜時夜早晚也

鄭則中曰司馬氏高掌夜時則所以星分夜

若月令孟春之月昏參旦尾之類考其星之所在而夜之早

晚可推矣

之宵通夕而民始不背乎天道後陽之候人事寢興之節矣

謂之夜

後世禁樓樓守更夜鐘聲靜禁人行曉鐘聲靜聽人行蓋猶

循此法

司馬氏掌夜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

之明盥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

火禁于國中軍旅修火禁却若屋誅則為明寯焉

夫發語辭

即陽遂也

遂以取火于日世謂之陽遂鑒鏡屬

以取水于月者世謂之方諸蓋日者太陽之精即火也故陽

遂以陽光引之而得火月者太陰之精即水也故方諸以陰

器承之而得水蓋其感召自然之理然非聖人窮理之至則

亦莫之能知矣取明火以為燭

以明火燭曰明燭

水燭燭也

以取明水以為酒皆欲得陰陽之潔氣以事鬼

神也墳故書為首麻燭也在乎曰燭樹地曰燭庭燎見詩小

雅蓋用松蒂采之而灌之以脂者也

庭燎皆所以

照衆為明

國中軍旅皆修火禁者以中春火旺而將得今

恐民不戒而遠延藝又軍中萬灶所聚則尤宜欽謹也

仲春大火之星見于辰李春亦火司也

修火禁警以木鐸使無不聞先事而戒也

經 85—372

之地指其罪于其上而

條張氏掌執鞭以趙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

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警執鞭以趙于前且命之警僕右曰故警

取曰車轅警大夫曰故不聞鞭五百警師曰三百警邦之失史

曰故警小史曰墨

趙辟趙而辟行人也前謂所警衆之行前也士師王或警用

于軍旅此所言者蓋出軍時之警辭也僕右車右也取我僕

也大夫謂有事于戎行者車轅車轅之聞者聞柳謹慎之義

不聞猶云不與也或謂事不聞白于大夫則其罪重止鞭

五百而已或師太師戰陳之時車右當用命故警先之而

車尤聽命于取故次及我僕太師王執同律以聽軍聲太史

抱大時與太師同車小史佐太史故皆警之

增王氏傳曰大夫參將而下也軍令貴一故以順命為上

故有不聞白于大將者鞭五百王氏詳說曰刑不上大夫

而警之最如此軍事以嚴終也注自不同軍國異容非祭祀

之警祭祀之警太宰掌之太司寇雅之何典條張氏新注謂

軍及將祭祀時也此易曰墨輕于鞭輕于故探則不

止于故輕重不同何也車之進退主于取不職則敗國事

其罪所以最重僕掌侍衛之事左掌擊刺之事太師掌立跪

之事一或不職皆足以誤軍事以其罪所以亦重至于大夫

衛命而失其職其罪次之太師聽軍聲而失其職其罪又次

之小史官卑而聽不審其失職之罪又次之輕重不同各有

故當

條聞氏掌比國中宿五權者與其國溺而比其逆者而賞罰

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聘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

守其閭王唯執節者不數

國中城中也宿五權指夜中輪運搬運而警權者宿五權指

權者此似以五權養也謂國中所養養卒也既曰謂國家刑

為禁逆失之為禁逆失之一說王介甫謂行刑助于養卒未入正卒且

也捐俸免水而要執之也捕盜非貪利而畏法則人不困命

故以賞罰隨之修聞氏掌比校宿守五權之人又故或卒逆

自吳子徑踰謂奸究畏人而行僻徑者野廬氏所禁在外野

以則在城中者也王火曰徑踰以下三者並奸非之人徑踰

故並禁之國中則傷人五權通謂行刑所以遮止行人者據之五

五氏曰成周之時所以防奸盜者在外則有野廬氏城內則

有修聞氏是以都城內外奸無所容閭里之間折照齊肅非

獨海宇之內大奸大惡無不逞之徒無緣而起即閭里門巷

之中雖管束之小盜亦無容身嗚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

起于微小我惟其統之于微小所以不至于延蔓滋長而極

于大且著也推謂先王研盜之良法非即係于修聞野廬之

王火傳曰凡巡警之事王官之北宮正學之國門之守

冥氏掌鼓弧張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攻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羊齒類慎

講爪也 鄭剛中曰若得其款則皮也齒也須之皆為民除害
 備款焉不可缺一鄭以備為水木之前聞
 又資其利以為用也

毒豈惡物而能為毒害壞人心腹者禱猶禱也謂以攻說禱
禱其神而求去之李未會口以攻說禱之若
韓文公去鯉魚事可見嘉草藥物或為

蠶桑所畏避故以此攻之

屏今者令其徒也凡能政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令

者任人之能政者政之已則校比之

案○按日南蠻方以五月五日聚百物大者至蛇小者至蟲
合置甕中餓使相啖其獨存者為蠶以其天同食人入人

屋壁梁柱之間人中其毒即死故伴有壺人及救令者皆幸

鄭到平曰臺非人之所能也今者謂使人之能者
政之利執中曰凡欲政臺者隨其方土所
宜各有執者人有病者則令之
知其果能去否也

穴氏掌政藝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繫獸雄猛繫藏之獸之屬熊羆不易得故各以其物火之蓋物
 性冬有所畏欲令觸其煙燭而不能藏也鄭注持攻之光燒其所食之物于穴

外以誘出之
乃可得之
皮革有珍異者則獻之蓋不敢私也
鄭劉中曰
獻珍異以

羊头以爲跪用皮

翼翅字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倚之以時獻其羽翮

猛禽鷹隼之屬媒謂以其所喜物誘而致之也拑猶執也

取鷹隼者以鴻鵠置于羅網猛鳥固無害于人周公必欲持之下以誘之鳥未則折其脚猛鳥固無害于人周公必欲持而去之者鵲鳥去而後凡鳥始得以安其生猶之虎人去而

善人始得若其性且獻其羽翮而旌遙羽森資之則用器飾

之所必需也

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攻

山足曰麓攻謂剪繁除露使之遂長若拔世即露脫之樹也
 采樵此計與舊策言草者草芟而後良木可植也說曰以攻
 註異詳見後
 草者深斫曰刈淺斫曰剝皆謂伐其次地之皮也凡木有陰
 陽之性陽者性堅陰者性柔夏至陰生利陽木而火炎之則
 其幹益堅冬至陽生利陰木而水濡之則其理益柔以是而
 為罷用無敵敵之患也化謂使陽木受陰之木變陽之陽木
 木強于春分陽長之時而水之則柔陰木木柔于秋分陰長
 之時而火之則強所謂變其水火而化之也于木而辨其陰
 陽之性又得其所以化之之法蓋聖人能盡物之性者此亦

其一矣

鄭氏曰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利利之○王介甫曰
 先王之于林麓也故虞術為屬禁以字之又置柞火攻之者
 欲其材木為用則設官為屬禁以禁著之欲其地宜民稼穡
 則利利而化之帝省其山柞柏斯先柞械斯拔則虞術之官
 除高作之屏之其蓄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剝則柞氏之職
 用焉○王昭禹曰夏日至：陽之日也陽木也以至陽之日
 利而火之則不勝其陽而死且不耕為冬至日至陰之日也
 陰木也以至陰之日利而水之則不勝其陰而死且不耕為
 凡木生于山南則為陽山北則為陰其陰陽之氣既偏殊矣

又因至陰至陽之日而加以水火陰陽之氣氣宜其死而不
 復生矣若欲其化則春秋焚其水火者欲其化而為土也陰
 木當以冬至日水之矣至春又從而火之陽木當以夏至日
 火之矣至秋又從而水之則其萌蘖薄于陰陽相珍之氣化
 而為土矣○草木所生林麓之地苟可以宜民稼穡者大司
 使因官辨十有二土以相民宅長辨十有二壤以知其種矣
 柞氏因司徒之所辨者以政治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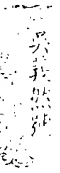
雖此掌故草者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莠之秋耨而莠之冬日
 至而耨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燔之字凡穀草之政令

萌故書作堯舜之謂反耕其土以鎮壓之也堯氏
 謂堯

以在其所其生者故其初也春時始萌而去之其力易夏日
 至而天之以謂以鉤鏡于烈日中迫地陰之不能使之死
 全寔曰純其地則實不戒指謂以耨測凍土而剝其根則
 其根凍死于冬則來春不能萌從四時皆殺草而更指則于
 冬至木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
 冬夏至者陰陽始萌而乾之則不復生也水火燔之者謂以
 火焚之而水漬之因以其反和土則其土和美月令季夏所
 謂曉雖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殺田疇美土雖者也
 王昭禹曰若欲其化殺草攻木俱言政令蓋亦其法而使人
 已亦欲其化為土殺草攻木俱言政令蓋亦其法而使人
 效之非盡新觀而焚刈之也

堯氏掌故氏掌覆天為之巢以方吉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
 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而

去之



大同妖、鳥怪妖之鳥陰陽和氣所生見于其國則不祥見
 于其家則有禍若鵩鵩是也鵩鳥二鳥俱夜方版也歲日月
 星辰說見春官滿相氏曰大鳥見此五者而去理蓋有
 之福忌庚申燕遊戊己鵩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蓋不
 虐言也。按大鳥之巢既覆則亦不患其不去而必縣日月
 星辰以象神之名號臨之者正氣所萃妖邪之物不能自存
 人力之所駭固不及神威之所懾也

增

自甲至癸十日之號七自子至亥十二辰之號也自角
 亢至翼軫二十八星之號也寅月為卯卯月為辰辰月為巳

巳月為午午月為未未月為申申月為酉酉月為戌戌月為
 亥亥月為陽子月為辛丑月為癸十二月之號也歲在寅曰
 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
 洽申曰泥瀝酉曰作垂成曰閭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周敦丑
 曰赤奮若此十二歲之號也。王介甫曰日辰月歲星之神

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說可以勝矣

前代字除靈物以攻崇詠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靈字食人靈物者攻崇二字疑有誤文鄭氏以祈名釋之恐
 除靈物之細不須為此重祀也莽草靈物殺蟲者庶蠱疑當
 作除靈王介甫曰靈亦靈類攻有火亦與
 庶火相通而云凡庶蠱之事也

增 劉執中曰前者飛蝗之有斯禾穗者也蠹者螟蟲之蠹

禾根者也蠹者蠹蟲之食苗心者也凡庶蠱者蠅蚋蠅蚋之
 害苗稼者皆是也故以攻崇之法祭而攻除之又焚莽草熏
 燒之除苗害也

赤友攻火字除播屋以廢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陳屋除其醜
 理蠹

廢炭於灰也播屋陳講之間多惡蟲埋匿不潔除之則有毒
 蟄之患而廢炭為惡蟲所畏故或播其炭以攻之或漬其灰
 以洒之則埋蟲無所匿矣

增 劉執中曰播屋陳講之間有蟲有曾皆蟄人而毒八四

支有至于迷悶痛詭不可救者蠖蛟黃蠹知蜥蜴蛇之類皆
 是也。鄭則中曰此治為王居也至尊所處固當欲最牆屋
 之下人跡罕至苟有能致害之物藏焉不可不去也。陳屋
 則離宮別館弄亭柳之地無所不除之矣

姻蠹 氏字去是泥焚壯鞠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
 蟲無聲

是今人作姓小曰是火曰泥而姻則是泥之姓名也壯鞠鄭
 氏謂菊不華者焚壯鞠為灰以洒之則死因風飛煙被之水
 上而水蟲無聲物性有相制故也蛙泥水蟲俱無害于人蓋
 因祭祀賓客軍隊嚴前之事惡其聲之亂人聽故去之與射

為其故焉同意非無故而妄為戒滅之也

壹派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鼓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壯棒牛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洲為陵

水蟲以下殺其神天義觀之則此所除必水中之怪如龍罔象及鱷蜃之類能為人害者非徒水蟲之類也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者焚石有火氣水物所惡也棒牛貫從故書作棒王謂以壯棒王本貫以象齒而沈之也王註為壯棒為幹離換以象齒貫其神死者物性各有所忌洲洞而化為王陵者怪物望死恐陽之氣上蒸故也宋景濂謂折選鑄鐵柱鎮鼓穴即沈壯棒象齒之遺意○疏曰聖人達萬物之理以

為除害之方除靈用莽草埋蟲用屢炭壘壘用壯蕪水蟲用壯棒天地間物皆有制非明暗孰能知之

增 鄭則中曰蛇土之鼓為瓦鼓以火炮之其狀如壺○劉氏曰土之性沉而元水地而為鼓擊之水上則雖淵深可達入水而應于土鼓也○王昭為曰鼓以土鼓以土能勝水而制之鼓以焚石攻之以火氣使感陰陽相珍之氣而死○鄭則中曰壯棒牛貫象齒棒山榆也取山榆之壯者十字交牛貫穿象牙○疏曰以棒為幹穿孔以象牙橫貫之為十字庭氏掌射國中之天為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教日之弓與教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不見其鳥獸蓋黑夜鳴號為怪者教日月弓矢陰陽或氣之所遇王元曰教日月所作之弓矢也○鄭則中曰夜射之弓矢皆用以教日月或至以射大陰而勝之或至以射大陽而勝之則其神莫所憑重不隨其聲之所至而射之雖不足以致不正之妖物也

中而不達矣其以神言者蓋無形有聲以為深厲若或呼呼于宗太廟藉、出、者謂之神而猶射之蓋雖神而反常為怪則逆于妖而可射矣○王元曰神謂非鳥獸之聲既有聲又非鳥獸之聲故如天神聲者神降于日月之精氣凡妖為妖神必以陽弓陰弓陰弓陽矢策而射之蓋陽與陰合而陽獨于陽則傷陰與陽合而陰獨于陰則損故以二者兼而射之自無不中其要害矣○疏曰聖人典

民同吉凶之患凡妖妄害人者皆在所去神降于茅墟蛇聞于鄭門為鳴于宋社鬼哭于齊閭春秋戰國時類多有此先王同事設官以憑驅除之凡以為民也○按刑官掌除毒咒是矣而史設冥氏以下至庭氏十二官舉凡猛獸妖鳥怪蟲毒蟲之屬皆去之蓋奸佞縱暴良民不安其生下至昆蟲之細辟其毒螫亦于太和之氣故周公特設此十二官以驅除之凡其極蓋將使衆獫狁盡為羈虞燭鵠盡改為鳳凰妖氣厲鬼俱化為景星慶雲而後已真天地至仁之心也

衛牧氏掌司萬國之大祭祀今禁無萬軍旅曰使令衛牧禁罷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教哭于國中之道者

祭以交神師曰以集衆皆惠宣貴爾祭祀今禁舊而軍旅今
銜枚所謂奏假無言有闕無聲者也器呼歎嗚歌哭皆近于
狂恣故禁之則民后靜密衛道肅清矣

增 王氏傳曰掌司馬者察在朝者言語無得喧嘩此與朝
士之禁族族聯職。王昭禹曰軍旅田役大衆所聚惡譁而
喜靜故令銜枚大祭祀止于令禁無器者永祭祀不若軍旅
田役之衆。衆大而急曰器高而緩曰呼嗟恣曰歎悲傷曰
嗚與夫行歌行哭者皆感衆且不祥故並禁之

伊者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威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
杖

杖威未詳鄭氏讀威爲函謂老臣雖杖于朝而事鬼神尚敬
則去之故有司以此函藏既事乃授之也王氏傳曰威古
威字義同軍旅老者
不從征故但授貴者以供指揮泰誓所謂左
杖黃鉞也齒杖王所賜老者之
杖大臣德邵年高則上有齒杖之賜而特設官以共之蓋以
此爲重禮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國天
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
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大賓侯甸男采衛諸侯大客謂其孤卿也礼指下文委積賡
率問勞饗食之類儀則儀容辭令揖讓皆是賓言礼容言儀

三文耳

鄭制十四行礼未嘗不見于威儀威儀不啻不國事
本于礼大賓爲尊故以礼言大賓爲尊故以儀言

者國其事之可否也此功者探其功之高下也陳謨者陳其
謨之得失也今慮者令其慮之異同也春而天運方新故國
事夏而百物昌大故陳謨秋而歲事已成故比功冬而百物
飲藏故協慮凡此四者鄭氏謂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一
歲朝則一歲覲又述如此而徧然侯國兵戎喪禮更故不齊
或亦有當春朝而反秋覲者蓋亦不必拘也時會者無常期
諸侯有不順服而王將征討則令諸侯而發禁命事焉故同
疑以天子新即位而六服盡朝命以政事舊說則謂王不巡
狩而肢同未詳孰是凡此六者皆諸侯未見王之礼也明制

天下布政使每閏三歲則率所州縣字印及首領官朝覲于
京師陳其屬吏職而聽去留于天子蓋稽此朝覲之遺
制後以道遠勞費而曠于本職遂廢其礼然議者以爲當依
先王所以親諸侯之意以爲今日親監司守令之礼也

增 劉氏曰朝覲宗遇四者隨時英名五文以見事上之意
。昔氏曰此六者即大宗伯所謂賓礼也大宗伯詳其賓礼
之名大行人又以詳其命諸侯之寔然或宗遇會同亦或總
以朝覲名者由礼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氏謂夏宗依
春冬遇依秋故由礼言朝覲而禮亦多以朝覲爲主至于會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旋順以除邦國之患。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旅以支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請以補諸侯之災。

時聘即後所謂歲徧存殷順即後所謂王歲徧順問問即後所謂王歲徧省者惠慈惠也諭猶識也曉也後諸侯交聘以道曉者悉也祭祀之福與諸侯共之贊猶助也諸侯有喜天子亦喜而助之諸侯有灾天子亦憂而補之見其一體相卹之至也王以曰致諸以礼凡此六者皆王遣使于諸侯之礼也鄭注以時聘致順二王者皆是者以諸侯使天子于諸侯雖位有尊卑然一往一來情無不來為元夫之

答技以此聘類六者答諸侯之禮而諸侯之所以畏懷天子者至矣諸侯亦有使大夫來聘之禮而不言者略之也

以九儀揖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綵箱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
就載車九象介九人禮九年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
執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三禮再祿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
舉出入五指三問三勞

九儀見泰官宗伯鄭氏曰指令者立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卿大夫士凡諸侯諸臣爵命相尊者其儀亦相同故揖而異之乃其所以同之也據藉織為繅文以藉玉者各如其玉之長也九章白山龍以下蓋

傲處廷十二章之帳而無日月星常者旗幟之總名詩其屬陳重者也謂旂旗之末也者謂旂旗之末也 鑿馬腹帶鑿馬而鞅也立朱幃為一枕

載車副車也。介相賓者。禮字家所云饗餼之大禮也。斗牛豕
三牲饗爲一字。鄭到中曰。秦魏六。禮字故于殷朝享之後。今
乃似于今九人之下。爲非其似。蓋遵禮者。因
其數之用九。朝位謂大門外。賓下平。及王平出迎所主處也。
其傳則之。
王大曰。朝位大門外。王平出迎相見處也。朝較末也。將幣詣
上公。未至門九十步。迎送以遠爲敬也。
侯送幣以享王也。三享皆果。串加璧。皮實。惟國所有。三享三
獻也。
祿王以贊。是禮賓也。後享已。孔再祿者。王酌主。饋禮賓在酌
主贊。亞祿酢。報飲王也。再祿之後。故盛禮以飲賓。曰饗。朝享
省乃酢王。故盛禮以飲賓。曰饗。朝享
王送賓。亦饗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九獻王酌。獻賓。酢
祀廟中行饗。

主人主人謂賓之後更八獻而禮畢九舉。牲體飯凡九每
一舉俱則一舉樂也。立大口饗札重食札輕饗。于廟食于寢
饗食俱在廟燕在出入揖自來朝訖還時積牢禮未賓新
寢。立說失之。
終僕從車馬之費者問。起居也勞。慰其勞苦也。此上公來
朝而王所以待之。禮也。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綬籍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旂樊纓七
就貳車七象介七人禮七字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
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祿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
出入回積再問再勞諸伯執新其化皆如諸侯之禮

七章即所謂驚荒蓋自華蟲以下也前疾指平糶之間蓋指

前于車也謂司馬司儀前為知馬半朝執前下
由中者名曰前疾此侯伯來朝而王所以待之之禮也

諸子執轡壁王于繅指五寸冕服王章建常王持獎纓王執貳

車五乘介五人禮立牢朝位賓王之間立十步立當車衡按者

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裸不酢饗禮王獻金禮五乘出入

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壁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五章者義冕之服自宗彙以下也衡車前橫木又前于車轅

者爵尊則其立退而後爵卑則逆引而前故不同如此鄭則

公侯伯子男以日事主其礼均耳今其特主之迎或立于車

或立于前疾或立于車衡卑者前而尊者後何耶蓋尊者其

休陰故其文雖所以進而後則其起而進也行而後卑者不

其休卑者其文故所以進而前則其起而進也蓋以達

酢者子男位下不敢與王行禮也此子男來朝而王所以待

之之禮伯從侯男從子爵雖分五而儀止三等此典列爵惟

五分王惟三之義同以此待之而天下諸侯之禮無不同矣

凡大國之祿報及帝以總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

當車前不交橫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如小國之君

此大國之祿以君命來聘而王待之之禮也執皮幣將以為

贊見王也朝位當車前愈卑則進而逆若也愈感以速也不

交橫親自對橫不敢抗也行朝字于廟之時以酒禮之不用

贊也裸也不問不交橫無相以酒禮則其化勞積饗食雖四

從同而禮之隆殺已見矣先王正名定分差次于毫芒之間

而秩然不可亂者蓋如此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此諸侯之卿以君命來聘而王所以待之之禮也王公之祿

從子男之禮是下其君二等矣諸侯之卿視侯禮後下二等

則當視侯而更降而子男之卿則又逆降焉鄭注所下其君

間也其餘則自以其爵原稿云五年當降而二三其度國之

積當降而一則子男之卿不當有積我知非是

大夫士亦從卿禮而不復降者以禮難于復殺優者也

此說鄭注本侯按既曰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又各自下卿

二等士雖無介與卿並立于車礼之等又降於大夫大夫降於卿

以此二者待諸侯之臣而天下諸臣之禮無不同矣

卿載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侯壹見其貢禮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

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

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貢實為贊

大司馬言九畿此以服言者彼欲正其部圻封域之界以欲

定其畿見貢物之差立言各有攸當也嬪當從太宰九貢作

省礼物供祭祀所用賓物共賓客所用也以此視太宰九貢闕

幣許物三者太宰九貢概以土地所出為言故其數詳此水

上文六服而言故其數畧也諸侯各君其國于天子殊殊遠

其修諸臣之禮惟在朝貢二者使不朝不貢則典唐之藩鎮
何異哉周公于朝朝也則酌為一歲再歲以及五六歲之殊
于貢物則酌為祀物饋物以及材物貨物之異因其地之遠
近而為朝貢殊數輕重之節則勞遠均而貢獻等聖人立法
之公平于此可見矣若一樹七九州之外即大司馬所古重
其朝也但今世一見其為期甚疏考其貢也但以其所貢實
為替其為物甚簡蓋周公于芻蕘之地治之以不治者如此
固未嘗強以臣服食其貨物也典後世之國西域焉遠東者
其情異矣

增疏曰此一經見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天子固期而貢
典小行人春八貢者利披是歲之常貢也。○考凡白邦畿言
楚而六服言服內外大小之辨也周之邦畿即禹貢之甸服
周之侯服甸服即禹貢之侯服周之男服采服即禹貢之采
服周之衛服蠻服即禹貢之要服周之夷服鎮服即禹貢之
鎮服是禹貢之與周制其九州之地皆五千里無可疑者執
謂其廣地于禹貢九州之外耶然而夷服鎮服不列于六服
者以其為禹貢之荒服非天子巡狩之地故也。○王昭高曰
書言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采衛言之又言六服承德者兼
要服言之蓋述中國之夷狄承德矣行人六服則要服非特

不德又能入貢以承見則制禮以敘太平與其極也。唐武
曰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產物不同而
大行人主土貢四面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是不如六
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大行人始整齊言之不復言某國貢
某物也楚于周非侯服也而苞茅不入齊得以貢之則祀貢
不止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五見耳非以此為限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編存三歲編額五歲編省七歲屬
齊論言諸侯辭命九歲屬邦使論書名之文六言龍聲音三
十有一歲述瑞節同度量成字禮同數罷脩法則十有二歲王
巡守服國

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存恤問也類視也省者慎也王
為曰存者問而存之類者問而視之省者巡而省之。○劉大
曰存問其安否類視其治亂者審其風俗。○黃文叔曰存視
皆然無降其意也存視者王歲而問也。○屬集也論言
語者正方之民言語不通故屬象齊教諭之辭命蓋往來相
接之辭如諸侯自稱曰不敵大夫自稱曰光夫之類。○鄭注曰
之類逆問或編省也。○歲省而省其象齊九歲省而省其替
文皆繫于天子之宮教習之也辭命六辭之命皆名者之字
也。○鄭則中曰為國之制必出辭命或以文傳達瑞節謂達
國處其所作體制不同故編而合之。○達瑞節謂達
使者以瑞節周行天下成正也字禮有等故恐其備差故正
之數蓋即行人所掌瑞籍九寸冕服九章之類。○鄭注數器
於衛七者即政也。○大子巡守所至其禮繁盛故稱政國。○

歷代。舊說。取法也。王有以不地守則今天何氏曰至十有
 下諸侯皆奉朝王于京師考其制度易為統國
 一年則王將巡守兵列國諸侯其瑞節度量宇裡數器法則
 恐有不同者火行人先為整齊之皆為巡守考制度張本也
 按天下之法統于一則治紛則亂自言語書名以至度量器
 量皆不可以有二故周公每聞一歲則必遣使考核而整齊
 之使之截然皆出于一而不亂此其所以同軌同文同倫而
 成大一統之治也。又按先王巡守之禮所以維持治其提
 攝人心使天下之治常日新而不壞運旋天下之要道也虞
 夏五載一行至周時異轂殊不得不改為十二年然觀編存
 以下諸事則時巡之典雖疏而考核之方更密固無曠于諸

侯之事也後世天子儀衛繁多供應浩天宮車親出勢萬不可因為巡方使者以代之其考稽按核與天子同而小民無供應繁勞之苦又其使者三歲一遣不歎不疏誠變古而得其宜者矣

增疏曰此一經並是王撫諸侯之事對上經皆是諸侯上

凡諸侯之王爭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
詣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
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王事親王之事詩所謂莫敢不來王者是也位有尊卑疏曰

大聘是以諸侯之相聘為天子之制曰諸侯之于天子凡年
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是以諸侯之朝聘天子為文也聘
義之官此年小聘合于周禮之義相問言三年大聘吳于周
禮之義相聘蓋設聘者謂之無事則行或禮初無年歲之限
如孟僖子如齊設聘服大以為敬中也自襄之二十年叔老
聘于齊至今二十一年故中行或禮是如設聘雖為要聘然
即非所謂三年也山聘義之所以與周禮異王制言小聘大
聘其年數雖與聘義同然其意則與聘義異蓋以聘義為諸
侯之相聘而王制謂諸侯之聘天子耳聘天子猶可也以五
年而後一朝天子可乎彼居衛服而五年一朝為得禮矣若

侯句男宋謂之得禮乎知此則王制之言雖亂矣四代亦難
于春秋之制鄭氏以五年一朝王制所言為晉文公霸時制
雖未必然亦有所近似。其闕曰先王之取諸侯必使
相交以脩其好必使相敬以全其交此年小聘三年大聘相
屬以禮使者聘而誼主君親親饗食也所以悅屬之也諸侯
相屬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
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八貢
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禮籍者名位儀尊卑降殺之書即下司儀掌客所掌也但

二官分掌其事而小行人提以其禮攝之于冊故曰禮籍也
鄭則中曰賓客之末名位不同禮亦異故因有籍以記之天
行人掌其禮儀小行人掌其禮籍則兼其各名位尊卑之書以
持之也字禮儀者入貢以展其禮獻功以表其績王親受
之書籍籍平者之事也入貢以展其禮獻功以表其績王親受
者主其事也各以其籍禮則無尊卑大小失倫之患矣

增 鄭則中曰諸侯每歲有常貢即文等以春八則因四
時之始以供匡一歲之用也諸侯任事有成功必以秋獻則
因萬物之成以明國事之勳也小行人令之使不異春秋之
期而已。黃文叔曰諸侯春秋達使貢獻是為歲事故管仲
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是也。王采歲曰王者封建諸侯使
之知有天子之尊者惟是春秋貢獻不絕于王所而已八貢

獻功此正是把握諸侯處全之以時受之必親公卿大夫皆
不得典以見其在天子諸侯安敢不惟命是從既受之後王
者方視國籍以還其禮數。王介甫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則當所以禮之國各籍焉以為故常左傳曰非禮也力籍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焉承而摺九四方
之使。者大客則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通四方摺九
儀賓客之禮朝聘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親省時問臣之禮也

八王入親王也蓋猶境上逆勞于境小行人之者及郊而摺幣
之以勞之者為大行人禮之至也鄭則中曰三勞之禮初至
小行人為承摺而已禮之至也逆于境及至逆即逆即又
有即勞之禮。按即勞者逆即逆即為三勞既館款宴舍也
名籍云以記其禮也若若誤故去之

王曰改館以解承猶副也以宗伯為上攝故小行人為其副
副曰即勞祗館特幣皆為承而大客則預者見之王也王
曰大客孤卿也口對九曰聽其辭者王不親見也協合也小
行人為使使于四方本鄭注典則以說不問四方恐侯國君臣不
燭賓禮而失于借差故協而正之則大曰王撫存四方達使
儀賓客之礼朝覲保宴會同六者諸侯事君之禮也存覲省
聘問王者天子撫目之礼也賓王家四其礼不同故有九儀
過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
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閭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

此以下皆言小行人適四方之事虎人龍旌符五節俱見此
官掌節管節猶後世之制竹為符也掌節言守都鄙用商節

而此則言管節者蓋商節乃都鄙之吏所以鎮守其地之節
而管節乃天子之臣使于都鄙之節也二者其用不同故其
節亦異東漢此說六節言邦國之節其都鄙亦用之都鄙
節言達者齊其法式欲令天下侯邦皆知之東漢鄭注達之
齊等但今天子使臣執一信以至則無不奔走恐後奉命惟
謹者以其所以風行草偃而決汗直通于天下也泰王猛下
符一日而州郡無不遵蓋得周官達六節之意掌節尚有壘
節而此不言者壘節為貨賄所用乃司徒之事而非行人之
所宜掌也

增鄭康成曰此謂邦國之節也說曰新掌節所掌王曰曰

六節皆邦國所用以通于天下者達之者齊其武法而後可
以通行也虎人龍皆以金象其形而為之輔之以英蕩旌符
皆皆以竹而刻其文符之以文書其詳見于地官掌節此典
掌節有異同者天子使于諸侯諸侯使于天子其為節異則
不合及夫天子諸侯之門閭道路都異則不通故虎人龍旌
符五者所以同也天子都鄙守之者諸侯故以角諸侯之都
鄙守之者卿大夫故以管所以不同王費有都鄙卿大夫之
監邦國者有玉節諸侯無所用之王今有曰玉節守貨賄壘
節印文而已其事微薛氏曰小行人之六節五節諸侯使者
節故二者惟掌節為俗此小行人達天下之節稍異於掌節

也

成六瑞王用璚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戲璧男
用蒲璧

成猶信也謂以六瑞成信于天下也六瑞宗伯言執王以行
禮言小行人言用立以通信言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此六物者以和
諸侯之好故

合猶配也皮虎豹皮也圭則配之以馬璋則配之以虎其
稱也餘微此此六物者或天子以賜諸侯或諸侯以享天子
或列國以相贈遺往來酬酢無不以是為所以厚交際之情

萬王賓之禮也今人以玉綴相饋猶古珠璣皮幣之意

增 王昭禹曰六幣皆諸侯所用以享也。鄭則曰幣所以將其禮玉所以彰其德有是幣然後足以見其誠用玉凡尊者之德用物以示在戒之誠合者兩兩相配之義。蘇氏曰曰圭米方也以象陽之生物焉陽類也乾之所為故合以馬璋車也文明之方所用度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賢故合璧以帛象象地地事文故合珠以錦琥為虎形西方也為實所戒璊則主米之合故合以璊平璧曰璊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新于此故合以璊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黃文叔曰圭馬璋皮璧帛錦琥璊璊璊之合

之行禮必有物以將之而皆有常道則侈不及則陋失禮相資望聞陳生而其好惡矣故司儀曰凡諸侯之邦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也小行人合之以定其則注疏家引聘礼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享天子采章加璧皆有據但禮遠已多以其一而通其餘頗為牽合如所謂二王後用圭璋唯有皮馬無采章二王自相享通用璧琮子男自相享通用琥璊皆斷闕不完難信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師役則令賜餼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天子與諸侯同其憂樂者也故列國有札喪凶荒師役福事禍災則王期有賻補賜委賜餼慶賀哀弔之禮焉賻補以財帛為賻而補之也賜委以委積之物而賜之也賜餼如賜師之餼補令衆出財以典之即大宗伯以禮札衆用賦也即札此小行人使四方天子今以便宜從事者蓋侯國事變不可豫知札喪凶荒王者若小行人至其國目擊而不為之禮則失所以撫綏之道故令治其事故酌其厚薄多寡之宜得假使宜以行此王者之德意所以常流通于天下而無壅關也。葉氏曰觀此而知小行人之奉命以往者無非究心邦國之民事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紀今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輯其之以反命于王以用知天下之故

此小行人通四方徧訪天下之故輯為成書以獻今王以此知天下之事也蓋天子深居宮禁避方萬里豈所悉知惟因小行人出使而徧訪諸度悉以告王其為明目達聰之用宏矣蓋小行人以王書反命天子非徒已也必且利者與之害者除之逆者正之順者行之有悖逆諸惡將為糾督之凶札諸難苦將為寬恤之康和諸善政將為褒獎之如是而四方

萬國無不稱其理者皆賴此小行人之一使矣後世行人之
官使侯王使外國者嚴嚴而有惜其歸而復命無周官之制
有以五音為獻者耳。葉文康曰觀此而知小行人之及命
以告者亦無非究心邦國之民事

周禮集傳卷之二十三 秋官

梁穀高愈榮起原稿

驚湖華泉天沐增訂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摺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
諸侯則合為禮三成宮旁一門北王儀南鄉見諸侯王揖庶姓
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摺之各以其等公于上等侯伯于中
等子男于下等其將摺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出接賓曰摺入贊禮曰相摺在門外王接賓也三成猶三重
也旁一門者每旁一門凡四門象諸侯四面來歸之義揖者
定其位也王揖推于小下之庶姓無親者異姓為婚姻者時
揖于推于也天揖推于而上也摺引而見王也上中下等謂

禮儀隆殺之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摺之但有三等之差
蓋伯從侯禮男從子禮鄭氏則謂壇三成為三等侯各于等
處奠玉也將摺謂侯奉摺以享王禮謂以摺先行裸禮毛者
以七髮為坐次蓋老者在上也王揖諸侯則親而序族及
其摺也則尊而序爵及其燕也則老而序齒蓋一會而
三善並行三禮成其雖相反而不嫌其相悖也

增 鄭剛中曰司儀掌摺相之禮以詔王儀容辭令揖讓之
節使動容中禮為威德之至儀容以形貌言辭令以出語言
揖讓以交接言 孫氏曰所謂賓客者非列國之君即其卿
大夫也彼皆來享來王于我者而先王與之請賓客之禮若

敬已然自今視之六服之君各以歲時赴朝親宗遇之會而陪臣持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除奉以待之即勞燕聚以寵之送逆必于其疆而不悖頌存親必以其時而不厭歡先王之治天下國家無急政要務而且費國力于此我水心曰學者徒謂其排選周旋之美不如周名經紀天下精神會聚于此參以持者所記則唐虞三代之為國家豈有亮其不盡于人心者哉蓋其得之未嘗以智力其守之未嘗不以礼義其意至周柔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北摛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勞無人不懷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受方物。王火詳說曰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入朝一皆為壇于國門之

外築親禮為壇各因其方春則帥諸侯朝于東郊為壇于國東夏秋亦如之是親禮之有壇也案朝事係天子冕而執鎮圭持大圭帥諸侯朝于東郊進而朝諸侯是朝禮之有壇也此云令諸侯謂大會同耳巡狩之制亦如會同但會同為壇于國門之外而巡狩為壇于方岳之下其制為壇三成即親禮所謂深四尺者是也蓋從下而上為深發地一尺三成則起四尺矣宮旁一門即親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先也蓋壇上為壇外為宮宮旁一門則四門矣。王火傳曰令諸侯謂有事而會之會此先升日月升畢而祀方明祀畢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新置于宮乃始王升壇諸侯各就

其新而立王揖而進之諸侯各于其等奠玉降升復升其玉虞成升乃升揖王王會諸侯而必升日月祀方明者指四時之期而必帥之以奉祭祀雖天子言有所尊所以敬諸侯之敬也。賈大曰公奠玉于上等降升于中等侯伯奠玉于中等降升于下等子男奠玉于下等降升于地及其成升皆於其王之處。一賈文叔曰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擯者五人四人三人夫為上中下等鄭玄禮之奠玉虞非。鄭剛中曰既奠玉則升而獻其國之所有以為幣其獻之亦於其等故曰亦如之已特幣則王祿以幣也其祿而禮之亦各于等故曰亦如之。黃文叔曰亦如之吉擯

者各以其禮亦如之三等也三享再祿一祿祿不酢已見大行人鄭言三等亦謂壇三成恐非當在廟其禮亦三等凡諸公相為賓期相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升受皆旅擯主再勞賓三辭三揖登升受升送主君即勞更擯賓三辭畢送主拜辱賓三揖三辭升受賓畢送主三還賓再升致館亦如之致饗如致積之禮

相為賓謂相朝也積有易米問有肉脩勞有幣玉皆使卿大夫致之積問不言登受受于庭之旅擯謂驢陳環介而不傳辭鄭剛中曰旅擯者不上下相傳重賓及上揖三辭三揖者相對而揖不交擯也下兩君相見則交擯三辭三揖者賓每辭則揖而使者亦揖以同請故三辭則皆三揖也賓致

主人之勞禮故升送使者王曰為日陽禮重于則禮非時升
郊勞者賓至迎賓主君親出勞蓋敬賓之臨之交損者各陳

擯介使傳辭也賓不敢當故三辭而即乘車出舍以迎主人

蓋重主人之親來也升辱者主人謝賓之遠臨賓不敢當故

三揖三辭而後受其幣玉賓又出車送送主人三還再拜辭

之不敢當賓之重禮此再拜非揖主人。賈大曰賓見主君

而致館授客舍也此致之其禮亦如郊勞也

小禮也

反將幣交擯主三辭半送拜辱賓車進答升主三揖賓三讓

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主再拜授幣賓升

送幣每事如初賓請如亦如之

將幣賓以未朝之幣享主人也主人不敢當故三辭二不獲

則主君乘車出門以迎賓而拜其辱也三揖者主人揖賓使

前三讓賓與主人門而讓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鄭註將

廟故每門止用一相而已。賈氏曰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

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為之則有二門。傍皆有南北陽牆

隔牆皆通門故有每門不然而大門內即立及廟唯上相入

止擯上介入以授禮也獲三揖三讓者讓升階也既登堂以

幣享主君主君再拜受幣不曰受而曰授者以主君于賓授

幣則拜而受之也主君拜授幣尊其所享也賓升送幣致敬

于所享也既登堂以下增每事謂行享禮與聘夫人及有言

也皆揖讓再升。即注每事賓當為傾謂以幣禮賓也

于下曰禮敵者曰儔王九曰亦再升受送。鄭刊中曰亦三

增賈大曰交擯三辭半送拜辱賓車進答升並存在主君大

門外。揚雄仲曰及廟三揖讓分左右也主人入門而左客

入門而右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

西階此所以至于三揖也三讓則讓登也曰登而先言再拜

授幣後言賓升送幣則是三讓之授主人先登而賓後登可

知矣既曰云三讓登者至階主君讓賓。讓。黃文叔曰既

登主人再拜。賓至賓始授幣主人受賓乃升送幣言賓升

者見上為主入升也鄭改授為受不允。賈大曰賓升送幣

者賓既授乃退向西階上北而升送幣乃降也

及賓出主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主致饗餼還

主饗餼致饗餼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并饗餼升饗餼賓

總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指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七冬以

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三請三進主人請客就車也主人每一請則車一進以送送

賓亦一還一辭賓既三辭則主人再拜以送賓賓遂告退而

不顧矣致饗餼者賓主已相見致大禮也詳見下學容還主

謂還賓之命主當將幣時賓以命主為贊故也饗主飲食主

食據上公之禮則當三食三饗矣故贈主人贈賓以財如獲世所謂禮儀者即迎者漢都送者始終無失禮也王六曰以饗食主君為主其餘若親性則賓為主一人為賓主君之禮已上六禮其送送時謀時受再升之節皆如升節主君之禮唯饗饗饗食三者為大故賓皆就朝而升謝之其餘送主致也謝賓主君謝司表以為漢主人之禮賓康成以為賓饗有所贈贈于主君二者大意相類以主君方致禮而即答之故曰饗皆如主國之禮者厚薄重輕惟其稱也鄭則中曰先鄭之禮康成以主人禮賈疏多非賓所敢獲故推為賓者報也王六曰王君即答致禮致饗後進主致贈即送之時饋也即時禮賓用束帛賓主國旁者之意侯伯子男之位以次而卑其饗饗饗食之禮亦有差而賓主登降揖遜之儀則與

諸公同者蓋大理自然之節文不以位之尊卑而殊也諸公之臣相為國家則三積皆三辭并受及大夫即旁旅損賓三辭主升辱賓三讓登德命下升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送賓升送致辭如初之儀

初為客謂相為聘也賓至境則主國遣使致積三積皆三辭然後升受示不敢當也賓主即則主若送大夫迎旁客以束帛并辱大夫并客之束辱也注疏三辭并辱者賓使館內出束辱者以束用即注大夫承君命束致客升堂德命復下階以并而受束帛從目禮也王六曰德命既下及下堂而則中曰又登而受其即旁之舉也德命使使者客用束帛則及中曰又登而受其即旁之舉也德命使使者客用束帛則

大夫其禮詳見儀禮王六曰旁禮并使者出賓使使者國家所以異于賓者省問禮者不親勞及夫登堂德命與天下堂而升為有異也賓既主則送卿致館其辭讓升受皆如即旁之禮

及將幣旅損賓三辭主升送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主三讓客登并客賓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旅損而三辭者因主君以賓禮待已故不敢當主升迎而客避者主升君命之臨非高于并客故辟而不致答升也賓主行禮則有相客以目禮自居故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主君與客俱登此據客而言之主君并客至客不敢當送迎而三

退避然復授幣下堂而出不答并者將主君之幣亦不敢行賓禮致也

及禮旅而旅獻皆再升稽首若答并出及中門之外則若客再并對若并客辟而對若問大夫客對若勞客客再并稽首若答并客題辟致饗饗如勞之禮饗食還主如將幣之儀若館客客辟介受命送送客從并辱于朝明日客并禮賜運行如入之積禮以禮禮客也旅而旅觀也旅觀則當有旅獻稽首者從臣禮若答并者以客待之王六詳說曰禮家且不稽首以并若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目之并若則稽首若之長并則空首王六言曰若答并則不稽首以主君而客日致問若謂問若之無恙也勞客者問其路途而勞若也顧中

將幣禮前不可及其餘致候客始及之王始為四出及中
問大夫安客者以在廟致幣方致取為未可通問而勞之也
則相親矣哉可先問君次問大夫次勞客主人立言之序當
如此問君而再拜稽首致所尊也問大夫對而不拜者已同
列也其于君尊勞客而再拜者以尊勞卑致其敬也致客
齊統蓋國君不親而使大夫致之如勞禮者如却勞之禮也
原稿如勞禮者再拜饗食遂主至君親之致儀如將幣王次
皆首以謝也夫之饗食遂主至君親之致儀如將幣王次
享食于廟无主君親之主者謂國之信王致遂主亦主君親
之致其君之命故立行如將幣之儀惟君致不親享則致以
卿幣不親食則致以諸幣據此遂主亦必君親之儀禮云使
卿遂主卑者蓋亦謂有執舊說皆謂使大夫致之夫致之皆
去館客者客將去而就省之盡致物也客不敢當致辭而使

介受介遂送君遂拜以送客客即從而造朝以謝致主君之
辱也孝嘉會曰館客者留客也親受其命而不留幾于禮賜
謂贈客以財即上文所言致贈左氏所謂贈賄之客去而三
積猶前蓋致客之禮終始如一夫鄭注禮賜謂木舍疏口如
三升木舍丁期以以此之
期以以此之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
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銀幣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
賓客送送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
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聘不正其主而亦不背客
二等謂其禮數雖同而有厚薄隆殺之差也從爵上下蓋指

指卿大夫言之前年十四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視其
同禮如却勞則却送出入皆三積之屬不謂豐前書後致始
意然也幣享幣也稱其邦者國大則幣豐國小則幣薄以其
幣為之禮者欲其稱也朝夕猶言東西日出為朝朝東也
正東而為朝主不正西而為夕日入為夕夕西也
之行人損相之儀當然也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微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詭辭
雖通有難而不時必達居于其國則掌人之勞辱事為使則介
之

傳：達也通平迫也或以傳為東傳驛之傳鄭注傳遽若今
時末傳時驛而

使者微惡猶言吉凶無禮謂其事為典籍所不載賈九曰無
行謂之道有難如犯我為故之類不時必達謂雖不能必以
其時至然必從間道化出以達之以王命不可廢也在國則
掌行人勞辱之事行人為使則為之介貽而或先或後共其
職事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令則搜館令聚
據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闕無費送逆及強

通賓客謂通經于國如傳所云通賓者路節道路所用之節
節達諸四方使無所阻也環謂環守之防其器有遺失無費
者環人道客則門闕出入皆不費也經王畿四方之外賓客

始末而逆之終去而逆之皆至王畿之界所也先王雖于通

賓而所以保護之者猶如此其至宜四方之賓至如歸也

象賢字變英開路我秋之國使字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

之若以時入賓則備其禮典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

節幣幣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相相國家之禮儀而正其

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家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

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士下事庶子

國使謂九州之外蠻夷鎮若之北大行人指之著國者其若

天敬恭中華故達其國使來也傳王言者達人不達中國言

語故象象主譯王言而諭說之使相率而悅服也鄭則中國傳王之言

而諭說焉使如王之志意也以王之恩意曉諭八賓謂以世

其心乃所以和之使力平執之使力殊外也

一見而未朝也天人禮儀辭命與中國多異故備而正之而

始傳之王而備其禮其言語聲言不同于中國則教以中國之儀

音而傳賓禮通凡八賓之時始終為賓相用不以其陋而簡

之也蓋更不測中國喪禮故時相之往來臨之往也國家

謂其使若若未朝則稱賓其使則稱客蓋亦漢帝不臣單于

之美賓禮謂厚敬禮之王大曰大行人指相指接之義此

儀止其位大行人于諸侯之王事備其禮賓而見之作事者

以于年旅會同則象象于國家受其幣而賓禮之

作起其臣使使事之大事謂征討次事如所謂威謀之今文

告之辭者量其事之大小而用其人則無不勝任之患漢武

帝求使使龍國至下以求之則任事者無人矣

增王相為曰凡作事謂作四夷之事王之大事諸侯者國

之大事在祀典我則作大事于四夷者謂有戎事于四夷也

諸侯以敵王所憤為事形乃錫有功諸侯則饗其衣而諸夏

或故六月之序曰彤弓彤虎則諸夏喪失次事則非戎事謂威

讓之今文指之辭或施于四夷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

大夫或以上士也若天下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

言下事庶子則包中士矣賈大司云庶子者謂若管伯所

云士庶子之等

黃天叔曰此數簡編有錯誤以其名推之國家必非象春所

掌而作事尤非其所得預疑為小行人職掌作事後鄭說是

擇使也諸侯恐當為諸公春秋天王使等周公來聘是也下

事庶子武九子仍叔之子

王天曰王者于春秋其帖息也則慎固疆固而不貪其

無用之地其入地也則逆之出境而不加以征討之師其朝

則接之以禮待之以誠而不責其難得之貨此先王所以待

戎狄之三策也

按陰陽之氣逆為消長陽氣盛則人材華于中國而為光明

益落之陰材陰氣盛則人材華于夷狄而為收得充碩之榮

唐虞成周時中國陽氣至盛也故周台畢散之材盡生于中

國而夷狄之氣消藏委頓驕悍之虜庶無人為哉周公茅使
象齊大觀之懷方九懷之而其酋長已皆稽顙來庭不暇矣
自漢而後陽氣日衰陰氣日盛故其驕悍賊戾之氣盡移于
夷狄而淵勒蠻貊皆離之華作矣夷氣已盛華氣益衰
而中國之士僅有如所謂吳越我衙京憐憫之徒亦何足
以當其一攫乎至是而欲禦之難矣夫義理者中國陽氣之
根也義理勝則陽氣昌而英賢輩出義理失則陽氣痿而俊
人銷亡有國者能昌明義理大培陽氣使英材萃于中國則
蠻夷聞謠如周公以懷方象齊來之而有餘苟其義理消亡
陰氣理盛復點亮頑之徒已產于夷狄則雖重開天陰長我

勁弩禦之而不乏矣仲戎履霜始慎藏承可不慎哉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故典其政治王合諸
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地
守厥國則國君膳以牲饋合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祗上公
之禮卿祗侯伯之禮大夫祗子男之禮士祗諸侯之卿之禮庶
子祗祗其大夫之禮

牢禮謂凡用牢之禮祗謂餼九牢之類祗謂禽獸之類飲食
謂饗燕膳食之類等謂公侯伯子男及卿大夫士之等也其
數詳見下故以正之治以理之十二牢象十二月之全數天
子之禮當用之饗諸侯而用其數者以諸侯盡在是兼享之

莫適用也庶其謂百官皆格或云庶羞備具也王九口庶其
膳夫六膳大清八珍羞百有長九命作伯者用十有二獻侯
二十五膳百有二十饗也長九命作伯者用十有二獻侯
以下如此王合諸侯之禮重牛曰饋以膳王者貴誠也今其
其介數
百官皆恭恪而百牲皆具以王之官屬或多也鄭注今者
既曰百官即三公以下全主客供王朝公卿大夫一視王等
王之百官與百姓言無有不備也
諸侯則士當與諸侯之卿相敵矣此侯國待王官之禮也守
所至國是膳天子
之禮皆當如是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祗饗宰三問皆脩尊介行人宰史皆
有牢陳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觴簋十
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陳之陳牢四牢不
百有二十皆醴醴百有二十饗牢皆陳牢米祗生牢牢十
牢牢東有五穀數牢米祗死牢牢十牢牢三牲必易新倍本皆
陳乘禽日九十雙膳膳太牢以及師三饗三食二燕若弗酌則
以幣致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珍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
數惟上介有禽獸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蓬膳太牢致饗太牢
舍太牢卿皆見以羔膳太牢

祗饗者謂積禮所共如珍茅鼎牲以往而不殺也則致小
禮謂之饗必有牢或牲或醴五積所修膳也蓋以膳為見
用皆視饗時之禮也宰牲不殺為異
禮也尊介行人宰史皆有牢九字係美文以本鄭大謂臣用
牢而君用膳致其饗膳蓋上公致禮則有珍牢周禮隨而至
致如以膳而己奉介行人宰史方此有下不為通也此後

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命 饗客始至致小禮也食庶羞可
為碩陽其礼為獨優也 饗客始至致小禮也食庶羞可
食者簋始梁也王雖醴也則羹也四十有二當作三
十有八以下豆多制少之文王之可見重酒器也為牲器也
王為九特焉 簋黍稷器也今言為簋者牲與黍稷為食之主
也牲當為醴醴醴也其物有鮮魚鮮腊之屬已工中餘礼
無如工制焉皆陳陳陳之于堂上與東西大室也鄭制中曰
簋簋之變 簋皆陳陳之于堂上與東西大室也鄭制中曰
之門內之賓皆陳之于門內也 簋者陳者既相見而致大禮
也幸生宰可尊者 凡宰王如陳之陳生宰四宰皆竹器也
器也于許陳陳于門內以簋木為貴者之食也簋下平字係
美文平木載木于平也平木眠生宰字十平則四十平也然
一平之中所容米有五穀而已十平為斛十六平為斛十穀
為秉一束十六斛正穀八斛秉有五穀二十四斛也平木載
米于平也平木中平木眠死宰字十平則五十平也然一平
所載三穀而已聘禮曰束曰簋十穀曰棧十穀曰棧棧積不
也者新以供收費者倍米則百平也 鄭大曰平木之末望字
同穀其末之末十皆陳陳于門外以平木為載者之食也米
北耳望謂一棧也 會已會也膳客之會必取雌雄相匹以示整齊故中也既致
於饗中又致膳至膳而止示全賓也亦助謂是有故不親饗
會燕則以酬備之聲致之也 王曰凡饗會燕皆有酬備之
饗會燕之礼則以 今行人字史表臣從賓者皆有餘饗儀事
聲致之不廢禮

其君以及臣也 以爵為年禮之陳故即則除二也春秋王
後大夫致禮蓋右助王養賓也王右致禮而言夫人稱君
與大夫燕役等大夫為獻主之意 米穀此說 且兩君相見亦用
其禮故為以夫人言之 致賓以此車為諸侯相期王國待賓
禮而見諸侯自相期以外邑內鄭制中曰視以有夫人致禮
之事則如為諸侯待賓之礼無致。黃文叔曰夫人致禮其
左王國右之禮也然則宜如既其又卿皆見者王期之卿皆
于侍諸侯亦如諸侯自相期其說信然 卿皆見者王期之卿皆
見于賓之既見之又賜之亦所以助王養賓也即將禮卿大
夫勞賓儀賓之意此上公米朝而王待之之禮
侯伯四積皆眠除卒再則皆倍除四年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
十有二制二十有八堂三十有二簋十有二膳二十有七皆
米三十平木四十平易新倍米皆陳米會日七十受致膳太宰
三饗再食再燕凡今行人宰史皆有餘饗儀以美爵等為之禮
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堂八豆八膳膳太宰致饗太宰卿
皆見以羔膳特牛
膳二十有七七當作八蓋以堂為諸物致皆用偶而子男之
制膳款皆十八則侯伯之制膳亦皆宜二十八也夫人致侯
伯亦應有食禮但當降于公而用特牛此不言者略之也此
言侯伯采朝王待之之禮
子男三積皆眠除卒堂則以倍除三年食二十有四堂六豆二

十有四斛十有八壹二十有八壹蓋十有二膳十有八皆陳饗
饗王宰其死牢如祭之陳亭二字米八十簋醢醢八十饗皆陳
米二十車水三十車薪倍米皆陳米食日五十羹堂饗堂食
堂羹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珍饗饗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介有
禽獸夫人致禮六壹六豆六造膳膳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膳膳致饗者以膳致饗之禮已膳則不饗之矣何大曰夫
伯與上公同不言食太宰則致之公也致禮于子男又致于
侯伯特言膳致饗者言大人致膳于小國之君以故饗之
禮不復饗也○按原稿言親見卿皆膳特牛者大國之卿于
子男之君來不皆見之也見之者乃以特牛不見之者則無
膳之禮也
疏曰上公侯伯直云卿皆見以羔以云親見卿文
有美似期君親見卿文殊宜詳以見亦是見期君

三卿之內有見者有不見者親見之卿乃致膳耳。原稿云
子男位卑致及此卿位見失之。王二致原稿不可用故改
用鄭此子男來朝而王待之之禮而凡五等諸侯兩國相為
賓者其禮亦當視此矣。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
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珍及其朝享之後入致饗饗之大禮
則勞送送之示其勤辭受拜揖之示其恭其樂無算取其歡
而止其辭無算取其辭而止歷觀大小行人學容司儀之所
掌而更讀葵蕭滂露棠華采菽諸篇則知先王之所以懷柔
諸侯者如此其至宜諸侯之心平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王
也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家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為國家謂以君命特來聘也特之如其從君為介時不以
羣從而畜不以將至而量惟其如等數之常而已

凡禮賓客國新設禮凶荒設禮札喪設禮禍或設禮在野在外
設禮

禮貴得中不惟節儉然時壯舉豈不戒而求情則亦時矣在
外謂在他國也王六曰在野指行禮于郊故于大者皆設禮
蓋雖儉而得中也
在外謂內者相遇于塗

增 王六傳曰此皆禮之權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恒勇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
受饗食受牲禮

喪用木余皆飲之屬非客次所有故主人為之具賓客有喪
謂聞其君親之訃有喪則行凶禮膳饌非所需惟為給牛馬
稍給廩食為不可缺故受之饗食係吉禮而煩屑主人敬賓
不敢以喪故廢禮辭之則兩得其道牲牢則受者以其為喪
從者所需且主國雖賈而不煩故也

增 王六傳曰此皆遭喪之禮

增 趙陳君舉曰邦國之君相為賓客先王設官有行人行
大學家學折之類問勞贈送物為之數并揖辭受事為之節
觀春秋之時一言不酬一拜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先王慮
患豈不預哉

字許掌邦國之等藉以行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或官情委
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糧及委則致積生
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案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聘
其位八復及逆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許許治之凡從者出則
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許卿有大夫許大
夫有士許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後始相其事而掌其治
介

等藉名位差次之藉也鄭注凡儀蓋掌許主迎賓客先戒
其尊卑貴賤而後可以施其款接隆殺之禮故當主其等藉
也或官情委積若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舍人共道路之

敵積委人共委積之新義或之使各委正素倍以給賓客之
用既戒乃出迎士許士也王時兩四許士即有賓客則與行
糾糾令聚糧令野廬式也致積以王命致于賓也特事于客
通其所求索也特幣為前驅逆之以心許也往者客許主之
廣入後者入告于王以客至也及逆亦復于王賓客之治謂
有國事欲理者二許士下字致致當云今許士治之所謂四
方有治于士造焉以也鄭注蓋賓客言于掌許掌許令許士
聽而治之也從者凡介以下人許之各致逆之者引其途控
使不惑也自卿許及大夫士皆王命使館賓以盡其款勤之
誼如今所謂伴客也天子之士其爵足以當大夫大夫足以

當卿卿足以當諸侯故其才逆之利如此士皆有訝者如上
士為賓則使中下士逆之也以上本
掌交字以節典幣迎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
德意老處使成如王之所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逆萬民之
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喻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服
之難九禁之難九式之威

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所聚謂和 此德意以發于外
者言志慮以存于中者言志上下之情志不通則多睽睽故
逆而不相親順故掌交以王德意之所發志慮之所存為
諸侯萬民道之今皆避下而惡行王所好則上下之情歡故

曲暢而諸侯之情好無不為民故悅之心彼此亦無不達
矣劉大田上情不下通下情不上達有所壅塞而道難成
矣今之通病也夫以故掌交之官通行之下以究其壅塞
而通之也九稅成如王之好者德善而惡者德惡其好
惡而行之所悅則上情莫不通矣又復王知諸侯之所好
情將以上達矣 通事謂朝聘慶弔 之事也九稅即九
貢也貢獻以時而上下相安矣曰利 鄭注九稅 九禮九儀
之禮以相交際故曰稅九稅九州稅也雖謂各有以聯屬小
國之國雖繫而不九禁司鬼所領九州之境孔禁則入于
刑故曰九稅即大司馬九伐之法也凡人各私其有而不
知所以奉上諭以九稅之利則邦國之貢獻通矣 鄭注中四
之利使用九稅之利使和民而不其財也王 各君其國而不知所以
介首曰諭以九稅之利使和民

睦隣喻以九禮之親則邦人之交際洽矣人情易于乖散諭以九牧之維則大庇小事大而不離人情易于緜遠而喜為仇讎故以禁之難九牧之威則邦國之暴亂止兵戎息矣，八家書，永十八百年之久也歟

字畧

掌貨賄服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能國事，昔其，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同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所因凡都家之，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國治謂都家之事達于王，治，家，又，國治王，之治都，治都，朝朝于王也國事，謂王朝之，所當丁施者家者朝大夫蓋居王朝而通王，政，所以日聽王國事而告諭于都家也君謂主治都家者，大也，國謂以文書來求正于王國也必因王大夫者蓋欲使，權，出于一大事將因者若後世之上書告變不白有司所以防壅蔽也王，曰，常，朝大夫則事無統理而王國不修其勞大，下，民之自達則必有壅蔽故小事因之而大事，因，不，期，夫事誅其有司者軍中之事非大夫所專也，都家司馬在

增，言文，王，之國，下，列國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于



原缺

新王世家都人亦都人部司馬司馬參、今既不家相送若風的為求也則此以家之一字後之文何必言亦言都中是都
子且部部之地謂以所求已盡存森列言已過滿而王相公卿頗有憎畏及取何地而封之若其尚有餘地則其地必天子收之雖
之而不為公卿之求也則實矣 高堂廷撰新王世家

鄭人以食積陳部分于子弟規陳城遺燕以都鄆爲王祖公卿來地不見其美也惟其高公卿來地所以于足國而有美
 都協國之世孟子所謂入于之師受地視侯云云也紫起以都鄆凡合之郊燕而足引大都協國爲証其說不啻天戈傳言
 大都不過三國之邑某是國都武某情制爲政來已而古之耳但當時世祿不世官則所受之地仍歸王制非若外諸侯
 之子孫世守耳 華奉簡即此即所云也

右二條原在第16葉下欄右半葉

原在第 23 葉下欄左半葉

原在第 24 葉上欄左半葉

其大為治矣先子教化一段向以其有次序觀之今按大宇六而下末末呂氏之語與此同亦可從利也

原在第28葉上欄左半葉

則表為茶介省之得說也文已有益字華字如下文六知茶字不數于費字果以其言則事係一口言二四即六頭也夫又何不其詞而加東字乎考六官之文古字止一義而達六則之音康成以在為奉之說固不可易也凡說經可其通官宜其存之若其取意宜屏去而今思同耳而實地

原在第31葉上欄右半葉

按周禮法官為五詳者上下五六冠則以糾察行人之倫文官王官中而衡官者長庶官保道王官不應設之道上而為詳之故以詳官中為引為實地
官中凡項按法官人有糾察執項之文思之是令戶職官所為謂衡衡之官為之思之非其偏也

原在第36葉下欄右半葉

至是而後方教士學官所引有代詞從考無師大夫之子中官則衡衡不以言然不以說然陳見王太公不之國陳能主此官則其明能保其又之辨字注說大前目大亭序云卿大夫之子弟與凡民之役務皆入學使是處之能成以治焉通于戶焉通于刑焉不知此其謂處士者乃東庶庶庶通庶之處多其通于在而失而凡士焉通于事

原在第37葉上欄右半葉

按周禮法官為五詳者上下五六冠則以糾察行人之倫文官王官中而衡官者長庶官保道王官不應設之道上而為詳之故以詳官中為引為實地
官中凡項按法官人有糾察執項之文思之是令戶職官所為謂衡衡之官為之思之非其偏也

原在第37葉下欄左半葉

則謂實止也通活言若其用而省有古共供有一定程式其所消實而有若其探掘執說則言有法而字實且安有所謂式也此說六批依此說則通活亦有一定之法不如其法不當有法而字實之

原在第50葉下欄右半葉

凡飲之而后及世子及凡他事：飲皆快之而已非謂公卿之妻！然見而飲也且后夫人之有客公卿之妻
燕見而止于賜飲不兼于薄乎又諸民之說可刪也夫人之飲賓客主命而以賓客之好于命：六非其類
也

原在第91葉下欄右半葉

天下財賄大抵盡于民九職舍九職而外更欲求財更無財可取試細思之可見貴人
云九職全于九職九職輸為九賦蓋不易也然大府司會諸信言貨賄是以九賦九功並
言蓋既有出于民職而亡者：地者有三義則一：三幣穀收是也有事出于民職而無
與于地者如百工南宮妙婦是也但言九賦疑不及于民所出但言九職疑不及乎地所
出故必九功九賦兼言之是則九職之外更無財可取今九職既各有頭項以待用而謂
復有九職之官可以為職乎夫曰充府庫者藏而不用之名也今曰此係九職之財則是
舉農工商賈山澤殖蠶諸能取俱歸屬貨矣而又以何者待王膳服者九者之用乎故謂
此所謂為三之貢非哉師貢九穀貢布帛之貢而另有如所謂寶鼎玉璽也

原在第97葉下欄左半葉

理莊莊曰司以不字制同用司會理財財之入藏于有司居或步至于奢侈故必以家宰
制財之出則下有以檢有司使之不得違而擅供上以飭王及后世子使之不得違
到法而過司則家宰之尊不可使親錢穀之任故特立司會以總國計而屬之于天官則
利權始歸一矣。司會之所紀者內府王府之損皆王藏貨之也惟其倉人序人司人食
者自列于司使並司會之理財惟及司會使使司會司會司會司會司會司會司會司會司會司會
制家宰制司會
理司民教民教于王司會家宰司會之以替王治則司會未嘗不當全貨之任矣故信

原在第92葉下欄左半葉

經言進于宮中耳而意成直言朝于祖廟以朝字為進字以祖廟代宮中字若其意不
經何不直言朝于祖廟而必曰進于宮中乎且朝于廟者將祭時也經人何不直言王后
之祭而下人加及望司乎今下人言望明上之言喪者必初喪時也此可以決先儒之
誤矣

原在第98葉上欄左半葉

以時御叙只大抵之詞無漸情而偏向耳康成九夕三夕之言置注而最堪斟酌
笑果若其言則是天子無多不為溢敬也倘致齊敬齊則將何以度之倘遇延年
楚觀而出外則又將何以度之且康成既于世婦之下註稱不言敬者不苟于色無
大制矣而之從漢儒二十七分之說而報為九夕三夕之論則是自相矛盾也且不
凡今三言於帝之上為群意聚進之場乎為繁起

原在第72葉下欄左半葉

經言共簡其祖祝之而吉則其衣矣斯氏何後以是服為言乎以組就為冕亦
為非其典然而共邑也服春官司服夏宜弁師安在也周人尚史則祭祀之用黼
黻組就以為大詔者思之蓋其可以一瑞言矣為蔽也

原在第75葉下欄右半葉

謂人之後是為政教仍看損和史氏之說似為較傷人言排解其意然有不同也

原在第85葉上欄左半葉

既使則安州里之役量以考司之計是者外在此役之後已從無巧之文小而始令其民是者升當在衣役之元
夫東萊之說其義本然恐其非經義去秋教者文既以為康成等次在評國家與州里祭達官民使
則其工食當一視均給之耳亦其等次之有戒耶其人有助情亦當罰其情者而于勤者固不能加其祿康
成也蓋官文則照常於祿人無等次可言矣為蔽也

原在第115葉下欄左半葉

吉山二服鄭氏以南祭服中服大課衣衣服人所常有若於用之則當日製之今欲比而求之所以為公服之
用也乎所以為私家之用乎以為公服之用則本則在工方皆服于民間以為私家之用恐本不堪言倫富家之服
以為富家之服已得云命婦與祭服同士大夫家所自備而可徵他人之祭服以為己之祭服乎抑不
祭其祖而祭外神服亦不當假之他人也而史氏以服尤不宜假他人之服以服之即近世士大夫未野者
以祭服祭服假之他人有已以于處皆足為恥不當事情而輕釋史氏以批其批誤矣工言指鄉語下
乃與祭器而中間意言衣服亦不同為蔽也

以服為事終為本安鄭以為祭服為禮者蓋五上文云罔稽御器服其容之勤已虛祝其養康祭賓射之事
 州宅祔間皆然何獨于此言之而與指其御器內不令。曾氏以此內與祭其于祔祭備宅祭於州祭社等
 無通用朝服比其某為之而服之也服者若人衣衣是常服主人自其其其常服是皆服可以相共常服
 無通比衣素冠而已今亦無能証其不然者以此句虛解作比其是祭賓射之事則新說更說不去事矣

右二條原在第一二葉下欄右半葉

五物詞從廣既曰和容矣而下又曰和容其必有誤矣可知該儒但見其上有御射之禮司說才下者
 皆以射事釋之夫射而內志止外體直持弓矢而中父比禮節以樂摠一射事耳而何名五物乎且以內志
 正為一物某說尤誤夫內志在心人固無由知之而稍欲以此者為一物以考其人乎若果供以射言則經
 但曰以御射之禮者廣廣可矣何待紛言五物乎且射之志止體直而中人皆見又何云詞從
 廣也不知言御射之禮但謂後行射禮耳其下援有詞從之文則是致于其大矣成在之時而一。本詞
 其所是也成言和哉六德定已大行則周已得經文之意而後儒乃東以射事釋之固其誤之
 甚也。此條二公之說則是一詞其內志止言人一詞其外體直言又一詞其中言又一句其不勝不
 併言又一句其比擬言又一句其比樂言一事而止項詞之大下固無此程意人也。高第

有此作說詳其三式之解未可盡以若依杜子春說和容為和項又說改容為庸又不知鄭和
 戴大德容已大行三之為渾然也

右二條原在第120葉上欄右半葉

賢者出之而在行見者入之而在朝皆能供倒置王允之說其可為訓乎且于處都鄙則于言出有其
 為卿官不可不出也

原在第120葉下欄右半葉

以都為縣邑大都為王親子弟采邑皆鄭氏之說見其邑之名邑則長十室之邑十室之邑皆知邑都
 之名邑則在都之國之二十五之一皆知邑而可知以邑為都子經明言邑邑家邑小都大都古不相襲而
 去言及官而謂邑為爵何也經言建都鄙不言建家邑采邑則采邑之與都鄙細微然矣而可說而一
 之字也之說在周語執言人之使說而以為城據解不惟失之夫

原在第131葉上欄右半葉

原在第 134 葉上欄右半葉

原在第 134 葉上欄左半葉

原在第144葉上欄右半葉

原在第 159 葉下欄左半葉

原在第 162 葉下欄右半葉

上有祭礼引別祭不祭則祭王達言王有賓客字明祭不當以賓客燕享字蓋以為每月之為新則祀天宮
司人供之其曰供行祭之為既其為字是為新之明證也司人主籍曰其禮有故其來祿供為新場人則供
祭王王達因文有通然則本又祭字雖歎不指者其孤子言不詳矣萬致思

原在第172葉上欄左半葉

按官者官室主人有賦所居官得稱官至秦乃官為至尊所居之稱故用官于舍人曰官中謂舍康中之於各
官中謂學校中之於校人曰官中謂則牧中也舍康學校則牧皆有無數官者及諸雜凡人之其中故本人口字
手官中之於夫各口叙官中之事校人曰官中事之補食皆謂其本衙門事耳先儒不知官字為下其上之通
稱後于程中諸官字皆以王之官所為言其說支離不通甚至於校人之字校則牧中而皆以王官為附會即此
又所解分其時可謂分送官王內字使字而顧之夫內字官王官事官也乃欲分時而使官之如司主事字曰
不其野官其文王其可說于下不可說于上也即此一語而其說盡之牢後可知矣萬致思

原在第173葉上欄左半葉

司會即董司本教之會計然亦唐人所言先有月要歲會而後司會可以從而稽核之豈有唐人本人本
會計漢無統紀而司會可以懸空考核者乎則知舍人所言會計者徒會本教王政而非會官中之政也萬致思

原在第173葉下欄左半葉

所謂事體之本即上文舍人所言事本與堂本但春人共于舍人而舍人又共于賓客耳語云：「王
即以為重復三復非也」事體之本蓋上於重復之定于蓋春人之本本與于舍人本而向之有賓客王則仍以
之舍人與指其本使春人即以此本交于掌家無論春人與外官不相聞切而其則言中使某六類以問大為然也

原在第174葉上欄右半葉

名物一也如于六牲六盛則以其色為物于六尊六彝則又以其所定者為物抑何所指之
不一乎經中三介物名者甚多總之有其名必有其物有其物必有其名如碗飴也而
稱碗稱而中其名掉椅物也而稱掉椅即其名、物二字密相連言之必攸析而而之
云何者是其名何者其是物然未免失于贅也萬致思

蓋字下從皿此器也說下大尊六英皆品則大盞亦毋得不以器言況言品則可捧持
而進若非品何以共養也康成所說云盞漬為菜並以大盞之名無所考而為此之通
訓耳若改從菜則上所謂玉盞者當稱為玉菜其可乎為案是

右二條原在第203葉下欄右半葉

按後傳師疏言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是行禮之畢稱告事畢非云告俗也則此告俗
條字與下傳師疏陳設告俗當一則看但告俗于王是小宗伯告于王陳設告俗
是傳師告于宗伯與陳設告俗則中之言記非也為案

原在第204葉上欄右半葉

司中司命恐不可以言小祀蓋按康成之說司中司命亦星也上文星辰既以為次祀則司中司
命其于星辰亦不甚相遠而可判為小祀乎即風師而師亦然天神必略尊于地示以其高如在上
也五帝既已為次祀而風師又可判為小祀乎提之說經止可各存其概必項肩而詳定之則
其中不能無誤矣若云司中司命為在天之小祀五岳為在地之中祀則又宜加分別而實于訓也為案

原在第206葉上欄右半葉

按大宗伯言大賓客則攝而載裸小宗伯言凡祭祀賓客以時饗裸既此舉言之則非大賓而
矣今傳師云大賓客雖凡遠近樂者皆饗果將既以大賓客為之則所饗者宜為大宗伯為是
或是小宗伯贊大宗伯而傳師復贊小宗伯亦未可知為案

原在第207葉上欄右半葉

社門廟只是一項神山川便是兩項神不應更兼四方百物而及三項神也山川四方恐固
是四方皆有山川而更著四方字不言四方山川而言山川四方乃法之例用耳若謂上文有
四方字而不得別言事事則上文有四方字而亦不得別言事事矣為案

原在第208葉下欄左半葉

存真義之存鄭氏訓存為省矣此真義雖陳之乎必司尊彝自陳之也既已自陳之豈觀
即已亡而復存之乎至五丸以不忘微訓存字其說似妙矣然有司之微自有常期何以存真
義將他物皆微而獨存真義乎則不然存一真六器是理將他物皆不微而真義亦微乎
則又不可獨謂之存真義矣況於大喪言不忘微可也下文言大殯非有所不忘而六如之者
何居為案

凡礼有山有言古人每並言之今康成以玉形彫琢素為玉几是無言山言之矣又何以與玉席則謂玉席不在數中專言言而不言山乎是不過誤以須席為玉席之一而加玉字席則有六故漢為之說耳且鄭注須席謂次等橫竹枝為之而以足為席之名其說尤謬夫范也藻也蒲也熊也箬也是皆舉其物而名之者也今須席果為席之名則亦當舉其物名之或曰桃或曰可也乃不舉其物以為名而舉其次等為之之法以為名是紬衣不稱紬以其裁製所成如半稱曰裁衣不稱衣以其為斲削所成如半稱曰斲也而可乎

右二條原在第210葉下欄左半葉

按則几為天子五几之一若以蒲筵續純等語謂是固方之几筵而兼及諸侯則下文所謂右几者亦當指侯之几而天子之五几直敘其一美上文雖有先王酢席之文和其他祭視皆未之及則疑此之所謂蒲筵續純者是祀其他鬼神之祭席而諸字必有錯謬焉

原在第211葉下欄右半葉

以為天子之席無蒲則亦必天子之几無彫几而茂四几矣若以彫几為天子之几則上蒲筵亦安謂為非天子之蒲筵乎

原在第212葉上欄右半葉

周官之法往往重都而輕家文字以八則治都鄙不聞以八則治家則大都司馬則說官而家司馬則不說以其他扶民分不從設耳則都鄙之為法大可知矣若以都亦為家邑則都鄙亦家也而又何為都家司馬有設與不設之異乎而又何為太宰八法治都鄙而不治家則乎

原在第283葉下欄左半葉

諸侯世居其上九時皆所出必宿建而遠旅有司皆司民望有山林川澤之利害悉皆情之不行而和者乎此亦可以見詩書前之腐也

原在第292葉下欄左半葉

王今甫曰曉獄訟求民情以正刑作其言同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偽故皆謂之耳目之官也夫視聽之明其偽可知也然皆以辭為主辨其情偽夫其五事以明為先

原在第349葉下欄右半葉

未而通朝士特通于朝士一家手抑通于朝士之朝士去通于朝士之家則無其理去通于朝士不皆言通朝士也况
之官告利于王則事某已定之矣獨今朝士更為平反之理且朝士所字在朝低則非其西職以本文考之可見實宜
就為長明中預通朝士之通句所相發也通字乃新通句所字

原在第366葉上欄右半葉

言以預令入于凡者亦結之矣也預令入四刑者雖不結而于市非之獨不曰王服之就官府下本宜休刑之就
康平且今所謂聖刑者亦不關于市為之也

原在第366葉下欄左半葉

吳郡民謂並從坐男女淺官為奴不而以女官也天官酒人莫三百人以供造酒使令之役恐六非女人下制王
子王梁莫同六男而六女但吳尚為初小之故故可與女酒女裝相先後耳民間婦女安得有服使王言之事
夫人之是朝出禁入入爭之亭耳以為出入王宮去郭即以王宮為外庭亦有官正官捕捕人禁之不得言
恭父之入王宮重地而可假吏探之賊卒相去入于王宮義成府中各民間事為院然越也于王宮亦無其餘矣
吳即吳奴探即五探者明為當時偽錯計今改立之但王氏之說无據宜正為疑

原在第370葉上欄右半葉

周條說言用條耳以其係周正供技稱周條若將周字條字析言之則凡言于周者不可以故舉
而重雅氏之所能禁我徑言凡言于周條者改加一凡字則是推廣言之不當漫索上清清淪沈
如劉氏水潦滋漲之說去凡又禁者不為人以為殊艾四禾舉其字有者言之若人之言條因當
不以此而已也

川將以為泗水其說固亦可通者以其說為是而上文水禁又云犯之則汎溺則是意重出矣凡經
文者句下必提提大綱其下乃細詳節自則所指水禁必是多端必非獨指泗水一事且同以六豈能
周禁民之游水而為特指一官也最疑

原在第371葉下欄右半葉

說家以周公于魯為諸侯相朝王則特賓之礼其說又謬彼仁是篇首有凡諸侯之礼句又中間有夫人致
 礼句便造為此說而不知以通篇大局又據說之文字安二官本為諸侯之朝聘故也今乃言王朝待諸侯
 之礼而謂諸侯相朝之礼其誤一矣天下之理固可說外不可以說內今不言以王朝之礼通于諸侯而乃以諸侯
 之禮通于王朝而以外包內之外外造其謬二矣篇中言卿皆思思斯大字或疑將予以王朝之卿與外侯故是
 而疑之耳高紫題

原在第392葉下欄左半葉

視見即文建建而造為有見有不見此亦見其為逆辭去反不親敵臣而復尊天為敵主而不親我礼于諸侯
 而侵夫我礼事既相親然後可通之朝為而本的主順以通篇又復說之又原所以說字家之意則可指
 其確說矣高紫題

原在第393葉下欄左半葉

夫諸侯相見而其所以文字勝之不見安自尊天子其謬二矣又援子男節有既見卿而雖將中之語以子男
 前早我反就王朝之所而見也其諸侯相見其反就周拜之所而見之有是理乎其謬四矣不知字家者謂于諸
 侯待王之礼其下特言凡諸侯之礼蓋言王待諸侯之礼也又其後言言凡諸侯之卿大夫子為國家為侯甸男
 大夫男而以家礼待之也其反本極明白而乃以諸侯相朝何說乎至援見卿之文有異其說既不通則以為以朝君

原在第394葉上欄右半葉

高註周禮二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高愈撰愈字紫超無錫人順治中歲貢生江南
通志載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當卽是書其分卷
各異殆傳寫者不同也書中採前人之說多本諸
王昭禹訂義亦間有發明其中有最駁者數條如
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
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
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
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
者四之一鄭康成註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
者乃天子食此諸侯之貢也不用先鄭之說愈謂
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餘貢天子
其說頗詆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傳曰昔天
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杜註公侯
地廣故取貢者多如愈所說公地五百里乃自食
其半以其半貢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僅自
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貢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
百里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貢天子則尊反

貢輕而卑反貢重矣昭公十三年傳又曰卑而貢
重者甸服也杜註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卽公
卿大夫之采地鄭元小司徒註采地食者皆四之
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卿凡四縣一縣
之田稅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
是食采者卑與尊同故云卑而貢重也然則周制
甸服貢重尚不過四分之一豈邦國所貢乃至於
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勳文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
註云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與大司徒所云其
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爲王之所食與
大司徒文例義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獨於此別
生異說似未參考全經也又小司徒曰乃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
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元註曰此謂造都
鄙也愈乃曰四縣爲都計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
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車六十四乘視百乘之
家猶遜焉而傳稱先王之制大都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當

天子六鄉六遂十五之一是猶不足稱小都而況大都乎今考春秋隱公二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杜註謂都城當國三分之一非謂田邑車乘當國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爲難且四縣爲都本小都也積四小都乃爲大都今愈以四縣之都爲大都於鄭註尚未詳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傳曰惟卿備百邑杜註云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爲采邑之極坊記疏謂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寧以不及百乘爲嫌耶至四縣爲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謂得兵車六十四乘尤舛誤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鄭讀乘爲甸謂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謂乘字不當改讀遂謂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註長轂一乘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若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則興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

書以示譏耶又韓詩維禹敷之毛詩敷作甸敷訓曰乘甸亦訓曰乘古陳甸乘三字音同故讀乘爲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難鄭氏也他如謂郊社相對社卽祭地更無北郊九夫爲井卽十夫有溝都鄙鄉遂不異制則均襲舊文無庸更辨者矣

儒敘一卷

上海圖書館藏鈔本

錄六卷《提要》

禮正義序
夫天育蒸民降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賢輔但天象地成
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
健皇始出握機短喪計其判日蒼子通靈畧之成孔演明
道經註云拒堯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拱
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政教君臣起
自特人諭之世至伏羲國之故文燿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
又持名未必具列官位溫齊帝尊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
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明史但無文字以知其實聯也
按先傳昭十九年秋即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姓少
緯祖也鳥名卿子曰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紀
之祖也名註云黃帝黃帝以雲紀故為雲瑞
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知者黃帝以雲瑞
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
炎帝氏有火瑞以火紀事百官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其
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百官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其

師而水名注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
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
各注云大皞氏之類又鳥五故有龍瑞故為龍師而龍
我高祖少皞歷正之類又鳥五故有龍瑞故為龍師而龍
名又云鳳鳥歷正之類又鳥五故有龍瑞故為龍師而龍
長亦皆有官但無文以目之若然則自來所云官
者皆是官長故皆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自顓頊以來不
述其微顓頊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自顓頊以來不
即司徒司馬司司空之類是也若然則自顓頊以來不
者本名杞焉言司徒者也若然則自顓頊以來不
畧如上杞顓頊及老官數雖無明說可畧而言之矣按
二如十九年杞顓頊及老官數雖無明說可畧而言之矣按
皞氏有四年收修曰該曰稷曰修曰寔曰金曰水曰土曰
句注有年收修曰該曰稷曰修曰寔曰金曰水曰土曰
三祀也注有年收修曰該曰稷曰修曰寔曰金曰水曰土曰
融正也注有年收修曰該曰稷曰修曰寔曰金曰水曰土曰
之自來也按鄭之故外傳黎黎為高辛氏之正故克與高
田官也按鄭之故外傳黎黎為高辛氏之正故克與高

[illegible]

經 85—412

江陰後學徐世沐振訂

天官冢宰第一

冢高也 如山頂
宰調也 如宰調
和膳也 如膳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和國

必得天
下高賢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尊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雜任使五官可類推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士人王宮宿衛官府在王宮之徒役官正長之官之長分置于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官卑任重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主宮中王宮宿衛亦有公卿士大夫子弟宮伯官之副長之合制八閭區序環衛為其副貳宰治自官衛始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統下庖人內饔外饔掌人四職及飲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人庖主宰殺收野

內饔所主在內及后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人徒百人慎其必恭必慎其重也

外饔所主在外及外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外饔所主在外及外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人徒百人外饔必誠必敬極其隆也

亨人專養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甸師主辨膳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借其辨膳有實烹飪且給薪蒸與饗宰次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野之食獸生殺

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人掌取魚者敝字取魚難一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掌取互物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取互物

自甸師獸敝膳皆與膳相資故五職相次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食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疾醫中士八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瘍醫下士八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獸醫下士四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中士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掌為酒者

酒人中士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掌為酒者

酒人中士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掌為酒者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人減酒

凌人掌冰下士二人外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

室也取以油煎飲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籩豆之實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豆之實也掌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豆之實也掌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鹽豆之實也掌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冪豆之實也掌

自酒正以下九職皆飲食所資倫列之以畢食事自膳夫至

宮人之探除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近王敷役

掌舍止之處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舍

幕人上者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人

掌次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次

自宮人以下四職畢居事自前宮正

大府歲下大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大府

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史八人

玉府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

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胥四人

內府良貨賄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八人內府

珍鬲少

外府主泉布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

自大府至此四職皆主守財用之權不與夫提其要

司會計者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司會

六人主計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六人

大府有財無執司會有執但勾考入出以免中使中索諸弊

○大宰理財司會有執但勾考入出以免中使中索諸弊

內未而外未不可以相理財藉四安石之偽用周禮可選

司書主簿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司書

職內主簿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內

職歲出者以上士四人府二人史八人徒

二十人出財而財之入與出詳數如外治卿不下役也

職幣幣物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職幣

美胥二人徒二十人幣物

自司會至此五職理財之事以六大夫主其權而聽命大宰

周公旁作穆逐衛不累心也仁者以財發身只一無欲

司裘服以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司裘

人至大裘

掌皮未成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皮

此乃服之事次職幣言之常用幣者無于職幣四時用幣

冬裘別詳

自大府至掌皮十一職皆言財色服用無服賄以上皆治外
內宰外宰下大夫二人六宮上士四人每大夫中士八人士
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人內之長王寢在宮南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奄有士史二人徒八人一奄兩徒備使
閹人刑人墨者王宮每門四人外二園御守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內寢五人路徑通王宮故有餘官無有外別內
內豎豎止童子倍寺人之數豎王命
內臣止此四職以嚴內外通命十分謹恪無生誚說
九嬪后與三夫掌婦學之法教宗于內宰
世婦勝妾之下不必定女之知婦道者
女御卑而得定數女備使全九嬪定位世婦女御

女御卑而得定數女備使全九嬪定位世婦女御
后與夫人外有此三等各供正職以應繼嗣非可以色進
女祝掌三祀四人指梗一祝慎禁之嚴內宰治之
女史掌三祀四人指梗一史慎禁之嚴內宰治之
女知禮知書者有此二職內宰之選必嚴
典婦功婦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主收府二人史四人
典人賈西人工教徒二十人生之者數宮內亦然勸儉成
典絲織下士二人主收府二人史二人賈西人徒十有二人
典集績西或下士二人主收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多
婦功分絲采二項未成帛布者宮中帛布之出井不棄

內司服官中裁縫奄一人通六女御二人必正奚八人多
縫人掌縫奄二人主傳令女御八人至女工八十人奚三
十人後世用男代非禮后服必當女御女工成之
此二職宮內禮服必內宰授之法制不敢奇衣澤以蕩心
染人掌染下士二人主收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染後
此一職足服縫二職服成
追師治玉下士二人主首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此一職備首服五石有等
屨人掌玉及后下士二人有法制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
人此一職足司服但王如是后赤如是在廟顧可忽與

夏采染鳥羽下士四人備吉史一人徒四人禮重
羽染五色象為雉羽復為至重故特言之○王之居計及掌
舍掌次幕人內外無不備飾也后亦有朝祭公桑而出其翟
弗剛賴夏采故未詳之內宰之料理至夏采而畢豈可委之
廝役故用下士四人隆其事也內宰十九職贊后以成內治
闕雅離趾之風化造端于此人君修身齊家內宰有焉○
天官卿一人大夫共十六人佐卿治國者止六大夫
理財乃用八大夫太宰下大夫二司會財關係于國家最
重非大賢民之父母不足以理之內宰系理后宮用二大
夫下二後可贊王成治天官之治內外無缺漏而已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建立也典義卿一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治有使而萬民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教有養而萬民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禮有節而萬民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政有法而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刑有罰而萬民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事有財而萬民

凡王國禮樂政以平之樂政以平之無政以平之偏不率刑以詰之既定事以富之

此邦國先後之次第也治民有官守物有府先治之使商後

可教之使知散而為百官以統之有制政以正之行不

法刑以刑之懲創既定事以任之使知此官府先後之次第

也邦國官府所主在萬民先治之各安其分曰紀四民後順

樂其業曰擾四民後可以諧之明倫政以均之分得不得不格

刑以糾之既寧事以生之此萬民先後之次第也此六典君

出令制之臣稟令建之家宰所以佐王有闕雖離趾之意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六典是法度周公監二代之文也乃

此六典治邦國之總綱堯舜以來不能易也五卿一典不舉

一職不修不可云建則治典不成家宰所以重○人君繼天

立極惟賴家宰得人其矣家宰之人不易得也循其法度尚

可以治

以八法治官府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

一曰官屬六官之屬以舉邦治屬六官

二曰官職六官之職以辨邦治職六官

三曰官聯六官之聯以會官治聯六官

四曰官常六官之常以聽官治常六官

五曰官成六官之成以經邦治成六官

六曰官灋六官之灋以正邦治灋六官

七曰官刑六官之刑以糾邦治刑六官

八曰官計六官之計以弊邦治計六官

此治典經邦之條目家宰職也○自大而小自合而分自

公而獨自粗而精然後功罪明賢能顯故六官無職職無

廢事而治典以建○八法乃合六官以考績之法其要在

官常一條官常有定職細聽之其合成與其守法與成

與法皆不怨無刑俟賞善成與法有違則必刑刑不免免

刑可賞者再會其功績之總計而明斷以弊之官計一條

乃考績結案虞之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八法之由來

也周公祖述堯舜故定八法如是後為家宰者欲治官府

舍八法奚恃哉○後皆聽官治一條差才不察其官常焉

知官成官法其官刑不如其官計不妄評耳陸贄制○

皆不公明○

八法乃朝無障位之實事而敬天愛民之精意寓焉天工人代惟以萬民為重率屬合六官以舉之次分六職以辨之再職六政以會之書所以云同寅協恭和衷也然弗聽其官常則責可也該無勵翼之寄豈所云臣克勤厥身官常有成王釐之官常有法人奉之倘以辨言亂曰政則官常可不審聽乎刑糾干前計弊于後以全敬天之心愛民之意而旁作近衛深衷豈云徒法

以八則治都鄙親王子弟與公同處于大都次疏者與六卿同處于小都再疏者與大夫同處于采邑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都邑各有社稷及五祀當祀之先祖

二曰灋則以馭其官都邑各有灋三等之土及在官者而用上灋以治之使無僭位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有官則有吏能者置之不能者廢之擇其能者置之此其在都邑主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士之初進者無祿無位必論定而後官之任官後爵之位定後祿之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上取于下為賦量民力以制之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合禮之風俗凡安居和味宜服利用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都邑有德刑以懲之都邑有善賞以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四時得常田但不許與工以時費

此家宰治邦畿之四部也四至之大界四都尊賢之等親

之投皆寓焉尊賢有公卿有大夫三等不同皆在尊之；列受采地則有八法得以自尊而必受則于家宰以別于王親；有殺王子及母弟有次疏更以疏者而三等不同皆在親之；列受采地無八法得以相制而必受則于

家宰以親于王周公知人知天八則巧尊親各得其道賢安而勸于忠親樂而釋其怨豈但無障位而世臣永賴豈但不弛親而藩室作城久安長治又奚外焉○馭神使知所尊馭官使知所敬馭吏使知所使馭士使知所取馭用知所節馭民知所化馭威公好惡馭衆成師旌屏翰王室有臂指之用愛護民生有父母之稱公之設身處地而至矣八則豈苟立哉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義主王得主之曰柄家宰以常然之

一曰爵以馭其貴爵之命教不同天下之貴柄爵不

二曰祿以馭其富爵之命教不同天下之貴柄爵不

三曰予以馭其幸少天下之富柄爵不

四曰置以馭其行不由司馬論定行

五曰生以馭其福之卓異則置五之

六曰奪以馭其貧至養引更上之福

七曰廢以馭其罪罰之重者故而逐之

八曰誅以馭其過如所云三年不齒者

此家宰治王善長而惡短所以培植其仁厚之心杜防其驕奢之欲將美匡安無限格非苦衷爵祿待詔必貴富之公予置聽詔必幸如封行之當可開之厥幸生必當生福可錫奪必當奪命必珍廢處大罪已極其罪誅憐小罪尚養其心不巢之以殺戮故八柄無殺字利不上大夫

○八柄乃所云君使臣以禮也爵祿有常予置無常終之以生皆股肱手足視之臣能不元首奉之腹心護之乎奪則有故而去三有禮以念其首廢則終身不用罪之極重者誅止責讓而不加刑以全故舊尊堂廢臣敢不感激思報我後世犬馬士芥君無禮也奚以責臣忠○爵祿之定柄固歸于天子至于作福而予之置之生之柄而出天子或有作威而奪之廢之誅之柄而出天子天子持此八柄乃能綱而張之不下替家宰詔王振其綱所以懷悌君子四方為綱也家宰祗辟之大端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合率以等物謂之統天子躬行以倡于民莫不順而從之則而做之故為馭
一曰親親孝父母友兄弟推而及之一本九族上四世下四世及于同姓五服異姓三黨皆如其親上土

二曰敬故先世親暱少時交遊同姓則諸父異姓則諸舅平等則朋友為兄弟並當敬之以不忘旧好

三曰進賢賢以德言有德者必進之使之在位則民知所勸而賢者必進而與之在位

四曰使能能以才知有才者必使之布于在職則民知所勸而能者必使之布于在職

五曰保庸庸以功言有功者或不善處或為人所忌必受寵而保全之則其善處或為人所忌

六曰尊貴貴無三達尊尊于朝尊于鄉尊于鄰尊于里尊于世

七曰達吏勤勞之吏士每忽之不能通達則無功名之望吏之小吏士每忽之不能通達則無功名之

八曰禮賓賓客往來所以親睦鄰里

此皆躬行以尊民于仁厚也由孝弟慈而推之使之教化行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家宰安得不日詔哉○親一統最大孝弟慈三德皆全以此化民倫已明矣紀四方之

第一事本先以親九族來由是及于敬故以恩重進賢德重使能以才重保庸以功重仁與義無之仁主愛義主宜至于尊貴使天下知有遠尊皆高一等以及遠吏則低一等上下無或遺忘然後及于禮賓以通交際示民之類以純合倡帥之所去萬物育而天下化成與九經相表裏無異旨也○王者馭民止以德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礼有恥且格此八統之謂也成王曰宣重光冀麗陳教則肆康王曰至平富不務答周公以此詔王所以重光不務答而致刑措之仁也八統可忽視與○却仲與邪說急息之臣寬以訓其民操縱之要也○民有故賢能庸貴吏賓七

等不同提以親之厚意推之各得其宜斯成礼俗

以九職任萬民家宰治民無不包舍偏覆無不感家宰之

一曰三農生九穀原稷黍稷稻粱麻麥豆小豆大麥小麥

二曰園圃毓草木園乃藩也圃為主大樹果木小種草樹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山澤皆有虞衡則材用不竭

四曰牧養蕃鳥獸澤無水曰牧牧則材用不竭

五曰百工飭化八材百工無八材之工不專于八材者色樂言之

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行貨曰商賈貨曰賄

七曰婦化治絲枲婦有夫曰婦有姑曰婦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臣妾曰臣女曰妾聚斂曰材

九曰問民轉移執事農工商之外臣奴之上無職以自業者轉形備役不常隨生人而尤右而執事
 此家宰使國無遊民之實政乃生之者眾大道也宰制國
 用有此不忍人之政故司徒奉之以教民天下無失業之
 男婦故財生而不匱有土此有財在沒其源耳前四職因
 地勞來勤相以尤右民在上後五職因人來柔督糾莫敢
 遊食在君：相在任民著精神耳孟子曰民事不可緩其
 知此任之：意乎任之不周不力民業不勤諸亂由之雖
 欲八統馭民虛謔耳此九職皆使民有恒產也有恒產自
 有恒心不特九職可出而八統亦可化成周公仰思此九
 職最要即唐虞之府事修和精意學者休空說王道

以九職斂財賄有土則有財有財則有用取于民謂之賦
 一曰邦中之賦王城內男出粟器之財女出布帛之財九職之家各有婦出布帛
 二曰四郊之賦城外各百里其地廣矣男出財女出賄
 三曰邦甸之賦遠城二百里為王甸種者男有財女有賄
 四曰家削之賦遠城三百里已百采地之邑大夫斂其財賄以貢
 五曰邦縣之賦遠城四百里更有縣邑小都六鄉斂其財賄以貢
 六曰邦都之賦遠城五百里乃有公封大都三公斂其財賄以貢
 七曰關市之賦外關內市關有外幾遠近不同各有所賄
 八曰山澤之賦山無林澤無川川澤非一處雜物為賄
 九曰幣餘之賦上用所餘周之制餘者成以濟緩急

此王畿惟正之供也王城二百里以內凡男出之財女出
 之賄供王之服食器用而無不給也外三百里則大夫公
 卿貢其財賄數有限然而量入為出以制諸用之節天子
 不敢驕泰司會擇抑之周公理財無一妄妄取諸民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式謂用財均則平無過無不及必中
 一曰祭祀之式天神地示宗廟報本有天下之本
 二曰賓客之式諸侯朝卿大夫聘巡狩則會方岳
 三曰喪荒之式國大喪父母及諸國之札及諸侯
 四曰羞服之式膳羞王食供王及后冕服世子以下等
 五曰工事之式宮室器用五路

六曰幣帛之式五禮所用
 七曰芻秣之式芻草秣粟牛記牛馬五好所用
 八曰匪頒之式享食燕各有酬幣之匪亦有食幣之匪
 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賜予在匪頒外情所厚也
 王者不奢而妄用而不儉而譏固酌乎奢儉之中輔礼樂
 以成節文必家宰總裁之上不敢長達君欲下不敢刻削
 民脂公之所以可為萬世法也易曰節以制用不傷財不
 害民九式是與○式有九君自用者惟羞服一式餘皆他
 用此恭儉之本君之飲食可少侈乎哉後世人主以九式
 之儉已也故周禮不行吁世之治亂汚隆系于是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亦是各貢土宜皆做禹貢不貴

一曰祀貢因祭祀而邦國之所需祀最重九州備物

二曰嬭貢因宮用所需如絲象之類 嬭成禮服九州備嬭

三曰器貢此乃成器者如洋器之類 禮樂賴器九州貢異

四曰幣貢此已成幣者如錦練之類 幣帛出別九州貢新

五曰材貢此乃木材料如燕竹雜物 材用出岐九州貢名

六曰貨貢此燕金玉貨貝出分九州貢珍

七曰服貢此燕夏錦紵冬皮革之類 衣服所資九州貢美

八曰旂貢此燕牛尾翟旌旗所賴九州貢產

九曰物貢此燕物魚鹽樞柁之類 羞用所資九州貢常

九貢則脩九州土宜諸用給矣○自九職九賦九式九貢
家宰理財如是其周且密者蓋國用與民命相關民命與
國祚相關一縱驕泰之欲則必害民而損民生養之脂必
害國而失天寵綏之春相不保我子孫黎民空舉洽典而
國步斯頻耳周公深憂乎此故庶幾曲當已提其綱而分
大府司會八大夫以責其成然後民命可全國祚可固而
六典八法以至八則可行八柄八統可詔孰謂家宰制國
用非急務哉後世家宰失職空二期于無俸位而不先使
無遊民蕩民失業補偏救弊而奚濟哉此天官之所當法
而不可卸責于司農也開源即流 生財大道自入掌起 故大學以養民相爲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國所設之官使之相配偶以聯屬人心也 宗友則及下教乃地

一曰牧以地得民二百一十國則有州之有牧其地力

二曰長以貴得民一國之君則為長其爵貴

三曰師以賢得民師以德曰賢

四曰儒以道得民儒以學曰道

五曰宗以族得民大宗小宗皆主族

六曰主以利得民采地之主能利民

七曰吏以治得民鄉邑之吏治一鄉

八曰友以任得民同井之鄰恩相信

九曰藪以富得民虞掌之富與民同

此乃使民不渙散也情思與義有外相維繫深根固蒂而
不可拔所六繫于邑桑是周公卿思設官非僅尊卑大小
之勢位相使相治也有愛護之至情如父母之兩其子
無父母則孤則惻無兩也有縹緲之大義如師友之兩其
朋；無師友則陋則獨無兩也民生天地間豈可使之無
兩以維繫之乎故自大而言曰牧；養一州必使一州之
民皆有兩人；父母戴之故曰父母孔邇若無情無義使
不以道教非有素民心豈固結于上耶則牧不可不以地
得民而兩之自因而言曰長；治一國必使一國之民皆
有兩人；如得父母故曰民之父母若無情以慈之無義

以正之則一國之民心皆散如無長統甚則至于視若仇
讎去之惟恐不速則長不可不以貴得民而兩之此二兩責在州
牧國君邦國之然但以地界以貴臨繫猶踈也有師焉教
民大限已繫矣然但以地界以貴臨繫猶踈也有師焉教
以六德六行六藝身為表率民並是則是做心悅誠服則
以德得民而兩之也師更佐之以儒六藝六容條目井然
道本中庸之好是則是行則以道得民而兩之復然此二責在
在師保邦國之然在上之兩也更有在下之兩則宗重民
民礼義共明矣然在上之兩也更有在下之兩則宗重民
生各有宗大宗總領小宗小宗總領族人民所歸向不散
處也立宗法則以族得民而兩之民之土著定矣此一兩責在大
家世族民君使大夫治其民則有主為之興利除弊民
有根矣

得所欲則以利得民而兩之民益親矣佐大夫則有吏勞
民勸相使皆趨事則以治得民而兩之上下相親至然
猶有參焉至于輟無猜則井民之友彼此勞逸相均疾病
相助乃以任得民共相繫總死生不忘則民乃深根固蒂
不忍背離矣此一兩在然無利可富民不樂歸更有養著
鳥獸之教雖有虞人止設厲禁利與民共可撫可獵則以
富得民：倍享其利而皆慕之雖有水旱災荒豈棄舍之
哉九兩本于文王之誠和萬民文王身為牧為長無師無
儒而無宗分主吏而亦定友故曰晏不違以謀康田
更有七十里之義以富其民故西土稱曰怡眉繫之則也

周公師文王故以九兩繫民情義之交維繫也周以兩法
興家宰散忘游八統以興民行九兩以得民心九職以定
民業九兩以固民居又安長治乃成治典天官位不曠○
文王以此九兩柔曰徽柔恭曰懿恭王季明類長君順比
六德而九兩意大王愍止體理九兩之始九兩王業治典
之本王之有右曰備王民之左右曰兩民皆取攝意攝則
繫孤則離以得不得分也○此九兩乃必世復仁之由來
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以夫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人君惧一已不立以繫萬民有九兩以繫
之分天下為九州：有牧州牧州牧九州有九牧以地分故

以地得民地分地遠隔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邦君
為長爵遵禮重故以貴得民三代恐教之無定則也師之
三德六行師為兩使道德一風俗同師氏邦不可無副
也保之六藝六容儒為兩使各就學習之必熟保氏邦更
恐民無表帥也大家立宗大宗一小宗五不亂不散民志
益定故以族得民尚恐民遠于君立大夫以屬之各謀利
其所屬民益相親故以利得民大夫尚與民不狎也有吏
以分勸相之比閭族黨不棄井丘甸縣有常吏以兩民乃
奉主不疑不違主吏相因故以治得民上七兩公尚恐民
不暱也使同井都同族鄉為友各有思有信相保不欺故

以任得真一兩在下兩以獨更恐無利可留也數設虞人
守而不禁易荒者往難免者往民稼穡桑麻之外再得此
一兩乃饒足豐盛財用不匱故以富得民合此九兩君子
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何必聽訟自
無何待明刑可措新民止于至善非九兩無由周官以
此為家宰紀萬民終事精意可不知哉

正月之吉

子月朔日出命

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待寅升布治也

乃縣治象之灋於象親使萬民觀治象始和挾日而敘之

此國中之布治也郊以祈穀東作時與象親開也挾日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

置其輔此邦國始和布治也

不言邦君邦君乃上承下取此六等

十國之長有牧十國

國有三卿參

有上中下三等之士故

十國之長有監是也

有五大夫

有府史胥徒在官者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此都鄙始和布治也

都鄙在王公卿大夫自為

五臣故減一卿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國止三卿而士三等也

五大夫在官者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此官府始和布治也

官府近王以六先遠後近王吉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此官府始和布治也

官府近王以六先遠後近王吉

家宰人三番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此官府始和布治也

官府近王以六先遠後近王吉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此官府始和布治也

官府近王以六先遠後近王吉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此官府始和布治也

官府近王以六先遠後近王吉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此官府始和布治也

官府近王以六先遠後近王吉

凡治統緒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

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都中事

家宰惟立法審人此治天下之先有司也不舉而

天下止守六典邦國以典待之

王畿止守八則都鄙以則待之

官府止守八法朝臣以法待之

萬民視六官之成以官成待之

賓客守迎送之禮以禮待之

冢宰佐王綱紀四方等心在立法在審人法人既得則

明作有功矣王與已止惇大成裕不可犯業腥之情隨也

祀五帝四時分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誓以言戒以事

先期十日帥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其所供修所潔

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一卜日 二執事 三納亨 四臨祀 天官掌贊玉帥屬四處

祀大神示亦如之亦如之四節贊王

享先王四時及亦如之四節贊王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王獻玉几玉爵神玉爵獻

大喪贊贈王時含王

作大事指則戒於百官贊王命戒代

王祗治朝路門則贊聽治與王

眡四方之聽朝眡時在亦如之處玉
凡邦之小治非人事待則家宰聽之代王
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莊梁魏氏曰上恭己南面大治與宰臣平章一人之體也大治與聞助王所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之體也上奉天命次請于家宰衆務各以其職自治之庶僚之體也故曰主好要百事詳主好詳百事荒即唐君可侵權宰臣智謀相忌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計聽其致事
而詔王廢置時有改定此每歲之黜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三歲之黜陟

小宰中大夫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禁小宰法坤之
內外分建以為貳王有六寢后有六宮政令亞于朝令恐不行刑以齊之小人女子不知典法專以刑警懼之大事為政小事為令一如朝之發必成出必達無少壅滯遲慢則宮中府中一體過失常糾察不許過端糾察不當戒飭不容萌孽難養者無不豫與怨兩患斯內正同于外正矣○官刑輕于五刑官刑輕于官刑細而慈密而怨所以全探木樂只之仁廣益斯宜爾之祚後世不知此致有人祿之慘後歎周公之慮深而念惻也○政中和自心身內外而一之文王雖在官武王陟降厥家內無

不臣周公設兩大夫以治宮中望成王之學文武也百王不可世遵哉王宮一中大夫位高德尊朝夕凜：防微杜漸奉大宰之命小臣寺人中大夫位高德尊朝夕凜：防微杜漸奉大宰之命小臣寺人莫敢長違弄權婦御女妾莫敢誅誦構禍王躬有不緝熙于光明后躬有不緝熙于福履者乎治典之舉此為根本矣小宰當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典都鄙則官府法之
治逆迎受之還以之勾生聚食貨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賦實邦用式
執乃節之量入為出小宰軍使財有餘為疾用舒
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條事由八法起吏

- 一曰以叙正其位六官尊卑
 - 二曰以叙進其治六官功績
 - 三曰以叙作其事六官奮熙
 - 四曰以叙制其食六官操秩
 - 五曰以叙受其會六官計冊
 - 六曰以叙聽其情六官陳請
- 大宰嚴肅小宰寬慈一剛一柔以相濟小宰居上下之間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再以叙正其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大事從長小事專達所以進其治作其事而無不達之情
大臣舉其大小臣舉其小大小無舉邦治乃無遺加專達
之于小宰以自終小
宰受群吏之要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即八法官職一條詳言之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賓客來其委積

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司馬主九職職方政其責

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九職之任皆事也

大宰總其綱小宰分其職而六官之職乃辨可以各責其
成而正治受會無難即太宰

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即八法官職一條詳言之

一曰祭祀之職事吉禮無天地人
二曰賓客之職事賓禮無君臣
三曰喪荒之職事凶禮無死生凶禮

四曰軍旅之職事軍禮無大小
五曰田役之職事軍禮無簡衆任衆
六曰斂弛之職事凶禮無斂財弛役
几小事皆有聯除六大事通六官色以小事通五禮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即八法官職一條詳言之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司馬比居謂軍政比居謂軍伍人爲伍出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計器出器出獵
三曰聽閭里以版圖閭里門二十五家版戶籍國地國聽

四曰聽稱責以傳別稱舉也出息傳近隣比爲証佐有証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爭讓之多寡以立合同恭與有証

六曰聽取予以禮命取于人之財帛以書契別爲大傳有証

七曰聽賣買賣田宅人畜之類以質劑短曰質長曰劑

八曰聽出入以要會出入國家之要會月有要歲有會

民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無爭慮其爭之害吾治也大宰
設官成以經之使之一定而不可易詐偽百出以成立防
乃養其寧死不可無之信此官成雖爲撫事實則若異民
之自得之八成有財焉小宰所以詳之以佐大宰之經官
治也一則辟謗萌詐始聽政役以比居役生于居有伍

籍誰客以勞苦妻人而已偷安比居之成一定當役者服
司馬之政成而兵數百據由是聽師田以簡稽比居有伍
籍各伍有當具之兵罷與敢甲胃與子之不弔精弓矢戈
矛鋒刃之不善精與簡器可登冊是合伍為各乘之兵卒
莫敢甲士之不善精與簡器可登冊是合伍為各乘之兵卒
食稽泉而登冊矣此二成經國之軍治二則惜時萌歉先聽閭里以
版圖而由比居查起五家為比五比為閭斯成里其男
女戶口田宅住籍畜產資財籍皆一定不可藏餘也或有
不給稱貸于人貸必當償乃有不償以致訟起則以初貸
之傳別証之無別不聽無傳不聽以閭里之佐驗為斷此二

成姓邦三則命位生証則聽祿位以禮命國家爵不容僭
之民治三則命位生証則聽祿位以禮命國家爵不容僭
祿不容肩籍歲不可易豈可變改旧章以興訟此一成經邦之官治
四則食物生焉取者欺為未取予者欺為正予而違不平
以取予之書契斷之而取予之教明取予之實辨矣責者
後或有悔買者後或有負謂兩爭不已以賣買之實則斷
之而賣買之議決賣買之信立矣此二成經邦之官治五則沒財
生國掌出者或另立名色多開數目出者不實掌入者或
侵隱物件減少數目入者共初聽者先以月要合以歲會
而出入之數清出入之考扶矣此一成經會計之治自師田借貸交
易出入民之無信者有信庶巧偽消而羣起于噴實此二成經民之官治

○八成訟端有五亦或有八政沒：訟師田師訟田訟因
無成籍不備閭里地松稱責備訟無成証不確祿位官訟
無成政府無稽取予財訟賣買物訟無成簡辭難信出入
官訟無成考不按書契簿版之不可不謀始也前經之
不紊後聽之不惑此官成大宰綱之小宰紀之成立不壞
而訟端可單邦治之最要事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

即八法官計一係詳言之下及三等士

一曰廉善

吏以廉為本不病民善以德言第一

二曰廉能

能以才言第二

三曰廉敬

敬則心不驕近有德善不充

四曰廉正

正則行不踰近有德能不足

五曰廉灑

法則守之恪近有才德未裕

六曰廉辨

辨則行之果近有才德相悖

六弊以潔已愛民為最民為邦本固本者其利溥孔子以
子產為惠人乃是廉善管仲便是能不是善如果達藝而
是能不是善：如損雍其庶乎仲弓當故公綽當正原思
當法季路當辨如顏曾則在六廉之上矣○大宰六官之
計小宰系為六等以聽大宰之陟明此考之核弊之公
責在小宰二大夫任不重與
以灑掌即八法官法一備詳數之大宰立法小宰
遵其法以掌之

祭祀無天

以法掌其戒具

祭祀時用大
一年郊社四時廟祫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朝覲無四

以法掌其戒具

朝覲時用大
五年一朝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會同劍方

以法掌其戒具

會同時用大
四時皆用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賓客劍方

之戒具無不豫戒

賓客時用大
四時皆用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軍旅劍方

以法掌其戒具

軍旅時用大
四時皆用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田役劍方

以法掌其戒具

田役時用大
四時皆用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喪荒劍方

亦如之無不豫戒

喪荒時用大
四時皆用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迎享送饗

七事者令百官府

共其財用

六官為聯共之

禮以財而行
九式大夫
為其大者

治其施舍

施恩舍之不給復

荒年起力役及貴者
者服公多者老者

聽其治訟

同施舍不服

或有避勞惜名
或有財免者

官聯官成官法相交錯人心不公且平或有起訟者不得

不聽之百官府亦據成以奉法會聯而已大宰不煩小宰

治其零瑣二輔贊正之體不可見有大宰

小宰佐大宰獨建王宮之刑以治其政令及其戒禁蓋外內分

治小宰無細務也外亦佐大宰以考官治節國用又正副合治

小宰倍小心也餘則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六官八成六計七

事中治典乃大小合贊小宰無遺力也小宰非得正直公平之

大賢無以勝其任求大宰不易得人求小宰而不易得人所以

云為天下得人難也吁求賢可不以為已憂哉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

玉幣礼神玉爵獻神
裸用圭璋璫琥贊送之

贊助大宰天地無裸宗廟之

凡賓客贊裸氏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大宰受爵

贊助大宰賓客之裸宗伯代為之王惟受爵

喪荒受其舍祿幣王之事荒有賓客則委之幣王

亦代大宰贊大宰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即上

受群吏之要要月之月要小宰受

贊冢宰受歲會會歲之

大宰受小宰贊之

歲終則令群吏致事肅送版

小宰與群吏親出令上之

三條皆大宰設考小宰奉行之也

正歲始和

帥治官之屬一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

周灋者國有常刑大宰聯法小宰帥屬觀也

小宰佐大宰布治乃中官刑之糾糾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正月一王所改之朔周用天統受朝發令如于正月之吉

正歲百王所同之時始和布治正代如虞故縣象鐸徇在正

歲周公原行夏時孔子遵周公之志而已

乃退鐸徇

以官刑憲禁憲謂表於王宮

始和布治內外無遺小宰之振德也助大宰可未逮

令小宰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

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大刑曰施之

小宰正歲先飭天官次飭王宮終飭六官以佐大宰舉邦治

無一官之不受提撕小宰之盡職也

宰夫下大夫

之職掌治朝之灋治朝在路門外天子立天下之正位日視朝如此相視升

以正王

王出路門居中南向字也天子屏在外

及三公

三公王南北面東上東為公孤特擇大夫以其等下

六卿

孤東面北上北為卿西面北上第一孤南則

大夫

大夫隨卿西面北上大夫合衛王之位

羣吏

王接政士帛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

掌其禁令

禁行止者一日二日萬幾官治朝決之

天子治朝非宰夫不肅必四大夫者四面四人正之

叙羣吏之治

平日統攝六官以六叙之舉治

以待賓客之令

諸侯朝者大夫聘者各有辭令

諸臣之復

六官諸臣復王之命有章奏

萬民之逆

萬民上書自下而上曰逆

內六官之屬合舉邦治

正位進治作事制會受會聽情羣吏無不如此叙則

治成而無治之不舉者

所云綱繆牖戶或敢侮予也然後賓

客有辭可以待之而無愧

諸臣在外反報可以應之而不壅

萬民在下有所控訴可以恤之而不虛總領四方之章奏應

之裕如宰夫司王唯言不止出納惟允而已邦治實足以禦

之何恃口給為哉周公制治有本末只是內治不遺力已耳

四方章奏非宰夫不行內外上下文際處四大夫最要

掌百官府之徵令徵令辦其八職

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

六卿及各司之長徵計要

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

大夫及各官之師徵計凡

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

各司三等之士徵計目

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

小官與曰旅徵計數

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

掌文書者徵計藏

六曰史掌官書以治記

掌記錄者徵計記

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

有才智者徵計叙

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能奔走者徵計令

王有號召宰夫以所辨徵之是王之股肱耳目也

掌治灋

六典之八法宰夫鈎攷之官又詳于小宰之貳

以攷百官府

六官之屬內政兩下大夫外政兩下大夫

羣都縣鄙

五百里大都四百里小都之治內而官府外而都

乘其財用之出入

以入政出乘其財用之出入

凡失財遭用物

其官刑治家宰而誅責之

其足用

出長財餘善物慎者賞之

誅不敢專必告大宰

當可隨加不煩大宰

都縣之治小宰大綱此更詳攷內官府

○內而百官府外而都縣鄙無害中急中飽之姦所以足國

九式祭祀第一類餘推可

凡禮事小宰贊比官府之具
七事
小宰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二凡

掌其牢禮牛羊豕具
為一牢上公犍五
饗饗臘九牢

委積少曰委多曰積米薪芻給道用者
夫上公五如

膳獻 乘禽
夫牢 熟十四
新物 四食
四獻 穀
公乘禽
餼膳 六
六

飲食

飲有酬幣
食有食幣
飲有酒
食無酒

公三享

賓賜
好燕
賜育

之飡加牽

與其陳數

其事猥瑣煩臆宰夫以法掌之所以士多而府史胥徒亦多

上士八人中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凡邦之事
外則諸侯
內則諸臣
九式喪荒第三

掌其戒令
初則含秘
葬則賄賂

與其幣器財用 賄有幣帛有器含有珠玉襍有衣服

凡所共者餘包其

大喪世子小喪以下掌小官之戒令帥勅事而治之

大官有大官掌

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官尊同官有司而治之王官

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喪分四等
大喪 世子 掌小官戒令
小喪 夫人 掌小官戒令
大夫喪使其旅帥有司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

月終則令羣吏正月要月計

旬終則令正日成日計
考績法至治以日易室十井和
日成乃密急必以告之際何如

而以攷其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設其致之法至四率夫而寂無倖位之極致也

正歲建寅月以灋警戒羣吏外廷官第六

令修宮中之職事中正
宮中集六第
六宮

書其能者有與其良者善而以告於上大宰小宰比伯宮中

小宰禁以刑宰夫舉其善而寬猛相濟也力天官只是佑元著

辛夫四人兼殿中御史之任兼納言通政之任掌敕令掌乘封

剪後世多少冗員權不下移法不中廢君得穆：悲已相得穆

近衛小宰亦得休：有客康王追念曰：爾亦有熊羆之士不

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此殆宰夫之謂與宰夫

先後為疏附為奔奏為禦侮文王蹶厥生之四臣豕宰帥之罔

設官豈不盡善文王四友閔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武王

之以充殷宰夫四人繼文王武王立之特命名曰夫雄之也

生之也後人無忽視哉

宮正以宿衛王其長曰正上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史四

掌王宮之戒令所當糾禁也所當糾禁

以時春夏比校一番不可數則解

比宮中之官府大夫之官徒有長有官則各有府署

次四四角舍其所居之多寡四角之四次四舍

為之版定名以待定名不可次

宮中官府肅然宿衛官不敢怠舍然宿衛士不敢肆有

版可稽比之易矣此官成之

夕擊析而比之此比嚴密不等官

宮正重于夜巡此職也上士八人巡四角青徒分配之

國有故非則全宿出令使其比擊析亦如之此乃添

辨外內而時禁外人不許入此乃禁非

稽其功職志功有正和成毀稍食因之

糾其德行心之德恐有淫邪

幾其出入出不輕入宿衛士稍食

均其稍食德功績宿衛士稍食

去其淫急與其奇衰之民淫急更與士此皆上士主之

會其什伍多則什而教之道藝上則道所以正必用士

宮正以德行道藝教王左右前後之人其淫急奇衰者又不得

與乎其間故環衛之士固非正人而常變是時

月終則會其稍食給用恐有不均之祿

歲終則會其行事功乃恐有不紀之勞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春秋以水鐸修火禁火星以春

凡邦之事行禁絕

宮中王當則執燭

廟中王當則執燭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廬路門外東壁倚木

設宮正止士為之故細務煩屑○王氏曰天官之職惟宮中為

至要宮正于王宮官府士庶子無不統內宰掌版圖之法矣此

則總為之版使王宮八面無與實之不均師氏使其屬帥表隸

守王門矣此則擊析以比使晝夜不怠師保氏教以德行道藝

閭人禁暴氏稽出入去奇衰矣此復糾而教之禁之使王所皆

吉士膳夫醫師各等其功叙舍人司祿既掌其糧食矣此復均

而會之無使其賸職而暴殲四時有司唯掌火政矣凡有邪事

宮門廟門閭人既掌其辟燥矣此復以時申火禁而掌澤燎太

喪司士大僕既掌守政懸首服矣此復授其序舍而辨之此宮

正所以為宮官之長禁暴之地無一處而不究心內外之眾無

一人而不致察百職無一事之敢慢通歲無一時之敢忽與小

宰：夫相成交舉乃天官之第一義所以列百職之首也○此
一職王官安危所係耶正所謂大宰祗辟寓意于宿衛職卑而
地親不可不留心選吉士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克生
維周之積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官正一職士共十四士豈不
濟：以此正官徒：無不正又所云武夫公侯干城公
侯好仇公侯腹心也作人綱紀四方孰先乎是謂將合

宮伯

中士二人
下士四人

府一史二
胥二徒十

掌王宮之士

庶子

士則諸吏之適子

王族也云庶子功臣之

世賢者之類云庶子

庶子其支庶也

庶子其支庶也

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

敘才芳 庶子之政令秩叙徒役宮伯別掌之以佐宮正

授八次

中四次
前四次

宿衛所在

衛士居四中

角士庶子間之

八舍

直宿下

其休沐處

衛士有下班士

庶子亦有之

之職事

舍則勵學

政令

政令

若邦有大事

作宮衆則令之

而役上

而役上

而役上

而役上

而役上

月終則均秋

不給無

秋謂之

秋謂之

秋謂之

秋謂之

秋謂之

歲終則均叙

不給無

叙謂之

叙謂之

叙謂之

叙謂之

叙謂之

以時頒其衣裘

冬裘

優恤之

恩隆于士庶子

恩隆于士庶子

恩隆于士庶子

恩隆于士庶子

掌其誅賞

有叙當之

稽攷之

嚴不貸士庶子

嚴不貸士庶子

嚴不貸士庶子

嚴不貸士庶子

宮正官伯皆掌

衛則皆卿大夫士之子弟僕從也

但徒職士庶

但徒職士庶

但徒職士庶

但徒職士庶

但徒職士庶

子貴別掌之

正嚴伯怨正主伯佐以舉王宮之治仁至義盡

正嚴伯怨正主伯佐以舉王宮之治仁至義盡

正嚴伯怨正主伯佐以舉王宮之治仁至義盡

正嚴伯怨正主伯佐以舉王宮之治仁至義盡

正嚴伯怨正主伯佐以舉王宮之治仁至義盡

正嚴伯怨正主伯佐以舉王宮之治仁至義盡

○宮伯不用上士者士庶子之版統于宮正也但用二中士分
撥次舍職事四下士巡候柝比每月均秩每歲均叙行之也聽
宮正蓋正統治之伯則尊之親之于士庶子極加作養之意後
日世臣出此所以云世之不顧厥猶翼：臣之世顯上養素矣
○宮正練禁旅宮伯奮世臣周之即衛強矣夫四衛

膳夫二人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二人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二人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二人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二人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二人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二人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二人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二人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二人掌王之食飲膳羞

膳夫授祭肺 不忘始為飲食者 殷祭肝周祭肺此舉肺而不忘始為飲食者

品嘗食王乃食嘗之以 方人以禮食之無驕心如是

卒食以樂徹於造即府也 餘物供心世子外 慎時之不敢暴殄

王氏曰王之食也以禮而慎食也以樂則礼未嘗斯須去身其所養可知矣 王礼始於飲食皆獨食

王齋日三謂文嘗舉 不舉此為例 散神敬先

大喪則不舉 哀元

大荒則不舉 乾饑

大札疫則不舉 痛民

天地有裁則不舉 災變

和有大故刑則不舉 恤哉

王者謹于口腹吉凶與民同患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不敢以燕食廢祭孔子存此意 祭饗食菜羹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且 祭有尸昨王之俎 賓有主祭賓之俎

凡王之稍事小事礼 王膳夫代

王燕飲酒則為獻主膳夫代 膳夫不膳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膳羞 膳夫不膳 膳羞 膳夫不膳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加蓋桂以治者為脩不加 蓋桂而以蓋乾之者為膳

凡祭祀之致福于王者受而膳之

以執見者以燕亦如之

歲終則會有出有入宣成

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有定式

膳夫士共十四王及后世子之膳無不洗膳事君同于市父故

曰孝者所以事君也非士不誠不敬王食養矣

庖人中士四人 府二史四賈八 宰殺之所生腥所聚

掌其六畜始養 將用曰牲 馬牛羊 宰殺之所生腥所聚

六獸鹿野及北 收護費力

六禽後節云六鳥 雁鵠鴒雉鵒 凡鳥獸未至曰禽

辨其名物所以用 取物擇物極其慎

凡其死生蠶養之物六畜蠶生蠶禽有死有生 膳則為蠶乾則為蠶

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膳則為蠶乾則為蠶

及后世子之膳羞膳則為蠶乾則為蠶

共祭祀之好羞先人生平所好者 即思其嗜之嗜

共喪紀之庶羞謂虞 謂虞

賓客之禽獸如要

凡合禽獸以潔授之當獻多其出入 校數出亦如之 授初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 膳膏香 膳膏香 膳膏香

夏行腍鱠膳膏臊膳膏臊 膳膏臊 膳膏臊 膳膏臊

秋行犢麋膳膏腥脂小牛肉 秋金氣克以雞死而合養

冬行鱸明臆膏脂羊 冬水氣旺以羊死而合養

味以行氣以實志人君持志無浩然之氣以輔之志不得

行而義道並饒膳羞以助養氣非專為口腹故浩然之氣雖

生于道義而亦滋養于膳羞使不戕害于過味故立調和之

法此亦修身養性之助不得其宜至于嗜味害德害氣何係

豈小○膳法成時物上通孝養之誠下伸忠勤之敬聖人垂

法率君臣于忠孝豈區：養口體云哉

歲終則會

惟王及后之膳禽不會式有定數

庖人主六十二取物不可不備擇物不可不精習多習心慎之

至矣關係君后世子氣體且報大尊賓大典賴之非士則料不

良內外饗無所取資匪可視為庖廚之瑣務也○庖廚中皆攝

吉士一團忠謹之心盡是天理流行無有人欲玉食豈不美

內饗中士四人 府二史四 下士八人 胥十徒百

掌其王及后世子之割烹煎和之事先割其肉而鮮 次亨其肺

辨體名有十一節 三脊 脊三節 脊三節 脊三節 脊三節 脊三節 脊三節 脊三節 脊三節 脊三節 脊三節

肉物一燒肉 一燒肉 一燒肉 一燒肉 一燒肉 一燒肉 一燒肉 一燒肉 一燒肉 一燒肉 一燒肉

辨百品味之物成數

辨之于割時非中士不知礼用之于割後非下士不遵法

王舉則陳其鼎俎此王前以牲體已穿實之寶鼎曰爵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昭時擇饋王膳夫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由饗共之俟饋 非親饋

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者

牛夜鳴則廟音由○如朽 牛味香此不可食 于辨之

羊冷毛而羶音由○如朽 羊味香此不可食 于辨之

犬赤股而躁臊音由○如朽 犬味香此不可食 于辨之

鳥鱗色而沙鳴音由○如朽 鳥味香此不可食 于辨之

豕盲眦而交睫音由○如朽 豕味香此不可食 于辨之

馬黑脊而般臂音由○如朽 馬味香此不可食 于辨之

腥臊膾香各有其味正氣如此六惡具惡色惡氣之食必傷

人敢不小心辨而精選之耶八下士細：檢而去之四中士

再加詳慎焉食必以正天理之自然也故孔子嚴于色惡

臭惡○事親如事君事君如祀先孝子當慎于膳羞忠臣當

慎于膳羞祀先亦當慎于膳羞節飲食之自求口實心謹于

不正之膳也哉格物之學內饗十二人可思諸

凡宗廟之祭祀割烹之事宗廟不

凡燕飲食同姓祭亦如之掌割

凡掌其羞羞膳割烹之膳 膳骨帶內鱗乾以待共膳

三生四熟皆以脩用羞與脩已治則脩汁脩待祭牲半左肱骨

連則膏乾魚脩膳時取用○七者用無不備周公詳慎代處至此無一處不到少有疎缺必至慢君慢后慢世子慢賓客

罪不可貸內饗之士職不重與必求諸士尊王尊賓

九王之好賜內脩則饗人共之徒親致尊王尊賓

內饗十二士夙夜小心所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天地諸神

外饗中士四人 府二史四 下士八人 胥十徒百與內饗同尊賓尊老

掌外祭祀之割亨亦肅力與內饗同尊賓尊老

共其脯脩刑膳亦肅力與內饗同尊賓尊老

陳其鼎俎實之牲體亦肅力與內饗同尊賓尊老

凡賓客之飮饗饗食之事亦肅力與內饗同尊賓尊老

賓皆死牢一熟饗死牢視殯如生牢牽饗大牢食大牢有鼎

邦饗者老養國老于東膠即東養老有四國老 邦老 邦之老 邦之老

孤子死王事或北戎而死或衛官而死皆因其父

則掌其割亨之事無前

饗士庶子官伯執叔亦如之有割適子 庶子 王族庶子

師役則掌其獻主賜兵脯肉之事無前功臣庶子 賢者庶子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有牲

外饗十二士雖無前和之精詳禮隆復重得罪于神不可貸得

罪于賓不可貸得罪于老弱不可貸得罪于師役不可貸戰

統二敢以割亨為小節而曠厥官也哉外饗而實事 天人玄教度

亨人下士 府一史二 胥五徒十大羹則羹也飯重和羹 亨人職

掌共鼎鑊鑊有足 內先煮于鑊 湯五沸

以給水火之齊水有薪曰 換使桑薪 薪擇食其

水有多少之節下無汁 火有多少之節 少則燬 故以齊

職外內饗之饗亨煮或亨辨膳羞之物 亨則火不

役止執饗主張多少之齊審察膳羞之宜則在四士 由亨

○亨人四士最要得人執事有恪自此始

祭祀共大羹肉汁 和飴羹 加鹽 祭祀重羹 于豆

賓客亦如之無列 大羹出于瓊 牛用簋 羊用俎 豕用

此職饗膳士人豈有為之念及祭饗大禮膳羞玉食設官敢不

重擇人敢不慎而習禮樂操持誠敬之實事若委之胥徒

必至衰慢大典玷污上供關係匪小

甸師下士 府一史二 胥三十徒三百野甸官之長共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王籍 王籍 王籍 王籍

以時入之麥夏熟 黍秋熟 共盛盛 盛即實也 六穀 入地

大典止設二下士者督耕耨之官也居郊外日省視之恐即

如古田畷與故名師若狗農之法農師一之農正二之后稷三

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

之王則大甸耕耨由司徒為主 師守府督之 故人少 任重

祭祀共蕭茅蕭茅也 命春搜升鬻香 微物用重

凡祭祀喪紀賓客其死獸生獸體之
可生共者共之而後殺不可生共者殺之而共

凡獸入於腊人

皮毛筋骨入於王府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王氏曰獸有時曰腊祭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昆蟲夫墊不以火田是也取獸

有法若不肅不仰不殺胎不取天不覆巢踐毛不獻不成禽

不獻是也田獵有地若東有南單駕言行狩是也及夫辨其

死生蠶燕之物當公當私之宜斷其爭禽之訟皆所謂政令

也○非武夫之事故設中士四人以主之下士八人以佐之

獸人

中士二人 府二史二胥 三十徒三百 辨其死生蠶燕之物當公當私之宜斷其爭禽之訟皆所謂政令也

掌以時獻為梁

春獻王鮪

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

凡獻者掌其政令

凡獻征

漁始包養母為之焉

取魚知愛養乃盡物之性

元罰沉漁征入王府

鼈人

掌取互物

以時籍

春獻鼈

秋獻龜魚

祭祀共饔

掌凡邦之籍事

腊人

掌乾肉

凡臘之脯腊臘之事

九祭祀共豆脯

豆脯但乾肉可熟之為豆

醢而用燕殊味也

賓客喪紀共其脯

祭享喪腊四式所用六獸

用田獸非用時而得不取

醢曝務極小心刺

越無憂吉山合濟耶

豈窮役之所得而凌侮也

不忍仁民愛物皆寓其中

醫師上士二人 南二史二 醫之知者巧可

掌醫之政令 兼君民物 合掌之史

聚毒藥以共醫事 勝之毒藥 藥之

凡邦之有疾病者 疾性而病重 疔二青瘍者 頭傷曰疔

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疾甚曰病 下士四方救急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亦無 與百工既稟稱事同

十全為上 皆中 當防選祿

十失一次之 不中 此下三等食便過咸

十失二次之 不中

十失三次之 不中

十失四為下 不中 當黜無食

醫師不言君者 君疾大事不可豫定 尊君之意

食醫 中士 府史胥徒 佐膳夫之熱

掌和王之 膳夫所共尚恐濃淡涼燥之失 即此更隨宜和之

六食 稌稷黍粱 黍稷小粱 黍稷今二 黍稷也

六飲 水 井水漿飲 醴酒 醴飲 醫漿 醴酒

六膳 馬非棲牛秀而羊膳而水膳而大非膳 雞非膳

百羞 百二十品

百醬 百二十品

八珍 淳熬 淳母 炮炙 炮炙 煑珍 清熱 肝管

之齊 上六物之飲食各有過可之節 順節飲食

凡食齊既春時 飲宜溫 比于春時 溫不冷 取新金

羹齊既夏時 飲宜熱 比于夏時 熱不涼 取平金

醬齊既秋時 飲宜涼 比于秋時 涼不熱 取熟金

飲齊既冬時 飲宜寒 比于冬時 寒不熱 取熟金

凡和調和 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 猶水大金木之裁于土

春多酸 春酸散 酸之 補肺

夏多苦 夏解緩 苦之 補腎

秋多辛 秋擊致 辛之 補肝

冬多鹹 冬堅栗 鹹之 補心

調以滑甘 滑以利九竅 內則曰粟栗餽蜜以甘之

凡會膳食之宜 地產六膳養人之精 不足于養則氣略

牛宜稌 抗稌 土 補脾 益精

羊宜黍 抗黍 火 補心 益神

豕宜稷 抗稷 水 補腎 益陰

犬宜粱 抗粱 金 補肺 益氣

鴈宜麥 抗麥 木 補肝 益魂

魚宜苽 抗苽 水 補腎 益精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自公卿以至大夫士 皆君子也 則貴則同

凡齊所賦和所多會所宜皆循食醫之則養親養生不遠也

疾醫中士 無府吏胥徒 或四達分治或四時分掌

掌養萬民之疾病

四時皆有癰疾 則有癰 元氣不足為四時陰陽 偏勝之氣所感動有疾

春時有癰有疾 則有癰 冬受寒春乃發

夏時有癰有疾 則有癰 陽溢于皮膚

秋時有癰有疾 則有癰 夏受暑秋乃發

冬時有癰有疾 則有癰 陰寒于臟腑

以五味 醴酒也 醴酒也 醴酒也 醴酒也

五穀 麻黍稷豆 比王少餘

五藥 草木金石 穀神農子保之術云

養其病 味穀為主

以五氣 肺氣熱 心氣次之 肝氣涼 脾氣溫 腎氣寒

五聲 言語官 濁高角木徵火羽清

五色 面貌青 肝赤白 肺黑黃 脾白

聽其死生 則易之微見于外

兩之以九竅 則開之變 耳二目二鼻二口二

參之以九藏 則至之動 肝肺腎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故設中

死終者則各書其所治之狀 而於醫師

醫師得以制其祿且為後治之戒

瘍醫下士 無府人 或方技之末

掌腫瘍 癰疽 尚可能散解消

潰瘍 癰疽 急當利殺救治

金瘍 癰疽 須注藥利殺

折瘍 癰疽 須注藥利殺

之祝藥 癰疽 須注藥利殺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 五毒者 癰疽由積微先用毒攻拔病邪

以五氣養之 五氣者 穀氣為主

以五藥療之 補藥為養

以五味節之 五味為節

凡藥以酸養骨 木味如木植立人七月受

以辛養筋 金味如金燬合人六月受

以鹹養脉 水味如水流行人四月受

以苦養氣 火味如火出入人五月受

以甘養肉 土味如土含載人八月受

以滑養竅 九指滑味通利往來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後療 外證尤資藥

獸醫下士 無牛馬 聖人盡人性盡物性治疾必兼及

掌療獸病 二者同醫詳民畧獸也 此是內証

療獸瘍 此是外症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 初灌藥

觀其所發而養之 後將息

凡療獸病四種灌而劑之以發其惡 初灌劑

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後將息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 故設

死則計其數 醫史以進退之 以別進退 食之無不備

周公設醫上制其食不使因病射利 以厲民 中士下士吉人

濟：仁術之利乃溥 聖人作人小以成小

酒正 中士四人 府二史八胥 酒官之長 初米麴

掌酒之政令

以式灋授酒材 作酒之 又有功沽 之巧 米麴

月令曰乃命大酋 之十一月 秫稻必齊 麴蘖必時 湛醱必

必潔 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 火齊必得 此乃政令 無用六物大

首監之毋有差貸 二音 酒人之酒供祭祀賓客

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公卿大夫士有式 不多醖

辨五齊之名

一曰泛齊 成而滓浮 漢宜成醖 縮酌以茅

二曰醴齊 成而相將 漢怡酒 縮酌

三曰盎齊 成而酒白 漢御白 不縮

四曰緹齊 成而色赤 漢下酒 不縮

五曰沈齊 成而 漢造清 不縮

此五齊臨用各別造之不可如春酒之冬釀宿而久則不

新而鮮

辨三酒之物

一曰事酒 酌有事 漢醇酒 味薄

二曰昔酒 酌有酒 漢舊醖 味亦薄

三曰清酒 酌有清 漢中山冬釀 味厚

此三酒可豫造之但事酒亦可臨造味薄尊者皆用清酒

辨四飲之物

一曰清醴 味薄于醴

二曰醫醴 味酸于醴

三曰漿 味薄于醴 漢載漿 漿也

四曰醕 味淡于漿 漢醕 醕也

掌其厚薄之齊 酒正以 膳夫共之酒正則厚薄合于

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釀 具設 後飲 甘苦合 養心 肺

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具設 後飲 甘苦合 養心 肺

厚薄之齊同而具設不具設 少別 此非中士不備物 勅日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三酒三等

大祭三尊 外三尊 獻酬多

中祭再獻 副之 獻酬咸

小祭一貳一貳
皆有酌數酌數
唯齊酒不貳酌數
皆有器量器量
器量有無多少不倚

附明齊王氏九獻考

- 一獻 王及后獻王裸用瑤 酒乃爵也
- 二獻 在太室王 后亞裸用瑤 亦爵也
- 三獻 朝踐王酌泛齊 用初成之酒明水一變為玄酒
- 四獻 后薦豆后酌醴齊 用漸熟之酒玄酒一變為醴齊
- 此二獻迎牲後事初薦豆 提云朝踐以遠豆有踐也

- 五獻 饋食王酌盞齊 用差清之酒醴齊一變為盞齊
- 六獻 在室王酌盞齊 用紅醴之酒盞齊一變為醴齊
- 七獻 尸在室王酌沈齊 用極清之酒醴齊一變為沈齊
- 八獻 加事之禮后用事酒 用有事之酒五齊已盡用三酒
- 九獻 后薦豆諸臣酌土酒 用首久之酒此乃文人之礼
- 九獻畢乃行醴礼用清酒 獻酬多有三貳再貳一貳等

共賓客之禮酒致酒
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致飲 醫醢糟皆使其士卷奉之

凡王之燕在路 飲酒共其計獻酬 酒正奉之獻主 有定式

皆共其酒無酌數酌數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灋 以行之

凡有秩酒老臣 以書契授之先與之券

酒正之出乃酒 其出勅 之意 謹于听出

日入其成受酒 其計酒 正受日成防

月入其要上計 小宰受月要出

小宰聽之不煩小事 每月一結小 有官官 治

歲終則會此乃達 乃可知一歲之用而定酒材

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有定式

以酒式誅賞出不如式 此一歲之大誅賞官法 治

酒正之考成倍嚴 所以杜佚飲之長途酒 膳之萌式 垂如是

幽王仍以酒敗德而亡天下吁 酒可畏哉

酒人奄十 女酒三十人 籍田千畝 徒三百練男役 無遊

掌為五齊酒以祭 三酒脩 醴酢 祭祀則共奉之以役 世婦

造酒世婦之職代后中饋 之勞也查其所使 令奉酒正式 者

女酒其所掄選其 所執事者此 溫恭朝夕執有 恪始基

與籍田並重故胥酒徒與等
共賓客之禮酒乃及賓客
中饋：神禮酒享祀之
饋賓相次酒爵盈不飲

飲酒禮之酒此二項饋酒之降礼

而奉之如酒之

凡事共酒王听而於酒府酒正聽其計

凡祭祀小祭共酒以往聽酒正

賓客之陳酒設之酒亦如之以共酒

世婦主酒式重祭祀次重賓客羞王及后餘事但以凡事包之

周公設酒人之意深遠旧註未快

漿人奄五女漿十五人六飲專供王及后其事煩半于酒
人飲皆因酒變法造之杜其醜酒

掌共王之六飲九式在味淡于酒可以常用
羞一式解渴而無酒神之憂

水新汲水故古玄酒不嗜味湯或淡止或百沸冷熱

漿成以漿此止米飲需穀味漿或初煮或久煮冷熱

醴成以酒此止薄酒需醴味醴或釀粥或加酒適寒溫

涼佐以水此止冷漿暑中用涼或釋水或沉井解煩利

醫有酸味此止薄醴暑中宜醫或粥或成水醴消酸煩

醢去濁澤此即薄醴無米脚醢或徐煮或煮梁有滋淡

入於酒府有別漿人造而不共每日何候听

此六飲者可以解王之渴養王之神何至甘之嗜之而沉酒

乎冢宰祿辟之苦衷寓于漿人此亦世婦儲王之大事

共賓客之稍禮稍礼非饋饗之礼每日亦六飲
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三夫人之禮助王養賓清醴醴酒醢醢酒醢醢酒醢醢酒

奉之使人

凡飲共之漢註謂

漿人奚半酒人以內外晨夕伺候造供煩也極盡誠敬消興酒

之惡習賓客通行並知端乃事矣

凌人下士府二史二胥內外饗與酒漿不可無冰故次

掌冰必用下士納煩也變理實亮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冰室有三

夏正為正歲其季冬乃火星中冰方盛之時即詩二之日

春正歲始治鑊盛冰諸如備出冰四之口其亦即獻

凡外內饗之膳羞鑊焉買食物于鑊

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酒醴見溫氣

祭祀共冰鑊有鑊則不消

賓客共冰但於冰

大喪共夷槃尸槃冰置四沐所以漢制大槃廣八尺長

夏頌冰暑氣盛王周之四五六夏之四五六

掌事主頌冰

秋刷刷除周之七八夏之七八

冰用之偏听濟者多節之周听理者巨大而天地之陰陽賓祭之

誠敬小而酒漿之無取民物之成和當此遠人之康祿非虛

掌人奄一 女遠十人 世婦主之 奉命

掌四遠之實 十六遠 表賓由祭推之

朝事之遠其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饋食之遠其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賓客之遠其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加遠之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果必薦新肉而備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羞遠之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合黍曰餅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凡祭祀共其遠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喪事謂及賓客之事共其遠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凡遠事掌之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醢人奄一 女遠十人 世婦主之 奉命

掌四豆之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朝事之豆其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饋食之豆其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二豆 茆菹麋醢 二豆 有骨曰醢 二豆 脾折麋醢 二豆 蟪蟪醢 二豆

饋食之豆其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二豆 茆菹麋醢 二豆 有骨曰醢 二豆 脾折麋醢 二豆 蟪蟪醢 二豆

豚拍魚醢 二豆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朝豆皆殊味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加豆之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豆筍菹魚醢 二豆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羞豆之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凡祭祀共薦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賓客喪紀亦如之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王舉則共醢六十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以五齊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七醢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七菹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三醢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賓客之禮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凡事共醢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醢人奄一 女遠十人 世婦主之 奉命

掌共五齊七菹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以共祭祀之齊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賓客亦如之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賓客亦如之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賓客亦如之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黍稷白稻黑黍形鹽

王舉則共齋醴物乃齋醴之六十醴乃齋醴之用

共后世子之齋醴物乃齋醴之用

賓客之禮共醴五十醴物乃齋醴之用

九事共醴醴物乃齋醴之用

掌鹽之政令謂受入稅所屬

以共百事之鹽謂受入稅所屬

祭祀共其苦鹽謂受入稅所屬

賓客共其形鹽謂受入稅所屬

王之膳羞共飴鹽謂受入稅所屬

后及世子亦如之用謂受入稅所屬

九齋事謂受入稅所屬

鹽五種謂受入稅所屬

苦鹽謂受入稅所屬

散鹽謂受入稅所屬

形鹽謂受入稅所屬

飴鹽謂受入稅所屬

齋鹽謂受入稅所屬

鹽人用女不用士取給用而已無俞利之心也鹽征始于管夷吾而甚于桑孔皆司官所無

冢人奄一女冢二十人以巾覆

掌共巾冢中主成

祭祀以疏布冢八尊五尊

以畫布巾冢六尊三尊

凡王巾皆黼四尊

周之郁隨寓歲規非徒踵事增華

宮人中士八人

掌王之六寢之修除之

為其井井水

除其不蠲不潔其

去其惡臭惡臭其

掌王之沐首垢則沐

浴身垢則浴

九寢中之事惟中士侍奉

王之褻狎近臣皆選正直之士

子使媚于天子召公善王如是周台同心

有非辟之干不可得官人乃天官之屬

王多皆天職不敬王多便是廢天職不敬王便是不敢天故詩曰胡不相畏不思于天○士能敬身方能敬王敬天

掃除

晉徒執勞井匿之外

路寢及小寢

執燭

晉徒代勞

路寢及小寢 燭執之

共鑪炭

晉徒代勞

路寢及小寢

凡勞事

所以晉八人徒八十人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言人無一刺 從王通四方 離王側也 及會同所舍

王氏曰寢中之事後世皆屬之官寺而周公必以爲士人宜其有承弼啟沃之功而無違迎消蝕之禍也漢猶近古孔光以名士親執唾壺侍中後世宮人意亡而治彌不古若矣○宮正官伯宿衛于外近王者惟宮人此職最要爲翼孝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宮人深賴焉

掌舍

舍以以下士

府二史四

無

行

所

解

脫

掌王之會同之舍

舍以以下士

府二史四

無

行

所

解

設橙桓再重

舍以以下士

府二史四

無

行

所

解

設車宮轅門

舍以以下士

府二史四

無

行

所

解

爲壇墼宮棘門

舍以以下士

府二史四

無

行

所

解

爲惟宮設旌門

舍以以下士

府二史四

無

行

所

解

無宮則其人門

舍以以下士

府二史四

無

行

所

解

凡舍事則掌之

舍以以下士

府二史四

無

行

所

解

宮人近王隨王行止掌舍不得近王侍王唯隨行止衛王師保

氏之守兵仍如朝

幕人

下士

府二史二

無

掌帷

幕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帷幕止陳幣幄帝則王在改布繒不同幕人止供其物不張也

○幕人事少物多士一人掌之府二一守一行各司其物出二

隨行所共書之以直收放徒四十抱持幕物奔走供王不煩民

○省多少行在舖設之援公設官皆以寧王躬而紓民力○

凡朝覲

在國

或廟或朝

會同

在郊

在四方

軍旅

誓師之所

田役

會獵之所

祭祀

各有共處

共其帷幕幄帝綬

布幕綬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大喪共帷幕

或帷堂

在拒受

帷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帝綬

帷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莊渠魏氏曰王以夕出不可露次故以繒布爲帷幕布帷幕繒

用畢而撤之後可復用多簡而費不及民

掌次

下士

府四史二

無

帷帷

帷帷

帷帷

掌王之次之灋

大小以待張事

張之均幕人共之

帷帷

帷帷

帷帷

帷帷

王大旅上帝則張壇案

以壇爲

設皇氏

爲之

帷帷

帷帷

帷帷

周正祭天及羣神爲大旅國有故而祭也曰旅不若一獻祀

朝日春分拜日于祀五帝分祀五帝

則張大次次謂帷也大帷初有有滂

小次既接祭退息之時休有滂

設重帝視帝

重案林重

師田則張幕惟無止有上覆以廣聽視

設重帝惟無止有承塵以修碩祭

諸侯朝親來朝此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

會同朝于或王以少名而會

則張大次初來小次即宮此謂與諸侯張之優諸

師田諸侯從則張幕上設案成其

孤卿有邦事以王命出則張幕設案同諸

凡喪王則張帝極上三重諸佳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凡祭祀張其旅幕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

張尸次尸有帷更尸所居

射則張耦次次在東射大射六耦在西郊射六耦在

掌凡邦之張事

自掌舍幕人至掌次三職合前宮人內宮正宮伯外皆所以謀
王居除宿衛官徒士庶子外上下幾四百人連宿衛大約二千
人與食之人等制食內外無倖位可歷考也

大府下大夫

掌九貢九賦九功九職之貳此掌其正共官十四

以受其貨賄之入大約金玉及精者為明故貨

頌其貨於受藏之府

頌其賄於受用之府

天下貨賄大府為總頭大夫堂上官或左右少主如二伯由是

上士少四府每府二下士二史四胥二胥帥二十徒入而出之

官制嚴密如是

九官府謂王朝三百六十官

都鄙之吏謂三等采地之吏

及執事者謂為官執掌之吏

受財用焉皆于大府

明齊王氏曰凡財賦之入也必先受法于司會司書授之以法
掌之者依法征斂入于大府而存其二于司書大府乃頌于王
府內府外府而職內復存其二毋敢額外多取凡財賦之出也
必致于司會司書驗其合式法與否然後得支于大府而存其
要二于司書大府乃復于內外等府撥與而職歲復存其二毋
敢額外多取此利權所以常歸于一也○一入一出有定額式
法立于大宰奉于司會取不得過取用不得多用財乃民之貽
膏大命係焉敢妄取一毫輕用一毫以病國病民為民之父母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以王幾千里分送近九等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之賦也內外九式之用先言膳服用自王始關市則少

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以言賓客重待諸侯次言賓客重待諸侯給餼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無稍食芻秣百司稍食出于農牛馬芻秣出于野

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遠城三百里已為大夫采地遠城三百里已為大夫采地野貢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遠城二百里供百工之需遠城二百里供百工之需材木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遠城四百里供幣帛之需遠城四百里供幣帛之需小都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遠城五百里供祭祀之需遠城五百里供祭祀之需神明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山無林澤無川供喪中用山無林澤無川供喪中用喪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賜不規幣餘不可不節賜不規幣餘不可不節

周公一：打算逆損分給不惠用之不足但稍有奢侈便致

置立甚矣膳服宜謹賜予宜恤其餘正用不可減殺孔子節

○易曰貢于丘園束帛芻蕘匪頒幣帛不可不節量入為出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給山禮有喪禮荒禮弔禮禮皆須以財賄哀之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九職之財有喪禮荒禮弔禮禮皆須以財賄哀之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無珍珍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不足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元出後會之

王氏曰國家經費取給于大府則權不分一則絕滲漏之源一

則因其有餘不足之處而知所以節量裁抑之方也

王府上士二人 中士四人 府二史二工八玉府每府十徒 二賁有八徒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凡此皆式貢

共王之服玉服玉佩玉佩玉玉佩玉珠玉珠玉

雖說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色有白黑青之別其聲有清濁之別

王齊則共食王王齊則共食王

大喪共含王王齊則共食王

掌王之燕衣服中冓之服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珠槃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王政物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貨賄第一等

內府中士二人 府一史二無內府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王政功出焉

以待邦之大用大用

凡四方之將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朝聘

凡過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禮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與王一體

外府中士二人 府一史二無外府

掌邦布帛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歲曰泉

有法百官之公用也不合于法者

泉始蓋一品用泉始蓋一品用

經 85—446

李氏曰夫廟下以屋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用之皇之以
書利為心者附史之常態也故為之鈎致難為城六高以
則史于民不取厚俸矣司書之遂以厚氏生

凡稅敘掌事者受瀟焉稅敘
法中于式合于版圖
及事成則入要貳以備焉
正在司會貳在司書

司書所重如此故用上中二等士
詣王多古人雖君子命
職山士二府四史四無
主入以入致其出

掌邦之賦入
賦是總名凡職九
後入于天府
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

邦國之賦用
辨物者四中士
官府若關市之屬
凡受財者
給物者二上士
都鄙三等未地稅
而書之
賦內有出
賦外有入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數
鈎考之
有無存積公清
而叙其財藏中餘見
以待邦之移用
今出大宰職內
此通

職歲
上士四人
府四史八無
主出
出以歲斷○入以
出致其入人多

掌邦之賦出
凡受財賜則必
有貳令對職歲
以待會計而致之
上有道按下有法守
朝信道
君未紀義
以待會計而致之
上有道按下有法守
朝信道
君未紀義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瀟於職歲
有貳令對職歲
以待會計而致之
上有道按下有法守
朝信道
君未紀義

凡上之賜予以叙
之倫與職格授之
叙由職歲
此主式法慈也

及會以式瀟贊送會
職歲重在守式法
天官守此
劉氏曰貨賄之入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
其出也非職歲之令不授焉心機始矣

職幣
中士二
府二史二實四
幣有精粗美
必上士中士

掌式瀟以敘官府都鄙稅
與凡用邦財者
幣之幣一幣餘
振檢也掌事者之餘財
以財與之謂之折
振檢也掌事者之餘財
以財與之謂之折

皆辨其物而奠其銀
以書揭之別為以詔王之小用
賜予欲其無帶時而防
以賤貨貴以多為寶之理
上主之

歲終則會其出
與入
失財用物辟者則賞之
凡邦之會事以式瀟贊之
以出入必

何氏曰春修生于有餘
節儉生于不足漢武因費
朽粟陳而
賦如是上若臣恐人
君以有餘而妄用也
大東祀天
司裘
中士二
府二史四無
以類相次
大東祀天

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黑羔裘
君祇
祀天服
仲秋獻良裘
良裘也王燕
王乃行羽物
此夏正歲
始順鷹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功裘也
此皆已成之裘
徒一也
裘不止王射燕頤賜
如宿衛之
此皆已成之裘
徒一也

王大射則共虎侯
射王自
熊侯
射諸侯
射侯
射大夫
射士
射卿
射大夫
射士
射卿

諸侯畿內三公則共熊侯
射諸侯
射侯
射大夫
射士
射卿

卿大夫有采則共麋侯
射諸侯
射侯
射大夫
射士
射卿

皆設其鵠
鵠者
梓人為之入于司裘共之
中士辨之
下士檢之

大裘厥
作之沽而小耳
裘飾
皮車
五乘

凡邦之皮事掌之 凡皮皆屬司裘亞于職幣

歲終則會 入出 夫財用物碑名者有官制

唯王之裘與其皮事 之類不

掌皮 下士 府二史 四 役賤 更鞋于司裘 未成服

掌秋斂皮 有 毛毼之後其皮善 毛取淡 則惟冬時

冬斂革 皮者 操治絳時乃可斂 取微

春斂之 其良者以獻

遂以六瀆頒皮 次革者 於百工 乃夏事與

共其毳毛 絳者 為壇以待邦事 之屬 司會詳扶 司會至

歲終則會其財 及餘見者 齋以財曰齋 司會詳扶 司會至

大府四職用財同會七職攷財皆理財以佐 大宰制國用者

盡蓋服一式之事居食而外服次之宰職已盡尚缺內宮

內宰 下大夫 中士八 有司史八 皆 佐小宰有專職

掌書 銀版 戶口 圖 居住之瀆 宰小 只指八治官府

以治王內之政令 施于閭 施于閭 施于閭 施于閭 施于閭

均其稍食 更祿分其人民 上下以居之 居宮左右

稍食婦 女酒以下六色 寺 開墜 之食人民 于宮中者

婦好不雜男 人若宿衛官徒士庶子有官正宮伯掌之不

闕內宰夕鄭註以吏祿更子弟解以誤

難說分其人民只是吏人女妾女御在宮闕執事者○王氏

其民而後總以周垣閭寺守其外乃為官

南宮 路寢 小寢 燕寢 燕寢 燕寢 燕寢 燕寢 燕寢 燕寢

以陰禮 婦人教六宮 內宰必嚴正者 碩 婦道婦宗大任

以陰禮 婦人教九嬪 夫人及 后有勝三夫人各有勝九嬪

以婦職之瀆教九御 世婦 因以類焉 即重職 婦職婦宗大任

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婦人 上重礼下重事 婦職婦宗大任

正其服 止踰 止踰 止踰 止踰 止踰 止踰 止踰 止踰 止踰

禁其奇衰 婦道不一 為淫 妒 婦職婦宗大任

展其功緒 晨省而錄之也 然 有旬成月成歲成 舍四申

二宰正王內之目如此則家正而女貞 下大夫主之 此即后之

師傳官也二大夫配天官皆四上士配春夏秋冬官儼同六官

○正服禁和即小宰之官刑糾禁而中明陟儉之也

大祭祀后裸獻 裸則贊 大室亞祿薦腥后獻有蓬豆

瑤爵亦如之 酌戶有加蓬豆 后九四獻無不贊

正后之服位 釋衣以下當服之服 平時教導昭少

而詔其禮樂之儀 四獻四豆四豆必合 禮 尤詔二宰勞勩

贊九嬪之禮事 九嬪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九賓客 王同姓及之裸獻 瑤爵 酌戶有加蓬豆 后九四獻無不贊

致后之賓客之禮 致飲亦有牢 禮 尤詔二宰勞勩

後世廢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正其服位位之精粗

正其服位位之精粗

凡建國佐后立市市之開君朝后市陰陽相承之義

設其次也思次市大者置其叙也市小者

正其肆門命乃盛也左右前後二

陳其貨賄金玉設與布帛

出其度量厚制度大尺量豆區之屬制幣大八尺

祭之以陰禮市中之社也周始于大姜姜及姜女

內宰立市法使民不欺佐王謹度量成幣帛可以通行逋通后

令更為親切乃悅安毋道非貪黷立市

仲春正歲后命帥外內命婦始於北郊百里以為祭

服即必有公室近川為之築宮初有三尺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九卿以下皆給食稱

藉其功事成日功歲終不日功也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小大與其小大與其小大

之政令與外廷同后財不含有定式夫人下

會內宮之財用計夫人以上后財不含有定式夫人下

正歲均其稍食再均之

施其功事賦而於王之北宮六宮而糾其宇周寺及女內

憲禁令小宰之糾於王之北宮六宮而糾其宇周寺及女內

上春即始詔王后王當親耕六宮之人種非一而生種後熟

種後熟之種以生此二種而獻之於王皆殺生之以獻

得天率土皆賴五穀后可不思生之以為叔與與夫婦重

農不獨孝養念民依和稼穡之艱難其無逸之傲有助

周官布政亦行夏時孔子告顏淵周公志也

鄭玄六宮說

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計世婦三人女

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惟其

所聽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備之上

后耳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不從

內小臣史二無府其其

掌王后之命傳于王傳言告師氏知禮者

正其服位內宰禮服乃可王明威服

后出入指王所則前驅列

若有祭祀四獸內宰傳命小臣

賓客禮及相之且告之掌禮者

喪紀內宰相之且告之掌禮者

則擯相之后之禮事至尊則

相九嬪之禮事內宰教遇小臣則相

正內人之禮事政全以正之果則

徹后之俎尸酢后飲于房中之俎 餽餘小臣得食之

后有好事於四方親其族則使往故設四人 止史一徒

有好令於卿大夫親其族則亦如之 二史一徒

掌王之陰事燕息御 官人已去唯小臣侍側與宮人接

陰令替亦作 六宮傳命唯小臣可通與六宮書

明齊王氏曰夫婦三綱之首 閨門萬化之象衆庶不然而況

外廷之臣者故其職曰掌后命正服也 出入前睡與大僕之

王親一乘底歲出八起居國有不飲也 若禮在后曰詔九嬪

有相人也若好夕全則使往親之 與六宮嬪禮儀而無

曰雞鳴之也若好夕全則使往親之 與六宮嬪禮儀而無

大雞鳴之也若好夕全則使往親之 與六宮嬪禮儀而無

非正之士其孰能之 是故施志無命辭性也 稱

閤人每門四人皆坐 司晨昏 刑人墨者使守門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千外內 玄謂雉門

喪服喪器明不入宮 賊器兵物

潛服若莫賊器 不入宮 皆自刻

奇服衣非怪民 以上禁自外不得入雉門

凡內人之日內公器持公家器 賓客諸侯無帥引之則幾其出

入荷以 此三項禁自內不得出雉門

以時啟夜漏盡 開書漏盡 晨啟昏閉是正職

凡外內命夫外之卿大夫 命婦命夫之妻 出入則為之聞行

人使尊命夫命婦 宿衛次舍在雉門內

掌埽門庭門庭及直道 問守執勞許曰洒掃庭內閤人司焉

大祭祀大喪紀之事設門燎在地 天子百以百華布束之案

蹕止行宮門王出廟門時 大祭祀閤人在廟則蹕廟門

凡賓客亦如之燕食在廟也 設燎在廟門 蹕在廟門

寺人王之正 寺之言補宮人在 路中皆宮人中士入

掌王之內人女及女宮 衛之宮之戒令侍王

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糾其 寺人必正直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皆而致於有司 謂宮卿

佐世婦治禮事寺人必知禮

掌內人御之禁令寺人必必賢淑

凡內人弔臨於外從世婦所弔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

之寺人開衛女御等以無失礼且備非礼之于 不可多人

內豎未冠之數 寺人不多用變通用童豎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內外無與為礼出入便疾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內人從世婦

王后之喪遷於宮中時葬朝則前蹕 童子近身

及葬執輿執輿 以從遣車童子無嫌 遺車載遺其拉

九嬪婦也 凡人有職各有所屬 小宰有糾禁

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

婦德婦順 貞則正無嫌妒之私 練習為婦能樂只

婦言謂辭

婦容謂婉婉

婦功謂絲

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於王所

漢註御見注月與后妃其數也

十一人當一夕后妃一夕當一十五人當一夕

凡祭祀贊玉盥王敷

贊后薦豆蓬

若有賓客則從后

大喪帥叙哭者亦如之

世婦

相傳有二十七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

及祭之日泣陳女宮之具

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女御

掌御教於王之燕寢

以歲時遠則歲獻功事

凡祭祀贊世婦

大喪掌沐浴

之喪持翼

從世婦為而弔於卿大夫之喪

女祝

掌王后之內祭祀

凡內禱

掌以時

招

梗

禳

之事以除疾

女史

掌王后之禮職

掌內治之貳

逆內宮

書內令

凡后之事以禮從

內率以陰

也持中而不失與太史內史同后之正位乎內有失輔矣

內司服

掌王后之六服

律衣

揄狄

闕狄

鞠衣

展衣

綠衣

素沙

陽數九

女御二
食正服
齊明盛服
非禮不動
服可不與

女御
為替形
采逸于堂
以祭先公

無采服
以祭重小祀
正宜文明
故取有倫

采芾始
后親嚴之服
易曰白賁
元咎

白色見王
又賓客
易曰白賁
元咎

取簪素或
冠之意
易曰白賁
元咎

悔之轉音
讀及卑而有制
黑地色北方

六服皆袍
制以白緇為裏
使之顯

之吉服九陰
數六故后之吉服六

辨外內命婦之服

鞠衣

展衣

祿衣

素沙

九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

及九嬪

共喪衰

后之喪共其衣服九內具之物

襲時十二稱小敘十九稱大敘百二十稱

無三祭服

執帶之最重同后鞠衣

淑慎之堪儀同后展衣

陰靜之不忒同后祿衣

三夫人及公之妻同秋以下與

侯伯夫人及公之妻同秋以下與

侯伯夫人及公之妻同秋以下與

侯伯夫人及公之妻同秋以下與

侯伯夫人及公之妻同秋以下與

侯伯夫人及公之妻同秋以下與

縫人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

以縫王

及后之衣服

后九嬪

闕狄以下

祭賓之服

喪

縫飾相馬

君服

女御二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女御三十
女御八十
女御一百

掌凡內之縫事

成服不用男入所以與伯女工也婦人豈不教之素擇之慎哉

染人

掌染絲練用帛主

凡染

春暴練練其素

夏纁玄

秋染夏

冬獻功

掌凡染事

追師

掌王后之首服

為副

次

追衡

衡

為九嬪及外

以待祭祀賓客

為九嬪及外

以待祭祀賓客

喪紀

追師宜從司農說女冠始于夏之年追為委貌依同章甫高卑

之中追進之王用冕既高衆大夫后則依于冕其地祇冕用

王五采懸負珠天文用成彤皆員王之致中和而應省員故能

明收飲不用祭冕此德焉可以畏天之威可以格祖之神有

卑顯后下觀而化其為恭氣細周冕取副用王一衡橫紃并

地之用承天一貞后之相孝享終始一誠故卑順謙扣助君前

之副比德焉可以致中饋之敬可以帥羣奠之勤無成有終式

禮莫愆全其簡能功用追師追衡問保匪小至于追符因并

飾之不改年追之意而辨等威之殊物雖小自則微矣古朴心

履人

掌王及后之履

為赤舄

黑舄

赤舄

黃舄

青舄

舉

言

金

素履釋下

去飾者無鈿

大祥祭後之履王與

葛履與履

夏服之取涼也

此列七項各有故亦屬黑馬王之二屬心辨也赤黑有角此

等卑不同故亦屬為上黑馬為下赤黑黃純以馬之體而辨

色用黑馬王屈矣以赤飾之陽之明后用玄馬平矣以黃飾

之陰之順馴小物而辨不敢苟用后若同用赤色使元陽提

君大不順之端可不謹乎王兵少用白馬士卒同矣而用青

鈞殺帶生王之仁后則無白馬不臨戎也止可青左者別如

明微非士不可同學子司服與女御並辨此王與后可同者

素履無飾大祥是滿葛履同于皮履夏服之不必辨到大同

辨外孤卿大夫內中官命夫命婦受過命者之

命履命夫之命履綬綬大夫以上有命婦之命履與履以下

功履功履大夫以上有命婦之命履與履以下

散履命婦之命履與履以下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祭祀而有素一散

王之吉服九

唯祭六服用絺餘用布其用車

裘冕

大裘而冕冕十二車

鷩冕

鷩冕十二車

鷩冕

鷩冕十二車

希冕

希冕十二車

玄冕

玄冕十二車

章弁

章弁十二車

皮弁

皮弁十二車

冠弁

冠弁十二車

后之吉服六

唯三祭服有文餘無文

副褱

副褱十二車

揄狄

揄狄十二車

闕狄

闕狄十二車

鞠衣

鞠衣十二車

優：君子可不尊道之勉。不讀此者，終齊心大話虛談耳。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六鄉乃有三公鄉大夫每鄉鄉一人
六鄉乃有六鄉州長

經 85—456

載師市民而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諸師職師通人

閭師主徵六鄉賦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縣府無胥史

縣師主徵下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四百里

遺人掌邦外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有所饋遺

均人主平土地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之方政者

師氏教人以道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保氏司諫司

保氏以道安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保氏司諫司

司諫以道正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保氏司諫司

司救以道防禁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保氏司諫司

司人以道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保氏司諫司

司市以道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保氏司諫司

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保氏司諫司

質人以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市定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胥師領其下以下六屬胥

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領其下以下六屬胥

司鼓十肆則一人司鼓領其下以下六屬胥

司稽五肆則一人司稽領其下以下六屬胥

胥二肆則一人給二肆胥二肆則一人給二肆

肆長每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人賈八人人賈八人

司門下大夫二人司門下大夫二人

人共掌王城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人共掌王城

每門下士二人每門下士二人

司門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司門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八十人每闕下士二人八十人每闕下士二人

掌節行府上士二人下士四人掌節行府

徒二十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

遂人主六遂中大夫二人遂人主六遂

遂師下大夫四人遂師下大夫四人

遂人主六遂中大夫二人遂人主六遂

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
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王國百里外至二百里止

遂大夫分治每遂中大夫一人之卿縣正遂之屬每縣下大夫

一人鄫師遂之屬每鄫上士一人鄫之卿長遂之屬每鄫中士一人里

宰遂之屬每里下士一人鄫長遂之屬五家則一人

旅師遂之屬每旅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在遂外三百里曰稍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微令府二人史

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徵徵卿鄉之縣師通掌天下兵賦

委人賦以共春積者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

十人與通人在

土均主平土地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均人止國中及四都至通事

草人草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政草

稻人下地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

人徒百人水利人多

土訓訓說土地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訓說兩輔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度知山之大小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

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府無

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縣無

林衡平林麓之大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林麓如中山之虞下士

小林麓如中山之虞下士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

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澤水所鍾也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下士

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下士

迹人知禽獸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縣無

小胥能掌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金玉未成此二職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此二職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此二職

掌書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因山林而有

掌築草並清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因葛連言

掌炭山林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物多無府

掌茶山澤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茅秀佳古

掌廩川澤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始大

園人今之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難與民同

場人春夏為國

場人春夏為國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茶

廩人日度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百人舍人當用教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給發官

倉人日倉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更多

司祿主班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祿

司稼主班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稼

春人春人二人女春枕與時二人異五人精米不

鑄人鑄人二人女鑄八人異四十人此乃春

棄人棄人二人女棄每奄二人異五人此非春

春人春人所掌精米止於祭賓膳食故女棄不多一日春三四斛亦于計矣米本選好米即麥所藏本春熟者用力亦省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撫

邦國九州與地圖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狹高卑險阻之數

辨其山精石有礦賦鳥獸所以設述人非人山虞

林竹木有竹木鳥獸所以設林衡

川水澤有魚鼈水族所以設川衡

澤水澤有魚鼈互物所以設澤虞

丘土高有草木鳥獸所以設掌葛染草及茶及屋

陵大阜高有草木鳥獸所以設掌葛染草及茶及屋

墳水陸有草木鳥獸所以設掌葛染草及茶及屋

行下平

有禾稼園場平地所以設掌人稻人場人

原高平多五穀草木高田三農重此

隰低田多五穀草木低田三農重此

之各物十等之民與

而辨其邦國都鄙遠野之數

制其畿疆千里為畿王國為極諸侯之

而溝其地為封也之所云體國

設其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長以表神名之隨地

野天子五社社在國中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

野九里社在國中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

書作維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
其遠東青土南赤西白北黑中當以黃
為民求福拜功之道也無土不立無穀不生故社
積則祭之春則求之秋則報之○王為羣姓立社曰大
社王自為立社曰社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田
諸侯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田
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田祖乃所
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民松社之野以
別方面

以土會之澶辨五地之物生會計也以土計貢稅之法因別此五者也

-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
-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 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糞物其民專而長

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茨物其民皙而瘠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蕞物其民豐肉而庠音祥也

毛物鱗毛者龜鱉介物有鱗者魚龍羽物有文者翟雉羸物有殼者龜蕞物有殼者龜

物淺毛也虎豹介物有甲者龜茨物有殼者龜蕞物有殼者龜

莊梁魏氏曰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人物之生復隨形

異稟蓋天氣以為父地質以為母子肖母形居多聖人仰

指天運術察地理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人物何者為多

因而知其土之所宜所以通知地利而盡人物之性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不苟不敬也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不爭不讓也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男之怨女夫之怨妻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乖離不和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越君臣父

六曰以俗教民則民不偷偷音偷不勤不敬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訟訟音訟不訟不爭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怠音怠不怠不惰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足音足不不足不節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職音職不職不事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德音德不德不賢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功音功不功不庸

十二教者乃修德之教修目與大宰九職相左右九職重徵財

地相通之故疑先正祀以教敬使之循令事神報春迄遠則

則而先極之其命為性所尊崇者不荀而無非其鬼而祭之謂風俗正矣次以財飲陽

分而此然定十二教

十二教重徵財地相通之故疑先正祀以教敬使之循令事神報春迄遠則

則而先極之其命為性所尊崇者不荀而無非其鬼而祭之謂風俗正矣次以財飲陽

分而此然定十二教

十二教重徵財地相通之故疑先正祀以教敬使之循令事神報春迄遠則

則而先極之其命為性所尊崇者不荀而無非其鬼而祭之謂風俗正矣次以財飲陽

以土宜之濃辨十有二土

士農工商各有世守之事以此教能而民不至失職為民受教如是乃可爵以示勸以賢制爵無德者爵不及民庶知德之為重而勉于慎降此可保以酬功以庸制祿無力及民者祿不與民亦知功當受民而並與起于明作司徒教教在寬如要從王安獲和國能通以為素遠之權免教化之四達也豈不宜又與起五土氣質之難變化哉通德一風俗同類是十二教

以土宜之濃辨十有二土

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

以阜人民

以養鳥獸

以毓草木

以任土事

以辨九土之名

以辨九土之性

以辨九土之宜

以辨九土之利

以辨九土之害

以辨九土之德

以辨九土之失

以辨九土之過

以辨九土之不及

以辨九土之過

以辨九土之不及

以辨九土之過

辨十有二壤

而和其種

以教稼穡樹藝

地之目吐

以養生鮮食

和服之斯

充益民養

壤使民有

稼穡樹藝

是養民教

以土均之

輕制天下

以作民賦

以令地貢

以教財賦

以均齊天

司使安按

乃立十二

可足食服

有百姓不

無地無食

正國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
亦與焉故言之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
正日景日出入定南北
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
日北則景長多寒
日東則景夕多風
日西則景朝多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

正日景日出入定南北
以求地中
日南則景短多暑
日北則景長多寒
日東則景夕多風
日西則景朝多陰

日南則景短多暑
日北則景長多寒
日東則景夕多風
日西則景朝多陰

日東則景夕多風
日西則景朝多陰

日西則景朝多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天地之所合也

四時之所交也

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河朔黎水者陽城亦地中

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地中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男之地封疆方一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此周礼五等之地與孟子所言不合蓋只舉累言之則則從土

去之法細言之也除公侯國四等以與孟四等彷彿不必疑

九造都鄙王公卿制其地域而封溝之

以其室之數制之

不易之地家百畝

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隨其地力之厚薄而以制之室數制其都廣狹之界凡大

都小都家邑莫不先定其邑居之民後以地量權之

知室家之數固其

室制為都鄙之域

乃分地職

其地守

土圭定六等

伯子男

是禮國都鄙定三地

不易一

是經野

氏

忠信之事
不得矜張

以俗教安平常教民？三、原道樓背恐其因荒有棄亂離鄉以

自全者于此申之。恋居恋墓親戚師友共相勸勉。豈忍輕撇尤。

司徒聚民之懷誠與宰臣九兩之法相左右不如是聚不安保

○聖人教民歸于一尊宮室宗祖相傳後人世守不

可輕去其故居墳墓而祖宗聚望昭穆不移不忍離也母黨妻

黨一脈相延何可割舍故勝之若宗族兄弟不去將至于道藝之傳義重

思亦聯之師志之同疎而密亦聯之三聯皆厚道也生同里長

同鄉豈可因富而美其衣服此即弁衾之萌淫情之習所當痛

戒以矯人情之偏庶可反澆成淳永歸敦厚

正月傳命

三月伯教

文目録

吏之各以

送各使

之司徒

十五

其四

附錄 卷二

統帥 副帥

六再奉云
馬老而果

馬六甲三公署
七萬五千零九

定其居圖
度右三區

此乃其西面山

無事於王
無事於王

其中心能立
其中心能立

海乳出其中者
其味甚于鮑也

天下中心
民相地官子
鮮之

3

2

—

一

治而

之

化其後知

史方叔

之文其了

食之故其力

六、市興傳教

經 85—464

學廣論卷之六
六德古學法

孔門言學不外六德古人公卿皆能兼之故杜則仕于朝天地
四時各分則職衰則教于鄉模楷後進俾成其德此一物不窮
有之鄉任恭矣無論在朝在鄉也○德乃具于心之物一團

六曰通財指商賈 商賈之事 貨物通塞關于是有無齊故通之則其泰
七曰化材指婦 內職之重 布帛之成毀關于是有無之功 見其法之善其善
八曰斂材指臣 職不替 雜物之歸主個于其 雜難其 見其法之善其善
九曰生材指民 玄謂養竹水 散而不棄 上得歸移之遠
十曰學藝指學 學于人 士職更重 振賢登進之崇
十有一曰世事指世守 守世業 世職更重 見其法之善其善
十有二曰服事指家 故有世人在官者
六鄉重農重德重行重藝教之主以為極也近都鄙遠和國雅
放之而四民男女職各分焉提使之向上不進食乃無廢人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此甲學藝一職重在鄉而賓興立則不呈有義

一曰六德此第一物鄉大夫 鄉非有六德不

知義此第一物鄉大夫 鄉非有六德不
仁此第一物鄉大夫 鄉非有六德不
聖此第一物鄉大夫 鄉非有六德不
義此第一物鄉大夫 鄉非有六德不
忠此第一物鄉大夫 鄉非有六德不
和此第一物鄉大夫 鄉非有六德不

中庸之行使民
興起鄉大夫
以教之

二曰六行

此第二物鄉亦見 鄉非金六行亦 德者此六行之本

孝無善事父母 學孝無敢不慈順父母
友善處兄弟 學友無敢不慈順兄弟
睦親于九族 學睦必備乎親之之親
姻親于三黨 學姻必推乎一脈之愛
任遇義無所不為 學任無志乎道藝之術
恤好義不吝 學恤無吝乎貨財之通
國家忠厚必重六行公卿之德必見于身行不完備德不虛耳
真倫攸叙在此六者大道為公亦此六者人倫明于上小民
親于下非此六行孰倡之○行乃見諸身之物天理

三曰六藝

此第三物鄉亦見 鄉非實必知六藝之道

禮吉而賓 學禮必知其義乃非制度儀文之末
樂吉而賓 學樂必知其德乃非聲容器數之粗
射武而大 學射必知其法無取貫革穿楊之能
御武而大 學御必守其範無取武夫媚子之論
書文而大 學書必守其古無尚改換妍媚之巧
數文而大 學數必得其要無尚簡拙湊合之智
國家諸務非六藝不足以應之知保氏之六藝者乃卿才少幼
不曾傳習來今守此法以教民之材質有遠者上則魚通次
則分授並為有用之學後日使能皆裕如○藝乃處諸事之物

古今以來之五刑
之害三千五百
之止此極矣
之教者無異
以斯孔子祖述
之著此為野者但野有大小小等賓之皆大夫之具十二教之
事之傷於學在
之教人使和而
大行習於藝也
學而藝則以律
藝成而下乃為
者為三等士下
可庶人在官後
以庸制
非六藝何以有
祖此故顏曾成
後再問成行由
賜求赤皆達材
成六藝統時世
牧庶民興行用
損濟必過于魯
故詩美曰王國
克生文王以事

以鄉八刑糾萬民
此即刑教中一條事

一曰不孝之刑

二曰不睦之刑

三曰不如刑

四曰不弟之刑

五曰不任之刑

六曰不恤之刑

七曰造言之刑

八百萬民之升

有賞無罰令必不行故刑以紓之此乃朴作教刑非士刑○六刑可廢此非矣非

德結以一和字和必太子中六億固以教中八刑挺禁一翻字

性之全知兼氣質之清德性之察仁兼氣質之粹德性之愛聖

之道明。札無不脩。義之精。當仁必相資。於不本于忠。悞不具實。

无妄此乃信也五性既脩已是各正性命必保合太和天地之

氣質乃純全悠久此乃勇也六德渾然一天德之中受中之氣

醫方書于是著見于身為大行體用合一乃有氣濁質駁五性

相行而為親者與和相反和則孝否則不孝。糾之使歸。

子未見武王不睦。紂之亂婦于和和則紂亂則不睦。

之於子未日弟起則不弟之於歸于和

別能任能恤則不任不恤亦刻之歸于和，則不違言不信。

亂民誅則必至造言爲亂民不糾之歸于和鄉如扑撻非士師之

五刑故以教中使無過不及之差則鄉人皆中脩矣豈至美哉

能哉孔子想慕國教民之盛故云如是○六藝必有德有行

乃可耳若犯八刑大勢不足取造言亂民未必無戮刑之不

免若而不悅則有上師法在此鄉一則但教中使不武作一團志

以五豐方為民之父母之

以五刑而萬民之德而教之中使其行得中
以六禁而萬民之德而教之中使其行得中

以才勢臣無所之怙而不者之禾使其心庭和○樂在內

以
此
之
謂
也
礼
中

五礼皆天理之流行無過無不及民之行或過于侈而多儀以
礼防之使歸于天理之至正乃以教之中六樂亦天理之洋溢
不乖亦不戾民之情或失于却而多僻以樂防之使歸于天理
之自養乃以教之和雅以刑制之乃以礼樂調淑之在育極功
性情也故孔子必以文之以禮樂為成人也此申十二教
五 吉禮十二 天神三 人鬼六
凶禮五 喪禮五 喪禮五 喪禮五 喪禮五 喪禮五
賓禮八 朝見宗廟見親遇本會時同見問時得親親順仁
軍禮五 師用均田節征伐封合礼

結句從之

周之制作禮樂並謀以樂民其堂玉帛鐘鼓六乎哉

嘉禮六 飲食冠婚 祭冠二礼 賓射聘問 饗燕嘉禮 禮義
此五禮皆無偶而中故可以防萬民之偶而教之中行礼
雲門 黃帝樂 其德如雲之出 或四字曰 雲門大春
大咸 堯樂 其德如法以有類 堯樂
大韶 舜樂 其德如風無所不施 舜樂
大夏 禹樂 治水傳土德能大中國 禹樂
大濩 湯樂 以寬治民而除其邪 湯樂
大武 武王樂 德能成武功 武王樂
此六藝皆正情而和故可以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作樂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六鄉不厭服于十
與有地治者指州及治 都鄙有爭者 都鄙之州與 都鄙為界
聽而斷之知大夫州長掌云 共會而聽其曲直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司寇士 六鄉不服教爭而理屈者 州都爭地界而理不直者 州都爭地界而理不直者 州都爭地界而理不直者
民性不齊難教之糾之尚有不和而爭國版雖定尚有犬牙相
錯而爭獄訟不能免聽斷不能無但公卿分治與私心歸司寇
祀五帝分祭 奉牛牲 牛土 羞其肆 有四則
先鄭解作陳骨體音四此乃體解已熟折斷為二 後鄭以祭帝 有全體有肢解音別是體去蹄為二說未定 〇不若如字讀體
體陳俎熟體亦陳俎也士喪礼律去 今士喪礼作 蹄之肆不可拘 四臂去蹄

大賓客令六奉牛牲 牽牛以進 宗廟先陳 解體
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多曰積 少曰積 宗廟先陳 解體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旗者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此官 旗也

不行於天下得行
私隱女

大荒大山大札大則令邦國外二而如變通荒政之十

移民就食
就食就食
和國不責之以散利也移民就食

通財有不可移者輸之粟通之青邦國通財以全老弱

舍禁山澤之禁舍之 暫舍以公其利

弛力後從之 暫止以恤其勞

薄征當征者且薄之從薄以寬其財

從緩以廣其仁 六令以救荒救札

歲終則令教官此屬六十正治明成化而致事計簿

正歲夏正月朔日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王氏曰地官主土與民政以土地之國人民之數為大綱土會
以知地生所宜土均平土圭分土皆治地之法也十二職以
植民生本俗以安之保息以養之荒政以聚之土法也十二教以施
教化遂溝洫川一利以糾之以管治民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以施
七使役而伍兩卒旅師旅之法衛馬故地也者以博厚全私為
德者也易君子以厚德載物周礼地官庠序田里卒伍市廛虞
衡之制皆寬裕溫柔廣博易良寧多其殺誨而不侵一大之不
獲宇是以歲月而不愆一時之近利此具塋 ○地官深意獨在
植深厚利澤無窮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大鄉公卿大夫皆用選老之考成故有大卿三十中大夫百五
十下大夫兼與六官之儒相上下而無叔賓與但獻賢能之書于
王而已作興人材卿為第一此周公法文王得人化民之法也

掌建邦王事之之教侯甸男采衛蠻夷以攸國中內外
有服有賦責責販賣為幣餘下

及四
交里

有販賣

有山澤

都鄙
百里外
皆是
或邑
一都
百連
里四
和部
百連
里九

有山
有海
有收
有香

之夫家九比者是九夫為片之數女九等財無貢井井

以辨其貴賤貴者指卿大夫
賤者指士庶民之有征伐征伐指士大夫農工商賈之有征伐征伐指士大夫

免之公干
老幼
不並
征強
便恤

廢疾一病一不
痿疾一病一不
痿疾一病一不

凡征役之施舍征役止賦一等鄉人一法不在內一法不在內為弛

與其祭祀

喪紀
飲食
鄉中
族類
為族

孝弟忠信
日之修之

比居起教聚比舍牧
比三月
比之月
然比之

當奉祭各看凡行中央方
知忠於
好義

乃頒比灋九比之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民之六畜馬牛羊犬雞車輦爲萬箇中有車人挽行之有輦登成也五家爲比法由比起

辨其物財之有民則有物民辨

以歲時入其數數無持有時比

施政敕行徵令致以正之教以道之

及三年則大比王辭互天

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要謂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子萬民中選其材賢者以充之

五人為伍

比閭中選五人為伍

伍出軍當有行推大約五家選一人

五伍為兩

選至二十

起數同此也

四兩為卒

選至百人

王視十家一人

五卒為旅

選至五百

卿行旅也

五旅為師

選至二千

卿行師也

五師為軍

選至一萬二千

大帥行也

以起軍旅

多則用旅

少則用旅

以作田役

或與主功

或與主功

以比追胥

或與主功

或與主功

以令貢賦

或與主功

或與主功

乃均土地

分平伍

以稽其人民

上地家七人

家七人以上

可任也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

家六人以上

可任也者家五人

下地家五

家五人以上

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起徒役

非比閭之家

毋過家一人

惟田冬時

與追追

追追

此養兵優兵之法

平時力田

必免征免役

兵當田出

則起眾家

一人餘羨卒存之

同與寇來而追

未來而胥乃

正卒羨卒竭作不存也

九用眾庶

止言卒伍

則掌其政教

與其戒禁

戒以警之

聽其辭訟

施其賞罰

聽其辭訟

誅其犯命者

凡國之大事

致民

大故致餘子

乃經土地

外土地

九夫為井

四井為邑

邑

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

甸

四甸為縣

四縣為都

都

以任地事

而金貢賦

賦為貢

凡稅敵之事

司徒分地

三等國中

聚民比閭

皆什一

稅使自賦

民間選兵

侮之兵另予田于即以優養之兵不給餉使力農自食免其征
但出兵賦以共車馬中伏在比問田之外此二項皆御選之地
民及兵二等至于知四方百里外都部則非邑丘月縣知此都
部之民邑居井地各定五畝田百畝助耕公田公出乘車為兵
賦與御選不同御選無公田以邑居五家起數知都有公田以
井一家起數成五積成鄉或四積成部各有使當伍兩之田乃
兵田不出稅代給餉又在什一自賦九一而助外校周札三處
分明讀者不可混解謂之微者九一什一皆合作均分所以通
力均利無勤怠多寡之分：上中下五等者豈伍兩之田與御
別有是三農與
三年田上至可
二年田上至可
五年田上至可

附司馬法通典以為七王治
岐所建平土之法
大尺為步一步百為畝畝百為夫
夫三百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也 井十為通道為區區三十家士一人使二人無中士
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車乘一乘士十人使二十人
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車乘十乘士百人使二百人
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車乘十乘士千人使五百人
同十為封封方千里百萬井三萬萬家車乘十乘士萬人使五百人
封十為畿封方千里百萬井三萬萬家車乘十乘士萬人使五百人
此每車三十人封典每車百人封不同也

乃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御遠
而辨其守謂分地各有所守
施其職謂九職太宰分屬三農園虞衡牧百工
而平其政謂九職太宰分屬三農園虞衡牧百工
小司徒不獨使大司徒亦佐家宰知坤作天地功用相合也
凡小祭祀亞子 奉牛牲羞其肆王冕所祭
小賓客亞子 令野修道委積諸侯之使臣
大軍旅巡役力役之事 治其政令不煩大司徒
小軍旅巡役則巡行之事 治其政令不煩大司徒
大喪帥邦役如正棺引 治其政教不煩大司徒

凡建邦國立義外諸 立其社稷諸侯有三社三稷
正其畿有九畿 疆之封侯甸男采衛要為中國
凡民訟以地比比地之 正之小訟不煩司徒
地訟以圖和國 正之故按圖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官治 而誅賞有計或責
令羣吏正要期會 而致事月要受之致于小宰
正歲始 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
有常刑大司徒明作
令羣吏憲禁令憲禁
修灋糾職以待政令法慎荒陞修之

及大比三

六鄉四郊之吏

平教治

正政事

考夫屋

及其眾寡

六畜

以待政令

司馬法通十萬同止三百家乘車一乘使十人井地一甸乃五

百十二家乘車一乘牛車隨之甲士三卒七

家大約十乘車人多雖五百十二家大約五乘車一人較之司馬法賦反

重矣卿還軍賦以夫屋起算有微令則隨司徒致之司馬乘車

安卒無甲士可以征討平日則隨司徒致之司馬乘車

有卒伍之兵不與夫屋算屋三為井三：相任亦西井字是大

屋亦井制也但以十倚無公田開方算之簡捷正大洪塗亦易

經也井田兵車乃崇戎狄甲士當前安卒三面環之以禦戎馬

衡突周公不得已制此軍賦少變古制之簡捷矣出車等師兵

車也出于井田武王時殷車也出于鄉遂武王三鄉三遂有

三百乘受萬乘則臣億萬多少相懸故曰上帝臨女無二爾心

鄉師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以國比之教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

辨其老幼

辨其可任者

掌其戒令

聽其獄訟

大役

既役

逆致其役事

凡邦事

大祭祀

茅菹

大軍旅

華

治之教

命以示軍法

蔡文曰

十八人

大喪用

附郭為六鄉司徒所教

故有四師分主六鄉

以國比之教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

辨其老幼

辨其可任者

掌其戒令

聽其獄訟

大役

既役

逆致其役事

凡邦事

大祭祀

茅菹

大軍旅

華

治之教

命以示軍法

蔡文曰

十八人

大喪用

執記曰升正極... 及室... 九四時之田... 前出田... 修其卒伍...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 辨鄉... 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 斷其爭禽之訟... 九四時之役令有常者... 以歲時... 明齊王... 病以王... 則代王... 歲終... 正歲... 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皆因有

辨鄉... 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 斷其爭禽之訟... 九四時之役令有常者... 以歲時... 明齊王... 病以王... 則代王... 歲終... 正歲... 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皆因有

若國大比則... 教教... 察辭... 稽器... 展事... 以詔誅賞... 地官有卿師... 六卿而邦教以建由是推之... 邦國鄉先治天下之鄉治而司徒教立佐王安擾萬民莫先于... 卿也家宰和治亦輔和教先行大學所以先治其國達此意

若國大比則... 教教... 察辭... 稽器... 展事... 以詔誅賞... 地官有卿師... 六卿而邦教以建由是推之... 邦國鄉先治天下之鄉治而司徒教立佐王安擾萬民莫先于... 卿也家宰和治亦輔和教先行大學所以先治其國達此意

鄉大夫 每鄉一職 職百里內為六 以家積至一第二 鄉衆所 向往也

各掌其鄉之政 五土 十二壤 保見六本德六 十二荒政 務器

鄉大夫德教 六德 六行 教十二

足化人範 禁八刑 教十二

俗於而簡 全後 師田 九常微全表記

正月 周正 子月 之吉 受教 濬於司徒 正朔朝後 受司徒法

退而頒之於其鄉吏 州長黨正以及 使各以教于其所治 成其德

以攷其德行 六德有備全 鄉德行之宗 成其德

察其道藝 藝成能為上下 鄉道藝之範 有藝之

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任用之 民知好義

國中自七尺 年二 以至六十 晚賦稅而 給役者 稍具 之役多

野自六尺 年十 以至六十 有五 晚賦稅而 給役者 五十年

皆征之 征給公 更善輪流 均無貧和無 給役者五十年

其舍者 仁之愛 貴老 恤孤 代勞 實安無傾

國中貴者 三等士 野之貴賢服公事者皆在國中

仁之至 賢者 知六德 有六行 野之老與疾有別 胥吏明長

義之盡 服公事者 胥吏 府史 胥徒 工賈

無偏黨老者 重其齒 振其窮 缺天 寡婦獨父

無好惡 疾者 問其疾 振其窮 孤子

大道 皆舍 不給公役 無容似胃

以歲時入其書 入于大 登既冠 乃入之 已知其賢矣

三年則大比 三年乃大比 之而興起賢能

攷其德行 必六德出于鄉 所以然

道藝 必精六藝而後成 子身 德行備大賢

而興賢者 合衆而尊 龍 德行備大賢

能者 鄉老及鄉大夫 卿帥其吏 與其衆寡 以禮

禮賓之 禮而 王者 尊賢之義 公卿大夫 皆有趨者

敬明鄉老及卿大夫 卿大夫 卿帥其吏 與其衆寡 以禮

王拜受之 登於天府 卿大夫 卿帥其吏 與其衆寡 以禮

退而以鄉射之禮 五物詢衆 庶幾 所以提 續

一曰 和 主德也 六德 和與德足不親 可大受行 中

二曰 容 主禮也 六行 容與禮足不親 成人有德 中

三曰 主皮 主藝與力 射之禮也 射合禮也 可樂每 中

四曰 和容 主禮也 六行 和與容足不親 射合禮也 可損相 中

五曰 興舞 主禮也 六行 興與舞足不親 射合禮也 可損相 中

豫儲賢能之資 再教而成之 德成出外 或為都 中

此謂使民興賢 出使長之 德成出外 或為都 中

使民興能 入使治之 比長再進 為黨正 州長 亦

鄉大夫助司徒造就人才 不負卿之名 不忝鄉之職 此是

歲終則命六卿之吏皆會政會計敘事有歲盡

正歲始和令群吏攷灋恐有不法司徒命之

以退各處之於其所治表無其法

國大詢或國危或國於眾庶則各帥其卿之眾寡無而致於

朝以待

國有大故災厄則令民各守其閭聚子開界以待政令

以節制動凡軍中博賊皆然見動者可擯之則無細無可容民

以旌節制令則達之民雖以微令行其將之有旌節則此微

卿大夫之職教以三物是根本次之均役次之興賢而大事終

詢之以五物是求賢雖不在朝卿之起化類也

州長每州中人各掌其州二千五之教治政令之廣

正月周正之吉康正朔卿大夫受法于司徒

各屬待也其州之民而讀灋

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

以糾其過愆而戒之如師保之規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社祭以祫而則屬其民而讀灋亦

如之勸善

春秋以禮卿大夫會民而射於州序序

凡州之大祭祀社大喪卿大夫皆讀灋其事武官州社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則帥而致之不煩卿大夫

州長每州中人各掌其州二千五之教治政令之廣

正月周正之吉康正朔卿大夫受法于司徒

各屬待也其州之民而讀灋

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

以糾其過愆而戒之如師保之規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社祭以祫而則屬其民而讀灋亦

如之勸善

春秋以禮卿大夫會民而射於州序序

凡州之大祭祀社大喪卿大夫皆讀灋其事武官州社

掌其戒令與其賞罰于軍國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已奉行

正歲寅月則讀灋灋如初勸善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里積以贊卿大夫廉與所與進

州長在上下之間唯讀灋以勸戒而攷其實而已及十二教

黨正每黨下大

各掌其黨五百之政令教治政令奉上

及四時時之孟月吉日更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重禁

春秋祭祭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亦如之

國索鬼神而祭祀建寅之月則以禮卿大夫屬民而飲酒於序

壹命齒於鄉里在鄉里餘則專

再命齒於族在族外則鄉里

三命而不齒在里亦如之

民三時務農將闋之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

之道也孟子所謂之義比類是也

卿大夫飲賓于序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

一則三年賓賢能卿大夫

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卿大夫

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卿大夫

四則黨正陪祭飲酒卿大夫

黨正每黨下大

各掌其黨五百之政令教治政令奉上

及四時時之孟月吉日更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重禁

春秋祭祭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亦如之

國索鬼神而祭祀建寅之月則以禮卿大夫屬民而飲酒於序

壹命齒於鄉里在鄉里餘則專

再命齒於族在族外則鄉里

三命而不齒在里亦如之

民三時務農將闋之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

凡其黨之祭祀
應人各祭其先若得祀不一切禱

喪紀
應人各祭其先若得祀不一切禱

十二教

四項

飲酒

教以禮

實正之

凡作民

則以其

歲終則

正歲

而書其

以歲時

黨正督

族師

各掌其

月吉

書其孝

春秋祭

王道不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以邦比之
九比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

而按登其族之夫家
有夫有婦乃成家六口已下為室

辨其貴賤
有夫有婦乃成家六口已下為室

老幼
國中六十以上為老六十以下為幼

廢疾
有廢疾者

可任者
壯者成丁

及其六畜車輦
畜或車輦

和比之法
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由族師而行

故于詳言比法
明齊○族師合百家四閭胥二十比長從

實定其比法
下不枉民上不欺國地園戶籍及其

五家為比
比相任而

十家為比
比相任而

五人為比
比相任而

十人為比
比相任而

四閭為比
比相任而

八閭為比
比相任而

使之相保
相保而

刑罰
不辜慶賞

以受邦職
九職各受以出賦貢

以役國事
凡征聽役以給公上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以相葬埋

民德歸厚乃

此

戶口實指財產實指非利之也正欲鼓其忠勇全其股實以成

既富且教之民由是聯合之使家不殊俗乃可國不殊政則王

天下而天下實通其道由此

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相助

為仁厚解睦之君子泰之時一人有難諸里皆之教其相率而

為義之是教其相率而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

合其卒伍

簡其兵器

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歲終月則會政政事

閭閻

各掌其閭

以歲時各教其閭之眾

辨其施舍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慶紀之數聚眾與

既比則讀讀書其敬敬不廢任恤

數字及上辨字其意

以書

此

凡事掌其比隣健罰之事

比之謂法欲民遵於健此

比長

各掌其比之治

五家相受

相和親

有梟

奇氣

則相及

徒

若徒於他

古重編戶

若無授

比長

周公治鄉

四家宗一比長

鼓人

中士 府二史二

以鼓舞牲

堂教六鼓

雷鼓 鼗鼓 鼙鼓 金鼓 鈸鼓

堂教六鼓之聲 堂教六鼓之聲 堂教六鼓之聲

以節聲樂

以節聲樂 以節聲樂 以節聲樂

以和軍旅

以和軍旅 以和軍旅 以和軍旅

以正田役

以正田役 以正田役 以正田役

教為鼓

教為鼓 教為鼓 教為鼓

以雷鼓鼓神祀

以雷鼓鼓神祀 以雷鼓鼓神祀 以雷鼓鼓神祀

以雷鼓鼓社祭

以雷鼓鼓社祭 以雷鼓鼓社祭 以雷鼓鼓社祭

以路鼓鼓鬼享

以路鼓鼓鬼享 以路鼓鼓鬼享 以路鼓鼓鬼享

以鼗鼓鼓軍事

以鼗鼓鼓軍事 以鼗鼓鼓軍事 以鼗鼓鼓軍事

以鼗鼓鼓投事

以鼗鼓鼓投事 以鼗鼓鼓投事 以鼗鼓鼓投事

以晉鼓鼓金奏

以晉鼓鼓金奏 以晉鼓鼓金奏 以晉鼓鼓金奏

已上六鼓

以金鐃和鼓

以金鐃和鼓 以金鐃和鼓 以金鐃和鼓

以金鐃正鼓

以金鐃正鼓 以金鐃正鼓 以金鐃正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以金鐃通鼓

已上四金

已上四金 已上四金 已上四金

九祭祀百物之神

九祭祀百物之神 九祭祀百物之神 九祭祀百物之神

山川用兵

山川用兵 山川用兵 山川用兵

九軍旅夜鼓

九軍旅夜鼓 九軍旅夜鼓 九軍旅夜鼓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大喪則詔大僕鼓

大喪則詔大僕鼓 大喪則詔大僕鼓 大喪則詔大僕鼓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祭日

賓射先王燕禮有射也
 共其膳羞之牛

授地職授下八先物色地之所宜有者事八等

而待其政令下之六征後授八等地所宜處之職任之

以廛里任國中三刑皆是之民任

以場園任園地場園亦稱園地之民任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宅田士田賈田皆近郊之地之民任

以官田牛田膏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官田牛田膏田牧田皆遠郊之地之民任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公邑亦稱甸地之民任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家邑亦稱稍地之民任

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小都亦稱縣地之民任

以大都之田任甸地大都亦稱甸地之民任

凡任地任地之法與任民之法不同

國宅無征不特官有宅室史所治之府無征也

國廛二十而一國廛二十而一

近郊十一近郊十一

遠郊二十而三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此三罰只是立嚴例以勸相如刑罰相及奇豪相及之類此三罰只是立嚴例以勸相如刑罰相及奇豪相及之類

以時徵其賦謂上六征賦官之長出

封人經外載師經內司徒封人經外載師經內司徒之次第規畫

閭師中士二史二徒徵賦先六卿處閭師之總司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

以任其力男農工商

以待其政令各出其力

以時徵其賦徵賦之法

凡任民凡任民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園以樹事貢草木任園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財任商以市事貢貨財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知之詳故責之倍為之疾自責之易視其貢而民之勤惰

辨則游惰之罰所以驅民任其力也豈不切○遂問有此

八項責各隨民不責以所無凡貢始一有所目

凡無職者此九職中出夫布不耕不織出布不耕不織出布不耕不織

夫布一夫力役之泉歲不過三日所出之布易者矣

凡庶民此九職中不勉不勉不勉不勉不勉不勉

不畜者祭無牲不畜者祭無牲不畜者祭無牲

不耕者祭無盛不耕者祭無盛不耕者祭無盛

不樹者祭無柳不樹者祭無柳不樹者祭無柳

不蠶者祭無帛不蠶者祭無帛不蠶者祭無帛

不績者祭無衣不績者祭無衣不績者祭無衣

載師履以青其難供不載師履以青其難供不載師履以青其難供不

縣師上士二府二史四胥縣師上士二府二史四胥縣師上士二府二史四胥

掌邦國又都鄙甸甸里掌邦國又都鄙甸甸里掌邦國又都鄙甸甸里

而辨其夫家成一家夫而辨其夫家成一家夫而辨其夫家成一家夫

人民定有人民定有人民定有

田萊定有田萊定有田萊定有

之數定有之數定有之數定有

及其六畜車輦之指定有及其六畜車輦之指定有及其六畜車輦之指定有

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定有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定有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定有

而以詒廢置定有而以詒廢置定有而以詒廢置定有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象無灋

及馬牛車輦馬牛車輦及馬牛車輦馬牛車輦及馬牛車輦馬牛車輦

會其車人之卒伍車人卒伍會其車人之卒伍車人卒伍會其車人之卒伍車人卒伍

使皆備旗鼓兵器使皆備旗鼓兵器使皆備旗鼓兵器使皆備旗鼓兵器使皆備旗鼓兵器使皆備旗鼓兵器

以帥而至以帥而至以帥而至以帥而至以帥而至以帥而至

凡造都邑凡造都邑凡造都邑凡造都邑凡造都邑凡造都邑

佐封人戴師佐封人戴師佐封人戴師佐封人戴師佐封人戴師佐封人戴師

而合衆庶而合衆庶而合衆庶而合衆庶而合衆庶而合衆庶

以歲時徵野之賦以歲時徵野之賦以歲時徵野之賦以歲時徵野之賦以歲時徵野之賦以歲時徵野之賦

問師所徵火主子任民問師所徵火主子任民問師所徵火主子任民

遊音人下士二府二史四胥遊音人下士二府二史四胥遊音人下士二府二史四胥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鄉里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待施惠

門閭之委積以待施惠門閭之委積以待施惠門閭之委積以待施惠

鄉里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待施惠

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

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

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

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

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

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施惠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

以時頒之

明者王曰接會同師從道

言者王曰接會同師從道

其多故康人凡有會同師從

國家之大事其相督無不

其道之便其地也雖然有用

里國之法其地也雖然有用

載師及聞師之機賦兵荒有

均人下土二府二史四

堂均地政

均地守

均地職

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

豐年則公用三日

中年則公用二日

無年則公用一日

均作均依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

均年其數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不牧地守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三年大比則大均

聽治王行野亦如之此也
外且蹕止行人不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在內者
保氏下大夫
掌鍊王惡以禮義
而養國子以道道義
乃教之六藝六藝
一曰五禮五禮
二曰六樂六樂

九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五王舉則從此也
居虎門虎門
掌國中失之之帝以教國子弟此也
九國之貴遊貴遊
九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五王舉則從此也

三曰五射射者中而力巧力
四曰五馭馭者必能驅而
五曰六書書者得而
六曰九教教者得而
乃教之六儀六儀
一曰祭祀之容祭祀之容
二曰賓客之容賓客之容
三曰朝廷之容朝廷之容
四曰喪紀之容喪紀之容
五曰軍旅之容軍旅之容
六曰車馬之容車馬之容

中和定死
九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五王舉則從此也
聽治亦如之此也
使其屬守王闕守王闕
宿衛皆保之屬腹心爪牙以道德重非可專倚趙武夫
王宮南之左國之大學在郊
王宮南之左國之大學在郊
有大學保氏為主
有小學保氏為主

史二條
司諫中士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無所
孔子所以朋友信之
以道正其身
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強而弗失
孔子所以朋友信之

方壺之妙

[illegible]

堂萬民之責惡而後長老詔言無忌
 以長問得而向來則于罪者
 放而不缺此由是過
 化歸方已罰于罪者
 而珠璣之然之未即罪也
 以禮防禁而救之已罰罪者以礼禁之
 凡民之有衷惡者皆收監
 三讓而罰三讓也
 三讓而罰三讓也
 三罰而士如明刑三以見楚越而不罰之
 心諸嘉石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
 役諸司空之門外使坐焉聽辱之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也獄城

下士之機。損不拙于
所費。不辱于民商。

好：好

凡萬民包三市百物之期於市者對謂賣買期于賣買
辟布者辟法也布泉也物使泉決于市也或有老誤遺
量度者量平米粟度平布帛或有差誤多于量度
刑戮者輕則三罰即加之或有論未賒于忍介
各於其地之叙各物肆舍之叙衆府同貨之叙口叙分布
凡得貨賄賄六畜遺者亦如之貨賄貨之非明賄賂叙不同
三日而舉之三日為原主議以群六畜上野原肆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司市二大大攝轉移風尚之機叙
亡者使有市此物實日用所需貴用物不貴異物
利者使阜物利于民用可資飽暖重穀粟不重珠玉

১৩৩৩

北門外五里之西

害者使亡物之不可用與病民者
靡者使微物之不可用與病民者
有而阜正民之所好亡而微正民之
所民益歸厚而不能

允通貨殖自市達之門開以鹽即用鹽出入之商賈必果

不常

非免上書
不察下書

而作布金銅無三年間物
在市偽飾之禁偽是脫物如米箸水器有
在民者十有二王制五刑斷果實然狀布
在商者十有二若以石為玉與行商者所歸

禁濫利之萌
廣如義之教

在賈者十有二給錫金為右師陳為新之屬 在工者十有三如王制之生金鑄命服命圭宗彝器成器用器彝鼎彝璽彝璫珠玉之類字不得作 註引王制十四不粥末六亦其類也語意其圓張亮先分之未確 中展成與禁雁禁偽意蓋成必不虛不偽者市法嚴夫希刑并止 無五刑 共四等三刑同市得決禁一歸士 小刑憲罰樂示者隸以攝于隸 中刑徇罰以張其罪以張各隸 大刑扑罰以極其辱 其附也於刑者通賊冠 歸於士為說

夫人過市罰一幕在上曰幕 罰之無赦以恥之
世子過市罰一帝坐上承簋 罰之無承以恥之
命夫過市罰一蓋蓋通曰蓋 使不得以蓋自尊恥之
命婦過市罰一帷曰帷 使不得以帷自尊恥之
古禁過市如是詩所以云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為非常也
凡會同大衆所在須來物以備之
師役大衆所在須來物以備之
市師司市師帥師和物定價而從天子在壇治其市政
人衆易耳
掌其賣市人償大衆之事不欺偽飾行詐
平賣平買
司市官聯與春履官有助焉○市廛處不能無在治以法

伏魔洞

質人 中士二

質平也平定物價

掌成 市之

質人主成其平後有據

貨賄 金貨日貨

此亦大交易也貨賄非索細物

人民 古亦有以押

此人口交易司市命主定之

牛馬 駕車之牛

此牛馬交易司市命主定之

兵器 戈戟甲冑之

此兵仗交易司市命主定之

珍異 寶玩珠貝之

此珍異交易司市命主定之

凡賣債者 質則馬

為之券藏之

大市以質 等用長券

而不可受

小市以劑 等用短券

而皆不越

掌稽市之書契

取予市物之券

其券之象書而札

同其度量

以出之原

刻印其側通

籠壹其淳制

以出之原

淳當為統統幅廣制

巡而攷之

時行人平日不取市

謂也長也皆當中受量

犯禁者 漢制大舉

告指而罰之

憲徇非

凡治質劑者 民衛契券

來訟者

司市法益通行

國中一旬

待其罰

近以十日為期

郊二旬

遠郊及

百里之內以二十日為期

野三旬

遠郊

二百三百里內以三十日為期

都三月

小都大

四百五百里內以三月為期

邦國之諸侯

遠則待之基年

期內聽期外不聽

所以聽民之好

掌斂市 中士二

府二府史四府

總布 泉布之官

司市主治教禁令

質布 泉布之官

司市主治教禁令

罰布 泉布之官

司市主治教禁令

厘布 泉布之官

司市主治教禁令

而入於泉府

泉府之官

凡屠者 敎飲布

敎飲布之官

凡珍異 食物之有滯者

亦敎飲之

質人主質劑

主敎稅皆助司市者

胥師 則一人

胥師領羣胥

各掌其次

之政令達上德

而平其貨賄

物價皆平之

憲刑三等禁

民馬而示之

察其詐偽

不以貨賄所費

飾行債違者

使人犯偽飾之禁

而誅罰之

徇大刑也

聽其小訟而斷之秦下士

賈師二十非皆二賈師取之定物價老方賈師

各掌其次大小之貨賄之治治其端飾

辨其物有真偽而均平之此大槪治之

展其成成物兵或有損缺而真其質此細審戒之

然後令市禁無偽物飾物賈師平貨賄賈師平貨賄賈師

凡天惠早禁禁貴賈者使有恒賈賈師為商賈領袖可以義

四時之珍異物亦如之賈師賈師為商賈領袖

此二條賈師亦使知義以濟民困救應以節口實司市之

凡國之賣賈也各師其屬賈師而嗣掌其月更代值月

凡師役市會同市亦如之師師為嗣

司十肆無市中選公正剛果者充之即市之

掌憲市之禁令

禁其闕踊者謂權也合眾肆暴

與其戕亂者獨倡為暴

出入相陵犯者私惡相侵關

以屬遊飲食於市者是也私好相結暴亂

市政難平有此四者故條舉命司統禁之此明風俗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示之以禁此明風俗

司五肆無市中選公平詳細者充之即市之

掌巡事專察惡徒盜賊隱伏必有踪跡須家巡以偵候之

而察其犯禁者司視四嚴禁犯禁是頑民

與其不物者衣冠視瞻不與眾同此盜跡也其類甚多

而搏之執而盜未成捷而逐之愚民之所惡

掌執市之盜大賊小以徇徇中且刑之逐之不歸士

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展巡止已二肆不復肆肆

執鞭度而巡其前有威守法

掌其坐作坐以待市出入市散而出之禁令

嚴其不正者當坐不坐當不作當出執其不歸而

凡有罪者不正捷捷即而罰之罰使出布捷捷重子非

各掌其肆之政令陳賈

陳其貨賄或金玉之重

名相近者名相遠也陳之相遠

實相近者名相遠也陳之相遠

而平平其實正正其價之

陳列名實不亂有定賈賈師展成不致離亂以真賈蓋

肆長專平正一肆見之真而實賈賈師二十肆真賈恐有

不當故每肆必肆長為主也市之政令由肆長始

今屋人
今月解

飲其總布一肆之平新出平解之布肆長飲之
掌其戒禁肆之民必禁一肆如是肆如是市之政全行

鄉始干比長市始子肆長養教萬民者故忍卑通哉

泉府上士四十五府四史八下士八
掌以市之征布五府四史八下士八
飲市之不售物之利之府四史八下士八
貨之滯於民用者府四史八下士八
以其賈買之府四史八下士八
物楊府四史八下士八
以待不時而買者府四史八下士八

買者各從其抵

都鄙已遠從其主

國人內外郊人遠郊

然後予之

凡民之貸者

祭祀無過旬日

喪紀無過三月

凡民之貸者

凡民之貸者

凡民之貸者

凡民之貸者

凡民之貸者

凡民之貸者

凡民之貸者

主府

與其有司遠近民所分辦而授之

以國服國之保息

先鄭無貨物是債使以所出之物償

三說王氏謂使民為國服以力而償亦保息

從本出息乃稱貸惡商虐習周公設法必不聞是理實康成創

詳誤使安石行青苗貽禍無涯況云地貨萬錢乃有愈放債泉

府安得為是大債主此不通濟急之貨多至解泉貨錢恐其胃

貸經由有司後來有司債貸即作國保息之曰服

一利息之解賦司官餘二說尚無大害

凡國之財用取其焉

咸終則會其出入

司門下大夫

掌授管也

我出入不物者

正其貨賄

凡財物犯禁者

司門與司市相表裏

不如是民用不利亦法不行

以其財養死政事之老與其執

死政者喪必入國門國門有冊其老其孤皆列名故國門奉王命官給委積之財以養之其老與孤領受之國門朝不思見唯饗之乃王親慰撫極其懇惻此亦與人繼果在人繼祭祀門之內之牛牲繫焉門旁有陳監門養之門外有司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受於門之餘四時皆祭門祭門之時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告以侯遠地官主守

司門二大夫一守前一守後二府非一處造後門者後以告

王城十二門每門史一人徒四人分司者皆二大之

司關界上上士二府二史四府一亦有十二司

掌國之節市之重節也內出有重節皆以檢

以照門市自外來者其節而當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于市

司貨賄之出入者遠多有節無征

掌其治禁市法必禁貨賄

與其征屢貨賄所停亦有貨稅

凡貨不出於關者從私道此私貨不是偽節

舉其貨貨賄重懲

罰其人之峻戒

凡所達貨賄者一項取貨民間無重節無偽節不弄詐

則以節傳出之過關必有文書吏私貨之罰

國山札則無關門之征稅猶幾人出入不物反不正者

凡四方之賓客三等客之卿收叩關則為之告止賓客

先啟關待次造門亦待先啟關

有外內之送外自他國而入則以節傳書出內之

外入送至王內出送至截行若所以門關

掌守邦節下士二府二史四行若所以門關

而辨其用王命以辨其用

以輔王命王命以輔王命

守邦國者用王節王節以守邦國者用王節

守都鄙者用角節角節以守都鄙者用角節

凡邦國之使節使節以凡邦國之使節

山國用虎節虎節以山國用虎節

土國用人節人節以土國用人節

澤國用龍節龍節以澤國用龍節

皆金也以英蕩輔之英蕩以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門關用符節符節以門關用符節

貨賄用璽節璽節以貨賄用璽節

道路用旌節旌節以道路用旌節

皆省期以及節省期以皆省期以及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遂人主六 中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掌邦之野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土地之宜經田野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造縣都形體之濶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五家為隣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五隣為里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四里為鄣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五鄣為鄙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五鄙為縣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五縣為遂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皆有其地城溝樹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歲時措其人民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而授之田野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簡其兵器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教之稼穡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允治野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下劑致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田里安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樂昏擾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土宜教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興勸利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時器勸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疆予任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土均平政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地地以頒田里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上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中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允治野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夫間有遂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十夫有溝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百夫有澮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千夫有澮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萬夫有澮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以達於鐵 卿大夫 上士八 中士十六 下士三十二 三卿皆乃通

先可任
後相食

職事
貢賦
師田
政役

軍禮
吉禮

賓禮

嘉禮

五札亦助武
鄉遂所以是

用力于遠近來
鄉人而次之

逐師

各掌其逐

分六遠而各掌之
每二大夫合三遠
其可任下通野而後項
不此六鄉遂亦五之

以歲登登其夫家之眾

及其六畜車輦

辨其老

以領職

以今貢賦

以今師田

以起政役

若起野役則令各司其所治之民

以遂之大旗

凡國祭祀共野牧

凡賓客令修野道

大喪師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

及奠帥而屬六縛

及空陳役

凡事政野役而師田作野民

逐師

各掌其逐之政令

以時登其夫家之眾

辨其施舍

証不與其可任

可食其妻妾
民不食其妻妾

經收

周知其數

以徵財征

作役事

則聽其治訟

巡其稼穡

凡國祭祀需其管戒共其野牲

入野職

賓客則巡其道修

大喪使帥其屬以帳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及空抱磨

以教稼穡專以稼穡為生
以稽功事亦生眾為疾
掌其政令戒禁一違之政全戒禁
聽其治訟中勤惰賢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事
正歲北寅簡穡器三之日
修稼政如月令所六時封疆審端淫衡逆善相土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民聚其賢
明其有功者舉吏治明是遠近出
屬其地治者舉勸其餘無功則

以教稼穡專以稼穡為生
以稽功事亦生眾為疾
掌其政令戒禁一違之政全戒禁
聽其治訟中勤惰賢

以教稼穡專以稼穡為生
以稽功事亦生眾為疾
掌其政令戒禁一違之政全戒禁
聽其治訟中勤惰賢

以教稼穡專以稼穡為生
以稽功事亦生眾為疾
掌其政令戒禁一違之政全戒禁
聽其治訟中勤惰賢

以教稼穡專以稼穡為生
以稽功事亦生眾為疾
掌其政令戒禁一違之政全戒禁
聽其治訟中勤惰賢

以教稼穡專以稼穡為生
以稽功事亦生眾為疾
掌其政令戒禁一違之政全戒禁
聽其治訟中勤惰賢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各堂其部之政令祭祀
九作民則掌其戒令
以時數其眾庶而察其微惡
歲終則會其部之政而敘事
鄧長士四人一遂百二
各賞其部之政令
以時校數登其夫家比其眾寡
以治其遷紀相祭祀之事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
九歲時之成令皆聽之
里宰士一人一遂五
掌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以歲時合耦於耜以治稼穡
趨其耕耨
行其秋叙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
里宰重墮荒者以萊多難熟也故成王成保介以新介諱命之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
九歲時之成令皆聽之
里宰士一人一遂五
掌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以歲時合耦於耜以治稼穡
趨其耕耨
行其秋叙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
里宰重墮荒者以萊多難熟也故成王成保介以新介諱命之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
九歲時之成令皆聽之
里宰士一人一遂五
掌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以歲時合耦於耜以治稼穡
趨其耕耨
行其秋叙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
里宰重墮荒者以萊多難熟也故成王成保介以新介諱命之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
九歲時之成令皆聽之
里宰士一人一遂五
掌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以歲時合耦於耜以治稼穡
趨其耕耨
行其秋叙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歛其財賦
里宰重墮荒者以萊多難熟也故成王成保介以新介諱命之

陳長一 一連二千 六通 陳長一 與比長 肥比長

掌相糾相受 善相糾相受 萬五千五百 下士糾相糾耳

凡邑中之政相贊 無紀其財 師曰行役替其力

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使與使處

陳長亦于中選出為長 他日與明有功自其舉出乘相糾

欲其免過非連生君政相受 飲其周息非以養其相贊故其

相濟非龍德委成百姓親睦 自臨始聖人吉凶同患之仁今天

下為一家聯中國為一人 仁里成俗則教化行 聖荒必賴人

多故詳于里宰 陳長亦在其中 合二十五家而合其編以艾林

策地謂之柳後之時 聖勸之灑子任之 有力 土地平之皆指

旅師 中士四 府二史四 府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掌聚野之 六連里宰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柳粟 里宰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屋粟 里宰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開粟 里宰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而用之 里宰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以質劑致民 里宰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平頌其興積 里宰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施其惠 里宰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散其利 里宰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而均其政令 旅師大政小令 中士公聚公散 無聚是成陳私

凡用粟春頒用時 而秋敘敘之 不無無息也 補

凡新社之治皆聽之 尤如無新使無征役 治謂有所求也

以地之微惡上中為之等 七人以上校以上地六口境以

稍人下士 史二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掌令丘乘之政令 乃都鄙丘乘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 四大事也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則以縣師掌天下之瀆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作其司徒司馬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以聽於司馬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大喪帥屬車與其親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委人下士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斂薪芻九疏材木材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以稍聚待賓客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凡其其餘 旅師 旅師 旅師 旅師

以逐均水逐淺而使均受水此開邊
以列舍水故可均水舍以藏水此開邊
以澮寫水田之畦畔澮以澮水此開邊
以涉揚其芟作田水之流行澮以澮水此開邊

以涉揚其芟作田水之流行澮以澮水此開邊
策地有休不種之年治之如此乃成田其利無窮此開邊

也早有備澮有泄草盡去是也第厥豐草種之黃茂良法勞此開邊

民勸相隨地教之故士多役多民可樂成不可慮始必上掌此開邊

稼之上士二府公治止法中士每面分督下士佐監此開邊

九稼澤澤地難稼澤地難稼此開邊

夏以水殄草病地草之使生者夏以水殄草此開邊

而芟芟芟之明年而芟芟此開邊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種之明年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此開邊

早暵共其雪飲雪事所餘之飲早暵共其雪飲此開邊

喪紀共其葬事葬事所餘之葬喪紀共其葬事此開邊

誦訓中士二誦訓此開邊

掌道方志掌道此開邊

掌道方志掌道此開邊

掌道方志掌道此開邊

掌道方志掌道此開邊

掌道方志掌道此開邊

掌道方志掌道此開邊

掌道方志掌道此開邊

掌道方志掌道此開邊

掌道方志掌道此開邊

掌道方志掌道此開邊

若大田獵則萊其山田之野以開

及弊止也田植虞旗但杜絕止三頃耳於中野致禽不取

而耳音二取禽焉祭祀田祀山虞與官職皆司徒

林衡大林麓下士十二人小麓下士八人竹太生平地曰林山曰麓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其民之守其民之守其民之守

以時計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其民之守其民之守其民之守

若斬木材則受瀆萬民入出於山虞為中士而掌其政令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其民之守其民之守其民之守

以時舍舍時中者于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祭祀蓬豆賓客醢醢共川要始於大魯其有備禮必盡物

澤虞每大澤大澤中而下大澤中而下大澤中而下大澤中而下

掌國澤之政令澤虞為國澤而為國澤其利皆取於此除得出克

為之屬有連禁禁有守有守有守有守有守有守有守有守

使其地之人所守其財物皮甲珠玉以時入之於王府

頌其餘入王府者當和賦於萬民入出亦有時日之期

凡祭祀壇壝賓客醢醢共澤物之奠其幣之屬不戒大禮

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葦蒲以爲席也葦蒲不戒大禮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澤以爲野萊中有所禽獸可獵也

及弊田植虞旗以其主澤所以屬禽禽取三十焉

迹人下士八史二徒知禽田獵用之

掌和田之地政若今為之苑囿禁而守之

凡田獵者受令焉比迹人亦虞人之智能者

禁鷹麋鹿卵物無乳者即鹿無虞以迹人與

與其毒矢射者迹人亦稱中士下士者取物而有

掌金玉錫之類石玉之類地各守其地金之類

而為之厲禁禁以守之各守其地金之類

若以時取之命王則物其地占其形色金味物地必藏

圖而授之教取者發采又循其所物之味物地必藏

巡其禁令外有利易滋潤用中士下士以不貪利為重

角人下士八史二徒知禽田獵用之

掌以時徵齒角無角凡骨物亦取於山澤之衣以當邦賦之

政令小者犀象山澤之產雖有夫田不皆取民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以量其入漆浣者受之不中者

羽人下士八史二徒知禽田獵用之

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凡受羽十羽為審審之寄無物輕羽之羽

博采百羽為搏搏之寄又柱以專其博字

博采十搏為搏搏之寄又柱以專其博字

掌葛下士 府一史一 可濟女功不傷民財故必士掌之

掌以時徵飾給之材於山農凡葛征焉有不盡出山東

徵草因葛貢之材於澤農 前時耕之以當邦賦之政令

以權受受之以知輕重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染草下士 府一史一 染草屬又有茅

掌以春秋或于秋或于春 染草之物以時飲之

以權量受之以知輕重 屬不中用者不取

以待時而頒之以時飲之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下士 府一史一 炭屬不中用者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炭物炭物 屬不中用者不取

掌山澤所徵唯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謂為民惟正之供

園人下士 府一史一 園人下士 府一史一

掌園遊遊觀之 之獸禁禁著其亦不

牧百獸牧物 治其古制也亦與民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相濟非為遊觀之樂

掌國之場圃地也 而樹之果疏珍異之物以貯飲而藏之

果麥李之屬瓜瓠之屬 珍異蒲菌枇杷之屬春夏為園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疏珍異之物 凡多係之不專恃民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享宗廟月享亦如之 有果不敢亡親

人三補中也每月二石 人二補下也每月一石三斗 若食不能人二補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詔王殺國用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大祭祀則共其接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王日按者結縛之義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倉人上士二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掌平宮中之政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分其財守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以濟法定于掌其出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凡祭祀共其儲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賓客亦如之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共其禮車米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喪紀共飯米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以歲時縣種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獻種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掌米則令邦國移民就穀

歲終則會計其政謂用穀 倉人中士四 府二史四 掌粟入之藏以粟為主 辨九穀之物各別以待邦用 若穀不足則止猶穀餘濫用 有餘不盡則藏之不穀 以待凶年而頒之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積有餘粟 司祿中士四 府二史四 明齊王氏有班祿說據孟子春秋定之亦可以補其遺闕

孟子三等班祿 君十卿祿大國卿祿四大夫 春秋三等稱爵 祿同諸侯三公稱公同大夫 元士以下班祿 原于列國元士視列國之卿 列國士有三等 據孟子大夫視列國之上士 天子下大夫 視卿視卿大夫 畿內公卿大夫士之祿皆給自公田司祿取田賦以給之所 謂家削之賦以待匪晉頌且以示君上養賢之意也 庶人在官者 治王制官府之事者則食在朝司祿給之卿遂和卿之吏 分頒自庶人司祿主其當給之數而已

司稼下土 史四 亦奔走 種穀曰稼如稼

掌巡邦野之稼分巡 史記之 故無所止 女以有所生

而辨種難種 易之種 地各有宜 宜不

周知其名種穀各有宜 與其地宜者 熟不

以為濫時地 合立法 而縣於邑 四野之邑 國不

後年種穀民皆知以以為法天時地利之盡得

巡野觀稼此省以年之上下出 欽濶 豐年 非收數歲

此御遂可用貢之善法無公田而什一自賦 有欽法則無禁

掌均萬民之食禮而賜其急 樂其平 其與 祿之 祿

王氏曰後世倉庫之官知為國欽備而巳周公子魯侯之下特設

司稼周知也所宜種為耕法以示民使役之所出自倍巡行年之

上下為欽濶以示吏使役之之任欽下 司稼二法

之周其急平其與焉此所以異于後世也開係民命

司稼小官也乃勸農平賦之根基與比長隣長同齊里宰親

偏巡曉諭知其土宜以諮問里徧觀收穫知其熟人以定欽則

民已不困于食矣尚恐民有急難或有不予于千金者欽外 賙

之或有微賦不足者于其短缺飯肉輕之則以皆樂利欽之 詩

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八士盡然何必大吏哉原人以下 五職作結

春人二 女春 執二 龜用二者 支米于庫 祭宿 共 五 職 作 結

掌共米物言非 米已 積 聚 再 米皆 即 庫

祭祀共其盛盛之米以 泰 稷 稻 粱 可 食 所 藏 穀 米

賓客共其牢禮之米以 室 下 之 米 多 成 春 地 使 更 盛 屬 庫 舍

凡饗食共其食米此為飲者饗和食 此亦接

掌凡米事王及后與世子主 每日用 春使鑿 夫人嬪御等食米 一二斛 恐未必春米

春人二 女春 執二 龜用二者 支米于庫 祭宿 共 五 職 作 結

掌凡祭祀共盛共之 欽 待 春 米 粉

共王及后之六食六食 欽 待 春 米 粉

凡賓客共其簋簠簋 簠 欽 待 春 米 粉

饗食亦如之簋 簠 欽 待 春 米 粉

饗有六食每日供給 故 吳 多 亦 重 王 食 也 膳 以 用 女

宗人師 之 婦 八 女 各 司 一 處 女 共 四 十

掌共外司 之 斷 獄 內 路 門 外 朝 元 食 者 外 則 決 大 事 諸 臣

食百 官 決 獎 之 期 內 路 門 外 朝 元 食 者 外 則 決 大 事 諸 臣

若饗耆老孤子王 不 士 庶 子 宿 衛 王 宮 者 共 其 食 女 媼 炊 之

掌泰祭祀之大養 大 豕 祭 禮 之 大 無 別 泰 地 景 人 掌 之 不 棄 穀 食

親存饗三 職 見 周 人 恤 救 之 主 也 九 穀 農 夫 終 歲 勤 勩 所 得

天所以養萬民生命者非可一毫輕耗春人 給 王 炊 米 止 用 美

五人示精穀之宜慎焉尚 非 飲 食 王 家 不 敢 合 官 王 食 因 致 幸

鬼神設春人主意重盛 耳 推 之 及 賓 尊 賢 之 義 餘 乃 及 王 反

后嬪御未必偏及珍重王 粒 粒 矣 王 之 膳 若 在 冰 酒 食 由 南 宮

之共之以后主中饋井 曰 婦 人 之 職 非 男 子 替 得 由 內 司 之 婦 八 女 各 司 一 處 女 共 四 十

天降身齊家地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
奏其春其秋分官以潤色之禮俗成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
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謂曲禮五吉凶
有六吉禮起于神農禮之山禮賓禮起于軒轅禮起于黃帝
載派禮嘉禮始于伏羲禮尊卑之禮則起于燧皇
宗伯主禮之官孔皆由宗而推叙宗伯之官以禮序樂和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
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

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肆陳也佐宗伯陳列
鬱人贊金香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祭深廟
鬯人鬯酒上下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重宗廟
雞人雞屬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雞牲贊也作陽德
司尊彝六尊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凡筵几為上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鋪陳曰筵
天府專此所藏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掌祖廟之守藏
典瑞瑞節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掌玉瑞王
典命遷秩章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遠廟奄八人天子七廟加女祧才智者每廟二人奚四人
世婦官也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
二人奚十有六人此云卿大夫中士皆命婦也命夫之妻充之
內宗王同姓凡內女之有爵者大夫及士者
外宗王諸姑姊妹凡外女之有爵者內外宗皆依王
冢人封土為丘隴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不勞不以天下儉其親
墓大夫所思慕之處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兼掌邦中之喪其葬之以禮亦依已
職喪諸臣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樂樂師之中大夫二人如后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樂師亦
大胥有才智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
人別職同官
大師乃替之下大夫二人以爵小師亦替上士四人替聳上
替四十人中替百人中替百有六十人眠瞭三百人之人替府四
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勤無目眠謂之替有

典同陰中士二人知律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鐘師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替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鐃博音師替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人註而大鐘潛銘如編鐘而大視
蘇師東夷之樂下士以夷名二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
姻舞徒四十人指引教脩夷舞以明教化之所漸摩
族人以指麾亦舞者持下士夷名四人北夷舞者多寡無數無行
列節府二人多舞史二人胥三人徒二十人指導東漸西被別

籥舞者師中士四人習于吹府二人典籍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吹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吹曲風雅曲祈年鑄
籥章主持中士二人辨風下士四人教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
人徒二十人幽風則七月道寒暑為詳曲雅則楚災四詩用以
鞀音低句舞祈年頌則豐年載其良招用以祭時平時教習
胥二人徒二十人非如下士四人能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
典庸器銘功下士四人借之官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
人徒八十人自王朝分
司千持舞者下士二人府二人一府史二人徒二十人出納
大卜問筮官之長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北者卜人事治

者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卜或用三人府二人一大夫史二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在故胥徒與大臣
龜工取龜中士二人治龜版府二人多一史二人工四
人生龜治之胥四人徒四十人澤深川有版龜
龜不傷生氣胥四人徒四十人契與史一人徒八人取
龜非木也灼龜用氏下士二人契與史一人徒八人取
平時積隳存火用明火燒灰存性臨時再用明火焚之不然隳
便不誠契選判木方心銳其頭下炷然火可致墨
占人卦北吉山下士二人占府一人占舊史二人徒八人供
筮通人中士二人操府一人著舊史二人徒四人其占易
占夢中士二人夢者史二人徒四人証佐以獻

祗侵者浸陰陽氣相中士二人善祝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祝官下大夫二人神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遠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亦掌小喪
甸祝田將下士二人出外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詛祝過稅下士二人惡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巫官中士二人正其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女曰
男巫無數現日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士正之府二人史四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處位次主者世俗怪誕擇正士以主之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史官之長 本天官職以

馮音相氏世登高臺以視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

人徒八人馮氏相視也 此掌其變

保章氏世守天之變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

外史在外接四方之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御史猶也 官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外史多考核 文無不周 文王不闕武後王賴多聞

巾車巾猶衣也 事官之長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主王旗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日月為常 九旗其尊于 黃帝制五旗五度夏建旂

都宗人都王所建也 常故以名官 旂殷因之周司常掌九旗

胥四人徒四十人胥食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家宗人大夫所食邑也 如都宗人之數 比都宗人主都邑之祭禮者

凡以神仕者無數男巫之俊有 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巫

高者為中士又次為巫劉氏神仕謂明 巫不 神理而仕者 可少

宗伯主宗廟以贊人首列重宗廟之裸也吉禮十二禘祭為始

天神地示由是仁孝之誠推之禮無本皆偽後世禮樂之僭妄

不揆其本耳故也事神祇者亦次之即三礼言鬼神示之微意

也神示難人特設春官主木畜更能呼且以奮百司宗官重之

奚疑二人有疑 守祧用女以陰作陽接續久亡生氣裸獻有根

不然太室冷廟鬱何達耶世婦選卿大夫士之妻以脩內官

如君有六官更集辟公以助祭內外官脩終禮方隆廟中男女

之賡皆集周文所以為郁、有疑每官婦官太多者卿朝與卿

遂共十八選十二以相六官卿妻必老成 有齊婦之德 下選大夫妻二十四

士妻四十八以相內之世婦女御鞠衣祿衣齋、皇、宗廟之

美何失禮哉天官脩外官宗伯脩內官此正春官大事祧婦有 疑此明

之冢用大夫尊王墓庶民亦用大夫何凶礼之重推已及人

安生及死而係豈小非大夫之職豪富豈能俯聽俗之不古半

閑于是本俗之族墳墓以礼裁之故屬春官冢墓有疑 巫供望

祀雪祀及王后后男巫巫女巫皆不可缺司巫時以中士主之

且以中士正之妖誕盡洗其有以神仕者神降其身間有其事

不可謂理所以無宗伯通幽明之故分其人為三等妄者擯之

庶臣民不惑豈好邪人正以絕邪人使幻術不敢弄巧巫神疑 亦明之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祭皆吉禮分祀之
以佐王建保邦國天子封國則頒祀建邦國無憾而後能祀其先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祭則受福保邦國無憾而後能祀其先
官曰宗伯以人鬼為主能考以事人鬼然後可祀天神享地示
吉禮通于天下報本始焉防民偽教之中孝乃知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祭主天子與帝一也重精意以享升煙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此祭主天子與帝一也重精意以享升煙
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飢師雨師此祭主天子與帝一也重精意以享升煙
此分天神之祀為三昊天上帝至尊統言之天也重誠一而不
日月星辰亦天也有事祭告重具實牲柴中命風雨亦天也祈

日星星辰亦天也有事祭告重具實牲柴中命風雨亦天也祈
稷祭之重明積柴燎所言雖殊加牛柴上焚之一也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陰祀自血始社稷即地言後者地五祀在
以狸醢沈祭山林川澤山林川澤亦地也地祇五嶽在地實皆地也
以鬴辜享祭四方百物四方地也百物地所生也
此分地示之享為三社不可匹天無報言代終之功視稷也五
祀流行于內以利人五嶽峙拱于外以阜物皆地功之大者報
以血重腥以陰有事山林狸牲代殺有事川澤沉牲代殺亦重
血殺則血不至于四方碎地百物碎產則鬴裂以報之亦重血
所言亦殊取血酬德以類一也北郊方澤地以
祀天非周公祀

以肆獻裸享先王肆作陳牲體不獻此乃為熟
以饋食享先王乃祭饋禮合致之食重致
以祠春享先王四時祠禮合致之食重致
以禴夏享先王四時祠禮合致之食重致
以嘗秋享先王四時祠禮合致之食重致
以烝冬享先王四時祠禮合致之食重致
此分人鬼之祭為六九獻四節六享皆然但禘重裸以求神于
陰而作之於重食以合神于陽而飲之禘合毀也二祭皆羣主
合祭從祀至七廟四祭裸也肆也獻饋室中也四時同春重詞
夏重樂秋重新冬重脩孝子之心盡矣女祧守廟生氣常和故

屈而復伸為易享而能格皆同女祧想四時○吉禮十二天神
不用巫地示則用巫人鬼亦不用巫無誦讀舊習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災天子天下一體亦防民
以喪禮哀死亡親者服焉為之服期喪止達大夫諸侯絕
以荒禮哀凶札札人乃有云荒君自減損樂鄰國亦
以弔禮哀禍哉水災謂之使國災君自減損樂鄰國亦
以會禮哀國敗國敗謂之使國災君自減損樂鄰國亦
以恤禮哀寇亂恤憂也使國災君自減損樂鄰國亦
以賓禮親邦國賓禮謂之使國災君自減損樂鄰國亦
春見曰朝六服之內四方朝猶朝也欲春朝諸侯而朝章
其來之早圖天下之事逆

夏見曰宗宗尊也欲其宗以陳
秋見曰覲覲之勤王之事也
冬見曰遇遇之勤王之事也
時見曰會會之勤王之事也
殷見曰同同之勤王之事也
此六禮諸侯為賓賓者公侯伯
時聘曰問問者大夫士
殷聘曰覲覲者大夫士
此二禮諸侯卿大夫為賓賓者大夫士
以軍禮同邦國軍禮之別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
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以安民
大田之禮簡衆也簡其車徒以習兵
大役之禮任衆也任其民力以役
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之固
嘉禮親萬民嘉禮之制嘉人之心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以朕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膳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壹命受職壹命受職
再命受服再命受服
三命受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四命受器
五命賜則五命賜則
六命賜官六命賜官

七命賜國七命賜國
八命作牧八命作牧
九命作伯九命作伯
初三命成官中三命官尊有家臣終三命自有國為牧為二伯
極矣○定命之數典命掌之加命之數宗伯掌之
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等瑞有諸侯來朝執命
王執鎮圭鎮圭之制
公執桓圭桓圭之制
侯執信圭信圭之制
伯執躬圭躬圭之制

子執殺璧殺所以養人璧徑五寸內暗倍好以子男皆未成國男執蒲璧蒲為席所以安曰璧欲其圓而動也故不圭而用璧九儀六瑞皆尊卑之禮始于天高地下尊始子尊賢命從賢起儀以稱之人之德日進而不已九命九儀皆以勸善自小至大尊賢有等皆陽至進故從陽之數漸加至九而位極知人之等差盡尊賢之等差亦盡其節文其儀則並從天理而定不可僭越尊終于尊王瑞從王起自高而卑尊王亦以德定等一定從陰起數故數止六四圭成德王侯之君宜也而璧德未成國亦未成君尚侯進德降之亦宜也此之節文此之儀則亦天理自然如何僭越斯二條皆以儀辨等之目宗伯佐司履辨上下定民志

此也五禮之外嚴尊卑君臣有義一經禮事宗伯可不重與

一命王之下士一命卿之大夫一命遂之里宰未一命

九命王之上士三命卿之大夫三命遂之里宰三命

三命王之下大夫三命卿之大夫三命遂之里宰三命

四命王之下大夫四命卿之大夫四命遂之里宰四命

五命王之下大夫五命卿之大夫五命遂之里宰五命

六命王之下大夫六命卿之大夫六命遂之里宰六命

七命王之下大夫七命卿之大夫七命遂之里宰七命

八命王之下大夫八命卿之大夫八命遂之里宰八命

九命王之下大夫九命卿之大夫九命遂之里宰九命

以禽作六等以等諸臣執之言至也孤執皮帛皮為之而表以卿執羔羔取其類大夫執鴈鴈取其類士執雉雉取其類庶人執鵷鵷取其類工商執雞雞取其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以蒼璧禮天璧乃天象以黃琮禮地琮乃地象以青圭禮東方圭乃東方色以赤璋禮南方璋乃南方色以白琥禮西方琥乃西方色以玄璜禮北方璜乃北方色天地四方六合渾成天地神道設教王倫其德借玉將意耳其皆有牲冬至牲帶蒼色夏至牲帶黃色秋至牲帶白色冬至牲帶黑色各放其器之色一色也也懸懸如是

以天產大生之作陰德在內以中禮防之使大生無
以地產廣生之作陽德顯仁以和樂防之使廣生無

此申說上六王禮神之效也若望禮天既以天產作陰德矣凡
陰之歲諸用者無不自此發達如水泉動黃鐘飛廉恐其發之

有過不及也以中禮防之祭必誠必哀必敬必和之類民不作偽而
皆中矣黃琮禮地既以地產作陽德矣而陽之顯諸仁者無不

自此敘抑如賜始鳴及舌無聲恐其敘之或乖或戾也以和樂
防之雲門大武先王始舞大武先王始舞大武先王始舞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地作陽而陰合天地位而化自神中乎
中能和之效百物之產本乎地者親下萬物育而產自盛和乎

以事鬼神化合產合可以享祀祭享無不受福

以諧萬民化合產合可以建邦王國侯國無不化成

以致百物化合產合乃九賦均九式不缺國民充富

下三者致諧由上二者合化鄭作四者為一化產平看未得化字產

字所色大鄭云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訓詁狹矣禮樂本

于性情之中而形為事物之序和鄭云禮濟虛樂損益並行則

四者乃得其和亦訓詁泥矣鄭註不宗此結宗伯佐王建保
邦國之實皆以中禮和樂收功也禮樂制由家宰宗伯掌辨之
和之此官職之最大宗伯非陰陽合德不能助興禮樂春官豈
易得其人乎哉

凡祀大神昊天及四方皆大神

享大鬼主精意升煙曰祀祭大示主社稷五祀五穀四方皆大示

帥執事而卜曰謀或之前宿祭前日祓滌濯

泣王禮神玉及宗廟主瑱瑱省牲禮祭用各神示宗廟主瑱瑱

奉玉玉既成也泰稷在焉曰玉詔大號牲一神五畜六幣三鬼四等

治其大禮禮治謂習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禮治謂習大禮

若王不與祭祀王有疾乃則攝位此代行其祭事

凡大祭祀宗廟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

大賓客則攝而載攝而載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相也

大喪亦如之也王哭諸侯亦如之謂薨于國為位而哭也

王命諸侯則備謂天子爵弁經紼衣履為相國有大故謂凶則旅上帝祭旅上帝及四望四望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祀食于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

小宗伯中大之職

掌建國之神位宗伯建國之神位乃建國先立神位

右社稷右社也地神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左宗廟左宗也人神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兆五帝於四郊兆五帝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四望四望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亦如之亦如之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五帝有定兆四望五帝有定兆四望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北山川北山川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丘陵丘陵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墳衍墳衍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各因其方各因其方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堂五禮之禁令堂五禮之禁令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辨廟辨廟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昭穆昭穆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辨吉凶之五服辨吉凶之五服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車旗宮室之禁車旗宮室之禁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掌三族孫子之別以辨親疎

其正室其正室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掌其政令掌其政令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毛六牲毛六牲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牛牛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雞雞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馬馬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羊羊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犬犬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豕豕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而頒之於五官而頒之於五官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使共奉之使共奉之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辨六蠶之名物與其用辨六蠶之名物與其用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黍稷黍稷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稻粱稻粱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麥麥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苽苽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使六宮之人使六宮之人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共奉之共奉之也乃建國先立神位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酌而送惟幣電

雞彝刺而面雞雞宜于春

鳥彝刺而面鳳鳳文明魚夏

犀彝犀角為樽犀象之象

黃彝黃目尊黃金為日野黃流其明黃中明燕冬

虎彝刺虎形取其意孝子之象

蜼彝蜼音為樽蜼鼻而長尾亦孝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之尊

獻尊獻音為樽獻牛于尊腹鄭飾以翡翠非是

象尊象形于牛腹取腹能受義鄭以象腹非是

著尊著音為樽著地無足尊無足亦受酒多

壺尊皆朝獻饋獻用之著壺皆大尊

大尊皆朝獻饋獻用之狀如壺亦受酒多

山尊皆稀給朝踐再獻用之太山宜皆九尊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賜有功者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卜日省牲視滌濯養

若國大貞卜立名則奉王帛以詔神神者所以尊

大祭祀省牲牷滌濯宗伯大綱省其有

祭之日逆盥省錢既熟亨人共進之

告時於王王謂銀

告備於王具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璫裸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

詔相祭祀之小禮臣之禮宗伯詔相王

凡大禮佐大宗伯宗伯治大禮小

賜卿大夫士爵則備諸侯尊宗伯備卿

小祭祀王女冕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齊所肅未賁之禮舉每國子而貢所有行三享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司太祝社主車

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還廟而以其主行社主石為之○南不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饁音饋饁於郊也遂頒禽

大裁及執事禱祠禱曰禱於上下神示

王崩大肆陳尸以相望渾渾音米杜

及執事泣大斂斂音親斂者事帥異族相和而佐

小斂斂音親斂者事帥異族相和而佐

若五等諸侯同稱以皆為君故百稱同

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制色宜

及執事特匠既葬獻器明器之材又獻素為生定

卜葬兆甫窆甫始也窆音窆不日如之喪

既葬詔相喪祭之禮虞附

成葬而祭墓為位祭人為人

凡王之會同軍旅旬役之禱祠禱儀為位小宗伯

國有禍裁則亦如之為位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依其正禮為之則為位不于社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

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謂之小親行

肆師四人

府史胥徒皆與大小宗伯公用

主陳列祭祀之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謂之小親行

立大祀用玉帛牲牲天地宗廟

立次祀用牲幣日月星辰及社

立小祀用牲山川百物皆小祀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祈珥皆大祀

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謂克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謂之期詒相其禮

祗滌濯亦如之謂之期

祭之日表謂之期盛盛生潔謂之期

展器陳告備謂之期

及果築鬻謂之期相治小禮謂之期

掌兆中謂之期之禁令謂之期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謂之期

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謂之期

大賓客蒞筵謂之期上公再灌而酢侯伯一灌而酢子男一灌而酢

大朝覲佐備謂之期

共設匪謂之期

饗食授祭謂之期

與祝侯謂之期

大喪大渇以啗則築謂之期

禁外內命男女之喪謂之期

諸侯義服斬衰謂之期

且授之杖謂之期

凡師甸謂之期

類造上帝封於大神謂之期

凡師不功則助謂之期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謂之期

嘗之目謂之期

獮之目謂之期

社之日謂之期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謂之期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謂之期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謂之期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謂之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屬官大事如朝

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之事如授

宗伯帥屬共七官位視德卿上也中大夫次也下大夫又次也

統士五十六皆知禮樂者役百五十皆效禮樂之用故舉邦禮

鬱人主鬱金香下士府一史一

掌裸器謂與及凡祭祀賓客之裸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凡裸玉圭璫濯之陳之以贊裸事

詒裸將之儀與其節詒謂王奉玉與詒裸時送裸謂送之

凡裸事沃盥沃以水盥手及洗瑣

大喪之溲共其肆器君設大樂造水馬士併九祭無水設水

及葬共其裸器遺與之遂置之前明之於廟

大祭祀與量人之賄賄受樂學與同之卒爵而飲之不飲者

前裸後獻祭事相成故同飲卒爵之濕此王出居時

治醴酒人下士府一史一和如黑黍

掌共秬鬯而飭之和鬱者此交致飭

凡祭祀社壇委土為壇用大罍取實

崇祭門用罍祭齊盛也抵以盛為尊

廟用脩中尊也為上尊為下

凡山川四方用蜃蜃為

凡裸事用梳梳者以

凡鬻辜用散無飾而履概散皆漆尊

大喪之大殯設斗共其鬯鬯斗所以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天子齊浴用鬯

凡王弔臨以尊適共介鬯王適諸侯合其祖廟

雞人下士史一

掌共雞牲辨其物毛色也陽陽祀祭天及宗廟

大祭祀夜燭旦以踞中百官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中百官

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象雞知凡祭明旦行事

凡祭祀面四面裸裸其共其雞牲凡鍾鼓甲兵

司尊彝下士府四史二

掌六尊六彝之位所陳之陳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醑在戶

詒其酌酌之使可

辨其用與其實實四時所用不同

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尊下其朝踐用兩獻

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舟尊下其朝踐用兩獻

秋嘗冬烝裸用犀彝皆有舟尊下其朝踐用兩

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舟尊下其朝踐用兩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祫朝享祫裸用虎彝皆有舟

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樂諸臣之所昨也

六尊六尊之用與實已詳下乃祥其酌之法

凡六奠六尊之酌奠實以爵尊實以齊與實以酒女禮用爵齊朝昨

爵齊獻酌爵合為爵齊清不用茅縮用以降神

醴齊縮酌醴齊已成酒用茅縮用茅縮用以薦腥

盞齊洗酌洗以酒和之使清也盞齊用酒和之用以薦熟

凡酒脩酒未成以清酒和之乃沙而酌用滌和之用以獻酢

所實之爵與五齊三酒酌分四等用乃以次不亦系

大喪存奠與大適時真者朝

大旅亦如之即之不

司几筵下士一徒八几長五尺高尺筵之度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五几左右王也形三漆四素也

辨其用所設之几所設五席莞也藻也次也蒲也能也

與其位位則几與席所設之處也

凡大朝覲大饗射王封國命諸侯者

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紆純細帶曰莞如虞制如

加繅音繅席畫純繅席制蒲席之編文明達有文而疾者屏風

加次席繅次席也文者朝賀封命王皆立而意有次而新

左右王几左右有儿朝賀封命王皆立而意有次而新

記先王三禮昨席亦如之尸酢王三禮

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紆純避于王右彫几

昨席筵紆純加練席畫純止于王不致用次席也

廷國廟諸侯來朝孤於牖前亦如之左彫几左

甸衆役則設熊席右漆几武右亦熊席

凡喪事設韋席則韋粗于藍右素几亦喪事謂

其柏席神坐之席用萑蒲純制如生諸侯則紆純同萑每敦

柏器一几焚柏非一處設藏中焚柏解地氣之溼穢以事之

凡吉事變几王祭宗廟裸野腥于堂煎醢于几于彼于此之意

凶事仍几凡奠几朝夕相依乃使神有所

天府守藏官中士一府四史二齊二徒千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冊多有守

凡國之玉鎮瑞大寶器藏焉其寶物世傳守之禁固有令

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祭陳能守

既事藏之

若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計簿之合經制者曰中受而藏

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上春釁牲牲以寶鎮及寶玉王氏所以接其孟春為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沃盥使至敬以奉之

李冬陳王以貞問事之來歲之儆惡陳禮神之玉

若遷寶遷國則奉之主守

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三等無五爵故曰五儀自公而下降殺以兩
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則九命

其卿六命出封則七命

其大夫四命出封則五命

及其出封則加一等與諸侯三等同無五爵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以九以七以五為節同

凡諸侯之適子燕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

未誓則以皮帛無玉繼子男降于諸侯禮下其君父子小嚴可執繼子男降于諸侯未誓皮帛君臣分嚴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公乃設孤侯伯則無列于卿大夫之位禮如子男

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卿無冕服三為鄭大夫爵弁無車士玄冕無車

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職其命之數命以下三二一般

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

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再命爵弁服一命玄冕服不命亦玄冕

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職其命之數再命爵弁服一命玄冕服不命亦玄冕

自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為五等外內各有五儀指侯臣有五等

司服中士府二史一得一徒十

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祭祀視朝甸山弔之事衣服各有所宜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

祀五帝亦如之大裘而冕

享先王則裘冕衣裳九章

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衣裳七章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衣裳五章

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衣裳三章

祭羣小祀則玄冕衣裳一章

註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十二章至無文一章止冕服皆玄衣纁裳

凡兵事章弁服以韎韐為常

眠朝則皮弁服白鹿皮飾玉為弁

凡甸冠弁服布衣素裳

弁服三合六為九服雖異弁制同尊首飾

凡凶事服弁服其素

凡弔事弁經加環經也

凡喪為天王斬衰諸侯並同

為王后齊衰諸侯並同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錫麻之清者

為諸侯總衰緇布之清者

為大夫士疑衰緇布之清者

其首服皆弁經

龍升降其首飾

不宿至諸盤尸鷩冕服

四望及山川毳冕服

社稷及五祀希冕服

亦平故布冕服衣裳三章

祭羣小祀則玄冕衣裳一章

註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十二章至無文一章止冕服皆玄衣纁裳

凡兵事章弁服以韎韐為常

眠朝則皮弁服白鹿皮飾玉為弁

凡甸冠弁服布衣素裳

弁服三合六為九服雖異弁制同尊首飾

凡凶事服弁服其素

凡弔事弁經加環經也

凡喪為天王斬衰諸侯並同

為王后齊衰諸侯並同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錫麻之清者

為諸侯總衰緇布之清者

為大夫士疑衰緇布之清者

其首服皆弁經

五衰_{下三}亦首變而服變也王三衰首不變亦重喪在首飾
大札_{病大荒饑大歲水災}素服_{素服則}
公之服自衰冕而下如王之服_{服可知大喪之}
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_{公八命加一等}
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_{以內為外}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_{諸侯有異統}
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_{卿大夫之}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_{加三齊外}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_{皮弁也}
其凶服亦如之_{加三齊外}

其齊服有玄端_{祭服}素端_{素端則}
凡大祭祀大賓客_{助祭之}共其衣服而奉之_{禮之}
大喪_{司服所用}共其復衣服_{始死復魂}
由復而_{由復而}緇衣服_{緇衣服}
而厥一_{而厥一}奠衣服_{奠衣服}
禮不_{禮不}皆掌其陳序_{陳序}
典記_{中士二}掌外祀_{五帝四類四望及}之兆守皆有域_{兆表之}掌其禁令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_{其屬胥徒也}
徵役於司隸_{司隸主東而役之}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屬禁_{不得令入}
守_{祀意對外祀}掌守先王先公_{之廟}
其遺衣服_{自后稷以下世守有遺衣服藏焉}
八廟各有遺衣服累世護藏以垂世守非女守之不可故每
廟設二女祧助以異後四人而一奄洒掃以外護亦內祀重
典不如是廟守不隆陰房無女亦成冷閒生氣不融續矣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精意追遠誠心不但舉祭時然也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_{不但所遺衣服先公則曾制}
陳其宗器天府司之設其裳衣守祧司_{之內外各}
止一尸以考妣神氣合也若虞禮男則男尸女則女尸不同
尸○手神至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陽也又立尸必隔一
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又周
家旅酬六尸是每位各有尸_{合祭時}
其廟則有司_{伯修除之功役多}
其祧_{后稷廟}則守祧_也
既祭則藏其陪_{宗廟之祭餘}
與其服_{藏服瑱瑱事女祧任之}

世婦居宮每宮卿二下大夫四中士八卿擇卿之妻越大夫擇大夫妻越士擇士妻

掌女宮之宿戒宿戒并當豫一婦婦

及祭祀比其具比校其所以備及

詔王后之禮事禮事之節

帥六宮之人共承盛六宮有世

相外異姓之內同姓宗之禮事助祭

大賓客之飲食亦如之比相

大喪比外內命婦外則卿大夫士妻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苛

罰之苛謹

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謂婦人操拜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或好事于四方世婦掌之本卿大夫

內宗內女嫁夫無常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加爵之

及以樂徹則佐傳佐外豆豆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豆

王后有事則從外宗

大喪序哭者次序外內宗

哭諸侯亦如之亦序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弔臨

外宗王諸姑姊妹之無常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玉豆

及以樂徹中亦如之敬

王后以樂羞盛盛

凡王后之獻獻亦如之敬

王后不與不與則贊宗伯贊

小祭祀中掌事掌事

賓客之事亦如之亦掌

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莫哭

哭諸侯哭亦如之哭

冢人掌王墓者

掌公墓之地地

辨其兆域兆域而為之圖圖

先王之葬居居

以昭穆為左右昭穆

凡諸侯諸侯

卿大夫士居居

各以其族族

凡死於兵者死於兵

凡有功者有功

居居

德 有 樂 之 本 語 有 六 樂
 中 和 孝 友 興 道 諷 誦
 本于降衷之衷性德云
 發為中節之和情德云
 即敬也敬如事天之敬
 有常也聖人純而不已
 行至壽至武周孝之至
 學樂者必先勉于孝德
 與武周惟孝乃能友
 學樂者更勉于友德
 言不遽業必備他物以引起
 言不自出必援古事以証佐
 不徑真自遊微詞文以寓意
 不數陳實犯咏嘆節以連情
 揚抑之不隆奪舞曲致同
 不偏不倚樂聲樂舞
 不乖不戾樂不樂舞
 無差無謬樂不合此
 先銘舜恭養
 禹祗湯顧養
 常則中和成德百不成
 六樂無非孝不孝于親
 思之洋溢不可習樂
 六樂心朋友不可習樂
 德之和順不習樂
 樂之聲盡然舞又由
 樂之聲借器舞以因
 樂振起語之引援同
 樂和不急迫舞上宛
 樂肯之不語之善入同
 樂和之不隆奪舞曲致同
 樂和之不隆奪舞曲致同

之	言	樂端自己獨明其所見	樂有更端起指舞之應節
詞	語	若述自人旁通以申說	改容語之獨抒其欲言同
文	霜	物由此出如天地之興雲潤被萬彙也	樂有更唱迭和舞之隨成
舞	大咸	法無不立如天地之施德光被上下也	崇黃帝德
三	大磬	德能紹克如天地之覆載光華重見也	崇舜德
武	大夏	平水土功大中國五千里聲教暨訖也	象禹功
舞	大濩	救民于水火萬民得救護代虐以寬也	象湯功
三	大武	遏劉以成功更能求懿德肆于時夏也	象武功
知	三聖帝之德者乃可以習聲容而盡其精微肖其委折	知三	
聖王之功者亦可以脩聲容而極其情文得其形似非漫然也			

乃奏
舞賓
月陽五
歌
鍾
月陽六
舞
大夏
而禹以冬山
今形

遂具安朝勤寔進會同之九月

嘉慶癸丑一陸已生喜... 四所定通...

不倚樂誼盛矣天地用其女如社用其繇四望山川力壯氣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前合樂已言五音八音矣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之推古六變未詳

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皆極吉樂之和能感物也何

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必蜡祭羽物飛揚為感川澤

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則上下無贏次之鱗次之毛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次之介次之皆動靜無象

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物在上天神則上格之極

凡樂此三九樂皆有可致王明齊據藝文志謂六國時魏文

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

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雷鼓玄以為孤竹

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

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靈鼓玄以為孫竹

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

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路鼓路鼗

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註以為皆禘大祭可疑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諸儒駁之亦絲絃可疑宜闕疑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九夏之一

尸出入則令奏肆夏九夏之一

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

帥國子而舞凡與舞者皆使

大饗不入牲牲不與祭

其他賓客出入皆如祭祀王出入皆奏王夏昭夏

大射王出入奏王夏祭之出入皆奏昭夏

及射令奏騶虞王射以騶虞為名

詔諸侯以弓矢舞執弓矢有揖

王大食三宥期日月半實猶勤也

皆令奏鐘鼓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愷樂獻功之樂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規旋二音

遇變則恐懼悲問與樂殊情故藏樂不作日食月食鎮嶽崩

大札大凶大歲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五令弛縣

遇憂則惻怛哀傷與樂相反故弛縣不具臣死也災也

凡建國禁其淫聲風之淫者治建國之學

大司樂教國過聲失衷之節而至于傷

之子弟嚴此凶聲亡國之聲甚

四等之聲慢聲上情慢不恭不周

禁之大喪泣殿作之樂器

及葬藏樂器藏中亦如之省視之

樂師下大夫 蓋四學各

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凡舞 六物如捕持詩書零碎之精習

有帔舞 者全羽 以帔 後鄭氏

有羽舞 者全羽 以羽 後鄭氏

有皇舞 者全羽 以皇 後鄭氏

有旌舞 者全羽 以旌 後鄭氏

有干舞 者全羽 以干 後鄭氏

有人舞 者全羽 以人 後鄭氏

要之六舞之具通用於六代之樂隨宜施之可也

教樂儀 王迎賓客與車迎賓客皆有其儀

行以肆夏 趨以采薺 趨以采芣

車亦如之 環拜以鐘鼓為節

允射 射之容比于射之節

王以騶虞為節 諸侯以鯉首為節

大夫以采蘋為節 士以采芣為節

士以采芣為節

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倫也 為二官理首者樂會時也

采蘋者樂循法也 采芣者樂不失職也

凡樂堂其序事 治其樂政 凡國之小事 凡樂成則告備

詔來瞽 及徹帥學士而歌 令相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

燕射帥射夫 樂出入 凡軍大獻教愷歌 凡喪陳樂器

及序哭 凡樂官 掌其政令 聽其治訟

司樂受成以德重造就人才以興賢能樂師今教以能著練習

羣材以息爭訟大小相資樂之所以立學助建國也

經 85-522

見金堂上右有黃鍾之鐘此鐘在東
乾石堂上有鴻球之玉磬有和歌之項鑿此鑿在東
坤土堂下有項主倡衆音鼓祝融鼓而人氣始宣在上下之階中第五列也此西南
坎革堂下有衆鼓陳鼓應鼓雷鼓常鼓震鼓風鼓陰鼓吃鼓舒陽鼓經鼓奏鼓皆樂用之度
離綵堂上左有琴有瑟可以如歌必以桐梓柱之乃多成教則準列絲于木前此南方咸明
蕤木堂上列祝融合五鑿堂下祝融合空管木獨音或空如梧吹林如竹作品也列第
艮龍堂下有蓮竹立範中次則萬竿乾竹利制之音生意不窮列第七此東北堅固
震竹堂下有簫張竹存之有管孫竹陸竹制之其声泛濫列第一此東方
人歌有五声非八音揚之五声未宣暢也六律六同未諧合也
八音非粗五声非微律同非與待替者審聽則音全而樂和矣

經 85—524

教六詩

教六詩也○大師善

即詩

曰風

賦之詩也○大師善

曰賦

今賦之詩也○大師善

曰比

今比之詩也○大師善

曰興

今興之詩也○大師善

曰雅

今雅之詩也○大師善

曰頌

今頌之詩也○大師善

以六德為之本

六德為之本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為之音也○大師善

凡國之聲

凡國之聲也○大師善

小師

小師也○大師善

堂教

堂教也○大師善

祝

祝也○大師善

教

教也○大師善

頌

頌也○大師善

管

管也○大師善

絃

絃也○大師善

歌

歌也○大師善

詩

詩也○大師善

依

依也○大師善

詩

詩也○大師善

依

依也○大師善

詩

詩也○大師善

依

依也○大師善

詩

詩也○大師善

依

依也○大師善

詩

詩也○大師善

依

依也○大師善

詩

詩也○大師善

依

依也○大師善

詩

詩也○大師善

掌九德修和之六詩六義今之之歌以役使也大師

和聲乃取酌古今而為樂器職卑

而慮重非可易勝任

掌聲音皮軍中小鼓
大樂屬鐘師鳴金作主
細擊歸磨師石中
之細密詳慎者為鑿師鑿之高夾武殺者為鐘師二職各勝任
笙師中士二簫半千
下士四府二史二
掌教牧職
吹笙必自善擊善吹乃可教人
竹植匏中朱註十六簧又孔女媧之笙黃註云宮管在中
與笙同共三十六簧曰笙連九枝故鄭琴三十六簧
笙十三簧至十九簧止
六孔吹笙必先周有圜也再加六
土音坤以偶震仲為伯
如笛六孔或三孔象天地人三才兩之獨管
白三孔其紐六孔三才兩之如瑟

簫
如笛六孔或三才兩之獨管如篴

笙
與笙同撰法吹笙必先用過母于之義仲之聲伯

簧
十三簧主都宮管在左旁自左到右歷十二辰故有十九簧非

等
竹植犯中朱註十六簧又託女婿之笙簧註云宮管在中

大喪厥其樂器明器具及葬奉而藏之明器之生

大旅有故則陳之不及葬陳於廟

鑄師中士二鑄師府二史二鑄師府二史二鑄師府二史二

掌金奏之鼓主擊鼓以擊鼓擊鼓以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鼓由擊鼓擊鼓以

饗食饗食賓射賓射亦如之亦如之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奏亦如之亦如之

凡軍之夜在軍三鑄師鑄師守國守國

守國守國亦如之亦如之鑄師鑄師守國守國

六喪厥其樂器明器具奉而藏之明器之生

執師下士執師府一史一執師府一史一執師府一史一

掌教掌教其屬其屬而舞之而舞之

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在門王者無外守在四夷

大饗大饗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

旄人旄人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

掌教散樂掌教其屬其屬而舞之而舞之

舞夷樂舞夷樂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

凡四方之凡四方之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

凡祭祀凡祭祀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

聖人不絕四夷一以服其心一以示其戒與存二王之禮物同意

籥師中士籥師府二史二籥師府二史二籥師府二史二

掌教國子舞羽掌教籥籥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鼓者鼓者

賓客賓客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亦如之

大喪厥其樂器明器具奉而藏之明器之生

籥章中士二籥章府一史一籥章府一史一籥章府一史一

掌土鼓掌土鼓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中春書擊土鼓中春書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秋夜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凡國祈年於田祖凡國祈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國祭蜡則飲頌國祭蜡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韞韞韞韞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掌四夷之樂掌四夷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祭祀則飲而歌之祭祀則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燕亦如之燕亦如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東夷之樂東夷之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西夷之樂西夷之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執師執師籥籥亦如之亦如之

西被胡南暨雖遜士舞者無數不成舞矣四夷聞風而來設韞

韞所以糾集之因其族用其聲寵之異以示勸遂平俾願已耳

典庸器

有功者儲
器銘其功
功為民也

鐘磬多
下士

府四史二
齊八使十

掌藏樂器

故府多
庸器
我國所獲之器不一

及祭祀帥其屬

陳庸器
在成縣

饗賓射

而設筵席
饗賓射
饗賓射亦如之

陳庸器

在成縣

大喪

大喪
大喪
大喪

司干

掌舞

掌舞

掌舞
掌舞
掌舞

祭祀

既舞則受之

賓饗

賓饗
賓饗
賓饗

掌三兆之灋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其經兆之體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掌三兆之灋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其經兆之體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掌三兆之灋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其經兆之體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掌三兆之灋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其經兆之體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掌三兆之灋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其經兆之體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掌三兆之灋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一曰玉兆

二曰瓦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三曰原兆

其經兆之體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其頌皆千有二百

掌三兆之灋

一曰玉兆

掌三易之灋

數可占者也

一曰連山

內氣也

二曰歸藏

三曰周易

三曰周易

連山以艮為首

化終始之機

萬物之所成終

萬物之所成終

蓋守伏羲古法也

于黃帝德玉

皆效養焉故曰

皆效養焉故曰

孔子述曰坤

唐虞夏之正統

孔子所以

孔子所以

以統之乃有

傳水火不相

用仍以後天

用仍以後天

致役乎坤說

之首後天一

道之自然文

道之自然文

一辭而足占

而不悖也自

此三易之舊

此三易之舊

唐虞夏之正

孔子所以

以統之乃有

以統之乃有

傳水火不相

用仍以後天

致役乎坤說

致役乎坤說

之首後天一

道之自然文

一辭而足占

一辭而足占

而不悖也自

此三易之舊

唐虞夏之正

唐虞夏之正

孔子所以

以統之乃有

傳水火不相

傳水火不相

用仍以後天

致役乎坤說

之首後天一

之首後天一

道之自然文

一辭而足占

而不悖也自

而不悖也自

此三易之舊

唐虞夏之正

孔子所以

孔子所以

以統之乃有

傳水火不相

用仍以後天

用仍以後天

致役乎坤說

之首後天一

道之自然文

道之自然文

一辭而足占

而不悖也自

此三易之舊

此三易之舊

唐虞夏之正

孔子所以

以統之乃有

以統之乃有

傳水火不相

用仍以後天

致役乎坤說

致役乎坤說

之首後天一

道之自然文

一辭而足占

一辭而足占

而不悖也自

此三易之舊

唐虞夏之正

唐虞夏之正

孔子所以

以統之乃有

傳水火不相

其經卦皆八
三易卦別之數
其別六十有四
每卦八別
者重之數
連山歸藏周易
其各異連山歸藏
周九用一至
占七八九占九六
是其占異也
周公乃立法

一曰致夢
言夢之所至
思慮見聞致者事
夏后氏作禹
皆實夏實故作夢

二曰觴夢
音紀也
角一仰一俯曰觴
反覆
之所得商人作馬
其常者商而龜作觴夢

三曰咸陟
咸皆也陟之言
無心曰咸
中有所至皆現
得也周人作馬
氣感通升陟周文作咸陟

其經運十運當其別九十
視稷所掌
王者于天曰也夜有夢則書視日
旁之氣以占其吉凶
每九占一

聖人敬天之誠近者于身始君子向晦宴息敢戲豫驅驅乎哉
夜之遊而為夢與日之氣薄而為夢上下無間故占夢者合
輝之天人相應之理不可忽
變十運而九十變不當改運而九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龜之大者待著
命龜
非國小事
一曰征
伐人也
及行伐
武東征成
行伐止
巡行

二曰象
災變雲物易曰
金木水火土
制大器
日食星

三曰與
物國命于元龜
如神之昆
臣此是
取女仕
與共事

四曰謀
人謀定再
宅如遷
宅之其龜
以決其疑不致斷也

五曰果
龜卜事成
必行而
死敵而
元不重之今用之祭祀
日首致謹為國有龜事
可命卜非龜

六曰至
龜卜行而
未至而
日首致謹為國有龜事
可命卜非龜

七曰雨
祈雨而
請其期而
激迫而
聖人于急事三禱之天明
以釋其疑不能獲信也

八曰瘳
瘳疾而
如周公之
請其命
聖人于急事三禱之天明
以釋其疑不能獲信也

卜筮並興以下為重卜結天明如傳神命聖人畏天故卜定不可違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以觀國家之吉凶
以詒救政

明用稽疑非虛稽也有救政耳如舜之神禹之征苗澤水之
擊成允之功皆遠決之禹之果文之至湯之雨武之瘳也斷
之若不幸則恐懼修省先甲先庚安易定于俄頃此稽疑所以
為重而倫洪範一疇也稽疑七對八政三幽明兩判然農八政
如彼之勤顯明稽疑如此之疾藏以明之一字未易盡也人
謀不血心卿不可云疑：則竭人已之心思智慮不能判斷
惟鬼神達于上下無微不入無遠不燭乃因有命而卷之于龜

兆明感明斯明應明而人謀之疑乃豁然吉者奮迅以為之以
奉天命凶者聲惕以改之以深天威稽疑實與八政相成矣大
卜當灼兆以詒王大疑無不立判急疑無不即釋救之：政國
家之成敗存亡係焉龜為主筮次之夢亦協之不可偏廢

凡國大貞
君無家適
益薦辟
萬病焉
武成之時
始舉

卜立君
君無家適
益薦辟
萬病焉
武成之時
始舉

卜大封
封衛之大
九封諸侯
後必吉
武成之時
始舉

則祗高作龜
近且者其部高
秋灼前右
也冬灼後右
也

大祭祀
祭宗廟
事宗伯不親蒞
大卜命
高以下

則祗高命龜
告龜以所卜之
事宗伯不親蒞
大卜命
高以下

凡小事 大事中 治代宋伯 命大卜 莊有代 國大遷 諸侯之 如燕師之 命大卜 莊有代

大師 諸侯有

則貞龜 問龜如 正龜于卜位 廟前于門外 重龜貞

凡旅 旅陳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喪事 卜葬北 命龜 大卜必命龜 大卜必命龜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葬 葬龜 協有卜問 不也

凡卜事 眠高 功揚火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明其兆 食墨乃 凡卜辨龜之上下 近首處為上 左板在左 震離右板在右 凡震 陰 正北 陽 定墨以授命龜者 有司而詔相之 次相其禮儀

龜人 中士 府也各二二四 晉四徒四十

掌六龜之屬 各有名物 有六者之名

天龜曰靈屬 首俯乾 天龜乃靈 明者知之 神物中肅德

地龜曰繹屬 首仰坤 地龜乃繹 明者知之 神物中肅德

東龜曰果屬 首前艮 東龜乃果 明者知之 神物中肅德

西龜曰蠲屬 首後震 西龜乃蠲 明者知之 神物中肅德

南龜曰微屬 首左巽 南龜乃微 明者知之 神物中肅德

北龜曰若屬 首右兌 北龜乃若 明者知之 神物中肅德

各以其方之色 西白南赤北黑 與其體 靈繹果 辨之

地龜以下五龜 開方非不成方 開功兆高不足 眠用此而

開義兆弓兆必不中 故生龜必廣收後選 天龜而攻之入

龜室者皆天龜 天龜更有大者 乃曰元龜 曰大寶龜 四靈

之龜也 天龜不易至 之聖人與龜中

凡取龜用秋時 及萬攻龜用春時 是時乾解 各以其物入於

龜室 存以備擇 取之必政之 秋據取龜春乃攻之

上春營龜 柱朽以生 氣積之 而乃入龜室藏之待用

祭祀先卜 卜日 重祭祀也 宗廟示

祭祀先卜 卜日 重祭祀也 宗廟示

祭祀先卜 卜日 重祭祀也 宗廟示

祭祀先卜 卜日 重祭祀也 宗廟示

祭祀先卜 卜日 重祭祀也 宗廟示

不必任
不為與
謀之
小者

凡國事共纂

占夢 中士火二 徒二

掌其歲時 今歲 其夢之 四時也

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詩之衆魚 蛇是觀會 天地會合皆當虛說非陽建 斗柄陰建 一火之說陰陽之氣也 虛說非休王 生者休王所勝者 前後之說 〇長神遇為夢形接 為事故書想夜夢神形所遇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 於物類蓋人之生也受命于天地賦形于陰陽則其精神往來 與陰陽相為流通而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出于吉凶者固無 所逃矣 然此語救政 非空觀辨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而大概以會合照臨推之耳非如史墨趙鞅之術 〇天地之會 和而已和本于正陰陽之氣和而已和歸于正此即中和之極 人與天地陰陽一體本相流通占夢心好問好察通言之意

一曰正夢 無所感動 此即成 孔夢坐奠 聖人之夢 平安而夢 此與 九人非正

二曰噩夢 驚悸而夢 非成 心疾 所則 孔夢周公 高宗夢說 已非正矣 非成 所則 九人諸夢 亦是思夢

三曰思夢 之所思念 有邪正 邪則 九人諸夢 亦是思夢 之而夢 之邪正 邪則 九人諸夢 亦是思夢

四曰寤夢 覺猶不醒 病 心不正氣不清 思之迷也

五曰喜夢 喜悅 當自檢 而夢 喜悅 當自檢

六曰懼夢 恐懼 當內省 而夢 恐懼 當內省

季冬聘 而問王夢 問善先 平時不敢 詣諫 季冬 日窮于水

獻吉夢於王 九夢臣以及 目窮于水 季冬 日窮于水

王拜而受之 有吉夢臣以及 目窮于水 季冬 日窮于水

乃舍 釋為 山則 季冬 日窮于水 季冬 日窮于水

遂令 相氏 始難 毆疫 贈之 意 惡夢 之義

因夢之不吉恐天地陰陽之爭於伏機于此而聖人小心贊參 之事非戲非妖 〇天地會合豈能無小過不及陰陽升降豈能無 或伏或隱其先幾形于夢呈于輝因惡兆而積之乃可以位育 而全大和非如疏昂畢虛危之說 註疏不 而全大和非如疏昂畢虛危之說 註疏不

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一曰侵 陰陽氣 赤雲為陽 初則邪 日大陽 陰 氣侵光 邪後之 大則凶

二曰象 赤雲如 飛 一音哇如 推之刺日

三曰鑄 音反 日旁 狀也 一音哇如 推之刺日

四曰監 雲氣如 日 狀也 一音哇如 推之刺日

五曰闇 日月食 狀也 一音哇如 推之刺日

六曰瞽 無光也 狀也 一音哇如 推之刺日

七曰彌 天也 狀也 一音哇如 推之刺日

八曰叙 有次序 狀也 一音哇如 推之刺日

九曰濟 氣 狀也 一音哇如 推之刺日

十曰想

雖氣有似可想

想則離氣回環

人君無剛明之德請見于天方有萌兆則詔于王以修救之

掌安宅

內則正君心而心安外則正君身而身安又降朝無失政以救其降之凶災

視祿非為妖妄堂安定君之心身以為基命之宅次第國之補

救以免天譴之降助敬天保位也

正歲則行事

以王修省省則安宅其亡其亡繫于

歲終則辨

其事然其吉凶以驗君民補

借小吏以檢身宜如不及非空觀象咎天此乃設祿大旨○

占夢祿而稽疑之助政以去救也夢吉少凶多視則皆凶但

有淺深遲速不同能救轉凶為吉不救雖吉而凶為是卜筮

大祝之官

上大夫二府二史四此庶祝辭則有司存正孔相王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

示天地祈福祥求永貞自來多福耳

一曰順祝

無逆化欲大順無拂此大事修此辭

二曰年祝

此乃豐年之祝以六大事修此辭

三曰吉祝

此乃諸君子之祝以六大事修此辭

四曰化祝

此乃諸君子之祝以六大事修此辭

五曰瑞祝

此乃諸君子之祝以六大事修此辭

六曰筴祝

此乃諸君子之祝以六大事修此辭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見三才不和六癘作

一曰類

同于正祭祖上帝云類牲有

二曰造

改地而祭其所也祭有造不之祭

三曰禋

禮而禋之有山所造不之祭

四曰禋

禮而禋之有山所造不之祭

五曰攻

如禘之有山所造不之祭

六曰說

難言之有山所造不之祭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

遠近謂天

一曰祠

祭以通達誠

二曰命

神以通達誠

三曰誥

神以通達誠

四曰會

祭以通達誠

五曰禱

有過而禱

六曰詩

述其美以禱

辨六辨

為其美以禱

一曰神號

天上帝曰皇

二曰鬼號

此之謂也

三曰示號

此之謂也

四曰牲號

此之謂也

五曰盛號

此之謂也

六曰幣號

此之謂也

辨九祭

古人每食必祭尸在廟尤嚴

一曰命祭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二曰衍祭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三曰炮祭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四曰周祭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五曰振祭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六曰擗祭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七曰絕祭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八曰繚祭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九曰共祭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辨九擗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一曰稽首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二曰頓首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三曰空首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四曰振動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五曰吉擗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六曰凶擗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七曰奇擗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八曰衰擗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九曰肅擗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以享右祭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凡大禮祀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祝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迎牲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逆尸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令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右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來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既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大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始崩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言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國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大師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宜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及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大會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造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建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頌 三蒸時取 偏據于 安尸後有命祭 食先

小祝中士八

掌小祭祀

將事侯

禱

祠

之祝

以祈福

祈之順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府史共與

非天地宗廟日月

社稷等皆小祭祀

侯之官也

禱之官也

祠之官也

之祝之官也

以祈福之官也

祈之順之官也

三禱之官也

三祠之官也

三祝之官也

三禱之官也

三祠之官也

三祝之官也

三禱之官也

三祠之官也

三祝之官也

三禱之官也

三祠之官也

三祝之官也

三禱之官也

三祠之官也

三祝之官也

祭士多

故士多

豐年時雨

新之也

遠之也

祠之官也

之祝之官也

以祈福之官也

祈之順之官也

三禱之官也

三祠之官也

三祝之官也

三禱之官也

三祠之官也

三祝之官也

三禱之官也

三祠之官也

三祝之官也

三禱之官也

三祠之官也

三祝之官也

三禱之官也

三祠之官也

三祝之官也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三禱

三祠

三祝

女巫無數

統于其師

府二

巫乃朝與宮儼健

掌歲時被除

亦有歌

亦與

亦與

早瞋則舞雩

助男巫以陰

求雨

求雨

若王后弔

親族尊

則與祝前

則與祝前

凡邦之大

有歌以

而請

而請

商人尚鬼

故其弊有

巫風

巫風

公監二代

不敢廢

以王內外

以王內外

為司巫以

監之尚

忌二巫

忌二巫

教之歌舞

則無非

禮之歌

禮之歌

大史史官

下大

上士

其屬

掌建邦之

六典以

逆邦國

逆邦國

掌灋即六

以逆都

鄙之治

鄙之治

掌則則六

以逆都

鄙之治

鄙之治

凡辨灋

六典以

逆都鄙

逆都鄙

不信者

曲而刑

之司

之司

大史無刑

賞之權

而守刑

而守刑

大史死職

在守法

屬之禮

屬之禮

凡邦國

遠都鄙

近及萬

近及萬

焉以貳

副六官

官之所

官之所

大史死職

在守法

屬之禮

屬之禮

大史死職

在守法

屬之禮

屬之禮

大史死職

在守法

屬之禮

屬之禮

若約齋亂

抵冒盟

則辟

則辟

不信者

刑之

刑之

刑之

大史為國

家守信

信倍信

信倍信

正歲中數

日歲

年朔

年朔

頒之於官

府及都

府及都

府及都

頒告朔於

邦國

邦國

邦國

閏月詔王

居門

居門

居門

大祭祀與

執事

執事

執事

戒至教

辭及宿

辭及宿

辭及宿

之而協事

協合也

習錄其

習錄其

祭之日執

書以位

次

次

辨事者

執其

政焉

政焉

大史為君

守禮

守禮

守禮

大會同朝

覲以書

禮

禮

及將幣之

日將送

執書以

執書以

實礼成無

大史則

禮或素

禮或素

大師抱天

時

時

時

大遷國抱

灋

灋

灋

大喪執灋

以泣勤

防

防

遣之日

讀誅

誅

誅

凡喪事

政焉

政焉

政焉

大喪執灋

以泣勤

防

防

經 85—540

冬夏致日
冬至夏至南北致日

春秋致月
以月分春秋長短致用

以辨四時之叙
以月分春秋長短致用

先令四表致之
此專馮相致之

不周而詳周乃守法之恭不可不周而簡虞周一揆時叙而止

保章之文章氏官
中士二府二史四

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以十有二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垂別之妖祥

凡此五物者以詒敕政訪序事

設官察吏提欲王之知辨改紀豫虞臣之知序助勤不怠耳

王者恐懼修省長念其亡馮相既協用之休章更驗用之

內史之官
中大夫一上士四下士十有六

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詒王治

一曰爵
尊卑第一曰爵

二曰祿
尊卑第二曰祿

三曰廢
尊卑第三曰廢

四曰置
尊卑第四曰置

五曰殺
之爵祿者而犯罪

六曰生
之爵祿者而犯罪

七曰子
之爵祿者而犯罪

八曰奪
之爵祿者而犯罪

八枋惟求協中乃八枋不可易之準的也法由中而立王及

大宰立法于上道揆不二內史執法于下法守不渝則建中于

民內史有助焉周公不取情已立職以相從近衛之虛懷如是

執國憲慶國令之貳以政政事以逆會計

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凡命諸侯外及孤卿大夫內則策命之

凡四方之事書
內史讀之讀以

王制祿則贊為之
以方出之

賞賜或珍玩亦如之
以方出之

內史掌書王命
為內史之命

外史
下士十有六

掌書外令
外令

掌四方之志
外志

掌三皇五帝之書
外書

掌達書名
外名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御史

御侍也贊家 中士八下士十有六 府四胥四

掌邦國

侯諸都鄙 王及萬民 國之治令 王所以以贊家宰治

允治者

其法各有 受瀆令焉 為書寫其治之法 法行于御史

掌贊書

王有命 若今尚書 中士下士 則書之 二教訓

允數

從政者 大小從政有見在與空缺者 王治令有當否御史得以繩之糾之大宰治令有不合法者得

以贊而正之百從政有司不如法者得以糾而彈之治令由此

下治法于此行朝廷肅然二十四士之匡補多矣秋卑人眾俯

仰無顧忌周公特設之以正王正己正朝廷正邦國其務之近

衡以廣眾思集眾益指王多吉士維君子媚于天子此之謂與

巾車

猶衣也車 下大夫二上士四 府四史八工百 巾車以孔

掌公車

也 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

入公車

政令 孔子乘殿之輪 巾車守一行李 臣庶不敢僭

王之五路

用象路多 以中 之文勝也 巾車守一行李 臣庶不敢僭

一曰玉路

錫鑾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錫尊

金路

鈎鑾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無錫有鈎 以金為之

象路

朱班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無鈎以 朱飾勒

革路

龍勒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朱飾勒 朱飾勒

木路

前樊鸛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朱飾勒 朱飾勒

王后之五路

后五路也 巾安車多

重翟錫面朱總

翟錫面朱總 翟錫面朱總 翟錫面朱總

厭翟勒面績總

厭翟勒面績總 厭翟勒面績總 厭翟勒面績總

安車彫面鸛總

安車彫面鸛總 安車彫面鸛總 安車彫面鸛總

皆有容蓋

皆有容蓋 皆有容蓋 皆有容蓋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

輦車組輓有要羽蓋

輦車組輓有要羽蓋 輦車組輓有要羽蓋 輦車組輓有要羽蓋

王之喪車五乘

王之喪車五乘 王之喪車五乘 王之喪車五乘

木車蒲救大慎

木車蒲救大慎 木車蒲救大慎 木車蒲救大慎

素車

素車 素車 素車

藻車

藻車 藻車 藻車

駟車

駟車 駟車 駟車

漆車

漆車 漆車 漆車

服車

服車 服車 服車

孤乘

孤乘 孤乘 孤乘

卿乘

卿乘 卿乘 卿乘

大夫乘

大夫乘 大夫乘 大夫乘

士乘

士乘 士乘 士乘

庶人乘

庶人乘 庶人乘 庶人乘

允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計其完

允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計其完

允賜闕之不必

毀折入齋請為於職幣入其財與冬官毀則材傷

大喪飾遺車曰遂厥之陳而行如舉之有為

及葬執蓋執而隨之從車持旌推生也

及墓噓啓闕陳車生時十二乘

小喪共匱路載招與其飾中意

歲時更續車共其弊車入于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已告駕

中車乃車之總頭造車有人與人駕車有人曲路此但辨其所用與旗物耳出入必由之有會定教

典路駕稅中士二府二史二此主王之人君九事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音稅○專管駕稅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出自中車贊駕說贊起馬

大喪行大賓客路出亦如之贊出後

允會同禮軍旅軍弔於四方諸父以路從出且王秉一路餘路從行

車僕駕車中士二府二史二五倅皆兵車皆車三不幹

掌戎路之萃七內反王在軍所乘餘馬

廣車之萃廣去聲廣車橫陣之車

闕車之萃闕車補闕之車

革車之萃革音平屏車對敵自蔽隱之車

輕車之萃輕去聲所用馳敵致師之車

五戎則車僕掌之典路不能兼故別設中士下士

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各有

會同師亦如之以其萃五戎

大喪象生武衛殿革車車僕止五戎

大射共三之請為匱乏之文三侯故三使持旌吉獲者以自用皮與

司常王中士二府二史二尊者言主國中車類及之

掌九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所屬異九旗之皆用

升十二章之日天子玉路建之常不可

交龍為旂白龍陰而升青龍天子金路建之指侯祭師建之

通帛為旌謂周大赤從天子象路建之孤卿止非大

雜帛為物中絳外白孤卿大闕建之緯帛耳赤

熊虎為旗建師都降于通帛

鳥隼為旟前朱霍州

龜蛇為旐野玄武郊

全羽為旞五采繁于旌王前導常

析羽為旛五采繁于旌上有旌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仲冬教大閱屬于宗伯

王建大常立旌門天子杜九仞

諸侯建旂諸侯戎路諸侯杜七仞

經 85-543

孤卿建旗精神白建一

大夫士建旗精神白建一

師都建旗精神白建一

州里建旗精神白建一

縣都建旗精神白建一

道車載旗精神白建一

旂車載旗精神白建一

皆畫其象焉精神白建一

官府各象其事精神白建一

州里各象其名精神白建一

家各象其旗精神白建一

此部署分明之法精神白建一

凡祭祀各建其旗精神白建一

會同賓客亦如之精神白建一

置旗門精神白建一

大喪共銘旌精神白建一

及葬亦如之精神白建一

凡軍事建旗精神白建一

甸亦如之精神白建一

凡射共獲旌精神白建一

大夫士建旗精神白建一

師都建旗精神白建一

州里建旗精神白建一

縣都建旗精神白建一

道車載旗精神白建一

旂車載旗精神白建一

皆畫其象焉精神白建一

官府各象其事精神白建一

州里各象其名精神白建一

家各象其旗精神白建一

此部署分明之法精神白建一

凡祭祀各建其旗精神白建一

會同賓客亦如之精神白建一

置旗門精神白建一

大喪共銘旌精神白建一

及葬亦如之精神白建一

凡軍事建旗精神白建一

甸亦如之精神白建一

凡射共獲旌精神白建一

歲時共更旌精神白建一

都宗人精神白建一

掌都宗祀之禮精神白建一

凡都祭祀精神白建一

禮樂自天子出精神白建一

正都禮精神白建一

若有寇戎之事精神白建一

國有大故則令精神白建一

既祭反命於國精神白建一

以祀馭神精神白建一

家宗人精神白建一

掌家祭祀之禮精神白建一

凡祭祀致福精神白建一

國有大故則令精神白建一

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精神白建一

凡以神仕者精神白建一

掌三辰精神白建一

以猶鬼神示之居精神白建一

辨其名物精神白建一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精神白建一

經 85-544

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魃音妹與魃同祭地方澤致地示也
 陽始致鬼陽之類陰始致魃陰之類神各以類求之物與名
 以禮國之凶荒此四神除之天神助以人鬼
 宗伯以神仕終祀享祭無不正乃可以佐王建保邦國

周禮惜陰錄卷之四 孔子足兵即司馬政官之意不得已去兵
 司馬雖掌兵非專武事天地春官皆恃政以成之 江陰後學徐世沐據訂
 位育奏績莫敢不降心聽命政也而德全乎其中

夏官司馬第四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
 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所以正不平者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
 四人興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
 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氏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
 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
 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有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
 人徒百人京師之武天下之武後晉用

司勳上士二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馬質主留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賈音
 量人主度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主祭祀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主祭祀
 司燿音下士二人徒六人掌火屬夏官

掌固國曰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掌修城郭溝池樹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野言

掌疆界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候迎賓客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

人

環人環梁內外如環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往復曰環之相循而不窮

挈壺氏世主挈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下士一人二時

射人即同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之教者服氏世下士二人徒四人主射

射鳥射氏世下士二人徒四人一士

羅氏以羅網捕鳥亦世官下士一人徒八人羅四張聖人取鳥之廉

掌養之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聖人育物之仁

司士之版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主公卿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無適子諸子

司右士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右車

虎賁氏世為親兵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

十人虎士八百人一胥士

旅賁氏世為軍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節服氏世為王節下士八人伺候徒四人不主

方相氏世掌狂夫四人相視攻疫巫類命曰狂

太僕侍御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

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隸僕吏而曰隸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古冠下士二人工四人止掌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官之長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非與武職不修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器

司戈盾戈主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器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重

繕人善其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豪音人箭之箭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戎路中大夫二人朝大上士二人車上大夫上士二十八

齊右祭路下大夫二人取中士二十下士四十

道右象路上士二人每日道右士道僕十二士以共至出入之近也治期亦至外朝

大馭駕王路 中大夫二人先後

戎僕戎路之 中大夫二人重臣

齊僕齊戎之 下大夫二人摺相

道僕朝夕之 上士十有二人王車十二乘

田僕田獵之 上士十有二人戎倅亦十

馭夫馭二車使車 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皆善御而多王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馬官之長

趣馬七口及湊上 下士皂一人徒四人

巫馬知馬祖先牧馬 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

徒二十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言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圉師養馬乘一人徒二人為米圉人良馬匹一人駕馬麗耦一人

職方氏主四方之 中大夫四人四方 下大夫八人

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人

土方氏主邦國 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

五十人

懷方主來民 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合同氏 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散道四 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制邦國 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以上六方職方為主四方賦貢于此徵收設十二大夫中士十

六任至隆也必由土方定其地懷方集其民合方同其事訓方

傳其教形方體其國然後出賦出貢職方收其成故歷詳之

山師掌山之賦貢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職方所

徒四十人

川師掌川之賦貢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職方所

徒四十人王國虞衡

逢晉師掌原之賦貢 中士四人大地 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徒八十人官役並倍

匡人主止諸侯 中士四人一士 史四人徒八人使之考禮正刑

擇人音擇辨與探同 中士四人一士 史四人徒八人

此二職亦疏附奔奏小臣周派邦國無府胥

都司馬主都之 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王司以臣為司

家司馬主家之 各使其臣臣亦如都 以正於公司馬家近國並

都稍遠于國三等士命于朝掌其權都之王子弟及公卿皆無

兵柄不得操縱調發家則受制於國之司馬設臣主之皆正而

不敢擅所以家不藏甲無尾六之憂周公兵制盡善而思防遠

大司馬之職 卿一與中大夫二與下大夫四

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 此乃均平天下之法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國有界皆云畿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爵有儀以別之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爵有儀以別之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立監以相維

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大小有軍以治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以貢分其職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四時稽武以簡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要各守不違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大親小以事大

九法貫穿天地春三官之閒使之法立令行非司馬之大眾不

可非專武事也天治地教有夏官乃嚴乃肅春官孔典有夏官

府史十六人 官六十三

三十二度三百二十

邦國各有定界

邦國各有定位

邦國各出賢才

邦國各不主宰

邦國無客諸宛

邦國乃有賦貢

邦國各有師旅

邦國無有踈虞

邦國無生嫌隙

邦國無生嫌隙

邦國無生嫌隙

賊殺其親則正之 正之者執

放弑其君則殘之 殘之者殺

犯令陵政則杜之 杜之者禁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滅之者除

九伐非大眾不行故司馬立軍欲建九法則九代宜嚴二者寬

猛相濟此正殘杜滅聖世所無周公前知百世必有犯此者故

思惠所預防之春秋所書皆公意內事孔子亦遵公而書之

九法九伐乃人用三德之大叔故可佐王平邦國

正月之吉周正始和夏布政九法於邦國 先天下都鄙後王乃

縣王國政象之灋 此則政象之灋

縣王國政象之灋

縣王國政象之灋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鎮之足為鎮者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藩之足為藩者

凡令賦以地中有上與民三人二家制之賦以給此簡指鄉

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賦則

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賦則

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賦則

一家一人為正卒餘為羨田則竭作正羨皆教之用更擇

中春卿教振旅春習振旅兵入出則壯者在前列老弱在後

司馬以旗致民旗之下建旗號之壯者在後弱在前

平列陳如戰之陳陳即大陣

辨鼓鼓一鐸獨鏡金三之用釋大鈴金口金舌獨如小鐘軍行

王執路鼓路大也註王一鼓

諸侯執鼗鼓鼗長一將乃鼓

軍將執晉鼓長六尺每軍一倅六軍

師帥執提馬鼓有曲木提提作二千五二鼓在馬執而擊之

旅帥執鼙鼓小擊作五

卒長執鏡鼓百人為卒

兩司馬執鐸鼓人馬二十五

公司馬執獨鼓司馬之節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司馬秉公軍教

遂以蒐田蒐搜也秦時鳥獸字乳蒐乃對時無害民一團

有司大司表貉立表以陳師陳有吻之仁無害故仁心

鼓路鼓以帥遂圍禁虞衡守禽如漢御無干車

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田亦茂人亦思

獻禽虞植旗衆皆以祭社放春田主祭之

中夏教矣舍草止之也整壘草舍

如振旅之陳亦旗以道之老弱在前此乃尊

群吏群吏之陳徒則左三萬七千五百人

讀書契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有不勝者諸如六

辨號名之用由是帥及縣師名國大

帥以問名軍將及帥帥旅帥以及伍長古者軍將蓋

縣鄙各以其名謂縣正鄙帥至隣長此云遂

家以號名食米地之家此采地

鄉以州名州長至比長此六鄉

野以邑名公邑大夫百官以其此公邑

百官自軍將以至各象其事書契一以辨軍之夜事守夜

草止者慎于夜有書契讀之一可接而知其在否夏

露宿不能無草舍以慰思恐其失位離次有簿以讀之夜

亦伍次井此行師夜宿之法于苗習之人知書行法不知暑習

其他皆如振旅也執各如春

遂以蒐田蒐搜也秦時鳥獸字乳蒐乃對時無害民一團

有司大司表貉立表以陳師陳有吻之仁無害故仁心

鼓路鼓以帥遂圍禁虞衡守禽如漢御無干車

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田亦茂人亦思

獻禽虞植旗衆皆以祭社放春田主祭之

中夏教矣舍草止之也整壘草舍

如振旅之陳亦旗以道之老弱在前此乃尊

群吏群吏之陳徒則左三萬七千五百人

讀書契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有不勝者諸如六

辨號名之用由是帥及縣師名國大

帥以問名軍將及帥帥旅帥以及伍長古者軍將蓋

遂以苗田為苗如菟之灋亦擇取不孚表格誓民
車獎驅獸之車止夏田主殺止則鼓圍禁同

獻禽民獲同以享約意食意亦危

中秋酒教治兵秋以出前後就之老弱在後武果毅

辨旗物之用夏辦旗物亦不但夜重師名畫重

王載大常退也日月大君

諸侯載斂交載國君之旗

軍吏載旗九將帥之旗

師都載旗通常公孤王旅者無軍公孤不將軍則老也無節節

鄉遂載物雜帛鄉遂大夫不將軍無節節

郊野載旒建夫之旗無節節

百官載旗鳥耳公邑百官之旗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嚴職分明

其他皆如振旅

遂以彌音田如菟田之灋表格乃誓民但前後尊八仍

四維整羅周也秋田主致禽羅周以祀方祭當為方秋田主結獨田祭方址

中冬教大閱乃冬大閱亦解鼓鐸無不修車徒亦解號名在禁

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灋戰法此者修之不此試

虞人萊草萊其所田之野為表表所以識陳之處可

百步則一今車得為三表實稱二

又五十步為一表在從為中軍之表表之

田之曰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如能極可知

群吏以旗物鼓鐸鐃各帥其民而致

質明獎旗將用先誅後至者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當聽

群吏聽誓於陳前司捷指北

斬牲以左右左右陳行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有如性而義

中軍司以鞞令鼓以令鼓擊鼓人師帥提皆三鼓為限

司馬兩司馬管振鐸群吏作旗作車徒皆作乃由坐而

鼓行鳴鐃以應車徒皆行及表乃止止行五十行餘

三鼓二鼓及二表撫上振鐸止行行餘

又三鼓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並立起

鼓進鳴鐃以應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止行五十行餘

坐作如初亦坐振鐸亦三鼓振鐸坐則仍作三坐三作

乃鼓急疾不車馳徒走進而戒連及表又配走乃止

鼓戒戒三關車三發徒三刺刺三而止止泉服服

進之節凡三而番坐一指戟以衆軍之克敵師之以律如是

乃鼓退以鼓鳴鏡且却及表乃止仍坐

作如初進有三節退止一節進難而退易也

行用伍長之觸使五人並行不先不後退用率長之鏡使

百人肅退不左不右恐有奔爭鏡以節之隨已而却用觸

用鏡有深意占觸鏡皆名証依旅開以鳴鏡部

遂以狩取言守以田

以旌之旌為左右和之門軍門曰和今謂之壘天子杜

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門中立而旌以為之九仞

左右各陳車徒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師平之櫛居櫛居門正其

旗居卒間百以分地部曲之前後有屯百步相去之數

有司巡其前後前遇險野使人前

險野人為主人居人可避險以取道乃

易野車為主車居使人使人從車徑而不疑

初車徒並出左右行列整齊後車為車徒為徒相去百步

別為屯用人用車各有主此正奇相濟之不測也車戰權

既陳乃設設之馬逐散則驅之入險之車口旁驅車項

有司司表於陳前於陳前

中軍以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十捷軍帥則六晉鼓

群司馬司馬振鐸車徒皆作兩長則

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制其好殺銜枚乃繡武之律

銜枚乃繡武之律

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計功止止小禽制其

及所常之弊也鼓皆鼓皆車徒皆車徒皆

徒乃弊徒乃弊

致禽致禽

入入

坊坊

生生

期期

及師及師

若大師若大師

九師既受甲迎主九師既受甲迎主

塗塗

及致及致

及戰巡陳及戰巡陳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若師有功則左執律

若師不功則厭若師不功則厭

王弔王弔

大役大役

以待致以待致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大會同則帥士庶子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王將祭射于射宮以選賢也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田魚為類授其祭以祭

大喪平士大夫一其職與其位

喪祭奉詔馬牲王復之以馬祭奉猶送也送之

小司馬中大夫之職此下字脫滅北欄文致誤與來之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中大夫關

與司馬中大夫關

行司馬中大夫關

軍司馬中大夫關依制舉廢其金其物不素人才進退過失四人公管六軍

與司馬中大夫關行乘小與載大左右各乘大車同

行司馬中大夫關止營為衛止營戰可衝突敵當

所以人有統攝不散奔潰勇怯並奏不虞司馬職乃全

司馬中大夫關下士二府二史四功賞

掌六卿賞地之灋以等其功其地則載師掌之

王功曰勲輔成王業

國功曰功保金

民功曰庸于民

事功曰勞以勞

治功曰力治法

戰戰功曰多克敵出奇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其功以示不忘

祭於大慈司勲詔之詔謂告其大慈冬同其祭

大功司勲藏其貳功書藏于天府又副進地

掌賞地之政令謂授有賦

凡賞無常戰多一敵有堅脆輕重賦功

凡頒賞田參之一食賞地之稅三令計之王

唯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無國正謂稅

馬質中士賈四一史二賈四一史二

掌質馬以質買馬給

馬量三物無種

一曰戎馬成事齊力

二曰田馬田獵齊足

三曰驍馬常用

皆有物賈有價

綱惡馬以繫索維綱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毛知其年與其色

馬死則旬之內更書其齒毛本以病

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書其齒毛亦以病

其外過二否不責其吏

馬及行或成或敗則以任使之齊其行

若有馬訟訟如吏與齊則聽之

禁原蠶蠶者天衣也為馬之氣物莫能而大禁再蠶為備與馬

量人以尺度地者

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

營國城郭內外以法量之

營后宮以法量之

量市北朝南道大巷小門高渠深

造都大都邑大夫亦如之法量

營軍之壘舍軍壘曰壘軍中舍則軍舍

量其市軍比亦朝軍南亦州即師也一州之眾

也皆有通環之軍社左主車之所里

壘舍大約如井法畫九區中軍居中前朝後市左案右社師

軍舍左右三區外大涂以同環之中之涂則縱橫各二通之

邦國之地城郭與天下之涂數謂之塗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膳而脯而醢燔肉之數少量

堂喪祭奠

宰祭祭宰佐王祭與勞人受掌也

斂人造其氣臭以始之

斂量以成之神以禮二者本末同齊

小子下士

掌祭祀羞羊肆羊肆羊殺體肉豆切

而掌珥珥頭飾於社稷祈

凡沈沈祭

饗邦器饗祭器及軍器

凡師田新牲以左右徇陳

祭祀贊羞贊羞皆受徹

羊人下士

掌羊牲羊火牲夏

凡祭祀節節羔清之也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凡祈珥共其羊牲投象則小

賓客共其饗羊饗之羊

凡沈沈祭

若牧人牲取足無牲則受布於司馬

司馬掌羊牲羊人佐其共故不足受布買之

司燿燿音

掌行火之政令行猶

司燿燿音

掌行火之政令行猶

司燿燿音

四時變國火即燭燈以救時疾火新則

季春辰出火民咸從之民所以用為之

季秋賊肉火民亦如之成月心星見于

時則施火令則焚焚有今大既出後

凡祭祀則祭燿報功焚燿祭始

凡國失火不戒野焚策則有刑罰焉所云所以金火

掌固上士二府二史四

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城有溝郭有池其外有渠以出水

頌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亦頌城守與人民共其守

設其飾器之屬而所以非常

分其財用以財給守均其稍食所以云地利

任其萬民以其任用其財器版籍可任財器為重蓋

凡守者受灋上士焉以通守政凡兵甲財用難易多

有移甲守不給與其役財財用移唯是急得通

與國有司掌中役則帥之帥帥有以救護之以贊其不足者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此則守之

夜三警以號戒又三警警與警同

若造都邑則治其國國與其守灋

凡國都之竟界有溝樹之固近郊亦如之有溝

民皆有職焉其使若有山川則因之因之

司險野為

掌九州之圖中士二史二無府胥

山林之阻則開鑿之以為通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以為通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作藩以為阻固

皆有守禁而達其道有險道之阻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

唯有節者使領達之

掌疆中士二史二無府胥

侯人上士六史六一士十

各掌其方之道治道之出入與

若有方治遠方求則帥而致於朝

環人下士二史二無府胥

掌教師教之志

察軍隱

環四方之故治道之出入與

巡邦國防患于未然

搏謀賊無事必建之

訟敵國若有不恭

揚軍旅公言讓之

降國邑不難安威

擊壺氏世

官六下士

史二

軍中

一軍一

掌擊壺以令軍井

待壺以表

軍以壺為

下士

官

軍中

一軍一

官

軍中

一軍一

官

軍中

一軍一

官

軍中

一軍一

官

軍中

一軍一

官

軍中

一軍一

官

軍中

一軍一

官

擊壺以令舍

軍先必得

水次則必

知息諒則

必得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擊壺以令糧

軍先必得

水次則必

知息諒則

必得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凡軍事縣壺

以壺水為

滿以序

聚標

擊折守夜者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凡喪縣壺以代

哭者

喪未殯哭

則守尸者

亦更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皆以水沃燭

火初可視

守之分以

日夜

有長短

不齊滿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及冬則以火爨鼎

水而沸之

必凍而沃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設官董其事

軍事

諸事

遇時舉以

見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射人

下大夫二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府二史四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見諸侯四等臣入

見射人掌其位

禮故射人掌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三公北面

徒司室

以答陽臣

至尊者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孤東面

無職以爵侍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卿大夫西面

皆以爵侍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其擊

見諸侯之臣入

</

祭祀則贊射牲秋冬天子親射燕嘗之乳

會同朝覲作分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夫為上介命射人

大師親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不勝其非射人

有大審客則作分卿大夫從見省客射人善擇

戒大史及大夫介射人戒之信知從肅射人善擇

大喪與僕人大僕亦掌遷尺生而死王前王前王前王前王前王前

作分卿大夫掌事王夜宜各公行

比其廬親者居不敬者苛罰之射人屬政

服不氏下士徒無服不命為下士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無之屬

凡祭祀於其猛獸之屬如執

賓客之事則抗抗之如執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在侯後而待獲中則舉

射鳥氏下士徒止一人射

掌射鳥謂十勝屬屬

祭祀以弓矢歐鳥為善沙

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亦如

射則取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其取之亦如

射人張侯用服不氏故次服不氏不多人射人取矢用射鳥

氏亦次射鳥氏不多人殆射人之屬與射人非弗任禮樂

羅氏能以羅網射鳥者下士入徒止一人

掌羅鳥謂之屬射鳥者下士入徒止一人

蜡則作四維謂之屬射鳥者下士入徒止一人

中春羅春鳥謂之屬射鳥者下士入徒止一人

是時鷹化為鳩與春鳥變日為新行謂

宜以養老助生聖人尊禮國老也頒賜

掌畜下士史二齊二飲畜養鳥而阜謂之屬射鳥者下士入徒止一人

掌養鳥而阜謂之屬射鳥者下士入徒止一人

祭祀共卵鳥謂之屬射鳥者下士入徒止一人

歲時貢鳥物謂之屬射鳥者下士入徒止一人

共膳羞之鳥謂之屬射鳥者下士入徒止一人

司士下大夫二中士六下士十有二人府二史四府凡仕于朝貴賤始附

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乃今吏而若令能司士佐之

歲登謂之屬射鳥者下士入徒止一人

辨其年歲有壯與其貴賤有尊大小歲是任之久近

周知邦國每方一都家一縣鄙一中之數此則天下

卿大夫士庶子之數此則天下

以詔王治當選退大率詔之于論定之始論定司

以德詔爵功有下以功詔祿功有下以能詔事能乃任事

以能詔事能乃任事

以久奠食此指事者
唯賜無常賜多由王不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此皮弁素積日親朝之朝也
王南鄉不言而不斥

三公北面東上北以右尊可以

孤東面北上賓位近

卿大夫西面北上臣位近

王族故士姻虎士姓異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

大僕大右大僕從者有小臣祭僕在路門之左南面面上

司士大夫以下朝者

孤卿將揖皆北面三公亦同公及孤卿入門右

大夫以其等旅揖大夫爵同者

士旁三揖揖士入門右不敬示面止東面揖士有上中下王揖之

王還三揖既畢不可南向

揖門左在門左

揖門右在門右

大僕前視朝之位

王入內朝視治朝畢乃皆退

掌國中之士治國中凡其禁令此司士

掌擯士者皆見初為士者

及祭祀掌士奔走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司士知

及賜爵神惠呼昭穆而進之

祭統凡賜爵昭穆為一昭為一穆

帥其屬而割牲有奇

羞俎豆腥熟羞俎

凡會同作使士從亦作

賓客亦如之亦作

作士適四方使為介上卿使則大夫為之介

大喪作士掌事

作并介使六軍之士執披披振柩車行以

凡士之有守者官令哭無去位官守不

國有故非喪則則致士命而頌其守各守

凡邦國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以掌版而

自邦君之子與民間俊皆在其中賢者或可用

貢賢則進爵賢者不賢則地

司馬為政官內嚴于任士外嚴于貢士用君子而無小人以間

之司士得人而政行矣王任司馬以論定官材司馬任司士以

進退百職大小相維乃能進賢興能以作邦國內外特之

諸子掌教諸子者

掌國子之俸其餘子亦世為士稱為國子

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戒使不違令使必從

辨其等辨其貴賤之等

正其位正其子之位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帥國子者帥其屬也

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

有司司馬弗正

司馬弗正以非其非

凡國正弗及不與力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之體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之器

大喪正羣子即仲也

會同軍旅作分羣子從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倅者

春合諸學學

秋合諸射射

以故其藝而進退之野才出子弟乃有世臣之德

諸子必屬司馬者以皆宿衛之倅司馬法嚴不比地官教民在

寬柔其猛猛之骨作其忠義之誠且諫武亦習文不但觀其禮

亦共履其事需氣習紀

以公世之不顯厥猶翼也

司右勇力之士

掌羣右之政令右士二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衆

車亦有卒伍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為偏一師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

虎賁氏世為

掌先從王而趨以卒伍離其卒伍

軍旅王出將虎賁

舍則守王闕闕乃極極王所

王在國則守王宮衛

國有大故非常則

大喪亦如之之亦要

及望從遣車王之魂魄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虎士從使者

若道路不通有微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亦交資之

不通達兵若泥水則微役○

旅賁氏世為

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服玄纁

喪紀則衰身為首執戈楯用舊武

軍旅則介甲而趨

節服氏世掌下士徒

掌祭祀朝覲袞冕司服

六人雜雜之王之大常非八士不周

諸侯則四人杜七何其服亦如之亦禘服

二人執戈送逆初則尸天無尸從車二人掌尸

方相氏世主四人杜夫

掌蒙燕皮黃金四目所以玄衣朱裳執戈揚盾金飾四以望視

帥百隸隸之屬而時儼以索室毆疫聖人為民除害巨細不遺仲春

大喪先匱除不祥

及墓入壙以戈毀手四隅方良魁左右之性

大僕僕官下大所二史四

掌正王之服位當衣侍邪于身者

出入王之大命大則王命

掌諸侯之復逆之職小則復逆左僕近而親王仰而侍

王祗朝則前正位而退退聽出正位君恭已正南而侍太僕

入亦如之位正

建路鼓於大寢即路之門外

而掌其政以待遠窮者窮究與遠今倚書也若今時

聞鼓聲則速逆御僕守路與御庶子御僕者與懼阻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祭賓冕服喪賓服位則

詔灋儀亦有儀節告之祭賓冕服喪賓服位則

贊王牲事神即親射牲宗廟祖割牲

王出入則自左馭亦有車右而前驅已則為前驅不使人馭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皆贊之

救日月有鼓亦如之

大喪始崩戒鼓擊鼓擊鼓儔達於四方

定亦用鼓亦如之齊齊

縣喪首服之灋於宮門小宗伯縣宗伯之式男子法婦人之式也

王燕飲則相其灋姓三燕伯再燕子男一燕或燕羣臣燕同

王射則贊弓矢受之武無想儀由大僕王不諫亦後王勸引翼

王祗燕朝朝于路寢之庭王國則正位先王掌擯相與宗人

王不祗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以不祗朝

小臣大僕上士非特慎而知小臣補太僕之缺大事大僕事王察失

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灋儀小命尋常傳呼小洪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掌大儀與諸侯遠來者

別故小臣掌之

正王之燕燕居服位王卒食玄王之燕出入則前驅亦有從車不勤無時不然

大祭祀朝覲沃以水王盥大僕不親細務故小臣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儀其儀則一

掌士大夫之弔勞公卿

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中士視祭王命而不行知祭祀者

掌受命於王以祗祭祀不能親視命

而警戒祭祀有司警戒之

糾百官之戒具不戒者糾之必戒

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此蓋不親祭

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勞則為賞

大喪復也於小廟則四親廟也大廟亦水王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同姓有先

都大都家大夫亦如之與卿宗人相聯

凡祭祀致福者歸胙展牲體數而受之

大牢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

掌羣吏之逆卿之逆及庶民之復告王與其示勞勩則

大祭祀相盟奉祭而登為王登牲王降則相盟出則勞勩則

大喪持喪持之吏

掌王之燕燕居時

以序守序路鼓

隸僕下士前一史二斧以事

掌五寢四親廟有寢之掃除糞洒之事備故五廟五寢而已

既設女祧護裳衣守門庭矣而掃除糞洒非隸僕不周臣潔清

祭祀修寢每日洒掃之外週每月薦新若修非

王行為寢後行洗乘石所登以上

掌蹕宮中廟宮止之事成其為

大喪復於小寢先親大寢後祖廟

弁師下士二山史二弁者古

掌王之五冕冕通衣有五名工四人止能造天子冕有旒

皆玄冕朱裏延紐明義前後低曰冕取爵首義天色朱白

五采練十有二就一就皆五采玉十有二就一就前後各十二用

玉笄朱紘以朱紘為一屬于右笄而通垂紘

遠廷皆十二疏每疏十二就十二土並無九疋七疋五疋三疋皆此

之別漢注妄說後世

裘冕內無外衣九章龍為首青龍下

鷩冕無龍外衣七章為首

毛冕無幣 外衣五章虎雉繡以下
布冕無幣 衣一章希裳二章
玄冕無幣 衣玄裳黻相背

衣有五易冕唯一制明天之不可變以則不已之命明事之有各宜以合時行之用同說紛蓋皆可受
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用三采其餘如王之事
纁旒皆就不加就 諸侯九就以下七就五就
玉璫玉笄皆似玉 就玉數雖減而其制則如王
王之皮弁皮虎會五采 會五采會也弁之釵中每采結五采玉
玉璫象邸玉笄象骨節弁內項上之抵如邸玉笄與五冕同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為君者在國有冕無旒

韋弁韋韋兵服 冕止一布止天子人若國君一人玉弁玉旒

皮弁君同王王璫分 弁有三皮弁毛韋弁素冠利亦有端則

弁經素冠手服 素弁素弁 素弁素弁

各以其等為之如其而掌其禁令 教教 師師 重重 下下

此但主收管給散之事造中有人此不與也之亦可推

司兵中士 府二史四 耳造之者虞氏

掌五兵五盾司農戈交戟前牙盾上五兵 五盾五盾

各辨其物兵五 與其等良惡之分 以待軍事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師放卒而人數
及其受兵輸師運亦如之 兵亦如之前頒

及其用兵衛守亦如之 給給
祭祀授舞者兵亦受之司馬 司馬司馬
大喪厥音五兵之役器 司馬司馬
軍事建車之五兵更止授之 兵卒五兵無長牙而有牙失
會同亦如之五兵
司戈盾司之 二下士 府一史二史二

掌戈盾之物止二 而頒之待用 非合眾

祭祀授振賁及止故士族戈盾 亦人

授舞者兵軍指 亦如之司兵無五兵

軍旅會同授戰車戈盾不建建乘車 助建之戈盾軍軍

授旅賁及虎士戈盾旅賁十六人 軍則甲冑則虎士也

及舍止 設藩盾藩者 行則欽之前事煩司之

司弓矢下大夫二 府四史八府四史八 官之長

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

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弓弩成于和 箠箠

及其類之凡皆由

王弓孤弓以授射甲草堪質者往新寡來體

夾弓庾弓以授射行侯鳥獸者往體多來體

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往勝來體

其矢能皆從其弓每弓一

凡弩弩四無王孤矢

夾庾利攻守攻人守

唐大利車戰野戰戰則

凡矢弩四矢

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枉矢用名

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殺矢用中則死

矰矢第矢用諸弋射矰矢用射至高

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恒矢用安射同恒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往來若一故

諸侯合七而成規往來若一故

大夫合五而成規往來若一故

士合三而成規往來若一故

句者謂之弊弓中上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天則殺矢

澤澤共射堪質之弓矢天則恒矢

大射賓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并夾矢箭

大喪共明弓矢亦明器

凡師役會同頒弓矢各以其物從兵所授以兵甲之儀

田弋如秋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舉人之賦不齊

吉人必有不齊有以勝

使無以自衛及有以勝

天若天之武庫所以成

奎宿時為天之武庫所以成

思斯人之珍不若

以自衛為主是故司

可勝也意也五兵

特設司戎有以

射為其致用任

也觀同公設官之

可以知用兵之

轡人善其上士

掌王之用弓矢

掌詔王射射上

凡乘車克其龍服

既射則斂之藏

掌受財於職金以資其工資者給其材用之直

弓六物六者為三等如人弓長六尺六寸射長六尺三寸射

弩四物四者亦如之亦有三等如人弩長六尺六寸射長六尺三寸射

矢八物八者皆三等如人矢長六尺六寸射長六尺三寸射

箭箭亦如之三等如人箭長六尺六寸射長六尺三寸射

春獻素素者亦如之三等如人素長六尺六寸射長六尺三寸射

秋獻成成者亦如之三等如人成長六尺六寸射長六尺三寸射

書其等功壯高以饗工酒有上下工作下等其享厚

乘其等其事試其弓弩以上其食善者上之而誅賞貴賤

乃入功矢箠於司弓矢三等及繕人等一侍領

凡齋斯財之與其出入出于藏府皆在臺人薄藏以待會而

致之並登號可致

亡者棄去者闕之除其舊額但此新額

戎右中大夫二禦侮衛王重臣上士

掌我車之兵草使王使以兵行戰

詔贊王鼓助王擊鼓代王作

傳王命於陳中言之王大代王

會同王來金克草車居左不代王

盟則以王敦對辟盟陳載辭以辟遂役之常教者代王有

贊牛耳取血而為之挑前以桃前拂之又助之桃前是前

齊右玉路二人下大夫

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驅車前驅車水車則王乘之

王乘則持馬持馬則王乘之

行則陪乘陪乘則王乘之

凡有牲事王則前馬

道右象路二上士

掌前道車亦王乘之

王出入則持馬持馬則王乘之

自車上下不論命王有命於從車

詔王之車儀之屬

王式則下式有前馬

王下至則以蓋從

道之成道全賴道右道僕所云朝夕出入罔有不欽也

大馭玉路中大夫最尊不

掌馭玉路以祀

及祀較者拔口行山曰較祀之者封

王自左馭較者拔口行山曰較祀之者封

及祭申言祀

酌僕之禮

及祭申言祀

凡駁路以行以肆夏行謂大禮趨以采齋音慈○趨謂車與步至路門舒疾之法也太徐則不疾太疾則不和

大駁以禮樂養君誠敬之心故位為中大夫與小司馬職並之

我僕中大夫與我右重不得名我車

掌馭戎車師出玉乘以革飾其側及用以為輜輯矢石不

掌王倅車戎車之政正其服衆乘戎車戎車之制車

犯較如王路之儀受法于大駁亦如之有行通之祭

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有行通之祭

掌凡戎車之儀戎車之儀不可犯之色有嚴戎車之儀

齊僕金路下大所以求宗廟及方明也故云齊右齊僕

掌取金路以賓賓禮用次于王制之義

朝親宗遇饗食皆乘金路

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上公九十步僕伯七十受子男五十步○車送及出送

道僕象路有上士十路近駕脫煩故道右上下二人

掌馭駁路以朝夕燕出入燕則燕進出入

其灋儀如齊車行進有駁

掌武車之政令通訓車云氣太子之車也

衆路朝夕燕出入五字所包多以其朝夕燕出入為生初則降降厥衣武衣去衣

朝夕燕出入五字所包多以其朝夕燕出入為生初則降降厥衣武衣去衣

道車用衆路對繁賓軍中言皆燕私之出入恐其每日褻玩特

名道、右道僕皆相王以道秩雖上士濟、多士文王以寧周

世類多士非輕也道右二人道僕至十二人者道僕取王駁太

子註塵藏履路履至路門行趨萬和出入如一且朝夕祇辟士

不得不多不比金玉草木之遠出周公設官即思熱矣車世守

田僕木路田無上士田車到車曰佐車故無田

掌馭田路以田近獵以節備行王行在鄉則去車飾中舉速明近

掌佐車之政田有制車取夫為近禽

設驅逆之車一驅入驅使夫為近禽

令獲者植旌植旌也獲者植旌各植小旌

及獻比禽比種物相中殺取上士知禮

凡田王提馬而走提馬也提馬者提馬

田路無右諸侯大夫翼王以射即右也故曰射夫既同助我舉

禁若僕則主射禽左不得不多以遊之十二上士御一藝大

御之高者為大駁禮樂成德次我僕執戎名且次道僕先後成

能下田僕忠勤助獵若造父王良不足數天文誣指耳

馭夫中士二十人御枝之下者聖人不棄才

掌馭駁車道車從車之制使車德王二則大夫役則公卿

分公馬而駕駕則治常則之則利有收往

校人校視王馬中大夫二府四文八每校上士二

掌王馬之政 謂差擇養

辦六馬之屬 謂差之法

種馬一物 上善似母者

戎馬一物 齊力

齊馬一物 齊德

道馬一物 色正

田馬一物 齊足

駕馬一物 難色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 駕五路

乘馬一師四圍 四馬一圍師四圍人主之

玉路駕種馬 德調

戎路駕戎馬

金路駕齊馬

象路駕道馬 謹軒

田路駕田馬

給宮中之役 亦官中養之

三乘為皐皐一趣馬 十二足

三皐為繫繫一馭夫 三十六人

六繫為廢廢一僕夫 二百十六人

六廢成校校有左右 左校六廢每廢為一開中大夫二

駕馬三良馬之數 良馬每物四百三十二匹五良一駕其三千四

麗馬一圍 麗馬也兩

八麗一師 十六人

八師一趣馬 百四十八

八趣馬一馭夫 十一百八十四

馬有取夫者充二廐備十二閑餘三之者不充五路備官中之雜用養之者周乘之者擇此亦王馬之政周公設宜曲盡其義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 物六

邦國六閑馬四種 物四

家四閑馬二種 物二

凡馬特居四之一 一三北

春祭馬祖 天如執駒二歲

夏祭先牧 始養頌馬攻特

秋祭馬社 始養頌馬攻特

冬祭馬步 始養頌馬攻特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 幣于其前

飾幣馬 以遺執朴而從之

凡賓客受其幣馬 享王者校人受之

大喪飾遣車之馬 遺車之及葬埋之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 驅逆之車

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宗祝以黃駒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 使者所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頒之

等馭夫之祿 舉中見

宮中之稍食 師制所史

趣馬 督養

掌贊正 僕謀取夫 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 差馬以爲六物之等

有馬有上下不教階侈

北止育馬

相士作 亦曰廐

行神

取者執策立馬後

掌駕說之頌用馬

辦四時之居牧馬

巫馬醫祝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乘謂驅步以疾其疾知所疾處

相醫也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攻謂用藥而新之

馬死則使其賈知肉皮

牧師牧者

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頒馬授國

孟春寅焚牧除陳草

中春卯通淫合馬之

掌其政令民病馬

凡田事贊之虞

度音搜人言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

以阜馬盛壯

祖五祭閑之先牧六

以就年此九者馬政馬教

正校人員選國師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駮

度人掌細務可以助校人王氏員選終可疑

園師四馬

掌教國人養馬

春除孽孽

夏辟馬辟

冬獻馬獻

射則克堪

淡牆次草

掌養馬芻牧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賓客陳之于館

廐馬亦如之遺車之馬園人奉

馬政始于園人園師馬出于足不可以所養忽之也列職周官

有以哉

職方氏世主四方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行天下

辨其和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辨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

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數則列而計之

周知其利害利金錫竹箭之屬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利

東南曰揚州水之下流地氣所聚

除孽孽

其山鎮名山安曰會稽在山極東南包吳浙閩

其澤藪曰大澤曰具區在吳即今太湖起白狼澤圍水水滋潤

其川三江指大江妻江東江松江非揚稻利天下民皆粒

其浸五湖浸可以為除太湖三彭蠡洞庭

其利金錫竹箭算為是宜屬荊州

其民二男五女

其畜宜鳥獸

其穀宜稻其區之利饒而稻粒食宜

正南曰荊州

其山鎮曰衡州在湘次及荊州亦澤國也

其澤藪曰雲夢在華容

其川江漢止二水為江漢今湖水為三江

其浸潁潁潁關

其利丹銀齒草

其民一男二女

其畜宜鳥獸

其穀宜稻雲夢之利普而稻揚荆皆澤不膏力

河南曰豫州

其山鎮曰華山在華三及豫州利亦不及荆揚

其澤藪曰圃田在鄭

其川滎雒滎濟之滎

其浸波瀲滎波是滎波既滎之波

其利漆絲枲漆枲多漆

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六擾馬牛羊犬豕雞

其穀宜五種黍稷稻麥菽

正東曰青州青州

其山鎮曰沂山沂水

其澤藪曰望諸即益

其川淮泗

其浸沂沭沭水出東莞諸

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二女

其畜宜雞狗

其穀宜稻近海數水便利亦

河東曰兗州

其山鎮曰岱山岱山在兗州

其澤藪曰大野在鉅野

其川河濟濟水

其浸廬維廬維之維則維山

其利蒲魚

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六擾與豫同亦中原

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六及雍州山多水少

其山鎮曰嶽山吳嶽

其澤數曰弦蒲在沂

其川涇汭即涇屬渭汭之涇汭

其浸渭洛洛亦有

其利玉石

朱傳曰洛汭在涇渭之北所謂洛水

雍下地利亦魯一魯一衛皆侵之作中宗子之域

其民三男二女

其畜宜牛馬

其穀宜黍稷周家發進地大和散封周姓為北之伯

東北曰幽州六及幽州山多水少

其山鎮曰醫無閭在遼東

其澤數曰獫狁在長

其川河泲二水

其浸菑時菑出萊蕪時出般陽

其利魚鹽

其民一男三女

其畜宜四擾馬牛羊豕

其穀宜三種黍稷稻

河內曰冀州八及冀州山多水少

其山鎮曰霍山在

其澤數曰揚紆在

其川漳出長有清漳

其浸汾潞潞出汾陽

其利松柏

其民五男三女

其畜宜牛羊

其穀宜黍稷與在雍州地有蒲封

正北曰并州九及并州山多水少

其山鎮曰恒山在上

其澤數曰昭餘祁其祁孔在

其川序池嘔夷

其浸梁易梁出廣昌

其利布帛

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五擾雞少

其穀宜五種與黍少馬不封以爲衛

通于夷路鄭公之北九遠也歸于西封焉為北蒲連鄭蔡東將與蔡相之

乃辨九服之邦國此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之詳也職方主辨畿服事

方千里曰王畿受服從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諸侯服天子一面二百五十里今方五百里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以甸田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以男力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以有事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以扞衛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南蠻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東夷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四夷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四夷藩服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選人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由君

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乃守乃職事無敢不

敬戒國有大刑守其所守之土

及王之所行先道先王

王殷國不巡守則亦如之

職方助王通達教上下情乎無所壅遏故秩尊人眾

設國王有故不巡狩于方岳之下則春東方蒼來夏南方蒼來秋

諸侯之國行之法設國而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或向畿外

土方氏世掌邦國之土地

掌土圭之法以景日景夏至尺有五寸冬至三尺

以土地相宅指度地知東南西北而相其可居者而建其邦國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職師佐以

王巡守則樹王宮蒲離

懷方氏世主招求四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遠之以節達民節節

治其要通館舍飲食

合方氏世主合同

掌遠天下之道路津梁相

通其財利有無還同其數器

壹其度量尺斛

通其財利有無還同其數器

壹其度量尺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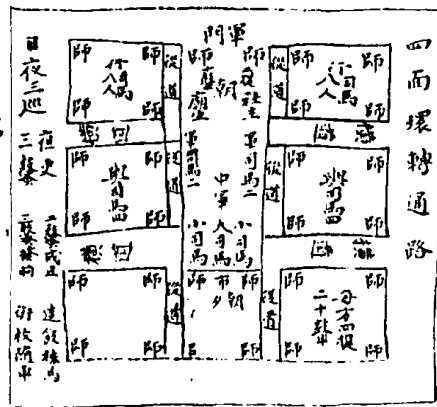
通其財利有無還同其數器

區人以主正諸侯
中士
史四
僂論
之官

第三等官民間之軍馬也錄于此俟再查

經 85—570

司馬下營



與司馬八左右行司馬十六左右八每師五千人

六軍三十師一處軍司馬四左右行二

四而環轉通路

一師五旅 提鼓五擊起

一旅五卒 擊鼓先以擊

卒長百人 鳴鑼北進

而二十五人 振鐸振鐸

伍長五人 鳴鑼主進一

一百五十人 先起次三十提應之

次去鼓應之王乃路鼓戒行

王乃路鼓 香鼓

諸侯鼓鼓 香鼓

軍將香鼓 香鼓

府六人重一府史六人每軍二軍司馬每軍人吏

府三十三人每師一府中軍三府使三百二十師中軍

陣法三變

此大開鼓行是 禮樂兵 戰時當敵 疾如風 徐如林 進以行田數而 相除易有陣 疏而 不致

周禮惜陰錄卷之五 人不能有善而無惡故至不能言其無利則其利必大

聖人非獨有所思也思人不除則若人不保 江陰後學徐世沐撰訂

秋官司寇第五

象秋而立之官寇害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

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

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

獄之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 主六遂 在遠郊外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

有六十人 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

六十人 主四方都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判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罪定則殺之 而教者意

罪定則殺之 而教者意

罪定則殺之 而教者意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言謂之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約東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以約辭告神殺
金罰貨罰亦刑金與天夏官獄
獄之事故在此其來止由刑獄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犯政為
大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六人主盜賊之兵
司國國土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天文貫索主職人之
掌四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拘繫當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既新殺
又辱之一等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
百人隸給帶辱
罪隸百有二十人盜賊之家
蠻隸百有二十人微南夷
閩隸百有二十人微東夷
夷隸百有二十人微東夷
貉隸百有二十人微東夷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主表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民不得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禁民不得

野廬氏小室曰廬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蜡音氏骨肉所屬下士四人徒四十人掩器音理
雍音氏止水下士二人徒八人亦集威
萍音氏主水禁取下士二人徒八人禁酒
司寤音氏主夜下士二人徒八人門者使見
司烜音氏主火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掌火
條音狼音氏不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狼尾在
修閭音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亦防
冥音氏取下士二人徒八人亦防
庶音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亦防

穴音氏所藏者下士一人徒四人有穴者
翼音氏惡鳥下士二人徒八人以代
柞音氏木曰柞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惡木
雍音氏除草下士二人徒二十人惡草
若音氏折者下士一人徒二人除惡鳥
翦音氏斷滅下士一人徒二人之類與
赤音友音氏刺而拔下士一人徒二人
蚺音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姓昭
壺音氏去水下士一人徒二人高深隱
庭音氏主射下士一人徒二人無不除

衛叔氏正言語下士二人徒八人非軍中之衛叔氏有

伊耆氏主王者下士一人徒二人大祭祀皆無言如軍

大行人主賓客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

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此蓋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冠雖晚蓋儀禮觀禮諸侯行

禮既畢則降而內祖請利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歸率乃

所以屬之司冠如北等處皆是合着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環人主國賓客任器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通夷狄之言曰象每翟上士一人德中士二人智下士八人

通徒二十人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說音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交通結諸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掌察四方司察邦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掌和國所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主都家海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

八人取國之諸徒二十人

都則主都家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

八十人八則治都都

都士主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居家治獄如都亦如之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則用唐子

以上司錄畢

大司寇之職一府六史十二孔子告子貢問政大司寇

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府六史十二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法者謂其民未習于教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中典者謂其民未習于教

呂氏代天行罰天不是自家事故觀時輕重

以五刑糾萬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農功事典伍冬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守政典佐夏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德六德善教典佐地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職事修職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暴虐之反禮典佐春

以圜土聚教罷民中國若以教之若也等不皆能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列于平民

其不能改而出逃七國土者殺

刑先國土教而後加刑也刑也

其用刑也

以兩造禁民訟造至也使訟謂以財民畏兩至

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束矢取其古者不至不入束矢則

以兩劑禁民獄劑謂各齋之獄謂告以民與劑違不敢

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入金取其不券書不入金

金矢如執贊不直不實者爭辨曰訟入金仍三日乃

以嘉石平罷民嘉不文石也平成也或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末覯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

嘉石役諸司空難有哀惡之罪聽司空撻遣

重罪而有三日坐其後比國士

其次九日坐九月役

其次七日坐七月役

其次五日坐五月役

其次三日坐三月役

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保任之不從犯刑此皆生民成

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有之無任則不宥民之仁政

凡遠近惴惴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註無兄弟曰悖

路殺乃大克抑欲急聞復報也上王與亦卿

肺石乃小獄訟士先聽長謂諸侯若卿遂大夫

正月時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在外布乃縣刑象之灋

於衆觀使萬民觀刑象挾音日而敘之知避乃敘使

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天府祖廟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六官此修春秋亦因多聞見

大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國法國令之二

司會掌其法則之二而六官辨藏以其事致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

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邦灋八法也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

大祭祀奉犬牲奉進也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泚誓百官王自澤宮遷入庫門

戒於百族府史以下戒王於庫門東入大

及納亨壯前王引導

祭之日亦如之引奉其明水火取水于日

凡朝覲會同前王引

大喪亦如之引所前或

大軍旅泚戮於社社中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士師刑官之屬

小司寇之職中夫掌外朝

掌外朝在雉之外以致萬民而詢焉下三者皆以為

一曰詢國危謂有兵外朝之詢

二曰詢國遷謂徙都有此三者

三曰詢立君謂無家通以備國政

其位庫門外王立南向

王南鄉及百姓一詢而謀之補而樂焉志在下

三公及州長百姓一詢而謀之補而樂焉志在下

羣臣西面及士大夫詢而謀之補而樂焉志在下

羣吏東面及士大夫詢而謀之補而樂焉志在下

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獎謀謀輔王

以五刑聖則宮聽萬民之獄訟

附於刑刑情訊之出之者求其

至於司乃獎之刑一成而不可出之者求其

讀書則用灋以罪斷之書請之于因當緩

凡命夫命婦命夫男子為大夫者不躬坐獄訟使其屬貴賈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刑請而刑于隱者不與親親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五聲以辨為先必能得情非易喜

一曰辭聽出言不五聲以辨為先必能得情喜

二曰色聽直則顯色氣日次之聽必審

三曰氣聽直則顯色氣日次之聽必審

四曰耳聽直則顯色氣日次之聽必審

五曰目聽直則顯色氣日次之聽必審

以八辟麗刑罰刑罰刑罰刑罰刑罰

一曰議親之辟全一本宗室有罪先請于王

二曰議故之辟故舊全同識之受

三曰議賢之辟有德司農若今康吏重其德

四曰議能之辟有能司農若今康吏重其德

五曰議功之辟有功司農若今康吏重其德

六曰議貴之辟有貴司農若今康吏重其德

七曰議勤之辟有勤司農若今康吏重其德

八曰議窮之辟有窮司農若今康吏重其德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三刺聽斷于外朝

一曰訊群臣卿大夫士之左

二曰訊群吏府史胥之右

三曰訊萬民北而南之南

聽民之所刺刑之施上服刑之施下服刑之

刺非必殺五刑皆云刺上服刺下服刑之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八月生齒以上登於天府藏民命

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知國用乃可定非民于

小祭祀奉犬牲如大刑官

凡禮祀五帝實鑊水滌其心刑官

納亨亦如之滌其心刑官

刑官

刑官

大賓客前王制而辟刑官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刑官

小師王不自泣戮主車前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士師

孟冬夏正祀司民新籍獻民數於王國之十月

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國用民衆則

方知遊民為國之大蠹而五刑科力為首科暴為終力科而聚

亦少國之富厚由之司寇重民教上應司民下置國用知本哉

歲終周正則令群士其計獄成弊訟登中所斷獄於天府

正歲夏正帥其屬而觀刑象每歲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

常刑此亦厥民之以新刑象作主

令群士小司寇以新刑象小司寇

乃宣布於四方以新刑象

憲刑禁立長縣之以新刑禁遠則憲之

乃命其屬入會計至北入之

乃致事然從致王國計之會已獻于寅月

士師下大之職刑官重士師四

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

一曰官禁官中

二曰官禁官中

三曰官禁官中

四曰官禁官中

五曰官禁官中

三曰國禁城內

四曰野禁外禁

五曰軍禁軍中

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欲官所知

以五戒先後刑罰猶大右也

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民早免罪

二曰誥用之於會同大衆易犯

三曰禁用諸田役田獵亦易犯

四曰糾用諸國中華殺之下料

五曰憲用諸都鄙都鄙之遠憲

掌以五戒先後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違而刑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合地為鄉

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去其害人之者使之相安

以比追胥之事追：逐也

以施刑罰慶賞衛法不合而聯者施刑罰

掌官中之政令府察獄訟之辭

以詔司寇斷獄致邦令

掌士之八成八成：八等

一曰邦治邦治：邦之治

二曰邦賊邦賊：邦之賊

三曰邦盜邦盜：邦之盜

四曰邦蠻邦蠻：邦之蠻

五曰邦夷邦夷：邦之夷

三曰邦謀為異國 背君二心反為
四曰犯邦令禁令者 無君挾詐者
五曰橋邦令稱詐以 誘惑第一
六曰為邦盜竊國之 以上二條不從
七曰為邦朋相黨相阿 王法抗其君者
八曰為邦誣誣罔君臣 憲第一
人心不同有此八患士師預為成書以勾訪而禁防之庶不
至于刑法而附刑則國家可安○此八者故也怙終也冠賊
若國凶荒則以荒辨之灋治之荒年辨

令移民就食 此荒之最甚者一
通財安民 此荒之稍次者二
糾守安民 此荒之謀逆者三
緩刑恤心 此荒之議寬者四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齊傳別中利手者也
四者有劑則可信無劑不可信傳別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刑官為尸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刑官出入
祀五帝則沃尸尸尊不洗入門北而
王豳泊增之 鑊水司寇 治音莫水 治以待

凡創音珥者則奉犬牲禮或用大者 毛者曰創
諸侯為音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王出故親
大喪王官亦如之帥屬止
大師君親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 命與祀師禁者千行
而戮之戮于社主前 師中竟用
歲終安則令正要會獄訟之月 入群士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新刑於國及郊野 王所
士師之職總欲使民無訟 助王之明德也 敢以得情為喜哉
鄉士上士八中士十六 六卿之職在國中 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以生息為務
掌國中百里內 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以生息為務

聽其獄訟察其辭六卿不聽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辨其異殊
旬而職聽於朝司寇合眾職 外朝自反覆
司寇聽之斷其獄其訟於朝 外朝自反覆
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麗法合
獄訟成士師受中也無權上之士師
協日刑殺和合之 肆之三日 必擇可刑殺之三日後
若欲免之赦則王會其期 外朝聽之期 議之不敢擅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帥其屬夾道而蹕刑廢 助肅 事入 柳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刑廢 此則三公以 主事入 柳

其喪三公治 六卿 亦如之 亦前驅

凡國有大事刑伐 則戮其犯命者 亦于 柳同 正刑 士師

遂士中士 府六史十二 主六遂 六遂之獄在 四部

掌四印 王城百里以 之獄 二士分主一遂

聽其獄訟察其辭六遂令 聽察之

辨其獄訟或入 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死刑 遂刑 定要 已定

二司地刑 而職 聽於 朝外 有大

司寇聽之再專 斷其獄 獎其訟於 朝官 治朝外 應門內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無可

獄訟成士師受中卿遂皆上 咸于 士師

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德惠 肆之三日 請尸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輕于 方可免 六遂刑清 遂有 不親 卿亦可要 于遂人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仰其屬而蹕王親 在遂

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王親 其喪 治六 亦如之 同

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 刑 遂士 刑

縣士中士 三府八史十六 主縣 縣每面 縣乃公
掌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 曰野 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 曰掌野 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 曰都 縣士掌獄野大聽言之
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縣是 縣地 糾乃足食

而聽其獄訟察其辭縣士于 四方 之野 各聽之

辨其獄訟生殺 輕重 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死刑則 有精案

三司更而 職聽於 朝 公聽

司寇聽之再專 斷其獄 弊其訟於 朝 府在 治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公議 定之

獄訟成教尉 士師受中 止師 士師受遠 定之 中

協日刑殺各就其縣仍歸 肆之三日 德惠 請尸 同

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降于 三公會其期 公議 六卿 諭 有免 意可免

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德後 行除

若大夫有邦事以王命 則為之前驅而 辟 行除

其喪治大夫 亦如之 前驅

凡野有大事師則戮其犯命者 刑官 與上 可見治不治而刑清不刑清 今行 師同 欲治者可不先理刑乎 治

方士四 中士十 府八府史十六 主四方 都在 國遠

掌都家都乃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 大都在 疊地 小都在 縣地 家邑在 稍地

聽其獄訟之辭

辨其死刑之罪無出 而要之 加結

三月餘 而上 獄訟於 國 入要于

司寇聽其成於朝治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

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都家 方士 有案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則為 禁令

以時修其縣濠縣師之職其職掌邦國都鄙甸野之地
若歲終則省之縣師其大夫人民田萊之數及富貴之稱
九都家之士所上治計者則主之失八亦有責小罪
士遂士縣士方士皆士師之屬故曰士師不能治士刑職皆
掌四方之獄訟諸侯以罪及
諭罪刑於邦國制以之而罪及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謂獄之職用民告諭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之此注若春秋君臣宣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彼注淫上下相虐者

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賓客及亦如之而辟
居館賓客則帥其屬而為之蹕禁少行人以防剽掠
客出入則道之以名此
有治則贊之贊士通四方之
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誓命之禁亦知國禁
卿士在國主六卿獄訟遂士在遂縣士在縣主郊野獄訟方士
在國主都家獄訟雖遠近不同止于獄訟之成而已而四方諸
侯獄訟難以四士例之諸侯有邦交時設訝士內盡理外盡法
以通志諭意寬猛得宜一中是期周之忠厚于治獄也如是

朝士中士府三府史六十
掌建邦外朝之儀司更佐之
左九棘取外赤孤卿大夫佐焉群士在其後
右九棘取外赤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
面三槐取其懷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每公一槐保民後
左嘉石之石平罷民帶此
右肺石之石達窮民焉
帥其屬而以鞭齊民呼
禁慢朝威儀不錯立不族談相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外
朝外議之者之日獲

告於士朝旬而舉之十日無來認
大者公之貨賄大者人
小者庶民私之小貨賄小人民
凡士之治有期日無敢折獄之仁
國中一旬六
郊二旬六
野三旬六
都三月六
邦國六
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恩
聖人欲使禁訟不赦人訟
意深久亦無矣

異其男女男一書女一書歲登生則下元則其死生男八月女七月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獻司寇刑官主成
司寇及孟冬月祀司民星用之日獻其數於王祀星以報天
王拜受之敬民即敬天登於天府祖藏○敬民乃敬祖天祖民一心包攝
內史掌柄司會掌大計冢宰二王治事貳之副以其贊王治王以民為重
司刑中士府一吏二胥二徒卒
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五刑各五百周非重于下也色財嚴禁之世變至夏然耳
墨罪五百照也先刺其而非謂不詳之患凡出入不以道義者
劓罪五百截其鼻也剕重觸易見合地革野服制度屬諸刑
宮罪五百男割頤之即宦男女下以義宮重

若司寇斷獄已成決之弊訟止之尚爭則以五刑之灋司刑語刑罰出
而以辨罪之輕重刑罰並言者司寇必折衷于是刑利撈
司刺下士聽有府一吏二憲徒四婦司刺詔刑書多問好惡通言詳言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罪重復輕訊則有
壹刺曰訊群臣西而聽者夫及三衛士皆曰可殺則大
再刺曰訊群吏東而聽者近而卿遠而都鄙四方徭
三刺曰訊萬民北而聽者諸侯之聲吏皆曰可殺則之
壹宥曰不識識者不宥情可疑宥之不刺此疑誤傷
再宥曰過失失心于誤同情可疑宥之不刺獄未竟殺
三宥曰遺忘失相隔而忘有人在宥之不刺決者指殺

壹赦曰幼弱八歲以下

再赦曰老旄八十以上

三赦曰蠢愚

除手殺
人外

如：
若：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情小故與情可思肯安少者愚可矜

而施上服上刑下服下刑之罪下刑

然後刑殺刑人殺非姑息也為民父母當照乃協于中本意

司約下士掌邦國下天及萬民王之約命祀郊社群

治神之約命祀郊社群治民之約命祀郊社群

治地之約經界之遠治功之約經界之遠

治器之約經界之遠治贊之約經界之遠

聖人憂人情之滋偽藏約象以思爭無是職信不信無致輕

凡大約劑書於宗廟畫于宗廟之六司約亦邦約

小約劑書於丹圖或形器有知者司約亦萬民約

若有訟者則珥其罪而辟其罪藏其罪不敢往辟

其不信者服墨刑其罪不敢往辟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約之其不信者殺人宗亂天下乃大平

司盟下士掌盟二載之灋載盟

凡邦國有疑會同天子為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北面詔明神謂日月山川既盟則貳之書其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即方明故曰明神

盟萬民之犯命者殺令相與共惡之立盟靜以

詛其不信者違命殺令相與共惡之立盟靜以

亦如之用方明北面亦藏其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司盟藏其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自盟詛自盟詛

凡盟詛各以地域之眾庶共其牲而致焉公同

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司盟共祈酒脯

朝士以下列五司聽獄之官無不修德之法無不修德

職金上士二所二受金罰亦是刑微下物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丹

受其入徵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揭而爾之揭以載書其

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工六

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王府

入其要凡數也入大府有凡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金貨入於司兵治失

賄賂入司兵以罪人之物不入經用止免國家陳惡之器○
此一職刑官財貨之府也理財者不可不慎擇其人固可用不
旅於上帝旅祭則共其金版祝金版命風版屏用金馬

饗諸侯如神亦如之註金謂之版收買金馬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作金幣則掌其令精者入守藏

司厲下士史一主盜賊其兵器其政皆掌之

掌盜賊之任器兵器貨賄財物不可不別

辨其物皆有數稱有量計有賈賈而揭之書入於司兵充除

其奴盜賊不三等罪人至死盜賊未滿從死未滿盜賊

男子入於鼻隸供後亦供春養羞不堅

女子入於春人豪人後亦供春養羞不堅

凡有爵者命士與七十者老與未齒男八歲女七者皆不為

奴盜賊連坐其子為奴不從他行

大人下士賈一史二史三公三牛人大

掌犬牲畜飛取其為司重為

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物也也金金音

伏以車瘞理祭亦如之辭元

凡幾即拜即沈澤川辜祭四方用駝色不純可也

凡相犬視其善惡犬有三種田犬吠犬食犬

掌其政治還綱十也此屬焉下士分皆以財言

司圜中士六府三史六獄城罪重子

掌收教罷民不恩絕且之官嘉石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背負惡名大版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

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之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犯怙終

雖出三年不齒其有刑且格恥心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手五刑

其罰人也不虧財其手五刑

掌囚下士府六史十二

掌守盜賊守之不守

凡囚者上罪桎梏在手桎梏手一桎梏手一桎梏手一桎梏

中罪桎梏手一桎梏手一桎梏手一桎梏

下罪桎梏手一桎梏手一桎梏手一桎梏

王之同族拳上罪免其桎梏

有爵者桎梏免其桎梏

以待弊罪

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告刑其刑其殺已明必適朝

士六卿獄加明桎梏其罪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庶姓無爵者

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乃往以待刑殺

掌戮下士 文一 殺而又

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所以斧鉞殺以刀刃賊與謀反大者斬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謂磔

凡殺其親者焚之則燒之以火而不存其親者王之親賊義莫

凡殺人者皆陪白諸市三日之殺後

刑盜於市與眾 罪惡莫大

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刑市 殺且路而肆之

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亦掌戮

九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軍法

墨者使守門以戒出入之會詐者

剽者使守關以戒無始

宮者使守內以戒無始

刑者使守圜以戒無始

斃者使守積以戒無始

立五守各有深意如刑使臣民永戒

司隸中士十二 府五史十

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之屬政所以正之令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

為百官積任器凡因執人之事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不易其俗

守王宮與野舍之屬禁王宮同宿衛之士為外護

罪隸百有 盜賊 選擇才智 餘為 隸民 其正役當捕盜賊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若封國建諸侯 若家立大夫 夫家牛助為牽傍 以牛助耕徒罪隸牽

其守王宮與其屬禁者如蠻隸之事王明齊以此為關隸

蠻隸百二 擇之 夷第一 等少制

掌役校人養馬為校人 為園人出入

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

在野外則守厲禁

閼隸百二 變別種 在東南

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掌子則取隸焉掌養鳥之子弟 當閼 入罪隸

夷隸百二 第三等 亦別使

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曉鳥 養牛馬 用夷隸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洛隸百二 第四等 吏保力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罪隸以下五隸皆司隸之屬故連次之 五隸各 所常用

布憲中士二 府二 史四 刑表 巡行之官

掌憲邦之刑禁謂縣之 右刑罰者

正月之吉周正 執旌節中士不掌 以宣布於四方宣布在始

而憲待賓月 邦之刑禁有新政象

以詰謹也 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

職方務同享其利布憲務同去其害王道與天地同覆載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王政孔子本此非社稷

五刑野地軍 鄉德 官能 國上 刑自 野糾 起至 于國

布憲者布此內聖外王之政即大學小學明新止至善之教也

而畏以刑禁則內外莫敢犯耳豈有他意而可秘之以國民

禁殺戮下士 史一 自此 至修 國八 職

掌司猶家 新殺戮殺者 三項

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傷者 三項

攘獄者官拒 還訟者還其 三項

以告冠 而誅之重罪之 國中清

禁暴氏下士 史三 喬六 不惡 一項 尤嚴 化也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 正以 力強 者好 為亂 作威 怒力 正節 為正

橋誣犯禁者好稱 以補 刑禁

作言語而不信者好誣 以補 刑禁

以告冠 而誅之之耳 瓜牙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 科察 執錄 奚奴 牧奴 牧奴

戮其犯禁者用法尤峻 使知 禁暴 之嚴 大放 受戮

野廬氏下士 史十 二項 此防 于城 亦通 道路 西北 之心

掌連國道路至於四畿使不隔絕 行防 割據 國中 清

比國部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比猶 宿息 樹為 藩蔽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標之有相相 同者 誅之

凡道路之舟車輦輦 互交 互交 者叙 次而 行之

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亦使守

禁野之橫行中 徑踰 者越 隄渠 也

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治其壞謂之修

掌凡道禁若今絕家布中

邦之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蜡音 氏下士 史四

掌除死人 骨十 散與 骨同 骨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即 蠲之

禁刑者之屬 任人 司國 及凶 服者 服喪 以及郊 野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 馬書 其日 月焉 縣其

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其 家仁

掌凡國之祓禁人 國重 矣物 亦不 無禽 獸

雍氏下士 徒八每士 巡防止 巡行之官當有時

掌溝瀆三皆田 池水者 水道之禁 永十百相禁謂之溝水之

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耕獲耕年地為耕所以禁禽獸害稼

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也 禁山之為苑附于山澤之沈 魚及水 者為其就禽獸魚鼈

禁氏下士 徒八每士 亦巡行之官

掌國之水禁永中有害人之處及

幾酒苛察沽買過 察其不當 在沽酒之

謹酒用使民節 戒其當飲 在飲酒之

禁川游者係波洋平 有此

司膳氏下士 徒八每士 巡夜 以夜萬主

掌夜時調夜晚早若今

以星分夜星見為夜時

以詔夜士主行夜 禁人行

樂晨行者遇止之條其遺冠 禁宵定行者夜遊 無事者禁宵

司烜氏下士 徒十六佐司 以朝子

掌以夫遂夫云 取明火於日得陽之 火乃真明天遂承氣

以鑒鏡方諸取明水於月 得陰之云亦真明

以共祭祀之明盞茶明燭 燭燭燭必用夫遂之火

共明水以酒 乃鑒取之明水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墳大也 蘇指百末 庭燎設于庭 明並用

中春周卿日為 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及備風燎

軍旅修火禁相左右

邦若屋誅通向師氏者 則為明電音焉 明書其罪

爵者雖屋誅其罪昭著 故易其刑刑即此屋誅與 明明

條狼氏下士 徒六每士 道路 鞭之 刑罰

掌執鞭以趨辟趨人而辟 鞭之 刑罰

王出入則八人夾道下士 左四 右四

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因王不

凡誓虎臣衛 二王皆專指軍旅鄭注兼祭祀

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命謂祭 不守 不肅

誓僕王右王曰 誓王右王曰 誓王右王曰

誓馭王右王曰 誓王右王曰 誓王右王曰

誓大夫曰敢不關于君 誓王右王曰 誓王右王曰

誓師師曰 誓王右王曰 誓王右王曰

誓邦之大史曰殺王右王曰 誓王右王曰 誓王右王曰

誓小史曰墨王右王曰 誓王右王曰 誓王右王曰

法之輕重士師掌之條狼氏但中命耳非敢妄以恐嚇人也

○條狼小職屬秋官助威助斷其充冠賊孰敢干

修閭氏二下士史一徒巡視

掌比國中城宿十二徒之官止人標擊行夜者五乃障

與其國病與育同養也國而比其追胥追逐致者

而賞罰之宿衛正卒障互正卒行折正卒物免有賞罰

禁徑逾者不由正

與以兵殺草甲趨行者如月冠

與馳騁於國中者車馬衛

邦有故則令各守其閭互以禁止若非大故冠

唯執節者不幾若無節必當

刑至修閭氏閭無急民而事變有安防司寇之職

冥氏二下士徒冥音通使數人擒止下士二

掌設弧張量軍之屬所以張投擊作二物為是

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鼓之起以驚之猛獸不與用力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草齒須脩為草齒也須也皆脩

庶者氏二下士徒庶乃驅除止下士一

掌除毒蠱毒物而病書治禁之法止下士

以攻說新禮之說重者之神去略以使毒者

嘉草藥攻之特藥

凡毆蠱則令之使之比之能比其

刑官消蠱室謂百蠱盡洗可以收消寧之化或肅殺之功○察

穴氏二下士徒止一士亦

掌攻螫獸之屬民害盡人性于螫

各以其物食火之不其物

以時獻其珍異皮草而珍

翼司氏二下士徒惡鳥難取刑及

掌攻猛鳥鷹隼之屬害贊化有

各以其物為媒置其所食之而倚具之以倚

以時獻其羽翮

柞音氏二下士徒非田間之非

掌攻草木及林麓惡草惡木皆除之務除惡

夏日至令刊陽木土山而火之使其肆不生刊刊必言皆

冬日至令剝陰木北者而水之惡其肆必新冬冬除或水腐

若欲其化也則春者大之秋取夏火之變其水火化以惡木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非賴主使若故士八師徒二十

雍音氏二下士徒非田間之非

掌殺草惡草難除

春始生而萌之其生者即即陰之土土乃可殺

夏日至而夷之地宜之更更之為為謀力

秋繩繩而之使不成熟再再之利利官係主主意欲民

冬日至而耜之以耜耜之再再之利利官係主主意欲民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掌九殺草之政令

化林麓為膏沃

化草麓成田

碧族

掌覆天鳥之巢

一以方也

地之乃天

三之乃天

星

二十有八星

縣其巢上

前氏

掌除蠹

以攻榮攻之

以莽草熏之

凡庶蠹之事

赤成

掌除牆屋

以屋炭攻之

凡隙屋除其狸蠹

燭國氏

掌去毒龜

焚壯鞠

以其煙被之

壺詠氏

掌治水蟲

以炮土之鼓

以焚石投之

若欲殺其神

其神死淵為陵

庭氏

掌射國中

若不見其鳥獸

若神也則以大陰

聖人修道之教

○日食月食

有以救之救日

除陽邪沴以反

除陽邪沴以反

除陽邪沴以反

除陽邪沴以反

銜枚氏下士往禁暴之官今之靜觀

掌司謂察邪在朝則禁暴之官

國之大祭祀令卿牧氏禁無踊上下與祭祀奏無言時

軍旅田役令卿牧氏禁無踊上下與祭祀奏無言時

禁詔呼歎鳴於國中者聲大而不聞於中以相與

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聲大而不聞於中以相與

伊耆氏下士徒主王者祈其壽右東君為恭天下

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成武王以此杖藏之於庫

軍旅授有爵者杖以杖者武王以此杖藏之於庫

共王之齒杖王所以賜也伊耆氏以此杖藏之於庫

大行人中大夫此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大規模特設行人職者

掌大賓之禮非執官有以肅之則此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大規模

及大客之儀非執官有以肅之則此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大規模

以親諸侯非執官有以肅之則此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大規模

朝覲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此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此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夏宗以陳天下之讓此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此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聖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璧殷頭以除邦國之慝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此諸侯之臣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問問以諭諸侯之志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歸服以交諸侯之福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致贈以補諸侯之裁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此四者王使臣于諸侯之禮也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周公平天下治教禮政難同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賞怒而勸威不顯而百辟刑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亦以王見諸聘無常期天子有事使

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禮同可刑亦以王見諸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亦以王見諸禮同可刑亦以王見諸

建常謂通九旒謂通九寸亦以王見諸禮同可刑亦以王見諸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亦以王見諸禮同可刑亦以王見諸

王指五人廟中將幣三享亦以王見諸禮同可刑亦以王見諸

禮謂通九獻謂通食禮亦以王見諸禮同可刑亦以王見諸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亦以王見諸禮同可刑亦以王見諸

拱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亦以王見諸禮同可刑亦以王見諸

拱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亦以王見諸禮同可刑亦以王見諸

七十步以上九儀立當前疾車轅山中擯者四人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壹禩而酢不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
問再勞三後八儀以四諸侯十七儀非行人
諸伯執躬圭形其他皆如諸侯之禮前九儀後連
諸子執穀璧圓五寸纁藉二采五寸三采三就冕服龍以
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
主之間五十步九儀皆立當車衛軒在擯者三人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壹禩不酢不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
問堂勞連五九儀以諸子十一儀非行人
諸男執蒲璧環其他皆如諸子之儀前九儀後五等諸侯
分三等

朝位燕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巧乘車而迎之齊僕
為之前上公下車立當車後伯立當疾于男立當衛王當於與
初自其國出一圭二藉三冕服建常五旒纓六采七介
到王國一八稍二年祀三將幣前位之二攝三廟中天項作
王禮之一祿二享三賓賓五等諸侯下車九積賓以手五項
迎來送往極其恭敬殷勤王懷之禮如此諸侯有不畏服者乎
○諸侯亦備：為惟命是循惟禮是行惟利是潔所以成泰交也
饗禮一獻主酌獻賓酢主再酬賓酬後更一獻或六或四
食禮亦享大年以食賓無酒九舉牲體而食畢或六或四
五等諸侯皆有冕旒君也故為大賓八廟止冕冕不故同王
諸侯之臣雖孤卿無冕旒止為大客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無以繼小國之君此以君命
出入三積朝位常車前前于不交擯有積廟中無相不相以
酒禮之不祿和此五者孤之儀臣之
其他皆如小國之君東有重有介諸侯之卿其禮各下見君二等此亦以君命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見君二等亦如之士大夫下卿二等
以下及其大夫卿降用士大夫降亦如之士大夫下卿二等
卿有二車有介有朝位有車有朝位有朝位有朝位
大夫公侯伯之大夫有介有食有車有介有介有介
士無介有食出入之積與之而已士為庶介
國無孤使卿卿為正大夫為介士為庶介

邦畿方千里建國五極周錫京宗周洛邑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侯服以歲壹見其貢祀物重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甸服以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女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男服以三歲壹見其貢器物足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采地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衣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衛服以五歲壹見其貢材物材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要服以六歲壹見其貢貨物珍
此因朝而貢之土宜乃所以為三享者非大年九貢常則
大限至五年五服已備朝六年變服亦朝乃六服同故包統言六
年五服一朝其細目侯已六朝白亦三朝男二朝米朝間二年

九州之外即六謂之蕃國中已夷鎮二服世父死壹見中國嗣王各

以其所貴實為無天子有道守在四

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待之不比中國不入九儀服非中國

王之所以撫邦國者中言王使臣于諸侯行人為賓

歲徧存問安否王無忌懷不用行人通達之

三歲徧視治教五歲徧察風化諸夏已無

七歲屬象胥論言語教以言語

九歲屬史論書名教以聽聲音正音不通同

十有一歲王將巡行先王勅中命

達瑞六節六先通天下治其僭通

同度大量斗次稍天下消其欺詐

成牢禮備具牛羊豕之宰三歲天下富實

同數日器具推衡諸物之器止其禮樂

修灋則八法治之天下合其

十有二歲王親將畢不巡則云虞三致九年

王巡守分制方之之行人物王行述職有陳地殷更有陳顯

殷國四方四時之行人物王行述職有陳地殷更有陳顯

治教禮政無不該舉而旁遠統于司敘觀其成行人之職不損

殷秋官亦殷五官周公設官分職至是亦將竣局矣

凡諸侯之王事以王之詩云莫敢

辨其位遠近視命數

正其等禮視命數

協其禮物有年禮食

賓而見之行人尊之為賓通行于中國此乃

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諸侯退揖皆有禮此乃

若有四方之大事國有兵危則受其幣禮動不虛聽其辭以其事

控于大邦誰固誰極行人為因天子為極大事可賴特危

凡諸侯之邦交行人亦掌諸天子親諸侯亦

歲相問也日問存之禮問使

殷相聘也大聘三歲偏

世相朝也小朝三歲偏

小行人夫四之屬見之禮親行是三者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名位尊卑之書籍

令諸侯春入貢六服所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每歲

秋獻功功也國于秋也使其臣來一歲

王親受之重功必親受之隨其故常籍

各以其國之籍禮之隨其故常籍

凡諸侯入王此則諸

則逆勞於畿迎之于闕職大夫諸侯入竟諸關

及郊勞大行人皮弁諸侯亦皮弁受之諸侯用束帛來馬使者
貽館致館使司空門之外廟在左王將致之宗廟
將幣三享中王服衣冕請侯視冕三王後帝以璧琮致之
行此三禮卿大行人館司空卿大夫宗伯小行人俱
為承上禮而攝皆下大夫承攝夫及上二為之
凡四方之使者或諸侯之卿承攝夫及上二為之
大客則攝小行人為王使得親言
小客使者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所為來之事
使通四方王使小行人協和隨人隨事得其宜
協九儀賓客之禮諸侯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也合為九儀

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四時常朝皆君禮
存順省聘問臣之禮也存順省聘問臣之禮也
達天下之六節此謂邦達達之者使臣四方亦皆凡節有法
山國用虎節明其執虎節之臣
土國用人節明其執土國之臣
澤國用龍節明其執澤國之臣
皆以金為之諸侯使臣行聘則以金
道路用旌節大夫謂通遂
門關用符節他邦之民入由國門者門人無貨賄不
都鄙用管節公之子弟及卿外之都鄙用管節外內

皆以竹為之天下之民往來王國侯國者此申言行皆
成六瑞與諸侯並君也此申言行皆
王用璜璜圭非王自執王使臣手諸侯亦用璜圭信
公用桓桓圭公使臣于天子或諸侯相使亦用桓圭信
侯用信信圭侯國之臣用信圭信
伯用躬躬圭伯國之臣用躬圭信
子用穀穀圭子國之臣用穀圭信
男用蒲蒲璧男國之臣用蒲璧信
合六幣合同也六幣五等諸侯皆用璧圭信
圭以馬得用之馬在下二王之後璋以皮皮圭亦二王之禮器曰圭璋時皮馬在
璧以帛帛圭亦二王之禮器曰圭璋時皮馬在
琮以錦錦圭亦二王之禮器曰圭璋時皮馬在
琥以繡繡圭亦二王之禮器曰圭璋時皮馬在
璜以黼黼圭亦二王之禮器曰圭璋時皮馬在
凡二玉後帝以璧琮致之王將致之宗廟
及使卿大夫聘問亦如之諸侯相使亦用桓圭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通情而來謂之好
製九儀既正乃連六節以誠然後禮樂行
若國禮喪則令則補之重飢饉
若國凶荒則令則委之重飢饉

璋以皮皮圭亦二王之禮器曰圭璋時皮馬在
璧以帛帛圭亦二王之禮器曰圭璋時皮馬在
琮以錦錦圭亦二王之禮器曰圭璋時皮馬在
琥以繡繡圭亦二王之禮器曰圭璋時皮馬在
璜以黼黼圭亦二王之禮器曰圭璋時皮馬在
凡二玉後帝以璧琮致之王將致之宗廟
及使卿大夫聘問亦如之諸侯相使亦用桓圭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通情而來謂之好
製九儀既正乃連六節以誠然後禮樂行
若國禮喪則令則補之重飢饉
若國凶荒則令則委之重飢饉

若國師役則令攝檜檜之合助所治重兵寇
若國有福事則令度賀使人稱賀重嘉禮

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使人哭死重不幸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天下利害休戚仁至義盡

及其萬民上事故之利害為一書

其禮俗在國之利害為一書

其禮俗在國之利害為一書

其禮俗在國之利害為一書

其禮俗在國之利害為一書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及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此說陳小行人使通四方所據風俗善惡之事

上條 列善惡皆有 有利亦有害 故利害大順逆小並言

下三條 方以類聚物以居 分福之於一國 名辨而異之

夷聖人以天下為度而休戚與之同 以百姓為心而憂樂與之共

天下之故可以不同 知乎然 四方之遠事物之變無窮而王之耳

同所不及 應陳所難 則非行人之行而辨異之有不能備舉而悉

況故為之書以述其文而五物皆異 蓋先王同四海于一堂 知聖

○使臣欲辨異為五書所以望聖教之以四答而必曰周

先訓其事 大抵兼五物 人訪問于苦曰答

次謀其難 先福一書 禮喪 凶荒 厄命 災眚 刑罰 有挽回臣輔事

三度其義 義利害之大 順逆之細則則 聖訓除有挽回臣輔事

四詢其親 四物必深知之非敢虛偽以告王 王之教 聖訓除有挽回臣輔事

行人之重如是 天子故欲速中諸侯教少急事 大小行人屬教官上下 慎也乎

司儀上士人 助大行 禮樂 亦濟之多士文

掌九儀之賓客摺相之禮出入贊禮曰相 上則公侯伯子男之賓 下則卿大夫士之賓

以詔以禮 賓客之不及

儀容 威儀 舉身而言 外則冠裳帶紱之有等

辭令 辭長 據口而言 亦有命賓客之命不亢卑

揖讓 揖讓先揖 其地不一 亦有命賓客之命不亢卑

之節 節有止 為視其命數 官天理之節文 禮儀三百

將合諸侯 宗通則于朝于廟若朝覲

則令命儀 為壇三成 為壇于國外以命四時直東而南

宮旁一門 則為四門 壇外為宮三門 北而南而五壇

詔王儀會同儀 壇北 方明 日月山

南鄉見諸侯 壇北 在地 川色大玉

土揖庶姓 土揖推手 庶姓無 踞而

時揖異姓 時揖平揖 異姓無 踞而

天揖同姓 天揖推手 同姓無 踞而

諸侯上介 諸侯推手 諸侯無 踞而

皆奉其君 皆奉其君 皆奉其君 踞而

之祈爾於 之祈爾於 之祈爾於 踞而

宮諸侯就 宮諸侯就 宮諸侯就 踞而

其祈而丘 其祈而丘 其祈而丘 踞而

及其損之也各以其禮將用命教之半

公於上等于階之上侯伯於中等于階之中子男於下等于階之下

其將幣及故布中亦如之公與幣上等

其禮王公之禮亦如之公與幣上等

臣之拜下有三初奠王臣朝君之正禮也亦當堂下

君之大禮也終受禮臣謝君之禮也

○大行人于廟朝視司儀于壇會其儀同亦當堂下

王燕禮食禮則諸侯毛諸侯多

凡諸公侯諸相為賓同為王臣

王國五積侯伯則四積

三問亦舉

皆三辭辭其以禮

拜受拜受其禮

皆旅旅旅也

再勞止舉

三辭辭其以禮

三揖揖其以禮

主君卸勞卸勞也

交損交損也

三辭辭其以禮

三揖揖其以禮

主君卸勞卸勞也

三揖入門及三辭賓堂私拜受

車送車送也三還還也

王之親勞禮至重

堂旁又三辭不獲乃拜

下車再拜而謝止升車

致館或司空

致館有館

及將幣及將幣

交損交損

車逆車逆

賓車進答拜賓車進答拜

三揖三揖

及廟及廟

賓三揖賓三揖

再拜再拜

再拜再拜

每事每事

及出及出

車送車送

賓三還賓三還

賓三還賓三還

賓三還賓三還

致饗餼將幣使于賓館致饗餼詳見

還圭帶受此乃享禮之圭非瑞玉也圭大小

饗享大年速賓于廟

食享大年速賓于廟

致贈周賓未拜謝王凡路中未為

郊送又送之祭饋之屬

皆如將幣之儀有儀容有辭令六九賓

賓之拜禮即拍下拜饗餼禮拜饗禮食禮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君禮而君八禮皆能厚往薄來

備主君王弟使馬有饋陳之谷即當致饗饗餼還圭贈幣送記夏食亦速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等各以其禮相待也

如諸公上所書之儀言爵及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時

則三積皆三辭拜受侯伯之臣不致積

及大夫卿勞旅損介損三辭拜辱三饗登聽命下拜於受

賓使者如初之儀初勞及還拜送初勞亦迎

致館如初之儀如節亦迎受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送客辟非君不

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賓無

三讓客登拜主客三辟授幣下出不敬君

每事也如初之儀三辭而序止家禮賓客

送在門外不答拜聘在堂上不答拜享在堂上亦不答拜

一享主拜辭之二享主拜辭之三享主拜辭之

及禮已下堂而主拜辭之再拜稽首以謝君答出矣

私而受君乃已而主拜辭之再拜稽首以見君答又降矣

私獻私親未盡再再拜稽首以獻君答乃於降

皆再拜稽首臣使臣至此前拜其君故三辭

君答拜他國之臣故答前拜其君故三辭

出及中門之外使不致問君問大夫及其客對拜

君拜客客辟之拜而對常君答君問大夫及其客對拜

君勞客前未及客再拜稽首禮君答拜客趨辟趨之

致饗餼于賓如勞之禮再拜使者亦備之

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觀行拜必避

館客將去客辟不取介受命受之遂送以送之

客從從君拜辱於朝至也

明日客拜禮賜加賜遂行不敢緩以

如入之積如初三積此于國客獨詳以君

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司儀之禮邦

其儀亦如之如上公侯伯子男四等之臣以一

一積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十二館此等之臣十節去其五之凡客之家之凡拜受受其受則君臣雖在九為損損者不可不習

凡四方之賓客

禮儀禮儀者文之節也

辭命辭命者主之辭也

飢牢飢牢者主之飢牢也

賜獻賜獻者主之賜獻也

以二等降殺從其爵

凡賓客送逆送逆則同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

凡行人之儀此則稱相

不朝不朝者主之不朝也

不夕不夕者主之不夕也

不正其主面不正其主面者主之不正其主面也

亦不背賓亦不背賓者主之不背賓也

行夫行夫者主之行夫也

掌邦國掌邦國者主之掌邦國也

凡其使也凡其使也者主之凡其使也也

雖道有難雖道有難者主之雖道有難也

居於其國居於其國者主之居於其國也

使使者主之使也

行夫行夫者主之行夫也

環人環人者主之環人也

掌送逆掌送逆者主之掌送逆也

以路節以路節者主之以路節也

舍則授館舍則授館者主之舍則授館也

有任器有任器者主之有任器也

凡門關凡門關者主之凡門關也

夏官環人夏官環人者主之夏官環人也

掌鑾掌鑾者主之掌鑾也

掌傳王之言掌傳王之言者主之掌傳王之言也

以和親以和親者主之以和親也

若以時入若以時入者主之若以時入也

則協其禮則協其禮者主之則協其禮也

與其辭言與其辭言者主之與其辭言也

傳之傳之者主之傳之也

凡其出入凡其出入者主之凡其出入也

凡國之大喪凡國之大喪者主之凡國之大喪也

凡軍旅會同凡軍旅會同者主之凡軍旅會同也

凡作事凡作事者主之凡作事也

王之大事王之大事者主之王之大事也

諸侯諸侯者主之諸侯也

人之事

宰宰有夫
為大宰當
上介

史
大史
史有
御內
史史

皆有飧致饗而
有饗礼饗致饗而
有饗礼餘致饗而
有饗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

新卿也則增二牢饗饌五牢
士也則增少牢饗饌大牢

唯上介上卿為介有禽獻亦乘禽也降于君魚

此皆所云壯治也政刑齊其眾物令以集之治則不其翬等給以陳之無掌客司儀不行

夫人致禮三享後有獻夫人禮
皆命下大夫致之

八壺
六加
飲以

八豆
庭加
庭以

八邊
內加
盤以

膳大牢
禮以配

致饗大牢

食大牢食以配食

卿皆見以烹之見后膳大牢答其烹

天子待上公之禮如此掌其政治諸侯取則焉始于王國

侯伯四積皆祗止食止亭止

再問皆脩

食四牢食三十有二簋豆三十有二鉶公掌上東夾

壺三十有二 鼎簋十有二 脛二十有七三 皆陳西夾陳之

饗饕七年魚積其死牢如殮之陳二任三年如積

米百筭斛商醴百甕皆陳夫碑按列醴醴十行東米車新車

米三十車東 示四十車西 薪車倍東 皆西 米車東 薪車西

乘禽日七十雙

穀膳大牢不類

三
注中作再享

再食一減

再橫一

介行人宰之

唯上介也
有金虜

夫人致禮
八壺
八豆
八簋
膳大牢

致饗大牢不食

卿皆見以羔膳持牛牢三卿

子男三積皆眠食率

壹問以脩牢無

食二十有四寶鹽六堂三豆二十有四

銅十有八堂上十康夾西夾各四 壺二十有四而豆堂上十二康夾西夾各六豆陳亦從

目所不可筭不可十有二牲十有八列皆陳兩夫

癸亥五牢三死其死牢如殯之陳肱束階前牢二牢四

米八十筥橋陳堂醕醕八十癸碑漢列曰陳充于底之實

米二十車四百八 禾三十車與米合 芻薪倍禾各六

皆陳米于門東 禾于門西

乘禽日五十雙無股膳

壹饗五

壹食五

壹燕五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餼 饗餼以其爵等爲

之禮介男二卿 大夫三 士少宰 饗三宰 唯上介有禽獻 及之

夫人致禮 六壺六豆 六簋 膳膳致饗亦大年

親見卿見時 皆膳特牛亦致膳馬

初來三禮

積也遺人委人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食也行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饗也行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中待三禮

饗也行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食也行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燕也行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燕也行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燕也行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奉饗之禮 積也

諸侯之禮疑其過豐國家不給然非過也賓客朝聘而來君行

師從卿行旅從人馬牛與車上公幾百乘貴賤幾萬人謂開候

命不可不先致積禮五牢生致路一之之糧米二十車每車二

共米四百八十斛一日用百斛 升 不及五日糧目米三十車 每車二

乘之馬共九百乘二馬止 馬略可給 芻六十車 芻之尚虞不足

薪六十車亦憂未教 小行人勞于折終 故行王愛積之未

濟隨遣使以補問緩急可知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公

行三十里耳行過百里再致一積如初王再遣使以問問要

否可知復行過百里仍致一積如初王更遣使以問問喜威

可知復行過百里仍致一積以按饋之大行人乃迎勞于郊

皮弁服束帛勞于賓舍之堂加璧焉尊之也賓主意通矣進行

百里終致一積以贈之王乃親迎勞于近郊登堂拜勞賓

主敬中乃安然至于國揮館于廟前之南賓上介相之可司室

乃以君命致館恐賓意未稱或王親致之賓主領詣新到未起

炊乃因積禮熟腥致禮上人饌鼎十二 正九 簋十 簠十二

黍食四十簋于四十豆則或羹三十八 酒或于壺四十 其下

腥三十六皆皆堂內之賓備夕食之小禮也廟中將幣後合

積食牢禮之全九致之曰饗饗五死牢一 牲車四牢 合 米 粒

百二十堂下 簠百二十 玉味 牲而腥束 簠 門 西 車 門 東 車 來

前薪車門西禾車前芻車人馬牛犒餼到食大礼全佐之以乘禽

遂五積儲于六卿。饗餼儲于國中。賓客之賦役亦均。不憂不給。人君足食足兵。民信而後可以懷諸侯。至是而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始定。天地春夏四官之節目亦詳。故秋官以行人收局。刑期無制。民協于中。必到百辟其刑然。後四夷來王。至于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虞之東漸。西被朔南。豎聲教訖于四海。必由懷柔。畢也。周礼冬官雖缺。公今職至是。意思已盡。後人讀大學中庸必考周礼而後明新之事。有著落。參贊之事有佐証。天官修身齊家。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在內。地官治國。包體國經野諸事。春官明之止。至善。夏官秋官新之止。至善。合之乃真贊化育而參天地斯中和位育之極致。非紙上空談。

至方國策之食之

至於朝詔其位之立入復告王以

及退朝半亦如之為之告王以

凡賓客之治治于王求令詔治之不與理

凡從者出介則使人道之

及歸而歸送亦如之稍以建于

凡賓客掌時更鼓詔

諸侯有卿詔

卿有大夫詔

大夫有士詔

士皆有詔

凡訝者訝賓客至而往訝

詔詔相相其事其事

而掌其治治令令同其好惡

掌交掌人人掌掌交交

掌以節與節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

意志慮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王所好者行之

使和諸侯之好有和之

達萬民之說達結其交好結其交好

掌邦國之通事通事結其交好結其交好

以諭九稅之利以諭九稅之利

凡九禮之親九禮之親

凡九牧之維九牧之維

凡九禁之難九禁之難

凡九戎之威九戎之威

掌貨賄掌貨賄

掌大夫掌大夫

掌都家之國治掌都家之國治

日朝以聽國事故日朝以聽國事故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

先平理之乃國連之先平理之乃國連之

唯大事弗因唯大事弗因

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

在軍旅在軍旅

以告其都家以告其都家

都則都則

八則八則

治都則治都則

治都則治都則

治都則治都則

治都則治都則

治都則治都則

治都則治都則

治都則治都則

治都則治都則

吏而其君長得以擅易此血脉所以流通也六官唯朝大夫則取鄰家之士而寄居王朝其餘則以王士而各居其國使其臣正于宗伯司馬司寇者也至于水土之治令則掌于冬官云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天子若少解于佐則民莫攸整耶○秋官行人已及于平天下未復歸于治國、、無缺乎天下不難

經 85—601

江陰後學徐世沐青麓湖濱撰訂



冬官司空第六

陸云司空萬亡漢興購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

其事者記錄 疏官名司空者冬閉歲萬物天子以脩大數耳 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克室家使民無空者也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減去其籍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于何日要知在嬴秦之前故遺秦滅焚典籍韋氏表氏等關

也此記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為序置首末相承疑有七段明義從國有六職至謂之婦功言百工事重在六職之內也從粵無錫至夫人而能為弓車言四國皆能其事不煩置國工也從知者創物至此皆聖人所作言聖人創物之意也從天有時至此天時也言材雖良工又有巧不得天時則不良也從攻木之工至陶旋言工之多少之數及工別所宜也從有虞氏至周人尚典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也從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言專據周官所尚之事也王平仲王姑用考工記以續之以存事典之形似名之曰記國不敢躋而將于五官蓋不得已之極思也王叔文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註百工司空事官之屬于天地四時

都邑立社稷宗廟進官室車服器械 或坐而論道註謀慮治國

或作而行之註能作起也如魯 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註審察五材相直方面形勢之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註更資機皮冬資錦 或飭力以長地財註男

或治絲麻以成之註女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註一

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註等

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註三

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註四

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註五

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註六

道註七 道註八 道註九 道註十 道註十一 道註十二 道註十三 道註十四 道註十五 道註十六 道註十七 道註十八 道註十九 道註二十 道註二十一 道註二十二 道註二十三 道註二十四 道註二十五 道註二十六 道註二十七 道註二十八 道註二十九 道註三十 道註三十一 道註三十二 道註三十三 道註三十四 道註三十五 道註三十六 道註三十七 道註三十八 道註三十九 道註四十 道註四十一 道註四十二 道註四十三 道註四十四 道註四十五 道註四十六 道註四十七 道註四十八 道註四十九 道註五十 道註五十一 道註五十二 道註五十三 道註五十四 道註五十五 道註五十六 道註五十七 道註五十八 道註五十九 道註六十 道註六十一 道註六十二 道註六十三 道註六十四 道註六十五 道註六十六 道註六十七 道註六十八 道註六十九 道註七十 道註七十一 道註七十二 道註七十三 道註七十四 道註七十五 道註七十六 道註七十七 道註七十八 道註七十九 道註八十 道註八十一 道註八十二 道註八十三 道註八十四 道註八十五 道註八十六 道註八十七 道註八十八 道註八十九 道註九十 道註九十一 道註九十二 道註九十三 道註九十四 道註九十五 道註九十六 道註九十七 道註九十八 道註九十九 道註一百

流行于道法之謂之仁政註一 無法道亦不行故孟子重道重法註二

粵無錫註三 燕無函註四

燕無函註五

秦無廬

廬謂戎戰

秦多如木

胡無弓車

胡弓車

胡以無屋室田獵畜逐

弓車

粵之無鐔也

非無鐔也

夫人而能為鐔也

燕之無函也

非無函也

夫人而能為函也

秦之無廬也

非無廬也

夫人而能為廬也

胡之無弓車也

非無弓車也

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

守之世謂之工

父子世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

燠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

作車以行

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義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通乎性命

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制小人也

達則其巧足以備述而能

述故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

大

司徒曰以世事教民不失職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時寒

良善也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不時不得地氣也

得天時

橘踰淮而北為枳鵲不踰濟格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

然也

然也

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箭

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箭

吳魯之金錫比材之美者也

楚之箭

楚之箭

楚之箭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

材者

音水

有時以冰此天時也

時盛暑火熱則然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凡

凡

凡攻木之工七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工五搏埴之工二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攻金之工築冶見與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攻皮之工函鮑鞣鞣鞣鞣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設色之工畫績鐘鏤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刮摩之工玉櫛雕天磬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搏埴之工陶旋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事官之屬六十此賦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有虞氏上陶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夏后氏上匠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殷人上梓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周人上輿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官各有所尊上者相變也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故一器而上聚焉者車為多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車有六等之數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車軫四尺謂之一等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戈柝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戰常崇於父四尺謂之五等

齒牙常有四尺崇於戰四尺謂之六等

車謂之六等之數自輪而上其車之等皆以四尺為差凡無過五并身過而無已則不取用又言人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猶附著堅固貌微至謂輪

不樸屬無以為完以也完久為固

不微至無以為威威者速也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已大也

輪已瘠則於馬終古登也地既也輪瘠則難引

長輪過六尺六寸為太為人斯兩手難登不及六尺六寸為太早馬斯兩手難引其引之常為登阪故

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馬高兵車路也

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少或三寸田車路也

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乘車路也

齊物以見為大陽而陰其四此齊王以見為元齊王為上陽云四壯

六尺有六寸之輪輒崇三尺有三寸也數未其頭金為也

加於輪之新也與轆二皆焉

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人身半為等

以上七段考工抵序後乃詳言三十五以之

輪人攻木之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在陽則仲冬斬之

輪人攻木之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在陽則仲冬斬之

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謂其鑿內

穀也者以為利轉也利轉者穀也

輻也者以為直指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

牙也者以為固抱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輪穀三材不失職謂之完完者不壞

望而眈其輪欲其慎爾望而眈其輪欲其慎爾

進而眈之行也

無所取之取諸園也

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

進而眈之欲其肉稱也進而眈之欲其肉稱也

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望其穀欲其眼爾也望其穀欲其眼爾也

進而眈之欲其憐之廉也進而眈之欲其憐之廉也

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眈其輿音更欲其蚤之正也眈其輿欲其蚤之正也

察其齒音齒蚤不齟則輪雖救不匡察其齒蚤不齟則輪雖救不匡

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

陽也者稊理而堅陽也者稊理而堅

陰也者疏理而柔陰也者疏理而柔

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

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

較小而長則柞音窄而長則音窄大而短則擊音擊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六尺六寸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添其二地者也不添其踐添者七寸三分寸之一梓其漆內止有六寸而中誦之一半三寸以為之數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音勒三指也其數數空壺中大五寸之一五分之數之長去一以為賢大穿去三以為輞小穿大穿實徑六寸五寸當云數長去二全云去一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大小穿金厚一寸大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內徑三寸九分相稱也此數中徑之數

容形容必直凡治數為之形客之客數必直陳篆必正篆數約也陳以夏篆之施膠必厚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施筋必數情必負幹情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數之善之善參分其數長二在外存一尺九寸一在內存九寸以置其輻受軸少偏則執緊連稍少寬則執舒註數長三尺三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內存近輻外一尺九寸外存近凡輻量其鑿深孔也入以為輻廣廣深相應則力出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應廣不難有以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鑿不足也應廣不難有以工莫之能固故竝度之其輻廣以為之弱中為弱則雖有重任折折言力相稱也輻廣與鑿深參分其輻之長長三而殺其一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漂也一尺以內牙以本粗末細堅剛而下利故泥不粘若之參分其股股以喻其也方去一以為散圍散圍操輻必齊操輻必齊平沈必均平沈必均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禁入孔室之而固得指牙牙得則無禁不得則有禁必足見也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輦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六尺有六寸之輪輦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為輪行澤者欲杼杼行山者欲倅倅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削塗也是故塗不計行澤則其地

俾以行山則是博以行石也

行山則其地鑿鑿

凡揉牙外不廉

而內不挫

謂之用火之善

是故規之以取其圓也

萬同之以取其直也

縣之以取其輻之直也

水之以取其平沈之均也

量其數以泰以取其同也

權之以取其輕重之倖也

故可規可萬可水可懸可量可權也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輪人為蓋

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部尊一枚

弓鑿廣四枚

鑿深二寸有半

下直二枚

鑿端一枚

弓長六尺謂之庇軋

五尺謂之庇輪

四尺謂之庇軋

參分弓長而操其一

參分其股圍

參分方長以其一為之尊

初尊一枚

上欲尊

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

蓋已崇則難為門也

蓋已卑是殺目也

是故蓋崇十尺

是故蓋崇十尺

是故蓋崇十尺

是故蓋崇十尺

是故蓋崇十尺

是故蓋崇十尺

是故蓋崇十尺

是故蓋崇十尺

是故蓋崇十尺

是故蓋崇十尺

良蓋弗月 不以弗紱繫之 殷敵 而馳 既在既下 弗不

隊謂之國工

制器必存於神 輪軸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與人 工之為車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輪

輪 凡輪之為車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車

車 凡車之為車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衡

衡 凡衡之為車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如一謂之參

參如一謂之參 凡參之為車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 凡參分車廣去一以爲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其礎

參分其礎 凡參分其礎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以其廣之半

以其廣之半 凡以其廣之半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以其礎之半

以其礎之半 凡以其礎之半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六分其廣

六分其廣 凡六分其廣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其礎

參分其礎 凡參分其礎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較圍

參分較圍 凡參分較圍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較圍

參分較圍 凡參分較圍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較圍

參分較圍 凡參分較圍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較圍

參分較圍 凡參分較圍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較圍

參分較圍 凡參分較圍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較圍

參分較圍 凡參分較圍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較圍

參分較圍 凡參分較圍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較圍

參分較圍 凡參分較圍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較圍

參分較圍 凡參分較圍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參分較圍

參分較圍 凡參分較圍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凡居材 凡居材之為車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大與小無并

大與小無并 凡大與小無并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梭車欲奔

梭車欲奔 凡梭車欲奔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飾車欲修

飾車欲修 凡飾車欲修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轉人

轉人 凡轉人之為車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軸有三理

軸有三理 凡軸有三理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國馬之軸深四尺

國馬之軸深四尺 凡國馬之軸深四尺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田馬之軸深四尺

田馬之軸深四尺 凡田馬之軸深四尺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駕馬之軸深三尺

駕馬之軸深三尺 凡駕馬之軸深三尺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軸有三理

軸有三理 凡軸有三理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一者以爲久也

一者以爲久也 凡一者以爲久也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二者以爲久也

二者以爲久也 凡二者以爲久也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三者以爲利也

三者以爲利也 凡三者以爲利也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凡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武前名爲軌者

武前名爲軌者 凡武前名爲軌者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決于其上則三

決于其上則三 凡決于其上則三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口軌乃車材之

口軌乃車材之 凡口軌乃車材之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材者軌也

材者軌也 凡材者軌也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持車使正故軌

持車使正故軌 凡持車使正故軌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任正者十分其

任正者十分其 凡任正者十分其 亦象天之行而軸能之也 蓋象天之貴 而柄能之也 輪軸在彼 柄能在此 柄能之巧 柄能之貴

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尺三寸五分之一

小於度謂之無任其不

轉臣四十八不可以從後至前而曲上以下鈞衡徑四寸四分

五分其軛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徑六寸四分

十分其軛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免之圍徑四寸五分

參分其免圍去一以為頸圍徑九寸五分

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徑七寸五分

凡操軛欲其孫順其理以而無孤深之深

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軛擊之任不新而高不擊

及其登地不伏其軛必繼其牛車大

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無撓之可

故登地者倍任者也倍任之可

是故軛欲傾輿堅力長則力大中當免前頭後踵利于順利力

軛深則折軛深傷木之力深有所患然或不可記此

淺則負軛淺不中三度淺有所患然或不可記此

軛注則利軛注之利利則利利則利

利準目久不軛不擊可登可平能準而利利準目久

和則安車與則車和馬與則馬和軛之善則係如是

而則一大四尺四寸而五藝環濟則軛軛衡皆六尺六寸而

軛軸中扼妙在前頭之注故如輕覆而前而馬安乃能共利

于準衡平軛正軛收而車安利準如軛却而後車之適調如是宜

不久詩之戎車既安由是軛安穩馬宜稱而和則車不折絕馬

不契需而人安御者不救左者不捷音塞右者可用力此形容

軛之善已盡下更即和申言之

軛欲弧而無折如孤之曲而不深

經而無絕則不傷其力而折

進則與馬謀利準合馬之志則行

退則與人謀利準合人之心則止

終日馳騁左不捷音塞右者可用力此形容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音塞

終歲御衣衽不敝音塞

此惟軛之和也音塞

良軌環滑

音軌如環滑之軌

軌有兩端之軌

自伏兔不至軌

軌在式前大寸

軌在式前大寸

軌中有滑

謂之國軌

軌在式前大寸

軌在式前大寸

軌中有滑

環滑固驗軌之良軌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五染無文之應錄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而如新滑症不改甚矣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標軌難于當軌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中造軌之精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此便欲曲而工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蓋之方也以象地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蓋之圓也以象天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蓋之方也以象地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蓋之圓也以象天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蓋之方也以象地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蓋之圓也以象天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蓋之方也以象地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蓋之圓也以象天也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軌中有滑

攻金之工

此攻金之工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築氏執下齊

此築氏執下齊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冶氏執上齊

此冶氏執上齊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鳧氏爲聲

此鳧氏爲聲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栗氏爲量

此栗氏爲量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段氏爲鑄

此段氏爲鑄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桃氏爲刃

此桃氏爲刃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金有六齊

此金有六齊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

此六分其金而錫居一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五分其金而錫居一

此五分其金而錫居一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四分其金而錫居一

此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參分其金而錫居一

此參分其金而錫居一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五分其金而錫居二

此五分其金而錫居二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金錫半謂之鑄

此金錫半謂之鑄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黑凡以金爲之

此黑凡以金爲之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白凡以金爲之

此白凡以金爲之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赤凡以金爲之

此赤凡以金爲之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青凡以金爲之

此青凡以金爲之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黃凡以金爲之

此黃凡以金爲之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凡以金爲之

此凡以金爲之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以金爲之

此以金爲之也

金謂鋼鐵性剛易折

築氏攻金之為削今之燔金為削傳而利

長尺八寸博寸合六而成規合六寸

欲新而無窮謂其利也

救盡而無惡其金如一雖至五分其金而錫居一

治氏攻金之削不遇也

為殺矢殺矢與戈戰殺矢四寸殺矢五寸金錫居一

刃長寸圓寸鋌寸之重三坑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

胡鋒頭旁出而下曲者即鈎也

援刃直向上者

戈金頭長一尺二寸皆本身藏于柄上頭四寸廣二寸

下頭八寸胡三之

建之止高四尺半于人身左胡大如右臂故名

已倨也則不入

已倨也則不入

長內則折

短內則不疾

已倨也則不入

已倨也則不入

是故倨句外傳倨之外胡之裏也

重三鈎

戰廣寸有半寸

內三之

胡四之

援五之

倨句

與刺重

戰頭

車戰

可以

辛

桃氏

為劍

臘

兩從

以其臘廣

圓長倍之

中其莖

參分其臘廣

以出

其五寸

其五寸

金剛上鉉相應而聲不過由鉉合鉉下聲之浮

礼部通志卷之三

桌氏

一攻金之
飛浮梁寶
金上齊六
皆堅實義
堅三義

為量

一第四之
同齊異工
金錫居一
皆堅實義
堅三義

改煎金錫

則不耗
用之平人
金錫居一
皆堅實義
堅三義

不耗然後權之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權之然後準之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準之然後量之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量之以為補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深尺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內方尺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而圓其外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其實一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其耳三寸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重一鈞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其銘曰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啓而後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其銘曰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啓而後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其銘曰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啓而後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其銘曰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啓而後

法用金必齊
必用精液
工甚勞

黃鐘之管九寸
內容千二百黍
方滿一分為合
之半曰龠

十合為升
十升為斗
十斗為斛

計以舉量
故內升十
方合而為斗

六兩為斤
三十斤為百
鈞四鈞為石

凡鑄金之狀
中言不耗之由
精粗火候

金上齊與錫
一黑濁除濁
之氣竭

黃白之氣竭
濁火久青白
帶陽氣次之

青白之氣竭
陰散青氣
陽對次之

然後可鑄也
所以改煎不耗
量之可入模中

函氏
一攻皮之
有若西人

爲甲
不可事以
甲爲主

犀甲六屬
犀甲七屬
犀甲八屬

合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犀甲云屬

兕甲壽二百年

合甲壽三百年

凡為甲必先為容

然後制革

權其上旅

與其下旅

而重若一

以其長為之圍

凡甲鍛不擊

已救則橈

兕人身有大小長短之不齊過之則有餘不及則不足必其甲之長以容其月

然則制革必因其人之身而為容然後無聲結之患矣

而重若一者以其輕重使上下等

以其長為之圍者一札之上先量上下之長乃以長中使

凡甲鍛不擊者其札則不堅

凡察革之道

制甲法倫

至理所寓

眡其鑽空

孔欲其密

遠也

則孔大者善則孔小者無益

眡其裏欲其易也

無也

則堅久

革制

眡其聯也

欲其直也

則其制美而無惡

之善

素其裏

之欲其約也

則其制密

而不粗

舉而眡之

提其欲其豐也

則其制壯麗而不制

之善

衣之欲其無斷

音無斷

則其制壯麗而不制

之善

眡其鑽空而窺則革堅也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

不善則也

眡

其聯而直則制善也

素其裏而約則周也

舉之而豐則明

也

光而也衣之無斷則變也

稱身

此結之

也

取用銀草 乾所銀多 乾必用火 初水滑次脂塗 故次乾人 不止厚泥 如日之曬 宜用火以乾之 包古作乾 攻皮之 製乾以火 乾類篇有乾 音以 魚音律 人 工第二 標草之名 乾類二字 音以

之事

乃銀草

望而眡之

欲其茶白也

如茶莠之色

質

進而握之

欲其柔而滑也

滑利而

質

卷而搏之

欲其無也

易也

搏讀為縛 縛一也 縛之字無攸 攸而攸之縛索 索

眡其著

之難厚

欲其淺也

乃薄

察其線

欲其藏也

不露

且堅

單欲其茶白而疾滑之則堅

單不

欲

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

脂

脂

脂

脂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其材正也信之而枉則

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

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

為棧也

卷而搏之而不泄則厚薄序也

眡其著而淺則單信也

察其線而藏則雖救不賴

水滑脂柔以助火厚序信

以飽而飽人之能單矣

韋人

為阜陶阜陶古作陶鼓後世易之以木名不改制木為甗

長六尺有六寸名阜陶鼓也中徑六尺六寸 晉鼓

左右端廣六寸頭六寸共面圓 四分之二 金奏

中鼓尺腹一尺共腹圓 為中廣頭狹

厚三寸二十版皆為中廣頭狹

穹者鼓木腹三之一居鼓三 兩頭合 即中

上三為中正二寸又直兩端與實別

鼓長八尺置橫與實別

鼓四尺置橫與實別

中圓加三之一如音止圓一尺 合二十一版 中鼓不直

謂之鼗鼓鼗鼓長音鼓一尺四寸中

為鼗鼓鼗鼓長音鼓一尺四寸中

長尋尺有四尺長中

鼓四尺面徑中

倨也曲也折以長鼓木勢折中曲

大東從此寬收如天之當聲故名曰釋

凡冒鼓必以啟勢之日起勢孟春之中鼓亦用于軍

良鼓瑕如積環急聲也謂之文也之積于內而見于外也則如積環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不可長于聲而短得所無此二病

韋氏攻皮之開鮑人皮止供制器之用之革更有韋氏想法

裘氏攻皮之開去毛者韋氏攻之存毛者裘氏攻之

畫物體謂之畫工第一設色之所屬山以韋氏以龍馬獸

績物體謂之績工第二設色之所屬山以韋氏以龍馬獸

之事雜五色畫成物後績五色色雜而木顯象天易知之統大始也初

東方謂之青偏于主有仁德者

南方謂之赤偏于火有禮德者

西方謂之白偏于金有義德者

北方謂之黑偏于水有智德者

天謂之玄玄與黑同但黑純陰玄則純陽穆而命不已色黑

地謂之黃居五色之中為有信德者 王可服 有道者

青與白相次也仁義相濟

赤與黑相次也禮義相濟

玄與黃相次也健明相合

以上六色績于衣畫也績也五色亦命為以

青與赤謂之文以色雜絲顯仁之倫

赤與白謂之章以色雜麻章明于文

白與黑謂之黼以色雜練而化不窮

黑與青謂之黻以色雜緇而化不窮

五采備謂之繡成德之於身久不改與衣一則 設色無繡以

以上五采繡于裳。衽于左，袖于右，以章施而有厚象。地簡能之作，成物也。設色
 黼衣在上，陽也。陽主輕浮，故畫之裳在下，陰也。除主沉重，故黼之。
 顯仁族用，循環不絕。地成形，易而繡天取相偶，相生相克之倫。地止
 設色微之，故穿使高明，衣裳易簡之於裁然。小中見大，天地化育于
 重服五服，五章周無損服，降殺以兩。
 虞周禮樂文明，視設色豈小補云哉。

土以黃 地之大寶 虞色不及天地尊而不敢擬也 故十二
 中色黃 章自日月以降周或設色亦時有之

其象方 又負難備地方可圖

天時變 畫天隨時 春青夏赤 尊天
 色不以衣也 秋白冬黑 之至

火以圓 形如半環在裳 雞白月星而鑒于山以蒼展 自周始
 為負形似火也

山以章 華蹟為緯： 山上正其生 火廬山寶以山
 山物也在衣 物亦成章 次火：有附著

水以龍 龍水物龍以水澤物能 衣垂龍取六龍御
 也在衣變化故周重龍 天之義亦自周始

鳥雉為鳥之文明者 旗猶有
 獸虎與雉並獸之文明者 旗猶
 蛇蛇佐龜以鎮北方衣裳取文明不
 略舉畫象之大者餘可類推申畫之事
 雜四時天有五色之位地有以章之無畫續謂之巧 鮮明之
 總結上文

元畫績之事後素功欲畫績者必素功在先衣也先有白質於之而後加以五采然也先有白質於之而後加以五采然也
武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內有可貴之質然後外飾之以文
成文素功者質也畫績者文也惟白能受采故素功先于畫績也
周公設此文物以德為重以質為重若無德則楨物何章無忠
信之質則色采何附後來文勝失周公之旧故欲從先進以反國初
禮樂尋源春秋後素功一言可耳
明四目設色之工在其中可以
以信知人知天之明非礼勿視設色之工在其中可以助克己復礼之仁

鍾氏設色之鍾亦取專聚義止 貝宋之
染羽則以鉅旗 染則別于染人 厲工與
以朱湛漬安 **丹秫**丹秫赤粟再以丹砂 秫粟熟黏 以丹合朱
三月而熾之乃源赤不變 熟乃易入于物 乃始而濃
淳再以其汁 **而漬之**其色盡出淳而不清 非我朱孔
三入爲纁三次入淳汁 纁一染謂之纁纁者紅 再染謂之緋緋者紅
五入爲緋再染以黑爲緋 如薄顏色 緋色
七入爲緇再染以黑成緇 緇非能黑 黑赤相
 此朱底黑面之色淺深不同 大凡 染則不單黑

幌音芒氏說色之無染絲綵帛金錫用火
 綵工工第五世善其法絲帛用水
 綵絲未成蘇吐抽之天生地成
 以沅水辰所津水漚漸其絲七日楚人曰漚
 去地尺不染塵暴之水浸絲由生而漸熟
 畫暴諸日難空以消濕受陽氣
 夜宿諸井縣井以扣陽受陰氣
 七日七夜是謂水凍七日來復陰陽兩融
 凍帛織已生絲尚脆帛更費力于
 以欄絲同性為灰非牛圈棟木子也
 渥渥其帛棟灰之漚汁帛之凝膩可除脆固可初也
 帛可輕用不珍重與

前之所為不合規判之以示別異有患逆之患必使除之復
 于善有煩苛之行必使易之歸于正惡乃隱惡匿于心欲其
 從規而洗心行乃外惡形于事欲其應規而改作金則員半
 後之可蓋前非也王者不絕人示以自新之意不曉乃有仇
 壁羨徑度尺其義好三寸壁孔以為度此乃直長橫狹之壁
 羅肉暗倍好謂之壁好倍肉謂之暖肉好若一度之玉非凡壁
 尺為份八尺為鼻倍尋為常倍八起數由壁之廣八寸建分
 壁直徑一尺度之長短由此立則然也本黃鍾之長八寸建分
 寸尺之法○銅為嘉量壁為五尺歲于王府使天下不可易
 一尺則上壁之時應員徑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表
 以高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煇故作此使天下有考
 圭壁一圭所五寸數也以祀日月星辰上帝兩圭之合為壁
 圭五寸比卿圭七寸壁六五寸與圭相稱明三辰之降
 日月星辰比于男雖周圭止五寸六寸用壁止五寸
 壁員琮玉九寸方徑九寸諸侯公以享天子璧享五琮享
 九寸方徑九寸諸侯公以享天子璧享五琮享

有鑲圭板有九鑲以藉之執之

天子以巡守用三璋以祀山川

宗主元祝通神以前馬其祈泥以馬如按人宗祝亦執勺以共之

大璋亦如之諸侯之大璋如天子諸侯以聘女諸侯大璋皆九寸

瑑圭璋瑑飾有文八寸璧瑱瑒八寸以頤衆來瑑聘白聘

上公之臣執以順聘不得執君之桓圭信圭等直瑑為文飾耳

牙璋琰側如牙中璋亦有鉏牙之飾七寸少陽教射二寸短二寸厚寸同以起軍

旅軍有多少以治軍事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示不

駟積琮五寸宗承祀宗廟之后后以爲權為稱鉉以起璽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如王宗后守之以組繫之組琮后扣

組鑿琮七寸少陽鼻寸有半寸鼻在琮上天子以爲權治主小者王主大者

天子叔大爲鉉重主○王與立輕重之準大小並謹中外一則○此亦武王謀叔之法周公命玉人立爲定樣存之宮中

銖百黍爲一銖黃鐘管容十二銖蓋千二百黍也
兩倍於銖六容爲二兩故五兩論百黍故二十四銖爲兩
斤物合四兩以十六兩爲斤者銖兩分明之極也
鈞斤雖不明其物少推之于重大約不得均乎也
石鈞雖重必至三十斤乃可以定物結定大凡稱
衡以物約而生衡之用
規由衡運之生現之員

準以水乃自然之平不假物出此乎施之所此乎約之杖：衡乃正

準以水乃自然之平不假物出此乎施之所此乎約之杖：衡乃正

兩主五寸兩主五寸有邱邱謂以祀地以旅四望

環琮八寸環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于西朝

宗室十有二寸宗室十有二寸諸侯有九列諸侯有九列

大夫純五大夫純五

夫人夫人以勞諸侯以勞諸侯

璋邸射璋邸射素功素功以祀山川以祀山川以致稍饒以致稍饒

柳人柳人關板器亦用柳關板器亦用柳

雕人雕人關金器亦用雕關金器亦用雕

磬氏磬氏工第五工第五磬磬去其石以石為主去其石以石為主

為磬為磬用心最細用心最細以祀之以祀之一矩為一一矩為一

倨句一矩有半倨句一矩有半一矩有半一矩有半其矩則磬之倨句也其矩則磬之倨句也

其博為一其博為一博謂一矩也博謂一矩也其矩則磬之倨句也其矩則磬之倨句也

股為二股為二股謂一矩也股謂一矩也其矩則磬之倨句也其矩則磬之倨句也

鼓為三鼓為三鼓謂一矩也鼓謂一矩也其矩則磬之倨句也其矩則磬之倨句也

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

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已上謂則摩其旁已上謂則摩其旁既和且平依我聲既和且平依我聲

已下謂則摩其器已下謂則摩其器之眾音皆可從律之眾音皆可從律

聲皆發于上而散于下發之過則摩聲皆發于上而散于下發之過則摩

短使少激短使少激○磬折觸弦取中正磬折觸弦取中正

矢人矢人工第四工第四矢矢有兩而迅矢有兩而迅

為矢為矢有兩而迅有兩而迅後用柳非後用柳非

鏃矢鏃矢分分有鐵重也有鐵重也鏃矢鏃矢分分

第一第一在前頭在前頭二在後二在後前重後輕前重後輕

兵矢兵矢用柳矢用柳矢皆用柳皆用柳但主于兵但主于兵

田矢田矢用柳矢用柳矢皆用柳皆用柳但主于兵但主于兵

五分五分鐵差二在前鐵三在後鐵差二在前鐵三在後

殺矢殺矢用柳矢用柳矢皆用柳皆用柳但主于兵但主于兵

七分七分短小三在前鐵四在後短小三在前鐵四在後

以上七六分三等以上七六分三等一矢少恒一矢少恒

參分其長參分其長而謂其一而謂其一二音二音

五分其長而謂其一五分其長而謂其一二音二音

以其奇以其奇厚為之厚為之深深其力其力奇奇

水之以辨其陰陽水之以辨其陰陽其力其力奇奇

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其力其力奇奇

夾其比以設其羽夾其比以設其羽其力其力奇奇

是故夾而搖之以指夾之以指衛以指其豐殺主之節也

橈之擲也其以眠其鴻殺主也幹之稱去聲也

以上二者矢既成而審視之法然後矢無不善

九相等稿
 亦讀
 等既棄
 棄人失八
 物皆三等
 權也
 天材修四美
 陰生而言

欲生而搏搏生無取也
搏謂買也
搏如搏
搏之搏
搏不

同搏欲重欲其材實
故中實重

同重節欲以節安身
輕重不等則節

后趾欲乘如乘而堅不

生搏重疏乘皆竹材之良也所習坊音胡韻子之等不過于此
 陶人搏埴之卑字之傍為尸而搏器以燒之後陶音

爲敵魚輦反
新無衣破

實二補
科容二
二深方
二尺笑
飯大
衆觀

厚半寸中薄半口
江蘇今
衣但無耳

厚寸 倍身 厚寸 口上 難損

盆 盆有衣 盆 盆有衣 盆 盆有衣

實二斛
方二尺
盛飯

厚牛可
爵寸口亦

厚
音正
有底

實二補所容散亦

—
—
—
—
—

厚半寸
同中

肩寸同 少品之飲

七旁以通坎氣亦北斗象

豆實四升實三斗二升也

實五斛五斛蓋六斗非十斗解三斗穀

厚半寸
腹不厚

斛音字小量器
 斗乃十六斗
 論語原字

實二穀又西一非此

厚半寸
可過重

脣寸為量亦

九陶器五種大則瓶甗甑小則鬲庖其腹口之厚薄並同

旋音轉之

為益有竹筴亦

實一穀二升

崇尺其腹

厚半寸其大

脣寸其大

豆竹豆曰通

實三之

崇尺其腹小

凡陶旅之事

鑿

堅

辟

暴

不入市

器中博

豆中縣

聘崇四尺

方四尺

每補量

之使

何曾

原半寸

不直

稗人

鳥為

天下之大獸五

脂者

膏者

藏者

羽者

鱗者

宗廟之事

贏者

外骨

者屬

車輪國案四尺而量器以四尺為斷

方度必假之方尺而量器以四尺為斷

每補量尺二寸上當二尺水以尺二寸為斷

之使車輪不可通也每補量尺二寸上當二尺水以尺二寸為斷

何曾車輪不可通也每補量尺二寸上當二尺水以尺二寸為斷

原半寸何曾車輪不可通也每補量尺二寸上當二尺水以尺二寸為斷

不直可推人所以受其利為穀食則卑微有底則穿則制定而

稗人攻木之器也木以梓為重故工名梓也

鳥為禽虞曰簡植曰虞牙琴以飾簡虞

脂者牛羊脂厚膏者脂堅膏者脂脆脂厚膏者脂堅膏者脂脆

膏者屬虎豹之屬為獸則散不可成然利于和味

藏者屬虎豹之屬為獸則散不可成然利于和味

羽者屬鳥之屬為獸則散不可成然利于和味

鱗者屬龍蛇之屬為獸則散不可成然利于和味

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

贏者屬人者鱗者以為筍虞也

外骨屬人者鱗者以為筍虞也

者屬人以注鳴者屬人以旁鳴者屬人以翼鳴者屬人以

股鳴者股屬以胸鳴者胸屬謂之小蟲之屬以上以爲

厚脣鼻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小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

蠶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

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

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也

銳喙決吻銳目頤長脰小體少腹若是者謂之

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

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虞故擊

其所懸而由其虞鳴也

小首而長搏也身而鴻也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皆

化攪者攪攪者援者援援者之類必深其不出其目作其

鱗之而其類也深藏也深藏其目也其目作其

深其不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鉞必撥根而而怒荷撥

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深出作必似鳴矣

介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荷積爾

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指也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極言蠶獸可以爲鍾虞屬者之款不可爲鍾虞也

聖人隨物制宜昭著之款不可象形加任止焉性體足以升與

合味裸而鱗之款雖以爲筍虞用之任重遠多虛象各有攸當

梓人爲飲器飲器三等皆飲器之用

勺一升酌于尊以實于

爵一升酌于尊以實于

觚三升酌于尊以實于

獻以爵而酌以觚一獻而三酌則一豆矣五升初一升終

食一豆內豆飲一豆酒四升中人之食也中人之食也

凡試梓日省月試飲一豆酒先王于飲食之間因器設戒

飲器鄉衡衡也而實不盡不盡梓師之長罪之

始于獻成禮成于三致敬以中人立限不使過也豆酒配豆肉

禮食止此飲器深則罪工以非飲器之善也嚴于禁飲何如

梓人爲侯侯之侯取亨侯之義不亨者射之以垂戒

廣與崇方以崇侯取亨侯之義不亨者射之以垂戒

勢分其廣而鵠鵠也居一焉侯中一止六尺

大射以皮射侯侯也侯中一止六尺

上兩個左右出與其身三上布為左右兩個

下兩個左右出半之左右各半合身之一

侯制上廣下狹侯足宛然象人此取象之率○个面用布

斜摺背用木為幹幹也侯中一止六尺

上綱繫于與下綱綱也出舌尋出舌尋

係于植有綱之頭有綱之止一寸之度

張皮侯天子三從而棲外節民為則春以功諸侯之士春

張五采之侯五采則遠國屬則春以功諸侯之士春

張獸侯獸侯則王以息燕則春以功諸侯之士春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司馬實而飲酒則春以功諸侯之士春

其辭曰惟若寧侯功疏安民之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射不中

者屬會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諸女曾孫諸侯百

福梓人但為侯官及植木而已皮侯則司樂臨射節之采侯則

書績之工而之款侯則亦責績之事但侯貴廣不同辨于九

十步七十步五十步之侯中耳天子每射皆設三侯

廬人音廬同為廬音廬同之廬音廬同

戈秘音秘六尺有六寸通刀從車廣起數

長尋尋有四尺二尺起數人在中八尺

車戟常倍尋六尺二尺起數人在中八尺

苗矛也常有四尺二尺起數人在中八尺

夷矛也三尋二尺起數人在中八尺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及也而無已又以其

人此制兵長過三用之不能及敵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

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

守國之人寡食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

欲長言嚴肅宜短兵守法曰守兵

凡兵句兵欲無彈無彈則力竭而則力竭

刺兵欲無竭無竭則力竭而則力竭

是故句兵無竭無竭則力竭而則力竭

刺兵無竭無竭則力竭而則力竭

殺兵同疆殺兵同疆而則力竭

刺兵同疆刺兵同疆而則力竭

凡為是凡為是而則力竭

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彼而圍之五分其長

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圍

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五分其晉圍

凡為晉圍凡為晉圍而則力竭

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參分其長

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圍

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參分其晉圍

凡試廬事凡試廬事而則力竭

置而搖之置而搖之而則力竭

凡試廬事凡試廬事而則力竭

置而搖之置而搖之而則力竭

矣諸牆兩端之間以抵其棧之均也本末勝柱于兩端矣
橫而搖之以抵其勁也以一手執一頭而終橫之
六建五兵合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此起于勾

匠人
北木之
三言
工第五

建國及後國此匠人
第一事
始之

水地以縣縣于四角立柱以水望繩之懸至平莫如水目
置塾以縣縣以景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至正莫如景目
為規規以景與日入之景定其規之安以日
畫象而文之諸日中之景以定其朝
夜政之極星以定其北其北星日景有三中東而規無不正
其北星日景有三中東而規無不正

以正朝夕東西正以定南北地乎以合天日出為朝日中為半
四時之朝夕有長短不同見日在陸東去極六十度有奇而景大有五寸冬至日在北陸東去極六十度有奇而景大有五寸
日在東陸東去極九十度有奇而景大有五寸夏至日在北陸東去極九十度有奇而景大有五寸
日在東陸東去極九十度有奇而景大有五寸夏至日在北陸東去極九十度有奇而景大有五寸
匠人營國其大尺而度之謂之營二建
方九里中城也三里一門合四方為方九里共十二門通天子十二門

國中九經九緯通天子十二門通天子十二門
經涂九軌三軌通南北三軌通東西三軌通東西三軌通南北三軌通南北
左祖陽親右社陰尊兩旁也

面朝面猶王宮王宮在中區王宮當中
後市市在中市言後利當背之王宮朝
市朝一夫百方各市止百畝市止百畝市有私屋市有私屋

夏后氏世室

堂修二七修南北之深也度八丈

廣四修一其廣以四堂廣十廣十一
五室堂上為土室于中央土室于中央土室于東南土室于東南土室于西南土室于西南

三金水金水四室四室土室于中央土室于中央土室于東南土室于東南土室于西南土室于西南

四旁兩夾每室戶必兩窗以助明戶必東出
白盛盛之言成也以成宮室以成宮室

門堂三之二門側之堂取數于正廣當九步二尺廣當九步二尺

室三之一外居一分室三之一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王宮正堂堂修七尋堂修七尋

堂崇三丈堂崇三丈

四阿柱屋四阿柱屋

重屋重屋

度九尺之延周度以延亦夏以步般以步六尺尋八
東西九延一尺王相改尋以步般以步六尺尋八
南北七延一尺王相改尋以步般以步六尺尋八
堂崇一延九尺王相改尋以步般以步六尺尋八
五室諸侯廟會可修葺燕非如王者出治之堂月合之十
九室二延一尺王相改尋以步般以步六尺尋八
此三者夏用或舉宗廟或舉王室或舉明堂五言之以明其同

室中四壁度以凡九尺長投凡五右與凡所
堂上度以延于堂席上左右各四

宮中度以尋八尺長投凡五右與凡所
野度以步六尺長投凡五右與凡所
涂度以軌八尺長投凡五右與凡所
同文者各同物宜為之數

廟門容大為古制七個大廟牛鼎之局長為廣鼎廣三丈
廟門容小為古制七個大廟牛鼎之局長為廣鼎廣三丈
應門之門容小為古制七個大廟牛鼎之局長為廣鼎廣三丈
內有九室之數九卿居之九卿居之九卿居之九卿居之
外有九室之數九卿居之九卿居之九卿居之九卿居之

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孤六命卿六孤二三公
王宮門阿若阿然之制五雉五雉五雉五雉五雉
宮隅之制七雉七雉七雉七雉七雉
城隅之制九雉九雉九雉九雉九雉
經涂九軌九軌九軌九軌九軌
環涂七軌七軌七軌七軌七軌
野涂五軌五軌五軌五軌五軌
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五雉五雉五雉五雉五雉
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七雉七雉七雉七雉七雉
環涂以為諸侯經涂七軌七軌七軌七軌七軌

野涂以為都城經涂五軌五軌五軌五軌五軌
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七雉七雉七雉七雉七雉
環涂以為諸侯經涂七軌七軌七軌七軌七軌

野涂以為都城經涂五軌五軌五軌五軌五軌
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七雉七雉七雉七雉七雉
環涂以為諸侯經涂七軌七軌七軌七軌七軌

野涂以為都城經涂五軌五軌五軌五軌五軌
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七雉七雉七雉七雉七雉
環涂以為諸侯經涂七軌七軌七軌七軌七軌

附

四阿重屋堂為不得四時方居室壁之聲戶窻必致手憂之制然亦故夏
恐室不固四角各立四柱故必十六椽為重簷如屋而重
殿棟脊寧壯凡制度皆然故孔子取之曰秉獻之終言殷礼

九室二建主尸居一建
 帝使而設宿明政教不可不先此先會必為壇
 上帝而文王政教之宗出主配之此宗祀文王以配
 壇非不及屋下祀聖萬于明堂受朝會明政教且廣
 說之說非孔子言孝慈不可沉也後世宗祀可四
 文王之德何敢以配天不燔柴告天之可祀之擊之
 之時過此祭何曾議配漢儒及議者之不祀之擊之
 作清廟說更非礼月令明堂五居並祀之說可

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湫水脉可通更廣且深匠人術法
 同大同中容四都方八十里出稅為之贖
 而公六十四成選十里治會

防謂之下行為溝洫老當審地脈
 理孫謂之不行為水者當
 里而廣倍亦自然之
 水磬折以順其性
 可于矩此藏水法
 則其下伏淵矣
 二者申言工隨水脉
 直行三折行五
 為引為引
 句曲尺錯則為
 迴海日照為淵
 上數其方為淵
 貴全乃巧也
 中故氣宜理

凡溝必因水執申溝則防必因地執及防通乾則防有地勢順則易

善溝者水漱之其流不壅水不蓄其下不蓄其下

凡為防防中防廣與崇方力等可久

其網同殺參分去一上薄其網者薄

大防外網又傳其上外更去之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上程人雨事申言正

凡任索約縮以索大音汲水引之其版不堅謂之無任

葦屋之屋參分一為峻水難下中因防渠

瓦屋之屋四分一為峻水難下中因防渠

固圍下屋平買居上牆則下上

窳地穿道小下大逆而少退

城民居城下上逆而少退

逆牆六分逆牆也退牆六

堂塗也十有二分分其

寶中其崇三尺

牆厚三尺崇三之高恒兩倍于厚

車人攻木之工第六之事輪輿之工

半矩謂之宣半矩八寸三寸以頭

一宣有半謂之檣檣音折木檣長二尺

一檣有半謂之柯柯音折木柯長三尺

一柯有半謂之磬磬音折木磬長四尺五寸

車人為未先于未非牛犁也

庇刺長尺有一寸

中直者三尺有三寸六分

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六分

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三處而度之而從其曲庇尺一

以弦其內直重之止高六尺

六尺有六寸此曲度六分三處

與步相稱也此直度六分三處

堅地欲直庇以入之

柔地欲句庇以入之

直庇則利推直庇則利推

句庇則利發句庇則利發

偃句磬折謂之中地磬折則調

車人為車

尺寸既定步酌

先造

柯長三尺

由人首造車

造車用斧

斧柯固

博三寸

十分之

先詳言之

以爲度

厚一寸有半

半寸

五分其長

穀長半柯

其圓一柯有半

輻長一柯有半

其博三寸

厚三之一

渠

行澤者欲短穀

行山者欲長穀

短穀則利

長穀則安

行澤者反縣

行山者反縣

反縣則易

反縣則完

六分其輪崇

栢車

渠

三八

五分其輪崇

以其一爲之牙固

二

栢車

輪平穀長

中心實故

輻三

直列心

牙固減大車九尺

大車

任之車

崇三柯

輪高九尺

更寸

外單轡一

二柯有參

分柯之二

高八尺

人車

有北

服

羊車

官內

二柯有參

分柯之一

北

服

栢車

二柯有參

分柯之一

北

服

車

凡爲轅

車栢車

皆曰轅

大車

羊車

三

三其輪崇

大車二丈七尺

羊車

轅

轅

轅

參分其長

二在前

箱前

一在後

箱下

以鑿其鉤

徹廣六尺

而輪中夾一牛

故輪之轅

轅

轅

轅

高音長六尺

牛轅者

轅

轅

轅

轅

大車栢車

羊車皆車之粗者

皆載物不立

桑故言北

轅

轅

取六材

漆筋膠必以其時

漆以夏

筋膠未聞

漆

筋膠

六材既聚

巧者和之

幹也者

以爲遠也

射遠幹

爲之主

角也者

以爲疾也

角也者

以爲疾也

爲之主

角也者

以爲疾也

筋也者

以爲深也

爲之主

筋也者

以爲深也

膠也者

以爲和也

爲之主

膠也者

以爲和也

絲也者以爲固也特久絲以固之
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不壞裂漆

六材之力相得而足

凡取幹之道

柘爲上居而大之材

櫟次之其理多曲少直皮亦赤

檟桑次之其理多曲少直皮亦赤

橘次之亦可及遠

木瓜次之亦可及遠

荆次之亦可及遠

竹爲下亦力弱

凡相幹之法

欲赤則黑

赤黑則鄉心近皮

陽聲則遠根近皮

凡析幹之法

射遠者用欬如夾庚

射深者用直如夾庚

居幹之道始而選木繼而定料

蓄如功以治也

凡相角材良不取

秋稠者厚稠即殺字

春稠者薄稠即殺字

樨牛之角直而澤色青且白

老牛之角終而昔皆昔其理皆文錯

疾疾瘕中則有久病

瘠牛之角無澤氣少潤

角欲青白而豐末豐末言其色之善

夫角之本感於剋而休於氣是故柔

柔故欲其執也執其自白也者執之徵也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

青也者堅之徵也則堅

夫角之末遠於剋而不休於氣是故脆

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

角長二尺有五寸水牛三色

凡相膠材良不取

欲朱色而昔惟其膠紋交錯

昔也者深環而澤而色采光澤

給而搏廉且廉

鹿膠青白 煎其角為膠

馬膠赤白 煎其皮為膠

牛膠火赤 煎其皮為膠

鼠膠黑 煎其皮為膠

魚膠餌 煎其體為膠

犀膠黃 煎其皮為膠

凡膠之類不能方也

凡相筋筋 深非

欲小簡而長 筋筋而作也

大結而澤 筋筋而作也

筋欲收之 筋而作也

漆欲測清也 漆而作也

絲欲沉 絲而作也

此六材 筋筋而作也

凡為弓 筋筋而作也

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寒莫體 筋筋而作也

冰析澇 筋筋而作也

筋筋而作也

筋筋而作也

馬膠亞

牛膠亞

鼠膠亞

魚膠亞

犀膠亞

凡膠之類不能方也

凡相筋筋 深非

欲小簡而長 筋筋而作也

大結而澤 筋筋而作也

筋欲收之 筋而作也

漆欲測清也 漆而作也

絲欲沉 絲而作也

此六材 筋筋而作也

凡為弓 筋筋而作也

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寒莫體 筋筋而作也

冰析澇 筋筋而作也

筋筋而作也

筋筋而作也

筋筋而作也

馬膠亞

牛膠亞

鼠膠亞

魚膠亞

犀膠亞

凡膠之類不能方也

凡相筋筋 深非

欲小簡而長 筋筋而作也

大結而澤 筋筋而作也

筋欲收之 筋而作也

漆欲測清也 漆而作也

絲欲沉 絲而作也

此六材 筋筋而作也

凡為弓 筋筋而作也

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寒莫體 筋筋而作也

冰析澇 筋筋而作也

筋筋而作也

筋筋而作也

筋筋而作也

冬析幹則易

春液角則合

夏治筋則不煩

秋合三材則合

寒莫體則張不流

冰析澇則審環

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析幹必倫

析角無和

斲目必茶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斲目不茶則及其大

角與幹權筋三倅尖利幹輕重木倅稱之較重平力乃密合堅有筋束之與幹角較重同乃三倅

膠三鈐鈐鐵六兩曰鈐共十八兩鈐奇劣疑是合三材而句為三鈐

漆三 絲三 漆三 絲三
未開 未開 未開 未開
便皆以此三材
便皆以此三材
便皆以此三材
便皆以此三材

上工以有餘 巧則作
下工以不足 拙者作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材之長者往體寡衆體多
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材之直者往體衆體若一

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 林之藩者往
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體多求微其
材更下矣
屈而不伸
如夾弓
庚弓

註材長則句少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
人有長短以寸減之
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
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註各以其形能大小服此弓
上四等以弓之美惡系此三等以弓之長短系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
又通其人之情性
 豐肉而短寬緩以荼
即若
 是者爲之危弓
危弓爲之安矢
 骨直以立忿執以奔
若是者爲之安弓
 安弓爲之危矢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連中且不深
三野不能疾而中宮天行速也
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也中
三缺不能烈而長環中宮天行長也過去

古人重射以損羸補不足乃尊德性道問學之事與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來庠之屬利射侯與弋射者
射侯者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實射深者革千有同直爲實木堪
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射深同直
燭燭新

大和無澇大和七良者也六材盡善無漆澇文三即澇三姓之誨其處以澇波和流有之今其澇波

其次有濇而疏
疏角有濇并其濇則膠之不幹然之不膠而濇既而不敷
未全失和意亦可解周風水引同中芥昆與乃之選後第五等疏

合灑若背手文

角環澇理藥法漢也
牛筋黃澇背用牛筋如麻子文
紋無牛必大結不澤
數之數成麻文

摩筋又蝶溺背用麝苑如屈虫文
 和弓穀佛摩之順
 先取以去其塵
 以袂順左右上下爲右
 上再下一是也以肘

覆之而角至也猶善謂之句句極善謂之至至不能及等

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筋又善則矢既疾而遠又深射深射深之弓社

主皮考工所記尚尊深弓非古道

國有百工考工所記止三十三工：三十又亡其六。攻金闕氏
攻石闕氏
製氏設色闕氏人但二十四工耳亦所謂存什一于千百然聊
足以見國家謹權量審法度之意惟匠人建國營國以及為溝
洫廣補冬官之闕河閼獻王帝時獻書劉歆校理秘書以足
六官殆此意與後馬融傳鄭玄注乃宗欽門人杜子春子春
門人鄭眾字師仲眾父名興字少卿三人之注此三注遂作周
禮註一書已完而及解者紛：襲襲五官以補司空一經復亂
唐雖有孔穎達字仲賈公彥字彥之疏莫之尊信而救之也至宋
復壞于王安石周禮遂為棄與明葉求張眾訂定五官仍五官
考工記附焉然融貫註疏本末鄭眾而目不濟聞者悶：嗣有
張同邑王志長字平輯周禮註疏刪翼前鄭後鄭較然賈疏是
非亦辨佐以諸儒中正之論說一經復明而自燕京歸後即丁
母艱復病三年未遑問及此書甲申歲齒七十一番詩書春秋
四經皆脫稿乃取平仲刪翼細：批過覽莫迷于心因遂殫為
周禮錄以單五經之志五官將卒業遺內表拮据莫託丁亥春
年以錄冬官考工記一卷如平仲之輯五官為五官是周公所
作經也考工為考工是後儒所記疏云在羣經不敢亂註附之
已耳意中快：欲錄后為曲臺雜記即今札記高堂生儀禮司
昏手戰未知天假之精神歲月一息尚存不容自逸識此以
銘恪兒無浪將此歸付之覆瓿也二月望後五日筆八十而重閱

周禮諸儒無論醇醜同
宋有解聖賢存心之學
士榮于俗學久矣聖上闡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
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望周官唯道之在政事其責賤有法其
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德權而行
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咸乎成周之時其
法可施于後世其文有見于載籍莫具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
以崇之庾讀以終之至于後世無以復加則豈時文武周公之
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
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盡學耆所見無復全
經于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
發之：為難則又以知夫正政造事追而復之：為難然竊觀
其上致法就功取成于心不省括訓迪在位有焉有翼不有考
疊：乎卿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故所學于古所謂見
而知之者喻人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乃禍生民故遂昧
冒自竭而思愚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二卷九十餘篇
言上之御諸國在在司以待制詔頒焉
新義禍國禍書其害無涯讀其文豈有一毫周公之心哉
一團長遠私腸安尊君為克帝己為而卑說則見而知之端
而面鉅孰甚于是千古通嗤豈書答何因愚醫欲棄俞扁方

宋有 禮記問之學

鄭 禮記問之學

禮之制也有三曰周禮曰禮記曰儀禮孝經疏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莊說曰止經三百動禮三千孔器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諸文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者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升降進退之辭必知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併註耳漢興孔經焚燒獨基唯魯高堂生傳述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與夫后倉徐生傳蕭蕭舊孟卿曲臺雜記以傳后倉及二載數萬言而已今之禮記是也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子得之于女子李氏失其官以考工記足之獻于武帝時

藏之秘府五家之傳而為考文莫得見焉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載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名玄馬融然後二禮周禮之訓釋始具焉玄案劉歆之問人杜子春與杜之問人至孔穎達字仲達賈公彥字承平而後三經疏始脩焉漢唐疏

漁仲博學三禮註疏考之詳矣然出之早晚世之揣抑知之而周禮為周公所作則未之知也儀禮儲于高堂生雖聞見近古或有訛謬孔記成于后倉已分五種二百十四篇載禮刪為八十一篇載聖文刪為四十三篇馬融蓋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則書不古不比周禮為免若也曷冬官何害

元有釋 禮記問之學

丘 蔡 禮記問之學

周禮一書周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之著也後世之君臣每病為難行也何居業水心名過字正則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韓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于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周公之心何心也克齊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為書故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也歟也韓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天下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

為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閩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遇數條獨得聖賢精微之蘊蓋張程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聖朝新制以公經取士乃置周官于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闕為不全者耶夫冬官未嘗闕也雖出于五官之中漢儒故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樞字壽翁始著復古篇建安朱氏名中一見以為冬官不亡考索甚常鄭賈以來皆當敘經遺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以熙字與之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為全書矣蔡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于五官

以補冬官失史闕文信而好古之旨蓋懲新義之禍踰桂過
正遂至變亂皆是桀纣元初人，欲更定周礼周公遺典則
融幾盡不滅焚玩之烈幸正經雖同日月識者皆利故草廬
重訂考工為一卷附經漢註唐疏蕭觀仍存後人得以原書
習學明之張受王平仲具稿是與

吳
澂
臨知
川清

明有註錄不
明有官辨冬錄不
明有節錄不
明合解後附賈氏周禮典采不庸常張采受先
序廢想賈公序與文不嚴肅
周禮廢興賈氏序之詳矣其後陳俞諸家取大司徒之半復盡
小司徒以補冬官夫冬官即匪考工記可塞然使裂裂五官以
示完備何啻斷鶴頸剥琴紋貽議有識故有謂冬官不亡敬見
五官者其說為傳疑然使冬官既亡守茲闕文亦可無媿鄭杜
而今制不列學科舉之士無屬悠漫未得專說余擬合鄭
注賈疏嚴定趣舍其後儒誤述難意見終耘亦豈盡無裨益則
以次輯綴彙為全編而歲月因仍忽復不果所以然者從來用
周禮亂天下者無過王安石彼當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燕
寧中設經義局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而楊中立先生亦有周
禮辨疑一卷以致安石此二書者耶正治否判若蒼素得此以
供採錄則紫陽先生所謂周禮廣大精密不可遂云無與心性事也
邇家之藏書此二書查無從索借則又恥為經生章句聊爾姑
置適賈人以友人所纂周禮註疏相示余既卒業而嘆曰嗟夫
周禮為諸儒裂裂幾全人不復見古本節目今是書也行康成
之學將還舊觀且其于諸儒移置者仍為標指以著訛謬則益
今正註顯白但于漢唐註疏外有參攷眾家鑒益整散者則不

得直名註疏因題曰周禮合解並勸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
所由更約略易習功及來俊矣曰然則冬官其遂亡乎曰賈氏
引秦禁挾書而其政酷烈與周官反疾惡特甚欲滅絕之故周
官最後出余以為冬官之亡又不盡繫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
籍今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禮故滄度地量居則常井田不行冬
官已先浸沒蓋戰國時固不可詰況于漢武之世又況于今日
乎然則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為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札
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
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問之中秘復云無有然則古文
興廢豈人所能主而欲強生填補陋矣故于謂闕冬官以安古

本猶之春秋紀夏五無怪也

附周禮興廢

賈公彥 唐人

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義紛亂故孔子云諸
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註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
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
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註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盛禮樂
之書稍亡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謂當時在者而重復離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
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
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惠之乃燔滅文章以

愚默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
其害已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
博士傳十七篇高堂生孝宣世高堂生傳徐生為官博士傳
后唐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作與此
按儒林傳漢興高祖未建惠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王侯禮皆
士禮不欺著姓名乃陳挾書今高堂生傳禮十七篇無籍此
但云高堂博士等而魯徐生不取善為容知士禮為容孝文時
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進于高堂博士而瑕丘充州蕭奮以禮至淮
陽太守出都孟卿東海人也今鳳陽事蕭奮奮乃孟以授后倉
中歷文景武昭說禮數萬言鄒曰后氏曲臺記曲臺天子射宮
于曲臺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

德戴聖是為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周官考武之
時始出秘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持惡之故也是以馬融
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
皇禁挾書持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惡是以隱蔽百年
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不止除律既出于山巖屋
壁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
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
工記足之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
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巧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
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

明有刪

張溥

昭代經學以大全補註疏並立學官易書詩春秋禮記其書咸有而周禮儀禮孝經獨闕學者病之五經大全倉卒應詔取徑前人不服精擇宣德間章丘朱廣文應吉疏于朝言其中去取未當者請下其議于禮部禮部下之天下學校兼求衆說一斷以理事不累行抱恨迄今然幸有大全在依類衍輯推廣發明諸經大義尚可不墜孝經三禮成書施少獨恃註疏孤行天地好古博覽者更何并據證斷千年之感傳信來葉哉予少慕讀經思遍討百以補論三書而藏本闕畧闕葺無成近見吾友王平仲所輯周禮嘆其勇深馮河善樹不朽也平仲先世皆名公

卿文章理學為當世宗師大儒聞修先生與平仲與游里稱三鳳聞修年居長而弟俱從之學平仲喜釋經義摘微抉幽秋毫必辨與游好談古今抵掌往復折獄乃止余嘗謂君家而部鼓吹乃經史之成英韶夏諱天祖龍不足多也漢初尊經周禮晚出雜授訛承疑信交半或以為太平政治或以為滑稽不經然疑而棄之也易信而明之也難疑之者曰天官之屬不必六十有三地官之屬不必七十有八春官之屬不必七十夏官之屬不必六十有五秋官之屬不必六十有一冬官之工不必二十有四凡此皆後人虛加之也無其官即無其事舉所謂辨方正位靜國經野俱委之空虛亡何有廢而不講其事畢矣若信

而明之官不空名事不空立大宰之八法八統九式九兩六叙八成六計司徒之十二教十二荒政大司馬之五禮司寇之五刑士師之五禁五戒司服之五冕五弁司弓矢之六弓四弩八矢如此類者數其物詳其制有一不察饒首負慙是為難耳宋漢鄭康成篤信周禮特為之註加以賈疏其學益彰後世隨駁周官專攻鄭氏康成一身功罪未判守其說者為能無慶儒家競出每以相反為高前人曰周官有六而缺冬官反之者則曰六官之中省司寇官屬以法五行故用五數非缺冬官也前人曰冬官缺以考工補之反之者則曰妄補謬也前人曰六卿之屬以第可更即冢宰一官自宗伯歸者五自司馬歸者三自司

寇歸者二餘不知其幾也反之者則曰六官未嘗亂胡可更也以今笑昔以後笑今懲王莽之王田市易而復是蘇緯之建官企唐宗之六典而又戒心于王安石之青苗均輸是非兩摘究同棄舍非有命世者起誰與折中哉夫欲明三禮其學有二一則斷以五禮為主設綱分目古山賓軍嘉各以類從于是儀禮之詳于士大夫略于天子周禮之詳于王國略于諸侯者燦然並列又以載記漢儀經緯其間彼此損益制度乃倫此用世之學也一則熟讀三禮各還原文母取更張廣羅聞見以考得失此專家之學也二學行而禮經明矣平仲據撫私富裁以簡要問有未安則列案于後以示箴砭必傳之業視叔丘何啻新中

人屈江西 訂正四家國蒙 舒等撰漢進賢特編定本直度越
建昌府 人屬江西布昌府

上之予更有請者毋忘儀禮孝經耳明崇禎己卯夏
傳不及受先台編者蓋不滿合編之大註疏原本也說述正
矣不明周禮為周公所作則尚未信古而好也經生口吻

明辨注疏

王志長 平仲 妻里

稽治術者每指三代以還為三代一大升降其後即有大有為
之君然以補偏救弊或有餘絕不克返虞夏殷周之盛稱伯仲
焉何也夫治術之半則經術之謬也學士窮經將以談話所垂
措之當世庶幾親見三代之英然白首孜孜猶不能知三代何
以為升降世何以為降則經術終無益于天下而三代之盛又

安可復親乎夫世道之升降則丘民之重與輕是已古先哲
王治天下之規模英倫于周其規模之爛然者莫倫于六官今
試考之大率總掌六典其治不出邦國官府萬民和國者畿
外之世君萬民者也官府者自朝廷以及鄉遂之分治萬民者
也天為萬民而作之君為萬民而設之六官然則民事之外
無王事矣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為富以民之強為強民或一不
能為生不帥教而屏于鄉不啻己之探湯焉推而敬天亦敬其
能生萬民而敬君臣亦敬其能安萬民爾甚而飲食冕服醫藥
雜僕之設以敬其身亦敬其能統羣臣以理萬民爾是故民數
之獻拜而受之登之天府三代之所重無有過于民者矣後世

有為之君勃然而興網紀法度非不燦乎可觀然不過為子孫
身家之計苟其所以求治弭亂者僅一明倫傳之教世可幸無
患軌範慕以為度越百王者矣又況其下者岸然養尊瘠民而
弗恤歟民而弗恥以一切苟且之政塗飾乎其間者哉故曰三
代之所以隆重民而已矣後世之所以降賊民而已矣夫官之
書劈肌分理裁不免瑣屑然苟得其重民之意以求之則用意
精而操術簡全經固可以一言蔽也自經學失傳古聖王之意
漫滅于語言文字之中于是後人有溺亂之說甚至題以偽妄
而棄之繼習其文詞不過撝拾鉅釘以增華備潤而已矣又烏
能淵然獨探精意于千載之上而舉而措之濟斯世乎成周太

和固哉或曰是固易拘不堪再陳也古之人保心以禍天下者
多矣夫新莽之禍于漢也金陵之禍于宋也悖其旨也岐伯榆
柑之書後世庸醫恒挾之以殺人而謂岐伯榆柑乃古之雄于
殺人者豈可哉故曰治術之半則經術之謬也予自甲戌廢歸
縱讀是編凡再錄鄭賈之文又借刪之又旁及後儒諸書若干
卷苟足發明聖人重民之微意者必綴于後匪是雖睚然春華
弗取也邑侯曜仙葉公退食之際過予齋每見未嘗不稱善客
夏書成或相與商榷而整正之遂摘彙書之梓予不文然是役
也予竊始之不可以不記歲是為序己卯仲春既望
平仲 卷一 里民得公以為民極之旨然未知其關係于經書也

明訓注疏

禮仙葉培恕行可

善為相者類乎君天下之用以治其精神常周而著述亦該而有法故登諸流傳是微是則天子之書也懸諸棧席乎上乎下宰相之書也後之人無論師以高政者泥而或誤即讀其殘編而無瞻覽古今之見亦每拘其成迹未達于指意之存善乎宰相須用讀書人大抵在三代以後不望有作書者惟讀書故難耳姬公相孺子王上有文武室有管蔡比肩有奭望獨以井父之尊顧命之重負宸不辭此際非有晰于四海之制則不能以摘其詳非有統于朝廷之全則不能以立其準爰輯周禮蔚然備一代之觀曰我以顯文謨永武烈者在于是寧第筆墨之

撫拾乎其畧見于尚書之周官矣周官稽唐虞酌夏商首重三公註推三少然後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竟以六卿率屬一語括其文而不通至若周禮于黃扉之老闢焉故曰此宰相之書也傳自漢儒以武帝之好大喜功而咨嗟其清亂不驗止王晏石歎為可行而在均六辭託之泉府青苗助役託之國服則又周禮罪人矣夫相業之隆使用人理財不令官中府中可合敷養禮樂兵農生殺井、為壘、為城輔君克弊之績而皆于周禮取之誠政其遺九賦敘財賄九式均節財用九貢敘邦國之財九職任萬民皆掌自家宰下若宰夫之秉財用與天府職而職歲職幣相關切似乎錙銖混于銓衡而當時不病其

傷體宮正官伯以授八次入舍膳夫酒人供食飲膳羞五齊三酒四飯之令而且王宮之糾禁掌之小宰能良之常故受之宰夫似乎有威制于內外而當時不困其動應卿大夫以三物敘萬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似乎士民畧于分處而當時不阻其旅羅樂德樂語樂舞而治氣治心治身之道修焉六變八變九變而降上出下來格之禮成焉宮縣軒縣判縣特縣而王侯卿士之等立焉似乎情文寓于著黑而當時不救其乖謬軍將皆命卿卿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率長皆善士司馬皆中士乃師興剛正司馬役罷則散歸司徒馬似乎文武衰于列名而當時不現其僨蹶不登因教而整民教不

制國群而制國用刑不彰休罰不彰財似乎勸懲緩于後先而當時不討其長短蓋用人理財之權一以至官府敷養禮樂兵農生殺之初加身使臂：使指將百執事上之六官六官上之宰相宰相上之至尊誰有不登之幣不備之利哉我明弘開正學搜求遺書周禮次六經四子以進于學士大夫之前恨無定本未免義塞他在補亡復古補遺致註諸刻雖家有七獲終等說鈴鹿城五平仲先生有周禮刪翼一編翼之者二鄭北海玄有同心刪之者屏宗二鄭及前有取舍與平仲之志竊慕于公之相孺子王也進赤舄之精靈晤以握之志慮于周禮之前有慨唐虞夏商矣于周禮之後有慨漢唐宋已來矣六官之席勝

者非修素階百職之司列者非闡星布作者有心諸君子之訂之者有心徒任剛翼之知罪已耶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也作春秋以補之祥丘明布凡例而藏之諸春秋者謂周公之禮在是明道之言曰有闕雖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則周礼一書說四子五經之精而出之以大天下之觀誠今日救時之冊矣不佞何敢佐揣摹之一惟受其成以謂相天下有餘云爾

已卯仲春

行可知周礼為四子五經之綱知言哉幸見全璧嘉惠普哉

明平仲
家學

王志慶 與游

余少派即從兩兄學仲氏早宦故侍仲氏之日尤多章句文義

皆所指授也仲氏之為學也沈敏精密深造源本闡然自得而不求人知余日侍焉而微窺其概究亦不能盡知也甲戌罷試南還獲因禮讀之取古今諸儒之說參而伍之去其龐雜以定一是間附以己意發明前人所未及閱九年五易稿而成書名之曰周禮註疏則翼余讀之嘉嘆其色舉之宏肆去取之詳校折衷之粹而正也余兄弟世傳樸學生平無他嗜好博奕觴飲以為歡造諸閑說以為達不惟才所不堪抑亦性所不喜每早作批手一編抱膝危坐以至日夕蓋三人窮達之致皆若此伯氏究史所著史圖四卷其生平指趣半寄于是仲氏窮經而此編其一斑也願經與史學者恒視為二不知三代之經即後世

之史學者不能窮經而遽去讀史非哉則妄耳蓋古今之勢莫大于治亂興亡天下之蹟不出于是非邪正人以為莫倫于史而不知皆權衡于經由經則治而興叛經則亂而亡以至人情偽隱伏終于亂緣源于淵泉者無不可判若列眉而燦于掌果故以經讀史猶治獄者之必以律令也自後世經學衰廢而治道亦因以卑雜周禮一書金陵以之禍余而學者竟以其言為必不可行夫不以經讀史是聽獄而不以律也泥金陵之禍以廢周禮是見庸醫以古方殺人而罪岐扁之玄論也豈可哉豈可哉是編會通古初潤澤聞見譬如岐扁之論而以人之虛實證之陰陽疏理發明使按方用藥者輕重增減了然判有衡量其為益豈僅章句而已哉余于是益服仲氏之沈敏精察深造源本其學真莫可涯畧也余讀書無成終日開卷茫無所據近幸業諸史庶幾窺仲氏經學之精以為斷獄之律或可無負仲氏之教乎

與游服膺仲氏不但友于之砥礪而家學之止二張尚不可謂頑東南人物王氏三鳳誠不誣云○刪翼一書周礼浦珠復還人以為經學之明可謂誦習不知乃五經之完局易書詩禮皆匪虛談四子之定模孔孟曾思皆有實證道學之信尤賴是為故其與廢離合一：條而錄之而王氏家傳朴學尤艱羨之不緩

附政

五經以周公為歸而周公復以周官為據易自義文於子文家
書山虞夏詳于周詰詩興雅頌本于幽風史作春秋遵夫周礼
五經無周公不成雖然繫易作書作詩作史並宜官非有周官
之實跡聖人不幾能言而未能行乎書有周官成王之命礼小
六卿周公之政設屬列職提以立民極乃明德新民止至善之
規模此思無三王以施四事三百六十執非仰思待旦之焦勞
以盡而布之哉天官雖說治典而相君以修身齊家致格之家
誠正之嚴寓其中所謂闢邪辟邪之意起化官中也地官總綱
教典而相君以齊家治國五教之教百姓之親觀其效所謂躬

行以率之既富而穀也然後養官陳礼樂以諧神人和上下而
修齊以治國之止于至善厥矣夏官掌征伐相君治國以平天
下用威服乎教化之未洽者秋官明刑罰相君勸善以除暴惡
用殺濟夫擾馴之終極者新氏之止于至善不得廢兵刑矣然
後冬官以集事而百工利用焉固蓋以富足天下並以樂利而
君之治成相之職蓋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治法也周公蓋二代
師二帝立此治法豈苟且耶孔子夢見周公恒歎放而行之是
以祖述堯舜據此治法憲章文武據此治法上律下繫孰非治
法所相持載覆情孰非治法所暨周公之道孔子之道也後人
欲尊孔子舍周公其其據然則此國體也豈與儀禮、記、增、職

四子書之指範求志達道必於是五經之根柢參贊位育必于
是文王穆：辭然君道周公穆：述衡相道周禮為三代損益
之書百世可知都：乎文不可不從苟有用我東周可作曾思
孟子守先待後豈舍是別有治法沐浴而思魯未聞大道卒業
五經乃知周禮之為要此蓋經禮三百也儀禮殆威儀三千之
士禮天子諸侯未脩禮記又三千之雜說醇疵錯出尤在精而
辨之唯大學中庸程朱表章乃為全瑜餘力錄之有得尚容續
補丁亥仲春之抄西筆

周禮奇字

明 郎兆玉 完白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預此書
出于劉歆嘗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

法為灋 柄為柄 邪為邪 美為美 拜為拜 呼為呼
詔為詔 怪為怪 暴為暴 擢為擢 風為風 鮮為鮮
稿為稿 螺為螺 胖為胖 魚為魚 理為理 吹為吹
咳為咳 暗為暗 析為析 探為探 翅為翅 摘為摘
駭為駭 擊為擊 幸為幸 叶為叶 捕為捕 舉為舉
藻為藻 吳為吳 叩為叩 難為難 魁為魁 稍為稍
斑為斑 菜為菜 數為數 飲為飲 迫為迫 研為研

框為框 能為能 疆為疆 定為定 隹為隹 原為原
與夫 膚為膚 胖為胖 鯨為鯨 眦為眦 配為配
落 鬻 柶 絲 緇 樂 棘 之類
皆它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之字又不可勝

載也

劉氏云五官多奇字：形也考工記亦多奇字：義也考工
記之字義奇而安用之故文則通五官之字形奇而解用之
故文則通五官之字形奇而解用之故文則通五官之字形奇而解用之

考工記奇字

煨為煨 柳為柳 釋為澤 促為威 卑為庠 銷為寧

耗為耗 柘為柘 泉為泉 矩為矩 爪為爪 學為學
輓為輓 鑿為鑿 怯為怯 釜為釜 需為需 桑為桑
孔為孔 鮑為鮑 淺為淺 鞠為鞠 棟為棟 湮為湮
組為組 端為端 踪為踪 解為解 剗為剗 磨為磨
殺為殺 斗為斗 解為解 擊為擊 畎為畎 消為消
害為害 錯為錯 腦為腦 脆為脆 舒為舒 磬為磬
塞為塞 熟為熟 轉為轉 注為注 肩為肩 豆為豆
撐為撐 庾為庾 即完白曰作書之法大都越象形會意轉注諧聲自河
洛既剖書契肇興吾為知非古道其常而今不嚴其異也

乎故考工一書尚屬近古其字多音迴義殊姑摘其者尤
特為拈出庶俾覽者無或眩于形似耳雖然醉書般甲子
皆作晉春秋是又好奇而癖者也抱懷古之深情者請于
是記乎問之

丹陽張子
李所書

周禮惜陰錄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
典制罕所考證惟推求於文句之間好以臆斷如
王齋日三舉所以增一舉者謂助氣以行禮而世
沐謂三字誤當作不則致齋豈茹素之謂乎考工
記畫纁之事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自是配色
之法而世沐以爲仁義相資禮智相合健順相成
亦過於穿鑿也

周官辨非一卷

〔清〕萬斯大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

刻萬充宗先生經學五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官辨非

一卷》提要

周官辨非序

善治莫如省官善政莫如薄斂古今圖治之本斯二者而已凡見諸詩書所載先王之政俱昭然可考惟周官一書所列官冗而敘重卽末世亡國之弊亦無過此者前輩爲本戰國陰謀之書及東漢末年其書乃行至用其學而見諸實事古今惟二人一曰劉歆一曰王安石歆始以進于新莽于是建爲周官經置博士而莽遂據此立公卿大夫士曰議設官行五均六筦市官賒貨至尋流四海而莽遂亡安石以進于神宗於是作爲三經新義上匹詩書而安石遂創立三司條例官曰議理財市易均輸害延中外羣小繼之而前宋亦亡蓋是書之

周官辨非序

足旣人國而兩人學術徒足遺笑千載斯誠可哀也已吾友萬子充宗最精於經學生平於六藝之文辨若秋芒盡發其義更取周禮一書條舉件繫極辨其非凡五十餘節大畧惟官冗而賦重此則其爲害之大者也充宗意謂劉歆初用此書以媚莽顛倒聖經忠孝墮地已彰彰耳且不意數百年後復有一王安石至謂其法可施于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一書欲盡舉而見諸立政造事竟若不知前此有一新莽國師者今特爲辨非一卷使天下後世讀之曉然知此書一用之爲劉歆再用之爲王安石其効可見已若此從此安石之後當不復更有安石而益知惟五經可以治世學術

淵源一歸於正斯則其功在百世者也是爲序同學李
鄭嗣臬堂拜撰

周官辨非序

二

周官辨非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世稱周禮周公所作吾攷魯史克有言先君周公制周
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今觀周
禮無此言則知周公之周禮已亡而今之所傳者後人
假托之書也先儒信之者什七疑之者什三祇緣周禮
二字當頭且知就周禮言周禮僅詞讀過不加精析遂
驚嘆其學貫天人經緯萬事推與儀禮禮記並立爲三
愚則謂此書所載止詳諸官職掌其法制典章取校於
五經論孟殊多不合夫不合於五經論孟則是非有在
矣天下是非有一定無兩可以周禮爲是將以五經論
孟爲非乎使其不合於五經論孟而所措施者無傷於
國體無害於民生卽不置是非焉亦可也乃其猥瑣不
經培克無藝一由其道喪亡之至如影隨形迂儒猶曰
此周禮也無可議或且曰此不善用周禮之過非周禮
之過嗚呼震於虛名而忘其實禍而謂之無是非之心
可也不特此也吾就其本文詳析之自相謬戾弊害叢
生不可一日行於天下周公之書決不如此故斷然還
其名曰周官諸不合于五經論孟者取而辨之得若干
條雖然置其非而存其是典章法制乃有可觀卽謂予
非周官爲是周官也可揭寬博大書

天官

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

聖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絲髮必興屬民之事毫末必去關市之賦厲民之甚者也周公制禮其肯筆之於書以爲常法哉昔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武王有天下奉行不變故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曰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無橫斂也復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期其法祖而無橫斂也使賦及關市寧非橫斂乎吾以是知周官非周公所作決也昔孟子言仁政曰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管仲虐政之害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使周公時已賦及關市則已爲暴矣孟子何以有古今之嘆哉舉末世之弊政誣聖人之制作流毒當世貽禍無窮爲此言者古今之罪人也

周官辨非

斂人凡斂征人于王府

鄭司農云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按古者澤梁無禁文王之政也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王制之言也皆不聞有征有征自戰國始何以知之觀孟子與齊君言王政而舉文王之治岐則知其時之有征有征則取之無時亦無限制而所謂獮祭魚然後虞人人澤梁與夫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之令遂蕩然矣故孟子爲梁君陳王道又曰數罟不入洿池今藉斂人之官胥至三十人徒

至三百人馬融云池圍取魚處多也然則斂人自取足供王國之用奈何復以征爲哉

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此明以逸欲導人主尤爲不經吳澄氏曰西旅獻獒非出於武王之求亦非武王之好召公且諫以爲玩物喪志光聚財而冀其餘以爲玩好之用周公豈建官掌此道人主以縱欲如此哉越裳白雉且却而不受吾於是知周公之心矣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鄭註曰奄稱上士異其賢某按奄人自官之人也爲內

周官辨非

三

小臣以供官中之使令不得預外廷之事卽令賢而有功厚其賞資可矣安得假以士君子之名而稱上士也哉夫天子之上士其命三其受位其祿視子男秩非卑矣以加奄人不甚蓋我士君子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奄人而假以士君子之稱名器之濫極矣噫地官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幾方千里而封樹之

先鄭衆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後鄭立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賈公彥曰昔武王遷鼎于洛欲以爲都迨周公攝政以岐鎬處五岳之外於政不均故東行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故更以土圭度景求地中其度日景之時並立五表于潁川陽城置中表中表南千里北千里東西千里各置一表表皆八尺夏日至晝漏半南表景尺四寸不及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南故景短北表景尺六寸反過土圭一寸是地于日爲近北故景長又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映

鳳官辨非

四

已得夕景西表日尚未中仍得朝時之景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不堪爲都惟中表當夏至晝漏半其景尺有五寸與土圭等故謂之地中於此地中建置王國愚案左傳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乃武王之志周公繼而成之非以土圭測知爲地中而營之也非惟周公卽武王當日之言亦以其形勝可都初非以其爲地中也獨召諸有土中之說乃指四方道里均平其所以知爲土中者蓋因營洛時四方民大和會就工之暇必相與語及啟行之久近因知道里之以召公問之遂以之入告于

成王耳先儒謂周公于陽城立表古蹟猶存吾未敢質言其立自周公與否卽果周公所立亦因召公土中之說更加審定而爲之未可知也若謂必測以土圭而知爲地中則當未測之前茫然大地何從遽定勢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需日至以求中而且南北之中以土圭爲率過不及者非中而景適合者爲中其中猶易曉東西之中則或偏于東或偏于西者各自有日中而日中之景皆可得與土圭等其中爲難見故知土圭求地中斷斷必無之事也且就此條本文所謂日南日北日東日西者亦是既得地中因推之四外其日景必有長短朝夕之殊其地卽有寒暑陰風之異賈氏不察傳

周官辨非

五

爲五表並建之言果若是是周公于求中表之時更使人四出分馳並植表圭其如中表未定千里之外豈能一一預擬其處卽中表既定東西南北各遠千里豈能一息遽聞又況中表既定必令四表遙相對弗令分毫偏側又必令晝漏半時中外五表遙相呼應不致有一息之差而後能知夫景之爲短爲長爲朝爲夕然試觀天下安有東西南北方二千里無山陵城郭之平地也哉二尺五寸之土圭八尺之表外四表之各去千里者不皆鳥飛直道稍有間阻卽不得其平而日中必當午初正之交爲時無幾中表四表呼應不問各自爲日中而不能相通于一息之頃故知五表之說蓋怪妄而

無據也。然則立表測景古無其事乎？曰：歷家求分至，乃有此法。故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所謂致日，即齊典南交致日，以正仲夏之事也。所謂土地，則王制司空度地居民之度，蓋以土圭之長短為度之準也。豈以此求地中哉？又匠人建國置槩，以縣畛，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蓋建國者既求地以縣而得地之平，更測日景以正東西南北，亦非為求地中也。○唐開元十二年，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晷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蠶極高三十

周官辨非

六

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二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愚按此測晷之法，即土圭正日景之法也。然但測日晷之長短，而非求地中，但測南北之晷，而不測東西之晷，有以見測景之法，非因建都而設，而南北之晷，既有長短之分，不必更測東西也。又其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而晷差至一尺五寸二分，則所謂日景千里而差一寸，豈足據乎？然則其測之者何為也？曰：節氣時刻遠近不同，非是無以知之也。○吳氏曰：先儒謂此為周公營洛邑之

事。夫周公雖營洛，成王未嘗居之。至犬戎之難，平王始遷居焉。今指洛邑謂之王畿，豈不戾乎？若但測景求地中而不居，則不得謂之王畿也。且先儒謂陽城為地中，故置中表，若然，周公何不即都陽城，乃營洛邑乎？洛邑去陽城亦遠矣。既求地中而不以為都，何邪？蓋作周官者，見召誥有土中之言，故為此說，而先儒因之附會，不知所謂土中者，謂道里均耳。使周公以土圭求地中，則書載營洛事詳矣，豈得不言？今觀洛誥特云卜澗水東，澗水西何嘗如此經之說？學者知成王未嘗居洛，自知地中之說為非。

周官辨非

七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按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言周室班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適與武成合。王制言制祿，商亦與孟子同。獨此文言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何其與諸經傳無一合邪？其為誣妄不辨自明。就所言五等封疆以開方法計之，方五百里者為方百里者二十五，方四百里者為方百里者一十六，方三百里者為方百里者九，方二百里者為

方百里者四先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所自食
租稅于本文似順然地大者食加豐地小者食加儉則
為不均後鄭之說其食者指公侯伯子男貢于天子天
子所食之租稅因借土均一易再易三易為言於本文
若不順然而地廣者食即多地狹者食即寡為得其平
要而觀之皆隨文穿鑿為說不能取衷于經傳者也又
先鄭謂公之半侯伯之三之子男之四之三皆為附
庸則附庸多于正封後鄭謂附庸在封疆之外惟諸侯
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且云公無附庸侯附
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夫同方
百里之地也然則附庸封疆與男同矣男何以亦有附

周官辨非

八

庸乎賈氏附會其說謂附庸實不滿百里積集成同則
附庸又何其多邪皆不根之說也蘇子瞻曰按鄭氏說
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
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
不知武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征伐者誰也東征之
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邪子產有言古
者大國一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
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有以
也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之說
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吳氏曰孟子公侯地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孟子指地則包田而言之王制指田則止于
田而已然王制之末則曰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
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然則百里者非指
田而言之乃包地而言也孟子之文是矣今日封疆方
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與孟子之言大異
不足信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
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
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
人

周官辨非

九

按周官之制王畿千里王城居中四面各五百里王城
外五十里為近郊五十里至百里為遠郊即六鄉也載
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
牧田任遠郊之地百里至二百里為郊甸即六遂也載
師謂之甸地公邑任之二百里至三百里為家制載師
謂之稍地大夫采邑任之三百里至四百里為邦縣載
師謂之縣地卿之小都任之四百里至五百里為邦都
載師謂之采地公之大都任之此條詳六鄉官制每鄉
五州六鄉凡三十州也每州五黨一鄉凡二十五黨六
鄉則一百五十黨也每黨五族一鄉凡百二十五族六
鄉則七百五十族也每族四閭一鄉凡五百閭六鄉則
三千閭也每閭五比一鄉凡二千五百比六鄉則一萬

周官辨非

五千比也。噶六鄉之中公三人，卿六人，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上士七百五十人，中士三千，下士一萬五千。何官之多也？因稽六遂之制，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鄕，五鄕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遂有遂大夫。中大夫為之，凡六人，縣有縣正，下大夫為之，凡三十人，鄙有鄙師，上士為之，凡百五十人，鄕有鄕長，中士為之，凡七百五十人，里有里宰，下士為之，凡三千，隣有隣長，不命之士為之，凡萬五千。噶抑又多矣。更考五官，中官之有定數者，卿十七人，不冬官中大夫三十二人，下大夫百十三人，上士二百四十五人，中士七百八十六人，下士千四百四十五人，合之六鄉六遂，總為三公三十三卿，中大夫六十八，下大夫二百九十三，上士一千一百四十三，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下士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五。不命之士萬五千，而又有有命官而無定數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類不知當幾千百也。而又冬官亡闕，其為卿大夫上中下士不知又幾千百也。有官即有祿，周官則以稍地任大夫之采邑，以縣地任卿之小都，以畺地任公之采邑，然以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推之，即數王畿猶不足，即如王制所謂天子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推之，亦恐未足以給也。又况中士下士如是其多，而府史

征之

周官辨非

胥徒之屬，且不下數萬，將何以界之？故吾謂官多則糜祿，糜祿則財匱，財匱則聚歛，聚歛則病民，嗚呼！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大學生財之道也。作周官者，曷亦思之乎？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鄭司農云：征之，給公上事也。愚按：養老之典，王政所先，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其所謂養老者，制田里，教樹畜，便度人之老，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且謹庠序之教，俾斑白者不提挈，如是而已。養老始於五十者，人生四十為強，四十至五十則強之極，極必衰，故王制曰：五十始衰，衰則當有以異之。故王制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又曰：五十異糧，六十宿肉，又曰：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祭義亦曰：五十不為甸徒，先王之世，其所以優老者，不一言而足。豈尚使之給公家之事乎？春秋戰國，兵革不休，民力大困，至有役及五六十者，而作周官者遂援以為制，多見其偽也。

牧人掌牧六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牡。物凡外祭毀事用羴可也。

按：檀弓曰：夏后氏尚黑，牲用玄，殷人尚白，牲用白，周人

尚赤牲用騂此言三代所尚其色不同也。栗言牲而不
言其所用則凡祭牲皆然。故不別異也。就周而言郊特
牲云郊祭牲用騂是祭天用騂也。祭法言燔柴太壇瘞
理太折用騂犢是祭地同用騂也。周書成王在新邑烝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祭先用騂也。孔子曰
騂且角山川其舍諸是祭山川用騂也。由是推之周天
子之凡祭無不用騂可知矣。蓋牲之所異者如天地之
牛角兩栗宗廟之牛角握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如帝
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乃其差耳。若用騂必無或異
也。此牧人之文因祭有陰陽之目于牲卽有騂黝之別
既爲不經而望祀各以其方之色大類月令四時所乘

周官辨非

三

所駕所衣所服各隨方色而不同。周公之制豈若是乎。
又曲禮曰天子以犧牛祭義曰天子必有養獸之官犧
牲祭于是取之註家謂毛色純而不雜曰犧則天子
雖外祭亦用牲不用羆也。

載師凡任地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按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十一也。故公劉立國徹田爲糧文王治岐
耕者九一後王遵守未常有過此者。迨乎春秋兵賦繁
興國用不足乃重斂以病民如魯之稅畝在宣公之時
鄭之正賦在昭公之世十二之始經傳昭然則知前此

皆十一也。魯鄭之制卽周之制豈周公之時已有加於
十一哉。今載師任地惟近郊十一遠郊則不及七而一
甸稍縣都皆十二鄭註謂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嗚呼
吾聞禹貢甸服之制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
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民之納賦遠者勞而近
者逸故爲之別其精粗以均其力。未聞輕近重遠有加
於十一也。然則載師所言豈待辨而知爲聚斂小人之
說乎。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此力役之征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周官辨非

三

征則有天下者力役固不能無要當有限制使民不困。
故孟子又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使如此均人所均一
旬而用民三日則三時之害者多矣。民力幾何安能盡
力於農畝其不至民有瘁而父子離者幾希。惟王制云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洵聖王之制萬世不易之經也。
鄭氏本王制以訓周官而謂甸爲均雖救其失而實非
均人本文之意陳祥道反據均人而謂歲不過三日非
周制何其謬哉。

訓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
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
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

君之讎。父師長之讎。賊兄弟主友之讎。賊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按過而殺傷人者。註謂其無本意。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此卽舜典所謂雋災肆赦。宥過無大。呂刑所謂正於五過之意。其言是也。又云。凡和雖父之讎。辟諸海外。云。則非周公之訓。夫殺人而出於過誤。官可以原其情。子弟或可以理遣。故不得言讎。而民可以共成之。此說言父之讎。兄弟之讎。君師主友之讎。則非過也。乃故也。舜典曰。刑故無小。况殺人之罪乎。叔向據臯陶之刑。曰。皆墨賊殺。所謂賊者。指殺人不忌者也。今日君父兄之讎。非殺人不忌者乎。奈何其不歸諸司寇而反和之。

周官辨非

邪據秋官司士職曰。凡執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則知有讐者。必無不報。報之不得。而以聞於官。則殺入者。死。更無辭說。今謂人和雖而使之辟。殺人之賊。幸免于戮。是教人殺人也。其何以訓。如謂其可疑而赦之。邪。曰。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言讐則非疑也。如謂賊繇權勢而罪當原邪。則卿大夫獄訟。斷以邦法者。大司寇主之。以八辟麗邦法。小司寇議之。謂人固掌司萬民之難者。也。作周官者。見曲禮。檀弓於父之讐。言不共戴天。弗與共天下。與昆弟交遊之讐。言弗與其國。遂謂讐可辟。而以調人主之。不知讐非不可辟。特不當官使之辟。自辟則爲子弟者。縱未能卽報。而處心積慮。猶冀伸於一日。

官使之辟。則玩法縱恣。明示爲子弟者。以不得報也。嗚呼。誰無父兄。忍令其抱恨終天。致嘆於莫可如何之地也哉。且父兄師友之讐。雖古今之通忿。猶一人之私怨也。至於君之讐。乃弑君之賊也。齊曰。常弑君。孔子魯人。猶爲請討。如是而亦可和。亦可辟。則禮當不言在官者殺無赦。孔子之春秋。然可以不作矣。彼又見衰周時。弑君者屢見。而討賊者不多。有如趙盾弑君。左氏傳爲越境乃免之。文遂指之以爲賊父。而豈知其非周公之法哉。又曰。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不罪其殺人而罪其弗辟也。進退兩無所據矣。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

周官辨非

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賈疏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當禮乃得爲配。奔者不禁。實非正禮。愚按。奔者不禁之言。敗禮傷教之尤者也。信周官者。謂古人六禮不備。曰奔。是月男家貧不能備禮。或女家父母不備。難於久待者。官許之奔。愚謂古無六禮。不備曰奔之語。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此言蓋爲女子設戒。當待聘而行。不可私奔。而往非爲貧民無妻者。開捷徑也。其所謂奔。確與鑽穴踰牆者。類有如此者。國人皆賤之。周公顧制之爲禮乎。內則所以言此者。女子雖至愚。必不樂爲人妾。故妻曰娶。妾曰買。奔則與買

者同何其賤也。聘者男先女奔者女從男男先者為妻女從者為妾何其醜也以可賤可醜者立其防使女子知所以自立今媒氏言奔者不禁則是奔亦為禮矣果爾吾不知桑中之詩何為而刺奔蠟蜋之詩何為而止奔豈詩人反惡行禮之人邪大車之篇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奔果得為禮何所畏而不敢邪就如所言男家貧不備禮何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女家父母不備然已居喪再期年及成人為日已久矣何獨不可少待而遽至于奔若謂女父母新喪無所倚依勿遽適人此末世陋俗先王時鰥寡孤獨皆有養必無此事若謂親喪方園年已成人而遽適人則喪終者嫁娶原不拘中春

周官辨非

去

之令又何為而遽奔乎愚檢尋禮意大約禮不下庶人昏禮之備六禮為士以上言之庶人之能備不能備聖人亦不之責媒氏為萬民而設庶人之昏娶必由媒氏由媒氏者曰會不由媒氏者曰奔會則為禮奔則為私其言中春令會男女則及時嫁娶能備六禮者在其中即貧不能備者亦在其中也其言奔者不禁則作周官者見周末時俗有男女相誘如漆滑詩所云者而官不禁誤以為周禮固然而遂筆之不知其大亂先王之教也嗚呼三女奔而密滅奔果得為禮乎哉。又按三代盛時井田法行無不受田之家庶人無甚富亦無甚貧者且昏禮惟納徵用束帛儷皮餘禮止用雁其費則止

有節不若後世之繁縟古人尚禮下以桑匹婦孺之則束帛有所出二之日其同言私其疑則儷皮有自來廢人宜無不能備者即有不備亦必行媒而後知名必授幣而後交親特以草野僕畧行禮或不能如士之周則以告然必不因此而遂謂之奔也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其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奔非自獻其身乎大要奔之為言皆牽於私意勿遽趨赴無復禮儀節次故軍敗而走曰奔諸侯失國大夫得罪出亡皆曰奔而女惑於男亦曰奔奔而為禮是放僻邪侈者無非由禮之人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覺聖人之為多事矣且即媒氏本文惟中春不禁則未嘗

周官辨非

去

不知奔之不可恒而餘月禁之也使果常禮而可禁乎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鄭云司猶察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按昏義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先王於夫婦之道生則教之有別死則勉之有守故節義風行而淫僻不作世衰道隆鰥寡復求配偶禮雖不之禁要當各如其志慈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和舟之詩志之專一即父母尚不能奪今乃取無夫家者而會之是使鰥必再娶寡必更嫁人謂可使無怨曠吾恐節義之風微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此媒氏聽之也媒氏不有媒氏之官府乎何為於亡國

之社郭且媒氏主男女之昏即其所以聽之既足以懲
姦復足以儆衆今乃聽之於社無論非聽訟之所不疑
才與神乎註謂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
就之以聽訟訟明不當宣露夫帷薄之醜業形之訟矣
又安有不宣露者哉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王政也司市言凶荒
札喪則市無征知非凶荒札喪皆征矣豈周公之制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武王克商之後放牛歸馬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之以
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則知太平之世有天下者尚不輕

周官辨非

九

言兵器則敢弼之于市乎故王制曰戎器不弼于市兵
車不弼于市此質人所掌及于兵器春秋戰國時事也

廛人掌歛市紬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
府

註云布泉也紬布列肆之稅布總布守斗斛銓衡者之
稅也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罰布罰犯市令者廛

布邸舍之稅愚按此廛人所掌言利析秋毫矣民無所
措手足矣其何以堪乎

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

皮角筋骨屠者之所贏以資生者也而亦歛之噫獻民
骨取民髓是不留一毛之利於民民何樂乎有生

肆長歛其總布

疏云罰無肆立持者之布嗟乎歛布已非矣無肆立持
之人負販之徒也何罪而不免罰乎桑孔不如是暴也
易大傳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由是觀之先王之世即市道之交亦坦坦
夷夷無虞無詐何其盛也周官於市司市下大夫二上
士四中士八下士十有六質人廛人皆中士二下士四
府史胥徒凡二百胥師賈師皆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
司謹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一人肆長
肆一人一市中官與庶人在官者不下數百紛紛擾擾
刑歛商民嗜市有虎矣

周官辨非

九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
之息

操奇贏權子母此商賈賤丈夫之所為也王者以天下
為家而錙銖取息於民無論足為民病也其如國體何
噫王莽計贏以受息安石青苗而敗宋其禍蓋本於此

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一商也市征之關征之門復征之一門也出征之人又
征之商苦于頻征不得不增其直直增而售者病然則
非特商困也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
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關門之

征

關市之賦愚已言其弊於大宰職矣已讀司關職云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掩卷而嘆曰嗚呼此何異禦人於國門而奪之者乎商人逐錐刀之末得寸則其寸得尺則其尺豈樂輸稅于官惟我行寬大之政歲而不征則天下之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熙熙攘攘于茲稱盛奈之何征稅以困商商困而思辟稅或有不出于關者即舉其貨罰其人不以商視商而以盜賊視商以盜賊視商而已即以盜賊之行待商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送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

周官辨非

手

夫一厘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厘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按周官於六鄉惟見軍法無田制此送人惟見田制無軍法說者謂鄉遂互見是也考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註謂此造都鄙法大司徒制都鄙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皆與鄉遂不同夫都鄙與鄉遂不同者何也周官之法六鄉始於五家之比六遂始於五家之鄰其於都鄙則不若民家之數故井牧田野獨行於都鄙而不行於鄉遂蓋井田以

周官辨非

手

九爲數行於都鄙則民室可以相通以無比則一比一隣同井而夫不足二比二隣同井而夫又有余故遂人別立鄉遂之田而爲十夫有溝之法按孟子言周制必曰百畝而徹又曰鄉田同井言餘夫必曰二十五畝何分鄉遂何分都鄙今周官遂人之辨上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分此即與都鄙之不易一易再易者同無足異也即都鄙之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雖與孟子言不合然因田之肥瘠以爲授之多寡在孟子或言其畧而司徒則盡其詳亦無足異也獨此鄉遂之授田上地百畝之外益以萊五十畝餘夫之受田皆同於正夫不思六鄉之地爲方百里者四方百里者爲田九百萬畝制王六鄉合得畝三千六百萬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田止二千四百萬畝六鄉民七萬五千家如遂人法通上中下地三夫授田六百五十畝當去一千六百二十五萬止餘七百七十五萬畝而已餘夫或有或無或多或寡通計一家一人授田如正夫亦當六田如正夫之數給以分餘之田尙少八百五十萬畝是不必計及六鄉之內尙有官田士田宅田之類而已見其制之謹罔矣鄭氏爲之說曰上地有萊所以饒遠六鄉餘夫以力出耕公邑其意亦若知六鄉田不給六遂地廣而遠故上地加萊所以饒之鄉田不足給餘夫遂有

公邑使之出耕不思軍法田制業六鄉遂互見矣何以獨饒于遂邪謂之餘夫未必成夫者且鄉之北間族黨州鄉與遂之隣里鄴鄴縣遂秩然如不相通勿弱之餘夫豈反出耕於遂邪況遂地雖有方百里者十二而公邑任焉以近郊遠郊之例推之大約以其近于鄉之五十里爲六遂而外五十里爲公邑是六遂雖差廣于六鄉約方百里而正夫餘夫之田猶不足實田三千萬畝民鄉里者五百五十萬畝彼公邑自有公邑之民其田亦止分三千二百五十萬畝自給卽有餘亦及于六遂耳何能遠及六鄉哉故予皆不之信一以孟子之言爲斷

周官辨非

圭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畛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導達於川與此遂人所言不同合而觀之則匠人爲可據也夫周人百畝而徹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分之九夫而取其十一自畿內至諸侯之國莫不皆然匠人所治始于田首之遂終于同間之澮皆以九爲數與井田之制相符遂人所治自夫間之遂至萬夫之川

皆以十爲數實與井田之制不合蓋周官與考工各自成書遂人之制卽襲匠人爲文而故變九爲十以示其特異鄭氏不察註遂人指爲六遂之溝洫註匠人指爲畿內采地之溝洫且匠人註有云周畿內用貢法指都邦國用助法朱子因謂周之徹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永嘉陳氏謂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牽二書之不合者以傳成其說皆不卽有周田制以定其歸愚謂周承殷後其田卽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蓋殷末暴君汚吏慢其經界武周起而修之以復井田之舊觀小司徒職亦曰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云則畿內之田

周官辨非

圭

安有非井授者夫豈獨於鄉遂之地悉更井田之舊而爲十夫之制也遂人十夫有溝大戾小司徒之法鄭氏屬之鄉遂而以匠人爲都鄙故于小司徒亦註爲造都鄙法玩周官本文何嘗云造都鄙哉又小司徒註云造都鄙經立其五溝五塗之界遂人註復謂畿內都鄙遂人盡主其地若是則井都鄙亦十夫矣其說不自相戾邪且匠人之法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于川遂人之法亦自遂而溝而洫而澮以至于川安見遂人之爲鄉遂而匠人之爲都鄙今取兩法以考于井田實有合有不合則匠人之文卽謂與小司徒相發可也遂人雖司徒之屬又安可爲據哉或者以爲鄉遂用貢都鄙用助

本于孟子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言大騷地
五十里止畿內四百分之一孟子就井田已墾之後若
別野與國中之便者而爲之制如謂野爲都鄙國中爲
鄉遂試問五十里之國何由而克備王畿之制邪奈何
據此而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耶陳及之知其失謂周
制井田通乎天下無外內之異是矣又云匠人九夫以
方言之遂人十夫以直度之其實一制也是亦重違周
官而未能定其歸耳或曰夏田五十股七十周百畝多
寡殊矣今謂周之田卽殷之田溝洫卽殷之溝洫果有
據乎曰帝王之興首立度量三代授田異者尺步廣狹
不同故數有多寡非七十有加于五十百畝有加于七

周官辨非

書

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則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殷之田
悉爲紛更勢且至于塞溝洫爲田畝破田畝爲溝洫督
責迫促疲勞怨讟普天之下無一得所之民矣湯武聖
人豈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謂也曰三代尺步
不同亦有據乎稽之于古舜之卽位而巡狩也同律度
量衡武王之有天下也首謹權量故大傳云聖人治天
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易服色皆得與民變革者也
既可變革則三代尺步之不同又何疑哉且王制云古
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
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
謂今卽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司馬法言六尺爲步蓋後世尺更廣

故步之尺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
應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短于殷
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爲周之百五十六畝二十五
步王制等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爲周之百畝有奇明矣
夏之尺步雖不可考然殷已廣于周矣夏之廣于殷不
從可推而見哉曰開徹法八家同井今謂分之九夫何
也曰夏時貢法一井九區區五十畝分之九夫夫計其
五畝之入以爲貢殷之助則一井九區區七十畝中爲
公田外八家各受一區俱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更
稅其私田至周之徹則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歲取其所
獲之十一蓋徹之爲義取于上下相通且通乎夏殷之

周官辨非

書

法也一井九夫是通乎夏取其十一而不若夏之以中
歲爲常是通乎殷趙岐孟子註謂周制耕百畝者徹取
十畝以爲賦不已知一井之爲九夫乎故孟子所謂八
家同井而同養公田者殷制也小司徒及匠人所謂九
夫爲井者周制也鄭註小司徒云九夫爲井者方一里
九夫所治之田也則亦知周井之非八家矣曰如子言
則周無公田矣詩何以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乎曰民
田非自有而悉受于公則私田皆公田也然雖不有公
田而就私田十取其一則公田隱在私田中也古者君
以足民爲心故省排省斂而行其補助民以急公爲念
故願天雨于公田而遂及其私于此想見君民一體百

姓是君孰與不足之意所謂上下相通無公田之名而有公田之實微之所以善也使微而亦有公田孟子既引此詩不當云惟助爲有公田矣然則孟子何以云雖周亦助乎曰時井田已廢微久不行孟子勉滕文以復古因舉其最善之助以爲言而又恐其疑非祖制而行不力也故就詩言而曰雖周亦助以堅之亦斷章取義之意也謂微法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非乎孟子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八人中七人下次六人下五人則知力有勤惰卽獲有多寡若通力均收情同勤獲是使勤者徒勤而惰者幸安于惰矣其何以勤乎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林

周官辨非

五

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井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微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掌染草掌以春秋歛染草之物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掌荼掌以時聚荼

微野疏材之物 掌蜃掌歛互物蜃物

按山林川澤民之所以取材用也或恐其不時而入則物或易盡爲之設禁以守之特數有司之事耳曷爲而官吏若是其多乎既官吏若是其多則凡山澤之所出足資國用者官取之可矣曷爲而賦于民乎嗟乎虞衡王之迹人廿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復物物分歛之數十百官吏結罔羅置陷阱于山澤之中民生其間其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有纍然桎梏之人耳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豈其然哉

春官

周官辨非

五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按王制云天子宗廟之祭春日禴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此周時時祭正禮大宗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則本天保詩禴祠烝嘗而爲文也詩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今釋其詩實武王時所作而禴祠烝嘗實諸侯之禮武王既有天下詩猶言諸侯禮者武王未受命未及定禮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始永爲定制故武王時詩猶以諸侯禮言之作周官者遂因之而不改也世儒不察泥詩及此文謂天子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

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周則以禘爲殷祭紛紛其說莫可適從愚歷攷經傳詳釋禮文天子每歲一大禘行于午月以合遠祖近祖故亦曰大禘蓋卽四時祭中特大其禮未嘗別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如先儒之說也禘禘嘗烝爲天子之祭而王制諸侯之祭與天子連文者周衰禮廢諸侯僭禘者有之記者不知其非而并著之耳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按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是朝與覲不同也

周官辨非

天

穀梁及王制並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儀禮載諸侯之見天子則惟有覲禮是朝又爲天子諸侯相見之通稱而覲獨行于天子吾爲就儀禮攷之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下乃云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以受覲知所謂乃朝卽指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朝也又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在此時蓋行覲之日天子自路寢而出先至于寧時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及天子入廟當依乃覲故覲北面而朝東西面覲有拜稽而朝則無之惟然故朝下通于諸侯而覲獨行于天子經傳或言覲或言朝義可相包禮非分見也

周官辨非

天

春秋朝秋覲豈春時諸侯獨廢拜稽之節哉至於宗禮畧不經見惟魯爲文昭之長兄弟宗之故滕人曰吾宗國魯宗之言主也夫豈朝見之名哉若以爲尊天子也而謂之宗則天子爲天下共主無或敢不尊之而獨不得而宗之彼諸侯繼世公子尚不敢宗嗣君而別有大小宗之法况天子之尊者乎作周官者見禹貢有朝宗之語而河水詩因之遂以宗爲見王之禮豈知書言江漢朝宗猶其言灘沮會同也灘沮二水會而同入于澤故曰會同江漢宗于海而歸于海故曰朝宗非有假于見王之義也先儒不察反援此文以釋書則是夏時已有宗禮矣果夏時已有宗禮則其來已久何以諸經傳不一見乎夏見曰宗無是理也古者諸侯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故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非見天子之稱也春秋時諸侯多私爲之約以爲不期之遇故凡書遇者皆惡無人君相見之禮諸侯之於天子何如者而敢爲不期之遇也哉冬見曰遇亦無是禮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此言摯也按曲禮曰凡摯諸侯圭不別言子男璧是子男同執圭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先儒據此遂于曲

禮云不言璧畧也於贊大行云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夫曲禮言摯自天子達諸侯且詳及卿大夫士庶人以至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于子男而畧之贊大行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公侯伯子男爵列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奈何是此而非彼乎考工記玉人列公侯伯命圭其九寸七寸與贊大行同而子男獨闕其同于贊大行所言可知也玉人註曰故書或云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故書謂漢初所杜子春云五寸當爲七寸玄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以愚觀之故書所謂命圭五寸卽子男之圭正與贊大行相合其亦謂之躬圭此或是

周官辨非

圭

文之誤耳杜子春因其謂之躬圭乃謂五寸當爲七寸夫七寸之圭伯所守也伯圭上文已見豈容復出乎鄭玄謂五寸者璧則亦知爲子男之所執而不知其實爲圭也凡皆泥于子男執璧之文耳載攷覲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玉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矣言奠圭玉而不言璧則子男亦執圭可知矣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此謂諸侯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禮器何以不及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珪玉人云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說者謂珪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夫圭方而璧員珪可

以冒圭而不可以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冒也亦必無置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無疑矣況圭以爲摯手之所執當朝覲行禮之時藉獨子男執璧若奉槃然尙何禮度之足言乎又按諸侯始封天子錫之介圭傳諸子孫永久不易是曰命圭朝聘用以爲信禮畢皆反之覲禮聘禮班班可考也璧非天子所命庭實用之祭祀用之贈遺燕好用之傳記昭然不得與圭混也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周官辨非

圭

按天子冕服十二章始見於虞書所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三代因而不改周則天子以爲祭服名衮冕凡祭皆用之無鷩冕以下諸服何以見之禮器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龍衮衮雖不言其章然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是有日月星辰也有日月星辰而名之曰衮則龍衮十二章可知矣其不以日月名而以龍衮名者日月雖先列而龍形衮然尤爲章著故以名也鄭氏泥龍衮之文與左傳三辰旌旗之語因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自龍衮以下天子止于九章然則龍登于旌黼登于依山登于組亦應不著于服矣又何

以龍衮名哉郊特牲言祭之日王被衮是祀天服衮也玉藻云天子龍衮以祭不言所祭之處是凡祭皆衮也而司服云祀天則大裘而冕惟享先王則服衮其餘諸祭皆異服果可據乎鄭氏爲九章之說因謂天子祀天大裘而指郊特牲之被衮象天爲魯禮然則周天子止於九章魯乃諸侯而反十二章耶且裘惟冬可服祀昊天上帝冬至之郊也大裘宜矣此曰祀五帝亦如之夫五帝之祀有行于春者有行于夏者有行于秋者亦可以大裘乎享先公饗射及四望山川諸祀之服雖不見于諸經然玉藻言天子之服及于朝日及于聽朔及于視朝及于食及于居諸侯之服亦極詳果祀異而服亦異當無不著之者何爲惟言龍衮以祭也夫祭之大小惟在灌獻牲牢樂舞之隆殺而不在冕服之殊冕服天子所服以將其敬者祀異而冕服同無害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衮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衮之名而不同其實王制三公一命衮則加賜九章與上公同非常數也禮器云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故天子曰衮冕而諸侯大夫皆曰裋冕裋之言卑也黼黻皆繡于裳君尊而臣卑衣尊而裳卑故天子以衣之龍名諸侯大夫以裳之黼黻名而通謂之裋冕玉藻云諸侯裋冕以朝覲禮云侯氏裋冕釋幣於禩是諸侯裋冕也曾子問云太宰太宗太

祝皆裋冕是大夫裋冕也士衣裳無章故無冕其有曰玄冕者乃服之布皆玄故名也此名皆冕冕希冕義無所取不足信

世婦分官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

按曲禮天子有后行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妾則世婦與夫人嬪皆佐宮中之事者也天官之屬列九嬪世婦女御識者已識其無內外之辨茲乃復列世婦于春官而置之卿士嬪后宮之屬其得以卿大夫士男子與其間邪賈氏馬氏謂以奄爲之鄭註因引漢大長秋爲說此以內小臣奄士爲例不知其尤不可也更可證者天子設官分職首慎六卿卿者所以佐王出治者

也故夏有六卿甘誓云乃召六卿是也周亦有六卿周書云六卿分職是也夏周六卿殷從可知觀夫王朝公卿出爲牧伯列國諸侯入爲卿士卿之選何其重與雖昏義及王制並云天子九卿然皆合三公言之故成王顧命時同召太保奭召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爲六卿而太保與畢公毛公實兼三公也六卿之外安得更有卿哉周官於六官有六卿矣於六卿又有六卿已疑非先王之制奈何於后宮復有卿乎王制卿止六而后宮反倍之縱曰后官之卿即天子之卿吾未聞天子之卿至有二十四人之多也按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立六

官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則后宮之世婦視王朝之大夫外內秩然不容或混置卿于后宮而以世婦名其褻已甚奄與非奄更可弗計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按內外宗皆婦人也昏義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非專官安得隸此

外宗贊王后之獻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鄭註云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其事此固然矣然外宗外女註謂王諸姑姊妹之子也王后不預祭而宗伯攝則外小臣贊之可也奈何以婦人共職乎

周官辨非

書

家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

此固足以激厲武人然亦不可以一例視狼臙死秦師君子許之爲君子公爲與注崎戰郎皆死皆殯孔子許之縣黃父死御莊公賜諡杞梁龔莒死齊莊致弔儼無存死兵齊侯親推其柩車黃尙父死寇哀公弔之手路若是者其亦不入兆域邪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按此言玉路以祀先儒因謂殷祭天乘木路周祭天則乘玉路愚以爲不然郊特牲曰郊之日王乘素車貴其質也又曰素車之乘尊其樸也是周祭天不乘玉路明堂位曰魯君乘大路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是魯僭郊亦不乘玉路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禮器曰禮有以少爲貴者大路繁纓一就也以素爲貴者大路素而越席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顧命大路在賓階而大素車木路也路車木路也大路木路也皆非玉路然則周之凡祭其乘車雖不可得而知祭天則斷斷爲木路無疑矣孔安國書傳釋大路爲王路杜預左傳註亦言玉路不知大路之爲殷路明

周官辨非

書

堂位已言之殷路木路也周雖尙文祭天貴質亦乘木路先儒泥玉路以祀之文于禮文言大路皆釋爲殷祭天車然則郊特牲明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詳言郊事而後及乘素車豈亦殷禮邪陸農師謂郊時乘玉路爲卽道之車乘素車爲卽事之車此兩可之詞亦過信周官之誤

司常辨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云國之大閱贊司馬班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云

按巾車云王建大常以祀是指郊祭之旗也然郊特牲云郊之日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

云魯君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則郊之所建者旂也非常也閔官詩修美魯郊亦曰龍旂承祀則中車之言其可信乎觀禮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以禮日月祀方明鄭註據中車及司常釋大旆爲大常愚以郊特牲明堂位及魯頌觀之其實大旆卽大旂也不然何以旂有日月而旂亦有日月旂有龍章而旆亦有龍章乎卽是以推因知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未可信也何則旂各有物日月已畫於旂必不更畫於常也又知司常云大閱天子建常諸侯建旂未可信也何則旂各有所用旂旣建以郊必不下移於閔也且中車于革路業云建大白以卽戎矣司馬之

周官辨非

季

大閱復曰王建大常又云及致建大常比軍衆夫大閱致衆獨非卽戎乎何以與中車旂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註卽指日月之常此作周官者因書有厥有成績紀于大常之語而制此文註又因王建大常之文卽指爲日月之常不知書之大常官名也非旂名也紀于大常者紀于大常之籍也大常職紀臣功故功臣死大常累其行而謚之後世尙因之不廢如謂紀績于常旂以表示人則旂爲動物且易敝壞又功臣旂多將有不勝書者故知其必不然也孟子云諸侯招士以旂則旂雖天子諸侯所同而龍章日月之旂惟天子得用於郊諸侯不得而有也然則鄭據左傳二辰旂旗

之言謂周升日月星辰于旂而冕服止九章蓋無足信矣旂無星辰而左傳云三辰蓋約畧之詞如旂有星辰諸經必舉舉三辰而不僅言日月矣

夏宣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吳氏曰古惟王都稱畿王畿之外在夏爲五服在周爲

周官辨非

季

九服未有名之以畿者畿字當是服字愚按鄭司農云近當言畿又引春秋傳天子一畿列國一同殷領邦畿千里則司農之意已知言畿之非矣以愚考之非第九畿之說非宜卽九服亦未可信周止五服耳安有九服辨在職方條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射

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敵鳥爲羅氏掌羅鳥

鳥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註云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愚問夏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鳥獸魚鼈咸若武王伐紂虎豹犀象驅而遠之故召公戒武王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夫犬馬畜獸也。非土性猶不畜。矧虎豹熊羆之屬。因戾成性。可得而教擾之乎。如謂共祭祀之。荒則獸人冬獻狼之屬。足需矣。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庖者。亦已足用矣。且其教擾之者。註謂使之馴服。王者之教。無不服天。猛獸性不狎人。不服而彊之使服。其亦異乎。聖人作則。而魚鼈不逾鳥。不獮獸不狘者矣。作周官者。見大射儀。有服不爲大侯之獲。遂附爲服。不服之猛獸而定其官職。豈知大侯之獲。名爲服不者。射取觀德。德能及遠。足以服不服之人。非取服不服之猛獸而爲言也。射鳥氏掌射鳥則。近于戲。大羅氏掌鳥獸諸侯所貢者也。故致鹿與女而詔客。俾戒諸侯。

射官辨非

美

母好田好女。豈天子反令之羅鳥鳥以爲事哉。又養老之禮。膳羞有常。固不煩羅氏之羅致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皆當作六。

按天子十二閑。凡良馬三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千二

百九十六匹。合之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主馬之官有校人。有僕夫。有馭夫。有趣馬。有廐馬。有牧師。有廐人。養馬之役。有圉師。有圉人。計主馬之官。中大夫二。上士十六。中士二十。下士二百七十五。養馬之役。圉師六百四十八。圉人二千八百八。府五。史十二。胥十二。徒二千一百六十二。醫四。賈二。通計大夫士爲三百一十三人。府史胥徒醫賈圉師圉人爲五千六百五十三人。是人之數幾倍於馬之數。嗚呼。此卽孟子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之世。恐不至是。又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一千七百二十八匹。天子畿內大都小都采邑。凡爲方百

周官辨非

美

里者八十四分之公卿大夫王子弟者。且數十百家。使盡如其數。以備之。其馬不知幾何。其官役更不知幾何矣。又巫馬職。掌養疾馬。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君子以爲傷國體。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語祭公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蠻夷要服戎翟荒服此周制也與禹貢所言五服同時
改緩服爲賓服故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由是觀之
周之疆域即禹貢之九州可知也考從有此九服哉且
禹貢首以甸服甸服即王畿也王畿之外四服而已襄
王謂重耳曰我先王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
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合之祭公所言周之畿內亦稱甸
服甸服之外亦四服而已今職方于王畿千里之外有
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之九服是較禹貢及祭公言多
五服矣不知周公相武王定天下之後何時于五服外
東西南北各增此二千五百里之地而成九服也王制
曰千里之內曰甸武成曰祀于周廟邦甸侯衛蠻奔走

周官辨邦

卑

邦甸即畿內也而職方列甸服于侯服之下縱禹貢夏
書不可言周禮豈祭公襄王之言武成周官王制之語
亦皆不可信邪或疑周官有六服羣辟之語康誥有侯
甸男邦采衛之文恐周不止於五服曰周官既云六年
五服一朝則止五服矣其言六服蓋指公侯伯子男及
附庸之君爲六服也康誥所言侯甸即甸服侯服也男
邦采即侯服百里之采二百里之男邦也衛則指賓服
而言即二百里奮武衛之地也侯服舉內以見外賓服
舉外以包內又何疑于非五服哉

秋官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

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吳氏曰古有贖刑之法特爲過誤者設不聞凡有獄訟
皆入矢金而後聽之也果若是是老吏賣法者之所爲
也周家之法豈宜若是且矢金非貧者所能備必入矢
金而後聽則無矢金者遇不平之事何從赴愬哉愚按
大司寇有云以肺石達窮民拘儒因謂此入矢金者富
民也又士師之屬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拘儒因謂
此越鄉遂士而直煩司寇者頑民也果若是是先王之
于獄訟未論曲直先問貧富矣且頑民無實其有獄訟
以理斷之可矣受矢金而聽之又何以服其心哉易噬
嗑四爻噬乾肺得金矢五爻噬乾肉得黃金先儒援此
爻爲說非也蓋得金矢得黃金與三爻之遇毒一例毒
不在腊之外矢金亦不在肺肉之外噬之而即遇噬之
而即得非兩事也若謂卦主于用獄則求之象外可矣
奈何牽此贖貨不經之語以實之乎曰腊則有毒矣乾
肺乾肉何以得有矢金邪曰獸多取于田矢鏃所斃容
有入焉而未出者噬之而得又何怪焉

周官辨邦

卑

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甸
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此遺忘之物也而獲取之已非先王道不拾遺之化矣
然既甸而後舉之則物爲無主在獲者自可以安受但
當盡歸于庶民不應取大者沒入于公也或者謂人民

非庶民所得私則分別于其間而以人民入于公貨賄六畜入于私庶乎其可耳然要之非周公之制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按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蓋隨世而為重輕即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之意吾即以周時言之文武成康之世新國也穆王之世幾于亂矣周官司刑所掌宮刑殺刑之重罪數與墨劓剕之輕罪等呂刑所言則墨劓皆千剕五百宮三百大辟二百計其數則多于周官六之一差其等則重刑止輕刑十二三耳使周官而果周公之制是刑新國用重典而呂刑之刑亂國反改而用輕典矣豈世輕世重之謂乎故謂周官為煩刑重斂之書良不誣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此三隸者受役于養畜鳥牧人等官可也乃使之教擾且令與鳥言獸言何邪拘儒救此失必將曰公治賢人解鳥語葛盧遠人語牛鳴不可謂無其事不知此亦其偶然天得之巧不可強也非可學也曷為設隸以掌之今即令能鳥言獸言豈有益于民生有裨于國政邪直見戲耳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馭曰車轡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按車轡即車裂刑之最酷虐者也唐虞三代未之有春秋時齊襄公討鄭弑君而轡高渠彌楚康王殺子南而轡觀起下迨戰國秦之于衛鞅齊之于蘇秦呂政之于嫪毐皆車裂以殉是馭未嘗轡而轡者皆非馭由是觀之車轡叔世注刑也豈周公之法乎至罪不當轡而誓馭非宜更不必論矣又按曲禮曰刑不上大夫鄭註曰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先王之用人選賢舉能大夫必有德而後進故人之入官者四十而彊始仕為士五十而艾乃為大夫蓋四十時道明德立更十年則練達老成足堪大夫之任其慎重如此使預設刑書則是君不知賢也條狼氏之誓大夫者奈何與曲禮背乎且大夫預聞國政其位崇其責重矣鞭刑見于舜典乃官府之刑所以待罪之輕者使之知戒使士及大夫其辱已甚士可殺不可辱况大夫之尊貴者乎春秋之世刑戮無常諸侯多專殺大夫書于經者不下數十而鞭之見于記傳者類皆卑賤末流督般之鞭擊園人也齊襄之鞭費徒人也楚子玉鞭七人治兵也衛獻鞭師曹齊莊鞭侍人賈舉孟洩賴成有司使何嘗有及大夫者哉春秋之世猶無之而謂周公制之為禮吾不信也

周官辨非

星

箕氏掌攻猛獸 庶氏掌除毒蟲 穴氏掌攻蟄獸 冠氏掌攻猛鳥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薙氏掌殺草 芟蒺氏掌覆天鳥之巢 剪氏掌除蠹物 赤友氏掌除牆屋 蜎氏掌去蠹蛆 壺涿氏掌除水蟲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 自有君臣以來至于今設官之多無有如周官者試觀此諸官所掌何事邪不過此鳥獸草木蟲蠹之末務即欲除之數隸人可畢者而設官置役周詳如此遍地皆官遍地皆豺狼也吁讀地官之屬民不聊生矣讀夏官秋官之屬物不得所矣其誕謾不經至于神可殺淵可爲陵不見之鳥獸可射以此爲禮是語怪之書也而謂

周官辨非

周公爲之乎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貢寶爲摯

按書周官篇云六年五服一朝與此大行人文大異先

儒皆以侯甸男采衛釋書之五服蓋亦本此大行人爲言而不知其不可也大行人于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之外更有蕃國以包夷鎮蕃三服則九服矣書止言五服今取其侯甸男采衛以釋書則要服及三蕃國何以處之吾以爲書所言五服卽周語所謂侯甸男采衛要荒而此大行人所言爲非實也就書言之六年之中五服諸侯先後而至雖有不齊而其來朝止一也此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是甸服來之歲侯服又來也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是男服來之歲侯服又來采服朝之歲侯甸又俱來也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是衛服來之歲侯甸又來要服來之歲侯甸男又俱來

周官辨非

望

也以至蕃國世一見之年侯甸男采俱來也總而計之十二年之中侯服十二至甸服六至男服四至采服三至衛要再至雖曰地有遠近一何疏數不均乎當以周書爲正至其貢物九州四海土性不齊物產亦異不可以一定拘攷禹貢九州之貢皆因其地之所出如荆之包匭菁茅不貢之於雍豫徐之泗濱浮磬不貢之於青楊蓋使諸侯易于共而王朝無不足于用斯已矣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貢禮記言大饗列四海九州之貢亦曰各以其國之所有今大行人之制每以五百里爲率不問東西南北貢祀物者不兼嬪器貢服物者不輸貨財果若是是國之所有者未必貢而貢者或其

地之所無周公立制豈其然哉

周官辨非

梁

周官辨非一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是編力攻周禮之僞歷引諸經之相牴牾者以相詰難大旨病其官冗而賦重案古經滋後人之疑者惟古文尙書與周禮然古文尙書突出於漢魏以後其傳授無徵而牴牾有證吳棫所難雖朱子亦以爲然閻若璩之所辨毛奇齡百計不能勝蓋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雖相排擊然先後二鄭咸證其非僞通儒授受必有所徵雖其書輾轉流傳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詞迄不能如尙書一經能指某篇爲今文某篇爲古文也斯大徒見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又見前代官吏之濫賦歛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無是事竟條舉周禮而詆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懲羹吹虀至於非毀古經其事則終不可訓也魏禧疾明末諸臣屈身闖賊遂疑論語論管仲召忽一章爲不出於孔子其亦此類歟

周禮問二卷

〔清〕毛奇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問二

卷》提要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

又初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黃較

周禮問一

或問宋儒極詬周禮然未有實指為何人作者至宋胡宏包奎輩直以為出于西漢劉歆之手謂王莽時歆為國師始作周官經以阿莽至莽不欲為母服即大集博士發周禮以定為服總之制故此書在漢初無有至歆為列序始有其名著于錄略得毋其書果歆所為乎

周禮問一

曰此皆宋人誣妄毀經習氣好作此等語如誣孝經為劉炫偽作誣古文尚書為梅賾偽作一類此最誤古學者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于周秦之間此在稍有識者皆能言之若實指某作則自坐誣妄又何足以論此書矣嘗讀景十三王傳知此書出自武帝之朝為河間獻王所獻武帝但藏之內府而不行其書至成帝朝劉向奉詔校理祕書始發周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諸書編作七錄此皆劉向事並非劉歆故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
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
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
七略之屬是周禮一書在武帝時已有之成帝時又
從而校理之且其校理者是向不是歆而以武帝
成帝時早有之書而移之歆以父所校理者而移之
子則先以誣已而欲以辨人之誣所謂以暴易暴孰
知其非者也

又問漢書作于班氏在向歆之後焉知藝文志及
景十三王傳非即歆七略中所傳而班氏述之者

周禮問一

此亦非實錄也

七略今不傳固無可考然歆能偽作周禮不能造為
周禮由處蹤蹟以欺當世假使河間獻王不獻周禮
成帝不詔向校理周禮歆可造此諸事以欺同朝諸
儒臣乎且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獻皆古文先秦舊
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言有
經即有傳與說記也此必非歆可預造其語者乃考
之藝文所志在當時所有之書則實有周官經六篇
周官傳四篇此班氏所目覩也此必非襲劉歆語也
使歆既為經又復為傳此萬無之事藉曰有之則偉

哉劉歆東西二漢亦安有兩將所稱博而篤者必不
止論廟一篇書矣且讀書常有究竟藝文志于樂經
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寶
公上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則在六
國魏文侯時已有此書其為春秋戰國間人所作無
疑而謂是歆作可乎

或又曰藝文志實公節註引桓譚新論云實公年
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問之云云恐劉歆與桓
譚楊雄同時交好實公之說即桓氏烏有之言乎
曰實公獻周禮大司樂章或可造言其年老而為樂

周禮問一

三

工則非可造言也且武帝好樂亦嘗以周官經定樂
章矣藝文志于實公獻樂章後即云武帝時河間獻
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
樂記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
諸者獻其書有二十四卷非禮記也劉向校書得樂
記二十三篇此古樂記與禹不同則在武帝朝且有采周
官經而為樂記者此不實公獻一篇且必非歆譚
行偽于周官經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斷可知也
且周官之出在東漢人即有謂其非周禮者林孝存
也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為末世演亂不驗之書損

斥不行因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是闕此書者亦且
明明云漢武時早有此書而後尤而與者反昧所從
來是學攻膏肓而不解墨守與兵之卒也
且欲之發周禮立博士非阿莽也故繼向校書實有
表章周官左傳及古文尚書毛詩之意故移文博士
勸立學官並非為阿莽而設觀莽所頒教者皆大諸
擬金縢皆今文而非古文餘可推矣世無學者直襲
王莽傳謂莽母功顯君死不欲居哀遂開祕府發周
禮會羣儒定制引周禮云王為諸侯總弁而加環經
遂擬攝皇帝仿諸侯之服為母服總此實無理之極

周禮問一

四

非散意而宋人必坐散罪以為散實謂莽此即作
周禮以為行誦所自始夫因莽欲短母喪故特造一
書以誦莽則何難專造一條云太宰居攝則負扆行
武不當私為父母服喪或絕或降而徒引司服職云
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緇衰其
首服皆弁經此與攝皇帝服何涉而勉强適合其
斷非專意所造亦晚矣且莽傳明云平帝四年徵
天下通一經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
周官爾雅諸書能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則在平帝
未葬莽母未死以前顯行周官著于今甲而謂周官

之偽始于是居攝則莽傳且未終讀何况他耶

或又問周禮自是偽書三代止有三卿而無六卿
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虞書命禹作司空命契
作司徒祇有此二官而無司馬歷夏殷猶然絲詩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是太王在殷時亦止此二官
也至武王伐紂作牧誓然後有司徒司馬司空三
官之名見于經文其後周公定制亦止此三官觀
梓材立政皆祇稱此三官之名而不及其他
誥變名為圻父農父宏父亦三官別稱周時
即以此三官為之謂之三司若冢宰宗伯司寇並

周禮問一

五

無列在三官內者以此雜參之三官之間而謂之
六卿又謂之六官是亂制也且冢宰非官名也
者大也宰者主也言大主國事云爾並無實職一
以上公一人當之如論語百官總已以居于冢
是也若宗伯則周無此官碩命但作大宗即曲禮
先六大二曰大宗並不稱宗伯至春秋左傳始
以夏父弗忌為宗伯然非周官也若古文爾雅思
官則儼有其名然古文尚書亦偽書正與周禮作
偽者互相表裏此未可據也
周禮一書全以尚書周官一篇為根柢故其書亦名

周官經以祗記官制非禮制也今既曰二書之傳則
不得以周官証周禮矣予自合周官以辨周禮云
三代有三卿而無六卿則不聞今文甘誓有大將
甘乃名六卿乎天子六軍皆命卿諸侯三軍惟以三
卿受命者爲之此在春秋時嘗未諸用兵皆然故舊
証謂唐虞夏殷皆有六卿雖其卿名不必與周官同
同然而不得限之爲三矣是以孔安國証甘誓直引
周禮夏官文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即宋人蔡沈集
証亦云六卿六卿之卿蓋天子六卿每卿各一卿無
事屬司徒有事屬司馬亦此周禮文也故甘誓有六
卿之名昏義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有六官之名周
禮一書直通三代而謂周制無六官六卿何其妄乎
若謂虞廷祗司徒司空而無其餘則不知棄卽是米
糲卽是牛命禹作百揆卽是冢宰命伯夷作秩宗卽
是宗伯命皋陶作士卽是司寇此在稱名損益者有
然如以官名不同遂謂唐虞無此官將唐虞稱帝夏
商稱王得毋夏商無天子乎征見羅喻義關古文皆
有此說予略論之宛詞中而不竟其說以爲不足辨
也今復聞此說亦可厭矣夫歸詩乃名司空乃名司
筮以辨樂言也二官皆司土功也故他不及也牧誓

周禮問一

六

司徒司馬司空以司馬主兵政司徒聚伍籍司空掌
管輿也是以宗伯與冢宰皆不及也如必以見經之
日爲立官之日則殷高宗時必無冢宰何則以百官
總已以聽于冢宰見之論語在殷悅命篇無此文也
往有問于予者曰周禮六官何以不見于春秋諸卿
曰見之其人愕然曰可舉似乎予曰祗以魯言之隱
十一年公子羽父求大宰是冢宰也文二年夏父
忌爲宗伯是宗伯也昭四年季孫爲司徒叔孫爲
馬孟孫爲司空是司徒司馬司空也定十四年孔子
爲司寇是司寇也六卿備矣其所以絕不知有是官
者以通稱大夫不專名耳列國皆然不特魯宋吳楚
陳鄭諸國皆有冢宰太宰司馬司徒司空司寇諸名
見于春秋卽終春秋世不見一名者亦皆有之如衛
未嘗見三官而尚書梓材曰我有司徒司馬司空則
在康叔時未嘗乏也特周禮侯國止三卿而王制小
國且減一卿而此則六卿俱備者蓋祗有是官不必
盡命爲卿耳向使讀春秋者在西漢之世祗見公殺
而不見有左氏策書不幾謂周禮六官春秋無有此
正學古者所大當猛省而乃目睹一字而卽思以滅
字海濤至死不悟矣

周禮問一

七

况二官三官隨事立名原不必以數限之太王遷都則以司空司徒為二官王制論質成則以大司寇大樂市為三官曲禮典五聚則以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為五官又敘六太則以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為六官國語論八協則以司民司商司徒司寇牧人工人場人廩人為八官又敘九卿則以農師農正后稷司徒司空而無冢宰司寇者不得謂無冢宰有宗伯司徒司空而無冢宰司寇者不得謂無冢宰司寇有冢宰大宗而無司徒司馬司空者不得謂無司徒司馬司空此通識矣

周禮一

八

若謂周時三公卽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之謂之三司則大謬矣歷考羣經自唐虞及周並無以此三官為三公者惟書傳有司徒司馬司空公語彼謂六卿為三公約有三等一是冢宰司徒為一等二是宗伯司馬為一等三是司徒司空為一等每一等合兩卿為之而又各取其下者以為名故云一日司徒公二日司馬公三日司空公各兼二卿並未云三公止此三官也至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漢襲秦制不改歷哀平間始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然尚有太師太傅太保三名在二公上謂之上公而

後漢因之此漢制非周制也若三司之名亦起後章帝建初中使車騎將軍馬防位同三司賜帝中使車騎將軍鄧騭儀同三司後遂有儀同三司一官及開幕府又謂之開府儀同三司此叔世官制正妄稱周制可乎

若謂冢宰非官則予向已辨之曰必非可食之物夫公卿為虛銜故三公可兼冢宰冢宰可名六卿之宰亦虛銜則春秋有宰周公公既虛宰又虛虛也且虛銜在六卿皆可為之不止冢宰召公以司命而兼公蘓忿生以司寇而亦兼公故書傳有司徒公司

周禮問一

九

馬公之稱且有時六卿中有為公者而司徒冢宰仍居本職而位于其下竹書王錫尹氏皇父命為三公而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是皇父以卿錫命而番與家伯仍為天官卿地官卿而位其下且為之黨此明明可按也如謂無實職則太宰雖統六官總衆治而實有本職王制云太宰制國用而周禮卽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專理財賦故舊禮王度記云天官冢宰一人其班爵祿如天子之大夫而班氏白虎通亦云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此非無實職者况掌治卽職也如謂宗伯非周官至魯春秋時始有此

名則周語宣王時號公諫不藉千祿即百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之文此非春秋得官名矣

若夫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斷非周公所作予豈不曉然周制全亡所賴以略見大意祇此周禮儀禮禮記三經以其所記者雖不無參臆而其為周制則前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學者方難而不暇而欲遊絕之則饒幸盡亡矣試思字書有非韻篇何人不知為非著韻所作然而考字者必引以為據何也乃陋學放恣并思謗毀尚書予已作古文尚書宛詞八卷辨之詳矣五帝三王之書或從此可少安矣乃復以周禮

周禮問一

十

六官之說及尚書以為表裏作偽據其所為偽者謂之偽作于梅賾周禮作于劉歆歆在西漢末安能為周禮所不道者但其愚意單以為六官六卿冢宰宗伯諸名皆劉梅兩家偽造以亂周制故力辨之今有真正周制為劉梅所必不能造者以使之自肖大戴禮盛德篇云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為六卿執此六卿以御天地與人其事謂之六政則

儼然有六官之數六官之名六官之次第與冢宰宗伯司寇同列六官之位號而其書早出在西漢元成以前不惟不知有劉歆梅賾兩人并不知有古文尚書與周官經兩書也此真周禮矣即陋學曰劉梅襲大戴以為言然亦周禮矣猶大學引如切如磋以為說雖大學然亦詩矣可無辭矣

况尚書顧命篇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亦是六卿召公奭稱太保與畢公毛公皆稱公此以六卿為三公者乃其次第則一如周官周禮六官次第當時芮伯為司徒衛康叔為司寇毛公為司

周禮問一

十一

空而其所敘者乃先後恰合故賈氏周禮序云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此正指顧命為言亦是真周禮俗所稱今文尚書者但經無冢宰司徒諸明文故不藉引據耳

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註云舜格文祖堯始以羲和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官為四岳出則為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為伯是堯時亦有六卿并有天地四時之官此又墨卿子論官之外者又鄭註大傳夏書云所謂八卿

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是屬六卿其屬
正同但天官非冢宰而云后稷者以稷本天事也
時冢宰名百揆位六卿上故小異耳則是六卿六官
在今文尚書家亦且云唐虞夏商並皆有之而反以
之疑古文周官不亦怪乎

或又謂古司徒典教虞書敬敷五教是也自周禮
以官強配天地四時因以司徒配地作地官主土
地之事遂使司空掌土反無職事不得不虛其一
以待後人之補之况天地四時其于所職所名俱
參變不合此不特非周公所制幾見三代以前有

周禮問一

主

此名稱乎

周禮司徒職原似龐雜然古實如此如周語宣王料
民神由父以司徒協旅為言則實職與版民眾之事
王不藉千畝號文公陳九狗之法曰司徒五之則又
佐農正后稷司空土穀諸事故洪範陳八政并及司
徒以兼司食貨諸政故也絲詩遷都專舉司徒司空
兩官以度地作室縮版立廟實兩官共之者也然則
司徒地官矣其與司空共職土者亦自昔有之不必
始周禮矣且周禮既作偽則六職參變或同或異惟
所欲為何必故闕一以示漏紕考周禮由屋壁時已

周禮問一

主

闕冬官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乃取考工記一篇補
冬官之闕其後南宋俞庭樞作周官復古編謂冬官
不闕實錯簡在五官之內于是取五官中近似者割
取之以別為一卷而陳深又謂周官六職先王設五
職以存體而虛一職以待用蓋司空有官無職董仲
舒言大冬積于空虛不用故曰冬曰空如大禹名康
公仲山甫名穆公宋皇國父司城子罕其所職未有
專屬司空者其言甚辨但補固多事強割五官為一
官尤屬誣罔若謂無專職則又大謬大禹作司空專
司治水子罕釋相為司空獨執扶扑以巡行版築何
嘗無職解經如此輩盲撞瞎觸經所以亡古書自有
闕論語無齊論非孔子不善作尚書亡其半不必于
作書者有隱情也

若夫天地四時之名則自古有之楚語少昊氏之衰
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
地以屬民堯時以羲和繼之名天官地官此天地之
名所自始也至于四時則左傳蔡墨論五行之官以
木正勾芒為春官火正祝融為夏官金正蓐收為秋
官水正玄冥為冬官土正后土為中官而服氏于郊
子論官之註則凡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共工以

水太皞以龍少皞以鳥皆有四時之名如春官爲青
雲夏官爲緇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春官爲大
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類歷歷可
據而至于少皞以鳥則直有祝鳩司徒鳩鳩司馬鳩
鳩司空爽鳩司冠鳩鳩司事諸名見于其時其既有
司空又有司事註謂實一官而兩名以司空掌營造
之事既可職土而又可職工一如虞書之有司空又
有共工是以周禮于少宰之職于天官掌邦治地官
掌邦教後不曰冬官掌邦土而曰冬官掌邦事此正
與古王命名損益表裏毫釐不爽大戴禮亦云百廢不廢立事失理傍

周禮問一

五

而始得指示以爲說真可嘆也然則舉世不學千載
室亦復何易讀周官矣
至若天地四時與職不甚合則亡友張南士曾言之
謂天地四時祇以紀數不必牽合職掌以自取間隙
古來無六數之物祇上下四旁謂之六幕因借此紀
官一如後世以甲乙枝幹紀庫舍之類此亦說之善
者觀少皞紀鳥便不必與六幕合此可驗也若曲禮
建天官先六太則直以天官事神五官治民又各不
同善讀書者如對琉璃屏一照並徹豈得遮蔽在一

處耶

或又謂天官一職既有大小宰二官掌其事矣則
宰夫原可不設况宰夫即膳夫亦即庖人也今乃
以宰夫列大小宰之次佐掌吏治則爲侵官既有
膳夫又有庖人則爲濫役且膳夫最賤隸入天官
已爲不倫况位亞宮伯躋之大府諸官之上又爲
越職按檀弓杜賁曰賁也宰夫也非乃七是供而
禮防是議是以自罰則明明以宰夫爲宰夫而兩
名錯出是爲亂典夫祇此天官首章而豈非僞乎

周禮問一

五

宰夫佐二宰行命令誅賞諸事別有職掌此不過如
司徒下之有鄉師司馬下之有諸司馬後世令丞下
之有副俸但作佐領並未專擅何爲侵官且春秋原
有太宰小宰宰夫三官其稱宰周公者此太宰也公
也稱宰恒宰渠伯糾者即宰夫也士也蓋公祇稱爵
卿則稱字士則稱名凡名而不字即是宰夫故公羊
曰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者也此可據矣且膳夫之
賤隸在天官且列之宮伯之下往亦疑之後讀雲漢
詩曰疚哉冢宰膳夫左右十月之交詩曰冢伯冢宰
仲允膳夫始悟膳夫甚尊凡天事有關水旱日食則

必及之此真天職所以周禮斷斷必列之天官之中
且其官關係不論卑小觀魏文公引耕籍之典一
膳夫農正陳籍禮一曰膳夫贊王其時三公六卿皆
以位列而膳夫公然首執天事未嘗降在大府諸
後也若謂宰夫即膳夫則不特擅弓有之即周語宰
夫陳饗膳宰監之春秋亦云宰夫饗膳不執要足
彼此通稱之名蓋宰夫稱宰膳夫稱膳宰故膳夫亦
可稱宰夫檀弓稱宰夫杜蕢春秋即稱為膳宰屠蒯
官名與人名俱不同矣膳夫稱宰夫非亂與猶之屠
蒯稱杜蕢非亂人也至如庖人膳夫職同名異亦非

周禮問一

六

濫役膳夫膳宰固諸經所有然孟子又云庖人繼肉
廩人繼粟庖人廩人皆周禮中官名向使周制無此
官則孟子又何為歷歷道之往在湖西講會論春官
饗膳一官宣城高阮懷謂饗何必膳尚書饗奏鼓
語饗告有恊風至祇一饗字而已山陰張南士謂詩
云膳膳奏公國語曰饗獻典膳誦則亦儼然有膳字
何也是以善讀書者必不執一以攻一執所見以攻
所未見夫古書滅沒人所不見者多矣況古人作書
絕不類今人作文令彼此通見周史作梓材以告康
叔既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其作酒誥以告康叔也

以農父圻父宏父三名此豈周王可妄言周史可妄
記哉是必當時有此名而世未見也故周公論官祇
有周官立政二篇周官有恒稱則立政諸官自不相
襲然而常伯常任準人不知何官庶言庶獄庶慎又
不知何官然且諄諄告誡曰三事曰三宅曰三俊其
歷敘夏禹成湯及文王武王則必三代原有此官名
而世罕見者假使此篇為古文尚書為周官經則羣
起而並攻之其廢之久矣人不識周禮盡亦取立政
諸官而徐思之

周禮問一

七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稿
又名姓稿

文舉克有
遠宗姬黃駿

周禮問二

又謂古一官而異名者固不可盡闕但官名雖異而職並同者則當去其一却毋父是司馬則司馬官外未聞又立一圻父官也今地官有牧人則不當又有牛人夏官有校人則不當又有函人春官有鬱人則不當復有咆人天官有獸醫則夏官不當復有巫馬如此者不可更僕且周官三百六

周禮問二

十屬比之日月星辰之度有成數矣今通計每不止此數大約據宋人所辨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六即五官之屬已有三百四十有九則加以冬官勢必又增六十將至四百餘而謂三百六十可乎

官名同異固不可拘然官職同異亦不可定據云牧人牛人不應兩設以為統官牧則牛已在內可兼官耳殊不知牧不止牛合掌祭祀之六畜而牛人則又不止祭祀之牛有膳牛燕牛犒牛喪牛軍事任載牛原不能兼卽有謂六畜雖繁而芻豢則一後世並不

設公牛一官尚不思不給况已設其一何必有兩則在周官中原設兩名詩爾牧來思註牧牧人也而國語有牧協職又有犧人薦醴則設牧仍設牛人此非作周禮者可私去也校人亦然在周禮所記職掌原自不同吾姑以孟子觀之昔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則校人又可兼澤魚之畜不止豈豕罔人浴馬專職馬也至于鬱人築鬱鬱人醢鬱顯屬兩事雖國語有鬱人薦鬯語此指祭時兼攝者耳若巫馬一官專療馬疾他不可考嘗念論語有巫馬期一人則古以官為氏此必周時有是官而用為氏

周禮問二

二

者官固不可造然又敢私去耶至若周官多人則宋元明攻駁者不下數十家皆人自誤並無一準今此又誤矣周禮每官各六十此指各長官之屬為言如後世所稱堂上官者天官稱治官之屬地官稱教官之屬除一卿二大夫外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此六官並然者六六三十六為三百六十未嘗贏一亦未嘗闕一也今乃自為數以漫當之使校官數耶則天官之官約二百一十有奇地官之官除鄉遂外約四百七十有奇春官約四百二十有奇

夏官除典師外約四百五十有奇秋官約三百六十有奇與諸家所攻駁者無一相合使按府史皆徒數即則天官約三千五百五十零地官除門閭與無算數外約三千五百一十零春官約二千三百零夏官除典師外約二千三百零秋官約二千九百零與諸家所攻駁者又無一相合則自坐說要謂其六官諸官不必盡備即各官徒役又何嘗謂列其數則必按其人以克實之如司樂一官有警人六百果須六百乎司樂諸徒役共有七百四十九果須七百四十九乎樂音非府史可紀其諸器搗持非議聲者不能將則亦何所用諸徒役曰第以名耳他官亦然假如膳夫諸職共士六十餘人而其為府史胥徒者且共有四百八十餘人如必具其實則將使濟濟多士克盈庖厨而居守非大徵大發公然有四百八十人趨走其間無是事也故旅士之設十應其三徒役之設十應其二此為恒例且其中有可兼者有可攝者有一設即已者有一設不再設者有時而設時而不設者有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可兼者如國語參人授邇是也可攝者如子產使校人代魚人畜魚無羊詩以牛人代羊人牧羊是也一設即已者如王官

則設掌舍有盟會則設詛祝有田狩則設甸祝有國難則設方相否即不設是也一設不再設者如五路之右初各立一官而後但以齊右道有克之士方建國都形方正封域第于初開國時設此諸官而後後祇屬之職方之掌而不必再設是也時而設時而不設者如秋時采茶則設掌茶三時則否夏時采葛則設掌葛三時則否十二年巡狩則設三師而謂夫王車而道諸方之土地與誦諸方之事務他年則否是也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如庭氏蕭氏甸氏穴氏若族氏伊耆氏諸官何必有人至于司歲歲中有蠻隸閭隸夷隸貉隸各一百有二十人凡不通列以為經天示廣大爾使必素人以實之則每月捕虜四爵以克足其數是廢官也然又有疑者宋人嘗言爵祿可議為知夏官鄉遂二職據鄉老職五家為比有下士焉五比一為閭有中士焉四閭為族有上士焉五族為黨有下大夫焉黨正為族為州有中人焉大夫為州長五州為鄉有卿一人謂之鄉大夫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二十五人中士一百

此則人人知攻之其爲說何止此數然卽
其爲數亦各不同據比五家設一士間二
五家設

五士閭士一人黨五百家設百士黨大夫一人州二千五百家設五百士州大夫一人鄉一萬二千五百家設二千五百士鄉大夫一人則一鄉除公半人卿一人外天子六鄉每鄉一卿即六卿也其有公半人者以天子三公即此六卿爲之六卿中任命三卿爲公而分于六鄉則兩卿止共得一公矣蓋大卿分三公冢宰司徒爲一公宗伯司馬爲一公司寇司空爲一公而其名則取其下者假如冢宰爲公亦稱司徒公故西漢之末誤以司徒司馬司空設三公古制也見尚書大傳說此以大夫三人士二千五百卿不另設故不列鄉官數內大夫三人士二千五百零二人合六鄉計之共得一萬五千零五官與所較萬八千九百零三十六官之數全不相合且其官甚卑卽名大夫者亦不過邑宰縣長之通稱如春秋

稱郈大夫。郈大夫。鄉邑大夫之類。雖分中下實非六等大夫也。至于士則卑之尤卑。不過庶人在官者與府史胥徒之屬不甚相遠。雖同名爲士而實則不同。如夏官有公司馬不必與司馬同秩。秋官有諸士不必與士師同等。况旅士至賤卽師巫男子奄人小子。凡執鞭滌器之役皆稱爲士。故宗伯目後明列一條云。凡以神士者專以其藝爲貴賤之等。謂就其技之高低分爲士之上中下。此僭巫男一例以概其餘。縱稱上士亦必不使食上農之食。何况中下。乃妄據孟子繫以下士之祿授之。則全誤矣。况鄉遂之官迥異。

朝廟其所設諸屬往有不必計祿食者蓋古制雖衰而編戶之法則未嘗亡也嘗計近代編戶自辟首甲長黨正里老以至鄉約圖總通村大鎮何曾不捫排編押動盈千萬而四顧閒然並不見有騷擾之跡形于毫毛若是者何也則以其人自爲食而非有他也然則鄉遂猶是矣古鄉官鄉老皆鄉人自爲之故鄉先生每有設教鄉塾觀里民出入兼司鄉飲賓興之事至鄰長閭胥皆舉鄉人才智者以克其任是以司馬命官卽取鄉之里老黨正以使之行軍所云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猶之六卿在朝爲官卿在鄉爲

卿卿在軍卽爲軍卿並未嘗有擗外將軍另行推舉之制蓋周官一書總以官不必備四字統概全經雖設官多名而備實無幾况欲斤斤計六等之食無是理也

乃又有宋人共說爲非是者自歐陽永叔暨蘇氏兄弟以下皆云書稱列國疆域五分上世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子亦同今周禮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一百里則與周制異矣都

馬融曰

七

氏知其不可乃爲之說一爲三等武王增以千男其地猶因商之舊一斥大九疇始皆益之若然則其益封時必有所與所徙併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不大慶乎况傳有之曰方里而非十井爲畝故十里之邑而百頃百里之國而千乘百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豈可訓乎然則周禮可信乎

尚書分土惟三正與孟子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制相合鄭康成過信周禮必依周禮

五等爲牢不可破之經反以武成與孟子王制諸說目爲商制若然則春秋鄭子產對晉問謂天子一圻卽千里列國一同卽百里餘自是而殺爲七十里五十里其說不可通矣此等無理入人皆能言之殊不知此非周禮本義係康成誤解妄坐周禮而世卒無有爲之暴白者也夫周禮未嘗曰公必五百里侯必四百里伯必三百里子必二百里男必一百里也反以爲三等分國固有常制然不無特設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賜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則不能限以百里而就其特設約爲之限大約公不過

馬融曰二

八

五侯不論四伯與子男以漸而殺而況此五百四三百以開方計之則五百非千里之半也每州千里以五百分之當得兩公而職方氏曰以千里封公公可有四則以千里開方得爲方百里者百而方五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以二十五而較之百數則其所爲二十五爲一公者凡有四公而百數已盡是公五百里非千里之半也分千里之半爲五百里而又分五百里之半爲二百五十里故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謂食五百里之半而前節後鄭名妄爲註解而終不得釋此千古疑案所爲各

柱口而不能辯也。四百里三百里亦然。每州千里以
四百三百分之則侯當有兩之半。而伯當有三。乃曰
有六侯十一伯。則以千里開方得為方百里者百而
侯四百里則為方百里者一十有六。伯三百里則其
為方百里者九。以一十六與九而較之。百數則其所
為一十六為一侯者。凡有四侯。九為一伯者。凡有十
一伯。而百數已盡。故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十里其
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亦三
之一。謂侯食四百里之一。伯食三百里之一。雖千里
三侯尚缺半侯。而約其成數。不過如此。降而子男。則

周禮問二

九

子分二十六為四分。有餘男分一百為無所分。此皆
就其分合而約略計之。故據其特設則公地倍半。侯
伯半倍。子男似稍減而計其實數亦相去不遠。此其
說在夏官職方氏疏。與王制正義已明。明言之而世
不深察也。按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以方五百里則
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
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之周乎天下。恭
統計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以七乘之。七七四十九。則
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為王畿。餘四十八。以六乘
之。六八四十八。則分計八州。每州應有方千里者六

而于是設法以行之。假使有大功者當以五百里之
公。封之耶。則以一千里封公公可有四。有次功者當
封四百里侯。封耶。則以一千里封侯侯可有六。又次
以三百里之封。封伯耶。則千里封伯伯可有十一。又
次以千里各分二百里作子。封耶。則子可有二十五。
又次以一千里各分一百里。封男耶。則男可有百。如
是。則即此五千里而五等之。爵已可滿其數。即一州
可共得一百四十六國。統八州計之。當得一千一百
六十八國。其與周制千八百諸侯已足彷彿。而况五
百之數。祇留其半。四百三百祇存其一。則每州之中

周禮問二

十

所設法以待特頒者。不過十分之三。而其餘之定三
等。以立常制者。未嘗乏也。又况五千里外尚有一千
里未計及耶。是以五等分國。本造為設法之例。以統
校地數。故曰可以之周知天下。非謂一州之中必四
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賈公彥曰。周之稱
公者。惟東西二伯耳。今一州有四公。則四八三十二
公矣。試問周八百年間。曾有三十二公否乎。蓋立國
之法。必饒閒田。王制曰。三等之外其餘以爲附庸。閒
田以附庸須賜閒田。亦須賜魯頌曰。錫之附庸。此賜
附庸也。若閒田之賜。則自賜國錫土。慶地。賞地。外禮

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謂王之子弟當封者也故宗人之職掌封王子弟之事且分同母異母親疏比之公卿大夫之三等而公卿在朝既食正出致仕之後又有副田即公卿世爵不必盡置而世之食父祿者則又有祿仕之田其為開田之所出雖不一是以厲宜以後尚有封鄭封小邾之事雖成國初開祇滿百里因有不滿百里不咸國之語而其後以漸加賜如襄王賜晉文陽樊温原之類春秋地大不盡侵伐致然也故特封之典專待有功若無功縱本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而無所增益王制註云周制有

周禮問二

十一

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職是故也其餘鎮藩要荒雖無封爵而封地之法則亦如之若燕氏謂商爵三等至周公斥大九州始益其封為或併或徙必至大擾此由不曉開田有餘之故而誤以康成之臆說為周禮文失之失矣若其稱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若以百乘之家為方百里則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其說似辨而大不然者十井為乘未嘗有此傳文也論語道千乘之國解者以司馬法甸出一乘計之當得百井出一乘百里之國以開方計

之雖有萬井然百井一乘則萬井止百乘于數不合故包咸註論語謂十井出一乘而何休註公羊傳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包何二儒杜撰無據之言而目之為傳已可笑矣且揣其意一以開方百里則地小不給而不知開方之說王制有之不始周禮且王制開方統計九州凡千八百國並無一國而以此為萬乘慮宋人不讀書即歐蕪已然何足怪也然而前儒攻闕者不一而足胡宏謂王饗同姓諸侯后出維獻其為男女之別安在王應麟謂刑止于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駁曰車駟此秦法也成周

周禮問二

十二

之制斷不如是黃震謂鈞金束矢先入官而後聽訟此在昏靡之世猶不為而謂周公為之乎此則所謂欲加人罪不患無詞者但未嘗無說周制后夫人大饗出獻則見禮文故坊記云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為其夫人因之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古禮今廢明有可據並非周禮倡見也若刑止五刑國是常典故名曰典而然此外或烹或醢或戮或用在春秋前後多有之故左傳早有轅諸栗門轅觀起于四境諸文何曾專是秦法况周禮所云係士師誓戒之詞用之軍旅皆適

常制所以明戒尚書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予則罔
戮汝則族誅之則古不多見而甘誓實有之得毋夏
后氏用秦法乎至于鈞金束矢明非此加之聽訟
之人從謂秋官禁民訟將以禁民之以貨財相詐者
因卽以貨財禁之先使之以貨財相詐者百矢益禁
之使勿貨而非以貨爲訟也其所以禁民之
以詐名相詐者故卽以贖罪之重緩禁之使勿入
鈞金鈞金者金三十斤亦以禁之使勿欲而非以欲
爲利也是鈞金束矢各有所用未嘗概施之獄訟而
讀書不解妄起攻辨誤矣况易之噬嗑利用刑獄其
驗也

至明羅喻義攻古文尚書兼攻周禮有云書曰虎
賁綴衣趣馬小尹百司庶府詩曰趣馬師氏膳夫
左右皆中朝官也若三百六十屬盡繫六卿則王
無親臣矣及讀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
同命典冊赫然與大司徒並此豈爲人屬者哉
此甚不通者周官三百六十官以其屬六卿而便謂
非中朝官非天子親臣則今六部并諸寺府屬官皆

非中朝官乎况周官三百六十屬每官六十皆指大
小卿僚屬爲言如後稱堂上官屬者並非虎賁綴衣
趣馬小尹膳夫左右諸有名字之官予前已明言之
此皆二鄭誤解後儒誤許者况天子親臨謂大臣正
六卿也六卿之外凡諸有名字官並不得稱卿臣與
六卿並若謂太僕正與同徒並則太僕正一官之長
也此親臣也至左右攜僕卽屬官矣今謂左右攜僕
膳夫左右皆中朝官皆不得爲官屬則欲于太僕正
外另開一左右攜僕衙門與太僕並于宰夫外另開
一膳夫衙門與六卿並不大亂乎

但周禮之出在東漢儒者卽有林碩字孝存者謂
孝武題爲末世遺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
棄之惟鄭康成酷信周禮爲之條答而惜其說皆
不傳向使林說能行當必有異于宋明之儒之攻
之者兩賢相阨不必康成是而孝存非也
林孝存存漢世未嘗有聞祇以攻周禮得名則其所
攻者自必有出人思表爲俗儒所不能道故十論七
難向亦嘗以不見爲憾及觀賈公彥疏馬偶有數難
載入釋義急取驗之爲之大驚此何等入而可以難
周禮然後知周禮博大雖攻者四集而東漢西漢

無畔岸秦漢以後所藉之以略見周制者幸有此書
不可不察也據賈疏于春官女巫之職有云凡邦之
大歲歌哭而請載林鄭問答頗詳而惜其文多沿訛
不可卒讀夫以周官至煩重其大事可議何止什伯
而辨及女巫已可笑矣且七難未備其在隋唐間尙
能傳道周悉如此節則此一節當實可發人悟思者
而不意其言猥陋全不足道據云國有大歲歌哭而
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謂不宜哭也又
云哭者哀也歌者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謂哭則
不宜歌也又云裁而樂之將以何請孔子曰哭則不

周禮問二

十五

歌哭而請道將何爲謂哭而歌則非所請也而鄭
答云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
害穀物謂日食與旱暵不同于民無困不裁害穀物
故不宜哭也裁不然也又云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
呼嗟之而歌詩云云謂旱暵之禱卽是求雨故需歌
也又云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謂原有詩歌也
又云考異郵集二十四旱云云皆呼嗟以成發氣謂
此皆大災可歌哭也又云多災哀也歌者樂也今喪
家晚歌亦謂樂非謂歌亦有非樂者也又云論語子
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

事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此云歌者憂愁之歌如雲
漢之詩非此之譏謂論語所記者以歌哭二事恐哀
樂無常故爲戒耳今歌是憂愁則歌卽是哭非二事
也就其問答則林訓鄭仲固不待言然鄭于此答支
離迷悶殊未俊快凡林所發難不過謂雩不宜歌哭
且歌哭不宜並用耳夫雩不宜歌哭則兩言夾之雩
者呼嗟之祭也呼嗟者哀嘆之發聲卽哭也月令仲
夏之月祈祀山川百源人雩帝而用盛樂盛樂者師
巫之歌舞卽歌也若夫歌哭不並用則無禮尤甚試
問其所難者伊何人巫也巫則以歌哭爲能事不讀

周禮問二

十六

易乎易之中孚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夫中心相孚
有何疑貳而鼓罷不常歌泣並用至于如此以爲此
中孚者上與下兌兌者澤也而夫子說卦傳曰兌爲
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是內卦爲兌原有女巫之象
而六三爲兌口則正值女巫口舌歌哭並用之際是
以鼓罷不常歌哭雜見則是女巫之職正以此著周
禮是文直通周易而孝存不知康成亦未曉育人瞻
馬千載一轍吾故曰漢儒通經而未精究後此者此
非妄言也

又夏官制軍之法賈疏云鄭答林碩爲三萬之大數

者以實言之也此則林難與鄭答俱不詳載祇此一語又不可解然推其意大約林疑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說謂魯係次國當得二軍何以魯頌有公徒三萬之文故鄭以大數答之謂魯原有三軍春秋書作三軍舍中軍者非其實也惟三萬者係三萬七千五百之大數乃是實耳實則公徒三萬係千乘之國每三十人爲一乘之數非軍制征軍之數問與答俱未是也又鄭答林碩云軍者兵之大名推其意似林疑周禮軍師之稱謂古稱六師無稱六軍者故鄭以大名解之此則更猥陋不足道者春秋

月禮問二 七

襄十四年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則顯然以軍名且顯然有大國三軍之法故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而以是相難勞矣若國語萬人爲一軍亦舉成數而言之非有異也然而書詩易三經則禮記多引之周禮儀禮禮記三經則詩書三經並未道及卽孔孟二書其論經多矣然未有論及三禮隻字者何也

此予之所以疑此書爲戰國人書也然此書爲戰國人書而其禮則多是周禮當讀大戴記朝事一篇其中所載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職方射人諸職全

是周禮原文所差不過一二字考是時三禮未出六小二戴于儀禮則直受后蒼曲臺記立二戴之學于禮記則尚未有定當時見于西漢書府者猶有二百餘篇而周官一經則未之見也乃六戴所錄則儼然有朝事諸文在周人言周禮者與今周禮相同此豈戴德見周禮而附會之抑亦李氏上周官經時竊襲此朝事諸文而增入之也然則周禮果周制其爲周末言禮者所遺見當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內則一篇亦有凡食視春時凡和春多酸及牛宜稌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行羔豚膳膏臠及牛夜鳴則瘠十句

月禮問二 六

與周禮文全同所差不過古今文一二字間此必當時言禮家所習言習用故彼此並出全文不易斷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况當時書多所傳禮記外原有孔氏學七十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載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典而惜其書無一存也

周禮問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設爲
或問辨周禮出戰國之末不出劉歆凡十七目一
論周禮非漢人僞作凡四條一論六官三官二官
凡二條一論古無三司名一論冢宰一論周禮與
尙書大戴禮表裏一論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論司
徒司空一論天地四時之名所始一論宰夫一論
官名官職同異一論人數多寡一論祿數不及人
數一論分土三等同異一論九州周田一論周官
非秦制一論羅氏攻周禮之繆一論與他經同文
而其書與目不甚相應蓋亦其門人所誤題也其
持論是非相半其中亦頗有精核之論然以爲戰
國人作則仍用何休六國陰謀之說與指爲劉歆
所作者亦相去無幾陽雖翼之陰實攻之矣與其
以儀禮爲戰國之書同一好爲異論不足據也

周禮節訓六卷

〔清〕黃叔琳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節訓

六卷》提要

我

國家稽古右文
明律學

海內人才蔚起莫不苞

羅羣籍多所折衷矧周

禮一書姬公所以致太

平學者能融會全書得

其微旨不惟足供舉業

取材他日推之任官立

政經制之詳文物之備

皆其粲然者也特是書

未為

功令所頒習兼以節目煩

序

密初學撫卷傍徨輒畏
苦去之繇此帖括家從
事節縮苟便咕嗶坊本
相沿紊亂襍出惟前輩
少宰北平先生節訓一
編薈萃先儒解詁間附

二

心裁曾授舍親張子今
涪昆仲付刊僕亦與校
訂為菽苑篋中之秘久
矣但節訓指點一二譬
如化工造物成材者自
不煩言而渙然委釋初

序

學則未易及此爰從枕
藉餘閒節採上均姜氏
輯義與先生之旨相發
明者句疏而字解之存
諸家塾聊徇子弟誦習
之便為行文一助云夫

三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得
其實而藝者書之美斯
愛、斯傳焉至於掇拾
經典馳騁雕繪抑末矣
然而沿流以討原因約
以賅博深探乎聖人廣

大精密根道德以為大
經大法之垂則是編其
亦全經之津逮也夫
乾隆丙戌孟春姚培謙書
於清妙軒

周禮節訓原序

聞之三代而下禮為治天下之一端三代而
上禮為治天下之統會韓宣子見易象與魯
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是易春秋亦禮也設
官分職以為民極而統名為周禮殷因於夏
禮周因於殷禮禮以外更無他事矣經之有
三禮也周禮其大綱儀禮其節目禮記為義
疏義疏設科而大綱與節目不與聖經之興
廢其亦有時乎今周禮雖不立學官而我

周禮節訓原序

皇上因心作則稽古出治所以允釐乎百工經緯
乎萬端者一準周公制太平之迹學士大夫
經生小子誠於是書講明而切究焉則考古
即所以知今也宗經即所以遵

王也

叔琳

屏居無事課兒子讀已亦藉以溫習舊

業爰薈萃先儒成說旁採時賢新義掇其菁
英雜其繁複參互考訂間附愚管名為周禮
節訓當湖張子今涪昆季見之以為有裨初
學輒付開雕竊惟前人於周禮之書良多異

論朱子則以為周家法度廣大精密又云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是周禮固無可議也尚書中立政周官二篇與周禮蓋相為表裏以愚度之立政篇恐是周公未定周禮時作故常伯常任準人等名與周禮多參差不合周官篇是已定周禮時作故六卿率屬一一相符周禮序官立政直揭命官之精意而曰籲俊尊上帝曰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曰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又曰罔敢知于茲此周禮未言

周禮序官

二

之旨而讀者宜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分職周官兼明官職之要而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曰功高志業廣惟勤曰居寵思危曰推賢讓能此亦周禮未言之旨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如方罫立政周官如奕者之舉棋方罫三百六十常定者也舉棋有巧拙得失無定者也是故官雖當必得其人以居之職雖脩必得其人以理之新莽荆舒非不藉口周禮而反誤天下此猶奕者舉棋不善

而可以咎方罫乎節訓中未及斯義聊因是刻之成而附識之雍正辛亥十二月黃叔琳序

周禮序官原序

三

周禮節訓序官

舊說為治莫先教化故冢宰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化之猶有不率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教化行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居民終焉

天官冢宰

總御眾官猶天道統理萬物也故冢宰稱天官

大宰卿一人

小宰中大夫二人

宰夫下大夫四人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饗

外饗

亨人

甸師

獸人

鰥人

鰥人

腊人掌乾肉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掌療瘍

獸醫掌療獸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醢人

鹽人

冢人掌共巾冢

宮人

掌舍

幕人掌帷幕帳帘綬

掌次

太府下大夫

王府

內府

外府

司會中大夫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掌獸皮

內宰下大夫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

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

寺人掌內人及女官之戒令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九嬪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女御掌御於王之燕寢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禱祠之事

女史掌禮職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典婦功

典絲

典泉

內司服

縫人掌王宮縫練之事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掌染鳥羽及大裘之服

地官司徒

安擾萬民猶地道載養萬物也故司徒稱地官

大司徒卿一人

小司徒中大夫二人

鄉師下大夫四人

鄉老三卿則公一人

鄉大夫每鄉則卿一人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

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

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比長每比下士一人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small>中大夫</small>	保氏 <small>下大夫</small>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small>下大夫</small>	質人	廛人
胥師 <small>各掌其政令</small>	賈師 <small>各掌其貨賄之治</small>	司覿
司稽	胥 <small>各掌所治之政</small>	肆長 <small>各掌其肆之政令</small>
泉府	司門 <small>下大夫掌校管鍵以啟閉國門禁出入不物者</small>	遂人 <small>中大夫</small>
司關	掌節	遂人 <small>中大夫</small>
遂師 <small>下大夫</small>	遂大夫 <small>每遂中大夫一人</small>	縣正 <small>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small>
鄒師 <small>每鄒上士一人各掌其鄒之政令</small>	鄰長 <small>五家一人掌相糾相受</small>	旅師
里宰 <small>每里下士一人</small>	委人 <small>掌飲野之賦飲薪芻木材</small>	土均 <small>掌平土地之政</small>
稍人 <small>掌止衆之政令</small>	稻人	土訓
草人	山虞	林衡
誦訓	澤虞	迹人
川衡	角人 <small>徵齒角</small>	羽人
升人	掌染草	掌炭
掌葛		

掌茶	掌蜃	圉人
場人 <small>掌場圃</small>	廩人 <small>下大夫</small>	舍人 <small>掌平宮中之穀</small>
倉人	司祿 <small>闕</small>	司稼
春人	饎人	稟人 <small>共內外朝冗食者之食</small>
春官宗伯		
禮文繁縟象春發生故宗伯稱春官		
大宗伯 <small>卿一人</small>	小宗伯 <small>中大夫二人</small>	肆師 <small>下大夫四人</small>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凡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small>掌外祀之兆守</small>	守祧	世婦 <small>掌女宮宿戒及祭祀</small>
內宗	外宗	冢人 <small>下大夫</small>
墓大夫 <small>下大夫</small>	職喪 <small>掌凡有爵者之喪</small>	大司樂 <small>中大夫</small>
樂師 <small>下大夫</small>	大胥	小胥
太師 <small>下大夫</small>	小師 <small>掌教鼓鼗祝敔簫箏</small>	瞽矇 <small>掌教鼓祝敔簫箏瑟及九德六詩之歌</small>
眡瞭	典同	磬師
鐘師	笙師	鐃師
鼗師	旄人	籥師 <small>教國子舞羽吹籥</small>

簪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small>掌舞器</small>	太卜 <small>下大夫</small>	卜師
龜人	華氏	占人
筮人	占夢 <small>占六夢</small>	眠祿
大祝 <small>下大夫</small>	小祝	喪祝 <small>掌大喪勸防之事</small>
甸祝 <small>掌表貉之祝號</small>	詛祝 <small>掌三壇四郊之祝號</small>	司巫
男巫	女巫	太史 <small>下大夫</small>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small>中大夫</small>	外史	御史 <small>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small>
巾車 <small>下大夫</small>	典路	車僕 <small>掌車路之倅</small>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夏官司馬	共 <small>赫象夏長盛故司馬稱夏官</small>	
大司馬 <small>卿</small>	小司馬 <small>中大夫</small>	軍司馬 <small>下大夫</small>
興司馬	行司馬	軍將
師帥	旅帥	卒長
兩司馬	伍長	司勳
馬質	量人 <small>掌建國之法</small>	小子

羊人	司燿	掌固
司險	掌璫	候人
環人 <small>掌教師容實</small>	挈壺氏	射人 <small>下大夫</small>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small>養馬</small>	司士 <small>下大夫</small>	諸子 <small>下大夫</small>
司右 <small>掌許右之政令</small>	虎賁氏 <small>下大夫</small>	旅賁氏
節服氏 <small>維王之太常</small>	方相氏	太僕 <small>下大夫</small>
小臣 <small>掌王之小命相正之小法儀</small>	祭僕 <small>掌祝祭祀而警戒具有司</small>	御僕 <small>掌部吏之逆無民之復</small>
隸僕 <small>掌朝服掃除</small>	弁師	司甲 <small>下大夫</small>
司兵 <small>掌大司馬</small>	司戈盾	司弓矢 <small>下大夫</small>
緇人 <small>掌大司馬</small>	旁人 <small>掌大司馬</small>	戎右 <small>中大夫右參乘也</small>
齊右 <small>中大夫</small>	道右 <small>中大夫</small>	大馭 <small>中大夫</small>
戎僕 <small>中大夫</small>	齊僕 <small>中大夫</small>	道僕 <small>中大夫</small>
田僕 <small>中大夫</small>	馭夫 <small>中大夫</small>	校人 <small>中大夫</small>
趣馬 <small>中大夫</small>	巫馬 <small>中大夫</small>	牧師 <small>中大夫</small>
廋人	圉師 <small>中大夫</small>	圉人 <small>中大夫</small>
職方氏 <small>中大夫</small>	土方氏 <small>中大夫</small>	訓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遼師	匡人	擲人
都司 <small>馬掌都之車馬兵甲</small>	家司馬	
秋官司冠		
刑罰嚴厲象秋肅殺故司冠稱秋官		
大司冠 <small>卿一人</small>	小司冠 <small>中大夫二人</small>	士師 <small>下大夫四人</small>
鄉士 <small>各掌其鄉之獄訟</small>	遂士 <small>各掌其遂之獄訟</small>	縣士 <small>各掌其縣之獄訟</small>
方士 <small>掌都家之獄訟</small>	訝士 <small>掌四方之獄訟</small>	朝士 <small>之獄訟</small>
司民	司刑 <small>掌五刑之法</small>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small>掌三木之屬以刑罪人</small>	犬人 <small>掌犬牲</small>	司圜
掌囚	掌戮 <small>掌殺戮</small>	司隸
罪 <small>掌官刑</small>	閹隸	蠻隸 <small>役校人</small>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small>掌司斬殺戮者</small>	禁暴氏 <small>掌禁暴民之亂暴</small>	野廬氏
蜡氏 <small>掌除能</small>	雞氏 <small>掌溝瀆滄池之禁</small>	萍氏
司寤氏 <small>掌夜時</small>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 <small>掌比國中宿互標者</small>	冥氏	庶氏 <small>除毒蟲</small>

穴氏 <small>攻蟄獸</small>	翼氏 <small>攻猛鳥</small>	柞氏
雉氏	翬族氏 <small>獲妖鳥之巢</small>	翦氏 <small>除蠹物</small>
赤友氏 <small>除墻屋</small>	蜎氏 <small>去蠹</small>	壺涿氏
庭氏 <small>射妖鳥</small>	衙枚氏 <small>司</small>	伊耆氏
大行人 <small>中大夫</small>	小行人 <small>下大夫</small>	司儀
行夫 <small>掌邦國傳通之小事</small>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	朝大夫 <small>掌都家之國治</small>
都則	都士	家士
冬官司空	居處安寧象冬飲燕故司空稱冬官	
輪人	輿人	車人
輈人	廬人 <small>為廬器</small>	匠人
弓人	梓人	築氏 <small>為削</small>
冶氏 <small>為殺矢</small>	鳧氏	栗氏
段氏 <small>為鏹</small>	桃氏 <small>為劍</small>	函人
鮑人	鞞人 <small>為臯陶</small>	韋氏
裘氏	鍾氏	筐人

幌氏	玉人	柳人
雕人	磬氏	矢人
陶人	旒人	

周禮節訓序官

九

周禮節訓卷一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鑄香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閱

天官冢宰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辨方辨東西朔南之方正位正南面答陽之位體猶分也分營國中以為朝社朝市宮棧門涂之屬經猶畫也畫治野外以為鄉遂都鄙經之辨而之屬為民極以王國為天下本也

天官冢宰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

典常也六官之政乃治天下之常法也建立也冢宰掌治典而六典無不統故皆掌建之也邦國兼王畿侯國而言教典司徒之職禮典宗伯之職政典司馬之職刑典司寇之職事典司空之職

以八灋治官府官屬官職官聯官黨官成官灋官

刑官計

灋古法字。官屬同官之僚屬官職本官之職業官聯通職連事官黨謂分所常守官成謂成事品式法疑當作叙小字以六叙正羣吏即官叙也官刑即司寇五刑官計即三年大計

以八則治都鄙祭祀以馭其神灋則以馭其官廢

置以馭其吏。祿位以馭其士。賦貢以馭其用。禮俗

以馭其民。刑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衆。
則猶法也。謂公臣若家臣之有罪則廢有行則置吏謂胥隸也。士謂後造也。馭用者量賦下與貢上為出入。馭民者通禮教與風俗。相轉移馭威者勸懲以威民。馭衆者簡閱以任衆。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
以馭其幸。置以馭其行。生以馭其福。奪以馭其貧。
廢以馭其罪。誅以馭其過。

柄內史作枋音義同上。聲○加恩於爵祿之外故曰幸。行善行也。生謂有罪當誅而赦也。奪謂奪其田祿凡言馭者品節而歸於範之意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親親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

貴達吏禮賓

統猶率也。謂王躬行於上而民自治知率之者然也。保庸安有功貴達吏謂達其列職於下者禮賓謂禮其作賓於國者。

以九職任萬民。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

山澤之材。數牧養蕃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

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歛䟽財。閒民無常

職轉移執事

賈音古欲去聲。三農謂原隰平地之農。八穀黍稷稻粱麻苽麥大小豆也。國園數牧謂指其民虞衡主山澤之言。此亦以日山澤之民也。嬪有夫者婦有姑者臣妾為人役者。閒民無事業者。蠶者順而養之也。作猶致也。飭致力也。化也。因形移易也。八材木草羽象金石珠玉也。阜通著阜而吏通化治者化而後治聚歛猶言蓄積疏財謂舊蓄可布望眼木實可食者轉移執事備僱為工作也。此言生之有道也。

以九賦歛財賄。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關
市山澤幣餘之賦。

甸音利削音去聲。邦中六鄉之地。四郊六遂之地。去國百里邦甸公邑之田。所在去國二百里家削家邑之田。所在去國三百里邦縣小都之地。去國四百里邦都大都之地。去國五百里幣餘公事會計之費。餘此言取之以制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
芻秣匪頒。好用之式。

匪音分好去聲。式謂用財之節度羞服謂王以下膳羞衣服之屬。工事凡浚修城池及作宮室器皿皆是。芻秣謂芻牧飼秣之屬。貨若軍役及凡當用者匪分也。好用燕好所賜予也。此言用之有禮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

貢服貢旂貢物貢

旂旒同。祀貢性腊之屬。嬪貢絲采之屬。器貢凡器用之屬。幣貢安幣之屬。材貢木竹箭之屬。貨貢金貝之屬。服貢絺紵織縞之屬。珍貢珠璣羽毛之屬。物貢若鼎。貢器失家須鼓之屬。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

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宗以族得民。主以利得民。

吏以治得民。友以任得民。數以富得民。

長上聲。兩猶耦也。繫猶綴也。地者邦國之牧之疆。虞者官師之長之名位。賢者師之德行。可尊道者謂之道。宗可法族則大宗之子以合族屬利則貴家之主以散利養治則鄉遂縣鄙之吏政令相攝任則守望出入之友保任相維富則廣緒鉅野之數財物相守太宰以九者耦協萬民而繫屬不散此寧邦之要道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瀆
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乃施典於邦
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
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乃施瀆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
考陳其殷置其輔

縣縣同於協反又作決監平聲參同傳音附。正月周正建子月
去朔日也和者可否相濟之謂家魏闕名挾日謂一句歛也按九州
之長監五等諸侯各監一國也參謂國之三卿伍謂其下大夫天人也
衆也謂上中下士輔謂府史胥徒長謂主都鄙者兩謂其左右伍謂其
臣屬正亦長也謂太宰大司徒之類貳猶副也謂
小宰小司徒之屬考績也謂宰大卿師之類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
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祗滌濯及納亨贊王牲
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亦亦如之享
先王亦如之贊王几玉爵

帥率同祗視同享京同示祗同各職並效此。五帝謂五行之帝而太
昊少昊炎帝黃帝顓頊之也極敬謂致齋敬肅之屬具謂鼎俎豆蓬
之屬修謂陳設潔滌之屬執事謂其祭當執事者下言及執事謂初
為祭事也自祭之前夕言滌濯潔器約烹謂納牲告殺以授亨人也
自祀之晨言日將時也自正祀之時以
玉幣以禮神玉爵以獻神玉几以依神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王獻玉几玉爵
朝音朝。玉幣謂諸侯之六瑞六幣王獻謂諸侯獻國珍異亦執玉以
致之也王几王朝侯時侯尊之八几玉爵王獻實時酢工之爵皆太宰贊

王受
之也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
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會音椎凡各職會計之會並放此。百官府通六官而言會謂會計聽
謂審聽令正其所治之事為會計文書既致則為受而聽之也羣吏即
百官府之羣吏誅罪賞
功不言詔王者省文耳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

官刑王宮中之刑違政令者未發則糾察之已發則禁止之也記曰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此之謂也

以六計弊羣吏之治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漚廉
辨

周禮節訓卷一

天官家宰

五

六計計吏賢否之法弊斷也六者皆以廉為本德足宜民曰善才足辦
事曰能不懶於位曰敬不誅於行曰正守法不阿曰法聽事不惑曰辨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瀆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
羣吏之役叙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治朝在路門之內朝卿卑之位太僕司士正之宰夫則掌其禁令
而察衆之也此言正朝儀也臣反命於君曰復臣陳言於上曰逆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瀆掌其牢禮委積膳
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

委積飲食並去聲。牛羊豕豕具為一牢牢禮委積若五積五牢四積四
牢之屬膳獻若膳膳太宰及禽獻之屬飲食若饗食燕之屬賓賜殮牢
若致饗饗及特賜之屬未至則陳委積既至則
陳膳獻飲食殮牽其陳之數皆以爵為差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

此言其考職也歲會月要日成猶司會所謂歲成月成日成不時舉謂失期以告告於太宰也

比青避拆自託。經督禁止也。官尉官吏居王宮而直宿衛者。比校也。次且宿。應舍沐浴之所。衆寡謂徒役及其家之子弟也。版以書名。稱以號字。十人為什。五人為伍。會而教之。使皆親儒生而成德行也。

周禮節訓卷一

天官家宰

六

士謂公卿大夫元士之略下庶子謂其衆士六次八舍謂宮之四角與四中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種。王曰一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食音嗣。魚六救脂六牲。卽食醫字。宜徐羊宜黍宜稷大宜梁雁宜
麥宜豆宜水也六清加水水根謂之膏醢也。百一十品。性及其禽獸之
大者皆謂之蒸。洋母蛇肝醢。釋持後清熬肝宜也。百二十蠶醢。六十醢上
主謂其級名也。語釋蠶頭曰。此大也。度歲也。歲曰食星。樂山崩川竭之

屬大故謂寇惠會計其費之多少也歲終則會計謂常祭頒賜之蜀王后世子之膳不食者以其常膳不必以有司之法計之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麇之物以共王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賓客之禽獻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鱣羽膳膏羶

魚鮮同菴音槁好去聲那音渠鱗音抄臊音騷麝音迷○六畜即六牲
六獸麝鹿狼豕野豕兔六禽雁鵝鷄雉鳩禽獸以禽獸獸於賓客也
行簞用也羔羊子豚豕子犢牛子麋鹿子牝乾雉鱗乾魚鱣生魚羽羽
禽音香斗脂膏臊犬膏膏腥雞膏羶羊脂膳膏香謂治羔豚以牛脂
也下
放此

內饗掌王膳羞之割烹煎和凡宗廟之祭祀掌割

周禮節訓卷一

天官冢宰

七

享

和大聲以割烹解而
煮之煎和殄以五味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共其脯修刑膳

鰒音呼。外祭。祀謂神而之祀。脩鰒脯也。刑同鉶。羹也。大司馬曰。鰒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祭祀共大羹鉶羹
賓客亦如之

齊劑同大音泰。齊水火多少之量也。大羹太古之羹不致五味。羹則加鹽菜矣。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共盛盛
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王之同姓有皐則死

刑馬

養桑同或音成或音容皆古罪字。蕭以祭脂茅以縮酒植生口果蔓生口莖死刑謂重者死輕者刑也

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獻於王而為膳也狼膏聚而溫麋膏散而涼所以救時令之過春秋寒溫適中故物皆可獻

獻人掌以時獻

數魚同。謂以時取魚也

鼈人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鼈大蛇也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

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焉

周禮節訓卷一

大官家宰

八

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

失四為下

疔音七。疔音同疔身也口瘡全謂無所失也

食醫凡食齊眠春時羹齊眠夏時醬齊眠秋時飲

齊眠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

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食音調。子之食如字和上聲餘音杜放。放上聲。眠春食宜溫也眠夏宜熱也眠秋宜涼也眠冬宜寒也酸苦辛鹹木火金水

所屬與人肝心肺腎相配味隨其時各有所宜也五味甘為上故調之以甘所以養脾土也滑者取通利之義會猶合也君子謂大夫以上放依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眠其死生

五藥草木金石穀也五氣五臟所出之氣五聲病於五臟發為聲者五色面所發之色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辨三

酒之物事酒昔酒清酒凡祭祀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唯齊酒不貳

周禮節訓卷一

大官家宰

九

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饗音體。酒材謂藥之發授者授酒人為之公酒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也泛者滓滓泛泛然醴者滓汁相將盛苞白色緹紅赤色沈清於下也新醴成曰事酒久而熟曰昔酒又久而清曰清酒尊酒器名也天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禮酒謂饗燕行禮之酒秩酒謂老臣月給以酒授以書契使執而取酒也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酒府酒正之府也賓客之陳酒謂饗燕時陳列之酒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

若若散可以質言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韋革同。麕同。狄翟同。麕同。展襦同。緣祿同。沙紗同。聲聲皆雉名。伊洛而有赤黃五色。備曰量。江淮而南青黃五色。蒲曰搖。置衣色玄其
上刻綳為掌形。畫之而綴以為飾。搖翟衣色青其上海綳為搖翟形。畫
綴亦如之。陽翟衣色赤其上海綳翟形。綴之而不畫。故謂之闕。三者皆
后之祭服。從上於北王服中衣。從祭先公服。搖狄從祭羣小祀服。闕狄
后衣。色黃。后生祭之服。從人。色白。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色黑。
后御於王及燕居之服。素沙。今白。
銷六服皆袍制。而以素沙為裏也。

染人掌染絲帛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

追音堆。治
玉石曰追。

周禮節訓

天官家年

十四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
衾辨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總音僊有作約。服屨猶言所服之屨。對文屨爲各名。散文屨亦名屨。故詩屨言服屨而宮亦名屨。人總寫底相接之絳未緇黃絳以未黃之絳爲下。緇與黃約以黃。絳館屨頭之鼻命屨王錫命而服者功屨冬之支屨。屨無約喪屨也。

周禮節訓卷一

周禮節訓卷二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鱸香重訂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閱

地官司徒

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

廣去聲。廣橫也。輪縱也。東西為廣。南北為輪。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山林動宜毛。植宜阜。

周禮節訓卷二

地官司徒

其民毛而方。川澤動宜鱗。植宜膏。其民黑而津。正陵動宜羽。植宜覈。其民專而長。墳衍動宜介。植宜莢。其民皙而瘠。原隰動宜羸。植宜叢。其民豐肉而

會音怪阜皂同震作核專作團靡裸同。會計也。動物謂天產植物謂地產。民者萬物之靈。故皆會而計之。而因以施教也。毛物狐貉之屬。旱物栢栗之屬。山林之民。得水之氣。毛者木之象。方者曲直之意也。鱗物魚龍之屬。膏物桐漆之屬。川澤之民。得水之氣。黑者水之色。澤者潤下之義也。羽物翟雉之屬。麋物梅李之屬。丘陵之民。得火之氣。專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介物龜鼈之屬。萊物王棘之屬。墳衍之民。得金之氣。智者金之色。瘠者從革之意也。蘊櫟蝼蛄之屬。叢物萑葦之屬。原隰之民。得土之氣。豐滿者土之體。庠者亦稼穡之象之意也。聖人仰稽俯察。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而知其宜。所以通知地利。而能盡人物之性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以刑教中則民不誡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愉當作愉戲同暴。民亦物也五刑寓於五地故而為物民得以秀而最靈故因其常而布教也陽禮謂鄉飲酒禮陰禮謂昏禮儀車旗衣服之屬俗謂土地所安習愉苟且也刑以強教教中謂使民協於中也誓謂約誓其民使相任恤也度謂冠昏喪祭有定制世事謂世守其事如

周禮節訓卷二

地官司徒

二

士農工商及醫卜之類庸功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相去聲。十二土謂十二州名如塗泥墳填之類物謂所生之物柏視也相度民居使知趨利避害各得其所也土謂庶土壤謂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

均平也五物五地所宜之物九等即禹貢上中下各三等之田地征貢賦之總名也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

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景古影字。上圭長尺五寸所以致日土深謂其土日景之深也測土之法於夏至日中時立八尺之表以圭量其日景其地近南者日景短於圭近北者日景長於圭近東者日中景已如夕近西者日中景尚如朝惟日中時景長一尺五寸正如其生乃地中也以其地當天地之中故曰合矣者四時皆協其候春當風雨以亨而至和者陰陽調而不乖百物阜安者生者遂有形者育也

凡建邦國諸公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子二百里男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周禮節訓卷二

地官司徒

三

參三同。食謂其國稅天子所食也即太宰九貢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

畝畝同。室猶家也不易上田歲可種一易中田休一歲可種再易下田休二歲乃種蓋休不種之地以秋官雍氏之法化之其地之薄者亦種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青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

舍古釋字幾猶同音音殺去聲蕃作潘索音色。散利給種食薄征。去幾弛力息也。去幾去禁去門關之譏青禮殺吉禮

軍

會音怪。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稱卒。五音約詞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也。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次。惟田與追胥竭作。

任用也。氏一家授田百畝。九口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二家五人。謂二家共五人也。羨餘也。竭作盡行也。氏起役作每家唯用一人為正。餘皆追胥。卒不用田謂田獵追胥謂捕寇。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

周禮節訓卷二

地官司徒

六

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甸音訓。井牧即左氏井沃衍牧隰皋之井牧也。九夫為井。舉一井九區形制而言。氏賦稅以軍賦為重。四甸所出適符乘馬之數。其十二牛之數亦三其四而一。所出之一馬三牛。其數亦四故因以起數也。地事謂九職農圃山澤之屬。貢賦謂八貢九賦之屬。

鄉師之職。氏四時之田。出田灋於州里。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賙音助。字。四時之田。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出告示也。囏阨如水火盜賊死喪之屬。

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

於其鄉吏。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

周禮節訓卷二

地官司徒

七

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長上聲。教法謂十二教以下之法。鄉吏謂其屬州長以下。七尺已成丁者。六尺未成丁者。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外地遠役少。故早征。而晚舍。舍免役也。衆寡謂未觀禮者。禮賓之者。以鄉之禮。龍為賓也。天府受寶藏之府。內史掌策命之官。書其貳者。將以詔王爵祿也。物猶事也。既獻於王。即合民於鄉射。詢以五事。而儲材以待舉也。和者。內志正容者也。體直主皮者。不失正鵠和容者。進退閒雅。興舞者。節奏此樂。此謂總承上文。德足長民。使升為朝官。才足治事。使居為鄉吏也。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屬音燭。屬謂合衆。請講論灋。謂教法。州各有社。每歲春秋舉行。所報則屬民讀灋。亦正月之吉也。序。州學名。會亦聚也。射者。習藝。且習武也。

檢音全。檢體之全也。牢備開也。窮亦養也。繫於開中而養之。則牲博碩肥腯矣。記云在滌三月是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噩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周禮節訓卷三

地官司徒

十

賈音古稍去聲。下同。噩。同。任土者。任之使無曠土也。國中之地。任廛里。以居民。成也。園地。任場圃。以登禾稼。植果蓏也。去國五十里為近郊。任宅田。以居農。任士田。以祿士。任賈田。以食在官之賈也。去國百里為遠郊。任官田。以食在官之府史胥徒。任牛田。以給牛人之牧。任賞田。以頒賞地。任牧田。以給牧人之牧也。去國二百里為甸地。任公邑之田。為公家之邑。去國三百里為稍地。任家邑之田。為大夫之邑。去國四百里為縣地。任小都之田。為卿之邑。去國五百里為噩地。任大都之田。為公之邑。征稅也。國宅謂官吏所居室也。園。即園廛。廛。即廛里。以非田賦比。故止二十分而取一。近郊多役。故十分取一。遠郊少役。故二十分而取三。甸稍縣都。謂其間之公邑也。地益遠。故十分取二。至漆林。利厚。故二十分取五。以抑末也。宅不毛。宅旁不種桑麻也。夫三為屋。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勸織。使出一屋三家之粟。以勸耕也。職事。即九職之事。夫征謂一夫之田稅。家征謂一家之力役。罰之皆以勸職也。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高休去聲。盛者成。衰音崔。○此蓋以祀而廟之也。

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縣師。掌天下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者。衛兵於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屬也。野之賦。貢田賦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恤。難。阨。門。闕。養老孤。郊里待賓客。野鄙待羈旅。縣都待凶荒。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

周禮節訓卷三

地官司徒

十一

有積

遺唯李反。○少曰委。多曰積。國野自國中達野外也。廬。謂廬舍。宿。可投宿處。路室。在路旁。候館。候賓之館也。

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

政同征。公。旬。猶言公期。

師氏。掌以嫩詔王。以三德教國子。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

司王朝氏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王舉則從

行去聲長上聲朝音潮。國子謂王太子以下至元士之適子也孝則
犯上作亂者雖能與知彼之逆惡而不忍為也虎門王之路寢門畫
虎以明勇也居其左謂立學於門左司猶察也不敢斥言察王故稱王
朝也實謂已任者遊謂未仕者言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其升俊之眾
子皆學於此也舉行也隨
其所在欲以善道諭王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五禮
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乃教之六儀祭祀賓客
朝廷喪紀軍旅車馬之容

五禮六樂見上五射白矢參連刺注囊尺并儀也五馭鳴和寶逐水曲
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九數
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同功均輸
方程贏不足旁要也容即儀也

周禮節訓卷三

地官司徒

十三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
道藝

行去聲強上聲。糾正也強勉也德成於朋友故糾而勸之
使收友以輔仁行成於道藝故正而強之使自強而不息

司救掌萬民之哀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
救之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
以王命施惠

邪惡在心過失在事誅讓皆責也禮以防
民之偽故以是防禁而救之節旌節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

難去聲。難謂
相為決難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
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凡嫁子娶妻
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中仲同令平聲用令之令去聲純作緇兩去聲。判半也謂合其半以
成夫婦也仲春陰陽交會令順時以禮合也奔者禮不備而婚不禁謂
重天時雖許之也兩匹也用帛四丈左右
卷為兩端如相匹然而因五兩為一束也

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
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胥師賈師
涖於介次凡治市亡者使有利者使無害者使亡
靡者使微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布凡偽飾

周禮節訓卷三

地官司徒

十三

之禁在民十有二在商十有二在賈十有二在工
十有二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
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
帷

奠讀作定奠賈之賈價同餘並音古亡無連音亦。鞭要狀如皮上
繫鞣為鞭中刻尺寸為度爭往來者飭以鞭爭長短者齊以度羣吏謂
胥師以下平肆者均肆之廣狹展成者考貨之良楮與賈者定價之高
下思次市中候樓介次市亭之屬揭旌於次使人知三市之時而市師
胥師賈師乃各涖而治之也無征作布謂鑄錢以給民因也國君
諸侯也赦刑人者謂自不嚮義無賤責人也罰幕布蓋帷者責其無以
自蔽而視
聽惑也

質人凡賣儖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

債證券同列首茲特當作準旨文通也。○質人主平物價凡貴儲者爲之立券書長曰質短曰劑大市人民牛馬之屬小市兵器珍異之屬書契交易之契也淳即衡也所以權輕重制通上三哲而言

人掌歛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屨布而入於泉府

欽音次○布卽錢也○紵布胥師罰在次誅僞者之布○總布謂肆長總飲
在肆諸物之布○質布質人罰度量犯禁者之布○罰布胥師罰有罪者之
布○雲布謂穉雲中
諸物邸舍之布也

司職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其競亂者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

不物謂操奇技淫巧及
濫惡之物誑人求售也

周禮言卷二

池宮造

可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撝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

楊音竭。征布謂廩人所歛之五布，不時謂急買者，以其本價買而收之，使民不至喪價。又逐物求楬，而書其本價，以待之，使官更不至多價也。譬如載師服事之服，謂以服事於國之稅為息也。

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

罰其人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筭

貨不出關非時地稅乙勿犯禁也舉者沒其貨罰者責其人滿年不令奸人出入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

使去聲。簞音蕩。節謂凡守土使命之至及行旅往來之所執者。王命馮節以信。故曰輔守節。專於其地。使節達於四方。土國平地也。山多虎澤多龍。平地多人。以國所多者相別為信也。金以金錯。象英文米貌。簞大竹以竹為函。加以畫飾而盛其節也。剖竹為符曰符。節加璽於符曰璽。節析羽其

遂人掌邦之野。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鄮。五鄮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下劑致昨。以田里

唐不食言者二

III.

安。眊。以。樂。昏。擾。眊。以。興。耜。利。眊。以。時。器。勸。眊。以。疆。
予。任。眊。辨。其。野。之。土。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
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
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
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
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斲音鑿也。同樂音洛。勑音助。劑等也。致致役也。下地可任者家二
下。勑致其謂以下地為至寬其力也。出耕同田。八居同里。與其業
也。無昏謂無以昏姻擾順也。謂順其欲也。豐勑使民羣起。偕作。導其利
也。耒耜之器。以時修之。勸其事也。彊者餘力之稱。予謂予以因此
盡其用也。夫一墾人各受二畝。半以為宅也。萊謂田休不種者。即司徒
制。謂部。謂易。中。也。曰。萊。共二百畝。抑一易之地。家二百畝。下地田

萊共三百畝即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惟上地田萊共百五十畝與不易之地家百畝又有行縮耳義則一也遂溝洫澮川以修旱潦也徑畛餘道以通往來也以達於畿者言鄉遂及都鄙之屬井田之制皆同無內外之異也

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移救之者謂旱潦堤防非一方行新也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

稼器耒耜錢鏹之屬稼政蠲畝溝洫之屬興時謂樂民賢者能者始六鄉之為也

鄧長各掌其鄧之政令

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耒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

秩叙

耦並耕也耦助也合耦以相佐助欲民皆作而勤於耕秩叙謂耦之次第

旅師掌聚野之耒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

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春頒而秋歛之

耒粟謂里宰合耦於耒而不趨令者則罰以粟也屋粟謂有田不耕所罰一里三夫之粟閒粟謂民無職事所罰一夫自畝之粟質劑致民令民以恭書貸粟也興積所興發之積春頒與作時因其不足而頒之秋歛收成時因其有餘而歛之也

草人掌土化之灋氏糞種驛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藥用蕒輕農用犬

緹音低渴音苛類音管埴音職壚音盧灋上聲藥音檻農音剗土化使惡土化為肥美也驛剛土色驛赤而性剛者牛牛骨也或謂煮取其汁以漬種或謂焚骨為灰以和土未知孰是餘倣此赤緹線色埴壚土脉埴地而和柔者渴澤渴澤為澤而今渴者渴園地類將類解散埴壚壚謂粘而泥者強與謂堅強而不和柔者黃麻也黃麻薄也

稻人掌稼下地

謂種稻之下地

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憲王巡守則夾王車

道說也地圖山川原隰之圖地憲如瘴瘴之屬夾王車備顧問之意也

誦訓掌道方志道方憲王巡守則夾王車

方志所記所務事實之蹟道之使鑒而省之也方憲謂所傳禮俗惡畏之事道之使飭而避之也

周禮節訓卷三

地官司徒

十七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仲冬

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屬連列也謂每物有藩界也列其地以限之然後命其人以守之設其法以禁之也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冬斬陽夏斬陰則堅滿調矣斬木以時必限以日數恐過取而重其山也

材衡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

材即山虞斬材以時也

川衡祭祀賓客共川奠

川奠川物可為奠獻若魚鱉蟹蛤之屬

澤虞共澤物之奠

澤蘭若斤卯
歲終之屬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禁麇卵者

麇者迷卵為上聲○迹謂以蹤跡知禽獸處邦田之地謂邦內可
田之地禁麇卵者所謂獸長麇麇為真獸卵也先王之仁心也

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

升古鑿字○金玉錫石
石謂之礦石謂次者

羽人掌徵羽翮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

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

搏徒端反縛音博及○翮羽
本也審搏縛皆羽數名

掌葛掌徵絺綌之材於山農

月利書訓卷二

地官司徒

太

絺綌之材
謂葛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

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

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

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數邦用之數上聲殺去聲○數謂計其出入也鬴六斗四升四鬴三鬴
二鬴謂一月所食也食四鬴為年之上三鬴為中二鬴為下又不足則
為凶年

殺咸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

司祿

掌祿
者今闕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飲法

出者以飲法出示於民也豐
年以正飲之飲則減凶則止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盛盛之米

盛盛同
或音成

饌人凡祭祀共盛

饌古饌字
炊米為饌

周禮節訓卷二

月利書訓卷二

地官司徒

太

周禮節訓卷三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鑪香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閱

春官宗伯

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亦以禮祀
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粢粢祀司中司
命觀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
山林川澤以鬴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
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藏古通字理通謂音聲。吉禮祭禮也精意以享謂之禮。牲幣加於
祭謂之實。柴積也積柴燔燎曰禴。燎司中司命謂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
謂之實。星雨師謂之實。星也。穀者皆祀天神取血以祭曰血祭。祭山林曰狸
祭川澤曰沈。鬴辜。鬴解其牲體以祭也。四方百物謂諸祭諸神也。數者
皆祀地祇陳牲曰肆。獻禮曰獻。裸禮曰裸。皆享先王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
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禴音膳。喪禮弔唁贈賜之屬荒禮哀窮乏之類弔
禮遺使慰之也禴禮會財助之也恤禮通問於之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視

見音現。朝音潮。類音曉。親謂親附之也。朝之言朝欲蚤至也。宗言尊
尊上位也。視音勤勤之事也。遇之言偶若不期而至也。時見者言無常
期王將有征討之事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以事焉殷眾也。王若十
二年不巡視六服則朝王亦為壇而命以政焉六者皆言侯朝而待以
禮也。時謂小聘也。至有事則諸侯遣大夫問之。與時見路同殷類謂
大聘也。天行人職元年七年十一皆一服朝王其餘服不朝者各遣
卿視之。與殷禮略同。三
者言臣聘而待以禮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
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
合眾也

同者約之使不離渙也。邦國謂邦國之眾師非眾不克故貴於用眾大
均謂平其賦役簡謂簡其能者用之大役之禮築城郭修宮室役民為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二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
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
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
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冠音冠。嘉音嘉。言萬民者對王之詞且見其禮通上下也。賓射之禮
先燕後射以禮通射以親德也。故舊朋友謂為世子時同在學者饗以訓
祭食燕以示慈惠賓客謂來朝聘者宗廟
有饗膳社稷有受脰膳者曰慶加賄曰賀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
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每命異儀賈賤之位乃正一命皆王之下士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再命王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三命王之上士公侯伯之卿四命王之下大夫公之孤五命王之下大夫出封六命王之卿封為子男七命王之卿出封為諸侯八命諸侯有功德者九命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功德者受職謂受以治事受服謂受以其位之服受位謂列位於朝受器謂具祭器於家賜則明猶類都也賜官得自置家臣賜國明始成國也按謂九州之牧作伯謂加命為方伯得專征伐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信伸同瑞猶實也等謂別其尊卑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瑞飾取鎮安朝野也桓圭象桓楹取柱石國家也信圭躬圭皆以人形為瑞飾信圭象身之直躬直身而不回躬圭象躬之屈取鞠躬而不亢穀璧琢穀於璧取養人之義蒲璧琢蒲於璧取蒲為廷席能安人也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三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鵠工商執鷄

摯贊同鷄音木。摯者執以相見之禮皮帛束帛而加以皮也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羔取其群而不失類也雁取其順陰陽而往來也鵠取其文采而守介也鵠取其不飛遷也鷄取其守時而動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故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黃象地也圭形銳首青象東方圭赤象南方璋形半圭象西方璜形半璧象北方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

樂防之

天產謂動物六牲之屬地產謂植物九穀之屬德猶氣也作猶成也防猶制也六牲之屬皆為陰以作陰德可矣而恐其陰勝而滯故以中禮防之九穀之屬皆為陽以作陽德可矣而恐其陽勝而蕩故以和樂防之如是故陰陽乎而性情和也

氏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王甬省牲鑊奉玉齋詔大號詔相王之大禮朝覲會同則為上相

相去聲。玉謂禮神之玉也。甬謂灌地之甬也。郊社有玉無樂宗廟有樂無玉鑊謂烹牲之鑊王齋王飾齋以薦菜盛者大號神鬼而牲盛幣之號詔告也告太祝使為之辭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辨廟祧之昭穆掌三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四

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大祭祀逆饗省釁告時於王告備於王

兆管城也五帝見太宰四望謂日月星辰四類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天子之廟四親廟二祧廟并太祖廟為七太祖廟居中左一祧二廟為三昭右一祧二廟為三穆祧以上則為毀也廟皆南向主皆東向至穆祭大廟惟太祖之主東向自如為最尊之位群昭位於北而面南群穆位於南而面北子孫依世宗之昭穆陪位而不失其倫父族子族并已為三姓正室猶子也以當室曰正室以當門曰門子政令謂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廢宗也逆饗謂饗人所供之案盛省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以歲時序其祭祀大賓客涖筵几篚薦饗果將大朝覲佐儉

共設匪饗之禮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社之日涖

諸君皆果爾同匪籩同。肆陳也主陳列祭祀之禮者泣者泣視有司所設簠簋彝鼎而羞之。和以爲啗也贊者贊小宗伯也賓亦有裸接大賓如承大祭也佐者爲其承饋也籩以實醢醢以實醢共設謂致賓時設於賓館者爰謂安章棗棗謂樹禾稼也卜之者重農事也

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禮器也。鬱鬱金盞酒名。彝即司尊彝之六
彝。凡鬱鬱先實陳於彝器而後灌以玉瓚。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醕黑黍為酒謂之秬和以鬱
謂之鬱鬱飾之謂上設巾也

雞人大祭祀夜嘑曰以詔百官賓客會同亦如之

周禮記訓義

春官宗伯

五

嘑呼同。咄咄同。咄猶戒也。警也。因鷄鳴以呼。警百官使興也。

同尊彛尊六尊六彛之位。春祠夏禴。裸用雞。彛鳥彛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鬯。彛黃彛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彛。雌彛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犬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

朝踐之朝如字獻尊之殿同轅昨讀作醉著直略反間去聲朝享之朝音潮六音系○解○與音治與母異下處猶今承盤也異有舟猶尊有泔

也雞刻雞形鳥刻鳳形犧尊刻牛形象尊刻象形舟罍蓋亦為舟雷形也犀鬋刻犀形首耳黃彝刻黃金為目著尊著地無足壺尊臚下
有頸虎鬋刻虎形蜚鬋刻蜚形太尊太古瓦尊山尊為山形追享謂
夏四月禘祭朝享謂冬十月禘祭以其間於四時故曰間祀朝踐即朝
獻每獻即饋獻祭凡九獻有四節王一獻后二獻曰裸王三獻后四獻
曰朝踐王五獻后六獻曰饋食王七獻后八獻曰醑其九獻則諸臣也
辟王后故曰酢

司八筵掌五八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

依衆同鄉去聲純音準樂藻同畫蒿同○筵設於地席加於筵八置於席五几玉彫彤漆素五席繡次莞熊羆繡席蒲弱為之編以來也次席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六

柳枝竹爲之次爲文也能席熊皮爲之莞席細葦爲之葦席大莞爲之依如屏風其上畫黑白爲谷形綵謂白繡畫謂雲氣純綠也昨謂王受尸酢也續畫彩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上春釁寶。鎮及寶器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守藏之藏去聲○玉鎮如宏璧瑤瑱之屬皆器如兎戈和弓之屬黜者殺也○殺以塗血以神之也○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也○祭司民然後獻民穀祭司祿然後獻穀數受而藏於天府以民為王者所天而食乃民之天也

典瑞掌王瑞玉器之藏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

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于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頒。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晉摺同瑑篆同類通難好並去聲。朝會以為符曰瑞。祀賓以為禮曰器。璋曰摺。素無文曰大圭。畫米曰繅。就區也。以木如圭。璧琮瑑各衣以韋而畫五采為五就以藉玉也。朝日謂春分拜日於東郊。三采謂朱白蒼三采謂朱綠瑑刻也。大夫衆來曰瑑。寡來曰聘。即本也。四圭玉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七

為邸而圭著其四面兩圭玉為邸而圭著其兩旁也。牙璋為牙如兵象也。羨延也。璧圓九寸。殺其兩旁而羨其上下。則徑八寸而長一尺。尺寸之度由此起也。圭如穀璧曰穀圭。王遣使和諸侯之難。及聘女而納幣。則執之。上下皆圖曰琬圭。稍刻其上。使有鋒曰琰圭。治德結好以勸諸侯之善。易行除慝以懲諸侯之惡。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凡諸侯之遣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

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大夫再。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其士不命。五儀。侯伯子男之儀五等。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及不命也。天子之三公加命為上公。故為伯也。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國城九里。官方九百步。武車九乘。建常九旒。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其儀皆以九為節。如其命也。七命五命。故北王之三公以未出封者言也。遂子謂當立者。誓謂天子命為嗣。攝其君謂攝父朝會則執圭。璧琮繅其父爵一等。重王命成也。否則繼子男之後而已。以上言諸侯之五儀。以下言諸臣五等之命。公之孤者。上公之臣得有孤也。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八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

則希冕。祭羣小祀則豆冕。

鷩音龍希作希。吉服祭服也。其服有六。黑羔為大裘。而加冕服。特制也。餘五服皆袞冕。服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冕皆繫於衣。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繫於裳。次鷩冕。服七章。自華蟲以下。繫於衣者三。繫於裳者四。次毳冕。服五章。自宗彝以下。繫於衣者三。繫於裳者二。次希冕。服三章。自粉米以下。繫於衣者二。繫於裳者一。次豆冕。服一章。衣無繡裳。黼黻而已。各名冕服者。以服名其冕也。先公謂自后稷以下至祖紺饗射也。賓而因與射也。

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廟。桃其遺衣服藏焉。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桃則守桃黜聖之。

聖音慈。廟謂太初之廟。及三昭三穆也。遷上所藏曰桃。遺衣服大飲之餘衣服也。黜黑聖白也。脩除其廟令嚴潔也。黜聖其桃使新潔也。此

互文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內宗王同姓之女從夫之爵者加豆加籩見天官人臨人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祗豆籩

外宗王諸姑姊妹之女王豆以玉飾豆也后祗豆籩若王之省姓皆躬致其誠之意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

封土以象山頂之高曰冢公墓之地王與諸侯卿大夫士所葬內穴曰兆外垣曰域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

掌其禁令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九

邦墓萬民所葬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

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

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

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興道並去聲音權磬韶同○成均五帝名周立以為太學合聚也王制王太子至於元士之過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焉是也樂祖尊之也瞽宗殷學名周立以為小學樂德以樂成其德樂語以樂達其語樂舞以樂節其舞祗祗肅常也托物興事曰興言古訓今曰道微言曰諷諄言達情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雲門大黃帝樂大咸完樂大濩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奏者猶於器歌者咏於樂舞者動於容

需鼓鼗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圻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靈鼓鼗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十

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此言樂舞之屬致鬼神示之驗需鼗路鼓見地官鼓人鼗鼓有柄者名需者象鼗之聲也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冬至陽生之始圜邱象天之形而鼓鼗管瑟又皆以聲之陽者奏之故以格天神也孫竹竹之種者空桑山名夏至陰生之始方澤象地之形而鼓鼗管瑟又皆以聲之陰者奏之故以格地示也陰竹生於山北龍門山名大德即九功之歌九磬即九成之舞人鬼四時皆祭而與人同體陰陽二氣本相灌輸而鼓鼗管瑟又皆以陰陽之和聲奏之故以感人鬼也

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氏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誅師掌教誅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誅音誅。誅東夷樂名。教謂教其屬。誅師。誅人。誅。誅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誅言其所服。誅言其所執。誅言其所履。誅赤色。誅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其宜也。文王化行。南國東夷。來歸。故中國有其樂。祭祀舞之。昭先王之德也。大饗舞之。象四夷來王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旄。牛尾舞者。所執以拍。歷散樂。野人之樂。夷樂。四夷之樂。東方曰旄。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

籥章掌土鼓。敔。籥。中春晝擊土鼓。敔。籥。詩以逆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敔。籥。雅擊

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敔。籥。頌擊土鼓。以息老

物

禮記集解

春官宗伯

主

中。仲同。土鼓者。燒土為。兩端蒙以革而鼓之也。籥。籥者。以葦為管。竅其上下三孔而吹之也。敔。詩。敔。風。七月篇。逆亦也。田祖。始耕者。謂神農。雅。雅如。楚。楚。諸篇是也。田畯。先教田者。即後稷。蜡者。於臘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敔。頌。如載。楚。良。和。諸篇是也。息。老物。田夫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則老而勞。故祭以息之。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敔。而歌之。

燕亦如之。

鞀音提。鞀音腰。鞀。鞀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鞀言其所服。鞀言其所執。鞀言其所履。鞀赤色。鞀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其宜也。文王化行。南國東夷。來歸。故中國有其樂。祭祀舞之。昭先王之德也。大饗舞之。象四夷來王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庸器謂伐國有功而獲其器。若崇鼎。寶鼎之屬。

太卜掌三兆之灋。玉兆。瓦兆。原兆。掌三易之灋。連山。歸藏。周易。

太卜。卜筮官之長。兆。灼龜之象也。玉兆。鑿如玉。屬陽。瓦兆。鑿如瓦。屬陰。原兆。交錯如原。田陰陽雜連。易。歸藏。般。易。

卜師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巫更。巫式。巫目。

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

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開龜之四兆。謂灼龜之兆有四也。方兆。卜方之向背。功兆。卜功之成虧。義兆。卜理之可否。兆。卜事之張弛。取高視龜背之高。處揚者。熾火以灼而作之也。致其墨者。先畫龜以墨灼之而食其墨。則吉也。上下謂前後陰陽。謂正背命龜者。謂太卜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地龜曰繹。東龜曰果。

禮記集解

春官宗伯

十四

西龜曰靈。南龜曰玃。北龜曰若。各以其方之色與

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上春釁龜。

果。讀為羆。天龜。玄。俯者靈也。地龜。黃。仰者繹也。東龜。青。前。果也。西龜。白。左。後。高也。南龜。赤。後。介。玃也。北龜。黑。右。後。也。立黃。青。白。赤。黑。是色。俯仰。前後。介。左。右。後。是體也。攻治也。秋時。骨堅。可取。至春而乾。解可以滌治。蠶者。塗血以神之也。

華氏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巫更。巫式。巫目。

華。誰上聲。華音爵。華。華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華言其所服。華言其所執。華言其所履。華赤色。華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其宜也。文王化行。南國東夷。來歸。故中國有其樂。祭祀舞之。昭先王之德也。大饗舞之。象四夷來王也。

占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巫更。巫式。巫目。

占。龍。象。色。北。氣。墨。兆。廣。圻。兆。墨。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巫更。巫式。巫目。

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

筮古筮字巫即筮字之誤更手聲比音聲。問著曰筮更謂筮事之因革威感也謂筮聚之離合式謂筮法度得失自謂筮事自去取易謂筮物我交易比謂筮中外親近祠謂筮牲與日參參乘也謂筮與右之可至環如環人之環謂筮攻與國之善收先筮後卜者凡卜筮卜其所祀大事如大祭祀大封國之屬

祗祗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祗音浸。日氣曰輝。氣侵之曰祗。妖祥吉凶之先見

大祝掌六祝六祈作六辭辨六號

祝音祝。祝亦祈也。六祝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筮祝六祈類造神樂政。六祈祠命誥會禱誅六號神號鬼號示號牲號齋號幣號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主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

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

將事行祀事也。候以候福禳以禳禍祈學為禱報功為祠。逆迎也。彌息也。裁兵水火盜賊之屬。臯疾死喪疾病之屬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

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

造七到及。雲霧旱祭名巫恒久於業故告請其術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

算春招弭以除疾病

衍請為延茅作能弭請作教。衍之為延猶進也。號神號也。旁招非一之詞。應其具也。男巫望祀之儀望而延之固授以其號而以旌旁招之

也。當贈祭贈於堂也。無方無算亦不一之詞。救猶安也。冬者氣之反故贈送之春者氣之滋故招安之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

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告

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大音泰。六典八法。八則掌於大宰至其書則太史執而藏之。逆迎也。言迎而之也。然則太宰者道揆所出太史者禮法所宗。敝序猶次也。以時之正為令之善使循序作事也。朔謂每年十二月之朔也。邦國受正朔於王歲之祖廟至每月朔告廟請行故豫頒之門謂明堂之門天子明堂之制十二月各居一室詳見月令惟閏月則王居門五藻所謂閏月則閏門左扉居其中是也。終月謂終一月之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奠作安繫系同。志記也。邦國之志謂王朝之志。繫世謂帝系世本。奠繫世則知本。辨昭穆則知序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主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

十有八宿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

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馮音豐。馮相太宰。歲謂歲星所在每歲約行一舍凡行十二舍為一紀。月謂月所建每月移一舍凡建十二舍為一歲。辰謂日月所會每月移一舍凡移十二舍為一歲。十日天千之數叙即太史職序事之序。位即日星辰之位事各以時序而天位以會此以政事合乎天也。冬夏謂二至春秋謂二分致謂立表察景以度其氣至也。觀其景合則知其氣至而四時叙矣。此又以天驗夫政事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星土辨

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

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

早降豐荒之祲象

志機同相去聲。占候以星為主故曰掌天星志記也日月星謂七政也張之言次日月所會與五星所經皆星變動失常也星土謂星所分九州之地土如角亢氏亢州房心豫州之屬歲謂五星內之歲星每歲行一次十二歲而一周相助也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即相之謂也物色也降謂降示於民使豫知而為備也

內史掌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制祿則贊為之掌書王命

八枋見太宰蓋太宰以法詔王而此掌守之以佐太宰也策簡也書王言於策以命之也王制祿贊為之者謂王制仕者之祿則贊為頒之之辭也書王命猶後世學士知制誥存其貳備交勅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

周禮疏訓卷三

春官宗伯

士

達書名於四方

外史者領於九州及四蕃之令若今之制勅四方之志通謂九州四蕃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即三墳五典言謂六書名字也古曰名今曰字達之使書

同文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王之五路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士乘

棧車庶人乘役車

路同錫音華與作聲旂讀為旒朝音潮龍作駝條作綽前作翦篆作璩巾猶服也其用與其旗物其所飾如人之有巾服然故名也五路以玉飾路馬面當盧金為之樊馬大帶黑馬鞅就匝也二者皆革為之以五采繡飾為十二面也大常之類皆旗名蓋日月者為常旂則旗之所屬也金路以玉飾路馬面當胸亦金為之畫交龍者為旂以賓接賓客也氏同姓之臣出封亦以賜之也象路以象齒為飾朱謂以朱飾馬勒大赤飾赤之帛革路無飾以革而漆之駝物謂以白黑雜色內也木路不輓以革但漆之而淺黑色馬無勒飾以前色飾韋為常又以詩色飾畫為纁大麾色畫夏旗名服車與命服相配稱之車夏謂色如夏纁也璩刻也雕而畫以五采曰璩畫而不雕曰纁畫車則黑漆不畫矣棧車不革輓而漆之者役車有方箱可載以供役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贊駕說

贊謂贊僕與趣馬也說讀作我息車也

周禮疏訓卷三

春官宗伯

大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旂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旌旂車載旌

旌音遂。物即日月交龍之類名即常旂之類日月取其照交龍取其變通帛即大赤取其純而赫雜帛內幅以緣外飾以白取其文熊虎取其猛鳥隼取其擊龜蛇取其靜與全羽取其渾全析羽取其精析犬閱大司馬仲冬教大閱也師謂三等采地都即都家之都師即三公之師也縣鄙謂凡公邑道車謂朝之象路海車謂田之木路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正都禮與其服

凡典禮者謂之宗宗人主都家之禮猶天子之宗伯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周禮節訓卷三

周禮節訓卷三

春官宗伯

九

周禮節訓卷四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鑪香重訂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閱

夏官司馬

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

周禮節訓卷四

夏官司馬

一

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將帥並去聲長上聲。凡制軍謂有征伐則制之也。成周之制兵籍具於司徒行征則屬之司馬故五人為伍即五家之比五伍為兩即五比之兩四兩為卒即四閭之旅五卒為旅即五族之黨五族為師即五黨之州五師為軍即五州之鄉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氏據甲而即戎者皆前日之農也。秉麾而馭衆者皆前日之卿大夫也。寓兵於農兵無坐食之費當將於卿將無握兵之權此先王之制所以為善也。

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

滅之

馮憑同音所景反壇音善行去聲。舊謂滅其地而弱之也。壇謂黜於野而更立其賢也。則謂其地大曰伐。小曰侵。謂姑輕師以加之也。陵猶侮也。無法故杜而絕之。亂淫也。焉。獸行如聚塵然無倫故滅而殲之。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錡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大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祠。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乃設驅逆之

周禮訓卷四

夏官司馬

二

車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徒弊獻禽以享烝。

中仲同陳並去聲。賁音義將去聲。數音朔。貉同菱音。鉦舍去聲。初禴同。獨先上聲。祈音方。○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以旗致民立旗名。集其民於下也。平猶正也。列陳者。列為陳也。鼓鐸錡鐃見地官。鼓人。坐以息其氣。作以奮其志。進以殺敵。退以自保。疾則衝堅。徐則固陳。疏則分布。其執數則厚集。其衆春田曰蒐。表貉立表以祭。始為兵者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禁止也。春田主焚萊。以火止為節。虞人乃植旌令衆獻禽也。祭社者以土方施生也。芟舍草舍也。軍宿於野。草止而已。草止宜戒夜故教之也。夏田曰苗。苗田必主車徒獨夏稱車。冬稱徒者各舉一以別春秋也。祈夏祭名。秋田曰獮。獮獸人所謂罔也。惟春焚萊不用畧餘時皆用之。特舉於秋為獮也。祀祊者祭四方以報成萬物也。冬農隙故大閱兵而習戰。冬田曰狩。驅車者驅出禽獸使之可獲。逆車者逆徵之使不出圍。烝冬祭名。四時皆祭。先獨冬夏舉之。陰陽所始萬物之本也。此又以教孝也。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

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氏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賞地則載師述郊之賞地。王功輔成王業。國功保全國家。民功德澤及民事。功以勞集。書治功。殫精力以成治。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戎馬。田馬。駕馬。皆有物賈。

賈價同。○質猶平也。量度也。戎馬力強。田馬足捷。駕馬則其下矣。買馬則以三物量度而平其價。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

羞進也。肆之言陳。謂所陳體薦豚解。體解之。豕解肉。猶言左殺右截也。

羊人掌羊牲。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

周禮訓卷四

夏官司馬

三

出火。民成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燿音貴。內納同。○行猶用也。變猶改也。謂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取柞桑。柞秋取柞櫟冬取槐櫟。以順時氣而救之也。此言烹飪之用也。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故國以出火。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故國以納火。出火用以陶冶民。隨國而為之。納火則凡陶冶之事民亦從上之令而不為矣。此言工作之用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

衆庶之守。

浚溝之上以為城。鑿池之土以為郭。郭有渠以通水而植木其上。氏此皆所以為固也。士謂公卿大夫之。庶子已命者。庶子謂其衆子。未命者衆庶謂其地之人民也。頒其守則遠近均勞。逸更而守政成矣。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

天之所設曰
險阻險阻也

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

朝音潮竟境同。方治謂遠方有事求治如虞芮質成之類帥道也此蓋言迎送之有禮也

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燎

縣壺同燎所同。壺盛湯水之器所以定時序亦代之意也軍既駐必聚燎以候候壺以秩序之

射人以射濊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

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

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士以三耦

射豳侯樂以采芣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

周禮節訓卷四

夏官司馬

四

張三侯

耦射之射並音古正舊音征今按如字射音岸。兩人為耦六耦及十二人三侯能處虎侯也西耦八人三侯能豹也三耦六人一侯能侯也并射大名耦重之屬皆詩名歌以為節騶虞節凡有九五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為三正平雍采芣五節二節以聽而三節以射是為二正云正者樂以聽為正而餘燕以射也此下與諸侯賓射之儀也大射將祭而擇士之射貍其發名獲故法以張侯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援馴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焉

射音石。鳥謂雉雁之屬射之以其膳羞也毆鳥焉高而也鳥為善鈔盜丑汚人

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

羅網取也春鳥熟而始出者鳩鷹所化者二者鳩為新用以養老助生氣故獻之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

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

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司士擯孤

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太僕前王入

內朝皆退

版籍也詔謂告於王也食餼廩也奠之言定不待詔王特以任事之久而定其多寡也位視朝之位左門外所謂治朝擯謂相王也旅衆也孤卿以上每人一揖中下大夫稍卑故各以其等衆一揖上中下士又卑故旁三揖太僕侍從之長前者自路門之左前正朝位也內朝謂燕

周禮節訓卷四

夏官司馬

五

朝王視治朝畢而入燕朝則朝者皆退就官府矣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

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

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

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

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

進退之

倅音界正同征。國子謂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也倅副也其適長為正體而其下凡適于妾子之屬非正體比故名倅也戒令語其暫教治語其常學進退之高下位謂父爵之尊卑大事如喪祭賓客之屬兵甲之事若有故頒守之屬公卿大夫聽於王故其子聽於太子也有司若

伍長卒長軍法若坐作擊刺賞罰之法司馬弗征謂兵賦以致於太子故弗征也凡國之政事如宿衛守國之屬皆謂之遊無職事者之稱凡政事必學相成者乃加之否則存而教之也合聚也學謂太學射謂射官國子之伴其初不得與元子俱學於太學故使學於師保而春秋聚於太學以考之也進者進用若升於太學也退者退習若屏之他方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

舍則守王開王在國則守王宮遣四方使則從士

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先使並去聲。卒伍謂其下虎士八百人之卒伍也先後而趨所以衛王稱卒伍明不失律也舍止也謂所止行宮也開其防也有使命而虎士從護王命也。通有兵冠之故徵事奉書以徵兵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

周禮節訓卷四

夏官司馬

六

夾王車即謂左右各八人也亦以衛王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難離同索音色蒙熊皮示其猛足以搏羆也黃金四目示其明足以驅隱也玄衣朱裳以為容執戈揚盾以為用百隸即罪隸夷隸之屬時難月令季春仲秋及季冬之難是也索猶搜也入室中搜羆鬼而逐之也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建路鼓於大

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王眠燕

朝則正位

王禮服有六所立有位太僕則正之此蓋謂治朝燕朝之服位也四面鼓曰路鼓示無不通也大寢即路寢其門外則曰內朝達窮大司寇

及朝士職以肺石達窮民是也窮民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乃擊鼓以告於王遽急也謂四方急遽之令也考天子之居最外為臺門其次為雉門雉門內為外朝九棘三槐所在也又其內為庫門又進為應門又進為路門治朝在路門外天子日視朝於此燕朝在路門內故又稱朝內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立冕朱裏延紐五采縹十有

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王之皮弁會五

采玉璫象邸玉笄

縹古藻字會音惟堪基通。弁冠名五冕者官司服所謂藻鷩鷩也其纓上以玄下以朱謂之延延下小鼻繫縹謂之經藻藻謂之縹就也五色組為旒如藻之文每旒實五色玉十二為一就而前後各十二就也并替也紘冕之系以朱色之紘結於領下而綴於笄之兩端也皮弁王視朝所服以鹿皮為之如人兩手相拊合也會經其結則抵也并縫中結五采玉十二為飾其內之頂上以象骨為抵而其笄亦也王

周禮節訓卷四

夏官司馬

七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及其頒之王弓弧

弓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矟侯鳥

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凡弩夾庾

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

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矟矢弗

矢用諸弋射恒矢庾矢用諸散射

楯音樹使去聲葉胡結反楯音增射音石。法謂曲直長短甲革以革為甲也楯音射木拱楯質謂以楯為的。二射皆堅以勁故弓最強矟侯近射五十步為散亦謂中而已。二射皆便以利故弓稍弱學射者養其技使者養其體勞於王事者養其力。三射皆安以和故乃適中攻守相

迫近故弩用弱戰陳相及遠故弩用稍強柱矢繫矢其鏃比鏃殺差小其行最疾殺矢鏃矢傳毒藥鏃最重中之必死矧矢弗矢結鏃而射其鏃比柱繫又小恒矢常用之矢庫矢平等之矢散射者禮射及習射也

按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種上齊馬同馬極善曰種種馬駕王路一物謂以一類相從也戎馬駕戎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田馬駕田路駑馬給官中之役閑馬所以防馬不為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

周禮訓卷四 夏官司馬

八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騄六尺以上為馬所求切駢音兆○阜馬飼秣以時使壯盛也佚特乘用有節使休息也馬三歲曰騄二歲曰駒教駢使習其馳驅也攻駒先治其蹄齧也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貉猶同○邦國謂侯國都鄙謂采邑及公邑東夷南八蠻東南七閩東北九貉西五戎北六狄皆據周時所服而言數要謂書之綱目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貨利東南曰揚州其利金錫竹箭正南曰荊州其利丹銀齒革河南曰豫州其

川榮維其浸波澨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利蒲魚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

雖洛同澨音許種上聲○貫通也九州物產此盈彼絀故必公其所有使皆通享其利也丹漆砂也銀白金也榮水在榮陽縣雖在洛陽縣波出魯陽縣即今梁縣澨出隨縣水流而趨海者曰川水積而成淵曰浸二男三女通一州計之七人之中二為男三為女女多於男也六擾即膳夫六牲以馴擾可畜故名擾也五種稻黍稷麥菽也蒲水草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服

每服各相距五百里

周禮訓卷四 夏官司馬

九

凡邦國大小相維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維繫也使大國比小國事大各相維繫也職即其君卿大夫士也建立職守各因其材貢謂九貢也建立貢職各隨其產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來猶懷也遠方之民謂外蕃之民方貢六服常貢遠物謂蕃國及其外之進獻致者使之自至也達人民以旌節達貢物以重節委積以供之館舍以安之飲食以接之皆送迎之目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惡奸並去聲。合猶協也。達者使往來無阻。通者使有無相濟。同者使輕重多寡不異。責者使長短大小皆齊。相惡相惡者除之。使無侵虐相好相善者同之。使相堅固。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

道言也。四方君臣所行政事。與其志。皆為王言之。而其善政善志。為四方牧養。使通達。并為王誦之。又訓布四方。令民得以聞正言。見正道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華讀作花。比音避。華猶破也。離猶散也。地無華離。則封疆正矣。事不侵也。比不侵也。

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之名。使致其珍異之物。

周禮訓卷四 夏官司馬

十

山林珍異。如羽獸。夏翟。蟬陽。孤桐之屬。川澤珍異。如泗水。浮藻。淮夷。蠙珠之屬。

邇師辨邱陵墳衍。遠隰之可以封邑者。

邇。近也。邱。封邑。通謂邦國都鄙之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辨之也。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即八法。則。即八則。慝。反側。猜言。非違。

匡。即八法。則。即八則。慝。反側。猜言。非違。

擯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擯。擯。同說。說。同。擯之言。察也。取也。王之心。發於志。見於政事。而察。以告邦國也。而道。而也。德意。昭人心。而皆向於王也。

周禮節訓卷五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鑪香重訂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閱

秋官司寇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詰四方。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詰。究也。四方。即邦國之四方。平。定也。新。國之民。未教。故治以輕典。平。國之民。已教。故治以中典。亂。國之民。壞教。故治以重典。

以五刑糾萬民。野刑上功。糾力。軍刑上命。糾守鄉。

周禮節訓卷五

秋官司寇

刑上德。糾孝。官刑上能。糾職。國刑上愿。糾暴。

上。尚。通。暴。當作泰。糾。察也。督也。野。刑。施於六逐。以勸功。為上。而糾其力。作軍。刑。施於六軍。以用命。為上。而糾其守。律。鄉。刑。施於六鄉。以成德。為上。而糾其盡。孝。官。刑。施於官府。以賢能。為上。而糾其稱。職。國。刑。施於王國。以謹愿。為上。而糾其致。恭。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

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朝。音朝。凡相告言。皆謂之訟。有罪名。綴於五刑者。謂之獄。兩造。兩爭者。皆至也。束。五十矢也。兩劑。兩爭者。契書。約二十斤也。金。鐵也。使之入矢。所以自明其直。使之入金。所以自明其實。不直不實。則沒入其金。矢。非利之也。歸於禁民訟獄而已。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

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府而舍之

罷役同○嘉石文石也罷民不能自強於為善故設嘉石於外朝門左使民見其文理而悔改自修也平謂成之使善也罷猶附也極極足格格項坐諸嘉石使之省役諸司空使之賄任猶保也坐役皆滿則使保而有釋之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

惇蒙同長並上聲○肺石赤石也明王者推赤心置人腹而期以得困民之衷故設肺石於外朝門右使民得以自伸也復白也士即謂朝士

周禮節訓卷五

秋官司寇

二

長若卿道大夫之屬以其過抑下情故罪之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鄉去聲○外朝在庫門外致聚也詢猶謀也國有難謀所以安國將從謀所以居君無違謀所以嗣羣吏謂無人在官者擯揖之使前也叙次也辭斷也以衆謀輔王志而因斷之也古者有吏上下同之故君民之間情得交通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氏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

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附著也刑必當罪如著於物而帖然也用情猶言盡心謂既得其情而附於法矣又必盡心而訊問之弊斷也十日乃斷則盡心矣書謂恟獄之書將行法則讀之使知所犯也跪而對理曰坐不躬坐蓋使子弟代之所以貴貴也不即市謂不就刑於市而刑於甸師氏所親親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

情實也聲猶著也五者以辭聽為主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情偽故皆謂之聲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之辟

辟音壁○辟亦法也麗附也附猶著也八辟不在刑書議得其罪乃麗邦法而附於刑罰也親王之宗族故王之故舊賢有德者能有才者功有功德者貴有爵位者勤勤於王事者實實於王家者凡此皆請於王議其有無宥減以定法也

周禮節訓卷五

秋官司寇

三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

羣士鄉士遂士之屬計者計其多寡弊者斷其上下中謂刑罰輕重適中上其事實於天府之官猶今制奏南北四數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五戒士之八成若邦凶荒

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辯讀為變今按當如字○五禁官禁官禁國禁禁軍禁以五者禁止於先則犯者少也五戒誓詰禁糾憲以五者前期告戒使不犯也八成邦約邦賊邦謀犯邦令矯邦令為邦盜為邦朋為邦誣凡此八者亂之首也故以成法之一定者治之士通謂刑官之屬辯之言議猶朝士憲刑貶之應耳移民徙之以就穀通財明之以惠民糾守防寇盜緩刑宥過慎獄四者皆慮而辯之緩刑乃其本職而餘則辨職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

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朝音朝長上聲○外朝即小司寇之外朝羣士謂上中下士棘取赤心而外朝槐取黃中而美蔭也周天子諸侯皆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王與宗人嘉事之朝也太僕小臣掌焉二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政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三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

周禮訓義卷五 秋官司寇

四

天府

版音籍也下之書去聲生而去死也司民自春官天府職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以此三瀆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旻音同泰義同○刺殺也訊羣臣以下謂下之而可刑殺者猶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也不識如報讐者以甲為乙過失如舉刀砍伐而誤殺人過失若問雖遺忘有在焉而以投射矢石殺人也蠢愚性愚而無知者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賁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約謂以言相約劑其券書也神約如成王命魯外祀則郊社內祀則大禘之類是也民約如分魯以殷民六族衛以殷民七族晉以懷姓九宗之類是也地約如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是也功約如號仲虺叔鮒在王室藏於盟府之類是也器約如魯得用四代之車服禮器之類是也賁約如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及春秋以璧請饒許田之類是也治者理其相抵冒者也約劑邦國為大萬民為小宗彝宗廟之六彝丹圖彤器寶蓋之屬有圖象者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

周禮訓義卷五 秋官司寇 五

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盟或謂盟誓之載書也明神如日月山川之屬貳之者書副本以授六官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掌受土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金玉錫石見地官井人丹丹砂空青入征謂升人入其征也金罰贖刑之金貨罰安官之貨司兵官名金版謂以金飾屏於義未協按禮器大饗之禮納金示和也金次之見情也金版殆為此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

園園土獄城也收拘也去其冠飾明書其罪於版使背負以恥之任以勞役之事如大司寇役諸司空乃所以收教之也舍縱也雖出之出謂能改舍出者也體不虧則得復為完人財不虧則得金共家業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

周禮節訓卷五

秋官司寇

六

役畜養鳥役於掌畜而為之養鳥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牧人掌牧六牲役之者供芻莖也與鳥言如傳聞公冶氏能明鳥言之類

絡隸掌役服不氏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服不氏掌養猛獸絡隸受其役而教擾之與獸言如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之類

布憲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

刑禁

表而懸示曰憲刑即司寇五刑禁即士師五禁旌節謂道路之旌節也
大司寇掌知布刑於邦國都鄙懸刑象於象魏佐以小司寇士師之屬
而復設此職以專重之俾其節
布憲則所謂不赦而殺者鮮矣

路宿息并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

榛柞同。道路即地官逐人淪上有道川上有路之屬四畿四方侯國之畿達通也謂巡行修葺使不陷絕而行者得通於畿也。比校也。國國中野如外地官遺人三十里有宿十里有廬即宿息之地也。井所以供飲水樹所以為蔽蔽守涂地之人謂廬旁居民有賓客則令相聚柞柞

衛以為

萍氏掌國之水禁筴酒謹酒

水禁者恐津渡之失宜及灣池之晏入也。嚴酒察民非時飲酒。謹酒戒民節飲。掌水禁而及酒者。酒之溺人猶水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

周禮節訓考

秋官司寇

7

燭庭燎

燭讀如燬。夫逐陽逐也。其體圓。蓋謂之方。諸陰逐也。其體方。陰陽者。其氣方。國者其體日。太陽之精。故取明火。月太陰之精。故取明月。供明燬者。以明水。沃盥。盛供明燬者。以明火。薪燬也。供明水者。以明水。配五齊也。墻犬也。門外曰墻。墻門內曰庭。燎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

條讀為滌辟音隔。尊者出入有不調之物狼籍道上者則滌除之也。執鞭所以辟也。

莫氏掌設弧張為阱擯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若

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脩

實音瓦。張弓弩也。張且單之屬。靈鼓六面鼓也。須領下須也。脩者調皮革車齒須皆脩以獻也。

祚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

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梓音昨○交治也山是曰麓刊剥皆謂去其皮也木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之者使其肆不生也化謂化為土也變猶易也夏所火秋之水之冬所水春又火之則無萌孽之生矣

雉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雉音誓繩讀作孕○草害稼穡故殺之去其萌曰萌猶艾草而曰草也夷平也謂以繩地而刈平之也含實曰繩艾者滅其種耜者去其根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

周禮訓卷五 秋官司寇

死淵為陵

槀音浩○水蟲若蛟龍之屬炮土之鼓瓦鼓也神謂妖神如龍固象之屬槀槀也午猶五也謂以山槀為幹縱橫以象齒貫之沉之水也則妖神感其氣而死淵為陵甚言淵不為害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射音石大音泰○天鳥鵲鵲之屬天獸天狐之屬按日月之弓矢謂救日食月食之弓矢天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即救日之矢也

伊耆氏掌共王之齒杖

齒杖王賜名者之杖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秋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

朝音朝比好間並去聲○大賓謂五等之諸侯大客謂諸侯之孤卿大夫士親猶儀也朝宗親遇會同並見大宗伯圖者審其事之可否也者校其功之上下陳者察其謀之是非協者合其志之同異發禁謂以九伐之法遏畔逆施政謂以邦國之九法布政治六者皆待大賓之禮也

周禮訓卷五

秋官司寇

九

諸侯使大夫采小聘所謂時聘曰問諸侯使卿來大聘所謂殷煩曰覲禮見以結其好命政以除其惡二者皆待大客之儀也間問謂王問歲遠使以問諸侯而達其志歸賑賀慶致禴亦見大宗伯四者又因言王命使於諸侯之禮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

伯如諸侯之禮諸子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如音止食音嗣諸音悉勞相並去聲○九儀者公侯伯子男之命有五孤卿大夫士之爵有四其儀凡九也介賓相也禮謂享後饗饋之禮也

周禮節制卷五

秋官司寇

十

三牲備為一牢朝位大門外王侯朝立之位也鼓末曰軾擯主相也五人主用命數之半也將幣謂諸侯送幣以享王享獻也獻於王若后者凡三王皆卑卑加璧后皆卑卑加琮庭實惟國所有王禮者享畢以饗裸禮賓也三正禮后亞裸為再裸醑酢王也饗以獻酒為主故九獻食以享牲為主故九舉出入自來以至去也積謂路所供牢禮米未薪芻也問諸問無恙也勞者慰勞若也此以上言擯介朝享禮祭之屬也前疾音鼓前胡下垂也一裸者后不裸也擯者車前橫木也不酢不敢與王行禮也孤行正聘執珠圭八寸既聘乃自執束帛豹皮為禮也不交擯不使介傳辭而親對於王擯也無相者介皆入門西向而立不前相禮也酒謂齊酒明不用鬱也士無介與步數而云其等亦如之者謂

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

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見音現要平聲○此言九服朝貢之節也諸貢見太宰九貢貴寶如越蒙白雉肅慎楮矢是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頒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屬音燭胥上聲守去聲○存者問其安否頒者視其治效省者察其風俗三皆皆所謂問問也象胥通言語之官屬使也使之諭五六之言語陽九等之辭命瞽瞍師使察五音之和史外史使同六書之名庶衆見也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不巡守則皆朝於京師瑞節即六瑞六

周禮節制卷五

秋官司寇

十一

節字禮見掌客數器見合方氏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此因言諸侯相親之制也此年使大夫一小聘三年使卿一大聘君嗣位則親一相朝

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凡諸侯

入王則逆勞於畿

勞去聲○春入貢者謂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而入也秋獻功者圖事於春而比功於秋也入王猶言來王

達天下之六節

詳地官掌節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

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好去聲。合正也。圭璋璜琬並見春官宗伯以其將而求謂之好以其因事而來謂之故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傳曰賻補之。賻。助用曰賻。從補曰慶。加物曰賀。弔。死曰哀。悲生曰弔。五物即賻補以下事故。即。以下。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

周禮節訓卷五

秋官司寇

士

一書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樂音洛。猶。謀也。利害將與除之逆順。將。變讓之。悖逆以下。將。討正之。札。喪以下。將。寬恤之。康樂以下。將。褒嘉之。此。十行人造四方。徧觀風土。輯為成書以獻王。者。反復故事也。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

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

同鄉。並去聲。傳。命謂之擯。贊。謂之相。三成。猶三重也。旁。一門。有每旁一門。凡四門。下手揖曰土揖。平手揖曰時揖。舉手揖曰天揖。同姓王及諸侯之屬。諸侯以前王也。等。謂成之等也。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再勞主君郊勞致館致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饌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饌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周禮節訓卷五

秋官司寇

士

積音必。勞。功也。去聲。辟。避也。同。食音嗣。相為賓謂相朝也。宿則有積。則有問。皆使大夫致之。行則有勞。皆使卿致之。再勞謂始勞在境。次勞在遠。郊也。至郊主親勞。明再勞皆代主也。致館。授客舍也。致殮。賓之至館致小禮也。將幣。賓以幣享主人。主人謙故三辭。既辭不獲則主若車出門以送賓。而拜其辱也。三揖者。主人揖賓使前。三讓。讓入門也。自入大門。東至五南。都宮之門。以次入祖廟之門。凡三入門。每止其一。相也。若入門。相皆相揖。而兩晉。彌相親。相稍絕行。在後若止者。然及祖廟。唯上相入。詣禮。而其餘蓋餘入矣。每事謂行享禮。用庭實與聘夫人及有言之。賓當作價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價。謂以幣享主君及以幣有言以幣當賓皆如其拜受拜送也。禮賓畢則賓告退矣。三請三進。主人以車出送。再拜請賓就車。主人每一請則車一進。若送送然而賓則每次一還。一辭且避其拜也。小禮曰餼。大禮曰饗。饗。饗還。還。還賓命主饗謂饗禮也。餼。食謂食禮也。九衆致贈。謂以財郊送送至郊也。拜饗。饗拜饗。饗謂將去而至朝拜謝此禮也。繼猶答也。謂主君郊勞致館致饗。饗還主致贈郊送之屬。賓價主以玉帛皮馬亦如主之禮。賓也。侯伯以下其禮雖視命。為等其儀則與諸公同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

路節訓
雄節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

使去聲。蠻夷以下所謂蕃國也。國使謂王命使於蕃國也。論開論說解說也。小行人掌使四方以和諸侯而象胥掌使四塞以親諸蕃耳。

掌客掌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

牢禮以下猶天官宰夫言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賔之數牢與陳數也等數謂辨其分也。

掌訝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

訝通士訝士也。

周禮節訓卷五

秋官司寇

古

周禮節訓卷六

北平黃崑圃先生原本

雲間姚培謙鑪香重訂

同里王永祺恒齋參閱

冬官考工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

周禮節訓卷六

冬官考工記

十

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與去聲執古勢字長上聲六職即王公以下六條論道王與三公論道經邦也作起也王公論之大夫起而有為也五材金木皮玉石也飭修也謂審察其委曲面相其形勢以修飭材物而辨治器用也物貴為珍物殊為異通之四方以資用也飭力勤力也地財凡穀物也治絲以成帛治麻以成布

粵無錡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錡也非無錡也夫人而能為錡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

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鑄音博，燕平聲，夫音扶。粵南蠻胡北狄秦西戎，鑄田器也。函甲也。廬，戈戟之柄，無錫無函之類，言其地人人能為之，而無鑄函等工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鑠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知去聲。知無不知，故能立法，巧無不能，故能施法。由是世守其業而工名焉。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

周禮訓義卷六

冬官考工記

二

橘踰淮而北為枳，鵬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紛胡之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紛音焚，可讀為葉。紛音澤，音釋。淮北斤齒物不繁滋，故情化枳而苦。鵬鴒，鳥名，在濟西不至魯地，務則產魯，踰汶則死。斤，斧類，削，斧刀也。五國之人使遷他國而制是器，則物性亦變，不能善也。燕多角，可為弓體，荆多柃，可為弓幹，紛胡，胡子國也，其地多竹，可為箭筈，吳越多石，山能出金錫，助者石解散也。凝水也，澤水澤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臬，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磐，搏埴之工，陶，旄。

搏音博，與古梁字，段，鍛同。鮑音薄，鞞音運，幌音芒，柳音柳，旄音旄。攻，治也。刮，以成質，摩，以致精，搏，埴聚也。埴，粘土也。廬，戈戟之柄，枳，木名，為弓室，清油之類，者車為未為車，老梓為箭，箭，飲器，侯者，箭削也。治，戈戟也。鳧，鵞也，臬，鼈也，段，鑄也，桃，劍也。鮑，治皮也。鞞，鼓也。韋，倣物體為畫，分，承色為績，工者，相須也。鍾，樂器也。幌，漆也。玉，圭璧也。陶，瓦也。旄，旗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

周禮訓義卷六

冬官考工記

三

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上音通，專也。雖至質貴，陶器無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邱宇，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築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而尊陶，故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

戚，威也。同。樸，木名，謂著堅固能微至謂圓甚易轉而至於地者少也。戚速，車行之疾也。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

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冬官考工記

駝現同。駝音見。圖音員。學音消。肉去聲。眼根上聲。萬矩。同路懸。斤。
 三材。即較輻牙之材也。如冬斬陽。夏斬陰之類。和者。謂其鑿杓而合之。
 也。輪心為轂。輻搏者。轂中虛而容杓故也。直指者。輻實輪而杓較故也。
 牙輪。杓也。固抱者。牙抱輻而外轉故也。職。猶事也。完。善也。輪謂較牙也。
 輻均致。貌也。斜也。掣。狹小貌。肉稱。謂宏殺好也。眼。突出貌。情。慢轂之革。
 也。裹木革。急則輦。偶見也。杼。削薄也。作平埒也。杼則塗不附。作則便行。
 石匡。猶方也。輪欲其圓。又欲四圍方正。縣。謂縣繩水。謂偃輪而灌以水。
 藪。輻孔也。權者。以兩輪互稱而權其輕重也。凡車行地者。謂之輪抱。
 輪者。謂之牙輪。心謂之轂。四面奉較而實輪者。謂之輻。轂中橫杓者。謂
 之軸。車底載物者。謂之輿。輿下橫木。謂之軫。車前橫木。謂之衡。曲木。謂
 之轅。人謂之軺車。上蔽雨者。謂之蓋。蓋。櫟
 謂之弓。其上又弓以衣。故俗謂之傘骨也。

輪人為蓋

獲也

棧車士所乘不以草輓易折壞故當弁而內大
夫以上之車有草輓不畏折壞故得修向外也

輶即輅也軸貫轂者也三度數之異三理材之脩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駕馬之輶深三尺有三寸此三度也材差而無惡體堅而可久勢利而易輶此三理也弧而無折者有弧之勢而無弧之深也經謂木之直理也

冬官考工記

五

旗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鶡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好音由○轆在下承上故象地蓋在上覆下故象天一輪三十幅以象一月三十日之運一蓋有二十八弓以象周天二十八宿之躔大火東
方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星九星故龍旂之九旂象之鶉火南方朱雀
宿之柳其屬有星七星故鳥旒之七旂象之西方白虎之宿其屬有
伐與參連體而大星故熊旗六旂象之北方元武之宿其屬有營室與
東壁連體而四星故龜蛇四旂象之而凡此皆弧以張之而畫枉矢於
上則又以象弧星之有矢飛行也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

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

取以其時如幹以冬角以秋絲漆以夏之類和調而合之也遠言其至疾言其行深言其中三者皆於射驗之和者合而不匡固者鞫而不斷受霜露者堅而不液三者即弓卜之也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相角秋綱者厚春綱者薄角欲青白而豐末天角之本盛於割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

周禮節訓卷六

冬官考工記

六

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凡相膠欲朱色而昔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欲測絲欲沉

相卿也去聲綱從同割割則休讀為脰脰脆脆同昔作錯陽酒清也鄉猶近也鄉心則非皮遠根則皆幹青白色之善豐末質之厚或近也休也休猶射遠用執之勢限謂弓之潤幹也橈曲也反脆為柔雖遠於割而氣猶射遠之故豐大而柔也朱純赤也昔文之交錯也簡條直也筋之小者貴成條而長也結束也筋之大者貴成束而潤也則猶清也今人謂良漆如鏡是也沈者色如水凍然不枯燥也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天子之弓即王弘也以佳體為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即唐大也以佳體為合七弓而成一規大夫之弓即夾更也以佳體為合五

五而成規士弓合三成規則在六弓之外矣成規圓之至也

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茶讀為舒中音聲此言為弓必因人之性情也危奔皆疾也直癰也射而短性寬以舒則危弓為宜危弓發之則疾也癰瘦而長性剛則安弓為宜安弓發之安徐也速疾愿怒也人與弓矢俱緩則矢不疾而中亦不深人與弓矢俱急則矢行太過而不能以善中故為弓者必在損益

周禮節訓卷六

冬官考工記

七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朝音潮旁三門謂王城一方三門總十二門也經緯謂水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左右前後對中為王宮言之也

夏后氏世室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殷人重屋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八室二筵

成行成重屋等屋八階世室重屋明堂三代之名不同其實則一世室始於世室而有天下也九階一堂四面有階而面三階餘各二階其為九也四旁兩夾窻謂每室四旁各有戶夾以兩窻共為八也白盛謂以白塗也阿曲也重屋謂屋阿重屋為之其制略如明堂而後周人明堂也明堂謂明政教之堂度重也每筵長九尺東西之廣有一丈一尺南北之深有六丈三尺堂崇一筵謂階高九尺凡室二

經謂五室脩廣皆同也五室象五行之義

室中度以八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

涂度以軌

九五尺步六尺尋軌八尺宮中蓋殿門堂寢室四周而言之四周無所準故當以尋度之野為人所行故度以步涂為車所由故度以軌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朝言朝內者路寢之東外者路門之表也居謂居以治事朝者署寺之通名猶言居也公國為九謂分國之職為九也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卿故居內九室九卿兼三孤而言分國之職以宰屬故居外九室也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后之下有三夫人猶王之三公其九嬪者三嬪猶王之三孤六嬪猶王之六官而為九也

周禮節訓卷六

冬官考工記

八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官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

門阿謂門之屋脊梁城隅謂城角上之浮思也三堵為雉長三大高一丈其據高而言也國中曰經涂達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人有聚散故涂有廣狹而阿為都城以下皆明經也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

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

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畝古畎字耒頭金曰耜其廣五寸三耜為耦其廣一尺伐謂發土也田謂一夫百畝之田

車人為耒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

句庇則利發

庇讀為剌句音乃耒曲象耒故亦車人為之利推謂所入者深利發所起者順

梓人為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

周禮節訓卷六

冬官考工記

九

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曾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脣弁口出目紅耳大胸耀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為鐘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蹇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

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箭
凡攬網援簏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
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眦必撥爾而怒
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
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矣苟頽
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
鳴矣

笛音拘虞音巨藏音裸腹音豆注音呪縣懸同由猶同吻音畏數音危
顧音堅謂去聲搏團同簏音通匪斐通○笛虞縣鐘磬之器橫曰笛
曰簏脂牛羊屬音犬不屬用為牲儀其物也藏能獲鳥羽禽鳥屬鱗
鱗屬用為箭虞象其形也外骨龜腹內骨箭屬却行胡屬又行鱗屬運

周禮訓義卷六

冬官考工記

行蟻公屬紂行蛇屬腹項也項鳴龍龍屬注喙也喙鳴蟬蟬屬旁鳴蜩
蜩屬翼鳴蜩皇屬股鳴蜩斯屬胸鳴蜩蜩屬此皆蟲之小者用雕刻於
器以博庶物也弁欽也出目尖出也耀光澤而無尾也短肥貌蜩
喙也錢失小貌吻即唇邊也決開也數謂急視顧謂項長小體驚鳴謂
身小而腹縮搏團也鴻備也為箭刻於鐘磬之箭上之攬網者攬
而即發援簏者接攬而即擊皆猛擊之狀也深藏也謂爪長而曲也止
謂目露而睨也作奮起也鱗之而頽之有聲響虞也撥爾怒貌斐文
貌頽爾困憊也摺猶頽也蓋極推為箭虞之妙而因反言以明之也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觥三升獻以爵而酬

以觥

觥古罍字勺爵觥俱飲器梓人為勺
虞為樂器也為飲器與侯為禮器也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張皮
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

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
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
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女汝同射音石強上聲○崇高也等也鵠侯中的也皮侯以虎能豹
靡之皮飾侯而棲皮為的○王為祭而與諸侯卿大夫士大射之侯也五
采之侯布為之畫五采為飾王與諸侯卿大夫士大射之侯也五
飾王與卿大夫燕而射之侯也春以功者諸侯春貢士擇射之中多者
與於祭其君為有功而益地詩言大侯既抗獻爾發功是也遠國屬者
諸侯朝覲王與諸侯燕而射五采以象文德言遠人不暇修文德以來
之也息燕者謂王間暇休息燕勞群臣而射也若汝也寧侯安國之侯
屬者親附之意抗張也女指射侯以目不寧侯也言侯能安旋其國
其親附乎上可知矣不寧侯反是故抗而射女蓋借以勉而戒之也
勉其加進飲食以自順養而詒汝後以多福使之世享其祚以深致
意也

周禮訓義卷六

冬官考工記

十

鳧氏為鐘兩樂謂之鈇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
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
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
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攢謂之隧

梓音紫○兩樂者鐘口兩角也鐘之所先故謂鈇此言鐘口也于口邊
之肩也於所擊之處也正聲故謂之鉦震動故謂之舞此二者言鐘柄也柄有懸
孔而兩角謂之甬平而不破故謂之衡此二者言鐘帶也帶有力能勝鐘
孔而兩角謂之旋然故謂之旋其飾有盤龍之屬象蟲之旋而力能勝鐘
故又謂之幹也此二者言鐘懸也鐘有四帶紋如篆故曰篆每帶有
九乳可以枚數故曰枚又謂之景攢受擊處也望而生光故曰隧也此
三者又言
鐘體也

臬氏為量補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

以訓示四方而取法於萬世矣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
 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權其
 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
 欲其窻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眡
 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攷之。欲其無
 也。

屬音注旅替同空孔同窓音遠易去聲齡音械○屬之言綴甲之札葉相續也合猶重也以犀皮為甲七節相續用之可歷百年兕皮六節相續歷二百年合犀兕之革為甲五節相續歷三百年愈堅則愈久也上旅腰以上下旅腰以下鑽空言其孔若鑽者然也窓續家純裏革內也易無收歲也朕縫痕也葉輅也舉取也約則密緻而不相全並則克麗而不相餘也齡齒參差也謂札葉附合不相支撐也

畫續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脩謂之繡凡畫續之事後素功

畫者畫其形隨名績以色雜謂營翠也次比也績亦謂其色也東方朔
之青以下自五行之方位而言青與白相次以下自五行之對待而言

青與赤謂之文以下自五行之流
行與其會合而言素功謂質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
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

湛次同林音述。染羽以飾車旗之屬。朱砂也。湛浸也。丹秣丹色。秣也。熾燄也。淳沃也。漬染也。謂沃其羽而又浸漬之。使其羽與染汁相入而後可染也。二染為纁。謂染朱黑也。赤浸黑為纁。亦又黑為纁。

愴氏凍絲

凍音練。凍漚
絲而熟治之也。

王人之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駟琮五寸
后以為權駟琮七寸天子以為權

周禮節訓卷六

駟讀爲組。冒王邪刻之方四寸。用冒諸侯圭以齊瑞信也。駟鑄以組繫琮也。宗后謂王后以爲權者。謂爲稱錘之式。后亦有稱絲之屬也。故也。

矢人為矢。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計。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彊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抵其鴻殺之稱也。凡相苛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卓。

比音聲還音躁稱相並去聲搏團同。武之於水以辨竹之陰陽陰則沉陽則浮也比即括也矢比於弦而發故名也矣猶指也諺刃必三合

其引者欲金重與羽輕約也。彈驚也。謂回紆曲楊飛也。遽旁倬也。來者以指夾矢搖之。以知矢之輕重也。鴻絳猶言強弱。撓曲也。謂以指弱其幹也。生無暇當也。擗圍也。東色如栗也。圍同擗。重重同擗。踴踴同擗。與如是則材美而矢善矣。

磬氏為磬

陶人為甌

甌音瓦。甌音力。無底為甌。有底而七穿為甌。二名用以盛酒。甌第也。用以盛酒。重名甌。甌器也。

族人凡陶族之事。髻鑿髻暴不入市。

髻音刮。髻音。髻為制。髻結聚也。髻傷陷也。髻破裂也。髻墳起也。此皆謂之不任用者。故不令其入市也。

周禮節訓卷六

周禮節訓卷六

冬官考工記

十四

周禮節訓六卷

編修勵守
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錄。是編名曰

節訓蓋節錄而訓釋之也。經文既非完本。所輯註

文又皆不著名氏。觀其自序。蓋家塾私課之本。故

其凡例亦曰。聊備兔園之一冊云。